

王筠撰

說文釋例

世界書局印行



今天下之治說文者多矣莫不窮思畢精以求爲不可加矣就吾所見論之桂氏未谷說文義證段氏茂堂說文解字注其最盛也桂氏書徵引雖富脈絡貫通前說未盡則以後說補苴之前說有誤則以後說辨正之凡所俯引皆有次第取足達許說而止故專臚古籍不下己意也讀者乃視爲類書不已昧乎惟是引據之典時代失於限斷且泛及藻績之詞而又未盡加校改不皆如其初惜則其蔽也段氏書體大思精所謂通例又前人所未知惟是武斷支離時或不免則其蔽也大徐之識遜於小徐小徐之識又遜二家治說文者以二書爲津梁其亦可矣然聞人食肉而飽究爲飽人之飽不如自食之之誠飽也聞人衣裘而煖亦爲煖人之煖不如自衣之之誠煖也夫飽煖者喻之以意而不可宣之以言苟不自飽煖亦安知人之飽爲何若煖爲何若且安知人之飽者或不免於飢煖者猶不免於寒乎筠少喜篆籀不辨正俗年近三十讀說文而樂之每見一本必讀一過卽俗刻五音韻譜亦必讀也羊棗膾炙積二十年然後於古人制作之意許君著書之體千餘年傳寫變亂之故鼎臣以私意竄改之謬犂然辨哲具於胸中爰始條分縷析爲之疏通其意體例所拘無

由沿襲前人爲吾一家之言而已夫文字之興無過形音義三端而古人之造字也正名百物以義爲本而音從之於是乎有形後人之識字也由形以求其音由音以考其義而文字之說備乃往往不能識者何也則以其卽字求字且牽連定字以求此字於古人制作之意隔而字遂不可識矣六書以指事象形爲首而文字之樞機卽在乎此其字之爲事而作者卽據事以審字勿由字以生事其字之爲物而作者卽據物以察字勿泥字以造物且勿假它事以成此事之意勿假他物以爲此物之形而後可與倉頡籀斯相質於一堂也今說文之詞足從口木從中鳥鹿足相似從匕斷鶴續鳧旣悲且苦苟非後人所竄亂則許君之志荒矣夫讀古人之書不能爲之發明卽勿塗附以豐其節而說文屢經竄易不知原文之存者尚有幾何大徐校定時猶有集書正副本羣臣家藏本苟能審慎而別白之或猶存什一於千百也乃復以私意煥亂之不能不謂爲功之首罪之魁矣今據二徐本拘文牽義以求之未必合許君意卽未必合倉頡籀斯意也特以長夏養疴用此自遣賢於博奕云爾道光丁酉七月三日安邱王筠萊友自序

說文釋例目錄

卷一

六書總說

指事 正例一變例八。以下皆論象類

卷二

象形 正例一而其類五變例十

卷三

形聲

亦聲 此形聲會意二者之變例

省聲 此形聲之變例亦有會意之變例

一全一省 此亦形聲之類而無雜不足為變例

兩借 此省聲之變例

以雙聲字為聲

卷四

一字數音

形聲之失 亦茲雜不足為變例

會意 正例三變例十二

轉注

卷五

假借

或體

籀文好重疊

俗體

同部重文

異部重文

卷八

分別文

累增字 此亦形聲

曼文同異 亦會意正例

體同音義異

五從

卷九

展轉相從

母從子

說文與經典互易字

列文次第

列文變例

卷十

說解正例 以下皆論說解

說解變例

一曰

非字者不出於說解

同意

闕

體同音義異

五從

展轉相從

母從子

說文與經典互易字

列文次第

列文變例

卷十

說解正例 以下皆論說解

說解變例

一曰

非字者不出於說解

四七

四七

四七

四七

四七

四七

四七

四七

四七

四七

四七

四七

四七

四七

四七

四七

四七

四七

四七

四七

讀若直指 四九 改篆 六八

讀若本義 五三 觀文 六五

讀同 五二 糾徐 六五

讀若引經 五〇 鈔存 六三

卷十二 五〇 卷十五 六三

讀若引諺 五六 存疑一二三篇 六六

聲讀同字 五三 卷十六 六七

雙聲疊韻 五三 存疑四五篇 六七

攪文以下皆
肌說 五六 卷十七 六七

衍文 五三 存疑六七篇 七六

卷十三 五三 卷十八 七六

誤字 五六 存疑八九十篇 八〇

補篆 五七 卷十九 八〇

卷十四 五七 存疑十一十二篇 八〇

刪篆 六元 卷二十 八〇

逆篆 六四 存疑十三十四篇 九〇

說文釋例卷一

安邱王筠

六書總說

漢書藝文志曰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
顏注曰象形謂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象事即指事也謂視
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象意即會意也謂比類合誼以見指攝
武信是也象聲即形聲謂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轉注謂建
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文字之義總歸六書故曰立字之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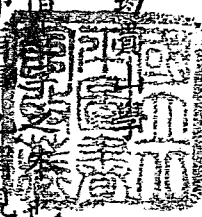
筠案六書次第似班書首象形為是道志曰六書也者象形為本

宋會意形聲誠為繼起若象形指事各立門戶相對相當不可分本末辨以虛實論之形先事後耳似不可言為本形不可象似當云無形可象則屬諸事不可指

物亦有會意字林處之類是也似不可單承指事則屬諸意不可會則屬諸聲聲則無不諧矣五不

足而後假借生焉不言轉注者上文云諧聲別出為轉注業誤以轉注并入形聲中故不及許君首指事似不可解楊錫

觀曰文字之作因事而起其說似未確余弟範曰說文開卷即列
一上兩部故先之也余笑曰一畫開天無所不統矣然是說仍未
確姑存之



造字之本此句未允說見後

顏注承用說文惟察而見意不同今本案視而可識指字形言察

而見意指字義言今本似無分別蓋顏籀所據為古本也印林曰

物與屈識與意誼與撫名與成首與受字與事皆叶韻作見則非

韻周官保氏鄭注六書象形會意轉註此字似誤漢時恐未有此字然足證自古相傳皆以注為訓釋也處事假借諧

聲也賈疏云六書象形之等皆依許氏說文云象形者日月之類是

也象日月形體而為之云會意者武信之類是也人言為信止戈為

武會合人意以合訓會是也然謂合人意則非故云會意也云轉註者考老之類是也建類

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註通志曰立類為母從類為子母主我子主聲主義者是以母為主而轉其子主聲者是以子為主而轉其母似即此說故名轉註

云處事者上下之類是也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不特與說文符某如所言是會意也

各有其處處事者處置此事諸為去聲非事得其宜故名處事也云假借者令長之類是也

一字兩用故名假借也云諧聲者即形聲一也以造字之本言之則云諧聲自可蓋先有

者在工可之聲故曰可也若以用字之法論之則云形聲乃為賤備如杜柯亦以工可為聲而既以未定其形則杜為步源柯為斧柄矣不得偏重聲也江河之類是也皆以水為形

以工可為聲但書有六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左形右聲鳩鴿

之類是右形左聲草藻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印林曰說文有是上聲

嬰無聲

下形。圃國之類。是外形內聲。闐闐衡衡之類。是外聲內形。闐闐仍是外形內聲。衡從角大會意非形。此形聲之等有六也。

鄭注次第即不可曉。五經文字序曰周禮保氏字春圖子以道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案張氏既引保氏則所列名目當出鄭注而次序不同。今本或張氏所據。鄭注為未經倒亂之本。賈氏則據倒亂之本。字法二人時代不商。疑莫能明也。賈疏尤謬。特以其為古說。列諸卷首。而以鄙

見附書於左。

筠案此書名以說文解字者。說其文。解其字也。通志曰。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是也。觀乎天文。觀乎人文。而文生焉。天文者。自然而成。有形可象者也。人文者。人之所為。有事可指者也。故文統象形。指事二體。字者。孳乳而寢多也。合數字以成一字者。皆是。即會意形聲二體也。四者為經。造字之本也。轉注假借為緯。用字之法也。或疑既分經緯。即不得名曰六書。不知六書之名。後賢所定。非皇頡先定此例。而後造字也。猶之左氏釋春秋例。皆以意逆志。比類而得其情。非孔子作春秋先有此例。詩有六義。亦以風雅頌為經。賦比興為緯。說文敘解釋六書。乃全部之條例也。然考之說解。言象形矣。云從某從某。即是言會意矣。云從某某聲。即是言形聲矣。而指事惟於上下二字言之。仍不出敘所言之外。且下字說解。小徐作從反上為下。大

徐始作指事耳。餘惟叟字。大徐曰：指事，專巴二字。大徐引小徐曰：指事，然叟以會意定指事，非指事純例。專以會意定象形，巴則純乎象形。蓋二徐皆不知指事也。故繫傳多誤以會意爲指事。大徐不引，則勝小徐之一端也。若夫轉注假借，則全書未嘗言及。遂有謂許君明於象形諧聲，昧於其餘者。噫，是未潛心之故。豈可以訾許君哉。凡其或言或不言者，皆屬詞之體當然，而非有明昧於其間也。說文每出一字，必先說其義，後說其形。此定例也。如中下云：艸木初生也。此字義也。象一，出形有枝莖也。此字形也。苟不出象形二字，將何以爲詞哉。至於轉注假借，爲形事意聲四者之緯。故老下云：考也。考下云：老也。老從人毛匕，則會意也。考從老省，乃聲，則形聲也。以此推之，凡轉注字皆然。故知轉注假借，即在形事意聲四者之中，乃用字之例，非造字之本。仍以敘文所出之兩字見其例，則欠部獻欵也。欵，獻也。言部諷誦也。誦，諷也。同在一部，是謂建類一首。其訓互通，是謂同意相受。至明白矣。設於獻下云：與欵轉注。諷下云：與誦轉注。人將不訾其不知轉注轉訾其不成詞矣。然考老同部同義，而且疊韻。此例之至狹者也。從而廣之，則交部夔袞也。衣部袞，夔也。雖非建類一首，猶是同意相受也。更推廣之，爾雅釋詁則尤浩博無涯涘矣。獨是敘於假借舉令長爲例，而本字下竝其假借之

義不見較之考老似尤疏闊者。則以全書說解半皆假借也。卽以開首一句言之。惟凡思也太滑也。是惟初太始一句。卽有二字假借。苟依本訓而曰思初滑始尚可通乎。然則假借者觸目卽是。啟口皆然。其不待強聒。又彰彰矣。惟六書之中。指事最少。而又最難辨。以許君所舉上下二字推之。知其例爲至嚴。所謂視而可識。則近於象形。察而見意。則近於會意。然物有形也。而事無形。會兩字之義。以爲一字之義。而後可會。而上下之兩體。固非古本切之一。於悉切之一也。一有訓爲天者。然以解下之一可也。若以解上之一。則物有在天之上者乎。且奚必在天之下。卽吾之局脚。凡在書案之下。獨不爲下乎。則此書案卽下之一也。是以天解下之一。而亦不可也。一有訓爲地者。然以解上之一可也。若以解下之一。則物有在地之下者乎。且奚必在地之上。卽吾之此冊。在書案之上。獨不爲上乎。則此書案卽上之一也。是以地解上之一。而亦不可也。惟有二上二下。以兩畫成爲一字。上下本非物也。然視之而已。識上下之形。兩畫旣皆非字。則幾無以爲義。然察之而已。見上下之意。總之以大物覆小物。以大物載小物。於是以長一況大物。以短一或一況小物。了然於心目間。而無形。

之事竟成爲有形之字矣。然而短一縱橫惟意長一可橫不可縱者何也。此小大之辨也。博者必厚其縱數不待表而著小物則或博而卑或狹而高要爲大物之所能覆載而已。試觀天之下地之上山嶽則巍然峙也是上下之形也。邱陵則逶迤相屬也是二之形也。明乎此而指事不得混於象形更不得混於會意矣。余於其他偶舉爲例惟指事必盡出之。段茂堂嚴鏡橋皆知指事而不盡言蓋將待我開山也。故逐字區其族類以告來世。

六書次第自唐以來易其先後者凡數十家。要以班書爲是。象形指事皆獨體也。而有物然後有事。故宜以象形居首。會意形聲皆合體也。而會意兩體皆義。形聲則聲中大半無義。且俗書多形聲。其會意者千百之一二耳。卽此足知其先後矣。轉注假借在四者之中。而先後亦不可淆者。轉注合數字爲一義。假借分一字爲數義也。故以六書分爲三耦論之。象形實指事虛。物有形事無形也。會意實形聲虛。合二字三字以爲意。而其義已備。形聲則不能賅備。如煉鍊一字所煉者金鍊之以火。鑊稷一字其器兼用金木而皆分爲兩體。此尤不能賅備之明驗也。轉注實假借虛。考自成爲考。老自成爲老。其訓互

通而各有專義也。卽楫、椽、挹、杼，同爲一物一事，而名從主人，各有所謂而不可改也。若夫令爲號令，而借爲令善，長爲久長，而借爲君長，須於上下文法求之，不能據字而直說之，故爲虛也。凡變亂班書之次者，皆不察其虛實者也。

班志列象聲於象意之後，勝於許君列形聲於會意之前，何也？形聲一門，兼象形指事會意以爲聲，於省聲尤可見矣。肘從肉寸會意，故紂、耐等字從肘，省得聲，苟不先有會意之肘，將何以爲聲乎？此舉大體而言，古文亦有形聲象形字，如古名乙後，名無是也。

一字之蘊形聲義盡之，卽六書之名，亦可以形聲義統之，卽如天字，一大其形也，顛其義也，他前切其聲也，兼明之而一字之蘊盡矣。象形形也，指事會意義也，形聲轉注假借皆聲也，夫轉注假借在形事意聲四者之中，而可專屬之聲者，假借固無不以聲借也，有去形存聲者，石鼓文其魚佳可，卽維何也，是謂省借，有字外加形者，檀弓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然則蓋行乎，鄭注蓋當作盍，商頌百祿是何，儋無不同者，故亦借及偏旁不同而聲同之字，如禮云射之爲言者，繹

也。知射古音繹。繹數同從畢聲。振鷺在此無數。中庸引之作射也。凡云古字

通用者乃注疏家體例固然實係以聲借用非其字本通也。首手足赤皆通則亦無不可。通此類以不效古人為是。

則字不同。同一事也。而謂之者不同。則字不同。古人用字。貴時不貴古。尚書用茲論語用斯。孟子用此。時不同也。書字弗不律地不同也。皆取其入耳即通也。推之周人言山必南山。衛人言水必淇水。豈以遠稱傳引為家哉。今人好用古字。乃不足之證。非有餘之證。文之雅俗在乎意。不在字體也。取其地之方言。而制以為字。取足達其意而已。而聖人所生之地不同也。唐虞三代。遞處於山西河南陝西之境。孔子又生於山東。各用其地方言。不得少轉注一門矣。故同一持也。而縣持曰挈。脅持曰拊。閱持曰揲。握持曰摯。則不同也。然此猶有縣脅閱握之分也。乃揄械批御皆粹也。妓媛皆美也。娛媿皆樂也。義無異而名不同也。以至爾雅釋詁。一名而累數十字未已。是又兼假借而為轉注者矣。蓋意有輕重。則語之所施亦有輕重。是以假借者一字而數義。何為其數義也。口中之聲同也。轉注者數字而一義。何為其數字也。口中之聲不同也。故其始也。呼為天地。即造天地字。以寄其聲。呼為人物。即造人物字。以寄其聲。是聲者造字之本也。及其後也。有是聲。即以聲配形。而為字。形聲一門之所以廣也。綜四方之異。極古今之變。則轉注之所以分著其聲也。無其字而取同聲之字以表之。即有其字而亦取同聲

之字以通之。則假借之所以蒼萃其聲也。是聲者用字之極也。聲之時用大矣哉。

聲音遞變字以孳焉。卽如母。古音如米。玉篇。嬾。莫奚。莫移二切。齊人呼母。嬾乃弟切。母也。姐。茲也切。引說文。蜀人呼母。索。彌。米音近。爾又彌之聲。今呼。嬾如乃。玉篇。嬾。文。女。聲切。乳也。音與旁近。則以雙聲字當本字音也。且古音疽。又米之聲轉。然則嬾。嬾。姐三字。仍是母字。其聲既變。其形因以變耳。廣韻。媽。莫補切。母也。案今俗呼爲馬平聲。蓋馬古音如某。是又母字之變也。惟孃字別一音。不由母字變耳。又如古謂之糗。今謂之麩。幽宵古音通轉。是以如此。玉篇。糗。有尺沼切。是卽麩之音也。印林曰。母古音在之部。米古音在脂部。謂母古音如米者非也。今人之口舌之脂不能別。非古音本然也。然求古音近米而屬之部之字。竟不可得。吾無以譬況之。江晉三諧聲表。與某字並定爲古莫海切。部分是矣。從之可也。然母米雖不同部。其轉音則相似。所以母轉而爲嬾。嬾也。嬾。嬾。並由尔得聲。與米同在脂部。嬾又轉而爲姐。爲媽。且聲馬聲並魚部。蝦。螻。母與雨韻。當卽是讀姐讀媽也。卽孃字亦未必不由轉音。蓋魚部字與陽部字。古亦相轉。如離騷九疑。續其並迎。與告余以吉。

故韻迎印聲古音在陽部春秋寶乾圖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呂廣爲韻皆魚陽通轉之證然則孃即姐媽之轉未可知也譬之我爲吾爲予又爲印爲媵爲陽亦此理也至馬字古音亦不如某某之部馬魚部江晉三定爲莫戶切是也

字之有形聲義也猶人之有形影神也不能離形以爲影與神更不能以它人之影與神附此人之形也如天以一大爲形惟天爲大故無與二且包乎地之外豈不在人之顛乎既在顛斯必有他前切之音不能讀爲地讀爲人矣卽地爲形聲字然亦聖人先名之爲地而後以土定其質以也諧其聲故天曰神地曰祇而許君之說神祇也曰天神引地祇提其音各相近也乃後人說字或如介甫於形聲字鑿求其義或離字形以冥搜其義或附會他字以求此字之義豈有當乎

許君之立說也推古人造字之由先有字義繼有字聲乃造字形故其說義也必與形相比附其直以經典說之而無書曰詩曰之等者皆本義也經典不見本義者遂及漢賦漢賦又不見者博訪通人故有恆見之字而說解反爲罕見者爲恆見之解與字形不合也利自

此生蔽卽自此生。反古復始。其利也。古義失傳之字。形體傳譌之字。必欲求其確切。遂致周章。其蔽也。

印林曰。一切經音義卷一卷十五曰。麾。今作搗。同呼皮反。又卷一曰。

手指曰麾。謂旌旗指麾衆也。因以名焉。案說文無麾字。指麾之說見

摩下。筠案。麾。下打。下皆云指麾。則麾卽摩也。手指之說見搗下。筠案。搗。以裂為正。義其。手指一說則與麾同字。則搗麾同字。

也。說解中指麾作麾。蓋許之說解原用隸書。隸無其體。不可朮造。猶

篆無其體。不可朮造也。篆用摩而隸用麾。使人一見而知篆之摩。卽

隸之麾矣。鄭康成注周禮。經用古文者。注仍用古文。亦此意。今人字

字。依說文。點畫強造。以為古。豈許君意哉。筠案。印林此說。為拘泥者

破其所挾持。如墟下云。桓。游。旅下云。流。尤其易了者矣。

部首本無深意。祇是有從之者。便為部首耳。如延字。可隸及部。然以

延字附其下。則從延。人聲。文義不順。故不然也。然亦有無從之。之字

而為部首者。則必象形指事字也。如能。熊。罷。本一類之物。然熊在能

部。可也。苟以罷字附其下。則從熊。罷省聲之詞。不順。故能字獨為部

也。是以有可附麗者。卽象形字。亦或在部中。如互。附。笠。下是也。不得

以始一終亥。大體有義。遂依小徐部敘。字字求義。如序卦傳之不可

遂易者以致周章不通也。

象形指事字。必是三古所作。而許君附之他部而不使自爲一部。以符制作先後之序者。亦有其故。象形字之不爲部首者。𠄎附田部。𠄎下。𠄎附又部。𠄎下。朋附鳥部。鳳下。𠄎附采部。番下。尢附禾部。秝下。𠄎附金部。鏗下。互附竹部。笠下。史附艸部。蕢下。此許君省繁爲簡之法也。苟以𠄎。𠄎。朋。𠄎。尢。𠄎。互。史。爲部首。而以𠄎。𠄎。鳳。番。秝。鏗。笠。蕢。爲之重文。則多此八部。與全書以小篆領字之例不符。故雲。蓑。箕。篋。旡。爲部首。而仍以𠄎。𠄎。求其冠部。爲露。籛。籛。三字無所附麗也。若其他之一字爲部者。惟它有重文。蛇。可以入虫部。若夫衆有古文兒。而兒不可入儿部也。𠄎有古文𠄎。然將入田部。則川爲主義。將入川部。則失增。𠄎爲。𠄎增。𠄎爲。川之義也。至於𠄎。則以下半相似。入之鳥部。主以上半相似。入之。𠄎部。壺。以口義可附。入之口部。故知五百四十部者。欲其分明。而苟有可附。卽附之。不欲其零星混目也。惟𠄎。萬。回。三字。似當各爲一部。𠄎象電形。當是古文電字。不當以爲指事兼會意字。萬亦象形。不當以爲從內。回字象淵及雷形。小篆回變錯也。指事字之不爲部首者。𠄎附鹿部。麗下。與𠄎字一類同意。𠄎本。田。𠄎。加。田。

仍是本義。兩本兩鹿皮。加鹿仍是本義。故可入其部也。凡此類字。皆是遞增偏旁。會意字亦有之。或答爲正文。域。腊附其下。次序爲合。衡爲正文。與附其下。則次序不合。可知許君亦多因便。初無一定不易之例也。

指事二字。須分別說之。其字之義。爲事而言。則先不能混於象形矣。而其字形。非合它字而成。或合他字。而其中仍有不成字者。則又混於會意形聲矣。以是而名爲指事。斯爲確見也。卽以許君所言日月江河武信考老令長明之。日月江河皆物也。令長既借爲官名。則人類猶之物類也。其字義。先不屬事。無論已。武信考老則皆事也。而武從止戈。信從人言。老從人毛匕。皆屬會意。考從老省丂聲。則屬形聲。凡皆合數字。以成字。初無不成字者。介乎其間。是字義屬事。而字形不屬指事也。知其不爲指事者。而指事者出矣。若專乃人爲之物。巴乃天生之物。且其字皆象形。而小徐以爲指事。豈不引人入歧路乎。故吾強聒而不舍也。

士昏禮注。古文止作趾。既夕禮注。今文銘皆作名。或據此二事。以爲許君於儀禮概用今文。是又耳食也。茲於許從古文者備記之。以明

其無所偏主焉。士冠禮。古文紒爲結。髟部說解結字屢見。糸部不收。紒。士昏禮。今文阿爲廐。广部不收。廐。士相見禮。徧嘗膳。今文云。咭嘗膳。口部不收。咭。聘禮。今文訝爲梧。公食大夫禮。又見梧。以梧之誦。梓。詰。則作道。言部訝相迎也。今文赴作訃。言部不收。訃。古文資作齎。貝部資貨也。齎持遺也。知其依古文作解。士喪禮。今文髻爲剔。刀部不收。剔。古文褶爲襲。衣部不收。褶。古文髻爲耆。髟部不收。髻。既夕禮。古文鯁皆作廡。瓦部不收。鯁。今文杆爲梓。木部不收。梓。今文掘爲坻。土部不收。坻。士虞禮。今文沒爲醜。酉部不收。醜。以上皆從古文。不從今文者也。又有古今文竝存者。聘禮。今文竝皆爲併。古文餼爲既。此四字說文雖收于各部。而考其音義固同也。特性饋食禮。古文饒爲禧。則收爲重文者也。至於士冠禮。古文儷爲離。案鄭注。儷皮。兩鹿皮也。說文麗。下云。麗皮。納聘。兩鹿皮也。許君於古今文之離儷。皆所不用者。易傳曰。離麗也。許君宗孔子之說。故不用假借之離儷也。

凡依傍一書而成一書者。其心思必苟。其目光必短。雖幸而傳。亦必不久。無論它書。卽經亦不可依傍也。許君之精神。與倉頡籀斯相貫通。故能作說文。所引經典。聊爲印證而已。今人之精神。必出許君之

前乃能與許君相貫通。而可以讀說文。所讀經典亦聊爲印證而已。神禹之鑄鼎也。渾然大物也。雖百物皆備。兼具神姦。然使玩其一物。自謂識鼎。則必爲螭虬。所侮矣。史記似此。鼎說文亦似此。鼎皆洪鑪所鑄。渾然大物也。故觀其會通。則說文通矣。枝枝葉葉而彫之。則說文塞矣。宋元人好訾說文。今人好尊說文。乃訾尊雖異。病根則同。皆謂其爲零星破碎之書也。今人所以尊之之語。有訾者起。卽取以實其所訾。而許君真無詞矣。不知羣愚謫傷。固等蚍蜉。而爲羣經之鈐鍵者。亦何待於尊乎。文字在先。祇如計帳。經典在後。煥乎文章。故引伸假借。其用不窮。中古有此語。而上古無之者。卽別造一字。上古有是語。而中古無之者。卽其字雖存。而古義遂湮。祇傳其通段之義。故許君說字有支詘者。如種類相似。唯犬爲甚之類。要當以意逆志。不可援爲話柄也。

許君自敘曰。同條牽屬。共理相貫。此謂部首之大綱。以義爲次也。又曰。雜而不越。據形系聯。此謂部首之細目。不能據義者。以形相系。而濟其窮也。自唐李騰以其叔父陽冰書集爲部首。謂之說文字源。見崇文總目及金石錄。林罕因之。亦謂之字源。此篤信許君而失其意。

者也。說文重別，故立部首以統之。若謂之字源，則惟象形指事乃可謂之源耳。然互乙皆象形之純體，丁中レ戠皆指事之純體，而附於它部者，以其無所統也。部首而從他部所屬之字者，凡三十七。如異鼻皆從丌部之異，史用皆從一，部之中不當以異與中為源乎？且形聲字之不得為源也，人所易明，而彖從大部之夸，黃從火部之艾，何以解之？是知尊說文者，尚不知所尊，則毀說文者，愈不足置辯矣。經書亦論前後輩，又有後人改易今日之經，有非許君所見者，亦有所收非古經所有者，無論其他，經典豈有小篆、小篆之作，所以適時，必多溢於經典之外。今執說文某字為某經某字之正字，誣也。文選薛綜注引許氏記字，非說文解字別有此名也。緣各卷首題云漢太尉祭酒許氏記孫鮑二本尚存此語，故薛氏云然。蓋尊之，故不書其名。猶毛詩題云漢鄭氏箋也。毛本皆作許慎記，當依許冲表加南，關二字茂堂說。

指事

許君敘曰：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案天地閒物與事而已，有形者謂之物，故虫黽之屬至渺小矣，然亦有形可象也。雖狀物之字，兼有會意形聲，而其變也。

或流於指事。物能生事也。無形者謂之事。故言上下而極諸天之上地之下。如此其大亦第有事可指而已。雖狀事之字兼有會意形聲而其變也亦或雜以象形。則爲是事者所用之物也。惟是許君舉上下以見例乃例之至純者。日月之類皆然故余區其類竝著於左。

一之所以爲數首者非曰此字祇一畫即可見一之意也。果爾則一畫成字者爲部首者十八。字列部中者二字何者不可以爲一字哉。此卽卦畫之單。乃一畫開天之意。故平置之。

三下云從三數與二下云從偶同詞不言從兩一從三一者一象太極二象兩儀三象三才不必由積累而成也。顧此從字與它不同祇作象字用耳。甲下云從木戴孚甲之象以象形字而言從亦猶此也。以二從偶推之一下何不言從奇此五百四十部之首不可言從也。猶乾卦冠乎全經大象但云天行健竝乾字不出也。一引而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讀若引而下行讀若退。少木之一當引而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讀若引而下行讀若退。少木之一當下亦然。一字不著一物是事也。

中字形義皆誤說詳繫傳校錄

八下云象分別相背之形案指事字而云象形者避不成詞也事必有意意中有形此象人意中之形非象人目中之形也凡非物而說解云象形者皆然



采下云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据許說似是借形以指事然非也且吾意直是象形字與番蓋一字也

行下云從彳從亍吾嚮以爲會意由今思之許君卽字形言之耳謂之會意卽失許君意矣人之行也必以兩足而步字已從止少矣於是行字象兩足之三屬上兩筆股也中兩筆脛也下兩筆趾也股脛趾皆動是行象矣彳亍二字則由行字分之而各會其意非行字合彳亍以會意也與片從半木同不與秝從二禾同何也人必不以一足蹠蹕而行也既無此事而有彳字足知其爲由行字分也行字由人事生彳亍又由行字生是謂減體會意彳小步也爲其由行字省之故云小也亍步止也爲其從反彳也若行合彳亍會意是左行右止矣豈有此事乎

谷部西下云舌兒從谷省象形古文作𠂔案云兒卽屬事而谷與舌

各自爲物，初不相涉。許君蓋以酉字無可附而，古文有𠂔與谷上體同，故以字形相附耳。一象唇，〇象舌，或人或𠂔皆象舌上之理。舌出唇外，以舌鉤取物也。說文無𠂔字，此其是矣。韻會十四鹽，𠂔說文相謁食麥也，從食舌聲。又鉤取也。孟子是以言𠂔之也。案黃氏誤說文相謁食麥之字作𠂔，玉篇同，別有𠂔字，云古𠂔字，明非說文傳謁也。又案酉與𠂔之下半皆外象舌形，內象舌理，甚相似。○經義述聞卷八，肉物條引行葦毛傳曰：「𠂔，𠂔也。」又引說文曰：「𠂔，谷也。」案今本作𠂔，舌也。伯申先生蓋據毛傳以舌字爲譌而改之也。不知許與毛不同，不可改。說文谷之或體作𠂔，云口上阿也。𠂔在巳部，云舌也。象形，舌體𠂔𠂔，巳下云：「𠂔也。」深也艸木之𠂔未發，𠂔然。以𠂔釋𠂔，知兩字同義。惟𠂔象舌形，故可兼象𠂔形。若象谷形，豈有似上阿之花乎？詩釋文引說文：「𠂔，舌也。」又云：「口次。」通志常案肉也。此句或不玉篇廣韻皆云：「𠂔，舌也。」其重文，𠂔玉篇在肉部，亦云舌也。如說文傳謁，不應一切書皆謁也。詩釋文又引通俗文云：「口上曰𠂔，口下曰𠂔。」則是𠂔在舌之上，𠂔在舌之下，兩兩相對，證知不可以𠂔爲谷。然亦不同說文。○爾雅釋草：「權囊含。」郭注未詳。釋文攬俱縛反。然則權者謁字，玉篇無之。案以毛

傳臆函也推之攬橐含者三字各為一名皆蓓蕾也谷部之重文有
 啣臆攬臆同韻含函弓同音皆假借字也橐雖無徵然橐橐盛物腹
 必果然猶今人謂蓓蕾為豚胎豚胎者大腹也皆比象之名也蓋釋
 草篇自蒹葭華榮以下皆通言之惟卷施一條雜其中是一物之
 專名猶釋木木自樊神以下皆通名惟縱檜是專名釋蟲翦醜鱗以
 下皆通名惟螟蟻賊蠹是專名也以說文校之則葦莖華皆榮也葇
 莢交乃莢皆根也攬橐含下連華荂也則攬橐含為未開之蓓蕾而荂
 榮為已開之華正相連屬也

斗下云象形實指事字也山有山形水有水形惟其為物也斗是何
 物而有形哉且其說曰相糾纏也糾繩三合也繚纏也則是斗象繩
 形也一曰瓜瓠結糾大徐作牛而係小徐查蠱上糾起則斗又象瓜瓠形也且部中
 莠字說云艸之相斗者是凡物之糾纏者無不可用斗也況云相斗
 是作動字用矣乃許云象形者凡物相斗必有形也絲之古文亦
 相糾形也然是一物故其糾也必交則此物纏於彼物之上篆但
 有糾之之物之形而無所糾之物之形故其糾也不交但據所見而
 已糾之之物初不斷絕也

聿下云叢生艸也。似是象形字。然下文以聿嶽申之。則疊韻形容字也。知爲指事矣。此部所以次乎部後者形微似手。○聿字之意全在首四筆。

爪下云爪也。覆手曰爪。象形。爪下云持也。象手有所爪據也。許以爪說爪。二部一義。案爪部字及它部從爪之字。執、執、執三字皆持義。不誤。而以爪爲持則似誤。爪俗作抓。把搔其義也。本部字從爪于。爪其子也。大徐之說則是又而非爪也。爲下云其爲禽好爪。非好執持也。他部從爪者受虔采采。皆把搔義。再虺虺絲則執持義矣。至印泉二字則直作又字用矣。從其多者論之。以把搔爲主也。蓋執物者指不必向下搔物者指必向下。此指事之明驗也。

鬥全體指事。非從爪。屮也。廿年前初讀說文。所見閩合段氏。由今思之。此所謂據形系聯也。鬥部前承爪部。部中有屮。讀者卽昧。無容不見。此必許君元文。非經校改也。說云兩士而士無作串者。卻似手字。許不謂手也。設曰從爪。屮則屮之訓。皆曰持也。戰士豈似鄉鄰之鬥。互相揪扭乎。是徒搏也。何兵杖之云。○處下云鬥相。凡不解也。案鬥與凡連言。似鬥可從。凡者。然此正所謂鄉鄰之鬥也。故下文又申之曰豕虎之鬥不相捨。則是一與一也。非兵連禍結之謂。印林曰。疏

解許義祇得如此說。然吾未聞鬥者人在前而兵在後也。筠本懷此疑。印林乃發之。因思弓所從之弓與戣所從之己蓋同。均非人之己。戣亂也。己象交構形。蓋構我二人。是以交亂四國也。然則戣之爲執非徒操持。乃是別擇料理之意。其物紛紜纏擾。故以弓象之。手以治之。故從手。戣之弓環繞工之上下。戣之弓環繞手之上下。其狀亦同也。鬥卽是從風。風闕下云。鬪連結鬪紛相牽也。卽其義矣。許說似誤。九經字樣云。文從二。斗。李經注許章釋文云。兩。斗。相。斗。則。今本作兩。斗。亦後人誤增。鬥乃會意字。與鬥從二。斗。同。







卜字許君亦無灼見。故存兩說。要是指事字。印林曰。卜義當宗前說。兆之縱橫自有兆字當之。

兆之古文𠄎。象灼龜之煖。水象龜兆之縱橫也。段氏以爲八部八字。非也。篆文州則會意定指事。

爻字。孔子曰。爻也者。言乎變者也。交則變矣。故象其交。必兩交之者。象貞悔也。余弟範曰。易大傳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孔子於小成卦不言爻。於重卦始言爻。故小司馬三皇本紀曰。遂重八卦爲六十四爻。再字當著紙平看。不可如艸木字對起看之也。仰觀天棚。得其狀矣。

予蓋全體指事，釋詁疏引說文曰：推予前人也。象兩手相與之形，較今本爲完備，而其義亦不煩言而解。乃字屈曲以象其難。

△下云三合也。案合自是事，而許云象形者，物合必有形也。不言指三合之事，避不成文也。吾所以知爲指事者，以三筆合之作△形，以三墨合之亦作△形，豈如日月山川之有定形哉。出入皆事也。入之形向內，出之形向外，是指事也。

毛叢皆全體指事。許君云象形。○叢部次毛部後者，叢之古文。即從毛也。玉篇作。少一畫，秘字篆文亦或作。勿勿皆象形。無分多寡，但與文弗切之，勿有嫌耳。乃勿篆韻會又作。○毛下云艸葉也。叢下云艸木華葉叢第書之爲叢。其意自見矣。如此畫折枝者，然其莖在上，花朵在下。廣韻五文作云草本葉叢可證。則以會意定指事。左從毛爲葉，且有根莖，自下而上，右象下叢之形，自上而下，毛爲正面形。

則側面形也。其首當連於左，傳寫斷之耳。

口部中字，有中實形，有中空形，有實形，有虛形，有二而一之形。皆指口字，喜不兼所從之聲。天體之圓，無閉者也。此中實形也。中規之圓，則中空形也。圓圍有

周垣亦中空形。而又爲實物之形也。國雖實有封疆，亦有實形。然犬牙相錯，不能方正。正圓則虛形也。回圖皆虛形也。而籀文雷從回，淵爲回水，旋爲回泉，則旣爲雷形，又爲水形也。囙之率鳥也。或以囙或，以籠則口。又兼象兩與籠是二而一也。何也。口非物也。非物則是指事。○竊意回字爲正，小篆變爲回，整齊之耳。當自爲部。象形字也。許君望文爲義，蓋誤。印林曰：口古蓋作○。讀若圓。員從口聲。其證也。唐韻讀羽非切。乃以圓之音破之。不知圍韋聲。故羽非切。口何由得此聲乎。凡圓圓員古蓋皆用此一字。後乃益孳益多耳。又曰：口讀若方。蓋卽方字。其形正方。亦可證圓之當作○。筠案革下云：口聲。印林說似誤。然皮之古文呂及革皆從○。有毛曰皮。去毛曰革。柔之曰韋。三字同物。故所從亦同。○祇是象形。非口字也。殆口譌讀圍之後始改韋字。說解爲口聲耳。終恐印林說是。如其不然，則是○本有圓圖兩音也。

尸與口同意。祇畫其三面者。與口相避也。印林曰：尸是方形。與口同意。

囙下云窗。

本作窻今改。

牖麗廈闔明也。象形。案此字之形與囙相似。皆是外

匡內樞而不得與白同爲象形者。取義于麗廡闔明也。

母下云穿物持之也。從一橫貫象寶貨之形。案此是全體指事。並不必言從一。母以穿爲的義。持字牽連及之。上言物。下言寶貨。欲其該備也。其實貨貝而寶龜。龜亦無事於母之。祇謂泉貨耳。下文貫下云。錢貝之貫。猶漢言緡。今言錢串。是母虛而貫實。要之母字足該貫義。貫蓋後起之分別文矣。

鹵下云艸木實垂鹵。然象形。吾詳思之。知爲指事。蓋第云艸木實。則可以果字推之。謂爲象形。云垂則是事。云鹵。然則尤曉然。屬指事也。篆蓋本作鹵。上其蒂也。下則外爲實之輪郭。內爲實之文理也。下垂之物多叢聚。故籀文三之。非徒尚繁縟也。如所轄臬。臬二字。粟有房。纍纍垂樹上。粟雖僅有二穗。竝無三穗者。然一穗之穢。亦纍纍如貫珠也。○詩書爾雅。皆有鹵字。而說文無之。似卽鹵之變文。鹵讀若調。乃部。鹵從鹵。而讀若攸。廣韻或作適。是其比也。書云。秬鬯二鹵。秬鬯一鹵。知鹵所實者鬯也。鹵讀若調。蓋取芬芳條鬯之意乎。博古圖所收之鹵。其銘皆曰尊彝。惟樂司徒。字。牧鼓。直字。皆釋爲鹵。然其說也。曰加比。未詳。案。非比也。且左半直是斥鹵。

字也。若直字又恐是直字。

齊下云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案是全體指事。

克下云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二義不甚連屬。而所謂刻木者。則以古文來與柔相似也。余未能解。但即其說知為指事耳。玉篇又有古文意。或即是合尸字。夢英書部首作戶。

柔下云刻木柔柔也。象形。案上象其交互之文。下象其分披之文。要

次此者。自弓以下皆艸木事。克下云刻木。又古文來與此下半同也。

凶下云惡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上承臼部。臼是掘地。口與其外相

似。故得地穿之義。云交陷者。交以釋入。陷同。臼在臼部末。故取以

為義。但彼是陷窞。故從人從臼。皆實象。此是凶惡。特假象以明之。又

非五之古文。口非口犯切之。口。案字不得為象形者。凡物之端。非有所的指也。

卬下云倚也。小徐作所也。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案無論云倚云疴。皆是事

字形。則許說已盡之。卬下曰不見也。卽是事。又云象壅蔽之形。卽是指事。

多部弱下云橈也。上象橈曲。多象毛。麓橈弱也。弱物并。故從三。易。案大過象傳。棟橈本末弱也。許君本之。云上象橈曲。則弓特以象其曲。非弓矢字。又云多象毛。麓橈弱。乃是借毛麓以象其橈弱。非真多也。然此可疑。說見逸篆。

文下云錯畫也。象交文。許君此說。第指人文。不指天文。畫者筆墨之所作也。說文一畫成文者。凡二十字。他如三氣。多川。公。其形相順。從而無改易者。不多見。餘或左右異向。或互相交午。所以盡文之變也。文字上體分左右。下體則交午。故曰錯曰交。乃爻亦相交。而爻文不可易讀者。爻乃六爻。上下兩卦。爻者言乎變者也。變乃玩其占。而變不定。其在貞在悔。故爻字上下皆交。豈可以代文字乎。

么下云姦。姦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爲么。案營者環也。其文曲如環也。然環而不交。何也。公無阻隔。循環無端矣。么者祇欲自利。其曲如鉤。不能通達。無阻礙也。

麗之古文。麗當作麗。案易傳。離麗也。兩相離。謂之麗。麗皮。納聘。兩鹿皮也。是其事由附麗而來。豈非事乎。而麗之形。則是兩鹿皮形也。不似象形字乎。然兀亦不成爲鹿皮。非如虎之爲虎文。仍以兩相附麗。

者見其意而已。則終歸於指事矣。蓋此字以麗皮納聘爲本義。旅行爲引伸之義。以麗字之形知之。小篆以其不明了也。乃加鹿以定之耳。許君說解似失其序。麗聲固誤。段氏刪聲。尚未盡善。一字遞增。不得云從也。若曰從古文麗。斯無語病耳。

永字仍是水字。屈曲之以見其長耳。

飛字全體指事。說云象形者。飛固有形也。上爲鳥頭。三岐者。翁左右分布者。羽中一直爲身。不作足者。此背面形。直刺上飛之狀。不見足也。直是鳥形。而云飛者何也。鳥字篆文以一筆象翁。此以三岐者。奮迅則開張也。羽向物之性也。此羽向上者。以見奮飛之意也。

荀下云鳥在巢止。解字義。卽解字形也。上象鳥。下象巢。荀以弓作已字。囟作囟字。合之不成字。故以象形蔽之。亦如說飛以象形也。鳥栖是事。上下兩體皆非字。則是指事。乃古籀文囟。上半直不似鳥形。蓋古義失傳者多矣。

ノ、厂、入皆指事。雖ノ下云從反ノ。入下云從反厂。似會意者。然此就字形言之。若論其義。則各自成體。如ノ又然。不可反左手而爲右。

手也。○周易八純卦相對相當不可反對。此足象之。

丨部。下云鈎識也。從反丨。夫丨字象形。丨字隸其下。又云從反丨。則似會意字。然說曰鈎識也。與今人鈎股同事。於丨了不相涉。祇成爲指事耳。

弁之屬指事也。牛部。卍下云從冬省。冬省卽是弁字。而不曰從弁者。牛馬冬乃入國言從弁則其義遠也。取其四周也。是其義也。然則何不以□爲弁。曰□固象回卍之形。然從□者如國邑園圃之類。則□乃城郭垣墉之形。如環無端。不足以見始終義也。弁以上半象其回卍。而以一斷之則終矣。乃又有兩垂通於一之下者。終則有始。故分而爲二以象兩也。○弁爲終始之終之古文。不爲練絲之終之古文。終既從糸。許君不能不以絲說之。而弁實爲終之古文。不可不系之終下。是在細心人善會之。

二下云從偶。此亦獨體字也。三下云從三數。此不云從偶數者。三下云天地人之道也。未見數字。故言數。此已云地之數也。故不言數。汲古本依小徐利補一字。非也。地自成爲二數。不可湊合兩一字也。夫天一地二爲數之始。而乾卦冠乎全經。實兼三才而各分其兩。初二兩爻地位也。初言潛不言地。人所不見也。二則言田矣。三四兩爻人

位也。人本乎地而親下。故三言君子，四不言人，不言龍者，其事非人。其位非龍也。應乎初，故曰淵。淵者潛之所也。承乎五，故言躍。躍者飛之漸也。五上兩爻，天位也。五言天，上不言者，人所見爲天也。不見則亢矣。天地人各二位，而二專爲地數者，陰數偶也。

斤下云平也。案兩體非字，祇象其平耳。說詳存疑。寧下云辨積物也。知爲積貯之古字，借爲當寧，既久，乃加貝別之耳。其字作以，當平看之，卽如禾、麻、菽、麥同貯一屋，各有芻箘，其相距之地，皆不作正方形圓形，故字作六角形也。段氏豎看之，誤也。惟盛米之甞，卽在部中，未免以虛統實，而寧又非物名，不能列于象形。意者甞是缶，乃瓦器也。巾部幘載米甞也。字從巾，蓋以布爲之。又帔下云蒲席甞也，則又以蒲席爲之。特以與幘一類，牽連從巾矣。則知甞是今之布袋，去缶太遠，故附寧部邪。

彘字討起看，互相牽連之狀也。五之古文， \times 指事。五下云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卽其義。言交午者，五午同音可借也。大射儀若丹若墨，度尺而午。鄭注一縱一橫曰午。賈疏十字爲之，案一縱一橫正之，則十字。衰之則 \times 字，故知午爲借。

字。然以壺涿氏五貫。杜子春改爲午貫。推之。安知儀禮不本作度尺而五乎。○一二三五七八九皆指事。四六十皆會意。許君惟以六十爲會意。餘多云象形。案此乃寓形也。五筆是五。五墨亦是五。因物乃有形。故謂之寓形。不可云象。以爲指事。斯無弊矣。惟許君子一二三四五皆逐字說之。不使牽連。最爲精詣。玉篇四下云。次三也。五下云。次四也。六七八九下皆云數也。十下云。天九地十數之具。則成算博士矣。然籀文三。早是二。二如四。非皇頡製字精意也。許君以一二三列於一篇。二列於十三篇。八列於二篇。十列於三篇。不使類聚於末。蓋有微意。由此推之。則干支字之類聚也。誠無如何矣。

九下云。陽之變也。象其屈曲究盡之形。

乙下云。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氣尚彊。其出乙乙也。與一同意。乙承甲。象人頸。一下云。下上通也。與此不合。繫傳曰。一音徹。是知一者中之殘字也。中下云。象一出形。有枝莖也。則與此乙同意。謂一之下半直與一同意也。其上固曲。故云冤曲。象人頸之說。周章說見存疑。

午爲陰逆陽而出。故曰與矢同意。午與弁形亦近。然矢物也有形可象。午非物豈有形哉。故曰同意也。

以上皆獨體指事。乃正例也。

苟下云闕謂𠄎也。案此以會意定指事字也。許君專以方爲聲，亦有遺義從上從方，乃上下四方，苟薄充塞之意。𠄎則狀其無不到之形也。所重在𠄎，故歸諸指事，不入會意也。

示字之說，以觀示爲義，觀示則事也。大觀在上，故從二，而川則觀示之狀也。

牟下云象其聲氣從口出，半下云象聲氣上出，與牟同意。許說言象言意實則以會意定指事字也。牟半皆事，無形可象，故以牛羊會其意。而上半象其聲，聲乃事也，故爲指事。又案讀此兩字，須用二合音讀之。人靈故其聲效人，與時變遷，秦漢不與三代同音，六朝不與漢魏同音。沈約定韻以後，仍有一字而七八見者，而方言又隨地不同也。物蠢故聲秉於天，終古不變。牟半二字，苟如今讀，豈似牛羊之聲哉。讀牟當用倅字發，末字收，讀半當用弭字發，減字收，則似之矣。乃知有反切而音皆失其本。又知古人韻緩之說，非漫無主宰也。






干部三字皆指事兼會意。干之兩體皆成字，似會意純例，然從入而到之者，言其入之也，不順是意也。而所從之一，則非一字也。但言有事物焉而不順理以入之耳，猶毋之從一，亦非一有禁止義也。故羊

字既承干而言矣。然不曰從干從一，而曰入一爲干，入二爲羊，則是羊字從到入從二而不隸之二部者，亦非二字也。二視一較厚，故羊甚于干矣。芾字則反乎干，羊以爲言，上不順理而干下，下亦不順理而芾上，口亦非字，祇是指事也。

只字重八不重口，然氣之下行無由見也，故以口定之，八在口之下者，試言只則唇下侈也。

又下云手指相錯也。夫錯則五指皆錯矣，卽又字省爲三指，亦當有三指相錯，今乃一指者，聊以見指中有相錯者耳。一字亦不成爲指也。

爰下云中象決形，決物用手，故從又。中祇是決之之狀，嚴鑲橋疑當作及聲有理，姑隨文說之。

尹下云從又，握事者也。握以說又，事以說人。然十二篇「」二字皆無事義，恐「非」字祇是以手有所料理之狀，要亦依文訓義則然耳。古文作，君之古文作，握之古文作，汗簡作，兩釋山碑作，然則尹、君、握、汗、兩，兩手相交有所事之狀也。「」是端拱無事，故不交「」者治也。治事則手交流傳，既久或改之而與拱手

之𠃉相同。尹字別無所加，更與𠃉混矣。故改作𠃉，如𠃉變為𠃉。殊失以會意為指事之妙。此小篆不及古文也。乃友亦從二，又相交而焦山周無專鼎銘作𠃉，所交者肱而手復相背，所以表其為二人之手也。𠃉則所交者指而手相向，所以表其為一人之手也。𠃉則四手相交，乃兩人共為一事之狀也。

畫字，𠃉，田會意。𠃉，指事。說解云：𠃉，所以畫之。韻會十一陌引作𠃉，所以畫之是也。𠃉，從𠃉，一，小篆從𠃉者，金刻率從𠃉，足徵二字同意。段氏本誤多一筆。

甘曰：二字見存疑。

𠃉字從曰會意。上半指事，籀文從口，與曰同意。其象形則別說，不謂其從口矣。禮記笏備用也。因飾焉，字之輪郭以象其方正，內以象其飾也。然其字或亦用正文𠃉。說文拈字引史記夏本紀：在治忽，崔駰曰：鄭本忽作𠃉。注云：𠃉者，臣見君所乘書，思對命者也。

乎下云：語之餘也。從兮，象聲。上越揚之形。

豐下云：豆之豐滿者也。從豆，象形。案豐滿自是事。高下云：獻也。從高省。曰象進孰物形。案自下獻上，故從高省。又云曰

象進孰物形者。曰非字。乃衍文。曰可以象孰物者。與豆之古文。豈上半同意也。

高下云滿也。從高省。象高厚之形。所以表其非田字也。滿亦是事。孟字

偏人。祇是滿引伸之美。故說文無偏字。通又偏之俗字。

及下云行遲曳。及及。象人兩脛有所躑也。及下云從後至也。象人兩

脛後有致之者。久下云從後灸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三部相連。久部下有

者。三字去其末筆。即人字也。不云從而云象者。蓋此三字設云從人。

則其字形皆不甚可解。及之所躑不在脛下。而在脛上。不可解也。第

以、出兩脛之前後。用為車輪曳踵之象而已。久與求及同意。然從

又可解。祇是象惟自後及之。故、不出前足之前。亦不似久之在

後足之後也。今人之言久也。以物拄物謂之久。以物塞器口謂之久。

以椎加楔于鑿中。而固其柄。亦謂之久。此三說者。惟第一說與久諸

牆義相比附。然人固無事于拄柱之。故第云象人。且不分前後脛而

直在其後。久之者。欲其堅固也。故長久之義生焉。

采秀孕三字。說見非字篇。

弟下云止也從米盛而以依米文案一橫止之也一無止義祇是有止之者耳

西下曰覆也此用覆字下一曰蓋也之義非夏也之義門下云覆也

也故曰上下覆之夫在下曰薦而不用寒字上下薦覆之文者以門

部第言覆而不得為字也上又加一如包物者重複裹之也爰字說解云包覆故

如復有已義重複裹之斯反覆矣故部中字皆取反覆之義

甫下云象衣敗之形言敗即是事知此字除巾之外其四畫皆破壞

之狀也敝字蓋以帔也為正義其一曰敗衣云者蓋由經典借敝為

術故加此訓也顧甫訓敗衣而甫乃從之者此借其意以用之刺繡

之文必有所穿殘故以新物從破物之字亦猶易卦之反受矣

示從子八象抱子之狀

豕下云豕絆足行豕豕可以疊字形容知為指事矣與豕形同義亦

近但較直捷耳

馬鼻鬣大略相同馬鼻意皆謂馬則是物也然馬下云一絆其足則

一歲之馬即當政治調習故絆之而一無絆意是由會意而變為指

事之字也。鼻下云二其足，則以二爲記識。猶之本末，朱是由象形而變爲指事之字也。馬下云絆馬，本是事。又從馬而以口指其事，是以會意定指事字也。

夾下云從亦有所持，所持謂𠂔。去𠂔，祇有大字，而不言亦省者，𠂔正當掖之所也。盜粟物畏人見，必裹襖俠藏之，故本其意而入之，亦部不入大部與夾之大俠二人不同意。

霈下云雨零也。

依廣韻引

從雨，𠂔象零形，說見非字篇。

絕之古文，𠂔絕之是事，所以絕之者在上一。上一非字，則是指事，何以謂之兼意也。曰從二絲也。今篆作四絲也，已見改篆。既云二矣，則是本不連續，何以謂之絕。曰二絲本一絲，絕之而爲二也。然則何不作𠂔也。曰如是則疑於以物束絲也。然則作𠂔可矣。其作𠂔奈何。曰二絲仍是一絲，二上一仍是一上，取其察而見意，故兩之也。

畺下云界也。從畺，三其界畫也。案田與田比，中必有界，以一象之，而上下各有一者，田無窮，則界亦無窮。以兩田見其毗連之意，而三界以見田外之田，且無數也。

四下云陰數也。象四分之形。竊疑從八，而口則非字，說見存疑。

七字許君說解盡之說云從一。一卽陽也。猶卦之單也。微陰從中衰。出也者。自子月至午月。閱月凡七。而一陰生焉。律中蕤賓。陰氣萎蕤。生于下也。陽喜其乍至。故賓之也。陽中有陰。則不純。故爲少陽。未味也。味亦事也。云象木重枝葉者。木字上曲者。象枝葉。此加一曲也。

以上皆以會意定指事。惟蓋專二字牽連及之然則何不爲會意乎。曰。字義重

事不重意也。卽如首一字爲芻。芻下云溥也。則芻薄乃其本義。而

從上從方。不足表明其意。惟門乃足發揮之。故以爲指事也。品字以會意爲指事者也。易曰。品物流行。品乃分別之意。非多言之

意。惟其相連。是紛拏糾結也。印林曰。瀚謂多言是品字本義。以從三口。知之。以爲屬兩字。一是多言。一是鳥羣鳴知之。後乃爲衆庶之通

名。易之品物。亦言衆庶耳。物衆則品類不齊。故又有分辨之意。然則分別之義。引申而又引申之義也。筠案曰。驚譁也。品衆口也。獨於品

言衆庶也。則品之從口。譬之戶口。以一頭爲一口也。龠三孔。卽從品。區下云。品衆也。蓋卽區以別矣。意也。碧品臨皆從其聲者。無論且乾卦象傳。萬物品物庶物。三易其詞者。乾元資始。方當受氣。故言萬統。

詞也。亨則流形，其形各呈，故言品別詞也。庶物則對首出言之，凡庶芸芸，高下不分，卑詞也。吾說品以分別，正不遠耳。欠字亦然，彡即反𠂔字，下半明是人字，而說解不曰從人氣，而曰象氣從人，上出之形者，人之欠伸，大抵相連，印首張口而氣解焉，氣不循其常，故反之，以見意也。

與上一類小別，以其卽意卽事也。

牽字指事而兼形意，與聲以吾思之，聲非徒聲也。從𠂔之古文，𠂔非從元，𠂔部，𠂔下云：𠂔者如𠂔馬之鼻，從此與牽同意，不特兩字皆從𠂔爲同，𠂔從篆文，𠂔牽從古文，𠂔亦同也。蓋牛性之順者，以繩繫其兩角而牽之，其不馴擾者，異鄉穿牛鼻中，隔之肉爲孔，以大頭木橫貫而牽之，吾鄉以鑊爲之，名曰鼻箝，下爲兩玦相對，入牛鼻孔，其上長股繫於兩角，別以繩繫長股中央，以牽制之，故𠂔在牛上者，以箝制鼻之狀也。𠂔在𠂔字腰中者，以繩繫箝股之狀也。故牽從𠂔，意兼聲，非徒聲也。又案凡畜皆可牽，字旣從牛，則字形亦惟與牛宜。曲禮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惟牽牛者，皆人在牛前，故𠂔以制牛，在牛前，𠂔以曳𠂔，在𠂔腰，而𠂔之兩垂者，齊同也。

𠂔乃繩形，非莫狄切之𠂔。

此指事而兼形意與聲者也。

米字從木而少增之以指事。

矢字交允皆從大而少增之以指事。

大字本係指事則此四字者或增之或變之非會意而何曰否仍用大意而增之變之乃為會意此四字第用大字之形耳蓋大與小對試思此四字之事大人始有之乎小兒亦有之乎不過以大為人形耳且天者屈也屈屬前後矢者側也側屬左右須善會矣不可謂矢為頭傾于左天為頭傾于右也

口下云張口也象形夫張口乃事也祇有下脣者人之張口下脣獨奢也口字象形口則省口以指事

此省體指事也

有形不可象轉而為指事者乃指事之極變刃字是也夫刀以刃為用刃不能離刀而成體也顧刀之為字有柄有脊有刃矣欲別作刃字不能不從刀而以一指其處謂刃在是而已刃豈突出一鋒乎

本末米三字亦是也六書故謂本作木末從上下以會意非也

古人即事物作字後人離事物說字所注一機毫釐千里

小徐謂一記其處者是也木之本末皆有形而形不

可象故變爲指事。一記其上者爲末，一記其下者爲本。一記其中者爲朱。朱者禮注所謂黃腸。吾鄉謂之紅心者也。亦以一記之而已。以藏于木中之黃腸而著於外，且橫互於其腰，豈物之情哉。然人一望而知也。轉勝本之古文，亦疑於從木從品，反使人猝難索解也。面亦是也。百既象形，而眉目鼻口皆具矣。再區之爲面，是大難事。於是從百而加口作囗。夫百兼前後，是其全也。面僅前半，是其偏也。今乃於百之外復有所加，豈有面大於首者乎。曰面之形已盡於百，於是口界畫其前後之交。若曰自囟而兩耳而頷頤，分此一半以爲面焉耳。此及眉字，古人作之甚費力，不及它字之敏妙也。寸亦是也。又即手，一以記寸口，與本末朱同意。尺下云十寸也。從尸從乙，乙所識也。然則非甲乙之乙，與寸之一同。尸與寸之又同，蓋脈有寸關尺，自擊起算爲寸，自肘起算爲尺。尺字向右寸字向左，聊以爲別。尸祇是人，故許君曰以人之體爲法。云鈞識也如尺字本從乙而爲後人所改則是會意字。

夫亦是也。掖固有形而形不可象，乃於兩臂之下點記其處，若以爲象形也。未見臂下生此贅疣也。

蓄之古文命几玉篇作𠄎段氏謂几為聲非也小徐曰裾謂衣邊自有形而几非其形上既從衣即以几記衣之下耳几既非字又不象形故為指事也卒字說見存疑

以上為一類

大下云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古文大也

小徐作為象人形古丈人也非是介下云攝文大改古文亦象人形以是

明之此謂天地之大無由象之以作字故象人之形以作大字非謂大字即是人也故部中奎夾二字指人以下則皆大小之大矣它部大

大義者凡二十六字惟亦矣夭交允夫六字取人義餘亦大小之大或用為器之蓋矣兩臂侈張在人無此禮體惟取其大而已

介即大字而小變之法仍不異

勺下云裹也象人曲形有所包裹以色說勺謂古用勺今用色也蓋以几字曲之而為O字

形則空中以象包裹首列匍匍匐皆曲身字無包裹意故知是借人形以指之也

亞下云醜也象人局背之形醜是事而不可指借局背之形以指之非惟駝背抑且雞匈可云醜矣爾雅亞次也賈侍中所本許君列于

後者於字形不能得此義也。

不至二字借象形以爲指事者也。云一猶天一猶地不似它字直訓爲天地則有鳥高飛不必傳於天而已不可得也。飛鳥依人不必漸于陸而已爲至也。故此二字並非以會意定指事。然象形則象形矣。何以謂之指事。蓋今人不知古義宜也。古人不知古義無是理也。而從此兩字者無涉於鳥義之字。則本字不謂鳥明矣。不字卽由不然不可之語而作之。則字之由來者事也。而此事殊難的指。故借鳥飛不下之形以象之。乃能造爲此字。至字放此推之。抑此兩字義正相反。何不用倒出爲市。倒門爲屮之例。曰其情不同也。鳥之奮飛。羽尾必開張。故不字三垂平分也。鳥之將落。其意欲斂。其勢猶張。故至字或開或交以見意。情事不同。故不可作丌。丌不可作止也。

以上借象形以指事。

高字借形以指事。而兼會意。高者事也。而天之高山之高。高者多矣。何術以指之。則借臺觀高之形以指之。從門者非音冪之門。乃坳界之門。高者必大。象其界也。口與倉舍同意。則象築也。○坳界之門篆作冪。而古文卽作冪。音冪之冪篆作冪。而從之之冪。石鼓文作冪。各

以意逆不必泥也。

此自為一類。以上八類皆指事變例也。

補正

公食大夫禮有腳腫臄。注古文腳作香。臄作熏。肉部但收臄。是從古

文作熏香。七葉前九行士喪禮之上增此

行字與步字字意雖同而結體不同。行者事也。必以兩足而彳于皆

非足也。彳于之意仍是行而人必不以一足行。是彳于由行字分之

而得義也。故彳于不見于經。漢末魏晉始用之。步從止少。止少者左

右足也。一前一後是一步也。一左一右則成仄。是刺仄也。然必步及

乃見少字。經典不單用少字者。兩足竝舉其狀乃有異。渾言之則止

字足矣。以止字統兩足猶以又字統兩手故從又者多有手義少部只一卑字已不成手義惟門字是兩手也。是由止生少。由止少生步及也。九葉後十

五行行字條末增此

蓋本借上文櫻烏階之櫻釋文譌從手。今本木不譌而翟則瞿之譌

也。九葉後十五行王居燕之句下增此

部云有所絕止。而識之也。依許例當言象形。不言者闕文也。然

義在絕止。終是指事。玉篇廣韻皆有駐字。曰點駐也。以主為。又加

黑也。與黠字一例。黠，天口切。與部中之否同音。即知庚切之轉音。十一葉乃

今二條之開增此條

齊戾。戾，差字上半作𠂇，乃真如華葉叢形。小篆整齊之，不甚象矣。十一葉

行六

此說非展轉相從。篇末一條是。十二葉前七行

H指事。仁象形。十二葉前九行之末增此

吳子苾所得周鼎文曰：𠂇一，𠂇一，當是𠂇一，𠂇一。積古齋吳彝文曰：

𠂇一，釋為𠂇一，𠂇一。𠂇一，字之形甚似，以積古師酉敦

齋號叔大林鐘。𠂇一，字與𠂇一，甚似而釋為道。筠清館周韓戾白晨

鼎。𠂇一，釋為𠂇一，𠂇一。筠清館別有一號叔大林鐘，其𠂇一

作𠂇一，可證。𠂇一，二字通借。吳氏釋為迺，非也。說文雖無迺，積古齋

宗周鐘。𠂇一，從西明白。筠清館又有號叔編鐘有𠂇一，字，其詞與大

林鐘同。十二葉前十行之末增此



𠂇一，部云：靡蔽也。從人，象左右皆蔽形。吾纂文字蒙求入之，以會意定



象形類中誤也。當入以會意定指事。可雖純體指事，而與𠂇一同意。𠂇一

既從人，可則上承面部。上一中一，卽是人面。左右兩曲畫，卽左右皆蔽矣。靡蔽又卽同壅蔽。禮記云：擁蔽其面，卽是此兩字之義也。十三葉前八行之末

此增

說文又曰：背私爲公，而鐘鼎款識皆作儿口。與說文音沈之儿口相類，不可以背么說之。蓋古文小篆多不可合矣。十三葉後四行之末增此



積古齋師酉敦，西門作。卽筠清館周敦蓋，西宮作。


案卽古文鹵，卽籀文鹵也。則說文之鹵鹵，或又經改易邪。





抑金文偶省邪，積古齋楚曾侯鐘有上字。十四葉前四行之末增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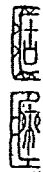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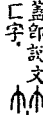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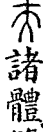












匚部云：匿也。象迟曲隱蔽形，讀若隱。以隱說之，讀又如之。是一字也。自部隱蔽也，有所藏匿，必隱蔽之。隱蔽必在幽深之處，故曰迟曲。謂字形屈曲也。十四葉一、六、二條之開增此條

今之度曲者，殆猶得古人遺意。十五葉後十五行

筠清館格伯敦有字，釋作谷。印林校語曰：口，諸本皆作。謂積古齋說

錢氏款識未考，前稱本皆有此銘也。說文泉出通川爲谷，从水半見出于口。據此銘，口當作。

口張口也。檢九千字形聲均無從者。惟谷从之，而又變作。幾不知此字究何用矣。筠案齒字下但云象口齒之形，然當是從。

則象齒形。一則上下齒中間之虛縫，不能上齒在上層上也。况古文
 以凶從口，明白不能以許君未言遂謂無從口之字也。然吾意口祇
 是口字變體。許君誤分爲二，而羣書承之。積古齋所收簠銘作，
蓋卽說文，
皆古字。吳氏因其從古而釋之爲瑚，非積古齋禽彝釋爲周清愛堂
 簠作，皆古字。
 款識分中鍾喜作皆口字之明證。且筠清館格伯敦格伯
 字，蓋器凡八見。器之第四格字作，以本器證本器，則之口
 是口字。口之亦定是口字矣。若謂器有剝蝕，則二字甚分
 明也。惟是古用其口上有所承，乃作此形。若口字在上體
 者，則祇有二形矣。是知口字不能獨立成字。玉篇分毫字樣，有
 台台。注云：下羊支切。我也。否禿。似當作否。原注云：下符部切也。不葉。豈否卦從口。言言。注云：上去。德反。下語。德反。聲。聲。破見。三耦。殆亦口字之
 比。廣韻七之不。收台。五旨不收。充。廿阮。收言言。云言言。身急。鬼則是連語。玉篇言部說同。廣韻益分毫字樣。破字貌也。廣韻收口字於五十五范。云：張口兒
 卽犯切。五十一忝。又收以字云：張口。明忝切。又以犯切。以蓋卽之訛
 是尚有重文也。師百教海字之去作谷亦可爲。有證。〇十九葉口字條末。

說文釋例卷二

安邱王筠貫山學

象形

許君敘曰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
筠案○以說文韻譜為正外以象其體之圓內以象其無定
之黑影也○以古文明所從者為正月闕時多滿時少故象
其闕以與日別其內則象地影也顧此為迎而視之之形即
有隨而視之之形有視其側面之形又有變橫為直之形省
多為少之形且此為純形即有兼聲之形兼意之形大抵形
聲字後人易於配合若指事象形會意三體蓋非古人不能
也聖作明述具有深意爰區其類備覽觀焉段氏說是者不
復說不須說者亦不說

⊃下云雲氣也象形三部之後承以玉猶以義相屬玉似玉珎從
二玉則以形系矣氣部又承三部形略似也氣之形較雲尚微然野
馬流水隨人指目故三之以象其重疊曲之以象其流動也
○有形之物而屬於大故用天道左旋之法不與回之象雷同矣

雨下云一象天。☵象雲。水需其間也。段氏以水爲水字。詳許君之意。固然。然竊有疑者。以☵比例之可知。且玉篇有古文雨。本部從雨者四字。是當有也。兩字皆純形。雨則形中有意。非古文可及也。一象天。一所謂引而上行。讀若囚者。此地氣上騰也。☵則天氣下降也。四點則雨形矣。非☵變爲米也。且當作四點。今橫長者與米鬯等字引長之同。誤不足象形矣。推雨之意。如烝籠然。地氣之騰。火之炎也。天氣之降。籠之罨也。氣無所泄。籠中之水乃下滴。雨下之象也。故地氣發天不應爲霞。天氣下地不應爲霧也。○玉篇☵多四點。朱竹君本作☵少四點。緣是象形。多少任意。惟從☵非義所安耳。火之象形也。五行之中。火不能自爲體。而附麗艸木以爲體。故曰離者麗也。中央似入篆者。下爲柴而上爲燄。卽第以火論。亦下巨而上細也。左右之不相屬者。火星往往四出也。有謂倒心字爲火字者。其人並未嘗見火。卽吾所謂假它物以爲此物之形者也。山之上其峯也。下其洞穴也。☵之峭直者山之體。橫出者厓之形。阜之古文作巨。蓋如畫坡陀者然。層層相重累也。阜是土而非

石層累而高不能如石山之突然而起故以厶象之厶則疊其文厶又仿厶而小變之遂不象形耳數以三爲極故厶三之厶小於阜故兩之也側山爲阜之說陋。

水下云衆水竝流謂川也中有微陽之氣謂乚也顧以說三卦則可以說水字則隔膜矣川固當作三益開顛所從卽是也用作偏旁則不便書寫故直之因竝本字而直之猶心字偏旁作忄則難於配合故曳長之因竝本字曳長之也要之水字象形全非會意試觀繪水者有長有短皆水紋也如論陰陽則川从乚三字純陽無陰川字且成乾卦矣且井之古文井川流之古文沿淵之古文困津之古文艱湛之古文滋漿之古文昧沫之古文頰容之古文濬闕之古文闕其水皆作川小徐本益作川豈不純陰無陽又似坤卦乎故知水字但形無意川字略有義卽象水字而去其短紋概作長筆以見其爲長流耳然則謂水字從川字而斷之不可乎曰不可人見川篆卽知其爲水也人見川篆非以水字例推之不能知其爲川也如脊部說云川卽鬢也而八分坤作川皆與川篆相近也

泉下云象水流成川形許君兼字義字形解之不得疑其乖悖然

以事實論。言川則必有泉。言泉不必成川。而下方三歧似川字者。既為泉矣。非行潦也。即渟泓一區。亦混混而出。有成川之理。

久象水凝之形。案初寒。感凌作此形。極寒。久裂亦作此形。

田字說解。韻會引之曰。陳也。樹谷。當依今本作穀。曰田象形。口。此字蓋後增。本係旁注。以為象形。今本形字入說。為田。應誤矣。

從十。阡陌之制也。筠。案古者田皆井授。經界必正。口以象之。

溝塗四通。十以象之。此通體象形字。不可謂之從十也。印林曰。溝洫

凹下者也。阡陌隆起者也。古田形。今不可見矣。但須細思田字之周

圍。與其縱橫者。凹下者乎。隆起者乎。吾與隆起者。印林以筠兼言溝

塗。遂有此論。案古田制。惟河南尚存仿佛。在周為東都。且其地勢平

坦。故也。塗必高於田。塗下有溝。每春田主各發其溝之土。以增於塗。

江南則有塗無溝。吾鄉則塗皆似溝。然亦豈以齊東野語說古制乎。

众下云。案坡土為牆壁。案坡者一亩土也。然則即是吾鄉之莎鑿矣。


莎鑿亦方。而字作尖形者。象其不正方也。


以上皆天地類之純形也。

心於五藏。獨象形。尊心也。其字蓋本作𠂔。中象心形。猶恐不足顯著

之也。故外兼象心包絡。

今篆叟長一筆。趨姿媚耳。


與口古文作  同。小徐曰仍作口。惟從廿耳。豈復是口形哉。

凶段氏作  吾據繹山碑作  段氏以頭凶未合故斷之。吾以頭凶

未合時為氣所鼓盪故以隆起者象之說較段氏似為近情。由今思

之其為不識此字均也。此字當平看乃全體象形後不兼顛前不兼

額左右不兼日月角吾嘗執小兒驗之。凶上尖而左右及下皆圓故


繹山碑象其輪郭而為凸也。其中則筋膜連綴之故象之以  也。其


空白四區則未合之處也。曩以頁面等字為例欲其兼它體以明一

體豈有當哉。○凡人皆有凶不獨小兒小兒凶不合故作  不作


 也。大人凶雖合而骨之脛薄究異他處故凶字本其初而象之

廣韻兒下有兒云上同其韻則以兒為古文是從凶也然玉篇元之

目之古文  外象目匡人象睞毛。○象黑睛。●象瞳子。


耳當作  外則輪郭注中者竅也。今引長之不象形矣。耳之郭有兩


層故字上方疊兩筆其輪滿平而下垂故直之不復左轉也。


臣當作  左之圖者顯也。右之突者頰旁之高起者也。中一筆則臣





上之紋狀如新月俗呼為酒窩。紋深者大戶也。段氏乃欲橫觀之乎。





○積古齋叔臣爵作  轉而向左耳。是書所有姬字遣小子鼓作 




















陳侯鼓作，姬鋌母鬲二二作，一作，皆臣之異文也，皆向右。

手字象五指及擊段氏說是，古文乖字，玉篇亦有之，不足象形，且與背呂之乖相似，如非奇字，卽籀文也，汗簡又以爲拜之重文，亦不可得其意，又案拜之古文，當是從比從二，手則似手之古文本作，喜繁縛遂增之而爲，然亦不象形，不敢強解也。

乖字，个象脊骨，从象脅肋，六書故曰，然向文非是，一象腰，其形備矣，六書故引唐本說文作，岐其末者，殆象肩邪，夫豈爲，且遠及於脛，況其爲相連者，然今本業已完備，不欲混淆之，抑或如棊作，章作，小篆直下者，古文輒歧出邪，又疑是少，溫所改。

ナ又各象左右手之形，ナ不在反文會意之例，又部字，余初意旣象肱形，則當作，旣乃悟之形甚古也，駢臂子弓，旣名臂，當字子肱，乃作弓者，非曰古弓，左同聲假借也，形似，祇少一筆，因譌弓耳，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駢臂子弘，索隱以爲誤字，非也，此字當從，弓聲，非如弓部字之從，聲也，亦以字易說，加弓一定其音，與左加又以定其義者同，弓二字同音，故可。

左形右聲亦可右形左聲也。印林曰君不謂唁詎太任意乎一字也。而左右其形聲以為別不更任意乎。弓宏肱一聲通假為當鄉射禮侯道五十弓。今文作肱。昭三十一年春秋邾黑肱公羊作弓。將以公羊之弓為乙。公羊固今文將以射禮之弓為乙。則其義不當作乙也。又曰糸部絃之重文作紉。則知左與從弓乙聲之字通不必更有從乙弓聲字也。

呂脊骨也。脊骨二十一椎不勝象也。象其兩兩相連而已。其中系之者筋也。玉篇呂字及從呂者皆省其系非也。

力筋也。筋多在肩際中其狀盤結亦有與骨相輔而條直者。故上曲下直以象之。禮記曾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貨財無異義則筋力亦無異義和許說非誣

人之形自包始包之從己也。說曰象子未成形是也。幺象子初成之形而無勺之者。主子而言也。孕亦子成形而仍有勺之者。主母而言也。既生則為子。子有首有身有手足。小兒之手不能下垂。故上揚以象之。足在線中。故二而如一也。既長則成人矣。几象臂脛之形。而兩而不四者。人長則有禮。臂下垂與脛相屬也。大亦人形而有臂者。其義在大。故恢張之也。二十而冠。冠必有筓。大字加筓為夫。是丈夫也。

若乃由人字而變之。在下則爲儿也。反之則爲匕。匕者比也。君子周而不比。相比是反人道也。到之則爲匕。人不可到。到之以見其爲化去。故真字訓爲仙真人。斯從匕矣。擴其腹則爲勺。有所包容之狀也。人死則爲尸。尸字象橫陳之人。長眠而不起也。由大字而變之。作介者。小變其形也。欠丩皆傾仄其首。左右作之者。聊以爲別也。跛者足不同。故尗曲其一足也。尗則交其足也。尗仍是大之變。竊謂方蓋古翦字。許君說爲方舟似誤。以大字側觀之。卽成方字。四方者無定之名。以所立爲中央。由中央以指四方。則是在人之四翦也。央下云。央翦同意。此之謂也。物之有四翦者。必方正。舟本長。兩之則近於方矣。故曰方舟。許君用其引伸之義。將以航字無所隸邪。然各部從引伸之義者。正多也。右所論者。惟人子。么三字象形。餘則或指事。或會意。包字則以會意定象形。牽連及之。便覽觀也。


鬼字當是全體象形。其物爲人所不見之物。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故造爲此形。不必分析說之。然說解曰。象鬼頭。不曰從白。是也。鬼頭乃無用之物。斯白字亦無用之字。卽有此字。亦是截鬼字上半爲之。與片字一例。




僧所奉鬼王諸之由。是謂鬼頭。爲鬼雄也。益附會可矣。

○許君曰。人所歸爲鬼。從人可也。曰鬼陰。

氣賊害從人則非也。古人言鬼無不謂人之祖先者。故古文作魂。豈可以賊害說之。且此及兒兒等字。皆不必謂之從人。祇是有首有足象人形而已。

以上皆人類之純形也。其無疑義而未說者。如口自肉百首多之類。皆正面形。惟是耳臣各二。此但象其在左者。以字之左象其後面。以字之右象其前面。與諸禽獸字之首左而尾右者。正相反背。段氏所云許君嚴人物之辨者。此似足以當之。彼所指者固不合。然耳兒兒兒兒其面皆向左。則人物之辨亦不在此也。段氏所言。殆終不讎矣。印林曰。許君嚴人物之辨。殊不可通。字形固許君制之乎。此好為高論之失。

凡禽獸字。無正面形。無向右形。無論立形。飛形。走形也。鳥佳鳥為馬。朋皆立形。古文則飛形。虎形踞。此為變體。馬象豕豕豕豕。易皆立形。犬兔則跚伏形。物之言走者。止。無陰伏。推人亦然。其能日行數百里者。臥必拳曲。或履於器中。若兩股直伸。或且致死。首皆在上。而知為在左者。以足尾知之。鼠魚字。相類橫者。直之耳。能字。足在右。尤明顯也。惟薦鹿二字。首與尾皆向右。鹿善疑。時時回顧。解薦能觸不直。當非多疑者。何以字形與鹿同邪。後漢書郡國志。武成郡。鸞鳥。又見段頌傳。章懷注。鳥音鸞。然則鳥者。為之。鸞也。

佳鳥二字。其上爲頭頭之左爲喙。中爲目。佳之目連於背。鳥之目曳長之。惟古籀文作點。斯象目矣。右四筆。其一爲翁。佳鳥同也。二三爲翼。佳鳥同也。其四爲尾。則佳之尾與翼等。鳥之尾曳長之。足見長短之異也。佳左下之出者。聊以象足形。鐘鼎文或有別作足者矣。鳥雖別作足。亦一而不兩也。鳥無目者。莫黑匪鳥。目色無殊。故省目以表其爲鳥也。古文說見改篆篇。琅邪繹山碑皆作以八爲右翼。小篆之誤也。不作尾者。凡長尾之禽。首與尾稱。故飛則縮足於腹下。其節向後。而爪微握。以作力。短尾之禽。尾不足。以稱其頭。則頭必輕。故舒足向後。以代尾。凡畫飛鶴。飛鷺者。無不足向後者也。作篆者。整齊之而爲。不復成爲象形。亦不見古人體物之妙矣。○爾雅曰。鳥鵲醜。其掌縮。注。飛縮。腳腹下。然則我之說誤也。姑存之。以俟說鶴鷺者取焉。

乞之象形也。它字似此者甚少。或倉頡作也。乞燕雙聲。蓋口語遞變。以肌揣之。上古名爲乞。中古名爲燕。燕字詳密。乞字約略。似鳥形耳。遼古字少。是以如此。商頌元鳥。周祀高禩。在唐虞之世。隆重如此。則

其事之來其字之作不起於上古乎。鳴自呼者如言鴨能自呼其名也。本象其聲而命之名耳。思乞乞其若抽。卽借音用之。札札弄機杼。札字亦從乞聲也。兩雅燕。札釋文。札音乞。本或作乙。或音札。坤風毛傳。兩雅釋文。札音乞。本又作乙。郭烏拔反。案之乙也。由此推之。則說文之有札字。亦未必非後人所增。又稱爲元鳥者。如一元大武之類。尊異之故。乃之別號也。莊子名爲鷦鷯。鷦字也。鷦與乙亦雙聲。○札字或亦從乙。禮莫重於祭。治上古重高禘之祭。因從乙邪。

燕下云。籥口布。敝枝尾。許君說象形字似此。詳盡者頗少。然如今本篆文分布整齊。又似小有譎誤。不與許說符也。云籥口而似革字上體。非也。且連頭目象之。不止象口。一之下頭也。一之出口外者。目也。一之在口內者。所以分頭與喙之界也。禽之出其目者多。而鳥字之目。點以象之側面形也。燕字之目。乃出背面形也。云布敝而似北字。省之也。鳥之古文。思省六翻。而爲四足省爪。燕之翻亦四而不六。與於字同。變而向上。直刺上飛之狀也。枝尾者。岐尾也。說見魚下。以尾與魚似。故次魚部之後。

羽下云。象形者。鳥立時兩翮形也。刀之上。象肩方闊。而下象毛殺而長也。矦則所謂六翮者矣。鳥之飛特此。其毛最長亦惟此。段氏謂從兩矦字。則是會意字矣。正與許說象形反背。○矦之兩翮相向。飛形也。羽字敝相竝。知爲立時。飛則其翮作不等方形。不能作上闊下

殺形也。○鳥之蛻羽也。必相間而蛻。若相連而蛻。則不足御風。惟慈鳥將雛之後。必全蛻。是以反哺。不然則餓死矣。於此見造物之仁。造物之巧。吾見家人惡雞之上屋也。翦其翼。比其復生新羽。則一長一短。排比整齊。未嘗全蛻。未嘗一舊兩新。一新兩舊也。以是知之。

卑下云象角頭三封尾之形。羊下云象頭角足尾之形。案牧牛羊者必羣驅之。而牧牛者牛在前。人在後。牧羊者人在前。羊在後。詩曰。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羊性然也。牛則各識家而競入矣。故牛之爲字也。亦象自後視之之形。顧許君以爲角頭三封。小誤。牛頭下於肩。而肩高於頂。安得字之中出者與兩角齊。段氏作象中直下於兩角蓋亦疑之而未得其所以然余妻高夢憲閣曰。中出者象項領形是也。牛領本高。河南牛服輓。領尤高矣。漢書西域傳。罽賓國出封牛。顏注。封牛項上隆起者也。此雖異物。然足徵封可以謂項也。惟自後視之。先見其尾。再見其足。再見其領與角。牛行下首。故領與角三封也。乃羊字爲迎而視之之形。而有頭角四足一尾。牛字乃兩足者。牛羊股短而腹大。自前視之。腹能蔽障其後足。自後視之。腹能蔽障其前足。然羊體小爲人兩目所能攝。故四足全見。牛體大爲人兩目所不能攝。故止見其後足也。許君之說牛也。不言

足蓋亦疑而未決。希下云從彡非也。此字全體象形。彡字卽截其上半爲之。猶卂卽羊之上半。由卽鬼之上半耳。蓋人之首不截人字上半爲之者。人字固不可截。且耳目口鼻皆特製矣。況首字乎。尊人故詳於人之體。畜類則從略。犬兔則截其頭無用。因無字矣。其次序不可倒置。謂羊從卂。鬼從由。希從彡也。許君之列部也。由部在鬼部後。彡部在希部後。次第甚合。則此從彡二字。恐係後人改。○說曰。脩豪獸。又曰。下象毛足。然則此字必如籀文。乃合耳。彡象其頭。彡象其毛。卽所謂脩豪者也。希象其足。且兼有尾。如篆文。則無豪矣。似夢英書以彡爲部首者是。然。籀固從二希也。余未能決。孫子顧鈔本作彡。希本是一字。不爲異。竹君本作籀。則與希部。辭所從之彡。象似矣。木部蓋晚重文。而。於夢英所書。少一筆。似是。籀字從之。有此一筆。彡字從之。則無此一筆也。○部首以毛訓者。有冉而兩字。冉蓋籀之古文。而部有彡字爲徵。蓋本謂人毛也。而許君引周禮作其鱗之而。則兼謂獸毛矣。犬有頭耳足而無尾者。犬尾行則盤曲而負於尻。蹲則下垂而附於股。字象蹲踞形也。印林疑爲象走形。筠意兔善走。故人於恍惚中見爲兩足。虎字象蹲踞。故亦兩足。互相掩映故也。犬乃家豎。不當以兔

爲例。故疑爲踞形。又疑古人簡質。犬字乃側面形。故舉二以見四。如
畧字四足一尾。古文兕則兩足無尾。是其比也。周鏡季子白盤獸字
從象則足尾皆具
鼠首之大。幾如其身。腹大而足短。其行卑伏而曳尾。字形象之。惟頭
與兒爲兩字同形。竊所未喻。印林曰。寫頭良不可解。鼠之性好齧。疑
象其齒。不與兒爲同意。
免鹿之尾皆短。字形則鹿竭其尾。免垂其尾者。鹿尾恆豎。免蹲踞則
尾下垂也。免字下半似古文𠂔字者。足也。末一筆尾也。段氏增免字
而曰。從免不見足。以末筆爲足。非也。蓋免下云象踞後其尾形。六字
句。段氏分爲兩句。先失之也。踞後其尾。謂蹲踞之時。足後於其尾也。
由此推之。凡象形字而盤曲其足者。大抵好蹲踞踞踞之物矣。犬善
走而未嘗久立。止輒蹲踞。臥輒盤曲。吾與鹿遊者二年。恆見鹿鹿攸
伏。牡不多臥也。雖不知爲何免。足同鹿者。殆亦聊與免別耳。又思
鳧雁之足曰蹼。狸狐貓貉之足曰蹠。熊之掌亦曰蹠。雞之足曰跖。其
後出之。爪曰距。蟹之足曰跪。其箝曰螯。蜘蛛之足曰跖。皆殊別其足
之名。或曰免善踞。因名其足曰踞。踞後其尾。卽足後其尾。邪家所畜
兔。或黑或白。或白質黑章。或醬水色。其足常屈。其行似雀躍。野兔褐

色無由見其緩行也。

魚下云魚尾與燕尾相似。篆蓋本作𩺰。尾上闊而下銳。寫者斷之。又分布整齊。乃似火字矣。惟魚顯旁腹下皆有撇。似火之長者象尾。短者象腹下之撇。然說解但言尾。則知略其短撇也。

卵字之象形不甚可解。案內則注。卵讀爲鯤。鯤魚子。或作攔也。釋文攔音關。本又作門。音門。筠案鄭君云。讀爲是。改字也。竊意不須改字。卵卽謂魚卵。魚本卵生。顧旣生之卵如米。其自腹剖出者。則有膜裹之。如袋而兩袋相比。故作卵以象之。外象膜。內象子之圓也。凡卵皆圓。而獨取魚卵者。圓物多惟魚之卵有異。故取之。至於攔字。說文所無。蓋卵門形近聲亦近。故卵譌爲門。卵關聲近。故轉譌爲攔。而卵鯤聲亦近。故鄭君破爲鯤。以的指之。其實卵卽當專指魚卵言之。○凡物無乳者。卵生。亦從其多者論之。鶴鷺蝙蝠皆胎生。虫下云。象其臥形。案文似立形。則是字當橫看也。蟲多身首齊同。或首大於身。故字大首也。印林曰。虫專爲蝮。象其臥形。指蝮言之。蓋昂其首而蟠曲者。蝮之臥也。非凡蟲之象。筠案許說。凡兩義。首四句本之釋蟲。此一義也。物之微細以下。指凡蟲而言。所以領部。若虫專是

蝮則部中字豈蝮類乎。我說太徑直。印林說又偏枯。若蝮是二蝮。蟲是三蝮。何由為昆蟲之總名乎。小蟲好叢聚。故三之用為偏旁。則重累。故一之。虫部字所從者。乃省三為一之虫也。說又見存疑。

它字當封起看之。不當如虫字橫看矣。說曰象冤曲垂尾形。與虫分大小而非二物。故說曰虫也。非復名蝮之虫矣。大蛇盤曲昂頭居中。以向物。而尾垂於下。它字象之。○從虫而長。許君說字形。即說字義。它字之形。不必長於虫。而它字之義。則由虫而長。成爲它。故字形盤曲。足以見其長也。吳語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韋注。虺小蛇大也。案虺即虫。蛇即它也。此小時名虫。大時名它之徵也。段氏說誤。印林曰。虫虺古同字。而有三義。一蝮蛇。一蜥易。一小蛇。蝮蛇之虫。或作虺。案音義。虺古文見顏氏家訓。引張揖古今字詁。小篆專以為蝮。故今不行。案甫。鬼為虺。文選蕪城賦。壇羅虺蜮。李善注。引詩為證。以鬼為不可。今則專以虺為蜥蜴。而義不該矣。三義要當分析觀之。不必糾合為一。

龜字象形之法。許君已詳言之。且云從它。惟此字可言從。不似木之不可言從。中。禾之不可言從。木也。龜皆蛇種。職是之由。

巴亦盤曲形。小徐曰。一。所吞也。乃望文為義。且附會食象之說也。其

祛妄篇作巴是也與𧈧同象形法蟲類皆好盤曲虫小則曲少
 它巴大則曲亦多耳夢英作𧈧斷之也今本作巴漸近楷書矣○偶
 見一人講古音讀駟虞詩葭為姑𧈧為鋪竊謂印林曰文選李陵荅
 蘇武書李注笳說文作葭初學記胡笳下引晉先蠶儀注曰車駕住
 吹小菰發吹大菰菰即葭也然則葭讀如菰而𧈧字當何讀邪印林
 曰方言杞有渠疏渠挈之名則巴在虞部可決然不能決其正讀何
 字也偶檢韻會巴下引史記張儀傳苴蜀相攻擊索隱苴音巴然則
 巴音苴也然則芭苴者是以一字之古今音合為一名也集韻四紙
 𧈧姐同字音紫母也巴在九麻部中從且者二十餘字且在三十五
 馬部中從巴者七字是巴且音通之證牙古音吾駟虞亦作駟吾吾
 牙虞吳古同音故周之虞仲亦作吳仲也

𧈧亦蛇盤曲形

以上皆羽毛鱗介昆蟲之純形也其首皆向左惟牛羊之首向上
 則兼牧事象之廌鹿之首與尾同向右則兼其性情象之也

穀類之象形者來禾朮示赫是也來篆當作來上出者穗也左右四
 出者葉也曲之以為姿可矣不可離於莖也麥節必四其葉亦四以

秋種夏穫。受四時全氣。不似它穀之葉無定數也。麥在國中初生一莖。雖生一物。俗名最茂。生一白莖。與米莖同。而祇存空皮矣。它穀。生一莖。亦麥之異也。故禾菽之葉甚多。而文反省之。以其無異也。來與禾之下。注者皆根也。字與木同形。不別其巨細者。其根皆有異。麥無大根而甚長。五六月掘地一仞。有纖細紛紜如牛毛者。老農曰。此麥根也。麥在野者。二百五六十日。根入黃泉矣。禾之幼也。止一直根。以其耐旱也。俗呼旱根。亦曰命根。三十日不雨而不死也。一遇大雨。則出地之兩三節。皆生根入地。上莖與下根競長。而旱根乃斷。大抵雨暘時若。禾不極茂。惟孟子所云旱則槁。雨沛然則苗浡然者。此物情也。蓋一夜生上尺矣。禾字上揚者。葉也。垂於左者。穗也。麥穗必直立。禾穗必下垂。惟大旱無實。斯上揚耳。禾亦二字之下半。不與來禾同。而亦與朮亦異何也。禾之中一為地。一之上下通者。上為莖。下為根。根之左右當作圓點。不可曳長。蓋菽生直根。左右纖細之根不足象。惟細根之上。生豆纍纍。凶年則虛浮。豐年則豎好。但不可食耳。此瑞應也。故篆文象之。然禾字上半。則反象初生之時。菽帶甲而生。其項曲。異於它穀。故象之。若其枝葉叢雜而團欒。似此者多。不可象也。曲項則當作禾。而作亦者。如尙從半。亦不作月。而作月變之也。是其

比也。鹵鹵之類，或亦然矣。朮篆作𦵏，吾觀其形，蓋即蜀秫。初學記有胡秫之名，膠州人言如此。今之高梁也，其穗大而上出，豐年始有曲項者，故以大而曲者象其穗也。字之下半與林同，非與亦同。它穀之莖，飲牛馬而已，供薪燎而已，而麻之用，在皮。林之皮，亦可為席為笠，故字形與朮相似。著其用也。吾年逾五十，而老於農，故知物情，以窺古人製字之意。今之學者，或不知也。

禾下云：從木，從丞省。丞象其穗。許君之意，蓋以中丞二字形似，然非知禾字，姑以左右為別。蓋禾為

象其穗，故作丞者，不主平爾，捺脈不象禾形也。乃說者皆以平常有法推之，或謂者禾字之四曲，但在中平，或謂第存一曲，愈使許說不可通矣。如此迂曲，不如以象形蔽之。余

前已論之矣。案吾鄉俗謂之穀，穀乃統名，而得為禾之專名，蓋以北人所常食不可少之故。猶禾得為百穀之統名矣。顧見於經典者，則

言禾不言穀。段氏曰：伏生注而子劉向所著書皆言穀，昏中種穀呼禾為穀。國語：幽莠之秀也，似禾。春秋：大無麥禾，

大無麥苗。孟子：惡莠恐其亂苗。苗亦統名，在此又為專名。蓋莠祇能亂禾之苗，不能亂它穀之苗也。詩：七月，禾麻菽麥，則禾專名也。十月

納禾稼，則禾又統名也。一章之中，兩義皆見焉。然案此章毛傳似誤，

以場為圃，北方閒亦有之。然春耕之種菘，至夏即平治為場，不能待

九月。且經典中築字皆指垣墉而言，故曰築城築園築室，治地為場。


雖無專名而築之義則不合也。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程三百里納桔是納乃貢賦之名非登場之說。況下文云黍稷重稷禾麻菽麥諸穀雜然陳之夫麥熟於芒種夏至之間黍熟於六七月之間以次而禾而稷而麻至八九月而菽皆熟然則自五月至九月皆轆禾稼之時若必待九月而治場則麥將積於何所而空其地以種菽乎。況黍之性旋刈旋轆不似他穀之暴乾而後轆也。少遲一二日則失其性而不黏不可以爲酒矣。謹案此章乃收藏之事也。九月築場圃者北人之圃必與場毗連便於守望。治圃邊爲短垣亦或以秫稽作籬矣。垣經暑雨有損壞故築之。此事當在九月杪禾稼皆轆之後也。十月納禾稼者納之於公也。蓋納總程桔而已。諸侯之圃不能有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也。故下二句言其所納之色目則雜糧皆有。幽公質樸所食不必盡嘉穀也。○吾鄉禾之生也。有甫數寸而旋秀旋實旋落。落即復生。其長甚速。與前生者同高且同熟焉。土人名其先生之數寸者曰看穀老。視其葉之多寡以卜歲之嫩惡。於古籍未之見也。

棘部前承木部而說曰象形以林從二木例推之此當云從二木矣。

而許君不然者。蓋朮、楸、麻三部，特以字形之遞增也。故卽多寡爲次。然造字之始，必先有楸字，而後省之爲朮，加之爲麻。何也？麻之爲物也，執之必比如櫛，而後得麻多而且良。若施以立苗欲疏之法，則無用矣。故必作楸，象其密也。與累禾爲秣，以象其稀疏者，不同事也。其用在皮，故離皮於莖，表其功也。此乃種於地中之形。故曰朮依段氏改之總名也。楸本讀如麻，故麻下云與楸同。至篇楸下云亦與麻同也。言亦者是時已讀匹賣切。顧氏猶聞古音，故附於末也。朮則治麻之事也。治麻者必取一莖而析之，故分楸之半。既治之後，藏之屋中，故字從广作麻也。迨乎經典皆用麻，而好爲分別者，音楸爲匹賣切，於是人不知其爲一字。試思麻乃九穀之一，而黍稷稻粱從禾，從米皆本義。未有從广者，則麻之非本字可知。而朮說曰分朮皮，則是虛字也。故許君說楸曰象形，不使實字從虛字也。○說解又曰楸之爲言微也。案說經者多用之爲言，明其音也。說文之說音也，直云讀若某而已。故不用之爲言。巢下云巢之爲言，特也。秋下云秋之爲言，浮也。俗下云務之爲言，忘也。皆以東音秋，與務音相近也。而此用之者，義寓於音，而非本義正音，故用之也。卽此微其與麻一字矣。若作匹卦切，則不能讀若微也。麻古音如磨，故詩與池娑嗟施爲韻。廣韻六脂五悲切內。

收職微綴激徽五字。從微聲，而靡字從麻聲。集韻則兼收糜字。以此知麻微之聲通也。卽知許君之讀林如麻也。段氏引易說題辭曰：麻之爲言微也。謂林麻古蓋同字矣。乃反刪與林同句何也。○與林同之上，小徐本有稟也句，是也。與儿部說云：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文法正同。○印林曰：歌脂二部古音近，麻聲之字轉而入脂部者多矣。廣韻許爲切，則有靡糜。靡爲切，則有糜糜。糜靡靡靡靡靡靡靡上聲。文彼切，則有靡靡。緜靡靡靡武悲切，之收靡也。然爲古讀如謠。皮古讀如婆，亦歌部字。爲皮二聲轉入脂，而麻聲從之矣。若悲字，則原在脂部者，正卦正賣，亦脂部之去聲。林轉而爲正卦正賣，與靡轉而武悲正同。

言非以展韻言

米之形本難象。故字不甚明豁。四點米也。十則卽爲界畫耳。凡凌雜之物皆此形也。鹵則鹽也。粦蓋米字斜書之。胃中之米變矣。故鹵從之。糞直以米爲矢字。從米而曲其頭，與鹵中之斜向者同意。石鼓文糜字從米，以一爲梗，而六點則米也。惟盧之籀文從囟，不可解。恐誤凡從盧之字，未有此體。○博古圖粦作，似是全體象形字。

艸竹皆叢生，故兩之以象其形，不似木。二便爲林也。乃有中字而無

个字者，事出偶然，不得如段氏杜撰篆文也。

韭下云：象形，在一之上。篆形中有意，非如木字之上枝中榦下根。瓜字之外蔓內實，有似繪畫者比也。它菜或大葉，或歧枝，或散亂。韭則莖短葉長，紛紜滿畦，如剪斯齊，故字之中兩直，正其狀也。旁出之六筆，亦非歧枝也。象其多耳，象其多則何？不依半嶽相竝出之意，而用其上半作业乎？曰：不成意，又不成文也。眾艸競長，必不能齊，故中二直長，竒二直短，韭無不齊也。故其字直是八直並列，以況其多耳。其六畫曲而附於竒，為其成文也。即日錄草字作草，亦非歧出也。

以上皆植物之純形也。

戶篆以門篆例之，蓋寫誤。戶字蓋象形，說日俗有從戶，非。它書門有作門者，則戶亦當作戶。琅邪刻石所字從戶，然上曲亦非物情。直當作門，戶耳。植者上下出，以象其樞，闕者以象其扇，中有橫者，或扁形邪，抑門戶連眾材而成。有橫木以固之邪，吾鄉俗謂之枕，漢之橫門音光，則枕亦橫也。此諺之可通者也。願不象其面而象其背何也？面無它物可象也。今人門上作櫺，古蓋無之。○門從二戶，是會意矣。而與戶皆說以象形，何也？各自為物，不相假也。即如木字，加一木為林，減半木為片，是同一

木多哉之則爲林。鋸解之則爲片也。此天生之物。門戶則人爲之物。大門腐門皆用門。一扇則不飾觀。且重累不便開闔。然欲爲門則門矣。非湊兩戶而爲一門也。東房西室皆用戶。室中地狹。兩扇則礙戶。偏東開之。附麗於牆。於事爲便。東房之戶必開特者。西牆音礙固然。故禮埽室聚突以有戶爲之蔽也。然欲爲戶則戶矣。非坼一門而爲兩戶也。是以禾欲稀疏而爲林。是秣字由禾字生也。林必分析之而成木。是朮字由秣字生也。若門戶相對相當。各自爲物。不必相生。故雖說之曰半門曰戶。門從二戶。既據字形交互言之。而仍皆曰象形。則本其意以爲言也。故爲象形之別。一類與它字加減則爲會意不同。○博古圖肇有闔不戕不。二體其戶皆作戶。

人之意不復可見。偶存一二，學者所宜盡心也。𠄎𠄎皆可，點是起飾，有無任意。

瓦之為物也，其坏為圓筒，劓為四而不絕之。既乾之後，乃就所劓之

處敲而圻之，故甌瓦用土為瓦，不同說文合四而成規，甌瓦則不然矣。詳審瓦字之

形，外則屈曲，中有界畫，蓋象其初為圓筒時也。○說曰：土器已燒之

總名象形。二句說字義，字形不相貫注，似可變例。乙轉之，瓦單指屋

瓦，乃有形可象，後始用為總名耳。為部中字，張本也。所屬諸字，惟甍

是屋瓦，知為總名矣。且擊壤皆瓦器，而字從土，從土猶從瓦也。

𠄎字當倒看，其下一直乃柄也。吾鄉場中轆轤，所以推而聚之之器，

似此形，推好妨而棄之，其器亦似此形。

戈下云從弋，一橫之，弋者槩也，非戈所當從。一橫之之語，又不可解。

蓋後人所附益，又云象形，乃正解也。博古圖商立戈鼎，戈字作木，乃

足象形，小篆變之，遂不甚肖，豈可云從弋，一以燭亂之乎。




弓蓋本作乙，象弛弓形，垂於左者拉也。

勿，象一柄三游，韻會引說文作勿，與利之古文物從之，者皆作物，相似從勿之字，無作勿者。以上皆器械之純形也。以上五類皆正例也。

有一字象兩形者。弓字是也。說曰：噀也。謂舌也。部中函字承之。恐人不悟。則以舌體弓字申之。說文曰：艸木之華未發。函然。謂花也。部中函字承之。而弓之初生。其葉拳曲。亦以類附焉。艸部說云：未發爲萐。蘭則草木之華亦從函也。且所云未發函然者。早已說舌者說花矣。故知一字象兩形也。

口部回下云：轉也。古文作回。水部漩。回泉也。淵。回水也。雨部霤。之。籀文說云：回。霤聲也。以此一字象兩形也。雷與淵皆回旋之物。顧地道右行。以回象淵可矣。天道左旋。不改作回。以象雷者。雷無形之物。第象其聲。故因使用回也。章下云：從回。象城。章之重。則回又象城。章形矣。然恐非是。說見衍文篇。

三部云：毛飾畫文也。形。今之類皆毛飾。形。彰之類皆畫文。以上一字象兩形者。然亦純形也。

有由象形字省之。仍是象形者。虎本全體象形。虎字省之。仍象虎文。蓋虎皮固無損者也。儿在內。虎在外。去其在內者。猶去骨肉而存皮也。許君謂虎從虎。說頗倒置。○紫虎字見於金刻者。積古齋吳彝作。師酉敦作。皆純形也。其與小篆近者。號叔尊作。號姜敦

作𠄎是也。然不斷為兩體。繹山碑號字所從之𠄎亦然。范氏天乙閣所藏石鼓文其字作𠄎。此籀文也。俗書𠄎字之鼻祖也。諸體惟𠄎可斷而又不從人。蓋小篆整齊之始似人字。許君分上半為虎。乃分下半為人。蓋誤。竊謂盧虜等字祇是從虎省。度下云虎足反爪人也。疑是𠄎字之勿向左。𠄎之𠄎向右。故云反爪。乃變文以見意也。

𠄎象羊角形。角兩而四之何也。曰本兩筆斷為四也。下丞者何也。曰兩筆相合之處引長之也。它部中古文之從𠄎者皆從𠄎。是篆文之本形也。皆從殘肉而象作𠄎與此相似

中亦且皆是也。夫必先有虎而後有虎皮也。先有羊而後有羊角也。先有𦏧而後有其頭也。此物理之自然。然則謂虎𠄎且為省虎羊𦏧而作也。盡人信之矣。惟中艸亦棘。孰知其作之先後。曰棘為𦏧。段氏所改者也。最為之總名。而亦則分象之皮。此其先後無難辨也。惟艸下云從二中。則是先中後艸矣。然艸之為物必叢生。故艸字象其形。而象形之外無它意也。是為純形。若中為艸木初生。而觀其形亦宛然艸也。知為初生者。是因其分艸之半似木之上半。因生此意矣。然則所謂減體會意者。此之謂也。而仍謂之象形奈何。曰減體會意。謂夫非恆有之。

事物也。即如行字分之而爲彳，是一足行也。吾聞夔一足矣，未見此人。第見小兒嬉戲，偶有此事耳。是以彳字分用者甚少，以其不能獨字成義也。若剝虎之皮，斷羊之角，仍然成物，故中亦二字。依然恆用，以其自成爲物也。特是許君之列部也。往往拘於字形，惟先鬼後由，先希後土，得其序矣。

以上由象形字減之，仍爲象形者，亦純形也。

匚，訓受物之器。而如是以象其形，是惟匱字之爲器，必當空其前面者從之。匱屬之蓋，闢於前面者從之而已。匱，匪即不得如此。而匱以受酒水，如是則泄矣。蓋匚以避匚，作此形也。匚業以避口犯切之，而奔上以別之。匚字更無避法，側之而已。匚，盧飯器也。奔上則不便飲食，故知爲避也。

此避匚字而變形，側觀之而後合者也。然亦純形。

有象形而兼其用以象之者。臼字是也。外象臼形，中象米形。蓋將作匚，則與去魚切之匚，口犯切之匚，皆相似。故兼米象之，臼爲米設也。楷書作臼，似篆本作臼。奔其上而作臼，以取姿者，然非也。臼之質厚，奔上以象其厚也。中象米者，省米之十，即成公也。恐人疑爲八部之

公及谷從水敗兒也。故許君特言之。

此已有所兼。而後能象形矣。然猶非直從某字也。

物有其形可象。而惟繪事乃能象之者。則加會意以定之。谷字是也。

口之上齧有理。左右分別。似久。然與久凌字同。故以口定之。

又字亦是也。篆當作司。兩點不當曳長之。點於指尖。乃是又也。又案

又為手足甲。爪訓爪。虛實分焉。經典用爪為又。聲借耳。它部注多云

爪古文又字。何其疏也。斷非原文。至於采下云。象獸指爪分別也。則

亦係假借。不為誤。

電之古文雷亦是也。下半似晶字者。圓以象電形。三之以象其多。復

注中者。電中心虛也。俗以中虛者為官電。中實者為私電。云。私電者

蜥易所作也。甘肅禦電以火礮。謂有擊落蜥易蝦蟇者矣。竊意陰陽

相薄而成電。中虛者陰。襄陽也。中實者未詳。火礮轟擊之。則其氣散

故止耳。然怪物不可以理論。未嘗目驗。不敢臆決其必無也。

果字亦是也。推古人作果字之初。必作。象果形圓也。然圓物多矣。

則又於。中加十。象其圻紋。反部莖下云。果孰有味亦圻。上文云。之性圻。又

也。未下云。味也。此句已見。從木之意。故下第云。未。是其義也。桃李梅杏圻者。味必美。古尚無安石榴。兩京三都

乃言若榴。

也。然⊕與井田字方圓雖異，究當別嫌，故加木焉。余因此象果形之說，臆揣糅當作果，與杏字同體。當如本艸綱目之說曰：梅杏類，倒杏爲呆。今某從甘，酸果何以從甘？蓋亦本象圻文。許君因其似甘而言，從又言闕也。糅非從口，亦果形也。從二果者，樹果固多成林，然恐是斃字之類，尚繇緝而已，未必有意。梅杏之果，皆在葉下，而字必顛倒者，二果之榦皮枝葉皆不辨，但果形及味小別耳。故顛倒以別同中之異，不似桃李之諧聲也。許君說杏曰：可省聲。說糅又曰：從口，皆似遷就其詞。曰：然則桃李何以不象形？曰：字之作也，有先後。糅杏殆先作者，而二果又相似，故○以象其實，而或上或下以別之。果之初作，蓋作果，與果字同意，或嫌其混，果果出日字也。始作果以別之。實則果字從日，本不非從甘苦字也。酸果而從甘，古人不若是迂謬矣。孽乳既多，不能一一象形，始諧聲耳。○某字，二徐皆用莫厚切，是以誰某爲本義也。當依玉篇莫回切。

石與果一類，本以○象石形，而此形多矣，乃以厂定之。善字亦是也。車之中直卽軸也，于軸之端作○。象車正圓之形也。且兼輶形象之矣。而小徐曰：指事，夫無形者事也。有形者物也。虫它雖

小物。然有形可象。忠孝雖大事。然無形可象。故一會意。一形聲。上下之事極闊。然亦有可指而已。其它會意字。小徐多以為指事。皆誤也。大徐引此條。姑論之。

足下曰。從止口。此文似有改易。足而從口。豈復成義。小徐以為象股脛之形。是也。然亦不當兼言股。此直象形兼會意耳。止即是足。故足字不能象形。仍從止而加脛以象之。脛在足上。故加諸止上。非謂脛在腳指尖也。

以上則兼意矣。

為字象形兼意者。不以爪表之。不可知為猴也。有頭有腹。短尾四足。此等物頗多。惟以厶象其援攫不安靜之狀。而復以爪表之。是真猴矣。

此亦兼意者。然爪由猴生。非如果由木生。故為小異。

弋下云。象析木銳。表著形。謂析木使之銳。而表著於物也。著直略切。大徐本誤。段氏改之。尤誤。弋訓櫟。櫟之物人皆見之。而欲象其形。則甚難。故以厶象其所著之物之形。而厶附於弋。則析木而銳其末。有所附著之形也。必表著之者。備所挂之物。掄落也。○說又云。厶象物

挂之也者。厂者袒也。象袒引之形也。凡挂物者必下垂矣。○戠。戠乃

倣戠也。案說文以戈為聲之專字。以戠為別到代之專字。集韻有戠及戠。戠柯皆俗字也。乃五篇已有戠。戠矣。

戠。柯之俗字。段氏引之。為其從戈也。苟便已說。不恤其它矣。漢書地理志。柯。何郎頭注。戠。柯。

眉字之。厂乃眉形也。然與十二篇於小切之。厂無異。何以定其為眉

哉。惟上有額理。下有目。則居其中者眉矣。串。串字以蟲定之。串益象蟲緣木根形。中直象木根。盤曲者蟬也。印

林曰。瀚。案。蝨。蟲二部。惟蠱之重文。蠱與蠱為會意。而蠱注以為象形。由

其實合木與蝨以成文。意言蝨食木耳。何象形之有。蓋虫為象形。由

虫而蝨。由蝨而虫。而虫之形固仍在其中。苟非蟲名則已。既是蟲名。由

無須更象形矣。串。串字許以象形說之。而小徐又特表章之。而象形

遂不可意。然揣許意。聊以別蝨之矛聲耳。而經傳言蝨賊者。未嘗不

作蝨。則蝨部之字亦串聲耳。串與古文矛同。惟省三點。再證之。或體

蝨。古文蟬。而諧聲彌彰彰矣。

巢字亦是也。巢在木之上。故從木。巛則鳥形。臼則巢形。三鳥者。象其

多耳。且皆謂雛也。蓋鳥惟家雀。秋冬依人屋宇。其它率露宿。至春將

苞卵。乃作巢。雛能飛。則率之以去。不歸巢矣。故巢象羣鳥在上之形。

以上以會意定象形而別加一形者也。𠃉乃弋形。𠃊乃眉形。𠃋乃
蜂形。曰乃巢形。厂目蟲木則意也。𠃌𠃍則所加之形也。
齒字象形而兼意與聲。段氏以公爲齒其餘爲口。印林曰非也。口字
上爲上脣。下爲下脣。今上脣之上有二齒。非情也。此字當從口犯切
之。口張齒乃見也。中一乃上下齒中間之虛縫耳。筠案印林說是。
許君言象口齒之形。不言從口。亦可徵也。古文𠃎字從𠃎明白。祇有
下脣者。口之張也。下脣獨侈。六之者。牝爲牙。牡爲齒。當口上下八齒。
皆壯。虎牙則牡而兼牝。六之則兼舉虎牙也。篆文四之者。第指當中
上下四齒也。目第舉下齒。而上齒可例見也。
動物之象形而兼意與聲者。能與龍是也。龍之𠃏。象蜃鱗爪飛騰
之形。而從肉童省聲。能之比象足。而從肉呂聲。蓋獸類象形者多不
能一一畢肖。故有所兼以成之也。顧能字即就意聲以爲形。非如它
字截然爲二爲三也。從能之字皆截然爲三。其作𠃐𠃑者。近是部首
作𠃒。善矣。惜少一畫。惟繹山碑作𠃒。無可訾議。說云足似鹿。鹿
亦有此一畫。不過微長耳。石鼓文作𠃒。乃回顧形。角耳之下則首
也。首既與肩一向。則右之上揚者喙也。左之下垂者頸也。頸但靡然

以下而已。今人曳長之，則是何物也。曲筆以連其頸，與足者脊也。後足連於其末，而又孑然上出者，何也。曰：尾也。鹿尾雖小而竭，翹於尻上，不可少也。今篆以後足連於其領，且竝其尾而失之，乃知古人之精詣，非後人鹵莽所能知也。知鹿之曲筆爲其脊，則知能之後足亦有一筆連之，不可少矣。即知鹿之非從匕矣。若夫鬣鬣之橫貫，則又太長，非物情也。○龍爲神物，於法當象形，然此乃文字，非繪事也。如作首尾四足形，何以別於蜥易，即增角亦恐嫌於鹿形。故兼聲意以象之。六十年骨全則蛻，故從肉也。能獸堅中，則其骨有異，何以字從肉。蓋能乃熊類，熊羆之蟄也。必登木自隕以柔其骨，蘇而復上，必不能上而後入穴，則一身柔輒，皆如肉矣。故字從肉也。抑即以己象其頭，以月象其匈腹，就此意聲爲其形矣。○博古圖**𧈧**字，甚似匕之古文林，但多爪耳。然亦少脊，且排比整齊，亦不象形。

以上兼意又兼聲矣。

衣字以意爲形，亦變例也。上半有領有衷，下半不似衿裾，故許君曰：象覆二人之形。人象覆也，非入字也。心象二人，非从字也。一衣祇覆一人，似覆二人，故曰象也。段氏改篆爲𧈧，直從二人非也。部中古文從二人者，凡四，乃段氏所據也。

豎其義雖通，故不從。辨古國作人，未有作俞者。豎之古文也。豎可據以為俞從二人之聲。堯堯文作詢，知此乃寫為，當作而。

此類直似會意，然非從某字，則仍是象形。

身字就意聲以為形，乃象形之極變。說曰：躬也者，躬在呂部。呂，脊骨也。蓋一體而六名，故躬從呂而。又與身轉注也。率，晉下皆云：呂也。背下云：脊也。案，率不見於經，而脊背又人所共知。惟是論語：鞠躬，猶以背言之。它經：躬身多指全體。於是人不知其與呂同義，而許君何由知之。蓋易：艮卦詞：艮其背，不獲其身。知身即背也。六四象傳：艮其身，止諸躬。知躬即身也。此爻所以取背象者。咸與艮皆以人取象。咸初，拇二腓，與艮初趾二腓同。咸三股而艮三無股者，艮以上爻為卦主。當言敦艮，故以腓兼股而。迨下一爻，以三與咸四相對。思者，心也。限，黃皆與心前後相對者。五悔，四身一體也。咸輔艮，輔相反也。由此知五經無雙許，叔重非虛譽也。說解又曰：象身之形者，乃以身之全字象身形也。既有六名，即不可一字而六用之。呂，第象脊骨。率，兼象脊肋。又呂乃正視之之形。身則側視之之形。躬字合兩為一。晉字從率加肉，不須創意矣。惟背字形聲兼意。北者，人之所背也。北字之形亦本從二人相背也。身字面向左，匈在左，背在右，猶恐其不分明也。則

一足向左以明之。故所從之義與聲皆其形也。惟厂聲似不合。韻會引說文星省聲是也。申下云象人要自臼之形。則身從申省聲亦兼意。經義述聞曰。元和姓纂。曾叔孫成子。生申。爲子我氏。然則申字子我。借申爲身也。釋詁。身我也。以上經義述聞玉篇厂字注云。虎身字。竝從此。知所據說文亦如今本。

此則全無形而反成形者也。以上十類皆變例也。

女下云象形。而又云王育說者。蓋許君亦有疑於心也。竊詳女字下半似匕。或取在人下。故詁屈之意。而上半究不能知也。本部中古文從匕亦不可揣測也。

𠃉之象形。思而未得。姑妄言之。此背面形也。穴以象首及仙人肩。𠃉之下二畫。蓋雁柱也。直者二。則七弦分繫於雁柱也。上之橫者四。蓋兼正面之臨岳象之。


斗字象形未詳。六書正譌作𠃉。則許君所斥之人持十矣。段氏曰。斗有柄。象北斗。說似倒置。星名由人所命。先有斗斛。而北斗南斗象之。故皆名以斗。

以上皆所不解。記之以待就正。○鼎象傳曰。鼎象也。小過象傳曰。

有飛鳥之象焉。皆謂卦畫有此形也。象形字如之。

補正

五藏而有六府。故金匱論以三焦為孤府。而白虎通則以三焦為心包絡之府。蓋以加此而為十二經絡故也。列子言六藏。或即以心包絡為一藏乎。周禮言九藏。醫方又曰十一藏。皆取決於膽。蓋皆以藏統府也。二葉後 十三行

平安館晉姬嬴姬作  三葉前 十二行



此以說文駁之耳。金刻向  字皆無系。玉篇未嘗不古。四葉前 二行

金刻中文之簡者。子孫字率作   子字一足。孫字兩足。而子字

亦有兩足者。四葉前 七行

金刻子作  者正面形。作  者向右形。臣作  者則右顯之

形。古文無反正也。四葉後 十四行

師寰敦牛字蓋器竝作   可為段氏說證。六葉前 十五行

再思之以  而小變之。即是  矣。非脫也。六葉後 十五行

爾雅。𧈧。𧈧。郭注。蛇牀也。此亦𧈧蛇一物之證。○又有一確證。風部云。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夫化生之蟲。蠖不在其中。且春秋考異

郵曰二九十八主風精為蟲八日而化風烈波激故其命字從蟲緯

書既以字形言之知虫是省三為一之虫必非一名蠅之虫矣八葉前五行之末

剛從丞省句即可矣竹部云下垂者箬箬也與本文丞象其穗句意

同九葉後六行

集韻十五卦棟或省作木十葉前六行之注

儀禮喪服斬衰三年用苴經傳曰苴者麻之有黃者也齊衰三年用

牡麻經傳曰牡麻者梟麻也案以上文推之蓋以其無黃謂之牡也

注疏未言二經之所以異竊意喪服所用皆粗惡之物有黃者立苗

必疏疏則本幹大而長枝繁牡麻密種幹細而枝亦短小故其皮之

粗苴麻尤甚於牡麻即以此為斬衰齊衰之差等矣然聞老農云牡

























麻本非異種特花而不實遂謂之牡耳猶周禮之牡鞠也十一葉前六行之末增此

積古齋史燕簋其簋字作燕亦從米他器簋字未有從米者十一葉前

此未增積古齋頌敦作門頌壺吳彝作門平安館毛伯鼎作門積古

齋師酉敦作門多兩一不知象何物或亦如戶之上曲彼連而

此斷邪十一葉後六行

〔之籀文〕 案稽古齋留君蓋 張仲蓋 曾伯靈蓋 平
 安館子斯蓋 父辛也蓋 器 案其文似竹絲柳條所為
 是惟巨匱匪之類宜從之。匱匱即不宜從之。匱更不宜矣。蓋以其
 均為器也。相因而從之耳。似不如小篆省之。反渾成而該括也。十四葉前
一行之末
 吾由此呆石二字。因悟冒字亦然。○乃蟲形。以肉表之也。肉部冒。小
 蟲也。從肉。口聲。虫部蛸。蛸也。謂蛸為冒之象。增字也。集韻所引是釋
 魚。蛸。郭注。井中小蛸。蛸亦蟲。一名了了。廣雅云。案蛸。蛸。疊韻。謂其
 旋轉回環也。此蟲無足。故名了了。其游于水。掉尾至首。其形如環。故
 以○象之。而以肉定之。後再加虫旁。十五葉前
一行之末
 積古齋師酉敦。一蓋二器。法字二作 一作 是。廌亦可作。
 惟忒作 不甚可解。十六葉後十
三行之末
 鐘鼎文。女字有          諸形。筠清館商父乙彝作
 中。十七葉後
八行之末
 漢器有   三形。十七葉後十
四行之末


說文釋例卷三

安邱王筠貫山學

形聲

許君欲曰三日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紫工可第取其聲亦聲必兼意者聲及豪無意義此例之最純者推廣之則有兼
 意者矣但言聲者亦多兼意形聲字而有意謂之聲兼意聲為主也會
 意字而有聲謂之意兼聲意為主也說解之詞雖同而意固
 有不同矣夫聲之來也與天地同始未有文字以前先有是
 聲依聲以造字而聲即寓文字之內故不獨形聲一門然也
 先有日月之名因造日月之文先有上下之詞因造上下之
 文故執文以求聲則象形指事其聲在字外也而溯其朔以
 論聲即形聲字亦聲在字先也是以經典用字尚多第存其
 聲者玉藻趨以采齊鄭注齊當為楚薺之薺此其一端郝敬
 曰後人用字尚義古人用字尚音至哉言也且豈惟造字重
 聲哉即釋經亦然釋經之例以孔子十翼為鼻祖乾健也坤
 順也坎陷也離麗也兌說也皆兼以音訓者也震動也巽入

也。艮止也。則專以義訓者也。漢儒口授故重耳學。鄭君而外。鮮不偏主音者。而劉熙釋名爲最。宋儒競心得。故重眼學。朱子而外。鮮不偏主義者。而王安石字說爲最。泥孔子釋經之一端。欲其四通六闢。難已。然字說爲世詬病。而釋名不至同罰者。非謂其時近古也。非惡荆公之治術。波及其學術也。義寄於聲。誠爲造字之本。亦爲用字之權。故偏於聲者。從末減也。試觀假借一門。無一字非聲。卽轉注一門。亦大半由聲而起。策荊拈椀火媿妹媚之類。其爲事爲物故同。而其字又一聲之轉。則以或方言之不同。故雖一地而不必同詞也。是以論文字而至形聲。鮮不謂其苟且配合。不屑加意。余故詳論焉。

帝下云從上束聲。此聲之全不取義者。與江河一類。正例也。抑余有疑焉。束篆作而帝字中直不上出。旣無所取義。何以變形。恐字形失傳。許君以意爲之也。

禿字下許君之說字義也。已云以事類祭天神。卽足見從類之義矣。故其說字形也。第云類聲而不加從類。此當爲許君本文。又用類字

引伸之義。而非本義。是謂聲兼意。

裕字放此但是意兼聲耳大徐少聲字誤也

禳從襄聲。詩不可襄也。傳襄除也。與禳除癘殃也。義正合。而祇言襄聲者。以除乃襄之借義也。

祿下云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祿。言故者取其義也。周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注引春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蜃。經注皆直作蜃。是也。而第云辰聲。不云蜃省聲者。說文究是眼學。不必穿鑿。然吉祥作吉羊。不特用字者如此。卽造字者已先有之。從此可知。已。絹下云繒如麥。稍而不曰稍省聲。緘下云帛。蒺艸染色。而不曰蒺省聲。皆放此。

瑞下云從玉。崑。小徐曰。或有聲字。誤也。手部。揣下又云喘。遄之類。竝當從瑞省。案非也。危部。臨下云崑聲。讀若捶擊之捶。崑垂一聲之轉。故瑞。揣皆從崑聲。小徐連及喘。遄二字尤謬。是猶衛碩人之驕之叶音高矣。從知。揣下云一曰捶之。卽以揣捶同聲。因生此假借之義也。元應曰。揣初委都果二反。亦可證。校議亦駁此條。所舉證佐不復及之。

萊下云實。襄如裘者。求聲。棧下云櫟實。求聲。案求古文裘。萊下既云如裘矣。卽櫟實亦猶之。栗房似蝟毛亦如裘也。然則求意兼聲。究是

比象之意。

歲從步戌聲。何不作歲。其分步字于上下者。原始要終之義也。朔數曰年。中數曰歲。起建子月。畢建亥月。歲星乃逐一宮。十二年一週天矣。戌聲似亦兼意。戌位屬土而兼火。火土陽土也。土受陽氣乃生物。歲功之所以成也。若秦以十月爲歲首。漢初猶沿之。歸餘於終。故律書屢書後九月。當是時也。直可謂從戌意矣。

睡下云從目垂聲。是也。段氏曰。宋本無聲字。目垂者目睞垂而下。坐則爾。夫人與獸之瞑也。上睞就下睞。鳥之瞑也。下睞就上睞。親上親下之別也。若魚純陰之物。則不瞑矣。段氏泥坐寐之訓。謂坐則爾乎。且下垂作垂。邊陲作垂。說文不通用。豈可以今義爲古義乎。由前之說。則不知物理。由後之說。則不知字義。請與偃息在牀者參之。

鵠從亦聲。大徐曰。非聲。案亦亦聲。

受部叙下云。古聲。桂氏曰。古當作占。案積古齋。頌鼎吳彝皆作𠄎。無專鼎作𠄎。繼彝作𠄎。頌壺作𠄎。頌敦作𠄎。皆與說文古文詩相似。疑詩本作𠄎。後人改之也。其𠄎蓋即是占。又金石索。周追敦。與小篆近。齊侯鐘。則與小篆同。秦詛楚文。𠄎字三見。則從

甘因知籀文非𠄎從甘字倒文與丹之小篆丹古文𠄎倒正同字也。要而論之甘敢平上同音占敢疊韻占敢雙聲諸文歧出總有依據不必定作占且曆字從甘金刻蔑曆字惟緞𠄎作曆或𠄎亦甘之變文乎惟𠄎不知爲何字當再考○積古齋康鼎敢作𠄎金刻友或作習與𠄎相似內則不友無禮於介婦或讀友爲敢蓋古文本相似也籀讀書也搯聲春秋傳曰卜籀云今左傳作繇服注繇抽也抽出吉凶也牆有茨傳讀抽也夫籀之借字爲繇其訓爲讀書而繇與讀之訓皆爲抽抽即搯之或體也然則搯意兼聲。樟從臺聲者以葬有木臺𠄎已見其義也段氏不知此例而增之。藁從束囙聲而不作輶者此形聲兼象形會意之法也囊橐貯物則腹必果然故分束字于上下以見其中之張大也且束其口以妨漏洩無底者兩頭束之其分束字爲兩亦會此意是以部中字皆從藁省省豕豕復成字惟其皆象張大之形且以所從者質處所省之地不得與它省不成字者同類譏之俗人篆刻有錦上添花之名格式甚俗然藁字之類卽其鼻祖又何深曲有味也解人當自知之。參下云今聲大徐曰今非聲筠案石鼓文作𠄎亦未詳所從玉篇

几部作夙今兩體從之者皆作今不能別其孰為多部之夙孰為几部之夙印林曰多部之夙或體作鬣從彭真聲其韻部所屬劃然可曉几部之夙書傳罕聞獨琴字從之而從琴之字因之不知唐韻何所依據而定為之忍切母亦徒因其形近多部之夙而強名之耳今案夙字之從夙蓋几部之夙非多部之夙也夙之本音蓋屬侵部說文從多部之夙者十餘字字形皆配以左右獨胎之重又作夙稍變琴從几部之夙則配以上下所以別也夙體與琴同則知其下從几部之夙矣夙古音屬侵部凡從夙得聲之字亦無不屬侵部即子以求母則知几部之夙本音固屬侵部矣夙音屬侵部者疑從几從多亦聲也許不言聲或以義兼之或脫佚矣筠案從多聲者三字得彤皆與印林說合彭則不合又因說文無琛字疑珍亦從几部之夙釋詁珍美也釋言琛寶也魯頌傳亦云琛寶也舍人曰美寶曰琛則兼爾雅琛兩字之義且詩書竝無珍字亦藝有之古文也不足據釋詁所釋者何經邪故疑珍琛本是一字說文珍寶也即是釋言琛寶也雖荀子非相篇曰寶之珍之貴之神之珍與神為韻而班孟堅典引序曰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珍與音為韻則古讀非後世韻部所能限也惟是太

平御覽引說文。琛寶也。或今本說文。祝伏邪。

竊下云。禹廿皆聲。權下云。次弟皆聲。稜下云。支只聲。曩下云。冒又聲。

靈下云。聿爾聲。疑下云。匕矢聲。是一字兩聲也。此類頗多。正不知其

何故兩聲也。

宅下云。人所託居也。段氏依御覽補入字。索廣韻引說文云。宅託也。人所投託也。毛聲。案託從毛聲。宅有託意。而

不云託省聲。為其迂遠也。然微兼意矣。故為別一類。

寔從走聲。走疾也。而不云從走者。恐此字與吾所輯分別文為一類。

乃一字遞加耳。爾雅釋詁。鄭風毛傳。皆曰。寔速也。舍人曰。意之速。而

許君曰。居之速者。無奈其從心何也。夫居之安。乃是物情。居之速。豈

物情哉。故知寔字之意。重速不重居也。與走同意同音。故不復云從

更。若寡之從頌。則必言之矣。且申之曰。頌分賦也者。小徐無賦字。段氏從之。非也。案下云。賦也。讀若頌。以此知賦

隸頌之本。訓為大頭。大頭何以為寡。故必表之。此類頗多。學者各以

意消息之。爾雅釋詁。釋文。寔本或作更。是二字通用也。

寔下云。抉聲者。以上文云。深抉。義已明也。大徐改從抉。殊不瞭。

疝下云。腹中急痛也。殆方書之絞腸痧也。陰陽不分。糾結作楚。故從

斗聲。斗。相糾繚也。

覆下云捕鳥覆車也。設聲聲中有意覆車。吾鄉謂之翻車。不用四目。以雙繩貫柔條。張之如弓。繩之中央縛兩竹。竹之末箕張。亦以繩貫之。而張之以機。機上繫蛾。鳥食蛾則機發。竹覆於弓而纒其項矣。以其弓似半輪。故得車名。此真所謂一目羅者也。若捕小鳥則用罨。其形相似。但弓上結網為異。罨特以繩連綴之。故從設也。

置下云直聲。小徐駁之。以為會意。大徐遂刪聲字。非也。罷之從网能也。罷聲不合。故許君委曲為是言。非本意也。置字但可云聲。即云聲矣。二徐乃欲為介甫先聲乎。

麗從麗聲。猶裘從求聲。皆後人竄易。

獮下云農聲。唐韻奴刀切。今人口語猶然。潘安仁藉田賦。以農韻茅。

可知古音農如揉也。石州曰。此轉音。非古音。

聾從龍聲。案龍無耳。以角聽。許君不言從龍。龍亦聲者。將謂龍不朝。

夕見。誰能物之邪。牛雖有耳。亦以角聽。

嫁從家聲。孟子曰。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白虎通。嫁者家也。

新從亲聲。案其訓曰。取木則新。乃薪之古文。詩薪之摮之。因以靜字。

作動字用也。蓋樵蘇之謂矣。亲栗荆榛。說文不同字。詩有栗薪。亲豈。

不可爲薪乎。特其義委曲。故許君不言從棄。不得如段氏從斤木辛聲也。

辰下云尸聲。大徐曰。尸非聲。案身從尸聲。則辰亦當是尸聲。此余制切之尸。非呼早切之尸也。然究當闕疑。左宣十二年傳。屈蕩尸之。杜注。尸止也。今本譌尸爲尸。毛詩孔疏引不誤。繫傳引之。扈下。作屈蕩扈之。兼引注扈止也。固是記憶之誤。然必作尸。乃可誤記爲扈也。釋鳥九扈。說文作扈。左傳作扈。釋之曰。扈民無淫。杜注。扈止也。許君亦用此傳說。扈是亦訓扈爲止也。是卽訓扈爲止也。然扈扈下皆第云尸聲。不云從尸。卽尸下亦無一曰止也。之說。是知形聲字有義者極多。然意屬假借者。則許君一切不言。所以無穿鑿之病。如此而後成爲六書敘所云字例之條也。今人於說文大義不能闡發。乃於形聲字中鑿求其義。是則王介甫之傳法沙門矣。至於尸下亦不出止義。則以假借之義。悉數難終也。故吾於一日之文。不敢盡信。

亦聲

言亦聲者凡三種。會意字而兼聲者一也。形聲字而兼意者

二也。分別之在本部者三也。會意字之從義兼聲者爲正。主義兼聲者爲變。若分別文則不然。在異部者概不言義。在本部者概以主義兼聲也。實亦聲而不言者亦三種。形聲字而形中又兼聲者一也。兩體皆義皆聲者二也。說義已見。卽說告聲也。詩有覺德行。禮記緇衣引覺作桔。則學告同聲。而許君說學曰學省聲。不云告亦聲也。此字之止匕皆義皆聲。而云從止從匕。但以爲會意字也。二者皆惡其厯雜也。說裕之義曰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已見合字。說形卽但云合聲也。此則互文相備。且以見說義說形之詞本相灌注。未嘗分離乖隔也。

禮下云。從豐。豐亦聲。豐。行禮之器也。禮之從豐。用其正義。是謂意兼聲。

祐下既云郊宗石室矣。而又曰從石。石亦聲。此用石字本義。故雖已出石字。而仍云從石。胖字不入肉部。而入半部。而說之曰。半亦聲者。此許君分別之意。以

判爲臙判之字。以胖爲臙合之字也。天官腊人臙胖注。鄭大夫云。胖讀爲判。杜子春云。禮家以胖爲半體。肉部臙下云。周禮有臙判。是許君從鄭大夫說。於腊人作判也。說胖云。半體也。今本有肉字元應引無是許君從禮家說。於儀禮作胖也。喪服傳曰。夫妻胖合也。媒氏掌萬民之判。鄭注引作夫妻判合。然則周禮腊人借胖爲判。媒氏及儀禮借判爲胖。兩字久已混淆。故許君大爲之別也。特是儀禮釋文。宋槧本固作胖合。是知今本之胖。卽胖之壞字。媒氏注所引之判。又未必非因經而改注也。○云半體者。喪服傳又云。夫婦一體也。然則此謂兩半合爲一體也。字義主謂入。故肉非正義。而入之半部。若增肉字。則仍是臙。胖當入肉部矣。○經義述聞曰。凡周禮古字。爲杜子春改讀者。說文多不載。天官夏采注。故書綏作禮。杜子春云。當爲綏。而說文遂無禮字。大司徒使之相調。杜子春改調爲糾。而說文遂無調字。占夢。二曰。垂夢。杜子春改垂爲惛。而說文遂無垂字。夏官大御。右祭兩軹。故書軹爲軒。杜子春讀爲軹。而說文遂無軒字。此。前賢之疏漏也。以上竊謂許君於字本不盡收。嘗注淮南矣。而不收軒字。儀禮古文名作銘。止作趾。說文不收趾銘。至如大司徒調改爲糾。取糾察義也。若鄉師調萬

民之寤院。鄭司農云。賙讀爲周。急之周。此賙不可改爲糾矣。而仍不收者。則周字足以兼之也。罍字當作器。卽罍字。與器部斃。或作賈。一例。唐徐浩八分書。嵩陽觀紀感應頌。有罍字。是其證。然謂許君不收罍字。因杜子春改之。而然。則寤部說固云。二曰罍寤。心部亦不收。子春所改之。罍字也。釋天釋文。罍本或作罍。大御注。或讀軒爲簪。簪之筭。戴東原以軒爲穀末。亦未審所出。許君去取之故。旣不自言。今本又爲後人所亂。尤不能以意揣之矣。

柵下云。從冊。冊亦聲。小徐祇云。冊聲。段氏亦然。蓋謂冊意不協也。不知此乃象其形而從之也。柵便是柵形。此正古人妙處。不得拘墟以說之。

貧下云。從分。分亦聲。小徐祇云。分聲是也。以財分少也。句中。己見分字意也。說文之例。固然。不得率意增之。且有第用其說解。遂不出本字者。如羣下云。孰也。孰字正從其義。諱下云。告曉之孰也。則借義。然均曰羣聲。不曰從羣也。凡引申假借之義。皆併入聲中。往往小徐不出。而大徐出之。識出乃弟下矣。

懶下云。從氣。氣亦聲。此人殊鹵莽。彼不知說文之氣。乃今所用之氣。

說文之氣。則今所用之餽也。第見愾訓太息。謂息即氣也。遂冒昧增之。金部。餽。怒戰也。氣聲。段氏改爲愾。省。即揚波歎。醜者也。許君引春秋傳。諸侯敵王所餽。今本作愾。同聲借用耳。且古言怒。今言生氣。惟趙策。太后盛氣而揖之。略近此意。然不可徑以氣字作怒字用也。雅言俗語。膠葛胸中。致此笑柄矣。欠部歌下云。威。氣怒也。若威。氣即是怒。則此語不通矣。

恒下云。從心。匡。匡亦聲。匡爲筐之正文。引申爲匡。正。假借爲不正。豈有怯意。禮器眾不匡懼。乃省借耳。此人即据記文。率然增之。印林曰。禮器釋文。匡本作恒。瀚謂匡恒通。皇愾。詩四國是皇。傳。皇匡也。讀詩記引齊詩作匡。楚詞。征大皇皇。其孰依兮。注。皇皇。愾遽貌。廣雅釋訓。惶惶。劇也。記之。匡懼。猶言惶恐耳。非匡字本義。

娶婚姻下。大徐本竝云亦聲。誤。小徐本祇云取聲。昏聲因聲。不復言從取昏因是也。說己云取婦也。娶婦以昏時。女之所因。則意已明矣。皆引伸之義。非本義也。故下文祇說其聲。大徐本則不知例者所增也。

婢下云。女之卑者也。兩體俱見。則說形當云從女卑聲。二徐皆云從卑卑亦聲。韻會又祇云從女卑。少聲字。何細心者之少也。各所見韻會。字通在斯。上葉中。此據說

引所
緜下云履兩枚也。又云從兩，兩亦聲。抑此說解，蓋盡經改易矣。履之
兩猶車之兩，詩百兩將之，葛屨五兩，若作緜，反不足以見意。車部
輩下云，車百兩，初不作輻，何以獨收緜乎？釋文百兩無音，五兩下云，
王肅如字，沉音亮，不言說文作緜，並不言字書作緜也。玉篇，緜，絞也。
履，緜頭也，云緜頭不云兩枚，且與說文一曰絞也，在下不同，恐本是一
義，而顧氏所據者，說文真本也。方言云，緜，絞也，關之東西，或謂
之絞，絞，通語也。案子雲別其異語，而語之所指，爲何事，尚不明。故
許君申之曰，履，緜頭也，謂作履者，絞其履之頭也。吾鄉謂合履之幫
爲一，正謂之絞矣。是知說文本如玉篇，後人分爲二說。又改易而倒
置之，當云兩聲，後人因譌爲兩枚，遂增從兩耳。廣韻，緜下云，雙履，所
見之說文，已如今本矣。印林曰，郭景純方言注，謂履中絞也。玉篇，絞，
履中絞，廣韻，絞，屨中絞，繩，集韻，絞，引博雅，緜，絞也。又云，一曰，履底
繩，皆足證緜之非雙履。然所謂絞，曰履中，曰履底，則非合履幫也。與
履，緜頭之意亦別。
坪下云，從土，從平，平亦聲。小徐本從土，平聲，是也。上已云，地平也，足

以明之。凡此類皆大徐誤增。

省聲

指事象形會意字可省。形聲字不可省。形聲字而省也。其例有四。一則聲兼意也。一則所省之字即與本篆通借也。一則有古籀文之不省者可證也。一則所省之字即以所從之字質處其所也。非然者。則傳寫者不知古音而私改者也。亦有非後人私改者。則古義失傳。許君從爲之辭也。至其省之之故。將謂筆畫太多。則秋字從赤而省之。夔。夔。夔。反不省也。將謂覺。夔而省。即不成字。則夔部中字皆從其省。而它字之省不成字者。亦間有一二也。余不能明。姑發其端。以俟君子。瓊之或體。璇云從旋省。索不言聲者。說文於或體字多不致詳。其爲許君略之。抑或後人妄削。未可知也。然此省法大謬。說文從省者多有。然必既省之後。仍復成字。未有草率割裂者。旋字從於從足。去方留定。豈復成字。且於字以石鼓文作𠄎爲是。枉與華蓋形也。說文之形。即已不類。若省爲定。是必但識楷書者所爲也。後有定字一條篆下云引書也。索引即一。部說引而下行引而上行之引。指運筆而

言玉部瑑下云。圭壁上起兆瑑也。又云篆省聲者。取篆義也。段氏改
 為象聲。則聲是而漏其義也。蓋周禮注曰。瑑有圻鄂瑑起也。圻鄂今
 作垠。垠猶周禮之兆域。故許云兆瑑。文字既有點畫。卽有圻垠。周禮
 中車。孤乘夏篆。注或曰篆讀爲圭瑑之瑑。鄭云。五采畫轂約也。案畫
 約與篆文同形。作篆自合。或易其字爲瑑者。蓋不知篆之義爲引書。
 而其說固不背也。郊特牲丹漆雕幾之美。注幾謂漆飾。沂郛也。鄭益讀幾爲圻與夏篆相類。郊特牲。大圭不琢。琢當爲篆
 字之誤也。案許瑑字說。則當作大圭不琢。而鄭云當爲篆。然則兩字
 得通借也。集韻瑑有重文。琢是從篆不省者也。
 茵下云。明省聲。明字會意。從省自可。此據大徐言之耳。小徐本從囙。月聲。當從囙。囙聲。然囙之誤。則與囙部說之讀與明同。正相灌漑也。
 下引賈侍中說。讀與明同。則茵直從囙聲可也。卽據囙讀若獮。亦一
 聲通轉。況有從明不省之萌字乎。
 菝下云。條省聲。案條亦從攸聲。徐氏豈以菝今作條。故改其文邪。卽
 以今韻論之。尤韻有修脩。悠攸。漉。有韻有滌。而蕭韻亦有條條。條韻
 亦有條也。說文條從攸聲。有條。无條。玉篇條大玄切。亦作條。案二徐
 說文本。皆收條於尤韻。說文韻譜及玉篇。則皆收之蕭韻也。條條皆
 從攸聲。

犢下云漬省聲。而漬固從賣聲也。上虞王煦曰：鄭氏攷工記輪人注，
 絜讀若涅。從木熱省聲。竊謂絜自以執爲聲。而鄭氏云然。則說文中
 不須省聲之字。不盡是唐宋人攷竄矣。筠案其說固然。然亦漢人墨
 守漢音。忘卻古音也。鄭君非作字書。亦不與說文一例。印林曰：鄭君既解形聲。即與字書無異。請如涅明漢音也。然也。清正注聲之字。從或從百省。也是鄭君所謂省者。皆不可解。穴部竇下云漬省聲。小徐本固云賣聲。
 咍下云宣省聲。咍既不取宣義。何須言省。宣固從巨聲也。嗚下云薑
小徐誤作省聲。虫部有螻。則蚌屬也。非蜂薑之字。其薑蟲二字。說云毒蟲
 也。象形。切芥是乃今所謂薑也。螻從萬聲。而讀若賴。則薑從萬聲。亦未
 嘗不諧也。李氏刻說文韻譜。薑蟲作薑蟲。未詳所本。翁氏鈔本。則仍
 作薑蟲。玉篇薑字次序。與說文同。注云。或作蟲。而別出之。虫部不收
 薑蟲。集韻十八大。薑蟲下引說文。廣韻亦收薑。而無薑。然則今本直
 是壞字耳。疋部邁。疋部癘。下皆云薑省聲。邁下云邁或不省。苟無薑
 字。則邁直云萬聲可矣。何以云省。且何以有不省之邁乎。山部嶸下
 云薑聲。讀若厲。愚意萬薑直是一字。說詳說文韻譜校。
 哭下云獄省聲。獄字會意自可省。然從犬何以知爲獄省。凡類此者
 皆字形失傳。而許君強爲之解。

赴下云仆省聲。仆下云卜聲。赴超也。仆頰也。其義迥殊。

邁下云蔓省聲。案小徐本作萬聲是也。積古齋萬年字裏見。作𠄎开者固多。然甲午蓋作𠄎。天錫篋同。從彡明白。至如寰盤𠄎。周壺

而省彡。曾伯靈簠。則從彡而省止。要之皆借邁為萬也。聲苟不

同。何以借用。何必委曲其辭。而謂之省乎。萬與邁同聲。即與蔓聲類矣。吾謂為第一字。此亦可證。

進下云閭省聲。案玉篇進有古文邁。從蘭聲。

迓下云作省聲。案作字小徐作聲。大徐不知。改為從乍。鐘鼎文皆以乍為作。可知作為形聲字矣。乃迓下作省聲。小徐本亦同。蓋前乎二

徐者所改。大徐特不察而依之耳。

逢下云峯省聲。說文固無峯。即有之亦當從峯聲。形聲字不可省也。大徐乃因此而補峯篆。何也。峯蓋當借用封字。封禪即其義也。吾鄉

俗語謂撮土以識地界曰封。亦象山峯。且沿古封疆之界之義來也。

𠄎下云博省聲。案博字大徐會意。小徐兼聲。如溥從專聲。溥又從溥聲。可知專聲自諧。不須言博省。口部嘽亦云專聲。嘽𠄎音義並同。

𪗇下云柴省聲。而柴固從此聲。似校者因讀若柴而改之。
躡鷓下並云適省聲。而適固從啻聲。小徐本躡下云商聲。鷓下云啻
聲。皆是也。大徐本躡下云啻聲。而曰當從適省。乃得聲。蓋自隸變之
後。鮮有知商卽啻者。是以尤紛錯也。鈔存中
又有說
罔部商下云。章省聲。安康王玉樹松亭說文拈字曰。漢書律歷志。商
之爲言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費誓徐邈讀商爲章。
斯下云斯省聲。丌之占地無多。何取於省之。而使不成字乎。集韻十
二齊。引說文作誓。初不省也。玉篇無斯。後收字中有誓。云聲振也。呻
也。○斯者。悲聲也。口部無嘶。此卽是也。漢書王莽傳。大聲而嘶。則疒
部嘶。乃其正字也。又案爾雅釋詁。鮮。善也。釋文。鮮本或作誓。沈云古
斯字。郭義云。本或作𪗇。當作非古斯字。案字書誓先奚反。亦訓善。詩有
免斯首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似當云鮮白之
字作斯筠案。此雖不訓善。然知鮮可借用斯。卽知鮮可借用誓矣。匙者少也。義似不合。直由今
用鮮少。遂轉譌耳。附記於此。石州曰。魯公子奚斯。字子魚。孟子庾公
之斯。左傳作庾公差。亦字子魚。差斯聲。近相通。兩人之名。其本字蓋
皆當作鮮。借用斯也。又例推之。書惠鮮鰥寡。詩鮮民之生。其義蓋皆

訓斯。偽孔傳不足論。毛傳寡也之訓亦殊不詞。人以毛公故護之耳。顧亭林唐韻正早發其凡。

凡省必成字。然亦有不成字者。則以其牽連爲一。上下兩借也。如童從重省聲。重從壬從東。童字省人。則壬不成壬矣。並以東之首一畫合於卒之下一畫。則東亦不成東矣。惟其牽連故也。

史部事下云。出省聲。以有古文夔從之不省可證耳。若少字何由知爲出省。

段從耑省聲者。許君未收阜字也。竊意豈歟。可言從耑省。段所從之阜。當直是耑之重文。以阜例之。可見阜者本也。初生之物。下只直根而上則仁之兩瓣者在地上。故大頭也。阜之上大頭而下直根。與阜同也。中一爲地。與阜同也。特阜指在下之根。阜指在上之題。爲不同耳。不然。作歟豈甚難。如湍歟之類。胡不省乎。

寸部將下云。牆省聲。犬部糞。水部漿。皆云將省聲。既云聲矣。可一律也。如謂糞兼意。則糞於將帥意尚有合。漿則無此意也。

取下云。取省聲。蓋本無省字。取字作偏旁。少縮其垂筆以配合之。鹵莽者直書爲耳。校者因增省字。

營下云榮省聲。非也。熒字會意。榮榮之類皆從其省。惟熒或星亦作營。或營者惑也。苟云營省聲。尚與營義有合。鳥部鶯亦從榮省聲。井部弊則從瑩省聲。蓋未檢榮瑩皆從熒省聲。榮下之熒小徐鶯爲榮亦從榮省聲。榮營皆從勞省聲。勞亦從熒省會意。

𠂔部殤。食部飴。皆云傷省聲。人部傷。角部觴。皆云鴆省聲。心部傷。云殤省聲。任意填寫。鴆又非字也。小徐鴆下云從鳥傷。下云鴆聲亦非字。竝當作鴆省聲。省矢之下。

而存其上。也。王煦說是。然省法頗嫌破壞。

乃部𠂔下云從乃省。𠂔聲。小徐本從乃。𠂔省聲。皆誤也。𠂔卽是了。以下變其文耳。𠂔亦從𠂔。不言省也。當云從乃。𠂔省聲。以下句籀文。𠂔證之。文義通順矣。然𠂔自是籀文。西而篆文。𠂔從之。𠂔自是古文。西而籀文。𠂔從之。以篆從籀。以籀從古。時代甚順。有何省不省之可言哉。乃如籒下云。籀文從微省。亦自有微字。不須言省也。如此乖刺。定不出於許君。然其他既經竄改。而無從得其間隙者。更不知幾何矣。

豈下云微省聲。段氏據大徐敎字校語。改爲敎省聲。是也。敎字會意。故可省。微字形聲。那可省。水部激下云。微省聲。段氏亦改敎聲。是也。

莖下云蒸省聲。案蒸有重文蒸。此文蓋粗疏者所改。非必蒸爲後人羸入也。

鹽下云農省聲。案鴻範農用八政。傳曰農厚也。凡從農者如濃醲之類皆有厚意。

飡下云殄省聲。案殄固從殄聲也。今飡作餐。或亦古有是體。將無說文之不須言省聲者。皆有其故。而今不可悉知。邪。柳校說文者以隸作餐。因漫改之邪。小徐作今聲是也。

刮下云包省聲。案勺古包字。包古胞字。此人不分今古。故改勺聲爲包省聲耳。且刮直是會意兼形字。勺卽窰形也。田部甸下云從包省。亦當云從勺。小徐則包省聲。聲蓋衍文。

臠下云鹹省聲。明是鹵字。而云然者。聲兼意也。鹹味長。與臠訓長味合。字意統言味。不主於鹵。故不入鹵部。

號下云號省聲。食部饗之籀文。號下云從號省。雖不言聲。承上可推知也。然口部號下云讀若暱。說文雖無暱。廣韻暱。古老切。玉篇號。呼交切。平仄韻合。卽與號音土刀切。號音乎刀切。亦無不合。則號號皆云號聲可矣。而必云號省者。唐韻號呼訝切。作呼訝切者非則其音不同也。可

知凡省聲。後人以近世韻書改之者多矣。

繼下云繼省聲。繼下云從系繼。一曰反繼爲繼。案此語承絕之古文繼而言。然必出古文繼。而說之曰。古文反繼爲繼。既經攪失。繼篆之後。乃附此句於繼下。而改古文二字爲一曰二字。又改反繼爲繼之繼作繼。竝改繼下之繼聲爲繼省聲。幾於泯沒其迹矣。然固不能不曰從系繼也。則繼果何字邪。王煦曰。莊子至樂篇。得水則爲繼。帝堯碑云。繼擬前緒。汗簡云。繼見王庶子碑。

繼在屋之邊。故曰邊省聲。聲兼意也。段氏改爲畧聲。似是而非。持下云特省聲。特固從寺聲也。

彙下云隱省聲。此等省法。極爲鹵莽。段氏謂玉篇廣韻引說文。皆不省心。是也。蓋隱從急聲。急從音聲。卽已有穩字。獨不可作繼乎。韻會引篆作彙。說作隱聲。集韻十九隱。二十四焮。皆誤合穩彙二字爲一。而亦不省心。

彙下云彥省聲。亦不甚妥。然彥在彥部。不作彙。而分其多於尸下。已不可解。非如彙字有意者比也。蓋彥爲美士。苟入文部。則多難爲說解。入彥部。則更謬矣。不得已而入彥部。是彥字先未確。宜從之者亦

不妥也。唐韻所簡切。段氏謂今南北語言皆作楚簡切。余妻高膠州人。其讀書語言皆作所簡切。恐它處尚或有之。勿以不見者爲無也。𦍋下云。𦍋省聲。小徐作豕聲。而又有𦍋字兩字。蓋訓釋之詞。而文有闕佚也。豕部說云。讀與𦍋同。校者以當時讀豕不與𦍋同。則與𦍋不合。故加箋注。大徐冒昧徑改之也。

囊下云。襄省聲。段氏改爲設聲。是也。囊下云。釗省聲。改爲缶聲。亦是。但當明著之。案以楷書囊字去其上半。則𦍋爲襄省矣。此不識篆者所改也。釗省近似兩借。尚可不改。

景下云。報省聲。讀與報同。案報從反聲。景從赤。何由知爲報省。蓋說曰。温溼也。不可謂之從赤。因勉强歸諸省聲耳。

曠下云。董聲。大徐曰。當從漢省。乃得聲。案漢下云。難省聲。而難之正文作鷄。其說亦云。董聲。蓋真元寒聲通耳。後又有漢字一條

夜下云。亦省聲。案此省法。似甚苟且矣。然說文所省之處。卽以所從之字。質處其所者。多有如啓祭省。啟之口。而以日與木代其口。晷暴省。暴之米。而以言與糸代其米。夜亦以夕代夜之點也。此自爲一類。不與它省不成字者同科。

黍下云雨省聲。案雨部古籀文從雨者凡四字，則玉篇收古文雨字，可信也。原文蓋本云雨聲，楷書依篆文耳。後人疑之，加省字也。

籀下云籀省聲。案籀即籀之或體也。何須言省，且籀籀皆曰籀聲，此與鹵下不云從鹵，蓋下不云從蒸，同誤。說文從重文者多矣，勿疑許君有不從重文之例。

家下云綴省聲。宕下云碭省聲。形聲字而省之，何由知為某省。凡此類吾皆不能解，似是古義失傳也。鈕氏曰：家當從象省聲，古文不省可證也。蠡從象聲，劉子政九歎：蠡與嵯峨為韻，揚子雲賦：蠡與它為韻。廣韻：蠡亦收戈部，與家字古讀合。筠案：朱竹君本，蠡誠從象，但象乃後增之字，姑存鈕說，俟更詳之。

營下云從宮熒省聲。去宮存兩火矣。為炎聲不近邪。以營字推之，知炎字兩火，可益非真謂從炎聲也。從一營從宀，與罷之上下兩借者不同，乃何以崇訓設縣絕為營，即曰營省聲也。徐本，殆以相似而兩借邪。

辭下云絳省聲。說文固無絳字，即有之，亦當作卒聲。廣韻：辭下引說文會五綵繒也。今本也作已。又出絳粹二字，云上同。玉篇：絳，周也。似是粹盤之意。日部新附粹字，曰：周年也。

粉下云從粉省。當作粉省聲。上文云畫粉矣。但聲未著耳。

份之古文彬。下云從彡。林者從焚省聲。案林者六字。恐係後人所

加。小徐无林者二字。文義亦不貫。蓋許君於重文多不致詳。且言從

彡從焚省聲。足矣。而林林者三字。不贅設乎。況焚說文作焚。從火從

林。林亦聲。林在又部。從又從林。如其意則亦云從林省聲足矣。蓋此

人以林為閉口音。與彬字部分絕遠。而以焚省遷就之。又忘說文自

作焚也。

坭下云泥省聲。緣受水之義來也。爾雅水潦所止泥。蓋許君所見

本作坭。釋文泥。依字作尼。又作坭。蓋緣尼止山來。漢夏堪碑作仲泥。

又憶顏氏家訓。謂孝經當作仲坭。凡皆似不必然。坭蓋後來分別文

也。

監下云盭省聲。非也。六書正譌曰。歃血為盟之詞。有曰明神監之。故

盃與監從血會意。是也。即觀古文誓從言。亦可徵矣。

船下云鉛省聲。鉛下亦云台聲。

欠部歃下云。噉省聲。不云歃省聲者。以噉下云吼也。呼也。與歃說所

謂之義有合也。故又云讀若叫呼之叫。噉叫聲意皆近。

髻下云茸省聲。以髮亂必蒙茸。故云然。然王篇作髻固不省也。將無
 篆既悅艸。注乃加省邪。抑如椽檣之類。篆隸固不同邪。段氏改爲耳
 聲。於音則是於事實則非。茸下云聰有聲。則不知音者所改也。漢書司馬子長傳注
 安茸耳以蓋至文選作傅之蓋至此茸從耳聲之明證。
 萼下云華省聲。案六篇萼。艸木華也。萼。榮也。爾雅釋艸。華。萼也。華。萼
 榮也。是二字音義竝同。許君於混淆之時。力主分別。以此兩字各有
 從之者。遂分兩部。未免矯枉過正矣。然萼下之華省聲。必是萼聲。後
 人猶知萼音許。而華已變爲戶瓜切。與萼之胡化切近也。遂改之耳。
 此條二徐竝同。知其誤已在六朝變音之時矣。且萼山之得名。以其
 形如蓮華也。故尚書直作華。知萼爲漢以後分別文。未必古作。亦不
 必定讀去聲也。卽如齊之華不注。如改作華。豈可通哉。
 犀從犀省聲。案犀亦從辛聲。
 堅下云堅省。小徐有聲字。皆不似許君語。蓋取下云堅也。則取堅同
 意也。取苦閑切。堅古賢切。又同聲也。云堅省。則不如云從取。云堅省
 聲。則不如云取聲也。大徐特以堅口莖切。與取之苦閑切不類耳。然
 許君固說取曰讀若鏗鏘之鏗矣。則堅之口莖切。今音猶如古。而賢
 之胡田切。堅之喫善切。賢之侯簡切。已爲轉音。若取莖之去刃切。趣

之棄忍切。腎之時忍切。再轉矣。徐氏不疑彼而疑此。何也。印林曰。故聲字自當以古腎爲正。口莖爲轉。駟下云。昞省聲者。日部的下已引易爲的顛也。本處說解又引易爲的顛者。校者不知爲引以證說解。而謂爲引以證篆文。遂改之也。然毛本作昞。顛。孫鮑二本仍作的顛。同用大徐本而字不同者。知大徐校定之後。又有人以私意亂之也。乃經典釋文已謂說文作昞。竝未檢日部。不知作的者正字也。指經文言。若以字論。則是假借。昞者。後來分別字。轉不明了矣。有白在額。昞然而明。故射泉亦謂之昞。昞字祇作白字解。故曰爲的顛。若昞作白。額二字解。則爲昞。顛。豈非爲白。額。顛乎。重疊豈可通乎。且玉篇云。昞。額。白。額。馬也。以白解昞。以額解顛。不似今本說文之蒙混也。易不言爲白。顛者。昞以見其圓。今之所謂玉頂也。若白而不圓。則雖下云。馬白。額是也。許君見此分別文。而收之。其引易則仍作的。而說解即沿易義作的。省聲不改經文。不背字義。不料後人質亂之也。段氏竝昞省聲而改之。殊爲孟浪。又案爾雅釋畜。釋文出的字。云字林作昞。與易釋文不同。然則此字其爲說文本有。字林襲之。抑或字林始收。而後人孱入說文。尚未可決。程下云。讀若昞。顛之昞。又案爾雅邢疏引

舍人云。的白也。知舍人所據本仍作的。與陸氏所據本同。不應許君所據本獨作昃也。

屨之要省聲。蓋猶羔之照省聲。熊之炎省聲。耿之炷省聲。凡從火部字省聲者。率不可通。亦可怪也。


闕下云。兩省聲。玉篇作兩。未嘗省也。
熒下云。教省聲。攷即古文教。不當言省。

黜下云。殿省聲。案殿固從展聲。
穀下云。穀省聲。案從穀聲者。凡十餘字。穀亦在其中。忽作此言。豈有許君如是謬妄者乎。

天部奔下云。賁省聲。鼓部鼗下亦然。小徐皆作卉聲。案賁本從卉聲。又鼗之重文作鞞。是卉賁同聲。此則大徐獨杼謬論矣。

奚下云。絲省聲。似乎破壞而非也。系絲本無異。即也。不必以省

巾為疑。
塞下云。塞省聲。土部塞從宐。小徐則宐聲。𠄎部宐。蘇則切。其聲固諧。

然許君引虞書剛而塞。今本作塞。又詩其心塞淵。亦借塞為塞。故云塞省聲以闕之。非它字妄言省者可比也。此字篆作。懲之或體

𠄎從寒省聲。楷竝作寒，其形不別。

𠄎下云雙省聲。段氏引漢書作𠄎，不省。案玉篇𠄎亦有重文𠄎，皆可徵雙省之不誣。不然，隻自是字，豈可不得其聲而遁詞於省。許君引左傳駟氏𠄎，今本作聳，同聲借用也。釋文不云說文作𠄎，知唐人讀說文本疏，勿膠固從其說。

况下云况省聲。段氏改兄聲是也。况亦從兄聲。白虎通曰：兄者况也。况父法也。此以同音相訓釋也。史記呂后本紀：酈寄字况。呂產謂酈兄不欺已，此以同音相假借也。

漢下云難省聲。大徐曰：從難省，當作堇，而前作相承。去土從大，疑兼从古文省。案璞下云堇聲，大徐則云當從漢省。燠下小徐本云堇聲。大徐本則漢省聲，蓋鼎臣改之。然即此難省聲，亦當是六朝人所改。益鳥部鷄下，回云堇聲，而其重文一古文二，皆從土不從大也。至若歎從鷄省聲，有籀文歎，不省可證。嘆從歎省聲，則兼義不為誤也。淖從朝省聲。大徐無聲。淖從旋省聲。五篇亦作案。二字省法甚破壞。又正相對相當也。朝從軫從舟，軫從从從旦，旋從从從足。淖省舟可也。並割軫之右半而省之不可也。旋省於可也。第割於之左半而省之不可也。

石鼓文作𠄎。通體象形。許君作𠄎則以為左半象形。右半會意。故說曰相出入。是以右半為入字也。如此則略可割裂。苟如石鼓文而割裂之。則愈不可通。要之不如楷作潮。游為善。不必袒護古人也。今人過作 鞞鞞乾。凡十二字。從朝聲者。淖之外有廟字。如或淖從朝省也。則作引說文又出潮字。云同上。是顧氏所據本固作淖也。淖字從水也。聲也。宜料篆文先已有此。 激下云微省聲。小徐作數聲。而曰數音微。案壬部微從微省聲。古文作𠄎。合出各反。以成文。頗不可解。玉篇作數。竊恐篆本作𠄎。而𠄎譌也。全譌各耳。人部有數。彳部有微。蓋篆文微從微省聲。古文數從微省聲。既譌為數之後。惟激下猶存數聲之文。大徐以為無此字而改之。小徐雖不敢質言數古文微。然猶曰數音微。差勝乃兄也。集韻十六蒸微。古作數。數壬以數數竝列。蓋誤。而數固不從出也。又以壬為古微字。然則說文微下云壬為微者。即此意也。至從至省聲。此則李斯之謬耳。毀省王為土。猶之可也。覺從營省聲。緣回飛疾也。來九篇𠄎部說。引韓非子自營為𠄎。今本

作自環為私環營皆旋繞之意。乙字之形亦回轉也。榮訓回飛故云營省聲。如徒聲無意者則皆曰榮省聲。其不然者皆誤也。

厶下云劫省聲。案劫字下雖攵從力去聲之文。然肉部肱。犬部狝皆去劫切。未嘗云劫省聲也。則厶亦當云去聲無疑。金部銖下云劫省聲。讀若劫。則益見其複矣。虎部虢從去聲。而唐韻呼濫切。大徐亦不能強解矣。第曰去非聲耳。竊謂虢乃虢之譌。後人所羸入也。玉篇虢

虛暫切。虢屬也。又虎怒兒。虢忘狄切。白虎也。虢胡甘切。白虎也。廣韻四十九。敢。虢口敢切。虢屬。又收之五十四。闕。呼濫切。虎怒。甘三。錫。虢

下。引說文。白虎也。甘三。談。虢下。亦云白虎。爾雅。獸。虢。白虎。釋文。虢字林。下。甘反。又忘狄反。故竊億。虢一。譌。而為虢。再。譌。而為虢。其呼濫

虛。暫。口。敢。三。切。則甘既譌為去。而音未變也。陸氏不引說文。而引字林。則知音時已譌。虢為虢。而呂氏依字作音也。然陸氏既引字林。下

甘反。而又曰。又忘狄反者。甘聲。豈得有忘狄反。郭璞有爾雅音一卷。恐忘狄反。即出其中。陸氏兼存之。此正古人小心處也。如喪大記。北

牖。陸氏曰。依註音酉。舊音容。唐人墨守注義。安敢駁注。而固知古人之無北牖也。

亮北牖勝國也。高為北出牖編也。知其當作牖。即存舊音。以待學者之用心。故

之無北牖也。

彪既譌彪。猶以說文自作彪。遂存此忘狄反也。後人偶見有虢字。遂以譌字冒舊音而入之說文。而又見說文自有彪。白虎也。遂支綴其詞曰。彪屬。不然。爾雅廣雅皆無虢字。其為不典。不亦明乎。是當以呼濫等切。定虢為彪之譌。再以忘狄反。定彪為彪之譌。而於說文刪虢字。於爾雅改彪為彪。

耿下云。炷省聲。下又引杜林說。從光聖省。是又謂光聖並省以會意。蓋此字可疑。許君亦未能決之。故云然。要之從形聲字之省者。必取其義無義而省。吾不能知也。十八卷中又有說

猥從從省聲。從字合从辵二字。以成文。猥字之省。與縱字之省正同。然不止分之仍成字。尚非十分破壞。

羸下云。羸省聲。鮑氏本同。孫本小。徐本直作羸省聲。不足道矣。段氏依韻會作羸。案羸下固云羸聲。大徐曰。當从羸省。乃得聲。段氏曰。惟羸羸二字。可云羸聲。羸字當云从貝。羸羸者。多囚之獸也。故以會意。筠案羸羸羸羸下皆云羸聲。惟羸此字家說多異文已詳繫傳校錄字從其義。說曰。畜產疫病也。段氏本亦作羸。而從羸作羸聲。良由肉部羸下云。或曰。豎名象形。闕發端言。或曰。其為不可知也。甚明云。豎名象形。則又約略言之。

並不言從肉而入之肉部者。以亡口凡皆成字。而會意諧聲皆不合。惟肉字尚可說。能龍皆獸。而字從肉。故勉强附麗於肉部耳。其云闕者。闕其音也。唐韻郎果切。則後人依放羸羸等字之音而妄爲之也。段氏何所見此畜。而曰多肉之獸乎。且羸字從其義。將又謂爲善病之獸乎。特以從羸者凡七字。許君不能不收羸字。故此之故。而郎果切者三。洛戈切者一。遂以爲得羸之正音。其羸之刀爲切。猶易於作合音。故曰羸可云羸聲。惟羸羸二字不便謂之合音。遂強爲之解曰。一會意。一省聲。蓋知非會意字不可省。猶勝大徐並此不知。然而其意無由會也。說又見一字數音屬。蠖下云。漸省聲。漸亦斬聲也。蓋以明假借矣。史記有高漸離。蓋以物名爲名。而字不作蠖也。故云漸省聲。以闕之。段氏改爲斬聲。未之思也。

颯下云。涼省聲。關經典通作涼也。然改詩爲北風其颯。豈可通哉。與策風鷺鷥同。此篆蓋後人增也。釋天釋文且目爲古字。

鑿下云。鷺省聲。緣上文鈴象鷺鳥之聲來也。否則云繼聲矣。大徐作从鷺省。便漏其聲。此形聲兼會意字也。

銛下云。劫省聲。銛乃劫束馬鞍之具也。不然。第云去聲而已合也。惟

下又云讀若劫。則吾不能解。前有屋字一條。範下云。範省聲。範形聲字。何以省。此以車質處水之所也。

較下云。從省聲。其破壞如縱字。或曰。車可質處水之所。車與糸不可質處之。所乎。曰不可。泥合水弓為字。故水可省。從合。从為。為字。古蓋作𠂔。後人配合之。乃作從。豈有古字從後世字者。許君宗毛者也。召南毛傳。委蛇。行可從迹也。釋文。從足。容反。字亦作蹤。夫人之蹤。古人尚不專製字。況車較乎。且轍古通徹。以詩書皆名軌。不名轍也。經典無車較之言。豈宜有此字乎。○古無是言。即無是字。今有是言。即有是字。博古通今。本兩事也。鈕非石說。文新附攷。必為俗語。求古字。蔽也。且今人好用古字。不知古在。義不在。字。避這用者。用遮。避認用。仍將得為古言乎。是羊質虎皮也。即如尚書用茲。論語用斯。孟子用此。隨時所作。使人易曉。夫子賢於堯舜。非曰斯賢於茲也。孟子願學孔子。非學十翼之此。不學論語之斯也。

越跌朕缺疾皆從決省聲。然決字大徐會意。小徐則以為形聲。是也。夬卦彖傳。夬。決也。夫子以聲解義。而後人尚疑其聲之不諧。是惑也。案夬映鵠契袂奠小徐說此字快抉缺。二徐本皆作夬聲。雖映下大徐曰

當从決省。𠂔下大徐作缺省。此緣說言缺也而改之。小徐作𠂔聲。突缺𠂔三字下。大徐決省聲。小徐則𠂔聲。𠂔下小徐決省聲。大徐則𠂔聲。竝當改歸一律。皆作𠂔聲。又詳大徐言𠂔當从決省。則知二徐本之決省聲。皆出自前人改易。非二徐之過也。

印林曰。此篇漸多不安於心。鄙意以為今作某聲者。固不可加省字。至大小徐。但有一本作某省聲。斷不可去省字。蓋言某省聲。仍無害其為某聲。去一省字。則少一義。後世雖有智者。無從考辨矣。筠案印林所以不取者。蓋見筠所舉省聲。率加駁斥也。不知敘中已舉大例。則凡如例者。概所稟承。不如例者。始加辨難耳。若謂義也。則琢取篆義。漸取漸義。未嘗不駁它說以存之。且豈可謂庶似火飛。而從𠂔省。羔有光耀。而從照省乎。竊意印林於會意諧聲。尚不免畸重畸輕之見。不知許君於其有義者。尚不冒強目為省聲也。祠下云。多文詞。而不曰詞省聲。振下云。社肉盛。以𠂔。故謂之振。而不可曰𠂔省聲。藻下云。玉飾如水藻之文。而不可曰藻省聲。諫下云。聚語也。叢下云。聚也。皆不可曰聚省聲。駸下云。文如博。駸下云。色似鰕魚。驪下云。文如鼉魚。而不可曰某省聲。鰕省聲。鼉省聲。駸下云。

馳馬洞去也。而不曰洞省聲。媒下云。謀也。謀合二姓。灼下云。酌也。斟酌二姓。而不曰謀省聲。酌省聲。即乳下云。祠于高禩。以請子生。民疏引蔡邕曰。禩猶媒也。而禩下亦不曰媒省聲。絹下云。繒如麥。稍。綏下云。帛。蒺艸。染色。而不曰稍省聲。蒺省聲。其所以如此者。何也。誠以於聲得義。猶之於形得義也。是以瑞下云。禾之赤苗。謂之蘗。言瑞玉色如之。穉下云。色如蘗。故謂之瑞。二字之形。初非蘗省也。靖下云。染以苗。故謂之靖。字形亦非苗省也。由此觀之。設祠曰詞。省聲。祓曰蜃。省聲。必無以為此三字地也。且禘下云。告祭也。告聲。此類意聲。互相備者。亦將無以為之地也。故筠於它篇。亦第於敘中舉例。而篇中則舉其可疑者。所以省餘文也。而泛而觀之。遂與篇題不相應矣。故因印林之說。發凡於此。即如禮不色紅。故字與韻同音。而聖聲中無色。而半聲中不能得無色意。可知形聲字之意。在口內之聲中。不在字形之聲中。者。自成為音理。不能得此意。梓讀若景。故兩字之訓。皆曰耳治。目治。不可偏廢也。○朱竹君小徐本。謂下云。省聲。凡全書中。有聲之不可通者。可以此例之。

五經文字。謚上說文。下字林。案省三為二。極為破壞。由此推之。則字林之作。所以適俗。故道遙。祧。禰。無不增入也。則說文從省之字。間有破壞者。或後人以字林改之乎。

博古圖。銘言從彝者多有。惟從尊銘曰。止。𠄎。𠄎。其從作。𠄎。無不。从又。

反書作比。凡金刻從孟者，或省彳，或省止，然則吾前所論彳較二字誤也。

一金一省

說文有兩字同從一字，而一從其全，一從其省者。象從彡從豕，豕從彡從豕，豕從彡從豕，實皆象形字也。木部梟從鳥頭在木上，艸部蕙之或體，鵠從木鳥聲，則一會意一形聲也。萌從明聲，苗從明省聲，案從明聲，自諧此，或後人改也。除此六字不論，它如稊從侵聲，蔓從侵省聲，遯從豚聲，逐從豚省聲，縱從從聲，縱從從省聲，堀從屈聲，堀從屈省聲，冥從冥聲，汨從冥省聲，灘從難聲，漢從難省聲，女部媼從隋聲，心部惛之古文媼，雖無說，亦是隋省聲，皆形聲字也。侵從侵省聲，柤之或體，穉從寔省，寔籀文寔也，寔從侵聲，不啻同從一字也。即漢可云莖聲，逐可謂為豕聲之譌，汨亦可強謂之日聲，堀字依段氏刪併，而蔓媼縱三字，不能不謂之省聲也。是謂率意省減，形聲之失篇，則又率意增加。何古人制作而苟且如此，吾求其故而不得也。請俟來哲。

三鍾端為一字，其韻則分之，廣韻三種不收從

兩借

說文韻端收從從於

齊從示齊省聲。淮源廟碑字。即其不省者。二字上屬則爲齊，下屬則爲示也。與它省聲字不同。且禮曰：齊之爲言者，齊也。是聲兼意也。韻會九佳引作齊聲。又云：麻古齊字。案三體石經作𠤎，特說文未收耳。小徐作齊聲無省字。疑韻會是。

兕之從兕，從兒省也。以儿屬口爲兕，以儿屬白爲兒。罷之從熊罷省聲也。以能屬罔爲罷，以能屬火爲熊也。

豕字不從豕省。從尾省聲。以乇屬豕，則爲豕省。以乙屬公，則爲尾省。說文見豕

豕從夕豕省。一字上下兩借。

黎從黍勑省聲。此以禾字左右兩借也。故篆作勑，楷作黎。

笄下云：從絲省，卂聲。案從古文㡀，兩借耳。非省也。

昏下云：從氏省，則字當作昏。若作昏，則不必省一畫。氏從匕聲。本不當直。故卑臣從之者皆曲也。不然者作眠，豈不可。有目部眠字爲例矣。惟昏莫同義。莫日在艸中，昏日在氏下。氏與日相連。故省一也。凡日部字，日在上者，早晨晏晏，早日在艸中，昏日在氏下。氏與日相連。故省一也。不盡是光明字，而無一昏暗字。日在下者，管廂管，暫管，皆昏管之

類大都是昏暗字。惟啓有由昏之明之意。音下云。日出萬物進不主。日。哲字則大徐誤也。小徐作晰是。古文則肯。磨二字不同。此例。

以雙聲字為聲

人部仁下云。從人二聲。大徐改為从二。而曰仁者兼愛。故从二。夫墨

子兼愛。鼎臣不應未讀孟子。特以二聲不諧。姑為遁辭而已。不知二

與仁雙聲。故仁以二為聲。說文中此類雖非極多。亦自不乏也。如元

從兀聲。兒之或體作兒。統論皆作兒。裸從果聲。論語禮記。借音為裸。曾從回聲。曾昨核切。音厚。田音。感與居雙聲。叟從奴聲。哀從

衣聲。心部引孝經哭不絕。今本。作復哀依亦雙聲。曼從冒聲。敏從每聲。教從牙聲。叢從古聲。駢從并

聲。牖從引聲。纂從曷聲。虜從彬聲。自真至先古韻本通。又虞與侯幽通。侯與諸。久。委。通。凡此類多不及也。姑舉此二事以見例。樛從需聲。并

佳從圭聲。儼從難聲。難從難省聲。個從囟聲。衰從公聲。若字作衰。從谷。聲則聲韻。衰從采聲。覲

從商聲。鬢從莫聲。猜從青聲。存從才聲。察從痴聲。思從囟聲。近人或說仁字。曰從人從二人。亦聲。從以其說。思字曰從心從自。自亦聲。勝於彼也。心與思亦雙聲。

籀文𠄎從辰。辰與砥則雙聲也。夫此三十字者。皆以雙聲之字為聲。

亦足為仁字證矣。然猶可曰。舉一元字。即安知古亦讀為愚。袁切也。

舉一裸字。即安知古亦讀為古。玩切也。則請以說文本有之。讀若明

之。夢從夢聲。而讀若萌。翻從列聲。而讀若刺。𦓐從𦓐聲。而讀若隔。𦓐

之。夢從夢聲。而讀若萌。翻從列聲。而讀若刺。𦓐從𦓐聲。而讀若隔。𦓐

從鬲聲而讀若擊。數從豈聲而讀若猥。穀從設聲而讀若庫。楮從奇聲而讀若艾。小徐本文固。從艾聲也。邪從年聲而讀若甯。翮從朋聲而讀若陪。翮從朋聲而陪若陪即同。此字也。憊從悉聲而讀若屑。祥從半聲而讀若普。般從愛聲而讀若榮。庫從卑聲而或讀若通。愾從虎聲而讀若移。憚從拜聲而讀若訶。霹從鮮聲而讀若斯。實從真聲而讀若資。媪從盟聲而讀若奧。縲從集聲而讀若捷。蚩從少聲而讀若騁。輪從侖聲而讀若戾。或體卽作𧈧。鈔從多聲而讀若撞。瑩從熒省聲而讀若銳。葦從差聲而讀若遲。夫此二十四字者，其所從之聲，與其讀若之字，無一非雙聲者。況𧈧從八聲而讀若頌，一曰讀若非，則八與頌非三字皆雙聲。又何怪以雙聲之字爲聲乎。不甯惟是，莘、淳皆從宰聲，而阻、史切是音第也。宰與子雙聲，而子與第疊韻，是取雙聲之疊韻以爲聲也。然猶可曰梓或作梓，音子，阻、史或祖、史之譌也。乃若鑄從壽聲，而之、戌、切、肫從出聲，而讀若孽，起從里聲，而讀若孩。起留聲也。里留亦雙聲。此類波及雙聲之疊韻者，約十許字，吾以其汎濫，但舉此數字以見例而已。是知以疊韻字爲聲者，其常也。以雙聲字爲聲，亦非其變也。猶之以疊韻字爲義者，其常也。以雙聲字爲義，亦非其變也。可甯也。更改也。頽權也。僂悞也。佻偷也。

竊淺也。纔淺也。皆雙聲也。餽列也。則吏列雙聲也。此類亦尚多。不煩更僕也。夫許君之讀。尚或出於漢音。許君之說。尚或出于己意。而古人正名百物。早已有然。葑須從也。薺疾黎也。葑須薺疾皆雙聲。葑從薺黎皆疊韻也。當又名葑。雙聲而兼疊韻也。菡又名苗。則雙聲也。苦菓果菡也。苦菓菓菡皆雙聲也。是故葑或作蓮。許君引詩盧獍獍。今本作令也。是故莫以早莫為正義。轉為適莫。則與正義為雙聲也。是故鐘鼎文以廩代肩。人不以為廩鹿也。以釁代肩。人不以為血祭也。如何之字。經典有作若何者。借若為如者尚多人。或不覺亦有作而何者。人亦不以為轉語詞也。韓非子自環為么。許君引作營。非所据本異。直以雙聲字代之也。然則雙聲可以為偏菴。可以為讀若。可以為說解。可以為二名。乃至可以代其字。而獨於仁之從二聲者為之厲禁。則甚矣其惑也。

纂讀若以芥為齋名曰芥荃也。荃與纂臙皆雙聲。艸部荃芥臙也。臙當作臙。芥臙即芥荃肉部臙字後人加之。

一字數音

從隋羸皂嵩彖汗萬之字。其音讀各異。說者每遷就其詞以

解之。然無疑也。蓋同此一物一事。而謂之者不同。因各制一字者。如火焜之類是也。同此一物一事。謂之者雖不同。而其字初無不同者。如隋羸之類是也。說文具有明證。茲備錄之。其音大異者。正例也。其音或疊韻或本通轉者。亦竝輯焉。皇下云。自始也。與爾雅由從自也。同。與自部說鼻也。異。然又曰。自讀若鼻者。蓋自疾二切。鼻父二切。似許君時固如此讀。且似古人本如此讀也。上古名爲自。中古名爲鼻。二字疊韻。猶上古名爲乞。中古名爲燕。二字亦去入疊韻也。

瓊從夔聲。讀若柔。詩無教猱升木。猱與夔同。從柔聲。此類不備記

瑒從鬲聲。讀若淑。廣韻鬲在十八尤。瑒作瑯。與淑皆在一屋。然說文

茶。經典作椒。從叔聲。尤宵二部。則通瑒。讀若毒。與此相近。

一。下云。引而上行。讀若自。引而下行。讀若遄。

少。下云。古文或以爲艸字。讀若微。

玉部瑠郎計切。大徐曰。瑠亦音麗。故以爲聲。十二篇芻部及部中之

協。協。協。皆胡頰切。而艸部荔亦郎計切。

芻從州聲。而讀若祝。與瑒一類。

足部云。古文以爲詩大足字。亦以爲足字。或曰胥字。案胥從足聲。惟古音吾。尚與足相近。足聲則遠。遠不相及矣。

谷部。因下云。古文西。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一曰讀若沾。一曰讀若誓。案西禱沾三音。猶是疊韻。誓則遠矣。

旬下云。勻省聲。又讀若元。

取讀若鏗。古文以爲賢字。唐韻取苦閑切。刪庚二韻。遠隔。而鏗因從堅聲也。

罟下云。讀若書卷之卷。古文以爲醜字。罟從夾聲。而讀若濇。

丐部云。古文以爲丐字。又以爲巧字。丐巧疊韻。丐則遠矣。此上古假借字。中古欲其有別而增之也。

焜下云。古文以爲顯字。或曰讀若唵。或以爲蒯。廣韻五合切。此音與讀若唵合。水部濕字。從此音也。頁部顯下云。焜聲。此音與古文以爲顯字合。二音懸殊。必不可通轉也。惟蒯音與顯疊韻。然亦非同音也。

囧下云。讀若獮賈待中。讀與明同。明從囧聲。然亦非同音。諭從兪聲。而讀若紐。二部本相通轉。


完下云。古文以爲寬字。

瘞下云。讀若脅。又讀若掩。二音同部。

輒從及聲。而讀若蛤。二音遠隔。

縈下云。讀若詩葛藟縈之一。曰若靜女其祿之祿。虞庚二部而相通也。則亦不須言韻矣。斤彖等字之數聲絕不相通者。此類可證。

者從占聲。讀若耿介之耿。

頁下云。頭也。古文韻首如此。鐘鼎文首作是二形。許君所云古

文。信有徵也。唐韻胡結切。雖於古無徵。然一體而曰首曰頭曰頁。三

名。卽當三音。且許區別之曰。古文韻首如此。是亦謂漢時讀頁不同

首也。胡結切音纈。纈與首音理遠隔。

頰下云。出聲。讀又若骨。言又者。明著其非一音也。骨在臻攝。出在蟹

攝。然蟹攝有齒滑二字。則二音亦通。

拳下云。讀若瓠。讀若籥。

泉下云。古文以爲澤字。唐韻古老切。

農下云。大也。案唐韻乙獻切。蓋此義之音也。又曰。或曰拳勇字。則謂

借農爲拳也。一曰讀若僂。則又一音也。三音皆疊韻。

壻卽其篆文。許規切。凡從陸者。隴體之音皆此類。而陸徒果切。與墮同音爲一類。其有二類也。與從隋者同。可知陸墮二字。古兼徒果許規二切。故尚書以墮墮墮爲韻。而隋文帝借墮爲隨。九成宮醴泉銘皇甫碑仍作隨羸郎果切。從其聲者。羸羸羸羸羸轉。遞從羸聲者。羸羸羸羸羸皆同。而羸羸從羸聲。及轉遞從羸聲之羸。自爲一類。自部云讀若粒。此句大徐無。小徐在食部。而逆之。此者以下句又字及從之。字定之。又讀若香。鴟彼及切。炮都歷切。與粒音合。至若鄉卿二字。及從鄉聲之響饗鼻鬪皆與香音合。需多官切。從其聲者。喘遄端。削端。需端。歛端。端。端。端。端。唐韻皆在一先。從需省聲之段。及從段聲之鞞。鞞。鞞。又從遄聲之槌。皆無異也。惟喘端皆在四紙。瑞喘皆在五寘。是別自一音。喘端皆在三十四果。又別自一音。然許說云。喘讀若捶擊之捶。廣韻之累切。與此音合。唐韻旨沈切。則仍是一先之上聲也。喘唐韻兜果切。而廣韻市緣切。喘唐韻丁果切。而許說曰。讀若端。則仍屬一先也。且廣韻喘。丁果切。喘初委切。又丁果切。則音韻流通不滯。非言部分者所能拘也。希讀若弟。羊至切。夕部彖通貫切。小徐本無彖字。嚴鏡橋合希彖爲一。是也。從希聲者。惟帚部隸字。籀文隸。篆文隸。皆可證讀若弟之音。

從象聲者。喙、蠱、蠶、鱗皆與羊至切近。鷄、篆、椽、緣、喙及從篆省聲之
 瑑皆與通貫切近。然而隊從象聲。徒玩切。地之籀文墜則又從隊聲
 也。小徐墜從自土象聲。大徐從隊。皆不得其說而改之也。況乎喙讀
 若腭。戶佳切。則隸十三位。又出六至二十九換外也。然則希字本有
 三音也。

斤古賢切。小徐曰。斤但象物平。無音義也。蓋見從斤聲者。其音四分
 五裂。故為是遁詞也。豈有無音義而成字者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𠄎、
 𠄎、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𠄎、𠄎、𠄎、𠄎、
 𠄎、𠄎、
 𠄎、
 𠄎、

萬無販切。廣韻收之二十五願。從其聲者。惟𠄎同音。𠄎廣韻、𠄎小徐屬省聲。𠄎
 作𠄎。𠄎古人借屬為𠄎。二字在十四泰。𠄎在十六怪。講兩收
 於怪。𠄎及重文。𠄎小徐本通下云。為聲是也。大徐改云。蓋者聲初不知。與部之𠄎非比字。而𠄎則
 蓋之為也。通日從蓋聲。不必先為之地。蓋亦當云。為聲不得云象形也。𠄎皆在
 十七夬。泰、怪、夬為一類。屬及重文。𠄎玉篇廣韻、𠄎皆作𠄎。𠄎皆在十三祭。為一
 類。然𠄎從蠱。而曰讀若厲。𠄎從萬。而曰讀若賴。則祭不得獨為一類。

也。糲屬噉，勦皆從萬聲，則與二十五願一類也。要之古讀不必不三類也。

從聿聲者，惟講字遠隔。

說文無弁字，玉篇主倦切，火種。然諸從弁者，竝無此音。蓋弁弄二字，隸竝變為尖，弄音居倦切，故弁主倦切，以字從火，因漫謂之火種耳。此音既誤，除此不計外，朕、楫皆在四十七寢，併在四十七證。此三字一類，乃從弁省聲之逆，蘇弄切，自為一類。從朕聲之騰、滕、騰、騰、騰，騰、騰、騰，仍與併同類。乃若衆從朕聲，其正文辭從弁聲，而唐韻而隴切，與送一類。然玉篇辭，子徇切，廣韻，甞，子峻切，辭，上同，獨為一類。別有十九代，騰，徒耐切，亦獨為一類。然則弁字凡四音也。綜以上諸字而觀之，其音判然，不得強命為通轉者，可以不必從為之辭矣。取而譬之，鼎下云：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貞，二字之義判然，而可以通用，又何疑於音之判然乎？又有古本一音，今則變音而從之，之字各用一音者，乃古讀如仍，而芳訖，仍仍，皆如古音。惟籀獨異，集韻則云甯鄧切也。余音古今不異，而斜賒，今別為音，乃至茶別作茶，則一人之形影分道揚鑣也。雖然，夔從豸聲，闌仍從夔聲。

此固可通。斷從𠄎聲。鬪又從𠄎聲。此不可通。而許說固如此也。是以巖鏡橋說文聲類作圖以明之。而學者多不謂然。則請與之讀廣韻。其偏旁與部頭不同部者甚多。蓋自古而然。不盡後人杜撰。則說文一字數音者。或古音本可通轉。亦未可知也。

補正

○疒部疴。曲脊也。玉部玖。讀若人句脊之句。艸部茈。艸也。可以染留黃。糸部緞。帛戾艸染色。吾作句讀。謂句脊為省形存聲。又謂戾艸當作茈。此亦畸輕畸重也。戾。蓋通用。漢百官公卿表有蓋綬。晉灼曰。蓋艸名也。可染綠。然則字尚可作蓋。豈不可作戾哉。是形聲字以聲為重之證。類之二葉前六行之末

𠄎從弟從眾段氏以鰥例之。謂可云眾聲。然弟眾同部。是此字一類。

類之五葉前十六行從匕下

晉語文公立四年篇子犯曰。其眾莫不生氣。似與俗語合。然非也。生氣即上文戰鬥直為壯意。六葉破十行

今又見一本。亦云從女卑。引徐曰。會意。或即因小徐之說而刪之。七葉字餘積古齋楚公鐘。夜作卜人。叔夜鼎作卜人。皆從大。且卜人之夕。在左。

而仰。卜人變夕為月。豐姑敦作夵。從夵省矣。而夕亦在左。師酉敦

二器一益。凡三夜字。一作夵。二作夵。十二葉

朝字。積古齋仲殷父敦蓋作𠄎。器作𠄎。筠清館周乙亥彝作

𠄎。周鼎作𠄎。廟字。積古齋吳彝作𠄎。師酉敦作𠄎。三見竝

同。甲午簋作𠄎。筠清館周穴敦作𠄎。案惟甲午簋與小篆同。而

亦無人。然則淖字自從古文𠄎。省也。不可謂之破壞。特不識𠄎。

𠄎。是何字耳。十五葉經典釋文。注解傳述人篇內。尚書下。梁有費尫。是梁人已以尫為名。

沿字林之誤。十五葉後九行

從贏之字。金刻罕見。惟筠清館鄒子簋𠄎字釋為贏。中央之𠄎。

似能字左半。凡作𠄎皆與小篆不合。惟其文曰。秦贏則固當非誤

釋。○史記索隱。魏公子列傳。侯贏音盈。又曹植音贏。瘦之贏。是同。此

從女之字。而一音盈。一音雷也。可知贏字本兩音也。○贏字若依鄒

子簋。似是從舟能省聲。然從舟之義難明。又上半之𠄎。與𠄎相

似。或是小篆變錯。十六葉嚴氏曰。篆宋本作象與部首希同。汲古改作象。依小徐也。案如此說。

則象本衍文玉篇無之可證十八葉後二行

有形非兩借而實則兩借者小篆孫作𠄎金刻作𠄎許君據小

篆從系而知古文之系在臂之下為兩借故入之系部也說詳句讀

十八葉兩借篇

說文從昏者凡十字作𠄎者少作𠄎者多惟手部𠄎可為吾

說證亦可謂一字千金矣十九葉昏字條

人部仁下云從人二聲大徐改為从二而曰仁者兼愛故从二御覽引奉

二聲不諧姑為遁辭而已不知二與仁雙聲故仁以二為聲說文中

此類雖非極多亦自不乏也如元從兀聲說之或證作兒裸從果聲論語禮記每

從母聲莘從宰聲莫從艸聲曾從回聲曾非被切音原因音慈與唇交聲但音字余義嗽從

奴聲哀從衣聲心部引孝經莫不德令本作儀哀依亦雙聲史記天官書尉然曰即位漢書作哀烏星經作依烏皆喞

從馬聲延從廌聲形部之詞然薛與辰烏依皆影母字史記之麻即足寧字漢書星經則長言之既足依聲託事矣喞

聲太元用喞與喞為韻注曰喞音服是知漢時麻切如磨瞑從冥聲致從古聲𦉳從并聲𦉳從牙聲𦉳從奕

聲𦉳從牙聲𦉳從鼻聲𦉳從杉聲自真至先古韻本通又庚與辰幽通庚幽與着短從豆聲

梓從宰省聲或作梓棟從隶聲杖從大聲櫛從耑聲秦從春省聲部

壯韻或改爲不滑乾非也

存從才聲。至於江從工聲。偶從禺聲。此類古同音。而今雙聲

者。概不舉之。然已九十一字。加注中所有。祁靳頤沂斲魃糜靡靡靡

糜糜十二字。則一百三字。亦足爲仁字證矣。然猶可曰。舉一元字。卽

安知古亦讀爲愚袁切也。舉一裸字。卽安知古亦讀爲古玩切也。則

請以說文本有之。讀若明之。瑒從曷聲。而讀若淑。夢從夢聲。而讀若

萌。翻從列聲。而讀若刺。蠖從殼聲。而讀若隔。隸從鬲聲。而讀若擊。數

從豈聲。而讀若墜。穀從設聲。而讀若庫。楮從胥聲。而讀若艾。小徐本艾同從艾聲也

邗從年聲。而讀若甯。邗從朋聲。而讀若陪。邗從朋聲而讀若陪。卽由此字來也。憊從悉聲。而讀

若肩。般從安聲。而讀若萃。般音拔與萃同雙聲。孫炎曰。般古居字。般居亦雙聲。庫從卑聲。而或讀若通。炆從

主聲。而讀若回。芥從介聲。而讀若益。愴從虎聲。而讀若移。恹從弭聲

而讀若沔。勑從象聲。而讀若演。葉林字。莊子作椽。象。葉。勑。韻。象。演。雙聲。霏從鮮聲。而讀若斯。糞從

真聲。而讀若資。玉篇真同。五篇真同。媪從盃聲。而讀若與。姐從且聲。音直而讀若左。媼

從簋聲。而讀若糾。唐韻居天切。是音媼也。直。糾。媼。三字皆雙聲。媼從舊聲。而讀若陸。縹從集聲。而讀

若捷。蚩從少聲。而讀若騁。輪從侖聲。而讀若戾。或體卽作螻。垠從冎

聲。而讀若覓。鈔從多聲。而讀若擗。鏗從鹿聲。而讀若與。瑩從熒省聲

而讀若銳。葦從差省聲。而讀若遲。存從三子。而讀若翦。此雖會意字。







然子翦亦雙聲也。若夫瓚從牽聲而讀若曷。等韻則牽曉母。曷匣母。而曉母亦有顯。蓋古音牽曷同母也。夫此三十四字者。其所從之聲。與其讀若之字。無一非雙聲也。又有本字與讀若之字雙聲者。睽從是聲。而讀若瑱。唐韻他計切。廣韻則他甸切。是睽瑱雙聲也。隸從求聲。而讀若虺。唐韻則許介切。是隸虺雙聲也。翊從夾而讀若濤。唐韻則山洽切。是翊濤雙聲也。昕從斤聲而讀若希。唐韻則許斤切。是昕希雙聲也。旭從九聲而讀若好。唐韻則許玉切。是旭好雙聲也。祥從半聲而讀若普。唐韻則博幔切。是祥普雙聲也。故從出聲而讀若中。唐韻則丑律切。是故中雙聲也。标從示聲而讀又若銀。唐韻則與其切。是标銀雙聲也。鎬從雋聲。而讀若灑。唐韻則子全切。是鎬灑雙聲也。況從八聲。而讀若頌。一曰讀若非。則八與頌非三字皆雙聲。又何怪以雙聲之字為聲乎。是知以疊韻字為聲者其常也。以雙聲字為聲亦非其變也。猶之以疊韻字為義者其常也。以雙聲為義亦非其變也。翦溥也。祈求也。禍害也。呢嗟也。趨窮也。時踏也。捷疾也。逆迎也。通達也。踰越也。此類單字為訓。而不雜以他字者。凡七十餘事。鄧氏既輯為專書。故不復覩縷也。夫許君之讀。尚或出於漢音。許君之

說尚或出於己意而古人正名百物早已自然須飡燕也。薺疾黎也。須飡薺疾皆雙聲。須燕薺黎皆疊韻也。當又名薺雙聲而兼疊韻也。薺又名苗則雙聲也。苦婁果蓏也。苦果婁蓏皆雙聲也。是故莫以早莫為正義轉為適莫則與正義為雙聲也。是故鐘鼎文以麋代肩人。不以為麋鹿也。以覺代肩人。不以為血祭也。如何之字。經典有作若何者。借若為如者尚多人或不覺亦有作而何者。人亦不以而為轉語詞也。許君引左傳歆而忘是正字。今本借如字。服注亦破為而字也。口部引詩嘽嘽駱馬。疒部又引彥彥駱馬。單多亦雙聲。韓非子自環為私。許君引作營。非所据本異。直以雙聲字代之也。而且許君自收之重文亦有可徵者。玼或作瓊。脆或作臙。與肥雙聲。反則營或作芎。音了今同聲。淺或作遼。天部引詩盧翽翽今作今。齊仁是韻今仁本非韻也。今連亦雙聲。故詩卑卑。窈窕不是韻。今亦以雙聲而為韻也。媯或作徠。徠從好有聲好。休雙聲。誦。鶴或作雉。音古。谷古音欲。鵠或作鶯。圉或作圖。音古。許說引楊雄說矣。而漢書楊雄傳曰上天。之聲是難以增為載也。其字從宰不耳。麋。奢籀作麥。音古。音清。緡籀作絳。從宰省聲。許說引楊雄說矣。而漢書楊雄傳曰上天。之聲是難以增為載也。其字從宰不耳。此十五字者。其偏旁皆各為雙聲。又有份古文彬。則彬分雙聲也。遷古文栖。蓋古讀遷如僊。僊西雙聲也。又有古音疊韻。今音雙聲者。蓋之古文。與執。歆。俗作嘅。是或作龜。是其聲。緜。或作輔。是也。又有正文會意重文。

之偏竊與正文雙聲者。嶺古作省。少與嶺雙聲。獸或作猷。呂與獸雙聲。夙之古文。個。個。所從之。酉。酉音誓。與夙雙聲。躬或作躬。弓與躬雙聲。冰俗作凝。疑與冰雙聲。是也。然則雙聲可以為偏竊。可以為讀若。可以為說解。可以為二名。乃至可以代其字。可以為重文。而獨於仁之從二聲者為之厲禁。甚矣其惑也。改以雙聲字為聲屬

今韻之異於古韻者。亦皆由雙聲而變為之。古音則譌也。委之古音則阿也。老子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是變音之兆。在春秋時也。池古作沱。音既變。且竝形亦改也。江之古音則工也。洛之古音則洪也。孟子曰。洛水者洪水也。固猶以音解義也。絳字多見於古籍。紅惟春秋論語各一見。當是一字。而說文曰。絳大赤也。紅帛赤白色也。不以為一字。是許君之疏。然絳讀如紅。有洛洪可證。而假為大紅。小紅。則讀如功。或者二字本異。未可知。且我於音理素未究心。而音之流變。又更僕難終也。即附前為之後

王懷祖先生以一屋為十九侯之入聲。然未出叔字。二十一葉

收居竦切。尹余準切。古文作。君之古文作。金文惟周夜君鼎作。猶足見其為合為。其他多作。又史頌敦蓋

作𦉰。器作𦉰。則月卽尹亦卽収也。特不識覲爲何字。史頌敦文曰天子覲令積古齋追敦文曰天子覲揚。阮氏釋覲爲顯似于文義合。乃說季子白盤文曰不顯于白。又曰孔覲又光。兩文竝見。正難定以爲同字也。然可知𦉰讀居疎切。亦可讀余準切也。金刻君作

𦉰者。猶易識。二十二葉 隋字條前

淮南說山訓注。倅讀詩惴惴其粟之惴也。與頗讀若捶擊之捶。可以

互證。二十二葉 高字條內

地理志并頭山。顏注并若見反。又音牽。史記五帝本紀作雞頭。括地志作并頭。○禹貢導岍及岐。釋文岍字又作泝。馬本作開。廣雅曰吳山謂之開山。從馬本也。然則說文謂開從并聲。或從馬乎。又案桂氏曰魏王基碑。齊隴東王感孝頌。皆形字。從井聲。今卽依此兩事。去開形兩字。其餘仍有三十餘字。皆瓜剖而豆分。亦是敝筭不能救鹽池之鹹也。

說文釋例卷四

安邱王筠貫山學

形聲之失

許君曰俗儒昏夫未嘗觀字例之條鼎臣曰爾雅所載艸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筠案菜名東風鳥名巧婦今作萊風鷺歸豈復可解乃玉篇卽已有之說文先有之矣苟取分別曾無深意若不覺其重複拉雜也然易童牛之牯說文引作告而牯下引費誓牯牛馬則史籀以前早已如此吾終不能無繫於心爰輯之以備覽焉

告從牛而牯又加一牛

巖從山而巖又加一口乃巖之古文巖已從三口矣竊謂巖是本字加品作巖省一口作巖借爲威巖之義迨爲借義所專再加山作巖又作巖仍與巖同義也何則厂部巖也山部曰欽巖山部巖下曰岑巖卽公羊傳三十年傳之嶽巖穀梁傳之巖嶽其體屢變者疊韻形容之詞也巖從厂敢聲業已足矣而巖加品者與巖之古文同蓋厂之古文也詩曰維石巖巖泰山巖巖故得威

嚴之義。小篆省一口。以爲威嚴之專義。因加山以爲山巖之專義矣。言從口而唁詎各加一口。且唁從口言聲。詎又從言口聲。亦大任意矣。

益從水而溢。又加水。然水祇可在皿中。而益之水在皿上。則增益之意。卽兼有汜溢之意。滿招損也。溢似後來分別文。

沓從水而滔。又加一水。

爨。爨皆在火部。垂。垂皆在土部。

宵。宵皆會意。其訓又同。惟唐韻音切不同耳。皆在目部。瞠。下云。讀若

勿。卹之卹。唐韻於說切。廣韻六術十七薛。皆不收。而收於十六屑。於

決切。與穴同部。則何以瞠從宵。而由宵之穴得聲。宵從穴。而反烏。皎

切。邪集韻亦收瞠於屑部。而又有重文。眈。則尤可疑也。卹從血。聲。血

亦在屑部。易曰。需於血。出自穴。是血穴自古同部也。特宵下無讀若

不知許君讀宵爲某也。

𥇑。𥇑皆在目部。一會意。一形聲。

皿部。盧。飯器也。從盧聲。案。飯器者。卽皿部說解之。皿。盧飯器也。留部

膚。𥇑也。讀若盧。同。是知膚。盧。一字也。篆文作𥇑。籀文作𥇑。案。皿。留。皆

器而義尚微別。留缶則異名同實矣。盧既從留，盧又加皿，鑪又加缶。鑪直從兩留矣。豈有古人制作而蕪雜如是。大抵盧爲古文，盧爲重文，餘皆任意分別文也。盧之篇文作唐，即可證盧虛制作之先後。

梅之或體作棐，某之古文作棐，案梅栢也。是所謂梅梁者。固大木也。某酸果也。則詩之標有梅也。棐乃從某，混兩木而一之。宜今人祇用梅字，而某別作誰某用也。況棐從兩木邪。

咎從人，俗又加一人。

嬰字聲義全矣。燬又加火，且皆訓火飛。恐燬乃變隸之後，不知票本從火，因加火耳。雖唐韻反切小異，不足據也。

或從口，國又加口。

彘從止，徙又加止，或體作祉。韻會引祉以爲古文是也。

冒從目，睪又加目。

會意

許君敎曰：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案會者，合也。合誼即會意之正解。說文用誼，今人用義。會意者，合二字三字之義，以成一字之義，不作會悟解也。左氏曰：

止戈為武。自鄭漁仲倡為異說。後人多信之。不知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枚也。東方滑稽。乃有是語。豈春秋而有之乎。六書例解曰。或謂蓋字从亡聲。非从止。此執隸形之變。案漢碑武字有數體。蓋為正體。蓋為變體。武武為譌體。惟嚴訢碑。劉讓題名。作武武。有似亡字。亦譌體也。筠姑依樣畫之。俟求漢碑質實。全刻皆加小篆。惟嚴蔡作或上體小異。

天字說曰。從一大。凡言從者。從其義也。一大連文。不可言從一。從大。不可言從大。一。此與人言為信。止戈為武。同為正例。信字在言部。信以言為主也。而其說曰。從人言。其詞順也。大徐不知。而改為從人從言。謬也。果如所改。即當入人部矣。天字不入大部者。重一也。采從爪禾。所爪者穗也。而禾字根莖葉穗皆全。此不能省禾以會意者也。故全從之。

獸從甘。朕依小。犬肉也。何以專飽義。古所貴也。鄉飲酒禮。祇言一狗。崇依小。從示。出依小。此亦順遞為義者。大徐不知。漫為增益。蓋人神道殊。豈可出而與人接。示而出也。是為崇矣。說文校議曰。據小徐通釋。當言出亦聲。

示部不收宗字而入山部者分別之義。天神地祇壇而不屋。人鬼乃
 廟祭是山中之示也。故說曰從山示。徐小
 刺從束刀。徐小刀不可束也。聚刀而束之。豈能如束溼薪。未有不乖刺
 者矣。此取義於必無之事。故不入刀部。而又在束部末。束從口木。束
 刀非其本義也。余方謂無束刀之事。旋聞小僕曰。適見行路者繩束
 四刀負之。手持一刀。恐非善類也。余問其束之也何如。曰。刀皆向內
 耳。附記之。以見腐儒不足論天下事也。
 閨下云。從王在門中。此亦順遞為義者。特不可言從王門。必加字以
 連屬之。文法雖變。亦正例也。
 十部文下云。十尺也。從十。案春官典瑞。璧羨以起度。鄭注。鄭司
 農云。羨。長也。此璧徑長尺。以起度量。玉人職曰。璧羨度尺。以為度。
 謂羨不圓之兒。蓋廣徑八寸。袤一尺。筠案。璧徑九寸。去其廣之一寸。
 以增於袤。則袤十寸。廣八寸矣。然八寸亦尺。十寸亦尺也。十寸之尺。
 固分十寸。八寸之尺。亦分十寸也。橫黍尺。當縱黍尺之八寸一分。而
 兩尺皆為度。初非僅用一尺也。對言則咫尺分。散言則咫亦為尺。猶
 今尺隨地而異。而名不異。且莫不分為十寸也。八寸尺之寸。蓋以中

指中節為度以手為尺從而遞增之則仞及尋常之名生焉十寸尺之寸蓋以寸脈為度以肘至尺脈為尺從而遞增之則丈引之名生焉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周禮溝洫亦言廣深八尺二尋二仞則周時田畝用八寸尺也儀禮聘禮注引朝貢禮云純四只疏又引鄭君答趙商曰三咫只即咫也此文作咫及只內宰注天子巡守禮曰制幣丈八尺純四咫疏引趙君字是帛亦用八寸尺也考工記廬人以尋常計數是五兵亦用八寸尺也乃家語肅慎楛矢長尺有咫又似二者兼用矣其它圭璋車輅則似用十寸尺也圭璋即以玉人證車以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證人長八尺故曰丈夫而伸臂則一尋人之縱橫相等故文尋異名同實文字從又持十此之謂也
孟子言在尋直尺猶言枉丈直尺耳詳君以咫為周尺信而有徵

以上皆合兩字為意而順遞言之者正例也它如音從口距卒局從口在尺下舟從止在舟上夾從大俠二人此類極多難為更僕吾又未能於其中見疑義故不及也○易曰雷風恆雷雨作解此一類也皆相連為義順遞一門蓋足象之

吏下云從一從史此兩字並峙為義者亦正例也亦可言從史從一特字隸一部故先言一然不可言從一史與天從一大為異耳夫史

者人也。一者心也。印林曰以一為心小徐之說也。許云吏治人者也。從一則所以從一者為其在上也。一為數始條其法如一再重之。數皆處其下。吏治在上故從一亦猶古文帝示之從一矣。何必論心乎。窮案九經字樣說吏字云言在上與印林意同。先有是人而後論其心。似當入史部。然吏義廣。史義狹。古

之史似今之書辦。此第借作人字用耳。故入之一部。凡象形指事之文其聲必在字外。形聲之文其聲必在字中。會意雖兼二者而有聲者較少。既兩字皆義而義有主從當入主義所在之部。此指兩字皆部首者言之。若一字為部首一字為部屬者不在此定例也。

冬從夂從宀四時之終恆有久也。古文臬則順遞為義矣。日窮于次之謂也。此例。

以上竝峙為義者。凡兩言從者皆是。大徐好兩言從小徐好一言從於其文意之連屬與否求之不難辨也。○易曰上天下澤履上火下澤睽。竝峙一門。蓋足象之。

辯下云從言在辵之間。此於字之部位得其意也。闕之古文開。開之古文闕。皆是也。惟闕兼形耳。非從引也。之𠄎。竦手也。之𠄎。直是兩手而已。且闕之𠄎。仍是左手。𠄎。仍是右手。闕之𠄎。反是左手。𠄎。反是右手。何也。開乃初開。故以一象高。兩手奉高以開之。必順其手之常也。闕則大開。高在門後。故字不作高形。兩手推之以附著於牆。則兩掌向外。反其手之常也。闕變為開。斷其一為兩。直其

𠄎爲什。繹山碑。卽如此。是李斯之鹵莽也。段氏曲解。𠄎聲。豈有當乎。玉篇。開下云。說文作開。是又於斷者連之也。又曰。開古文。是亦於曲者直之也。以今準古。古猶今也。大抵不識物情。不能識字也。兩下說。當兼依二徐本作從口。從內。內亦聲。口在內中者。以字形見字義也。今作𠄎。則其意不了。此字雖非象形。然是以形見義。而兼聲之字。

以上以字形發明字義者。若迨其部位。卽不足見義矣。如𠄎從二。臣相違。夆從又。𠄎相承。义從人。𠄎相交。皆是也。特各明一義。遂分見耳。○易曰。天在山中大畜。明入地中。明夷。部位一門。蓋足象之。○以上三類。皆正例也。

方名之。東南北。皆會義。東取義於升於扶桑。南取義於艸木之稟。北獨取二人相背。何也。直取其相對相當之形。相背之義也。相對相當者。以兩而化也。相背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蓋物之屬北方者。莫不穀。諸兩。蒼龍。朱雀。白虎。皆一物也。至北方元武。則兩物。規矩。繩。皆一物也。至北方權衡。則兩物。心。肝。脾。肺。皆一物也。至北方腎水。則兩物。天地生物。至北必兩之。聖人製字。至北安得不兩之哉。天

時人事皆於是乎去故而就新。然天字不能相背也。故以人相背明之。印林曰：古背字蓋即北字。後又加肉別爲一字耳。故背爲北。堂邨風亦作鄩風也。

六下云：陰變於六，正於八。

如此立文者，以八在二篇故也。下文七九相決，則分說之曰：陽之正也，陽之變也不復如此立文。

從入從八，夫以

數言之，先有六而後有八，以字論之，則先有八而後有六，可見許君說解推本先聖製字之意，不用後世計算之法也。易用九六，不用七八，老變而少不變，變乃玩其占也。八變爲六，故六字從八。然則七變爲九，九不當從七乎？以七篆之形，拗折之，即成九矣。許君云：屈曲，殆亦此意，但未明言從七耳。

右二字皆聖人創意爲之。若執字形以求其義，則不無窒礙。故爲變例也。它字尚當有類此者，吾未之見耳。

王部承三部。三下云：天地人之道也。王下云：三者，天地人也。知王字從三，又云三畫而連其中，一部云：下上通也。玉下云：一貫也。通連貫意皆近，似是從一。然孔子曰：一貫三爲王，則是一以貫之之意。一爲一之變體。然則王字當屬變形會意，且兼指事也。屯下云：難也。此正義也。引易卽證此也。又曰：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

難者此班志所謂象意也。難之意無可象，借中以象之。凡草木之生，其根必直下，若根先曲，則生意不遂，惟其芽有所礙，始有曲耳。而屯字曲其尾者，字本取難意，不主艸而言，故曲其尾也。易曰：剛柔始交而難生。屯卦上承乾坤，乾純剛，坤純柔，屯震下坎上，皆一陽二陰，剛柔相交之卦，自此始也。震之陽在初，坎之陽在二，皆不能直達於上，故難也。以卦德言，動而陷於險，亦難也。屯之為字，中在一下，是艸在地中也。在地中而有枝莖，無此事也。又曲其尾，尤無此事也。無此事而作此字，第以會難意也。故地本在下而在上，變也。中曲尾亦變也。凡類此者，皆謂之變形會意。土亦從中，從一，中在地，土是出也，與屯反對。

芻象包束艸之形，案從兩勺字。許所謂包，即指勺字。從艸字，兩體皆成字，即是會意。而許君云象形者，此以象形為會意也。若直是會意，則當作𦉳矣。惟芻為既刈之艸，故所從艸字不依本形。如斲字從斤，斲艸是其比也。必兩包之者，便於擔荷也。

斲隸艸部，而變艸之形為𦉳，以會既斷之意，不入斤部者，非在艸部不足見意也。與支之古文𦉳不相似。

詩之籀文𦉳，從二或而一，或倒者，非倒不足以見意也。或之本義，則

疆域也。借義則或人也。疑或也。蹇字三義皆可通。兩國兩人相晤。未有不悖亂者。即心覆圖反。展轉不定。亦終歸於悖也。

奇從口。距平。非第與言字相避也。奇者語相訶距也。非順理之事。今所謂譎詐。蓋當用此字。其詞不直。故曲以象之。廣韻作呬。已失其意。子書作啞。竝失其形。

跂下云。不滑也。從四止。案一人兩足。四止者。兩人之足也。上二止。倒之。而且反之者。兩人相對。則其足趾相向。故倒之。其左右正相反。故反之。苟相順從。必二人從行矣。今兩足相晤。是憤爭之狀也。故得不滑之意。

冂覆也。似指事。然云從一下垂。則會意也。一非物。何以能下垂。覆物以巾。本平正。如一字。既有所覆。則質柔必垂矣。故本其意而言。從一也。冂曰。冂皆覆冒之義。遞增以見其重疊。特是玉篇云。冂或作帽。然則冂當爲象形字。故曰。冂與冂得遞減以會意也。不然。冂訓覆。則虛字也。而部中有冠字。以虛字領實字。非法也。又案冂似是古幘字。乃象形字也。

以上從其字而變其字之形。如門從二戶。夾坐北之從二人。燕之

從二匕。𠂔之從二臣皆是也。其字已別見。

牢字會意兼象形。牢乃古終字。而曰從冬省者。牛冬乃入牢。若夏日有汗入牢。則毛盡禿矣。故知爲從冬省。旣爲閑養牛馬圈。則何必從牛。牛於六畜中最畏冷。北方牛牢多以艸障蔽之。馬則不然也。云取其四周巾卽此之謂。亦兼指字形。牢字周巾牛字外也。

棗從重束棘從竝束其木同而高卑不同也。許說曰叢生者卽指竝而言。豈如段氏謂束尤多乎。

以上兼象形者也。抑棗棘爲疊本字以會意。如二玉爲珽。二木爲林之類。吾已別輯之矣。顧其中亦有別焉。如龍虬之類。祇是加一倍法。龍飛龍也。虬虎怒也。龍善飛。加一則愈飛。虎善怒。加一則愈怒。是龍仍指一龍。虬仍指一虎也。抑又念五經文字云。虬俗以二虎顛倒與說文字林不同。竊意似俗作是也。蓋虬下云二虎。虬下云兩虎。據此知其不顛倒。虬下獨云從虎對爭。見若如今本。是背而不對也。疑字本作𧈧。如𧈧字之比。以其難寫。乃作𧈧。李勣碑如此。文選題韻賦亦有此字。後復改之。而說文亦因而改易。不然。楷字皆取便利。𧈧作𧈧。甚不顧其安。爲其便於書寫也。何獨於此字倒之。以自蹈於不便乎。

𠂔从大從又。是會意。而𠂔𠂔固事也。兩手向內。是爲拱揖。兩手向外。是爲攀援。於字形見意。則兼指事矣。
𠂔步亦是也。止字象足形。本不分左右。若以兩足取象。則必分左右矣。故𠂔步所從之少。不取踏也。本義而以少象左足。止象右足。𠂔之足平分而兩向。是刺𠂔也。步之足前後相隨。是行步也。猶之又爲右手大爲左手。合之而作𠂔。作𠂔也。乃無𠂔字。不與步同例者。手無上下兩用之事也。又無𠂔字。不與𠂔同例者。足無左右易位之事也。○行步兩字之義。可卽字形得之。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曲禮曰。堂上接武。鄭注。武迹也。迹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中人之迹。尺二寸。案半躡之。則後一迹躡前一迹之半。兩足必左右相並矣。故行字彳于相並也。禮又曰。堂下布武。鄭注。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案此則兩足相繼矣。故步字止少相繼也。
束字從八。而八不在外者。於束中束擇之。不可於束外束擇之也。束困皆從木。從口。然束縛者。必當其中。以困爲束。不可也。木乃高聳之物。今爲物所口。是困也。以束爲困。不可也。故意在字形中。非率然合併兩字。便爲會意。

以上皆兼指事者也。

有會意而意反不在字中者。則得意於筆墨之外矣。𨔵下云。車筭間皮篋。古者使奉玉以藏之。然則皮篋乃𨔵之正義也。然而其字不從皮。𠂔等字。而從珽。從車。珽在篋之中。車在篋之外。皆不直指其物。特以所盛者玉。故從珽。使必乘車。故從車耳。而玉不可頓置車上也。即此見其有篋矣。

爾下云。麗爾。猶靡麗也。其孔竅與爽同意。爽下云。明也。小徐以縫隙說之。則爾爽兩字。皆指窗櫺。其空白處。乃字意也。爾字又兼聲

秣下云。稀。疏道也。指兩禾字中間之空地也。立苗欲疏。故兩禾離立。與棘字取其密比者異。故字形雖同。而命意不同也。

𨔵下云。鄰道也。兩邑祇有鄰意。所謂道者。中間空地也。州下云。水中可居者曰州。周遶其旁。從重川。其為指字之空地。尤明了也。

𨔵下云。兩阜之間也。意重間。不重阜。

以上意在無字之處者也。

有展轉而從所從者之所從。以會意者。甘部曆字是也。各本誤為曆。小徐曰。麻音。歷。知麻為麻之誤。知字當

作得也說曰和也。從甘從麻。麻調也。調之即和之矣。然麻者治也。麻從秝。
秝，稀，疏適也。當作稀。疏適，歷也。周官遂人疏曰：稀，疏得所，名爲適。歷
然則調和得宜，亦謂之適。歷是曆從麻所從之秝爲意也。

宰下云：舉人從辛。辛舉也。案辛本不訓舉。其說解曰：從辛。辛舉也。是
辛之所從有舉義也。而舉字即在辛部。且辜辭皆訓舉。而辭字亦有
舉義。是從辛之字爲舉也。以二者推測之，知辛亦舉也。然究係株連
不意文字中亦有瓜蔓鈔也。拜下云：舉人相與訟也。從二辛聲。下
云：節制其舉也。則直以辛爲舉矣。

以上所從之字不成意，轉由所從與從之者以得意也。

匠人建國，則圭臬準繩其器也。匠人爲溝洫，及困窳倉城之屬，則畚
鍤楨榦朽鏝其器也。二者皆土工也。匠人營國，則兼木工也。其器械
尤多矣。欲爲之製字，則不可臚列也。乃獨注意於木事，而其審曲面
執，神奇工巧，又無可措意也。乃以箱篋盛器械者，必係工人爰以口
中有斤，會成匠意。然斤之爲器，不能入口中也。斧鑿繩墨短小之物，
皆入口中而不從之者，爲其意不著也。故有非情理之實，而人望之
而知者，匠字是也。吾見江南木工不用斤，亦不失其爲匠也。匠及工匠等字，
皆以重其
其人。吾同年友黟縣余正燮理初曰：江南木匠斲樹成材，及用木牌

料者皆用斤作屋作器之匠俱用成材不用斤

此意不勝會而所會之意不實不盡者也

有卽其文而少增之卽爲會意者久從彳彳小步也引長之則長行也或從舟舟三十也三十年卽爲一世矣而又曳長之者繇繇不絕之意也目從日而曲之象出氣也半從生而達於下邪從邪而連其上

取下云象形實卽耳字而少增之以會意許君言象形者公羊傳所謂辭窮也說文無繇繇之詞故云然耳試思取訓耳垂無以發其意也反由耳之上增之以象其垂無此形也然人觀之卽知其爲下垂也是以知爲會意

以上就本字而少增之以會意者也

有必從省乃足會意者如管俎是也苟作𠂔非不可見暴肉之意苟作𠂔亦非謂嫌於蠅乳肉中之𠂔也俎所度者半體之肉故省肉之半管之爲肉甚零星從肉則嫌於一肉矣故知此二字者古人刻意作之且兼象形知爲會意者非會合肉字思之不足得其意也
彳于二字分行字以爲意許君謂彳象形于反彳行從彳于是謂于

行皆會意誤也。夔一足乃罕有之物也。然既分矣。何以謂之會。則以非識行字。卽此二字不可識也。仍是會合本字耳。

夕片亦是也。月字象形不可分半也。而夕從月半見者。午日當空。月自無景。至夕則見矣。然不如夜月之明也。故曰半見。豈云見其半哉。夫朝亦半見。安見夕之不爲朝。月生於西之義也。且自朝而禺中。月漸卽於暗。自夕而下春。月漸卽於明矣。故夕得爲將莫之字也。木字象形。木可分半也。而字之形不可分半也。木以上出者爲枝葉。下注者爲本根。苟以事實論。則欲判之爲片者。必先斷其本。依此形而作字。則成中矣。且再斷其枝。依此形而作字。則成一矣。夫而後去其皮。夫而後析其榦。而片以成焉。依此作字。豈能以一更剖爲兩乎。片之爲字。去一半之枝與根。而一半之枝與根。故在也。古人製此字。不於物情中得其意。而於字形中得其意。當亦自詫其巧。自笑其非理實也夫。

櫛之古文不從木無頭。與片同省一字而各得其意。

占從半丹。

了子子皆從子省之以見意。了無兩臂。子無右臂。子無左臂。許君說

了曰象形誤。予子從了，則部分所拘也。無左右臂之說，爾雅釋文引之，云出字林。

川字象長流之形，由川而減之爲巛，再減之爲巛，則會意字也。非以

川字比例而推求之，不可知其爲巛。澮故曰會意也。是以巛巛二字

終不可行。之古文訓，直從田川會意。篆文巛，則諧聲。巛則經典借

同聲之澮，而說解曰水流澮澮也。是即發明假借也。段氏謂澮澮當

作活活失之。○段氏謂許君不言象形爲省文非也。許君亦以爲會

意，而與吾說不同也。巛下云水流澮澮也，是謂省巛左右四筆，獨存中

筆，以見其爲小也。巛下云水流澮澮也，則由巛而增之，以見其稍大

也。川下云貫穿通流水也，則又由巛而增之，以見其益大也。然許君

說水字未允，故吾於此三字亦知其意而不敢從也。川下說引澮巛，以距川，容下又引澮狀澮，距川可見巛不能

單行，即通用高不能久行也。川者天生之，巛巛人爲之，即此足知製字之先後。

谷從水，半見出於口，與巛從水，敗兒同，皆於省文見意也。泉出通川

爲谷，固非窮瀆不通。然究是深山穹谷，與長江大河不同。故從水半

見，爲陰厓所蔽，不能洋洋滿兩溪也。口則假借，猶後世言谷口矣。

支下云去竹之支也。從手持半竹，此字重竹不重手。然則省竹之半

作巾可矣。爲其與巾字疑似也。加又以定之，乃茂堂增巾以爲个字。

何也。

隸字從尾省者。不省則意不見也。尾可省者。尾從尸。從到毛。本係以會意成象形字。故可省也。

九下云象形。然當是會意。說云飛九。九也可以疊字形容。則是事也。而吾確知為會意。非指事者。尸篆當作匕。省尸之文。以會意。凡則省

飛之文。以會意也。𠄎篆之右垂者。凡四畫。其一翁也。二三翼也。其四尾也。飛之翁則開張矣。翼則左右奮揚矣。於即羽字。象飛之形。故反背也。尾向下。首向上。是直刺上飛之形也。凡則省飛之翁及羽者。迅疾之至。仿佛知為鳥

而已。不可得而詳察之也。九又省凡之下半者。羽毛未臻豐滿。但見其為一團而已。此雛之習飛者。非鍛翮之禽也。如非省凡而作。何以

審知為短羽哉。此蓋會意之極變矣。省飛為凡。獨序卦傳之正受。省凡為九。獨序卦傳之反受。省至九字。無可省矣。故凡字又加三也。

非凡二字。由飛字而生。然飛自屬指事。非凡則省之。以會意。何也不合飛字觀之。則其為非凡之故。不可見也。非下云從飛下。飛所謂下

者。指向下。兩筆言之。飛之扑向下。非則上二筆仍向上下。二筆變而向下。以會其相背之意。不必有此物情也。鶴鵠九頭。其心各有所向。則或拗折。固有此物。然造字不取此也。且許君此言。特言字形之

由來至說字義則曰違也故部中字皆取違意不取飛意或作𠄎者變文以取姿不虞即成飛之省文而六書正譌直以爲正以飛爲隸謬也凡下云從飛而羽不見不言翁不見者羽大猶不見則小者可知也苟非迅速何以如此此二文者不由飛字推論豈可知其意哉

○鐘鼎文𠄎字蓋周氏所本

塵之籀文𠄎以會意兼象形其法殊妙又不得議其重疊也篆文從麤土會意籀文三鹿無足塵空不見足也土在上者爲鹿所揚也以此二端知兼形也

以上皆省文會意者也有一省者有遞省者有同省一字而各有取義者吾向者以此等會意爲會悟之會矣由今思之乃是會合本字以爲意離卻本字即不成意也然則會意中終無會悟一說矣

有從省文會意而其義實非省者萁部再再二字是也此乃以萁字摺疊觀之以會其意即如有布二尺以杖當中荷之則一面祇見一尺以手當中提之亦一面祇見一尺然人固知彼一面定有一尺也再所從之一即杖也再所從之爪即手也而所從之再即如布之舉

其中也。且如非舉其中，則無以成兩面也。故再下云：一舉而二也。再下云：竝舉也。苟不以毒字摺疊觀之，則省去一半矣。何二之云？何竝之云？

此名省而實不省者，爲省文會意之奇變。吾能識之，亦有功於此二字也。

吾由再字悟入，吾辨俗語舉物之中謂之，再爾雅稱舉也，卽此意而借備字爲之。

止部山，蹈也。以足蹈物，則其足不主故常，故反之以見意。

正部，𠄎，別無說解，祇引左氏。蓋說義說形說音之詞，盡佚之矣。與輔字說解正同，不必曲爲之解也。又案正字，當以正鵠爲本義。全體象形，非會意也。正鵠必正向人，射者亦正己而發。於是中正之義生焉。之以拒矢，與正之受矢相反，故反之以見意。拒矢是欲其無矢，於是賈乏之義生焉。吾恐許君之說正字也，祇言其借義，未言其本義也。殆亦千慮之失耳。

𠄎下云象形，不云從反又者，左手自有其形也。又下不云又手也，而𠄎下云𠄎手也者，對文則𠄎又有別，散文則又字統兩手也。卽如少反止而訓爲蹈，是虛字也。而𠄎步所從之少，則仍是足。若散文則以止統兩足也。

爪下云亦爪也從反爪言亦者承部首爪也而言其字玉篇作爪
廣韻作𠂇二書皆有𠂇字云梁四公子𠂇啓後案孟子之母仇氏則
此姓甚古印林曰孟母仇氏古者從無道及者明時始有之忌
屬無稽未可證據五林有金時碑作李姓亦無考而聲意不合蓋卽此𠂇字斷者
連之連者斷之卽成仇也廣韻掌下云又姓或本是一姓乎段氏引
小顏注揚雄賦𠂇古掌字案掌下云手中也知爲手掌之專字𠂇旣
訓𠂇當爲執掌之專字也而賦無異者散則通也印林曰以字體論
當先有𠂇而後有掌以字義論當先有手掌而後有執掌許乃以𠂇
爲執以掌爲手中不幾舛乎竊謂𠂇又有掌猶爪又有又爪𠂇皆特
造之字掌又則有所因而造矣爪訓覆手又訓手足甲而詩之爪牙
史記之揃爪義皆爲又非直假借而已古時蓋無又掌字惟作爪爪
後又添出又掌乃從而分屬其義然周禮許多掌字竝無古文作爪
之說然則掌固其本字而非𠂇之假借也許君分繫其義使人讀爪
爪而卽知其爲又掌讀又掌而卽知其爲爪爪焉耳又曰禮喪大記
爪足爪手俱作爪曲禮不蚤鬚作蚤鄭注蚤讀爲爪是禮本文及鄭
意皆以爪爲手足甲也筠案字有不見經典者許君卽其形說之推
印林之說卽得其故至以象形指事字爲先作形聲字後作正不盡

然又謂爪又一字亦不然。指事篇爪下已言之矣。○殷從爪而向左。處從爪而向右。小徐作備則如故因疑曰下云從E。E即此爪。爪二字。然爪反爪。爪反爪。其義殊不反。又皆云闕。吾恐爪。爪之爲後增也。

爪下云亦持也。承部首爪持也。而言手部拮。執搨也。蓋爪。爪即執搨。音義竝同。

爪下竝無說解。而遽云從反邑。是此字無義也。又云闕。是此字無音也。既無音義。何以爲字。第爲說從此一句設耳。此必後人所增也。夫久之反又少之反。止人之兩手兩足。本不同也。乃若舛之從二久也。久部未嘗有平也。門之從二戶也。戶部未嘗有可也。推之尾從到毛。毛部不必有彡也。爽坐從二人。不得謂匕字又讀爲人也。爪亦有作E。E者。不言橫爪也。幸其未嘗一切增之故。有隙可尋。

爪從反E。說曰E也。廣韻則候切。蓋欲以E目爲節奏之專字也。吾亦疑之。殆爲卯字從E。E設耳。○說文校議曰。小徐無E篆。六書故門从E。E引唐本曰。反E爲E。蓋唐本亦無E篆。筠案E既非字。即不得言從。祇當云從二E。相向耳。

爪從反印。印以文爲面。當其敷泥於紙。以印按之。則面向下矣。故從

反印

向說曰印其印色名曰蠟條形如印人所捺聲單紅黃色不知何物為之其封物也不用黏以火炙蠟條今能化印痕之以係於封口即固矣其說聞之從即再以膠黏之亦不相著矣以其似古之泥而又甚巧也附記之

丸從反仄仄側傾也側而傾不可轉也丸之傾側無所謂傾側也本

無正面故也字形相反意亦相反矣

辰從反永永者水長也長者為川川有分派江別為沱是也與經流

別意故從反永此於字形見意耳段氏謂襄流別則正流之長者較

短是於永字之義有反矣江別為沱江豈能短於沱哉非事實故知

非許意也段氏又夾入漾東流為漢沆東流為沛亦非此乃隨地異

名非別出也引爾雅河出為澗是

目下云從反已案此到之而又反之也蓋反之則為眇到之則為

眇已既通體到之而上半用其反而後到之形下半用其到形也

非下云從反冫案此說未合當依步部例艸步皆從止少艸字兩足

左右分故為刺艸步字兩足相繼故為行步非皆從冫又冫兩手

相向是拱手也非兩手向外是有所攀附也各會其意不得謂之反

冫步下云從止少相背則此亦云從冫又相背可矣蓋冫字冫_{古左}手

在左又冫_{古右}手在右如其本位冫字又一反在左冫手反在右無此事

也特以指爪外向似易其左右耳

舛下云從久平相背。玉篇引同。然終恐是後人改久部無平。直是反久耳。取相背之意。則以久兩向作之。猶距從二臣相違不得緣其文而妄於久部增平。臣部增丑也。凡相反之有義者。如少戶之類。必是原文其無義者。如臣(臣)之類。吾皆疑之。而戶尤甚。其說曰。從反邑。詭字從此闕一也。玉篇不收二也。大徐不引唐韻音切。是唐韻亦不收三也。朱翱亦無反語。四也。徐德既切且以事實言之。詭下云鄰道也。鄉下云里中道也。鄰里一義。而唐韻皆胡絳切。則其音又同。當為一字。而詭字會意。鄉乃孳育之形。聲字也。然則兩邑仍是一邑。取其中央闕然為道耳。若是兩邑。則吾鄉邨落最密。相距亦必二三里。不能有此二三里之闊。巷也。且邑安有反正。然可以云反者。會其意也。東西巷。則居南者北戶。居北者南戶。南北巷。亦然。是相反也。何取於別作詭字。然則舛字下。亦云從二久相背可矣。詭字下。亦云從兩邑相背可矣。金刻從邑之字。在右者皆正在左。者或正或反。則詭是邑之變文。

者。久從後至也。平跨步也。從反久。此則兩義不相蒙。而但取字形相反。北從二人相背。猶夾從二人相向。反人仍是人也。

邪之與門以非從反例之則卯下當云從反門矣而許君不然者云從反門則是開字意也故竝不云從二戶相背第云象開門之形此許君措詞之審細也邪下云閉門放此邪閉門而字不反邪以反邪仍是門字也故連其上以見閉意此又有所避而變形為會意之變例

可從反弓匕從反人无從反欠身從反身司從反后亼從反人入從反厂卜從反丨以上八字雖無說特由此類字少皆集之以備考也

以上皆反文以會意者也其中亦有不然者類聚便於觀覽如𠂔𠂔入是也且此及到文法頗新奇用力少而成功多故不使或遺少也二字亦相反而許君不言殆以其同義邪沙之重文作泚

案原與我同蓋字與之同美而皆言反則七下不言或亦偶然耳○易曰天地交泰天地不交否此一類也皆於

反正取義反文到文蓋足象之

下下二字之說解小徐本作從反上為下案當言到而言反者上字無反故通其文

干從到入而說曰從反入人字無反不待分別言之到入非字而得言從者入之以不順所以見干犯意也

幻下云從反予當依玉篇作從到予推予者事實也到之則幻妄也
丹篆作丹徐小而古文作日徐小是顛之倒之仍一字也惟與甘篆作日疑
似蓋小篆變其文即以此也

卑從到富而說曰反

市從到出而說曰從反之而市也者此必當言反者也出者出也既
出而反是周市也苟言到則無以見意

匕從到人尾從到毛竝加尸以會意鼎從到鬲去從到子兪從到古
文學

以上到文以會意者也艸艸中巾正相顛倒然各自象形不在此
例○以上十二類皆變例也

有會意字而所從之字各自為意必不可會者許君亦兩分說之不
肯勉強扭合聞疑載疑也君下云尊也從尹此釋尹字也君尊尹三
字聲相近又云發號故從口此釋口字也君字尹口二義不甚聯貫
故許說兩對立文設以在口部而曰從口從尹則是為君者尚口也
即如小徐從尹口又是所治者口也人部伊下云尹治元下者訓尹以治文義皆不可通許君
說字必揣聖人制字之意不肯執見成之字隨文說之遇難說者必

不牽合。今之君子見其字上尹下口，卽曰從尹口，亦曾念二字之不
相附屬乎。

字下云竈也。從米此一義也。承竈下說艸木竈字之兒來也。人色也。
從子。此又一義也。起下所引論語也。兩義相對立。文不復牽合爲一。
又春秋有星字于大辰西。此不及者。卽竈字之引申義也。

聯下云連也。字義不難知也。然絲可以連耳。何以連合。絲於耳。又何
以連。字形殊難知也。故許君分疏之。而各以連字與字義黏合。終不
扭合耳。絲爲一義。疑以傳疑也。段氏增四字。非也。

右三字許君本疑之。

冢從冢。文不成意。與家字同一不可解。
冢下云登也。從門下。不甚可解。段氏改下爲上。則誤。門之上則楣。楣
之上則字。非可登之物也。

右則余不能解者。記之俟質。

凡會意字。或會兩象形字以爲意。或會兩指事字以爲意。或會一形
一事以爲意。或會一象形一會意。或會一指事一會意。皆常也。然亦
有會形聲字以爲意者。言從辛聲。而詹衛信音。善說善。則從之以會

意也。支從卜聲。而食寇敗敗收改攸攸。則從之以會意也。初從丰聲。而契契從之。穴從八聲。而突竄汙從之。句從斗聲。而拘筍鉤雖從之。放從方聲。而教敦從之。畀從田聲。孫陽齊謂從由聲似足而鼻異從之。夔從弓聲。而夔夔從之。聿從一聲。而筆屮聿建從之。疑從匕矢兩聲。而礙礙從之。身從尸聲。而躅躬從之。能從呂聲。而罷態從之。辰從尸聲。而辱從之。糴從翟聲。而糴糴從之。馭從臣聲。而緊堅駮從之。柔從矛聲。而鞣燥從之。壯從斗聲。而共共從之。彡從儿聲。而役投殷般從之。齒從止聲。而齶齶從之。獲從得。而得多聲也。郵從垂。而垂垂聲也。凭從任。而任壬聲也。辭從受。而受舟省聲也。肸從介。而介八聲也。甄從壺。而壺與聲也。曹從旬。而旬勻省聲也。會從曾省。而曾囧聲也。等從寺。而寺出聲也。微從微省。而微微聲也。疊從宜。而宜多省聲也。寡從頒。而頒分聲也。便從更。而更丙聲也。顛從景。而景京聲也。擘從藥。而擘奔聲也。縣從帛。而帛白聲也。董從黃省。而黃芡聲也。銜從金。而金今聲也。陞從毀省。而毀毀省聲也。醢從益。而益右聲也。无從元。而元兀聲也。頰從類。而類類聲也。襁從襄。而襄馥聲也。嵐從風。而風凡聲也。甍從聲省。而聲聲聲。聲則未聲也。博從專。而專甫聲。甫則父聲也。

瞑從冥而冥門聲也。腥從星而星生聲也。簦從塞而塞寔聲也。饗從鄉而鄉巨聲也。寤從夢而夢瞢省聲也。纒從纒而纒眾聲也。畱從畱而畱畱聲也。借從待而待寺聲也。債從賁而賁畜聲也。癩從羸而羸羸聲也。梭從交而交允聲也。應從廣而廣黃聲也。泐從叻而叻力聲也。勞從徠而徠育聲也。醫從毆而毆医聲也。沙從少而少ノ聲也。鼓從熱省而熱執聲也。又有兩體皆彤聲字者。寤之從寤省從言也。設之從言及也。認之從言思也。教之從孝及也。誼之從言宜也。毅之從支羣也。齷之從虛宐也。至於展轉而從彤聲字者。如音從言而從音之章不計也。鼻從畀而從鼻之𠂔不計也。然已一百一十字。會意字凡千二百餘。已幾及十之一矣。蓋彤聲字上古卽有之。如五岳四瀆之名。縱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亦在唐虞之世。卽身齒言聿星風黃金皆不應爲古所無也。李斯作小篆卽合古之彤聲字以爲會意。亦理之自然者矣。○五百四十部首而彤聲字五十五。由此推之。而會意形聲之不分。氏印亦可見矣。故六書之次。班志則象意先於象聲。說文則形聲先於會意。

轉注

許君敘曰。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裴務齊謂考字左回。老字右轉。以隸釋篆。至爲鄙俗。戴侗六書故。周伯琦六書正譌。亦用左回右轉之說。別舉側山爲阜。反人爲匕。反欠爲无。到子爲去。用以爲例。是以形之變轉。其義則混於象形。會意。鄭樵六書略曰。諧聲轉注一也。則混於形聲。不知許君云建類者。建立也。類猶人之族類也。如老部中字。藎。耄。耆。壽。皆老之類。故立老字爲首。是曰一首。乃諸字皆以老爲義。而耆字直說之曰老也。與考下云老也。同詞。顧不云老者。而云考老者。則以其同意而非相受也。考下云考也。考下云老也。始爲相受矣。何爲其相受也。老即耆者。即老也。故不能相受。若老者考也。父爲考。尊其老也。孝下云子承老也。此老字即作也。許所本。然考有成義。謂老而德業成也。永錫難老。考槃在澗。然易曰。意承考也。許所本。則不可互用。是知以老注考。以考注老。其意相成。故轉相爲注。遂爲轉注之律令矣。說文分部。原以別其族類。如譜系。然乃字形所拘。或與譜異。是以唐書宰相世系表。同一韋氏。而九房分焉。同一郭氏。而陽曲華陽中山分焉。或同姓而別其

支或同氏而異其祖而說文不能也是以釐芑皆嘉穀而字
既從艸不得入禾部也荆楚本一木而荆不得入林部楚不
得入艸部也故同意相受者或不建類一首矣考老疊韻
惟策荆當蓄之類尚與同例它或不能矣頁頁首面四部又
手寸三部止足走走四部如世系表之分彙其轉注宜也而
部首意絕遠者亦得轉注則如人之爲後於異姓者矣要而
論之轉注者一義而數字假借者一字而數義何爲其數字
也語有輕重地分南北必不能比而同之何爲其數義也古
人於有是語無是字者借之卽有是字者亦借之取其入耳
可通而已故老從人毛匕會意字也考從老省彳聲形聲字
也則知轉注者於六書中觀其會通也假借者窮則變變則
通通則久也

策剗也。荊策也。當蓄也。蓄當也。皆同聲相轉注。

蒨芑也。芑蒨也。楚謂之芑。秦謂之蒨。若皆國別方言。但以義轉注。聲
不同也。

蒨蒨芑亂。以初生未秀。八月已成爲別。聲相通也。

菌蘭蓮茄荷蓂蕩以根葉萼實爲別聲不通也

吾柳呼爲隨河柳

柳小楊也以

性同而形不同則殊異其詞如楊木也檀

其皆可爲栝椹也廩山桑也栝栝桑也徐下以其皆可飼蠶也段氏謂

栝桑相似蓋未見其木夫蠶之初生桑芽未發剪栝濟之即如蠶將

老而桑已盡則縱之豌豆中亦可不死但蘭薄耳又如山蠶食櫛及

櫛櫛蠶食櫛及蕪麻皆不可謂之相似也又椒亦有蠶女好而有二

黃角觸之則角縮如蝸牛杏亦有蠶入地作繭特堅於它繭頗難得

此皆所謂野蠶成繭古人以爲瑞應者也余恆見之不以爲異

桷椽椽一物也而周秦齊魯分焉楹椽栳椽聯一物也而齊楚秦

分焉戶屋栳也秦謂之桷齊謂之戶是齊呼椽爲桷秦呼栳爲桷則

一名而各有所謂焉且齊旣謂栳爲椽又謂栳爲戶則一地異名焉

有因所用而異其名者園圍一也而養畜與禽獸分焉園圍一也而

樹果種菜分焉

牯下云駮牛也駮下云牯馬也羯下云羊殺牯也羖下云駮羊也羖

下云羖豕也猗下云牯犬也其事則一隨所施而異其名耳交互說

之不煩言而已解今按謂之羖

揃之下爲搃故說揃曰搃也搃之下爲批故說搃曰批也批及御之下爲粹故說批御皆曰粹也至粹而異名畢矣即說之曰揃曰搃曰批曰御人究不知爲何事也故質言之曰持頭髮也而上四字皆可知矣如此易解而段氏改搃下批也爲擘也以擘下一曰搃頰旁也爲據且無論一曰之文多不足信或以批擘之形不異即訓可互通故加此句即屬許君原文則有正義有借義者多矣搃爲批之正義爲擘之借義獨不可乎且即如段氏意則許君何以使搃批相次而擘反在四十六文之後乎○又案兩字轉注有一習見字乃可用如此五字者今皆無此語蓋許君時亦無此語故逐字遞相注而不復轉也亦轉注之變例矣

有隔字而後轉者如論下云議也議下云語也語下云論也有互見以爲轉者如謙下云誕也誇下云謙也誕下云詞誕也謙下云謙也四字相注而其詞則不轉也段氏謂詞誕爲誤非也許自用無逸之既誕耳傳云

恚下云恨也段氏改爲怒也而謂各本作怒也皆誣也案自慤至快凡十七字惟惡憎二字橫互其間餘十五字皆怒怒之類且恚下云

恨也。恨下云怨也。怨下云恚也。展轉流通。此多字相爲轉注之法。與兩字轉注更無它字者不同。段氏必能知此。此則倦時偶誤。

轉注有羅紋法。言部誣相毀也。此毀乃鑿之借也。女部鑿惡也。此惡乃誣之借也。猝視之若不相涉。而其意可以互證。且兼以明假借矣。

說文同部轉注。異部轉注。段氏皆發其端矣。然惟衣部衰下云。窶也。交部窶下云。衰也。此類段氏乃知之。如女部媯下云。醜也。面部醜下

云。面醜也。此類轉注之法。段氏則不知而改之矣。又有轉注而再加注以申之者。段氏尤不知。則以句讀不明之故也。日部早下云。晨本作

段氏改也。而晨部云。早昧與也。早字自爲句。蓋以晨早轉注尚不定其爲鷄鳴時邪。抑旣旦時邪。故加昧與二字。是所謂早者。乃指將明未明

之時。而晨之義始與旦之義別也。周書時甲子昧與。傳曰。昧與。早旦是也。然則何不云早也。昧與也。曰。此說文例也。以早通晨之名。以昧

與釋晨之義。苟加也字。則分爲兩義矣。而玉篇往往加也字。則顧氏不如許君之精審也。食部餼下云。祭酌也。玉篇同。廣韻集韻引竝同。

從漢書王莽傳。字注引說文。職祭酌也。何伯求傳。字注不引。亦同。此文字。說文無職字。以其說之祭酌也。與今本同。說知所引即餼下說也。惟元應引作酌祭也。是也。以酉部酌下云。餼祭也。絜之可知。餼酌轉注。皆祭名也。竝作兩句讀。二事

皆主謂酒。故玉篇餽亦作醜。亦合之。其類土部垣下云牆也。而嗇部牆下云垣蔽也。牆垣之用。皆取於障蔽。左傳曰人之有牆以蔽惡也。榦下云茅甬也。亦兩句讀。而微與它處不同。甬下云春去麥皮也。乃其本義。漢人呼茅爲甬。而不用甬之正字。見甬部故先以茅通其古名。再以甬通其今名也。此處已明。故茅栝下皆直曰甬矣。吾鄉皆呼爲鑿。而斗部斛乃其正字也。釋器斛謂之說。剗謂從刀。椀下云椀木薪也。椀下云椀木未析也。此既已轉注。而又互申其義也。穡下云穫刈也。似可不加刈字。以穫下云刈穀也。足以了之也。必別言之者。刈乃芟艸之專名。穡穫則刈穀之名也。釋詁穡復也。穫猶穫之譌矣。卩下云瑞信也。瑞下云以玉爲信也。虞書第言五瑞。則不兼周禮諸節。而卩固其統名也。故先以瑞通其名。而後說之曰信也。匚下云卩徧也。謂匚之詞。皆徧之意也。卩下云周也。不用匚字。所以發明假借。設匚下第云卩也。則假借之法。不明。惟徧下亦曰卩也。於是卩說徧。以卩與徧說匚。而後以周說卩之爲借。曉然無疑。而凡說解中之用周爲徧。不用密也之本義者。亦皆曉然無疑也。其姦下云私也。既用借字矣。於此又加姦字者。則以亼之義廣於

姦凡不公不正者皆是不第爲媿逸之名也。段氏欲刪衰字，誤也。庖
 下云廚也。廚下云庖，屋也。玉篇同。業轉注矣。而加屋字者，庖爲宰殺
 之所，不在屋中。廚則畜飪之所也。故微加區別。虫部蛩下云蛩也。宋蘇
二徐而長部駃下云蛩，蛇毒長也。徐玉故微加區別。虫部蛩下云蛩也。宋蘇
二徐也。玉篇曰蛩也。蛇毒長也。此自是玉篇例，不得於說文增也。字示部
 柴下云燒柴焚燎以祭天神。火部燹下云柴祭天也。柴燹皆其名。祭
 天乃其事。而又一詳一略也。餽部躑下云塞上亭守邊火者。火部蕩
 下云燧候表也。蕩燧轉注。而候表亦是兩意。候主望敵爲言。表主表
 示本國言。如列樹以表道之表矣。木部械下云篋也。蓋牙區而仁部匿
 下云械。小徐有此藏也。二字皆非恆用。故申之以藏。阜部隅下云隅也。而
 隅下云阪隅也。又疑阪爲隅之誤。隅於隅言阪則隅可知矣。凡物有角皆謂之
 隅。而不謂之隅。此自古人偶不借之耳。不得謂隅爲通名。而隅爲阪
 隅之專名也。阻下云險也。險下云阻難也。隋下云陵也。陵下云隋高
 也。皆兩字轉注。而加難與高以申明之也。以上畧餽、酌、牆、奩、椀、櫛、穢
 下、旬、么、廚、馱、賚、漢、匿、阪、險、凡十九字。惟廚、馱二字說解一句讀。其
 餘說解並作兩句讀。皆既已轉注而又加字以申明其義者也。又有

轉注而其字即可通用者。禡下云：禡，牲馬祭也。段氏引杜子春曰：禡，禱也。此即許說之句讀也。先以禡釋禡，再以牲馬祭說其所爲之事。音義既同禡，而不列爲禡之重文者，蓋其義分廣狹矣。廣韻三十二皓，禡，牲馬祭也。無禡字，是知說文句讀者也。且人所以讀爲一句者，殆以牲馬不應祭，而附會既伯既禱之文。於是小徐引詩作禡，而大徐直以爲許君語。然禡字之得存，即以此也。詳說所據者周禮句：祝禡牲禡馬也。釋天：既伯既禱，馬祭也。案：孫詩言與許不同。初學記引說文：祭，豕先曰禡，則讀者疑之。而又以爲無用直刪之也。荐下云：薦，席也。薦，自爲句。音同，則義通。今所用薦藉字，皆荐之義。席也。始說荐義矣。顛下云：選，具也。謂顛選通用。而其義則具也。玉篇云：顛，或謂僕。古文作選。案：人部，僕下亦云具也。而選下云：遣也。顛下之選，非其本義。故又言具以明之。殺下云：綴，聯也。兩句讀，殺綴同義。蓋遞增之字。唐韻不同音。蓋亦古今分也。段氏曰：以綴說殺，猶以索說衆，得其理矣。以上三字，則以轉注而兼明假借者也。又有卽是一字者。干下云：跨步也。干，跨一字，以重文爲訓也。步字乃釋其事。毳下云：毳也。覲下云：毳，毳也。覲，毳一字，故再用毳下之說也。澱下云：滓，沍也。此廣三名也。故於下又以澱滓連文。滓沍二字下皆云澱也。黥下云：

黥謂之塗。塗，澤也。而澱黥之爲一字明矣。別有發明假借而令人誤讀爲一句者。禁下云：「一曰禁衛使灾不生，當作三句讀。禁也者，衛也。使灾不生也。禁衛雙聲。又人之血氣曰禁衛，皆非衛之本義也。論下云：「便巧言也。便自爲句，所引論語，今本固作便也。巧言乃直解之。覓下云：「營求也。營字一句，所引書序覓求，今本作營求。宗下云：「尊祖廟也。宗尊雙聲通用。故伯宗亦作伯尊。又有發明它部字之引伸假借，而亦當讀爲兩句者。行下云：「人之步趨也。而循下云：「行順也。此乃循行國邑之行。於此發行之引伸義也。順則以音釋其義，豈可刪乎。訓下云：「說教也。而詁下云：「訓故言也。玉篇後漢書桓譚傳注引說文：「詁，訓古言也。然則訓字一句，與說教義同。詁之義也。古言也。一句，又以字形說字義也。而今譌古爲故者，蓋以毛詩故訓傳今本作詁，遂緣古故之通用，忘其爲兼說字形而改之也。不然，詁爲會意兼聲之字，而但云古聲者，則以說字義已見古字也。辟下云：「法也。而澱下云：「辟澱，鏤也。此乃萬辟千澱之辟，以辟說澱，再加澱鏤以覈其實也。表下云：「上衣也。而箋下云：「表識書也。此表爲箋之別名。識書則其義也。毛詩釋文：「鄭氏箋下引字林：「箋，表也。識也。禁下云：「吉凶之忌也。而籥下云：

禁苑也。此乃宮禁之禁。又以苑通其名也。故玉篇引漢書注縣連禁，禦以說之。禦人之義，說文借用御籀字從御，故以禁說之。蓋謂籀苑一物，何以有兩名，特以御人使不得闖入，故又名籀耳。苟連讀禁苑而苑下第言養禽獸不見禁意，將無苑為不禁人之所乎，不可通矣。

備祭之義，古第用御，漢初則借禦故許君說祭曰祀也，所以存古訓也。如岫風谷風亦以御祭，以我御窮，此古借御之證也。毛傳御祭也，此以漢時借字，釋古借字之法也。釋文一本下句印作禦字，此後人以今字改古字也。大雅縣，鄭傳釋文作御，云本又作禦，說文珠下引國語，珠以禦火災，蓋後人以今本國語改之。

奠之事則祭也。召南毛傳，奠置也。鄭箋，謂教成之祭也。各舉一義，許君兼明之。蔡下云攘臂繩也，而裊下云蔡束也。此蔡以靜字作動字，用為裊之別名。謂會謂裊亦作蔡，則兩字本通。而束則其義也。冠下云，蔡也。所以蔡髮亦以蔡之借義為束已於裊下明之，不嫌於以冠為攘臂繩也。箸下云，飯敬也。而倬下云，箸大也。此乃箸明之箸倬箸雙聲，故通其詞。雲漢毛傳，第云倬大也。足證箸字句絕矣。倬下云，辟。大徐作避也。而倬下云，倬，宴也。此乃倬隨之倬，故又申之以宴。玉篇但云倬也。而注倬曰，邪也將無倬為邪倬乎。此顧氏之疏也。接下云，交也。即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之謂，而裊下云，接益也。此以布帛相續而謂之接也。其事為接其義為益。蓋衣短而別以布帛續之，有益於舊也。鑠下云，銷也。而煉下

云鑠冶金也。此補鑠下說之未備也。金部銷鑠轉注。而與鑄同義。鍊下云冶金也。煉與鍊同音義。而加鑠字者。謂銷鑠之。而後去粗取精也。冶下云銷也。鎔下云冶器法也。許君以冶金說煉。即以說鑠。漢書董仲舒傳。若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即許君義也。玉篇煉鍊下皆曰冶金。蓋誤。駟下云壯作壯馬也。而樊下云駟大也。樊駟同音。相訓謂壯馬之駟之。又訓樊。非謂訓大之。樊之又爲壯馬也。釋言樊駟也。方言。凡人之大謂之樊。許君合用之。其或與右數種無涉。而亦當兩句讀者。竝綴於後。殂下云往死也。往字一句。尚書疏亦以殂爲往。爾雅云殂落死也。而許君曰往者。殂徂也。徂往也。本乎天者親上人。死則智氣在上。故謂之殂。本乎地者親下。故曰體魄則降。而謂之落也。許所據尚書作勛。乃殂則尊尊之詞。猶曲禮天王登假矣。殂下云微盡也。微字亦當是一句。而似有譌誤。蓋爾雅穀梁傳皆曰殂盡也。許君加微字。而微之音義。皆不與殂合。殆用公羊殲字。而曰殲盡也。以殲說殂。音義通也。再以盡說之。則質言其義也。讀者蓋未檢公羊殲漬之說。疑殲爲殲之譌。殲下云細也。細下云微也。杝下云微。殲爲功。殆展轉而改爲微。乃不可通乎。剗下云剗傷也。剗下云利傷也。皆似是。

兩句其實爲劃爲利其義則傷也顧劃傷詞猶相連利傷必不相連此蓋爲聘義廉而不劓作注解廉則疑於鋒利矣然不鋒利故無所傷也鄭注傷也乃直解之許君加利字則原其情也稽下云棺槨也其用則棺其形則槨也繼下云葬葬也兩句讀然與它處少異繼葬祭三者皆其名以其義不須說也莽下云艸之莖莖也莖即繼之或體爾雅釋艸同釋言曰皇華也與說文引繼莖也異蓋本用或體莖後又省艸也稽下云留止也兩句讀稽留成語留止不成語留下云止也玉篇稽下云留也皆可證元應引留止曰稽亦不知句讀而顛倒引之稽之爲止乃是少留非竟止也故不能直以止說之賒下云賞買也以賞通其名以買表其實故賞下云貸也玉篇曰不交賣也蓋易曰交易而退而賒者但取其物不付以錢其事爲不交有似借貸而後必付之故曰買也故賒賞二字下作兩說展轉以通其義賒者之錢交以遠日故假賒爲遠夙下云早敬也玉篇早也敬也早以通夙之名敬其義也下文早敬者也則連言之承此文也乃其言爲早而字從夕者故下文申其義以詩多夙夜連言禮乃單言夙興故知此字以夕爲主義而不入夙部柳本部字皆正言夕獨夙從夕而

義則爲早與部首反對故在部末乃此下又有募字吾恐卽是步部之募重出於此也而玉篇亦有穉下云虛無食也兩句讀偏下云熾盛也毛傳祇言熾也知爲兩句偏之義爲熾而詩人之意則以喻褒似之勢盛也故熾盛二字一表一裏迭相訓釋非如偲下云彊力也爲順遽之詞也設曰熾也盛也則成兩義故合爲一句其實則分字面字義而說之也備下云均直也同上玉篇增爲均也直也段氏不察而依之卽如倬下云明也大也所謂明卽說文之著也亦分爲兩句矣觀下云過見也兩句讀草蟲毛傳云遇也覘下云蔽不相也見覘蔽雙聲自爲句印下云望欲有所底及也固是兩句然如小徐望下加也字則成兩義邨下云輔信也所引書今作弼釋詁弼裴輔比備也易曰比輔也邨當卽是易爾雅之比特輔之爲信未見耳序下云儲置屋下也儲字一句人部儲侍也侍待也此加置屋下者謂頓置於屋下以待用兼釋字之從广也而儲侍二字之義皆明矣序侍同音是同字也座下云礙止也兩句讀石部礙下云止也則此云礙也足矣而必加止字者則以座礙二字世多連用故礙下不云座也爲其詞之不順也駢下云駢有馬駢句絕鄭注檀弓曰駢馬曰駢箋

詩曰駢兩駢也。爰下云灰。爰煤也。呂氏春秋任數篇云。臺煤入甌中。高注讀臺爲爰。云。爰煤。煙塵也。然則說文灰字一句爲其訓。義。爰煤。連文乃灰之別名。乃不云灰。煤。灰也。本部又無煤字。蓋經倒亂。悅。佚。矣。高氏所云煙塵者。謂煙之所熏。久而積爲塵也。又水氣所生曰萑。苔。火氣所生曰爰煤。其物相似。故音同也。臭下云大白澤也。兩句大白以字形說字義。從大從白。承此句。澤也。句直解字義。古文以爲澤字。承此句。抑此澤也。蓋白鳥。鷺。鷺。傳。鳥。白。肥。澤。之。澤。矣。或誤讀爲一句。而謂爲白澤之大者。白澤非中國物。古人不應爲製字。且又無事於區別其大小也。晉下云廢一偏下也。廣韻引同。玉篇第云廢也。案廢字一句。廢者屋頓也。乃向下委頓之名。偏者頗也。頗者頭偏也。此云一偏下。則不用偏之本義。乃左傳晉楚各處其偏之偏。偏者邊也。此謂一邊下也。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一邊下。斯廢頓矣。一邊下。即有一邊不下。如跛者之偏。任一足。故引伸爲替代之義。憚下云忌難也。其情則忌。其故則爲其難也。忌下云憎惡也。憚不用其正義。故加難字。且忌與忿。悞。恚。怒。爲類。是毗於陽者也。憚與恚。愁。恐。悞。字爲類。是毗於陰者也。其氣有盈。歉之分矣。快下云不服。懟也。亦兩句由其

心不服而生懟也。玉篇懟也。不服也。悵下云望悵也。亦兩句望爲悵之故。悵爲悵之情。故詞人悵望連用。疊韻字也。悵下云愁不安也。其訓爲愁。其意爲不安也。慄慄爲吾鄉常語。猶醫方所謂胸口嘈雜矣。沖下云涌搖也。兩句讀。涌下云勝也。勝下云水超涌也。段氏依韻會改涌爲踊。案涌勝轉注。且下文瀟洗波三字皆言涌。似不須改。惟沖之義與涌同。而所指不同。故言搖以別之。容下云深通川也。言容者深也。而非淺深之深。謂深川之湮塞者。通不通。以使之通也。此處引書容畎澮。距川川部。引作澮。人从距川而說之。曰言深澮。依釋水疏補澮字之水會爲川也。卽是深通川也。之箋疏而深字自爲句明矣。振下云舉救也。其義爲舉。其事爲救也。謂之舉者。猶云拯於水火之中。拊下云上舉也。妻下云婦與己齊者也。婦自爲句。戴下云小蟬。蝮也。兩句讀。蝮下云蟬也。渾言之。此析言之。蝮乃良蝮。色具五采。形小於蟬。而戴之色則如蟬形。則如蝮。鑄下云大鐘。澗于之屬。所以應鐘磬也。合三句以解一字。曰大鐘謂其用也。曰澗于之屬。仿像其形也。設鑄果是大鐘。則鑄下云大鐘。謂之鑄矣。鑄鑄非一物也。段氏謂大鐘下當有也字。非。自下云大陸山無石者。大陸廣其各山無石者。釋其義。以

上諸句讀段氏率不知而混為一義。偶然分之則增一也字。或且誤加刪削。不知字有表有裏。名目表也。意指裏也。兩也字即成兩義。而連讀之則有必不相屬者。即如顛下云選具也。既具而後可選擇。不能先選而後具也。其四字者。如杖下云杖疏四布也。杖疏其各四布。其義人皆知之。而此兩字者。獨混為一句乎。雖所輯有可句者。有可讀者。亦竟有不必分者。而吾不憚穿鑿為畫鴻溝之界。將使鹵莽者趨於精詳。不慮精詳者墮於溝泥也。亦國奢示儉之意夫。

補正


異部重文篇一條較此詳辨。可刪此存彼。一葉前十一行竊謂以下蓋本條皆刪

妥所從之爪。是丞字。則采所從之爪亦當是丞字。禾之采必下丞也。

若是指爪。則爪禾為采。不當與爪木為采同意乎。二葉後八行采字條

重之在上者。謂字形一在史上。三葉後十二行


盥下云從白水臨皿。此順遞為意。而兼指事者也。然筠清館周仲子

化盤曰。自作盥。盤作盥二字皆反文其篆作乃為完備。上半白水之白。乃沃

盥之人之兩手也。此奉匱之狀。古匱字作乃不從匱。而從水者。其事主乎水也。中央之即字。乃澡手之人之兩手也。下有

皿以承其水其事乃備小篆省下兩手許君始以白爲漂手者之手

矣七葉前一行


積古齋曾鼎昔作日其肉愈多八葉前十六行

眾者目及其尾也。眾者手及其尾也。似有遠近之分。然還仍是眾。逮



仍是眾。釋言。逮。還也。公羊傳。祖之所逮聞也。漢石經作還。聞以雙聲

而通用也。尾者譬況之義。尾隨之也。又部及逮也。从又。从人。及字之

形亦與眾眾一例。九葉後一行

鐘鼎中字多矣。皆作永字用。然如仲駒父敦。通體皆反可也。而

叔殷父敦。獨此一字反也。曾無一器用爲派者。十一葉辰從反永條

平安館子斯父簠字似邦字反文。○筠清館周邛君婦壺

字邑在右亦反。九葉後十四行

說文釋例卷五

安邱王筠貫山學

假借

許君叙曰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令發號也，長久遠也。此其本義。春秋楚有令尹，周禮建其長，借為爵名矣。許君所謂令長，則舉漢制大縣為令，小縣為長，而言許君嘗為汶長，呂忱嘗為慳令矣。

有慳字，云縣名。案注志作慳縣，為正。諸書作慳縣，非也。許君不說慳以縣名，而說以布名者，為其字從中也。云出東萊，即出臨縣矣。以為布志在布，可覆視也。其為因縣出是布，而以布名縣，即柳為布出是縣，而以縣名布，即雖不可知，而布與縣之不分，可決也。說文既無慳字，而舉強單入玉篇，廣韻依之分訓，其前乃云慳布名，出東萊，按慳於是裁為兩字。石州曰慳從中，本字也。郡國志地形志從心作慳，晉志有弓作慳，宋志從手作慳，皆誤字也。又按地形志慳下注云有絳城，然則字本作絳，因其地出布，乃加中，以氏舉也。說文不言慳縣，以本字當作絳也。

錄孫惕齋一篇以見其概，自撰一篇佐之，夙昔札記數事，亦綴於後，學者可以觸類而長矣。

福建惠安孫經世惕齋說文解字假借攷曰：六書之有假借也，本無其字，而依聲託事，後聖所為，迨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之窮，而通其用於不窮者，蓋舍是無由，故令長一證，許氏特偶舉，呂見例，其實此例散見於說文諸部，固指不勝屈焉。今攷諸部解語，有言故為，故呂

爲或呂爲者。凡呂明夫此之可僭爲彼也。如扇下云。故呂爲朋黨字。鳥下云。故呂爲烏呼來下云。故爲行來之來。韋下云。故僭呂爲皮韋。蜀下云。故因呂爲東西之西。鞏下云。或呂爲首鞏。止下云。故呂止爲足。是也。而奢之爲奢。夫能之爲能。傑州之爲九州。呂及子之僭呂。僂人勿之僭呂。僂遽不肖之僭呂。僂不侶其先。視此也。有言書呂爲古文呂。爲籀文呂。爲者。凡呂明夫僭此爲彼之淵源自古也。如鼓下云。周書呂爲討。中下云。古文呂爲艸字。疋下云。古文呂爲詩大雅字。亦呂爲足字。諛下云。古文呂爲頗字。取。下云。古文呂爲賢字。罍。下云。古文呂爲覲字。丂。下云。古文呂爲亏字。又呂爲巧字。哥。下云。古文呂爲譌字。繇。下云。古文呂爲顯字。放。下云。古文放。古文呂爲魯衛之魯。完。下云。古文呂爲寬字。倮。下云。古文呂爲訓字。臭。下云。古文呂爲澤字。汙。下云。古文或呂爲漫字。渴。下云。古文呂爲灑埽字。且。下云。古文且。又呂爲几字。童。下云。廿。古文呂爲疾字。鼎。下云。古文呂貝爲鼎。籀文呂鼎爲貝。爰。下云。籀文呂爲車轅字。是也。而古文豕之卽爲古文亥。篆文告之卽爲古文沆。篆文美之卽爲古文莖。篆文章之卽爲古文亥。墉。篆文學之卽爲古文得。篆文禹之卽爲古文僕。篆文變之卽爲籀

文孀呂及周書之伯璿為古文囧商書之粵嶽古文作由枿視此也
 有言史篇呂為杜林呂為楊雄呂為賈侍中呂為者凡呂明夫借此
 為彼之傳授有人也如姚下云史篇呂為姚易也叟下云杜林呂為
 麒麟字構下云杜林呂為椽桷字早下云杜林呂為貶損之貶麟下
 云杜林呂為竹筥楊雄呂為蒲器幹下云楊雄杜林皆呂為輶車輪
 幹厄下云賈侍中呂為厄裏也亞下云賈侍中呂為次第也是也而
 棋為醜董為蕩根櫛為椅陞為法度躄躄為足垢稽稭稭為木名之
 各本諸杜賈呂及嵩為猛獸之出自歐陽喬虞為封豕之屬之出自
 司馬相如視此也有言亦如是亦如此者凡呂明夫彼之義不同此
 而亦借此呂為之也如塌下云虞書糊淫于家亦如是鎬下云武王
 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字亦如此嬖下云闞嬖亦如此是也而虞
 書蔓字之即借目少精之眊丹朱字之即借純赤之絲視此也有言
 或說一說或曰一曰者凡呂明夫借此為彼之自成一義也如皂下
 云或說一粒也我下云或說頃頓也囧下云或說蠶薄也澥下云一
 說即澥谷也巽下云或曰拳勇字鴈下云或曰古貨字霰下云或曰
 早霜也巳下云或曰食象它娃下云或曰吳楚之間謂好娃姚下云

或曰羝羊百斤少又爲執。隄下云一曰鷄字。解下云一曰解薦獸也。奇下云一曰不耦。城下云一曰師子。衰下云一曰南北曰衰。猶下云一曰隴西謂夫子爲猶。意下云一曰十萬曰意。滿下云一曰半。滌也。沾下云一曰益也。潛下云一曰漢爲潛。嬰下云一曰虞書雉嬰。鮪下云一曰魚之美者。東海之鮪。翬下云一曰伊洛而南雉五采皆備曰翬。是也。而他凡本義後別出一義。視此也有言一曰而後引經傳以實之者。凡呂明夫某之借義當屬之某。而非可概爲施也。如假下云一曰至也。而引虞書假于上下。均下云一曰匠也。而引逸周書均匠。滑下云一曰露兒。而引詩零露滑兮。罇下云一曰田器。而引詩序乃錢罇。麓下云一曰林屬於山爲麓。而引春秋傳沙麓崩。媵下云一曰女侍曰媵。而引孟子舜爲天子二女媵。是也。而附婁之婁之爲小土山。而證呂春秋傳。附婁無松柏。視此也。有別引經傳而特申其說爲某者。凡呂明夫某之見某。乃其借義而無容與本義混也。如墜下引虞書龍朕。聖讒說殄行。而云聖疾惡也。枯下引虞書惟箇。籟枯。而云木名也。圜下引商書曰圜。而云圜者升雲。半有半無。指下引周書師乃指。而云指者指兵刃以習擊刺也。貌下引詩獻其貌。皮周書如虎。

如貌而云貌猛獸愈下引周書有疾不愈而云愈喜也莫下引周書
 布重奠席而云織蒟席也莫下引周書莫莫而云巧言數下引詩服
 之無斃而云斃獸也廝下引周禮牛夜鳴則廝而云臭如朽木禕下
 引周禮王后之服禕衣而云謂畫袍皋下引周禮詔來鼓皋舞而云
 皋告之也麗下引禮麗皮納聘而云蓋鹿皮也雒下引春秋傳盟于
 趙而云趙地名枵下引春秋傳歲在元枵而云枵虛也禡下引春秋
 傳馮馬百駟而云畫馬也斛下引爾雅斛謂之蜺而云古田器也婁
 下引楚詞女媧之嬋媛而云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為媧是也而易突
 如其來如之即為云周禮柔皮之工鮑氏之即為鞞呂及虎竊毛為
 鞞苗之竊之義取諸淺視此也凡此皆明言假借也抑有不明言假
 借而可彼此參互而得之者如恍恍慨也而引易恍龍有悔則呂恍
 亢聲同而借之也黷握持垢也而引易再三黷則呂黷續聲同而借
 之也絺芻屬也而引虞書絺類于上帝則呂絺隸聲同而借之也極
 殊也而引虞書極絲于羽山則呂極極聲同而借之也繪會五采繡
 也而引虞書山龍華蟲作繪論語繪事後素則以繪繡聲同而借之
 也戚戔也而引商書率籲衆戚則呂戚憾聲同而借之也

為聲此類乃省借
非聲借如虞書作

會借為 姓也。而引商書無有作𠄎，則呂𠄎好聲同而借之也。𠄎，犬行也。而引周書尚桓桓，則呂桓桓聲同而借之也。𠄎，治也。而引周書我之不𠄎，則呂𠄎避聲同而借之也。媼，婦人妊身也。而引周書至于媼婦，則呂媼屬聲同而借之也。𠄎，𠄎也。而引周書武王惟𠄎，則呂𠄎冒聲同而借之也。𠄎，氏目視也。而引周書伯聲同而借之也。𠄎，伯聲同而借之也。論問也。而引周書勿以論人，則呂論儉聲同而借之也。宗，臧也。而引周書陳宗赤刀，則呂宗寶聲同而借之也。緇，旄絲也。而引周書維緇，則呂緇貌聲同而借之也。侗，完也。而引逸周書呂侗伯父，則呂侗溷聲同而借之也。芄，艸覆蔓也。而引詩左右芄之，則呂芄覩聲同而借之也。𠄎，市買多得也。而引詩我𠄎酌彼金罍，則呂𠄎姑聲同而借之也。錫舉 晤，明也。而引詩晤辟有標，則呂晤寤聲同而借之也。晤，目相戲也。而引詩睽婉之求，則呂睽晏聲同而借之也。錫舉 耳大垂也。而引詩士之耽兮，則呂媿耽聲同而借之也。𠄎，目驚視也。而引詩獨行𠄎𠄎，則呂𠄎鈞聲同而借之也。媿，含怒也。而引詩碩大

且媿則呂媿儼聲同而借之也。僕大也。而引詩任任僕僕則呂僕僕聲同而借之也。噉殘蕞田也。而引詩天方薦噉則呂噉噉聲同而借之也。燻乾兒也。而引詩我孔燻矣則呂燻燻聲同而借之也。侗大兒也。而引詩神罔時侗則呂侗惘聲同而借之也。曠恨張目也。而引詩國步斯曠則呂曠頻聲同而借之也。伎與也。而引詩籥人伎忒則呂伎伎聲同而借之也。戢滅也。而引詩實始戢商則呂戢勑聲同而借之也。擎束也。而引詩百祿是擎則呂擎摑聲同而借之也。坂一亩土也。而引詩武王載坂則呂坂旒聲同而借之也。鯨鯨臭也。而引周禮膳膏鯨則呂鯨鯨聲同而借之也。帶繫布也。而引周禮駝車犬帶則呂帶熒聲同而借之也。藪艸兒也。而引周禮藪雖藪不藪則呂藪藪聲同而借之也。穢精謹也。而引明堂月令數將穢終則呂穢幾聲同而借之也。韜黏也。而引春秋傳不義不韜則呂韜暱聲同而借之也。廷往也。而引春秋傳子無我廷則呂廷謹聲同而借之也。既小食也。而引論語不使勝食既則呂既氣聲同而借之也。袍裾也。而引論語朝服袍紳則呂袍拖聲同而借之也。諛徐語也。而引孟子故諛諛而來則呂諛原聲同而借之也。猥行兒也。而引爾雅猥則也則呂猥是

聲同而借之也是則呂上下文互推焉而可得者也又如吝下引易
呂往吝遂下復引作遂則呂知遂即吝之借也櫛下引易重門擊櫛
櫛下復引作櫛則呂知櫛即櫛之借也駟下引易爲駟顛的復引
作的則呂知的即駟之借也杖下引詩桃之夭夭媒下復引作媒則
呂知媒即杖之借也汜下引詩江有汜漚下復引作漚則呂知漚即
汜之借也媿下引詩靜女其媿祿下復引作祿則呂知祿即媿之借
也褻下引詩是褻裨也繼下復引作繼則呂知繼即褻之借也蒼下
引詩蒼兮蔚兮媿下復引作媿則呂知媿即蒼之借也躡下引詩載
躡其尾囊下復引作囊則呂知囊即躡之借也僂下引詩婁僂僂
婁下復引作婁則呂知婁即僂之借也屮下引詩屮兮達兮達下復
引作挑則呂知挑即屮之借也艱下引論語色艱如也峯下復引作崇則呂
則呂知艱即應之借也嬖下引春秋傳嬖嬖在疚宄下復引詩作宄
宄下引春秋傳宄宄而激日翫下復引作翫作愒則呂知宄即宄之借
與愒即宄與激之借也鬻下引商書西伯戡鬻或下復引作黎隼下
引虞書鳥獸隼鬻下復引作鬻作毛速下引虞書旁速屏功倅下

復引作救作倛則呂知黎卽鬻之俗。筠案揚齊未言戡戡之異蓋後戡也戡刺也其義不異或卽一字 獲卽獲之俗。救卽速之俗。而髦與孱又卽毛與倛之俗也。是則呂前後文互勘焉。而可得者也。又如匪侶竹匿器也。而媾下引易匪寇婚媾則呂知匪之可借爲非也。格槩也。而杔下引夏書杔榦格柏則呂知格之可借爲檜也。繇馬髦飾也。而霖下引商書庶艸繇霖則呂知繇之可借爲蕃也。后繼體君也。而詞下引周書在后之詞則呂知后之可借爲後也。宿止也。而毘下引周書王三宿三祭三毘則呂知宿之可借爲肅也。猗犛夫也。而詔下引周書詔詔猗則呂知猗之可借爲兮也。爪凡也。而獮下引逸周書獮有爪則呂知爪之可借爲叉也。輶重也。而怒下引詩怒如輶飢則呂知輶之可借爲翰也。兩二十四銖也。而鬣下引詩統彼兩鬣則呂知兩之可借爲兩也。施旗兒也。而鼠下引詩施鼠濺濺則呂知施之可借爲岐也。漢漑灌也。而鞅下引詩漢呂釐鞅則呂知漢之可借爲盃也。棘小棗也。而鬻下引詩棘人鬻鬻則呂知棘之可借爲孟也。納絲溼納納也。而鱗下引詩納于鱗陰則呂知納之可借爲內也。視瞻也。而佻下引詩視民不佻則呂知視之可借爲示也。夢不明也。而牧下引詩牧人乃夢則呂知夢之可借爲寤也。巨

規巨也而業下引詩巨業維樞則巨知巨之可偕為虞也革獸皮去
 毛也而璿下引詩儵革有璿則巨知革之可偕為勒也朱赤心木也
 而纒下引詩貝冑朱纒則巨知朱之可偕為絳也味相應也而鬻下
 引詩亦有和鬻則巨知和之可偕為盃也萌艸芽也而勑下引周禮
 臣興勑利萌則巨知萌之可偕為氓也率捕鳥畢也而旗下引周禮
 率都建旗則巨知率之可偕為衛也洗洒足也而解下引禮一人洗
 舉解則巨知洗之可偕為洒也擊庶子也而蓋下引春秋傳蓋利生
 擊則巨知擊之可偕為蠶也錄亡也而疝下引春秋傳齊侯疥遂疝
 則巨知遂之可偕為豕也燕元鳥也而暱下引春秋傳私降暱燕則
 巨知燕之可偕為宴也瀆溝也而攢下引春秋傳攢瀆鬼神則巨知
 瀆之可偕為嬪也俠停也而廓下引春秋國語俠溝而廓我則巨知
 俠之可偕為夾也博大通也而蔽下引論語不有博奕者乎則巨知
 博之可偕為簿也荷扶渠葉也而菝下引論語巨杖荷菝則巨知荷
 之可偕為何也俛益也而柰下引虞書有能俛變則巨知俛之可偕
 巨言使也條小枝也而柰下引商書有條而不柰則巨知條之可偕
 巨言理也

說文釋例卷五

二〇一

陸殷獻臣。則呂知獻之。可借呂言賢也。相省視也。而勸下。引周書勸
相我國家。則呂知相之。可借呂言治也。實富也。而匪下。引逸周書實
元黃于匪。則呂知實之。可借呂言盛也。此止也。而麗下。引詩得此麗
麗。則呂知此之。可借呂言是也。瑟庖犧所作弦樂也。而憫下。引詩瑟
兮憫兮。則呂知瑟之。可借呂言莊也。如從隨也。而籥下。引詩籥如籥
籥。則呂知如之。可借呂言侶也。盧飯器也。而獐下。引詩盧獐獐。則呂
知盧之。可借呂言犬也。孔通也。而驥下。引詩四驥孔阜。則呂知孔之
可借呂言甚也。又手也。而斯下。引詩又缺我斯。則呂知又之。可借呂
言復也。佗負何也。而曆下。引詩佗山之石。則呂知佗之。可借呂言彼
也。胡牛顛來也。而虺下。引詩胡爲虺蜥。則呂知胡之。可借呂言何也。
祇帛丹黃色也。而攪下。引詩祇攪我心。則呂知祇之。可借呂言適也。
齏羌人所斂角屠齏也。而濫下。引詩齏沸濫泉。則呂知齏之。可借呂
言泉出也。滄滄水也。而楛下。引詩楛楛滄滄。則呂知滄之。可借呂言
眾多也。鷲日且冥也。而藟下。引詩算算藟藟。則呂知算之。可借呂言
茂盛也。岐岐山也。而嶷下。引詩克岐克嶷。則呂知岐之。可借呂言有
知也。袞袞衣也。而穠下。引春秋傳是穠是袞。則呂知袞之。可借呂言

雖本也。榦，築牆耑木也。而楸，下引春秋傳楸部薦榦。則曰知榦之可
借。曰言骸骨也。喙，口也。而餒，下引爾雅餒謂之喙。則曰知喙之可借。
曰言食臭也。好，美也。肉，截肉也。而瑗，下引爾雅好倍肉謂之瑗。則曰
知好與肉之可借。曰言孔言邊也。若，擇菜也。而觶，下引易夕惕若厲。
則曰知若之借。義為相若也。或，邦也。而犖，下引易畜牝牛吉。則曰知畜
之借。義為畜養也。節，竹約也。而卮，下引易君子節飲食。則曰知節之
借。義為節制也。參，參星也。而兩，下引易參天兩地。則曰知參之借。
義為兩也。萬，蟲也。而曠，下引易參萬物者莫曠乎火。則曰知萬之借。
義為千萬也。戲，三軍之偏也。而謠，下引詩善戲謔。今則曰知戲之借。
義為嬉戲也。報，當鼻人也。而瑤，下引詩報之。曰瓊瑤。則曰知報之借。
義為施報也。乾，上出也。而灑，下引詩灑其乾矣。則曰知乾之借。義為
乾燥也。獨，犬相得而鬥也。而蹠，下引詩獨行蹠蹠。則曰知獨之借。義
為孤獨也。宛，屈艸自覆也。而坻，下引詩宛在水中坻。則曰知宛之借。
義為宛然也。彼，往有所加也。而蕭，下引詩彼蕭惟何。則曰知彼之借。
義為彼此也。去，人相違也。而墳，下引詩去其螟蟘。則曰知去之借。義

爲除去也。終，練絲也。而，做下。引詩令終有傲，則呂知終之俗義爲終。始也。縣，繫也。而，旒下。引周禮縣鄙，建旒，則呂知縣之俗義爲鄙。縣也。獲，獵所獲也。而，取下。引周禮獲者取左耳，則呂知獲之俗義爲捕。獲也。涂，涂水也。而，淫下。引春秋傳脩涂梁，澆，則呂知涂之俗義爲涂。路也。叁，禾麥吐穗上平也。而，捷下。引春秋傳叁人來獻戎捷，則呂知叁之俗義爲叁。魯也。爾，麗爾也。而，蒿下。引春秋傳爾貢包茅不入，則呂知爾之俗義爲爾。汝也。雝，雝鷓也。而，糞下。引春秋傳川雝爲澤，則呂知雝之俗義爲雝。塞也。廣，殿之大屋也。而，泉下。引春秋傳晉人或呂廣隊，則呂知廣之俗義爲廣。車也。甲，甲乙也。而，擲下。引春秋傳擲甲執兵，則呂知甲之俗義爲甲。胃也。盛，黍稷在器中也。而，禡下。引春秋傳盛夏重禡，則呂知盛之俗義爲壯。盛也。御，使馬也。而，珠下。引春秋國語珠足，呂御火災，則呂知御之俗義爲扞。御也。離，離黃也。而，廐下。引易日廐之離，仇下。引詩有女仳離，覲下。引爾雅覲髮弗離，則呂知離之俗義爲離。明爲離別爲彌離也。方，併船也。將，帥也。而，圯下。引虞書方命圯族，昌下。引詩東方昌矣，娠下。引春秋傳后緡方娠，城下。引詩有城方將，葬下。引周禮呂待裸將之禮，板下。引春秋傳賓將板，則

呂知方之偕義爲方棄爲方位爲方然將之偕義爲將大爲將送爲
 將然也是則呂本文與旁見之文互證焉而可得者也凡此皆得之
 所引經傳也引經傳而外其偕義多增他字訓釋中如於順言理卽
 呂見治玉之理之又爲順也於亟言常卽呂見下帶之常之又爲亟
 也於喜言樂卽呂見音樂之又爲喜也於通言達卽呂見行不相遇
 之達之又爲通也於親言至卽呂見鳥飛從高下至地之至之又爲
 親也於專言布卽呂見泉織之布之又爲專也於儉言約卽呂見約
 束之約之又爲儉也於可言冑卽呂見骨肉閒冑冑箸之冑之又爲
 可也於計言會卽呂見會合之會之又爲計也於詒言遺卽呂見遺
 亡之遺之又爲詒也於速言疾卽呂見疾病之疾之又爲速也於俗
 言習卽呂見數飛之習之又爲俗也於代言更卽呂見更改之更之
 又爲代也於償言還卽呂見還返之還之又爲償也於偁言鄉卽呂
 見鄉黨之鄉之又爲偁也於賃言庸卽呂見訓用之庸之又爲賃也
 於緣言純卽呂見訓絲之純之又爲緣也於艹言蠡卽呂見蠡齧木
 中之蠡之又爲艹也於相言番卽呂見舂去麥皮之番之又爲相也
 於未言豆卽呂見古食肉器之豆之又爲未也於注言灌卽呂見灌

水之灌之又為注也。於愆言過，即呂見過度之過之，又為愆也。於憎言惡，即呂見過惡之惡之，又為憎也。於謀言反閒，即呂見閒隙之閒之，又為謀也。於候言司望，即呂見司事之司之，又為候也。於略言經略，即呂見織從絲之經之，又為略也。於淺言不深，即呂見深水之深之，又為不淺也。於暫言不久，即呂見從後灸之之久之，又為非暫也。於忘言不識，即呂見知識之識之，又為不忘也。為余識也，一曰知也，皆者旗也，說文無識字，識即是也，謹記故以其旗識之則記也。

於廷言翰，於假言非真，即呂見僂人變形登天之真之，又為不假也。僂國為引伸之義，然與無義之僂不同。

於覲言難治，於險言阻難，於詭於踰言變易，言平易，即呂見鸛鳥之難之，又為艱為險，蜥易之易之，又為變為平也。於適於般言辟，於任於場言保，於擻於討言治，於儀於擬於過言度，即呂見訓法之辟之，又為適為般，訓養之保之，又為任為場，治水之治之，又為擻為討，法制之度之，又為儀為擬為過也。凡若此類，亦皆呂本文與荀見之文互證焉，而可得者，也是又得之引經傳外也。要而論之，假借則一，而其例有正有變，無其字而借，而所借皆同聲之字，是則為正，有其字而借，及所借非同聲之字，是則為變。說文於引古及襲用

成語往往正變錯出。至自爲注義，則概從其正。閒或偶涉於變，如釁下云酉所呂祭也，借酉爲酒，會下云曾益也，借曾爲增。釁字非借已別見。邑下云匕合也，借匕爲比。錫案匕下云相與比叙也，是匕比同義，是以地之篇文作匕也。旋下云允進也，借允爲執，寡下云頒分也，借頒爲班，望下云壬翰廷也，借壬爲廷，孫下云系續也，借系爲繼。此例要亦寥寥無幾焉。誠呂變之可參，不若正之可守也。讀說文者於諸部解語，別其字之孰爲借，復別其所借之孰爲正，孰爲變而引而伸之，貫而通之，則於六書之學，思過半矣。

筠案惕齋文中所有疵瑕，附辨於後。

韋爲皮止爲足，子爲人，皆正非借。許君說偶誤，辨已見它篇。

畊下云杜林以爲竹筥，揚雄以爲蒲器，乃各家異義，非借爲某義之比。厄亞放此。

躅躅爲足垢。案說文曰或曰躅躅，此一義也。乃係連語，與上文住足也爲躅一字之義別也。又云賈侍中說足垢也，此又一義也。蓋仍係躅一字之義，不連躅言也。蓋侍中爲許君之師，不待或人傳述，然後得聞。

說文釋例卷五

我下云或說頃頓也。案本作我頃頓也。似是我頃爲連語。卽今之俄頃頓也。乃我頃之訓釋也。人部俄下云行傾也。故億我頃卽俄頃也。

貌下引詩書。而又曰貌猛獸。此連毛傳引之耳。惕齋系之無容與本義混條下似非。蓋許君說貌曰豹屬。而又用毛傳猛獸之說。正是一義。豹豈非獸之猛者乎。尚書僞孔傳。貌執夷。虎屬也。正義曰。釋獸云。貌白狐。其子曰穀。舍人曰。貌名白狐。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屬。詩釋文引草木疏云。似虎。或曰似熊。遼東人謂之白羆。筠案白羆猶之白狐。特其異名耳。非謂貌爲羆之白者。狐之白者也。如狐之類。今有謂之馬鹿者。初非鹿也。諸說皆以爲虎豹熊之類。皆足見其爲猛獸。乃正義非借義。

惕齋云。爻下引周書。爻爻而云巧言。筠案茂堂亦如是斷句。竊疑其不成文也。印林曰。以巧言代謊言。乃是訓詁相代。卽史記引書之法。耳。本不須斷句。二句。諛字下引周書。截截善諛言。與今本同。而公羊文十二年傳曰。惟諛善諛言。王逸注。劉向九歎引作。諛諛靖言。豈不可云。爻爻巧言乎。抑或本作。爻爻諛言。諛言。巧言也。爲後人刪之。印林曰。諛諛靖。一聲之轉。元耕二部本相通。

也

如平語編蒙
讀卷之例

巧則非矣。蓋諱正字，淨靖假借字，淨不可讀巧，淨爲諱

之假借，乃可訓巧耳。後說再酌。

燭，火光也。商書曰：予亦燭謀。讀若巧拙之拙。惕齋謂尚書借燭爲拙。蓋據今本作拙。僞孔傳依文訓之，而然然恐許意不然也。夏官司燭注：燭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熱湯爲觀，則觀火謂熱火與。筠案：鄭君所據尚書亦作燭，故說觀以熱。書詞予字爲主，若觀火以下十字，皆喻君之威也。作者火作也。左昭十七年傳：若火作乎，是也。逸者火之逸也。商頌曰：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知此乃商時恆言，故盤庚言之也。

又謂桓桓聲同而借。案書云：桓桓重言也。凡重言皆形容之詞。大抵是借爾雅桓桓威也。然說文桓，亭郵表也。則所謂燕昭王華表爲千年木者，是其類。木豈有威義，不可以今本尚書作桓。遂謂桓爲借。安知非衛包所改邪？且魏三體石經遺字亦作桓。周虢季子白盤，桓借超爲桓。走亦從犬也。印林曰：石經定從正書也。從犬有威意。

又謂避聲同而借亦據馬鄭義爲言竊謂許君所言乃尚書正解也。避治也推究流言所自起而治其罪也。若云避位則不應居東。詩駕言徂東。毛傳東洛邑也。則周公居東亦是洛邑。卽居陪京。何言避位。且果係避位則流言自東來。公反居東。竝無尺柄。以當餒虎之蹊。亦不智矣。業已避位則王疑當釋。何待風雷之警乎。罪人斯得斯者遲之也。以公之智而須二年乃得公之仁也。其事彰著而後云得也。此正避治之明驗矣。故以居東爲東征者誤。罪人未得無可征也。以爲避位尤誤。周公乃爲流言所撼。忍置王室於不問。此後世不足者。避嫌之伎倆耳。其餘則汪中容甫述學詳之又謂戩勅聲同而借。案勅齊斷也。與詩意不協。此爲回護太王之說所惑。辨已別見。

既氣一字也。集韻說是。論語食氣複語也。非借氣爲氣。說別見的爲正字。駉爲分別字。說別見。

怒如朝飢作朝之本。多於作朝之本。茂堂主朝字。惕齋又謂借朝爲朝皆誤也。說別見。

民部說曰象萌也不第勗下引周禮借萌爲氓。特汲古刊改本作

眾氓也。或惕齋未見初印本。

又謂許君自爲注義概從其正。此又必不能之勢。如一下云。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凡一之屬皆從一。請放史記用尚書之法而改之。曰。思初滑始道立爲一。就分天地。化成蟲物。凡一出屬皆從一。此必不可通者也。故知世無假借。必不可以成文。豈屈指可數乎。

惕齋之文至辨皙矣。第所論者許君所作之說解也。未及許君所錄之文字也。倉頡籀斯所製文字。先有假借矣。余不暇全論。則姑卽一篇部首論之。王珏氣尊四部首。它部無從其義者。示玉士艸辨五部首。它部從之者。皆本義。亦竝置無論。其從一之字。雨之一。在上爲天。氏之一。在下爲地。是以指事字借爲象形字也。然天上地下。如其本位。乃且立之一。皆以在下者爲地。而屯才壘。且以上一爲地也。夫之一象簪形。皿之一象血形。是亦借爲象形。而各象其所象也。弔之一則止之。溼之一則覆之。再之一則所以舉之。是以指事字借爲會意字也。乍以一止之。于一平之。是又各會其所會也。乃至本末朱寸。仍歸于指事。而亦各指其事。而非計數之本事也。帝之古文。帝示之。

古文下直以部位在上而借為上字矣。從上之字五示卒皆本義辰以物皆生而從上亥以微陽起而從上。是自下上上之義。非高也之本義也。正之古文正從上。是借上為一也。與帝示之借一為上。正相當也。與帝字說篆文從二。古文從一。又相反也。從三者。疊以三為界。畫三本指事。而此各指其所指也。從一者。玉以象貫形。中以象出形。京以象高形。是指事字。借為象形字也。介為詞之必然。則是以一形取義。謂一為氣之直出也。是又借為會意字也。從中者。嵩以中象形。舍以中象屋。嵩以中象冠。於從中而曲之。以象旗。是象艸形者。又象它物形也。豈之中取上見。重之中為財。見。執。奏。妻之中皆上進。眉之中為通識。此大徐說。蓋以中讀若。徹說以聲得通識義。是象形字。借為會意字也。中之生氣通達而形上進。蓋借之者。猶自本義引伸矣。凡此皆它部字之從一篇部首者也。說文之例。會意字必分主從。隸其字於主義所在之部。它部之從之者。其為引伸假借固其所也。則吾更以本部中字明之一部。說曰。道立於一。化成萬物。以一對萬。數目是其本義。故元天從之。丕者大也。一何以為大。則以一者不二。不二則不雜。是渾一之義。猶言統一海內也。吏治人者也。一何以治人。則專一之義也。是皆引

伸義也。上部說曰高也。帝之從上則尊尚之義也。玉部多石之似玉次玉者。猶與玉爲類。若夫珠玕瑰璣琅玕。自爲一類。珊瑚則木性而石理也。璽爲美金。更非玉矣。古人製字以其相肖而從玉。許君卽類聚之。夫豈玉之本義乎。珏部說曰二玉相合。而璽字以皮篋爲本義。戴之者車也。所藏者玉也。亦正不必二玉也。聘用圭璋璧琮則四五矣。他器或象形或形聲。而璽所從之兩字皆非本物也。一部說曰下上通也。依玉中字下亦曰一上下通。卽其重言之。知非一義矣。別有說於象旗杠之兒。謂一象木杠形。又非所謂下上通也。中部說曰艸木初生也。每訓艸盛。非初生也。熏則茨屋之乾艸也。然曰古文或以爲艸字。猶之乎本義也。艸部說曰百卉也。而菴蒂不能入瓜部也。夔荅萁藿菴不能入禾部也。葩芋莫不能入秝部也。茱萸菜荑荊草不能入木部也。菌固有食艸者。亦有不食艸者。比而同之也。蓐部祇一蓐字。義正相反也。示王气士艸五部無別義。不復論一篇之中。不從本義者。已如是之多。則十四篇可知矣。是知古人造字之初。本有假借。不徒後人用字始相借也。余所輯列文變例。已發其端。則從而推之。無難得其概也。印林曰說假借。必當以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二

句爲準。後世有字亦假借。乃其變例。然亦必歸之依聲。孫說每以引申之義。與古今異義爲假借。又及非同聲之字。已漸汜濫矣。萊友又推之造字時。卽有假借。誠爲探原之論。然於依聲之旨。或不盡合。所謂一者不必皆一。所謂中者不必皆中。至帝示之古文。從一。篆文從二。自是各從其從。許云古文諸上字。皆從一。意謂篆文從上之字。古文皆從一耳。非謂古文之一。卽篆文之上也。一爲數始。餘數皆在其下。原有上意。故可以從一。可以從上。若云借一爲上。古文安知篆文之從上而借之邪。若此。可云借。則咳之古文作孩。亦可云借子爲口乎。周古文作周。亦可云借及爲口乎。

吾下云我自稱也。說文以稱爲稱。道以稱爲稱。量此則通用。印林曰。或是後人改筠曰非也。說解率用漢字。

識下云常也。段氏以爲字誤。非也。常雖訓下。而亦用爲旗常之常。說文無幟字。而中部翦下云幡幟也。微幟下皆曰幟也。各本同。惟說文韻譜。微幟下皆作識也。此古本之僅存者矣。第下云幡也。省去幟字。微幟皆旗常之屬。故曰識也。與此識常也正合。

獄者公執桓圭之正字也。其說卽曰桓圭。是以借字說正字也。

尸者人也。尾從尸。人豈有尾乎。直以尸字左方爲尸。與尸字形似耳。此聲義無可借。而緣字形借之者也。屮屮二字下。皆曰尸者屋也。夫屋之從尸。直作人字用。此乃以尸爲屋者。直謂是從屋省耳。非借也。①屮下云。走也。從弄在尸下。案卽是從三子在人下。弄字分爲三而用之。三子者三人也。人三成衆。而有人臨其上。以統攝之。是迫走之義也。若依弄謹也之本意說之。則致謹於尸下。豈能成走也之義乎。故尸仍作人字解。大徐曰。尸者屋也。非品部之岳。粟皆從三口。而非從品物之品。彡部之屮。從三羊。而非從羊。臭之彡。晶部之屮。從三日。而非從精光之晶。麤部之屮。從三鹿。而非從行。超遠之屮。乃至忘部之彡。以爲從心。疑之。忘固不可通。卽以爲從三心。亦不可通也。字既屬會意。似可入糸部。蓋許君以從忘難解。則甯入其部耳。

尢下云。淫淫行兒。玉篇引同。案當作尢。尢行兒。知然者。影下云。長髮。焱焱也。玉篇長髮影影也。甄下云。蹈瓦聲。躑躑也。依一切經音義所引玉篇甄甄。蹈瓦聲。皆說文用借字。玉篇用本字。獨此引說文。故不之改。

筠以假借一門。無大意義。故錄孫愴齋文。竝自作者。皆別爲發明。自印林言之。始覺其河漢無極。與茂堂所論轉注同一泛濫矣。乃

復輯之專以本無其字爲主有其字而借者雖屬依聲亦概不采焉。

惟初太始水部泰滑也古文作太太卽其省文在此仍作大字解猶始祖曰太祖乃尊尚之詞讀他蓋切亦可讀他達切滑泰固是他達切卽介爲籀文大音亦如此。

道立於一鳥部古文作於尚書用于毛詩于多於少謂毛詩於盡讀鳥者謬也然于是古吁字作語詞用亦是借于部說曰於也則仍音鳥與毛傳于於也不同。

入部也下云女陰也象形此下小徐有入聲案女陰之說他無所見姑置無論凡在某部必從其義入者流也流者器之嘴也於女陰無涉而字乃從之乎且謂之象形卽必通體象形何以抽其入爲義而中獨象形它部無此詭異之形也小徐以入爲聲未有徒聲無義而在其部中者也反覆求之無一是處謂是許君原文吾不信也博古圖周義母匣作也孟皇父匣作也張古娛贈我叔液匣作也皆與也篆相似葉東卿贈我鄭伯盤銘有貳字卽既夕禮之盤匣也匣以注水盤以受水故連言之周伯温以也爲古匣字信而有徵矣○也字之類注家

所謂詞也。司部詞下云：意內而言外也。夫天謂之天，地謂之地，以其實有是物也。夫謂之大，小謂之小，以其實有是事也。若意中向背疑信，不於言決之，而於言之發聲收聲決之，則惟詞爲然。如余者詞之必然也，其內之意則必然，其外之詞則曰余，是謂意內而言外。謂夫不直道其意，而可以意會者也。若此者，率類聚於一部中，而散見者絕少。其部首卽屬詞者，常也。部首屬指事會意者，變也。象形者尤變矣。八部三余，詞之必然也。曾詞之舒也，尚會也，庶幾也。只部二只，語已詞也，軋聲也，讀若馨，然則東晉人語如馨爾馨，冷如鬼手馨，皆此字也。臼部五皆俱詞也。曾鈍詞也，者別事詞也。曷詞也，智識詞也。曰部三曰詞也，圓出氣詞也，替會也。乃部二乃，曳詞之難也，直驚聲也。知聲卽詞者，魑見鬼驚詞，一本詞作聲是也。丂部二粵，亟詞也，寧願詞也。兮部三兮，語所稽也，粵驚辭也，作說乎語之餘也。于部一粵，審慎之詞者，丂兮于三部皆從乃，故多語詞字也。无部二羈，並惡驚詞也。竒事有不善言竒也，玉篇注中無竒字，故知言卽詞也。从部一泉，眾詞與也。欠部一吹，詮詞也，象形者。矢部三矢，況也，詞也。知詞也。矣，語已詞也。與只字同訓人部一侂，愔詞，口部一哉，言之閒也。以上三十字在白

首者。曾尚皆冒。曰替乃寧粵。狄畋是也。在句末者。介只。𧰨者。兮乎矣哉。是也。在句中者。臬是也。其魯晉固。𨔵粵。知鴟。𧰨。則亦意內言外之詞。而非語詞也。

示下云。天垂象。象獸也。此借爲靜字。六書象形。又借爲動字。支部。效象也。亦動字。易傳象也。者像也。像字雖古。要是後作。不得云借象爲像也。

祈下云。求福也。求乃裘之古文。

王下云。天下所歸往也。所。伐木聲也。玉篇曰。又處所。今此所字。又處所之義之引伸也。○三畫而連其中。而者。頰毛也。其籀文箕。○一貫三爲王爲母猴也。

玠下云。大圭也。引書介圭。毛詩訓介爲大者。極多。八部介畫也。

瑁下云。似犂冠。此犂謂相也。木部。揮下云。六又犂。一曰犂。上曲。木犂。轅。此犂兼耒言之。要皆是器名。乃靜字。牛部。犂下云。耕也。本動字也。蓋古名耒相。漢名犂。而借動字爲靜字。尤爲常例也。考工。疏謂古耜。用一金。是唐已用兩金。以今語言之。耒耜。通謂之犂。而金之有冠者。曰鏡。直庇則利推也。圓而凹居鏡上者。曰犂。白庇則利發也。不論堅。



地柔地巧於古人矣。鄉甯猶用一金呼鏡爲米。

右一篇上共得十一字其餘可以類推矣凡與本義不符者皆假借也不煩觀縷

尅飾

古人造字取其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而已沿襲既久取其悅目或欲整齊或欲茂美變而離其宗矣此其理在六書之外吾無以名之強名曰尅飾焉爾

上部上下二字夫上下許君所標也二亦說文所有也會意從二即合上二下二以各爲一字則隸書之上下亦可也從而曲之豈有理實周禮疏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知唐本說文本作上下段氏改之非也況有從上之憾上字從下之𠄎字乎

中申猶之上下也夫曲一則無以表其正中加兩二字亦無所取直所爲義之俗書趁姿媚耳段氏謂中爲敘所云之虫曲中誤列於此非也虫曲中猶之乙力於土爲地謂虫字之形曲中字而爲之本與中字無涉申字鐘鼎文作其口近是其人則亦無取義悉之古文作蓋從囧從心囧明也明於心也上出者乃起筆之處

左右垂者則由中以達於外耳由此知古人作篆自正中起筆而左而下而右而上而復左合於起筆之處顧囿亦象窗形。囿既上及左右皆出無此窗也特成廷飾耳。

飯之籀文𠄎從一无意也特以一界畫於斤與収之間取飾觀耳。

白之白象穀直似黑衆之𠄎即目字皆不應上出此古人起筆偶露痕

迹後人效之遂成廷飾也李監書澤字亦從𠄎雖異於說文亦不爲

異。

囿字四圍象匡中象榰不應上出其故同前古文囿無上出者可證也。

比之古文林案當作林故玉篇作比若如今形無緣作比也仍是比字加兩畫耳如爻之古文𠄎蓋仍是兩又分重竝耳加兩畫以爲飾何足道祇是加一貝耳。古文則作則

矣。

一二三之古文𠄎式式𠄎從𠄎聲尚合二三亦相沿從之蓋嫌筆畫太少加此飾觀耳已與後世防作偽者近矣印林曰謂一二三之從𠄎爲文飾是也至謂𠄎從𠄎聲二三相沿從之未免太輕視古人古

人果如此淺率邪。漸謂此等說未必甚安於心。何不姑從蓋闕之義。筠聞此說始覺不安。存之以志吾過。審所從之矣。卽亞字於兩部說云。讀若晉徵之。猶齒從齒。罍從囧。皆加八。或亦是由上達下。由中達外。而爲寫者所離析乎。

籀文好重疊

牙之古文𠄎蓋從牙從古文齒。而傳寫少譌。此必籀文也。部首之與則古文也。然當依夢英作𠄎。乃象上下相錯之形。典籍牙與互交。譌亦以二字形相似耳。若牙齒兼從。定是何物哉。以絲縲致然耳。文勝質則史。雖良史亦然。漢印牙有𠄎𠄎二體。

敗部豎之籀文豎。案敗旣無重文。豎則此字安所從哉。恐亦因便加几。取絲縲耳。受部豎字。蓋亦同此。

敗之籀文敗。說曰從貝。案敗從文貝。以見破敗之意。貝頸飾也。小物也。集韻比之古文作𠄎。知所據說文同今本。卽知玉篇所據之不同。雁之籀文鷹。佳鳥兼從。復矣。段氏曲解之曰。應省聲。夫應從雁聲。而鷹又從應省聲。則雁鷹一字。何異於鷹。從鷹聲乎。且凡從形聲字而省者。必其意有合也。

高之篆文亭玉篇云籀文以形推之當是從兩高省反正相對也而今之享字即放亭形而作印林曰兩高相對是厚意

牆之兩籀文牆牆二禾尚有其字二來則並無其字何取乎絲瑣而作之

某之古文𣎵既不可云從林從四則仍是從木從口矣許說本云從口其從口古字及口字皆不合當是某何取乎二之形而二之而無意恐是籀文樹果者大抵成林不但某也

籀文也案雷下云晶象回轉形今所存古鼎彝其腹多作回字謂之雷紋回田相似是字之從晶固象形也晶蓋古雷字以雷旋轉之聲

因得其形而象之猶之也蓋古電字變為申而義亦變乃加雨為電

囿之籀文囿既從二林則何為離析之乎印林曰此作周垣而界畫

之實之以四木以象木之多非從二林也籀從之或亦籀文

管之籀文管上從殘肉下從全肉

宜之古文茲繁複無意殆亦籀文○後周廣順摩崖題字曰巖順二

年此後周太祖即位之二年也巖廣作巖與茲同意

次之籀文嫩。佩觿集謂水林一字。

炙之籀文鍊。東聲不合。或會意邪。東部隸。徐楚金曰。言束之象。木華實之相累也。然則鍊之從東。或亦如以肉貫弗也。

震之籀文靈。從火者。雷出地時有火光。如鳥槍然。從高者。陽烝陰迫。如鼎沸也。從爻者。勞歷所震。物被其虐。離披散亂之狀也。火爻皆二。取其整齊。絲緝耳。

鱣之籀文鱣。既從魚。又從虫。即云鱣聲。亦何所取。

亡之籀文罔。象形之法。較古文為明顯。

系之籀文絲。從爪。絲會意。爪絲猶言挈絲也。愈知爪為今之抓字矣。采采皆同意。系殆省絲之會意。而為指事字也。系繫也。下系而上。

有所繫屬之狀也。許云。ノ聲。亦恐未然。

共之籀文燕。陸之籀文隰。乃之籀文乃。就之籀文就。員之籀文鼎。則

之籀文副。副之籀文副。鹵之籀文鹵。桌之籀文桌。玉篇同。大徐作古文。斲字。玉篇作鼻。似是。從三。鹵。於理甚。似。粟

之籀文臬。秦之籀文秦。森強之籀文強。垣之籀文垣。堵之籀文堵。城之籀文城。鞞之籀文鞞。堂之籀文堂。玉篇云。古文。車之籀文車。韞之籀文韞。翰之籀文翰。子之籀文子。爨之籀文爨。玉篇作。爨似。爨。孳之籀文孳。爨之籀文爨。

古文姻之籀文嫻從𠂔則𠂔非古文即籀文也。又况徒之或體𠂔韻會引說文作古文云之或體充髮之或體𠂔玉滿容之或體落紘之或體結蠹之或體蠹玉篇皆以爲古文即不本之許君亦必它有所據。𠂔之或體𠂔後漢班固傳注文選兩都賦注皆引說文𠂔古𠂔字是知說文所收之古文今且改爲或體也。𠂔之或體𠂔榮之古文梓從之則知𠂔亦古文也。改大爲入與教作教爲一類從是省𠂔從入也檢之粗疏尚當有遺然即如此亦云多矣。夫以從或體者如此之多而謂本字顧俗邪抑從之者之盡爲俗字即梓之從或體者亦不得爲古文邪。夫許君別裁僞體以成此書而顧以俗字昭示後來則不如不作矣。惟𠂔字說曰今文全書無此文法或後人所羸入者要之讀書者心貴細氣貴平不可任口揮斥隨聲附和也。

廣韻二十五寒難說文作鷄鳥也本又作鷄是兩字出於兩本後人合於一部

天官外府鄭注古字亦多或此古文有或體之證

俗體

誌下云俗讞從志

肩之重文肩下云俗肩從戶案釋山碑所字作所本從戶聲然則
 戶戶一字也印林司此由游肩肩所從之戶戶則皆係象形竝非門戶字乃
 象其肩之上方闊而下迪也此字應上曲門戶字不應上曲別有說
 肩少一筆者與革之篆文作革一類分餘省耳其意同也俗肩從戶
 之說必非許君原文乃後人不明六書見其似門戶字而以意改之
 竝不知戶字亦作戶也從肩者有颺願二字段氏改颺從肩而願未
 改然則前乎段氏憑肥奮筆者多矣無從致詰也
 觥下云俗觥從光豈周禮獨用正字它經祇用俗字邪月今注引詩曰跕彼公
 臙下云俗臙從肉農聲

盼下云俗函從肉今

鎡下云俗轟從金茲聲玉篇鎡在全部云鎡鎡鉏也不言其為轟之
 重文孟子雖有鎡基必不可作轟基也前漢樊噲傳則作茲基似是
 省借抑孟子固多俗字鎡亦其一邪印林曰鎡之從金猶鎡之從金
 耳孟子借鎡為茲非漢書借茲為鎡也周禮薙氏注亦作茲基可證
 ○說文校議曰絲衣釋文轟引說文作鎡則六朝舊本茲聲下有詩
 曰鼎鼎及鎡筠案說文果轟鎡竝收陸氏不應云說文作鎡字音茲

知此句亦引說文者，開首已云音茲苟非出說文，則必不重出也。然許君不言音，此句益出音，恐言此者以別於徐音災，郭音才，皆因熹從

才以發音，許所据毛詩作鎡，即据從茲發音也。釋器釋文於施音災

郭音才之外，第引字林音載，而不及說文。明說文不作熹也。且字林

音載亦由從才發音。然則字林始收熹字，後人補入說文鼎部，反移

說文金部之鎡以爲之俗體，又移引詩於熹下，遂致泯沒無迹矣。非

鑊橋啟其端，吾不能發其覆也。

鼓下云俗技從豆，漢乃名未爲豆，信乎鼓之爲俗。馱下云鋪鼓也，爾

雅鴉鋪技是也。古有技字，鴉乃得借以爲名，無緣從後世之豆也。已言

小豆，知古亦呼未爲豆，但不多見耳。躬之重文，躬下云俗或從弓身，凡大徐作或，小徐作俗者，吾皆不采

也。惟躬字誠俗，故用之，說已別見。

袖下云俗褻從由，玉篇則有衷袖而無褻。

簪下云俗先從竹從替。

嘍下云俗歆從口從就。

印部歸之重文，抑說曰俗從手。

灘下云俗鷓從佳，案此四字無一通者，必非許君原文也。鳥部鷓之

或體作難如其意亦當云俗蕩從難而云從佳將謂左半是漢字邪
離析破碎一不通也在鳥部則曰或在水部則曰俗二不通也從鷄
之字蕩之外有鷄鷄二字從難之字灘之外有難鷄羅雛鷄五字豈
皆俗字邪抑此五字本從鷄而爲俗人所改邪乃緣此讀說文者遂
謂或體字一切皆俗鈕氏微露其意段氏則昌言攻之其亦不思耳
矣○艸部難字在前如延切鷄字在大篆從艸中呼旰切其說皆曰
艸也將謂一俗一不俗邪難字重出於火部爲然字重文說別見
凝下云俗水從疑玉篇分收之初學記引說文冰水堅也以冰爲欠
恐是從俗非說文本然也

蚊下云俗蠱從虫從文

塊下云俗𠬪從土鬼爾雅釋文邢疏皆引說文以爲俗字故從之大
徐以爲或體玉篇則用爲正文而𠬪下云同上

大徐本云俗者盡錄之小徐本祇錄其二然已十六字矣何其多
也將謂盡出後增恐非事實然許君收之果何意乎將謂使人用
之則有正字可用矣將謂辯僞存真則既有所收之正字卽不收
者爲俗字矣漢人著書體例皆然初不作辨駁語此其所以簡古

也。許君於禮經之古今文尚且有所去取。況此無稽之俗字乎。且漢碑存於今者。俗字滿紙。則此十六字又太少矣。況既名爲俗字。卽必無篆文。許君顧代爲杜撰篆文邪。豈後人掇拾於它書而附於說文。卽自目以俗邪。吾終不能明。以俟君子。





印林曰。說文重文於古文籀文奇字外。又有或體俗體者。皆以紀小篆之異文也。或體有數種。或廣其義。或廣其聲。廣其義者無可議。廣其聲者則有古今之辨。此種蓋不盡出自秦篆。而亦有漢人附益之者。如營司馬相如說作芎。陵司馬相如說作遊。芎杜林說作芎。此皆或體芎。則明言或以發其例。餘可類推也。然以古音部分攷之。營宮聲屬東部。芎弓聲則屬蒸部矣。陵陵聲屬蒸部。遊遼聲則屬眞部矣。芎支聲屬支部。芎多聲則屬歌部矣。雖皆一聲之轉。而與周秦之音不合。斯爲漢人附益之明證類此者。錫易聲。或體作純。則也。聲易支部也。歌部也。罔化聲。或體作罔。則絲聲化。歌部。絲幽部也。此蓋亦漢人附益。不知何人所說。則該之以或而已。卽此可明制字之先後。聲音之變遷。要於六書之旨無乖。故許君錄之。若以此遂疑爲俗體非矣。不惟或體非俗。卽俗體亦猶之或體也。俗世俗所行。猶玉篇言今

作某耳非對雅正言之而斥其陋也凡言俗者皆漢篆也躬俗作躬
 時通行作躬也无俗作簪時通行作簪也躬俗作抑時通行作抑也
 推之它字皆然漢人手跡不復可見書經傳寫已失其真唯碑版是
 當時真跡而漢篆寥寥不足徵矣鄭康成氏之注王制也曰卷俗讀
 也其通則曰袞以今攷之卷之讀不必俗於袞而鄭云俗者謂記禮
 時世俗讀袞為卷故記作卷字而其通則曰袞者謂通其義則本字
 當作袞通猶解也非謂袞通雅而卷俗鄙也許君所謂俗亦猶是矣
 累溯而上之一時有一時之俗許君所謂俗秦篆之俗也而秦篆即
 籀文之俗籀文又即古文之俗也不然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許君
 而猶錄之止句之苛何以不列于篇哉筠案止句之苛是謂確據特
 漢人所行者隸楷也而此皆篆文吾終疑之

玉篇止部苛多切古文河廣韻七
 改苛止也是知止句者止可之語也




補正




盃乃器名筠清館引金石錄云廣川書跋引說文盃調味器也是今
 本脫器字積古齋有穴盃冊父考盃筠清館有周伯鼻父盃周茲女
 盃五景前
 十二行也當音弋支切說文從也之字凡十二也故柶馳施馳地馳其聲

皆與匝音移爾切相近無一與也音羊者切相近弛有或體號虎亦與匝音近地有籀文墜象即讀若弟之弟亦與匝音近秦碑秦權皆云其於久遠也而秦斤云其於久遠殿殿於計切在十二霽乃以雙聲轉也○筠清館齊侯匝作叔嬭匝作匝公匝作隸當作為從來字書所未收十二葉後二行

大部奔大也乃後起之專字不可云借介為奔也十三葉後二行



說文本義亦不可盡拘如莽不以草莽為義寔祇是速而曰居之速乃為字形所拘也十三葉不須觀

阮葉吳三家款識借為伯仲者皆作中其中央字有中中中

凡四形作者偶見未有中之形十四葉前二

金文有四形惟豐兮敦蓋作其形大異以其

器作而識之十五葉前五

師寰敦銘蓋作器作據字形當是牆字然其詞曰卹乃牆

事則是借牆為牆也十五葉前七

隸隸康部足知束為康也之譌小徐據譌本而說之十五葉後

齊侯罍二器紹字有四形末一字直是嗣字蓋

誤其三字則從系明白是說文收紹於系部祇是小篆竝證知系乃

系之省絲卽系糸絲一字也十五葉後十
二行系字條

𨾏子籛有𨾏𨾏字十五葉後十七
行秦之籛文彙

車之籛文載積古齋吳彝作𨾏𨾏證知今本乃傳寫之訛左兩田輪

也兩一牽也貫乎輪與牽之一軸也中一之連于右者𨾏也右之一

𨾏也𨾏下似人字者兩馬也吾有此器拓本其𨾏不斷積古齋斷之

亦誤十六葉
前一行

𨾏之籛文𨾏案吳彝又有𨾏𨾏字卽𨾏字是知𨾏亦當𨾏十六葉
前一行

說文釋例卷六

安邱王筠貫山學

同部重文

說文者主於分別之書也。漢碑之存於今者，皆出東漢，其體雅俗雜陳，半不合於六書。當羣言淆亂之時，許君發憤有作，又恐竹帛迆騰，易滋魚豕，故即同音同義之字，不盡使之類聚。其類聚者，有三種：一為無部可入之字，如云^〇、^〇二字，不入雲部，即無復可隸之部矣；一為偏旁相同之字，如棋之籀文，祺之或體，祺仍從示義，不得入它部也；一為聲意不合之字，如泉之古文，累雖從囧，從赤，兩體明白，而不可入此兩部，故附之泉下也。非是三者，而類聚焉，蓋出後人妄為迆併矣。故以玉篇照之，雖不敢謂盡本之許君，亦未必盡出顧氏離析也。

弋蓋從一弋聲也。入一部固宜。玉篇亦同。特說曰：古文恐是奇字也。一字當最古。印林曰：一古於弋是也。似六書故已言之。從弋聲則非也。前篇謂為彰飾是也。弋古音之部。一古音至部。弋廣韻職韻與職

切一廣韻質韻於悉切古今韻皆不合也況更有式式之必不可弋聲乎

上部諸重文玉篇竝同是也惟雱字從雨方聲當入雨部而不然者所以表正文旁之為旁溥也借為四旁既久恐人致疑故以雱字表之雖玉篇雨部又收雱字似是孫強輩誤增以其在後收雜字中也

玉篇祝
下字

示部禡之或體駟玉篇在馬部作驕

玉部瑱之或體鯢玉篇在耳部玩之或體貺玉篇在貝部玼之重文蠙玉篇在虫部靈之或體靈玉篇在巫部以上數字雖注中言其或

作某而不收於一部惟既字不在
後收字中

部首珏之或體鼓玉篇在玉部在珎字上虛字
也次序頗合

气部氛之或體寡玉篇在雨部

中部毒之古文訶芬之或體芬玉篇竝在艸部說解曰從刀菑說詳句讀

共之籀文焱玉篇既收之本部而阜部鱗下又以焱為陸之古文蓋誤

艸部節之或體稂。玉篇在禾部。葩之或體臙。玉篇作臙。在麻部。

菹之或體盭。盭皆從皿。血部又有盭。盭此後人誤。迨於此而又譌血

為皿也。且盭字從缶。又從皿。則鍾復不成義。豈古人所作乎。又菹為

酢菜。是黃齋也。蓋為醢。則肉醬也。合為一字。鹵莽甚矣。玉篇菹有重

文菹。而盭亦在血部。

菹之或體盭。玉篇同。似當入血部。而玉篇不然。故記之。若其

斯之篆文折。玉篇在手部。它兩書不異者。不着。或別有說。乃著之。云今作折。或說文本無乎。而小徐祛妄篇。且以為籀文印林曰。小徐雖未必確。然攝

疑段氏皆改從。似非專視也。

采部番之或體蹠。玉篇在足部。蹠下。其古文𠄎。在丑部。作𠄎。云今作

番。又有𠄎字。布賀切。今作播。案播從番聲。故借𠄎為播。乃分𠄎為

二字。此必孫強輩之過也。手部播之古文𠄎。下段氏引九歌補注曰。

𠄎古播字。筠案此番之古文。九歌省借耳。段氏既引於此。不當又引

於彼也。

悉之古文恩。檢之未得。

口部吻之或體脣。玉篇則吻下云亦作脣。又出古文脣。肉部別收脣








字。廣韻有脣無脣。

噙之籀文女𠄎玉篇作噙云本亦作𠄎博古圖作𠄎漢書百官公卿表𠄎作朕虞師古曰𠄎古益字也案許君象口象頭脈理之說是蓋本象形字後加口旁以定之篆文作噙則形聲字伯益之名或本取噙義而借用益字也印林曰益噙同聲假借未定孰是猶翳之音近假借耳

咳之古文孩玉篇在子部注曰幼稚也又不言同咳然孟子孩提之童趙注亦以知孩笑為說矣內則咳而名之釋文云孩又作咳是所據兩本不同也孔疏以一手執子右手以一手承子之咳而名之孔意似以咳為頰齊韻頰頭下與說文義異蓋小兒不自笑以手弄其頰則笑當合小兒笑及承子之咳為一說其義乃明備也是以字從口亦從子

唾之或體唾已見刪篆
哲之或體慙玉篇在心部洪範明作哲尚書大傳作慙詩或哲或謀或肅或艾正用洪範知其同字矣蔡九峰尚書本作哲或即據詩改邪

君之古文𠄎玉篇不收蓋當依博古圖宋夫人鼎蓋作𠄎即𠄎是古尹字以楷作之則形同故顧氏不出也尹之古文作𠄎玉篇


作肅。似文本作。小篆省之。中分月字即成月。小變月字即成月。猶禽兕頭本同。石鼓作。中分之而。作。旁斷之而。會物也。手有所治。故兩手相交而作月。若月即拱字。有垂拱而治之意。不見為君難之意。一日二日萬幾。故上月下口。猶予手拮据。予口卒瘁也。握之古文。汗簡作。此月斷為月之證。

嘯之籀文獻。玉篇在欠部。說文欠部又有之。大徐率以部分前後。定欠部為重。出段氏又強生謬說。何其艸率也。文選嘯賦。李注曰。籀文為獻。在欠部。唐初所有字書。不過說文字林。李氏云然。恐人檢之。口部不得也。說文蓋經何人逸併。而欠部未刪。故重出。余知許君列重文於兩部。本由此悟入也。獻下引詩其獻也。詞。今本作其嘯也。歌。王風條其獻矣。釋文云。獻。籀文嘯字。本又作嘯。是古本原不一也。周之古文周。玉篇不收。

嘖之或體讀。玉篇在言部。

吟之或體齡。齡。玉篇齡在音部。齡在言部。

昏之古文昏。玉篇不收。昏。塞口也。口乃可塞。甘豈可塞哉。

饗之古文。似從口。而玉篇作饗。則從甘。蓋稼穡作甘之義也。饗。

從甘而譌口與昏從口而譌甘正相似口甘在篆則異在楷則同故說文收之玉篇不收也廣韻猶不收集韻則收之矣蓋所據說文已如今本也知書以古爲貴矣

噪之或體猱玉篇在犬部

叻之或體歛玉篇叻下云或作歛似歛之譌又似從幼省而欠部不收歛歛二字

告之古文鹵玉篇廣韻皆無之案容與容祇爭一畫夕部大徐說曰義不應有中一謂四省其口祇應作占也然則容字乃未增一者耳吾恐此爲後人竄入也

四部嚴之古文巖玉篇同不入品部可知它重文之入別部者蓋許君本然非顧氏立異印林曰此恐持之太過

走部起之古文迨玉篇在走部

夂部登之籀文夂正部之古文正足是部之古文是玉篇竝同說文蓋夂以足爲主不得入夂部也古文從一篆文從二正不得入上部足止一物足不得入足部也是從古文正又可類推矣可知古人列字之意初非率爾堆砌也玉篇夂部夂字重出

是部躑之籀文。悻，玉篇在心部。注曰：怨恨也。廣雅：怨，悻，悻，恨也。皆不以爲躑之籀文。第音不異耳。集韻：七尾，躑下。繼收悻字。兩字各義，然則宋時說文尚無此重文也。

彡部迹之或體蹟。玉篇在足部。引詩：念彼不蹟，而用毛傳之說曰：不蹟，不循道也。與迹訓步處義既不同。其蹟字之下，即出跡字。迹，跡，古今字也。而其注亦不云同蹟。廣韻亦以迹、跡、速爲一字，而蹟、別、收之說同玉篇。豈唐本說文迹下猶無蹟邪？釋訓：不邁，不蹟也。郭注：言不循軌跡也。以跡釋蹟，豈偶合邪？抑以同字爲釋邪？印林曰：迹亦聲，屬魚部。蹟，責聲，速束聲，則屬支部。二部音不近，似迹爲一字，蹟、速爲一字也。案段氏六書音均表，迹責束皆屬支部。

退之或體徂。玉篇在彳部。

造之古文船。玉篇在舟部。徂，浩切。天子船曰船。廣韻：昨早七到二切。引說文云：古文造。

速之古文警。玉篇在言部。諺從文作警。云言疾。古文速，先云言疾者，以言之疾速爲警之正義也。行步之速，似未可用警。印林曰：此正重文之廣。其義者從彡則行之速，從言則言之速。重文類此者多矣。不

必獨疑此。

徙有或體。徙，玉篇徙在彳部，非也。又無徙，其古文屮，玉篇廣韻竝無。遷之古文栖，玉篇無。

返之重文返，玉篇在彳部，不言同返。

透之或體蝮，玉篇在虫部，於為切，形似蛇，又音詭。案詩委蛇，委蛇，毛傳，行可從迹也。又周道倭遲，毛傳，倭遲，歷遠之兒。釋文引韓詩作倭夷，又重言之而為委佗佗，它蛇本一字，倭與佗蓋即委與它，但加人旁耳。隸辨有透蛇，過地，委為同聲，作透即可作過，廣韻有蝮蛇，因蛇從虫而加虫作蝮，即可作蝮矣。舞賦注引說文曰：蝮蛇，邪行去也。案所引蓋即透地。說詳以賦云：蝮蛇，故以蝮蛇易透地。虫部無隸字。蝮自以

玉篇為正義，以聲借用，固無不可。然以透蝮為一字，理所難信。小徐說文本原無蝮字，蓋是古本。張次立補之，蓋不辨其為後增也。廣韻蝮字注詳於玉篇，亦無同透之說。且委蛇，疊韻形容字也。凡形容之詞，例皆借用無專字，或者說文祇有地字，後人見地，訓衰行也。遂增透字，而說之曰：透地，衰去之兒。以趨趙說解例推之。此類既詳說於透字下，即地下當云透地也。不須別加說解矣。且衰行則通，衰去則不通。古人言來往，不言來去也。召南釋文，委蛇，韓詩作透地，云公正

兒許既宗毛不應又用韓詩即用之亦不得舍公正而云衰去也考
工記注地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邪行是鄭亦與許同也案爾雅遷
地沙丘疏引說文遷行也地斜行也然竊揣許君說地字之意蓋主
禹貢東地北會于匯後人增透字第爲連語起見不主於說經又案
蠡字篆文少一筆直由妄增者不識篆之故非傳刻者脫之亦一證
也印林曰此字誠可疑委爲同聲今音也古音則委脂部爲歌部不
同聲也委蛇是雙聲非疊韻然則爲此字者其在委爲同聲以後乎
筠案小徐本委從女禾聲是也唐韻正曰古音於戈反引曲禮主佩
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五支垂古音陀又姜音於危反引小
雅谷風窈姜爲韻檀弓積壞姜爲韻然則委爲皆當在歌部記之再
質印林

透之或體隣玉篇在人部云力軫切慙恥也廣韻同案小徐本無隣
字當是古本張次立依大徐增之耳

追之或體癯廣韻同玉篇作蓮以爲古文案從隹聲諧而從兆則義
不諧似玉篇是段氏以兆爲逃省從爲之辭也頤字不足據
近之古文芹玉篇在止部走從彳從止芹
省彳但從止也

道之古文耐玉篇不收

迹之或體蹀玉篇作逌而蹀在足部

彳部徯之或體蹊胡計切玉篇徯胡啟切或為蹊蹊在足部云遐雞

切徑也廣韻徯胡雞切有所望也又胡禮切待也蹊胡雞切徑路齋

齋二韻不收

往之古文逌後之古文遐後之古文遂玉篇竝在辵部又謂往復為

古文蓋以當時不用之故

得之古文尋玉篇不收見部尋字兩書說同知彳部尋字當刪玉篇見部尋下云今

牙部孺之或體齧玉篇在齒部

足部跟之或體跟玉篇在止部

躡之或體鞣玉篇在革部為鞣之重文案說文鞣鞣屬鞣革履也廣

韻同玉篇作單履也似為廣韻亦以躡鞣為一字而鞣別為一字集

韻同

俞部繡之或體篋玉篇在竹部後收字中乃繡下云或篋字

冊部之古文箒玉篇同嗣之古文粁則在子部孤存二字之間

作尋亦作覓貝部又有時字云都勅切今作得為見為貝定又孫強輩所增之馮字也

玉篇見部尋下云今

谷部之或體啣。玉篇同。又一或體臄。則在肉部。酉之古文酉。玉篇亦同。

言部詩之古文詵。謀之古文誓。玉篇口部有誓。莫侯切。誓。慮也。不言其為謀之古文。誓。玉篇竝無。

謨之古文暮。玉篇本部作暮。而暮在口部。

信之古文佻。詵。玉篇詵作詵。蓋從立心而謚為小也。佻見注中。收人部。

詒之古文臑。玉篇無。案前有咎字。與此臑字正同。惟肉又二字。有在上在旁之異耳。玉篇詒字後。即列咎字。恐說文列字次第本如是。下即

列咎字。其次亦同。大徐乃稱詒字。周其間耳。既經後人迻易之後。而咎字仍留未刪。乃少改其體。以為詒之古文耳。從肉從又。於詒字義既不協。以為祭省聲。又不諧也。

詠之或體咏。玉篇在口部。諧之或體喑。玉篇在口部。子夜切。引廣雅。喑。喑鳴也。然諧在後。收字中。云七個切。磨也。義亦不同。說文。

詩之或體悖。玉篇在心部。而籀文蹇仍在本部。竝之古文孳。玉篇不收。案竝下云亂也。一曰治也。與爰部鬲乙部亂義竝同。則從爪者治之之意。仍是從絲之古文𦉳。言之古文𦉳。而

傳寫有譌其方難解或本是連綴於絲與言之末如啻之從品相連後乃斷之耳。

譌之或體譌玉篇以爲譌之重文是也。岑爲粵之或體粵粵固一字也。雖分爲二部乃以各有從之之字故然耳。其形同其意同。惟唐韻況于切戶瓜切不同。然況于切爲古音後乃戶瓜切耳。惟是譌在後收字中。又似顧氏漏落者。印林曰唐韻于瓜異音矣。若以古音推之。瓜讀孤正與于不遠耳。筠論唐韻而印林以古音正之殊不相中以其說有用故存之。

諱之或體憇玉篇在心部。

業部僕之古文僕玉篇同不入臣部也。凡此類兩體分明有它部可入者乃記之否則不記。兵之古籀文玉篇不收。

革部鞞之或體鞞玉篇在韋部云靴也。

韶之或體鼔玉篇在鼓部作鼔其籀文磬則未收。案鼔乃籀文磬字。鼔而從磬非義所安。周禮以磬爲韶字或者夏擊鳴球擊石拊石后夔既屢以爲言則八音石最難調故韶字從之邪。然玉篇韶下亦未

收。

鞭之古文食。玉篇在支部。譌作食。但卑絲切可證耳。

鬲部之重文。飶。歷。玉篇。飶亦在本部。而歷在瓦部。

鬻之籀文。鬻。玉篇在鬻部。不在後收字中。然本部次序兩書不同。

籛之或體。釜。玉篇在金部。

鬲部鬻之或體。餗。餗。玉篇鬻部。鬻居言切。粥也。或為健。其食部謂

之。饘。宋謂之餵。案鬻。糜。古今字。餵則鬻之借字也。粥則鬻之省文也。

玉篇鬻下亦云粥也。而說文鬻鬻下皆曰健也。夫饘以餵訓。鬻又以

健訓。正轉注法也。則健鬻之為一字信矣。段氏乃目為淺人乎。說文韻略。先列饘字。

而鬻餗餗健四字皆云同上。廣韻二十二元收饘及籀文鬻注中出餗字。二仙收。健與鬻玉篇同。某韻則元仙並收此四字。且有異文。○玉篇饘。鬻不在後增字中。

鬻之或體。鬻。玉篇在鬻部。羹在羊部。

鬻之或體。餗。玉篇在食部。

鬻之或體。秣。玉篇在米部。而曰說文作鬻。似說文本無秣字者然。

鬻之或體。餌。玉篇在食部。

鬻之或體。煑。玉篇在火部。本部別有重文。粥。

鬻之或體。煑。玉篇在火部。本部別有重文。粥。

又部ㄩ之或體肱玉篇在肉部古文ㄩ作云則不得已之極思也然足爲ㄩ變爲云之旁證矣

ㄩ之或體倭玉篇在入部而籀文零仍在本部

及之古文蓮玉篇在彡部作蓮小異

叔之或體村玉篇不收案漢碑多作村即由村而變玉篇叔字重出于未部云同未必孫強輩之謬也

擘之或體篲古文簞玉篇竝在竹部

友之古文羽玉篇作羿猶隹爻之楷作隹卒也

畫部之古文劃玉篇刀部有二一作劃一作劃云古文案說文刀部亦有劃而玉篇書部畫之古文畫下云又作劃然則後人即緣此語分其一入畫部也

及部役及古文佞玉篇役在彡部而不收佞

支部救之或體侏玉篇在入部

目部睥之或體睨大徐所補也玉篇二字同義然分列兩處廣韻二字同音不同義集韻始合爲一字嚴鋏橋曰下文睨字當作睨經典

睨字極多而睨僅見于凱風御覽引韓詩簡簡黃鳥則毛詩古本當

是睨睨黃鳥完見形近而譌如論語莞爾釋文莞作覓是也筠又得兩證邶風釋文名完字又作兒俗音丸易釋文共覓一本作莞

睹之古文覩玉篇在見部

隹部從鳥者十字玉篇皆在鳥部惟雀鷺玉篇與經典同作雀鷺別

收鷺字似後人增也

隹部舊之或體鵠玉篇在鳥部

羊部羌之古文來玉篇不收

犴部之或體羶玉篇在羊部

隹部集之或體集玉篇在隹部

鳥部鳳之古文朋玉篇失收廣韻一送作匆十七登作朋凡本部從

隹之字八玉篇在隹部惟無壘及鷦之第二古文



鳥部之於即於字玉篇在於部誤也有二古文𪗇𪗈𪗉𪗊𪗋𪗌𪗍𪗎𪗏𪗐𪗑𪗒𪗓𪗔𪗕𪗖𪗗𪗘𪗙𪗚𪗛𪗜𪗝𪗞𪗟𪗠𪗡𪗢𪗣𪗤𪗥𪗦𪗧𪗨𪗩𪗪𪗫𪗬𪗭𪗮𪗯𪗰𪗱𪗲𪗳𪗴𪗵𪗶𪗷𪗸𪗹𪗺𪗻𪗼𪗽𪗾𪗿𪗸𪗹𪗺𪗻𪗼𪗽𪗾𪗿





而變之而不顧義之所安變則無從意揣矣



鳥之篆文隹玉篇在隹部此必當依玉篇若隹在鳥部則鳥下云隹也而鳥部又有鷗

華部棄之古文弃玉篇在収部籀文棄則不收

爰部𪗇之籀文設玉篇見注中古文𪗇仍在本部不入爰支二部也




鬲之古文玉篇作其形大異案古文與小篆同但多爪下之


叙部叙之或體玉篇在土部叙之古文睿在日部籀文在土部


步部殪之古文玉篇在死部作又說解曰古文殪

從死案壹亦省矣

朽之或體玉篇在木部


殄之古文集韻作玉篇不收而有古文



骨部髀之古文玉篇在足部


肉部臚及籀文玉篇分收之第訓臚為陳乃引伸之義非古也臚

又在後收字中

脣之古文玉篇在頁部

勝之或體玉篇在骨部先訓股而後訓脣

膾之古文膾之古文玉篇在疒部

肱之籀文玉篇在黑部云亦肱字

腆之古文玉篇作

臙之或體玉篇在火部

朕之古文𠄎。玉篇不收。恐即是火部。然誤遂於此。從火從火故同。其從日也。則亦如魯之肉誤爲日耳。

冑之古文冑。玉篇不收。

筋部筋之或體。臄筋之或體。朒。玉篇竝在肉部。

刀部利之古文。利。廣韻同。玉篇在勿部。

剛之古文剛。玉篇不收。而刻有古文剛。段氏謂謫而誤系。蓋是汗簡

引剛以爲說文續添。

剛之古文信。玉篇不收。

制之古文制。小徐作制。玉篇作制。

刀部刃之或體。創。劍之籀文。劍。玉篇竝在刀部。本部別有刃字。與刃

音義同。而兩字不相承。殊不可解。觀其形。知爲俗字。或後增乎。

簠之或體。鬮。玉篇不收。廣韻雖有之。然吾鄉之簠。以木爲之。多竹之



地。當以竹爲之。故玉篇棖下云。絡絲。簠也。或作簠。其字亦竹木兼從

也。若以角爲之。似於物情不合。


簠之古文盾。玉篇不收。從广似不合。


簠之古文匱。玉篇亦論。匱。玉篇在匚部。其古文枕。玉篇在木部。後增字中









注曰渠鳩切引爾雅曰枕繫梅不以爲簋字印林曰於此可見玉篇之意其分析皆此類耳





簋之古文邊之籀文玉篇皆在匚部○博古圖有二體借大爲夫猶秦碑借夫爲大也惟從北難解



筥之或體互玉篇二部亦無之或失收也


管之古文玉篇在玉部不在後收字中然琯乃器也在琿琿之閒亦非其次




籥之或體玉篇不收案籥訓禁苑從又殊難黏合字形又與斂字相近或後人所附也





箕之古文五音韻譜作玉篇作又一古文玉篇作誤也乃之小變連者斷之耳箕之舌不能不連屬也變爲竹


已誤變爲尤誤舌兒也將謂箕止一舌邪其籀文則在

匚部又多一古文案此數字之形當最古上爲舌下及左右爲

郭其交又者以郭含舌舌乃固也中象其文之上體似有誤下

從兩手之也其從許意謂有架以薦之然箕無取乎架恐係

収之譌也印林曰鐘鼎文因多從者恐非子猶具字篆從隸從也箕從竹者蓋借其爲

語詞之後加竹以爲別也亦分別文玉篇之翼則全無理實其字

也。玉馬別收其十
兀部又有古文亦。

卍部與之篆文卍，玉篇之巽即是也。仿象其形而變之耳。

典之古文籀玉篇在竹部。

工部巨之或體槩，玉篇在木部。又收矢部矩下。巨下云大也。已如今

義矣。

曰部囙之籀文囙，玉篇不收。

兮部粵之或體憖，玉篇不收。案說曰粵或從心，非也。恂自是字，當云

粵或從恂。心部有惇字，云單也，獨也，或
作覺，與此字形似而義絕遠。

于部虧之或體虧，玉篇不收。而注曰俗作虧，廣韻同。豈以從虛為俗

邪，恐虧即俗字也。集韻始收印林曰：亏象氣舒亏，兮象氣越亏，義固近。

鼓部鼓之或體鞮，玉篇在革部。


磬之古文鞮，玉篇在革部。公洽公市二切。橐也。以防捍也。說文革部


鞮，防汗也。蓋捍作扞，又譌汗也。玉篇不以鞮鞮為一字。或此古文係


後人增抑，或說文革部鞮字說解有云古文以為鞮字，後人因遂於


此而刪彼處說解邪。


虎部虞之或體錄，玉篇在金部。


虎部之古文玉篇不收。


皿部盞之或體玉篇在瓦部。


凵部之或體玉篇在竹部注中未出。




血部盥之俗文玉篇在肉部。




丨部音之或體玉篇在欠部注中未出。







井部阱之或體玉篇在穴部而古文彙仍在本部。






鬯部爵之古文玉篇不收。




饗之或體玉篇在禾部。




食部飪之二古文玉篇皆不收。案從肉即已偏枯而已見

心部且從心與義尤不合。玉篇有字云如甚切熟也與音義


竝同依此作篆則當作與相似或之廣韻肉汁

臉味好並不謂與同集韻有或體古文而亦別收之然

則蓋之也。印林曰後說似長再檢類篇。

饗之或體玉篇無之而有廣韻同又一或體玉篇在米部注

中不出。

饗之或體玉篇在米部。

養之古文。𦵑玉篇在支部。案此字從支，殊不可解。不如附之養下。胡塗了事。古文傳久，或有譌誤。故許君於古文或體，往往不言所從，闕疑之法。

鋪之籀文。𦵑玉篇在皿部。

饗之或體。𦵑玉篇在口部。

會部之古文。𦵑玉篇無之，而有會𦵑兩古文。又彳部有𦵑字，與此相似。云他合切。行兒，一切經音義引會，古文𦵑。

缶部。𦵑之或體。瓶玉篇在瓦部。

矢部。𦵑之篆文。射玉篇在寸部。

高部。𦵑之或體。頤玉篇不收。

冂部之或體。垌玉篇本部土部兩收之。

𦵑部。𦵑之古文。𦵑玉篇不收，似小徐作𦵑爲是。印林曰：瀚謂𦵑省其

曰。𦵑省其口耳。似本作𦵑，而挽一筆。

厚及古文。𦵑玉篇厚入厂部。𦵑入土部。

畐部。良之古文。目玉篇不收。又一古文𦵑，作筮亦誤。

𦵑部之或體。廩玉篇在广部。

畱之古文畱玉篇不收

嗇部牆之籀文牆玉篇云古文

來部𦉳之重文俟玉篇不收

麥部楚之或體萃玉篇楚下云亦作萃而艸部出萃字云艸也

舛部之重文踳玉篇在足部注中不出

舞之古文習玉篇在羽部

彛部彛各本誤從此從彛本之或體葺玉篇在艸部注中不出

韋部韋之或體彛玉篇在弓部

鞞之或體緞玉篇在糸部

鞞之或體鞞玉篇不收又一或體擘則在手部

木部杔之古文杔玉篇不收者仍是從屯斜向書之耳在隸則同故

不收也或見說文無杔字而欲以杔當之非也玉篇杔杔一字

築之古文董玉篇在竹部



榑之或體鑄玉篇在金部云呼高切除艸也又奴豆切是以鑄為鑄

榑兩字之重文也

米之或體鈔玉篇米下云今作鐸金部出鐸字以鈔為重文蓋鐸亦

從弓聲。

枹之或體鉛。玉篇在金部。云亦作耜。段氏說同。玉篇枹下又云與耜同。則與大徐同。

枹之籀文  玉篇在匸部。作  與段氏所据小徐本同。又有古文匣。

槃之古文鑿。玉篇在金部。籀文盤在皿部。不云籀文。

櫛之或體壘。籀文鬻。玉篇皆在缶部。又一或體壘在皿部。

櫛之重文三。玉篇概云同上。不別其不梓為古文。且又有枿字。說文乃部。粵下亦有兩枿字。與櫛下同。引商書而字異。

槩之或體禋。玉篇在示部。作禋。又說曰。柴祭天神。玉篇作柴。祭天也。誤也。柴乃祭天之字。柴乃祭羣神之字。司中司命皆星名。故曰天神。豈謂上帝乎。又案說解。先言柴祭天神。乃言或從示。蓋分別之詞。槩可用為祭天神之字。禋從示。不可泛用於薪之禋之矣。故先釋其義。而後舉字形也。犬部獾之重文。祿下云。獾或從豕。宗廟之田也。故從豕。示 豕字衍文 文法相似。彼豕示與犬鹽皆異。故先釋從豕。後釋從示。此則酉聲不異。特從示為異。故專釋之。不得依段氏倒置也。 玉篇禋下云與禋同。禋蓋禋之譌也。抑或指之譌也。

大宗伯以摯璋釋文亦作摯亦摯之偶也說文摯柔不也
上官以為與輪玉篇同與摯義絕異又案與輪玉篇作摯輪

休之或體麻玉篇在广部不言同休案麻字義重广似後人以說文無麻而附於此

柅之古文互玉篇注中云今作互而二舟兩部皆不收且曰今作是不以為古文

柅之古文出玉篇不收印林曰無以下筆作楷之故筠案玉篇收之○曰未嘗不依篆法書之

及部之籀文毳玉篇同而若下又有籀文毳恐是一字故後人作若木也

萐部之或體萐玉篇在艸部方言萐萐職也是以
為兩字郭注萐音徐

口部困之古文未玉篇在木部

貝部贛之籀文贛玉篇不收

貧之古文宀玉篇在宀部

邑部邦之古文苗玉篇在田部

邦之或岐古菴邠之重文幽玉篇皆在山部扈之古文岵玉篇不收從弓亦本不可解或從戶而譌邪集韻弓有重文嗎玉篇收之口部

謫作呬。此其比也。以支枝為一字，皆固不得古於此，即以支枝為兩字，皆亦不能古於此也。


邠部。鄉之篆文巷。玉篇不立邠部，並不收邠字。部中鄉鄉二字，皆入

邑部。鄉下云與巷同，不收巷字，而尸其兩部，亦不收巷字。

日部之古文曰。玉篇不收，隸體無異故也。武后則用此字。

咎之籀文腊。玉篇在肉部，注解判然。時代漸降，古義漸微，顧氏即知之，亦或從俗，後生愈不知矣。腊不在後增字中，而在脯腊之間，次序

甚合。


於部之古文玉篇不收，亦隸體不異。

游及古文遊。玉篇游下云亦作游。游字在水部洄字之下，然此部已

經倒亂，不足據也。遊在彡部，為遊之古文，而遊下云與游同，說文無

遊字，則遊即是也。竊意當依玉篇分訓，游為旗游，省作游，俗作旒，遊

為教游，俗作遊，旗旒則不得從彡也。

旅之古文旅。玉篇在止部，非也。鐘鼎文作即於之古文，不得

以為止字。古文傳久，失其本形，遂不可解。率類此矣。

晶部壘之古文壘。玉篇在晶部，或體星。在日部，彖之或體彖。亦當是古文，說曰或篇非也。

亦在晶部。農之或體晨。玉篇為晨部之今文，而農下云亦作辰，蓋顧

希馮時已如今義也。品象是形不得以形似而謂為品字

明部之古文明。玉篇以明冠部。以明為古文。部中萌失收。而收盟。盟部祇收盟。盟案集韻引博雅。萌遽也。故或以萌為忙之古文。○鄭駿茂字明。說文茂。勞目無精也。檀弓。鄭注。明。目精也。唐石經。明字從目。說文從囧之字。如瞽。瞽之類。玉篇皆從目。然則明字從囧。即是從目。或者明為日月之明。明為目睛之專字。本是兩字。許君合之邪。附書俟質。

夕部夙之古文。偈。偈。玉篇在人部。

弓部。函之俗文。肸。玉篇在肉部。注中不出。

鼎部。熏之俗文。磁。說見俗體篇。

禾部。秠之或體。朮。玉篇在木部。不在後收字中。然前幅亦多羸入之字。

秠之或體。稂。小徐以為俗字。玉篇亦不收。而秠亦在後收字中。

穉之或體。遂。玉篇在艸部。

稭之或體。糲。玉篇在米部。

糠之或體。康。檢。玉篇不得。印林曰。米部糠。俗糠字。不知此。即康之譌。

邪。抑。挽。佚。邪。

秦之籀文秦。玉篇在秝部。

黍部黏之。或體粘。玉篇不收。

米部粒之。古文粦。氣之。或體籩。玉篇皆在食部。

籀之。或體鞠。玉篇在麥部。而正文作麩。以今字領之也。

糟之。籀文馨。玉篇在酉部。作醞。

臼部旨之。或體抗。玉篇不收。又一或體皖。則以為旨之重文。似誤。

赤部枝之。俗文歧。玉篇在豆部。

宀部宅之。古文庀。玉篇不收。

宗之。或體詠。玉篇在言部。

寓之。或體廌。玉篇見注中。而广部不收。

窾之。或體窾。玉篇在穴部。

呂部之。篆文贅。玉篇在肉部。

躬之。或體躬。玉篇在身部。而躬亦重出。

广部疾之。籀文痲。玉篇不收。

痲之。或體歎。玉篇注中見之。而收於欠部。云掘也。似誤。

瘡之籀文。玉篇在尢部。

冂部。冕之或體。絕。玉篇在糸部。

冂部。重文。輦。玉篇在革部。元龜作輦。以為古文。

冂部。或體。罔。玉篇重出于糸部。作網。

翼之或體。蹶。玉篇在足部。注中不出。

西部。覈之或體。覈。玉篇不收。是也。說別見。

巾部。常之或體。裳。帶之或體。袞。幘之或體。禪。帙之或體。袂。玉篇竝在衣部。

帷之古文。匱。玉篇在匚部。云。呼韋切。亦古幃字。是也。寫說文者亂之耳。幃。匱。竝從韋聲。無可疑也。

席之古文。廂。玉篇在厂部。案說解當云。古文席。象形。石省聲。禮圖之筵。正作因形。抑此石省。與它字省法不同。乃以因之輪郭兩借用也。

市之篆文。鞞。拾之或體。鞞。玉篇竝在韋部。而鞞下云。今作市。蓋誤。鞞為篆文。則市為古文。且象形者必古文也。

白部。皤之或體。顛。玉篇在頁部。人部。保之古文。示。玉篇見保字注中。而出諸子部。其序正在孟之下。

孽之上。是知說文示字本在子部。後人遂之人部。而子部未刪。或又不知而改其說。曰古文孟。吾懷此疑久矣。得玉篇乃敢自信。甚快也。示乃會意兼指事字。從子。八象抱子之形。非七八之八。印林曰。說文子部果有示字。自當次字穀下。不當隔斷。季孟孽而強廁其間。疑示自是古文孟。後人見其與古文保無別。誤於玉篇注加保字耳。筠案印林亦自有見。而吾終不改其前說者。惟示爲古文保。故得增人旁。而爲保。采從示聲。囊又從采聲。古包孚一聲。故也。諸字一貫。則示爲古文保。不可易。即不得爲古文孟矣。若保而從孟。非義非聲。何以解之。說文重別。果古文保孟二字同形。則故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當用此例。

傀之或體瓌。玉篇在玉部。不在後收字中。

份之古文彬。玉篇在多部。不在後收字中。

儻之或體擯。玉篇在手部。云相排斥也。是不以爲儻之重文。

嫉之或體嫉。玉篇。候。秦栗切。引廣雅曰。賊也。嫉在女部。慈栗切。妒嫉也。是音義皆不同。

匕部真之古文𠄎。玉篇作真。

匕部卓之古文卓玉篇作卓仍是小篆也案卓之形直其曲者即是今卓字是今字不由小篆變之而由古文變之也印林曰鐘鼎甲原多作十筠案甲作一爲是象甲坼之形也金刻或作十其十字亦或作一皆非也

部首丘之古文垂玉篇不收丘從北從一一即地也下又加土則重複即曰象形一亦地形也土亦重複殆奇字之類乎

衆部泉之古文因上玉篇不收亦本不可解

王部徵之古文徽玉篇在支部說別見

臥部監之古文警玉篇不收言部別有警字兼言血而從之

衣部頤之或體擷玉篇在支部

衰之古文合林玉篇不收

尸部居之或體踞小徐作屣玉篇無屣說文足部本有踞玉篇同其次

屋之古文臺玉篇不收汗簡有之段氏謂即手部握之古文𠄎字筠前纂繫傳校錄於尸部以爲臺臺一字於手部又以爲兩字今乃折衷之曰作兩字是也𠄎字當依說文下半從室上半乃屋之華飾

如後世鷓鴣之類。非艸。蔡之多。汗簡入之。步部。非也。𠄎即汗簡至部之𠄎。從門者。搯持之意。𠄎則𠄎省聲也。亦近於兩借。

部首履之古文顛。玉篇在足部。

舟部般之古文般。玉篇不收。金刻有膊股二體。

部首先之俗文簪。玉篇在竹部。

部首兒之或體顏。玉篇在頁部。

見部視之古文眦。眦觀之古文舊。玉篇皆在目部。眦作眦。舊作舊。舊二形。

欠部歌之或體謠。玉篇在言部。

歛之俗體嘖。玉篇在口部。

次之古文𠄎。玉篇不收。

歛之古文𠄎。玉篇在水部。作涂。從二水。重複不成意。又一古文𠄎。在

食部。玉篇不立。歛部歛。歛皆入欠部。歛之或體映。在口部。

部首次之。或體衆。玉篇在水部。作汎。又出一正文澁。

頁部顏之籀文頰。頂之或體頰。頰之或體頰。玉篇並在省部。作頰。頰。說見存疑。

頰之或體髑玉篇在鼻部不在後收印林曰古安曷同聲詩以按徂旅孟
子作以遏徂莒櫛槃同字亦此例也此許君所知而顧氏所不知宜
其分析瑣屑矣

頰之或體僂玉篇在人部

頰之或體疣玉篇注中有之而字在疒部云羽求切結病也今疣贅

之腫也又有疚字云尤咒切頭搖也與頰同廣韻四十九宥頰于救

切引說文顛也疚上同十八尤疣羽求切結病也疣上同然則玉篇

廣韻皆謂疣疣一字頰疚一字然說文肉部疣之籀文作黠贅也玉

篇同未敢輒改疣為疚也

髻部髻之或體剗玉篇在刀部

多部今之或體鬣玉篇在髟部

髟部髮之或體鬣玉篇晉部作髡云古文其古文頰在頁部

鬣之或體繼玉篇在毛部繼在豕部

髡之或體髡玉篇失收而髡亦為從几

印部印之俗體抑玉篇在手部

部首色之古文羈玉篇不收

勺部。勺之或體肖。玉篇注云。或作曾。曾而肉部有曾。无肖。印林曰。勺形凶聲。月形凶聲。皆是也。既從勺。又從月。是何意乎。玉篇之謬如此。筠案此謬不第玉篇。形聲之失一篇。皆是此類。

么部。羨之或體誘。誘。玉篇皆在言部。其古文羨本重出。玉篇祇收於羊部。其注云。今作誘。又出羨字。云同上。

山部。岫之籀文窟。玉篇在穴部。

崩之古文。崩。玉篇崩。注云。亦崩字。而阜部。崩。注云。步等切。山部又收崩字。云古崩字。或誤。

厂部。底之或體砥。玉篇在石部。



石部。礪之古文。井。玉篇不收。廣韻有古文鉗。而井字則別收之。段氏說甚辨哲。

碣之古文。碣。似從自。玉篇作。則從自。

磬之古文。磬。玉篇磬。自為部。而磬在石部。云。又口定切。即是謂與磬一字也。磬字之論。段氏已依汗簡正之矣。乃亦在後收字中



長部。隸。玉篇作肆。其或體擊。玉篇在髟部。作擊。部首勿之。或體旂。玉篇在从部。

而部耐之正文耐玉篇在彡部云如時切頰須也又獸多毛案其音則而之音兩義又皆而之義是顧氏以耐為而之重文也印林曰此以顧所見本佳且引說文罪不至髡也於耐字下將無今本耐字注挽遂以耐下說解割分耐耐下邪禮運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注耐古能字疏按說文云耐按下文象形知此字當作耐特為下文覺其類緣起者鬚也鬚謂頤下之毛象形字也古者犯罪以髡其鬚謂之耐罪故字從上似當寸為法也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者宜建侯而不宜是也筠案能不甯蓋與柔遠能邇同義從知李鼎祚周易本跛而履眇而視仍是跛能履眇能視也隸辨載督郵班碑柔遠而邇即柔遠能邇也鹽鐵論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蓋能者獸名耐者罪名同一借也特借能者多耳樂記人不耐無樂注古以能為三台字

部首希之籀文玉篇失收即從此不可少也

彙之籀文豪玉篇在豕部彙之或體蝟玉篇在虫部

豸部豸之或體犴玉篇見注中而夫部失收

象部豫之古文玉篇不收且依其形分之則象當有古文

不足象形。予亦當有古文。今又似不及。段氏乃師心改其形邪。

馬部。駕之。籀文格。玉篇在牛部。不在後收字中。然在搜犖之間。亦非

其次。自當與牽備爲伍耳。

驅之。古文毆。玉篇在支部。

畢之。或體繫。玉篇在糸部。

鷹部。灋之。今文法。玉篇在水部。灋亦重出。古文金在人部。案此字從

亼。正會意。入人部不合。

犬部。狫之。重文法。玉篇在心部。

獾之。或體祿。玉篇在示部。獾改從蠶。蠶俗繭字。蓋傳寫之誤。祿下云

獾或從豕者。獾隸犬部。故先言從豕。言豕與犬異也。又曰宗廟之田

也。故從豕示者。豕字因與示音近而衍。此二句爲祿從示解也。

獫之。或體斃。玉篇在死部。注中祇云俗作繫。


狂之。古文性。玉篇在心部。

獮與或體獮。玉篇分爲兩字。獮普年布眠二切。獮婢賓切。蓋古音通。

今音別也。鼠部。鱗之。或體蚘。玉篇在虫部。

颯之或體猛玉篇在豸部
火部然之或體難玉篇不收

熬之或體熬玉篇在麥部

煙之古文靈玉篇在宀部小徐本亦作是也

光之古文發玉篇在炎部案發從廿火廿古疾字速也火速則光盛也又加炎則絲複晦滯矣恐是籀文

燿之或體烜玉篇分爲兩字燿與說文說解同烜下云況遠切火盛兒說詳存疑

炎部鼓之或體燹玉篇見注中而炙部不收燹而收殺案炙小熱也炙熱也殺兼從之則重複意不可會聲又不諧後人湊合之字於六書無當也

部首赤之古文莖玉篇不收

經之或體赭玉篇作赤其或體赤注玉篇在水部且分收之赤側加切赤澤也又崇木汁注恥京切赤也亦作經○赤下云經崇棗之汁或從水案當作經或從水崇棗之汁蓋經赭可用以呼崇棗之汁而赤注從水則不泛用於它赤色於同聲同意之中寓區別之意故

赤字說解仍承輕字言之而証下云赤或從正第承赤字言也此例
本少惟易部同此耳易協騶協下說解文法同惟心力思眾爲異區
同中之異正以通異中之同也至於叶叶二字則專爲協之重文矣
故說解單承協字來而曰古文協從曰十曰或從口與証專爲赤之
重文者同一文法語意本極分明段氏分析非也

臣部五字雖曰文二
重三似亦猶之赤協

部首亢之或體頽玉篇在頁部然以咽也一義屬之苦浪切似誤其
亢字注云戶唐古郎二切人頸也又苦浪切高也則是矣蓋自用亢
爲高亢頽爲頽頽乃作吭以代之反以訓頸之頽爲苦浪切隋丹元
子步天歌以亢與狀爲韻則其誤已久然蒼龍七宿星經第言氏胸
房腹箕所冀也者則以角爲龍角亢爲龍頸以及心尾皆可觀名知
義也而今人皆讀去聲何也印林曰此段以說玉篇猶可說文固不
須此同字分音而義因之別自是周沈以後陋說觀廣韻序直至隋
時仍是紛紛未定顧野王丹元子烏必與今之四聲同邪況玉篇之
音不必無孫強以後所羸邪
本部奏之古文二玉篇皆不收

竝部晉之或體替。玉篇見注中。而曰部失收。

部首自之或體睥。玉篇在肉部。先恣先進二切。又有重文睥。而頁部又有顛顛。上文已有顛息來切。注曰顛顛矣。息即古思字也。

心部慎之古文脊。玉篇在日部。而目部又作脊。今人皆誤用之。脊字從脊可據。

怒之古文恚。玉篇怒字失收。恚下云奴古切。恚也。怒下亦云奴古切。恚也是兩字音義正同。然亦不類聚。案玉篇心部與說文次第絕異。

且從小之字皆在前。從心之字皆在後。分析亦殊可笑。又它部從增俗字在部末。心部獨在中間。必是孫強輩倒亂之。非顧氏原第也。

意之籀文意。玉篇分收之。意奴店切。而無訓釋。案其音似念之。重文態之或體儻。玉篇在人部。

媮之古文媮。玉篇作媮。而女部媮之。重文則作媮。案方言。媮美也。南楚之外曰媮。注言媮媮也。夫子雲作媮。景純作媮。而列子楊朱篇亦云媮媮。女部媮下。許君正用方言。則玉篇可信。其借媮爲情者。與媮

同意。女子好媮媮也。大徐謂媮俗作媮。頗覺率爾。

憇之古文聾。玉篇在耳部。以聾爲其正文。雖不云同憇。然注曰無知。

兒固即盤庚傳文也。

愆之籀文誓。玉篇在言部。不在後收字中

怛與或體忌。玉篇分收之。怛。丁割切。悲也。忌得漢切。爽也。忒也。

惕與古文愁。玉篇分收之。惕。他的切。憂也。疾也。思也。愁。他歷切。勞也。

又云說文與惕同。案皆無敬也。一義。

備之或體痛。玉篇在疒部。而心部又別收德。大約玉篇此部。至為雜

亂。孫強輩亦未必不通至此。蓋何人又亂之也。

水部瀾與或體漣。玉篇已分為兩字矣。

淵之或體淵。玉篇失收。

津之古文𣶒。玉篇在舟部。

沂之或體遡。玉篇在彳部。

淦之或體泝。玉篇不收。

涿之奇字𣶒。玉篇在注中。而日部不收。

汀之或體汀。玉篇在丁部。

泰之古文太。玉篇在夂部。

林部淋之篆文流。淋之篆文涉。玉篇皆在水部。

人部之重文𠂔𠂔玉篇皆在田部

川部𠂔之古文𠂔玉篇不收

𧇧部𧇧之篆文原玉篇在泉部作原

辰部𧇧之或體脈玉篇在肉部又收俗脉字

谷部容之或體濬古文濬玉篇在水部云浚深也濬同上濬古文

欠部冬之古文𠂔玉篇在日部又作各

雨部𦉳之或體琴玉篇在羽部多飛兒一義

部首雲之古文云𠂔玉篇別立云部以𠂔屬之又重出露金二

字蓋後人加也

露之古文𠂔當依汗簡作𠂔玉篇作𠂔非也

魚部𧇧之或體𧇧玉篇以為鱗之重文今義也印林曰則即古音義

俱同故𧇧𧇧一字若脊與即相去遠矣安得一字甚矣玉篇之謬也

則即古音之部
脊古音支部筠案小雅脊令釋文亦作即又作鴛釋鳥鴟鴞釋文作鴛云

詩作脊同是謂即脊同音也當再詳之

𧇧部𧇧之篆文漁玉篇在魚部有𧇧𧇧漁三文𧇧字注中祇漁𧇧二

文文選西京賦逞欲𧇧𧇧注引說文曰𧇧捕魚也據此謂今本𧇧𧇧

篆固可。然注家依文訓義以賦之斂。即說文之灋。而引其注。亦所時有。不必盡云說文作么。依字當作么也。驟補之亦涉孟浪。

飛部翼之篆文翼。玉篇在羽部。

部首乞之或體。旣玉篇在鳥部。即此字愈知乞字之古矣。蓋中古字多乞不甚象形。故加鳥以定之。

部首西之或體。棲。玉篇栖下云。音西。鳥栖宿。又作棲。是不以爲西之

重文。蓋其注西字曰。方名。不用說文鳥棲之義也。論語有栖栖。孟子

俗字多。乃有棲字。而玉風亦作棲。爾雅雞栖于埭。爲櫟。鑿垣而栖。爲

埭。即釋玉風而字作栖。土部埭下云。雞棲于垣。爲埭。述爾雅也。而字

作棲。竊以云作雲。匡作筐。例之。皆正文爲借義所奪。乃於正文加偏

旁以定之。則西作栖。爲宜。棲或後人改也。廣韻棲下引說文曰。或从

木。西是說文作栖之證。即玉篇栖在西部。而不入木部。亦可證也。从

門部閭之或體。墀。玉篇在土部。與瞻切。巷也。閭下亦云。余占切。巷也。

但未言或作么耳。

閱之古文。皆汗簡作印林曰蓋從心。從古文民是也。朱文藻鈔小徐

本作愈。似不應從小篆。魏三體石經作自聲非從思。民之古文作承代。小徐

通論中篇作𠄎，但不詳𠄎為何字。玉篇在思部，作𠄎，云眉頤切，傷也，痛也。古文慙，段氏蓋未細檢，故曰玉篇不載。惟云古文慙，不云古文閱，集韻亦引于慙下。心門二部遠隔，不知何以迆易也。慙，痛也。與閱義近音又同，或即一字。嚴氏引石經作𠄎，謂從民從目，即眠字。耳部聞之古文聆，玉篇作𠄎，又有古文聾，似當從采。賦之或體馘，玉篇在晉部。

部首臣之篆文頤，玉篇在頁部，籀文𠄎在晉部，頤不在後收字中，且得其序。

配之古文𠄎，玉篇在戶部，云牀已切，砌也。爾雅曰：落時謂之𠄎，亦作厄。案此與九經字樣所引說文同。竊獻兩疑：君子察焉，一則直是戶部字，說誤在此，從戶已聲，階𠄎也。一則從戶與肩字從戶同，本非戶字，古義失傳也。七經孟子考文尚書庶績成照照作𠄎文證知配𠄎果係一字。

手部，捧及重文拜，玉篇失載。

扶之古文𠄎，玉篇在支部。
握之古文壹，玉篇不收，說見前。
撫之古文𠄎，玉篇在走部，云安也，循也，追也，雖不言其為一字，而音

義同，但多追也。一義。

揚之古文馵。玉篇在支部。

播之古文馵。玉篇在支部。案采部番之古文作𠄎，則番為小篆，而此

古文乃從番。從知小篆中亦多沿古文也。

抗之或體杭。玉篇在木部。胡剛切。州名。全拋古義矣。

拳之或體恭。玉篇在木部。

女部媮之或體侑。玉篇在人部。不謂為一字。

婁之或體媮。大徐本無之。毛本補於部末。玉篇亦不收。

媮之或體媮。姦之古文媮。玉篇並在心部。

部首民之古文𠄎。玉篇不收。段氏本誤。

ノ部乂之或體刈。玉篇在刀部。

戈部或之重文域。玉篇在土部。既已音義皆別矣。何況今日。

部首琴之古文𠄎。玉篇作𠄎。不過小變耳。瑟之古文𠄎。玉篇作𠄎。





則說文似有損壞。

匚部直之古文稟。玉篇在木部。作稟似誤。

匚部匿之或體篋。匡之或體篋。玉篇並在竹部。

鹽之或體積玉篇在木部

留部庸之篆文鹽玉篇以為籀文其籀文壚則在缶部云壘也不以為同字

瓦部甑之籀文驚玉篇收在驚部○篆當依朱鈔顧刻兩小徐本作大徐本作諱也彌部字可證且以事理言之以象釜中

氣上蒸凡氣上大下小不得下大於上也段氏未改

弼部彌之古文費玉篇不收小徐以為或體似後增之字又彌字大徐以為或體小徐以為古文玉篇彌下云同上似大徐是竊意兩西非字祇是加一西耳

部首系之或體鬻玉篇在處部說文無此部籀文絲在絲部

系部續之古文賡玉篇失收○檀弓請庚之鄭注庚償也案償當用貝庚或賡之省文爾雅賡續也為尚書賡歌作注耳許君以為一字

蓋誤字當從貝庚聲

緹之或體祇玉篇在衣部之移切適也又音歧與緹音義皆異案適也之義玉篇屬之祇字此唐以前說也故唐石經祇適字皆從衣集韻則屬之祇祇兩字此宋時說也至今沿之無復借祇者

終之籀文綫。玉篇作綫。金会皆從今聲。無以定其是非。

網之古文松。玉篇不收。網之下網。或用木為押。故字從未。

紕之或體。苾鞞。玉篇。紕注曰。亦作鞞。鞞。革部。鞞之重文。作鞞。注曰。亦

作鞞。鞞。艸部。苾。下云音伏。苾。苓藥也。又車。苾。兔。是不以為同。紕也。

縻之或體。縻。玉篇。縻在縻之上。云余至切。重也。廣韻。縻無重文。六至

羊。至切。內收。縻字。云重多。是皆不以為一字也。集韻。五支收。縻。同說

文。五寘又收。縻。以為。馳之重文。則義同。玉篇。

縻之古文。縻。籀文。縻。玉篇。在絲部。未言其為古籀文。

縻之或體。縻。縻之古文。舉。玉篇。皆不收。

紕之或體。縻。玉篇。以為古文。

縻之或體。縻。玉篇。在麻部。

彝之古文。彝。玉篇。作彝。在素部。又古文。縻。在絲部。而失收。彝字。○古

文所從之。丰。上。半。與。隸。書。同。則。隸。亦。萌。芽。于。古。也。縻。從。絲。與。從。系

從。素。同。意。上。蓋。非。兩。爪。彝。無。把。搔。意。也。殆。是。鳥。翼。形。或。作。饜。饜。形

者。則。從。且。其。為。雞。彝。鳥。彝。者。則。從。且。邪。○金。刻。彝。字。朱。仲。子。尊。作

彝。下。從。且。三。點。蓋。米。形。餘。皆。鳥。形。也。左。首。右。尾。下。足。諸。器。大。同。惟

作兩點尾上之叉又作小異父已尊作𠂔并省之也惟農彝作𠂔

素部𧈧之或體綽𧈧之或體緩玉篇並在糸部

虫部𧈧之或體蚘玉篇失收而部中有曲蟻北人語也又云寒蟻即

蚘蚘南人語也蚘下亦云蚘蚘知此字為漏落也

蟻之或體蠱蠱之或體蠱玉篇竝在虫部

強之籀文蠱蠱之籀文蠱及古文壁玉篇皆不收其蠱字下云亦作蠱而虫部亦不收

蟬之或體蟬玉篇在魚部云胡買切飼也

蠍之或體蠍玉篇如大徐說

虫部之末汲古刊補螫之古文蚌蓋據玉篇增也然說文虫部蠱之

或體蠱古文蚌玉篇皆不收虫部螫字下云莫交切蟹螫也此與說文虫部說同又

莫戾切食禾根者此與說文蚌字下引說文云古文螫虫部蠱下云與蠱

蠱同虫部蠱下云蠱蠱也此與說文螫也螫下說同然則二書自不同不可強

合為一也集韻蠱下出螫虫部而注云通作蚌亦與說文不同

虫部蠱之或體螫玉篇不收

蠱之或體蚤蠱之或體蚊玉篇竝在虫部

蝨之或體螺。玉篇有古文蝨。而虫部亦收螺。

蝨之或體蚤。玉篇注云亦作蜚。而蜚在虫部。為蝶之重文。其義則同。

又蝨。邛移切。蝶。毗交切。

蠶之古文。𧈧。玉篇廣韻作蠶。是也。它書或譌作𧈧。

蠶之或體蜜。玉篇又有正文作蠶。而蜜在虫部。爾雅蠶字。蓋亦蠶之。從文。蠶及即密勿也。

蠶之或體蝨。玉篇以為古文。

蠶之古文。𧈧。玉篇不收者。以楷作之。仍是蠶也。說文長箋乃作𧈧。

何其孟浪。作篆亦當作𧈧。不得徑如竹篆也。

蠶之或體蚤。玉篇蚤下云亦作𧈧。蚤。多足蟲。蚤在虫部。云蚤。𧈧。

下无注。𧈧下又云。𧈧。𧈧。一聲之轉。蓋一物也。

蠶之或體𧈧。玉篇在虫部。云。𧈧。𧈧。他字注中。則屢言𧈧。

𧈧。

蠶之古文。截。玉篇注曰。或作截。𧈧。戈部。截下云亦蠶字。不以為古文。

亦不從𧈧。人部。𧈧下。引說文。富也。

蟲部。蠶之或體𧈧。蠶之或體𧈧。玉篇並在虫部。

部。首風之古文。𧈧。玉篇作𧈧。

龜部龜之或體龜。玉篇以為正文。失收龜字。其注云龜龜蟾蟾。即許說之先龜詹諸也。

鼈鼈之或體蟹蛛。玉篇作蜘蛛。在虫部。

且食從皂而古文皆從皂。無首畫蓋皂之辨。一會意一會意定象形。本皆無ノ也。

土部墮之古文性。玉篇作埤。蓋當作埤。如丞之作衆。

垣之籀文垣。垣堵城之籀文黠。玉篇竝在臯部。案墉之古文亦作

臯。此三字皆牆類。故從之。與城。臯字同而義不同也。玉篇臯下云古

文墉亦作臯。然則玉篇固謂臯字有兩義矣。其臯蓋不本說文。非今

本爛。挽一半也。蓋垣堵從城。郭之臯義已迂遠。若城字從之。則城邪

郭邪定是何物。混淆不清矣。且先有城而後有郭。城反從郭。失其序

矣。

封之籀文社。玉篇云古文。其古文圭收于之部。與戶光切之圭合為

一字。

墾之籀文墾。圭之古文珪。玉篇竝在玉部。

皆不在後收字中。而前幅亦多角入之字。

坻之或體汝渚。玉篇皆不收。而有重文坻。

坻之或體醱。玉篇在酉部。云彼美切。酒色。說文配。酒色也。滂佩切。上去之分耳。玉篇配下。又無酒色一義。似即以醱當說文之配。蓋妃有平去二音。其去聲。今以配代之。故然耳。

壞之籀文敷。玉篇在支部。敗字之上。大徐本在支部。敷字之上。敗。敷二字之說。皆曰毀也。則次第竝合。

墟之或體障。玉篇在阜部。

里部野之古文埜。玉篇在土部。林部又收古文埜。

田部曜之或體晷。玉篇失收。

畱部畱之或體疆。玉篇在土部。

力部動之古文連。玉篇在彡部。

勞之古文縶。玉篇作縶。

勇之或體戢。玉篇戈部作戢。以為古文。其古文戢。玉篇在心部。

部首彘之重文協。古文叶。玉篇皆不收。叶則在口部。

金部鐵之或體鐵。玉篇不收。○其說曰鐵或省案戢在大部。從踐聲。

直質切。踐在戈部。從呈聲。徒結切。然則鐵下當云鐵。或從踐聲。雖重文說解多略。然如此則嫌於踐非字也。

鏝之或體。盟玉篇見注中。不特出案。盟象形。必古文其形似。𠄎之。下半。壺有蓋。有頸。有腹。盟則無蓋也。考工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又云。飲一豆酒。鄭注皆云。豆當為斗。聲之誤。筠意。豆當為盟。形之誤也。猶壹篆從壹從吉。而隸變從豆也。然因此知盟之容正一斗矣。周禮傳自劉歆。多用古字。詩酌以大斗。則聲借也。蓋斗為量名。盟為酒器。各有專義。而聲同可借。盟遂不見於經。木工之墨斗。蓋亦當用盟。故斲字從之。玉篇鬪俗作鬪。集韻十九侯。佺。佺同。𠄎。𠄎同。到。到同。郢。郢同。五十侯。𠄎。𠄎同。𠄎。𠄎同。此皆盟變為豆之證也。而四十五厚。鏝。𠄎同。尤其確證矣。

鏝與或體。緝玉篇分收之。而音義則同。

鈕之古文。𠄎玉篇在玉部。云本作鈕。是不以為古文。不在後收字中

銳之籀文。𠄎玉篇在厂部。有音無義。

鏝之或體。𠄎見刪篆。

鐘之或體。𠄎玉篇同鑄。又引說文同鐘。案庸甬皆從用聲。

鑣之或體鑣。玉篇在角部。

几部処之或體處。玉篇見注中。而又別立處部。

部首且之古文且。小徐本有。玉篇作且。

斤部斲之或體斲。玉篇在瓦部。而本部別有重文斲。從畫。或譌。或自

有此字。而段氏不檢。凡部。輒改從畫。而仍從凡。不從斤。誤也。印林曰。

畫盟同音。段改從畫。當矣。無論從凡。從斤。皆其義。而畫則其聲也。凡

部有甗。其在說文既譌。以後乎。

斷之古文劓。玉篇在刀部。

部首矛之古文戎。玉篇在戈部。而本部又有古文錄。案矛象形。必古

文也。錄從金。當在後。戎則矛戈兼從。不定爲何物矣。或奇字籀文之

類乎。






車部軼之或體軼。玉篇在革部。而本部又有重文軼。


軼之或體轍。玉篇在金部。云魚傑切。鑣也。廣韻十七辯。鑣。魚列切。馬



勒旁鐵。皆本爾雅。不以爲軼之重文。說文或誤。印林曰。獻義一聲之



轉。說文不誤。篇韻則据引申義區別之耳。



輓之或體柅。玉篇在木部。


部首阜之古文玉篇不收案上半與函從品同意阜雖土山亦有巖穴也則與小篆同第變單為複耳陸陳之古文皆從省品矣山部之古文則從亦重之則亦足象巖穴

陟之古文玉篇在人部



陸之篆文玉篇作以為陸階兩字之重文


墮之古文玉篇在谷部云亦作墮不云古文


防之或體止之或體玉篇並在上部案止部說曰下基也象艸

木出有止則止皆止之重文愚意不然別有說

陴之籀文玉篇在章部

鬮部之篆文玉篇在阜部兼為阨之重文


鬮及篆文玉篇火部有燧燧鬮三字皆與說文異本部有鬮字云

似醉切延道也今作鬮此音文公請延之說說文皆無之或許君以鬮為鬮邪

似當依玉篇補鬮字鬮從豕聲鬮即從鬮聲於理甚順且烽燧不必

在鬮中當入火部

部首五之古文玉篇失收字之義精為五所蔽而不見周禮五

貫象齒之五蓋本作後人以篆文改之杜子春又改為午鄭君不

如是正而從之宜顧氏之不知也。

九部尃之或體達玉篇在彳部而有古文尃從呂聲意皆不合不知有論否。

部首𠂔之或體蹂玉篇注曰或作𠂔而蹂在足部亦不以為𠂔之重釋飲其跡𠂔又曰開波多紐𠂔即𠂔之變文猶如玉篇之說

部首甲之古文命玉篇不收

乙部乾之籀文乾玉篇不收

辛部辜之古文𠂔玉篇見注中而字體為不特出辭之籀文嗣玉篇在司部以為詞之籀文博古圖釋為司字

部首士之或體流玉篇云古文育之或體毓玉篇作𠂔不知毓在何部然說解云育或從每不言從古文流恐是育而加每正如玉篇之體後人多見毓少見𠂔因改之耳。

部首申之古文𠂔玉篇作串又先籀文昌而後古文串遞泝而上於理甚合。

酉部醮之或體樵玉篇在示部。

醜之籀文黠玉篇云古文。醜之籀文黠玉篇不收。

右凡說文同部而玉篇異部者三百三十一字。說文之重文玉篇分爲兩字者五十一字。不收者一百一十六字。其別有發明者不復計其數。或曰子將刪其不收者以符許君原數邪。苟以三百八十二字分於它部則正文不愈多邪。曰否。傳寫既久淆亂孔多。幸玉篇尚可校讎則舉其異同以破墨守之錮疾而已不然吾所輯異部重文凡四百四十三字。苟皆彙集一處則重文不滋多乎。○玉篇注云古作么或作么者是明著其爲一字者也。其或不言而按其音義初不異者雖知爲一字而仍注其一曰注中未出以備他日再考究也。玉篇以重文入它部率廁諸後收字中。偶有在前者必注其下曰不在後收字中。然其爲數殊寥寥也。余又不能無疑焉。夫使許君本收於兩部而後人合併之。印林曰必無後人合併之事。玉篇之難折尚恐不盡由顧氏也。顧氏尚當見未合併之本則其序之也。應與同義之字類聚而何以多廁後收中邪。將無許君本收于同部。顧氏因偏旁不同乃離析之。以便人檢閱邪。又何以偏旁畫一者。顧氏亦如說文同部邪。世之

君子必有能知其故者。姑獻其疑以俟焉。凡吾之意欲啟人用心之端不欲故智自封蓄疑不言反爲人之障蔽也。○印林甚不取此篇而甚取異部重文篇不知吾輯此篇正爲彼篇而設。




補正

王汾泉說文音義曰古一弋皆有意音禮記壹戎衣尚書作殪戎殷田獵畢翳鄭注云今月令翳爲弋是古文弋以弋爲聲式式則因弋而遞加也。前修謂古文不盡可以六書推此類皆是。一葉前十四行印林所舉之槩朱竹君本作𠄎可謂一字千金可知其餘亦係後

改。二葉前五行

上一手當作左手下一手當作右手於事便也。二葉後五行孔疏注

透之或體螭一條當入刪篆篇。四葉前十五行

鑊橋謂斧即斨字据金刻作也。然省爲頗不妥。說見


存疑艸部斨字。八葉前五行



繫傳恁下曰李舟切韻不收此亦古文鉦字故說文校議曰恁蓋出說文續添也。然因韻會引古作𠄎而謂續添本作𠄎以𠄎爲爛文又引聘禮記注古文鉦作𠄎謂𠄎與𠄎同此以恁𠄎形近而調停


之也印林意亦如是竊以儀禮古文作臉後人即據以增於說文傳

寫既久訛為恁耳十葉前七行 食部餘字味


廣韻二十二覃脗排囊柄也說文同固是誤以為瓦部之貽也十二葉後 十七行

鐘鼎文孟字皆同小篆惟積古齋孟申鼎作似可為示古文孟

證然番君鬲云子孫永用之反文也是知又為

子字餘文孟申鼎所從者此也孟姬鼎作亦

孟之古文乎十四葉人 部係字條

吾疑當作上十四葉後九 行十一條半皆象形非從北

印林說不妥玉篇不過分收兩部耳音義故同也十五葉 後四行

玉篇糸部五十八葉五十九葉皆有緝字皆在後半葉之第四行其

為孫強之謬可知十八葉前 十四行

何願船曰古文以琴從瑟篆文以瑟從琴今本玉篇蓋誤于爽下增

必字二十一葉 前五行

吾鄉呼海大蠓之筐有兩錐者曰鯛不知與玉篇同否二十二葉 前十三行

說文釋例卷七

安邱王筠貫山學

異部重文

弼下云古文亦高字。凶下云此亦自字也。其韻以自為鼻之古文是也一舉之類麻下云與
 赫同。儿下云古文奇字人也。頁下云古文蹟首如此。昔下云百
 同古文百也。玉篇引說文與頁同古文首也此說誤介下云籀文大改古文夫以部首而有
 重文者有從之之字。卽為部首以便於領字也。說文重別故纂
 叅從籀文叅而附希部。疏從或體流而附去部。此外更無矣。夫
 部首尚有重文。顧欲執部中之字。其類聚者謂之重文。不然則
 否。豈有當於許君重別之意乎。惟是許君之說部中字也。曾不
 言亦某字同某字。惟勺部与下云此与予同。亥部古文布下云
 與豕同而已。不似說部首字之直捷者。將無說文本亦云然。遂
 為後人所遂。其或不言者。乃得留邪。鹵莽者遂謂同部重文之
 外更無重文矣。且偶遇一二易知者。輒遂使相附。更足以泯沒
 其迹矣。其遂之此部而彼部。直刪之者。既不可見。既遂而忘。刪
 者人或以為許君健忘。兩部複收而已。不知許君之意。苟其為

字也。兩體明白，即別隸之，以覲傳之永久而不誤。既有部首，其字之半即而其義既同，其聲又同，細心人讀之，無難知為一字也。不料為同部者所蔽，遂謂此外別無重文，乃出許君意外矣。故輯錄之，以俟君子詳察焉。

示部祗下云：明視以算之。又云：讀若算。即所引逸周書亦計算之義。衆經音義曰：算古文祗。六書故引蜀本說文：算字古文作祗。此兩字當作算。

艸部菑蠶薄也。曲部云：或說曲蠶薄也。月令：具曲植蘧筐，祗作曲。

采部云：讀若辨。収部夔下云：采古文辨字。
口部嘽與人部傳同。嘽下云：聚語也。傳下云：聚也。皆引詩十月。案詩釋文：嘽引說文作傳，似嘽為後人增，不知傳下已引詩。而據今詩作嘽，遂增此篆。而引詩作嘽也。許君敘云：詩毛氏則毛詩本作傳。左僖十五年傳亦引作傳也。毛傳云：嘽猶嘽嘽。嘽猶沓沓。但重言之。箋申之曰：嘽嘽沓沓相對談語，以相對說嘽嘽，即許所謂聚也。以談語說沓沓，即曰部沓下說解之語多沓沓也。抑或即本毛傳之沓沓矣。今毛詩作嘽者，或習詩者以三家詩易之，許亦采自三家詩，故亦引詩。

邪則猶江有汜之。又引作涯矣。要之傳傳猶言纂纂。祇當訓聚不當訓聚語。語乃沓字之義也。今云聚語乃由嚙從口而生。此義也。艸部尊叢艸也。亦聚義。

嚙小聲也。引詩嚙彼小星。言部識聲也。引詩有識其聲。王伯厚詩考。謂即雲漢有嚙其星。然則嚙識一字也。

嚙與人部倍同。

高與立部竊音義竝同。

牛部犖與足部躡同。

走部趨下云躍也。此依小徐本乃以重文為說解之例。大徐本躡也。非是。足部躍下云迅也。唐韻皆以灼切。

蓋亦以為一字。玉篇則趨廳歷切。廣韻他歷切。不收於樂韻矣。

趨與心部懇同。

趨與足部違同。趨與足部踣同。趨與足部踵同。趨與宀部窳同。

趨段氏引廣韻曰同。跣案跣在足部。說文趨起特也。玉篇跣起踰也。說文述也。廣韻跳也。踰也。某韻不以為一字。

趨下云側行也。詩曰謂地蓋厚不敢不趨。足部踏下云小步也。詩曰不敢不踏。正月釋文及疏皆引小步也。玉篇趨下引詩而曰今作躡。

恐陸孔未檢走部。故不引側行一義。而說文踏下引詩或後人加也。

越與足部踊玉篇以為同喪之踊亦是跳但足不離地耳段氏必殊別之何也

越與足部跳同惟跳以蹶為正義躍為引伸之義是其別耳若云雀行專指雀之行則非許君之意雀能躍不能步人之跳似之故雀行仍指人若因雀之行特製一字古人不若是猥瑣即如蕨鼈也亦謂鼈又為菜名豈釋蕨為魚鼈哉今本爾雅作鼈大徐所謂肆意增益也

走部延與又部延同迨與又部敗同

連與車部輦同此古義也而又與耳部聯同此今義也

迫與又部敝義本相近廣韻以為同

避與人部僻同僻下云避也即以重文為說解也避下云回也上承

通下云回避也本詩小旻為說也其詩曰謀猶回遙傳曰回邪遙辟

分而訓之許君以回釋遙合而訓之者高邪乖僻其義相因且此以

回避釋遙起下文以回釋避而後人曉然知避即邪僻之字與俗語

迴避無涉也毛傳辟字釋文作僻云匹亦反宜也乃人部僻下引詩

宛如左僻今作宛然左僻此為回邪引伸之義而釋文云辟音避一

音婢亦反秋官司儀三還三辭告辟注賓三還辭謝言已辟去也此所謂遷延而辭避矣而釋文云音避劉薄歷反下客辟三辟趨辟放此案下文云客三辟注三退負序也此正與詩左辟相當而亦有薄歷反則祇是盤辟之意也惟是陸氏不知避可讀入聲元應引避字說曰迴也皆為俗語所牽故玉篇廣韻避字無普擊切一音大徐引唐韻亦云毗義切韻會改適下說為回辟也小徐改僻下說為辟也皆由不知許意而然若夫避人者必不與其人相直是邪義之引伸今以借義為正義也回適又作回穴回穴

彳部程與是部逞同蓋是從彳其意本通故彳部有從是者三字是部有從彳者四字

後與行部銜皆云迹也足部踐履也蓋同字而玉篇廣韻皆分收之小徐本銜踐也蓋以重文為說解也

彳待也胡計切言部詈待也胡禮切釋詁彳待也釋文胡禮反韻會引增韻彳或作詈後又有彳字彳條則借義也筠案詈蓋與彳小異怠惰者每事好姑待故從彳聲讀若賢詈小兒嬾也

很與言部諤同很下云二曰越也很下云很辰也即以重文為說解越辰同義

說文釋例卷七

踵與足部踵同玉篇亦以為一字又以踵踵為一字則今義也異於說文

齒部齧與口部啣同齧與豕部豨同

足部跨渡也又部午跨步也玉篇云與跨同

躡與彳部躡同

跛行不正也即繼以蹇跛也允部跛蹇也是音義並同禮云跛倚亦以其似蹇而名之初非跛為偏任一足之名而跛專為蹇疾之名也

躡與革部鞮同

疋部疋與去部疏同

品部詘與言部讐講同

詘部詘與言部讐講同

詘部詘與言部讐講同

作噉然玉篇叫同噉是詘叫噉三字同也計下引左傳或計于宋太

廟秋官庭氏注引作叫是計叫同也惟警訓痛呼小異然玉篇警亦

有大呼一訓與詘計之訓大呼同也廣韻集韻皆分爲五

部首商與言部訥同其說曰言之訥也亦以見其同矣以重文為說解者頗多勿混於轉注

言部讓與人部儼同

詆與口部咄同引詩亦同

誡與欠部欺同訢與欠部欣同詆與口部咄同喜與日部咎同

誠與号部號同說下云號也以重文為說解也

部首辛與心部愆同說曰讀若愆即以明其同也廣韻以辛為愆之

古文又與走部迓同眾經音義引以為愆之古文案籀文譽亦從侃

部首科蓋即手部拱之古文也門下云竦手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引

作拱手也即以重文為說解後人不知而改之

弄下云兩手盛也廣韻曰說文音舟舟下云在手曰舟

萼與心部恭似同分別文共字
修可互訂

革部鞏與木部蔡同說見誤字

鞞與牛部犛部紘同段氏別之然所引據者皆郊祀志未見其有

別且鞞下亦言車不知何以言專屬馬也鞞雖形聲字然皮
革兼從殊棟州率

高部贈與瓦部甌同一字異體即在兩部者多矣段氏能盡刪之乎

○韻會曰甌說文甌也此所引者瓦部甌下說也而又曰本作贈從

高曾聲鸞屬也甌無底曰禮徐曰今俗作甌此所引者乃高部贈下

說也。楚金忘郤，瓦部有甑，而目爲俗作，猶其兄忘婿爲心部，惰之古文，而以爲女部，婿之俗字也。黃氏既見甑字爲之辨正，而合爲一可矣。乃惑于小徐俗作之言，而曰本作醴，嚴氏又惑於本作醴之言，而以醴爲甑也。從鬲，曾聲，爲小徐真本，可謂重紕牒繆矣。況黃氏所引甑無底，曰醴定爲許語，嚴氏不引以補鬲部之闕，亦大疏忽也。鄭司農曰：甑無底，甑許君全用之，不復倒其文，曰醴無底，曰甑，而讀說文者以其在醴下也。妄添曰字，不可通矣。知許必有此句者，甑在瓦部，故說之曰甑也。以甑篆承之，曰甑也。一穿，而其義自明。醴在鬲部，部中無甑，而上承鶯篆，故說之曰鶯屬，然鶯似醴而不同，故再以甑無底，醴申之考古圖，亦引說文曰：甑無底，甑也。知其誠爲許君語，甑下云甑也，知非脫無底字者。下文云一穿，苟云無底，甑則一穿爲贅設也。又部，取與刀部，刷同。元應曰：取又作刷。

取部豎壹部，封人部，亘竝同。

毀下云：絲擊也。古文投如此。玉篇：毀，遙擊也。古爲投，然則字林始有遙字，而說文不收，即以絲攝之，而毀即投之。古文投爲寫譌也。手部投下云：擿也。二字同音，義似微有別。擿也者，如子罕削而投之，之投

遙擊也者如荀瑩投之以几之投遙而擊之則必槌槌是物者不必有所擊也

設與反部敲同左定二年釋文引說文口交反又口卓反

瑩玉篇云亦作奘反案尸部反柔皮也人善切誠為一字亦部奘稍前大也而沈切與瑩同音尚非一字玉篇又云反或為奘此後世借用之字非許君本意

瑩部斲之或體裏與毛部律同

反部改下云撫也讀與撫同是以重文作注兼作音也玉篇曰故或作撫韻會曰撫古作故引說文曰古尚書撫字也與今本異

致與木部椽同

致與手部揜同廣韻致作致集韻致致並出引說文持也而曰或從金似說文本作致者然

敷與人部傷同衆經音義曰傷或作敷今作易同

用部甬與巧部𠃉同

𠃉部夔與見部親同

目部眈與見部覲同瞋與言部諠同𠃉與手部揜同

羽部羿與弓部弩同玉篇弩下云又作羿
睪下矢羽一義與金部鏃同

羊部羣下云羣也宀部窘下云羣居也以羣說窘知其同義連言居者為其從宀也

東部蹇與足部躓同躓下引詩載躓其尾今本作蹇
奴部窵坑也井部阱陷也玉篇窵穿地捕獸華嚴音義以窵為籀文

阱字
友部姑與木部枯同朽亦從木作朽是其比也
骨部之髑髏即頁部之頤頤惟髑髏音切不同

肉部腓穴部突韻部齟似同玉篇突或為腓閑說文腓孔也突穿也
案穿下孔下皆曰通也則祇是一義齟下云阜突也以突說齟知為

同字言阜者以字從韻也特是玉篇有齟無齟且訓曰阜突也所翼
切唐韻七志齟疏吏切山阜突也十六屑於訣切內無齟字然則說

文齟殆是譌字唐韻於訣切或是大徐以意為之以說解曰突故字
譌從彡廣韻之突蓋亦譌字

竹部箴與金部鍼同
集韻十六屑
引同今本

玉篇曰：珪，今作展，蓋謂今人所用展字之義與珪同耳，非謂其為一字。尸部展下云：轉也。是展者轉之半之謂。

玉篇曰：寔，今作塞，亦猶之展也。案寔，寔也。啟閉之義，塞隔也。邊塞之義。

鼓部鑿與金部鏜同。

皿部盪與网部罾蓋同。大徐以罾為俗盪字，謬也。段氏欲改烏合切為烏含切，亦不須也。盪小徐恩甘反。玉篇於合切廣韻烏合切皆段氏所據也。然罾烏感切，廣韻亦收合韻烏合切，集韻則乙盪切，烏含烏感烏合，乃一聲之轉，不須改也。

盪與瓦部笮同。

血部卹與心部恤同。比部𪔐下引書無𪔐，于卹今本作恤。

皂部既與米部氣集韻以為一字，是也。氣有重文，槩籛槩從既而加米，不顧既之已從皂也。籛從氣而加食，不顧氣之已從米也。蓋孽育寢多，不必作自古聖，故不顧其安如此。許君引論語不使勝食，既今本既作氣，正是一字。蓋近世用籛而以氣代氣，惟論語猶存此正字。解論語者乃以氣臭解之，非也。食氣祇是一義，古人正多複語，即今

語能耐做作一以兩字皆借者合為一語一以正俗字合為一語便於語言不為重複也既下云小食也當作稍食也或以同音而譌或讀者誤解為稍稍食之因誤改也考工記玉人之事以致稍餼注致稍餼造賓客納稟食也餼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為餼然則杜子春已不識氣字中庸既稟稱事鄭注既讀為餼稍食也然曰讀為是改字也蓋漢時已專用餼字惟中庸猶存此正字而鄭君字學遜於許君故不知也既稟亦是複語稟下云賜穀也

食部餽與米部粗同餽與彌部鬻同

缶部缸與瓦部瓊同缸下云瓊也是又以重文為說解也

鈞與刀部剗同

磬與穴部窆同引詩亦同元應曰磬古文窆

宮部簞與二部竺同玉篇謂竺篤竝同案簞下云讀若篤然篤從馬

義其訓厚者乃假聲為義也與簞竺尚非同字

來部族與立部族同族從行來之本非參之本義今作俟爾雅釋訓不俟不來也郭注不

可待是不復來玉篇族族也族待也然則族以待為義足徵與族同

字矣而段氏非之以訓待為今義夫郭注云待亦可謂古義矣段氏

不引者不便於其說也。又案釋文出不疾而說之曰宜從來本今作侯字。是陸氏即據說文而改之所據爾雅本亦作侯不作疾也。

韋相背也。則與走部違同。說詳存疑。

木部檣與斤部斲同。

檣下云斲謂之檣。釋器云斲謂之鐻。說文無鐻字。石部礪下云斲也。唐韻檣礪皆張略切。是一字也。

彙與艸部穉同。案彙下云讀若薄。而玉篇云說文音託。落也。與穉同。穉與匸部匱同。桂與支部數同。

禾稽蓋亦一字。音義皆同也。玉篇禾又有五漑切。云亦作礙。

邑部鄒即阜部隰也。然鄒字當為妄人所增。彼以左傳所有輒補之。不知隰本阪名。因為地名也。隰變為鄒。猶鄒閣頌鄰作隣。左右移易。乃古人常事。以為在右。必是邑字。斯謬耳。是以其篆亦譌。孫刻本正之。又是顧千里所為。不如仍之以見為不識字人所增也。○九經字樣。隰音葦。鄭地名。今經典多作鄒。

日部曠乾也。引說卦傳。燥萬物者莫曠乎火。火部煠乾兒。然則曠煠蓋亦一字。而王風曠其乾矣。許君引於灑下。云灑其乾矣。案毛傳鄭

箋皆曰傷於水恐字本作灑而譌為曠也。

誓與女部牒同。

片部牒與刀部副同。

麻部廢與艸部鼓同。

宀部寔與心部瘵同。

害與寤部寤同。害下曰寤也。亦以重文為說解也。韻會寤下云說文或作害。

穴部宐與水部濯同。但濯又有清水一義耳。吾鄉皆用濯也。

寤部寤與心部憊同。廣韻收之十三祭而譌從穴。

疒部疢與頁部頰同。

巾部幪與衣部襜同。

人部倮與力部勅義同。而玉篇唐韻廣韻集韻皆倮去勅平。恐係一字。

倮與言部讐同。

佛與髟部髻同。然吾疑髻為後增。即以不收髻字知之。

倮與广部序同。冬官粵無鑄。注引詩倮乃錢鑄。說文鑄下引作序。

併與部首竝同。僖與女部娶同。郤與心部懈同。傷與矢部場同。場下云傷也。亦以重文爲說解也。

徐與彳部徐玉篇以爲同。

僖與羽部翳說皆曰翳也。翳下引詩作翹。釋言翹。翹也。翹也。釋文。翹字又作翳。說文無翹。而翳。翹又當是古今字。然則尔疋蓋本作僖。翳也。翳翳也。說文引詩亦當作左執翳。玉篇僖直由切。侶也。又大到切。翳隱蔽也。則與翳音義同矣。又案僖與翳皆名也。隱蔽則其義也。故先以翳釋僖。再以隱蔽釋翳。說文亦多此等文法。莫讀爲一句。設云翳也。隱蔽也。則嫌於似兩義。故不然也。又玉篇說僖以侶義居前。則亦是時見行之義矣。廣韻卅七號僖隱也。豈有唐韻止直由一切者。大徐誤引也。莫韻卅七號翳一字。僖自爲一字。蓋翳一字。殊味也。○小司徒執燹。注。鄭司農云。翹羽葆幢也。爾雅燹。翳也。然則先鄭所据周官作翹。後鄭所据爾雅已作燹也。以翹葑雉夢諸說解推之。許所見經書古本。鄭君多不見。則說文彌可貴寶。而諸人之論說文者。未嘗及此。亦疏忽也。

偈與心部恫同。案痛也。

集韻一東偏下引說文痛也。

偶人矣。

言部託人部侏說皆曰寄也案託蓋謂以物託之於人侏蓋謂以身
侏之於人意正相對然孟子士之不託諸侯即侏義也與論語可以
託六尺之孤不分兩字玉篇引論語作侏是一字也

倦與力部券同大徐以倦爲俗字何其疏也考工記斲人左不捷注
捷或作券今倦字也鄭君云今則券字不古方言殽僂也又加人旁
衣部褻與糸部結同

見部覲與目部睥同覲與瞟義同音近覲與睥同

欠部鞦與酉部醕同

飲下幸也一義與見部覲同口不便言一義則與口部吃義同音異
面部覲與心部忼段氏以爲同案二字音同耳玉篇覲姑也又覲慙
兒乃兩義也忼祇與覲之慙兒一義同女部姑面醜也醜可惡也非
不美麗之謂也何人斯毛傳覲姑也姑尚無說故許君以面醜說姑
卽申毛義也覲顏向人諺尚有此語正以其不慙也轉而訓慙核其
實也以相反爲相成矣段氏改姑下說爲面覲也非也說文轉注之
法兩字中有一習見者乃用之若兩字皆非習見則必變其說使人
細繹之而自明若如段氏所改則覲姑二字終古不明也且言覲卽

不當連面言之。釋文亦云面醜也。雖非引說文然證知此文非誤。

面部輔與車部輔同。此據說解言之。余心終不謂然。部首司下云臣司事於外者案多下。大徐曰司殺讀若伺候之伺。然廣韻司伺皆息茲切。不必異音。而說文無伺字。凡伺察皆用司。如職司也。覲司人也。伏司也。說言相說司也。皆即伺候下云伺望也。則直用俗字作伺矣。獄部獄下兩言司空則獄即司之別體。微分廣狹耳。玉篇云今作伺。覲說文亦無覲字。廣韻覲亦息茲切。

鬼部魁與示部神同。

山部岵與阜部隅同。隅陬也。陬陬隅也。岵陬隅。高山之節。讀若隅。大徐無讀若句。蓋爲唐韻子結切所蔽。遂刪之也。而唐韻所由誤。則以不知高山之節句。特爲字從冂而設。誤以說義者爲說音。遂謂爲與節同音也。玉篇陬陬隅也。廣韻同。則說文之陬陬隅也。當爲字訛。然二字疊韻連語。亦可分可合也。而玉篇廣韻岵字音注。皆如唐韻。蓋其失傳久矣。集韻十虞收岵字。勿謂後人不勝前人也。

崖與产部崖同。

产部崖與厂部厓同。

广部廡與土部壁同。廡與尸部屏同。音疑屏為後增字山部峯下云山之岑峯也。岑峯者，僖三十三年穀梁傳之巖唵也。又岫下云山巖也。讀若吟。然則廡峯岫三字音義竝同。乃廣韻岫五咸切，與巖同音。巖下云岸也。又石部砦下云暫岫也。以岫說砦是二字同也。又礧下云石山也。似與巖不同。而暫下云礧石也。與砦下之暫岫一義。然則巖砦礧三字音義竝同。且與廡峯岫音義竝同也。以吾言之，巖亦與廡字同文。許君以經典用巖字，皆威巖義。故入之四部。說之曰：教命急也。然其古文作廡。何所取義？厂部曰：山石之厓巖則知厂者巖也。故廡字從之。廡增為廡者，此從魯之古文厓省也。從品以象山之巖穴也。詩節南山維石巖巖。釋文巖本或作廡。是知巖巖一字也。後漢書桓榮傳：「巖一名巖。」注云：東觀記巖作礧。是知巖礧一字也。說文峯下之岑峯用漢書司馬相如傳之岑峯參差也。而史記作岑巖。是知峯巖一字也。楚詞招隱士倒之作嶽岑。則音為欽吟者。此如穀梁之巖唵。公羊作嶽巖。釋文音欽巖於穀梁。則曰唵本作峯音吟。一音欽。則嶽可讀欽。峯亦可讀欽也。顧巖峯同字。而穀梁之巖唵。釋文作巖峯。又可以為連

語者形容之詞。重言連語本同類。西周音無別。則曰維石巖巖。春秋音小別。則曰巖崙也。猶之揚雄傳。玉石巖崙。音義云。巖。古岑字。而張衡南都賦。幽谷巖岑。則音爲岑吟。亦以兩字同者。小變其音。以爲連語也。七字當爲一字。而反古復始。蓋祇有厥之一字。

砦與手部摘同。摘。拓果樹實也。他歷竹厄二切。砦。上摘山巖空青珊瑚墮之。周禮有砦蒺氏。丑列切。是唐韻固不同也。然夏官鄭注引鄭司農云。砦讀爲摘。康成謂砦爲古字。然則司農讀爲摘。與鄭君不同例。而自與其蒺讀爲爵蒺之蒺同例。時所行者摘字。故以爲說。故鄭君亦謂之古字也。卽據許君以摘說砦。亦是以同字爲解。何果實空青爵蒺之別其摘法乎。

碩與阜部隕同。礫與隊同。碎與瓦部頽同。

确與土部墻同。礲與墩同。墩下云。礲也。卽以重文爲說解也。兩字之次第當依玉篇先礲後确。

火部煉與金部鍊同。

焯與水部淬蓋同。焯。堅刀刃也。淬。滅火器也。似不同者。然爲滅火而作一器。無此迂闊之事。正謂以器盛水。滅刀之火。以堅其刃也。今謂

之濺刀甫出火卽投之水故兩從也猶之火所煉者金金之鍊以火故兩從也刀之利在淬淬視水性爲好醜水性柔則刀便水性剛則刀脆青州之刀勝於都中以水剛柔適中也

燂與炎部燂大畧同二字之義皆謂養之之時少燂下云於湯中燂肉燂王當作是卽燂祭之燂謂生物小煮之也燂下云火熱也是已熟既

寒之物再溫之也中庸注溫讀如尋溫之溫左傳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是借尋爲燂也有司徹注古文燂皆作尋是又借尋爲燂也然則燂原其始燂要其終而皆可借尋卽謂之同字可也

燂與燂蓋一字燂字說當依六書故引唐本作火燂燂也燂燂祇是火兒燂下云火行微燂燂也亦是疊字將無洛誥之始燂燂亦有作燂燂之本乎玉篇燂火燂也燂卽燂之俗字此以俗字釋古字法也燂字在部末蓋後增然火燂之說卽光燂氣燂一類此等義許君蓋以屬之燂字燂火華也與燂皆弋贍切廣韻五十五豔燂光也不收燂韻會二十九豔燂或作燂唐韻燂余廉切玉篇同而廣韻韻會無此音衆經音義云字詁古文燂今作燂三蒼作燂

黑部灑下云灑謂之逆釋器云灑謂之逆水部灑下云滓逆也今人

不識乃作靛也。集韻收靛。

黓與艸部甚同。魯衛異文。段氏別之誤。

芥部瞿與部首明。蓋古今文明。左右視也。苟非有所驚。何為左右視哉。是足賅舉目驚。舉然之義矣。即瞿下云。鷹隼之視亦以其字從佳。故云然。竊疑以明為主。以佳為譬。况言人之驚。顧如鷹隼也。段氏引詩之兩瞿。瞿禮之心。瞿目。瞿以為皆當作瞿。亦恐未然。經典無瞿而有瞿。何以竟無用正字者。惟經文改竄已久。今人不見許君所見耳。

寡與人部傲同。女部嫫下云。侮易也。其意亦近。

立部頤與兩部需同。

心部愔與言部諝同。愔與譎同。愔與人部俊同。俊字嫌與女部嫌同。前漢趙充國傳。媮得避嫌之便。注嫌亦嫌字。

恢與多部迨同。

怛與女部媼同。怛與媼同。

慙與言部誑蓋一字。誑欺也。慙誤也。玉篇。慙詐也。廣韻云。誤人。然則誤也者。謂相註誤。非自誤也。而集韻亦分收之。

水部沃與川部齊同。瀆與阜部隴同。

辰部鯁與目部脈同。

欠部滄與水部滄義同。而唐韻切脚不同。

贖有重文聲賺小徐頁部類下云頭蔽玉篇此下有類字也。類下云癡玉篇此下有類字不聰明

也。案贖類類三字皆五怪切。而聲與蔽皆從叔聲。賺與類皆從豸聲。

贖贖也。與類之不聰明也。訓義又相似。或者三字即一字也。然則儻

之崩贖即是。蔽類取義於癡類也。出公輒。或即取之誤。取字下秦公

子取大徐本。即譌為輒。鄭公孫輒。命名其曰黑肩黑臀者。小兒初生多

有青色。不定所在。今俗謂之記。故古人以為名。段氏云夢神規其聲

引古不切。附會失實。

心部擬與言部擬同。

懾失氣一義。與言部訾同。服也。一義。與人部儻同。

手部揣與木部揣同。舉與部首昇同。攢與足部遺同。切與人部仍同。

女部媿諦也。言部謔理也。案媿謔也。玉篇作媿也。諦審也。佛見不審

也。小徐作見不謔也。甘泉賦注引同。西京賦注引作諦。然則諦謔一

義媿誤一字。

嬖與彡部遺同。嬖與水部涖同。嫖與人部僇同。唐高麗平傳去聲韻三十五笑大倉為一字

娉下云問也。耳部聘訪也。此聘名士禮賢者之說不足盡朝聘之義。

蓋許君以字從耳故第舉此義。至於小聘曰問則聘足兼娉娉蓋聘

之分別文。玉篇廣韻皆曰娉娶也。皆不用說文義。

姍下誹也。一義與言部訕同。

姍與言部誑同。然從女非義。玉篇竹恚女恚二切。飢聲。廣韻同。案竹

恚切。則與誑同音。女恚切。則與誑同音。是姍之一字而兼誑誑二字

之音也。爾雅誑誑累也。說文誑下用之。而誑下亦云累也。則後人亂

之。玉篇誑下云誑誑是也。疊韻連語不可圻一字以成義。而姍下亦

云誑也。與之同。誤。恐後人以姍兼有誑誑之音。遂妄改之。且以誑也

連篆文作一句。讀為姍誑也。玉篇之飢聲未必不本之說文。

部首彡與申部史手部捺三字當為一部。首彡與申部史手部拙三

字當為一彡彡指事最古。史史會意次之。捺拙形聲。蓋最後作矣。而

此六字者皆當為雙聲連語也。彡下云流也。從反彡弋支切。彡下云

拙也。明也。象拙引之形。余制切。史下云束縛梓拙為史。從申從乙羊

朱切。曳下云。史曳也。從申，尸聲。余制切。捺下云。卧引也。同都切。拙下云。捺也。余制切。案「」讀若移，而唐韻亦弋支切。而史捺之音復不同。恐許君於此字小疏而說解亦有闕。挽也。蓋「」為向左挽之。「」為向右挽之。玉篇「」作「」云流也。「」也。移也。徒也。「」挽身兒。猶「」為右戾。「」為左戾也。「」不當為器之流也。「」下有拙也。一義則「」下亦當有捺也。一義今挽佚耳。由此推之。史當從「」且兼取其聲。而非甲乙之乙也。曳當從「」且兼取其聲。而非右戾之「」也。又以曳下云。史曳也。推之。則史下當云。束縛。捭。拙。為史曳。不當少曳字也。再以史曳為雙聲字推之。則捺下當云。捺。拙。卧引也。拙下當云。捺。拙也。不當如今本也。何則。捭下云。曳也。捭下云。持頭也。兼之。捺下之卧引也。據此三說。而以情事推之。人持一人而束縛之。則其人卧於地矣。再持其頭髮而捭之。故曰卧引也。捭捺拙三字相次本有意。此橫逆之事。豈有定向哉。「」以象其左右捭之也。捺字從余。知其讀同史。「」讀若移。而以雙聲推之。知其亦讀同史也。且「」字果止流也。一義則從反「」之說。何所著乎。蓋從反「」則是以為會意云。流也。則又以為象形。豈非騎牆之見乎。所以加此訓者。特為也。字張本器之流。以注水。女陰亦以小便也。此亦有誤。已別辨之矣。○友下云。

從犬而ノ之曳其足則刺友也ノ亦當作ノ故上言ノ下言曳明其
爲一字也○蒼頡篇悞明也從曳得聲而有明義與ノ爲古曳字而
說曰明也將無同○舟部世字說云從舟而曳長之亦取其聲也謂
從舟從ノ也以曳代ノ知其同字案世字之形與舟同法然又下
云引之世下云曳之者特爲取ノ聲而設字義取諸ノ而字形作世
右十向左曳之是從ノ也左十向右曳之是從ノ也ノ兼從而但
言ノ者與坐之左人如匕彘之左匕如人一例○士相見禮注古文
曳作世

戈部肇與支部肇同案肇字蓋後增卽其不云犀聲而云肇省聲知
爲不識字者妄作矣肇下祇云上諱鼎臣乃引切韻以說之五經文
字肇作肇訛增肇字者蓋在張參之後鼎臣之前以肇字爲時所行
用而不知肇字卽其正文漫然增之今人幾以肇爲肇之俗字卽與
增肇字者有同心也博古圖有肇象豕一體肇與肇
近似又豈從字不從豕○後漢和帝紀章懷注伏侯古
今注曰肇之字曰始肇音兆臣賢案許慎說文肇案當作肇下文所以
言伏許不同也音大可
反大可不知
何字之說上諱也但伏侯許慎竝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蓋應別有所據
筠案章懷蓋謂伏從文許從戈而支部肇字未嘗引及蓋唐初說文

尚無肇。又案釋詁疏曰：肇說文作肇，當作肇始開也。然則章懷引說文之肇而字訛作肇，邢疏引說文之肇而字訛作肇，是知傳寫錯誤未可鑿求。依曰始推之，則當作屮之字。曰始說文屮始開也，卽本釋詁特以字從戶，故云始開耳。蓋屮肇同音各義，後變肇爲肇而兩義皆歸之，故章懷注三見竝作肇，邢疏兩見竝作肇也。

部首匸與彳部徯同，案徯待也，而敢云同者，蓋其說曰：徯徯有所俠藏也。此以徯徯釋匸，以俠藏釋徯徯下，又曰讀若徯同，既與徯同義，又與徯同音，是一字也。

匸部匸與艸部莜同。唐韻歷平莜去，集韻莜分宿合。

弓部彊下云弓有力也。弜部云彊也。此以重文爲說解也。唐韻不足據。

虫部虜與魚部魴同。大徐曰：今俗作魴，非是何其善忘乎。廣韻三十九耿魴虜虜同。

風部颯與水部涼同。說曰：北風謂之颯。爾雅釋天文也。釋文作涼，而曰本或作古颯字，是陸氏以颯爲古字也。

土部堇與埤部糞同。云讀若糞，卽以明其同也。小徐本埤除也。句首

有弃字當是拚之誤。儀禮禮記皆借拚爲垂。故曰拚。掃除也。拚字句絕。言其可借也。埽除始是訓釋。然拚以拊手爲本義。埽除是借義。不得徑謂與垂同也。

坻與水部沝義同。但有平上之分。玉篇沝之是切。不收坻。其堤字下云滯也。與說文同。段氏謂坻堤音義皆同是也。案氏是古通。故姓氏者改姓是也。

坡與阜部陂同。填與穴部寘同。

埤與會部餽衣部裨竝同。衆經音義裨說文作埤。或作餽。

勻部与下云此与與同。而昇部與下云黨與也。与下則云賜予也。予下云推予也。則與予二字竝同。与故繫傳祛妄篇引此文云與予皆同。曲禮鄭注與或爲予。

車部轄與舛部牽同。左昭廿五年傳。昭子賦車轄。釋文云本又作牽。案毛詩作牽。而此詩及泉水釋文不言有作轄者。且牽字會意。而意復曲折。轄字形聲。其爲古今字甚明。說解曰車聲也。一曰轄鍵也。似兩義者。然詩曰閒關車之牽。今車聲之說。卽附會閒關二字耳。恐此義非許君本文。玉篇轄口外切。車聲。又胡瞎切。車鍵也。兩義分屬兩

音尤非古法。泉水以聲邁，衛害為韻，車牽以牽逝，渴括為韻，太入豈有別乎。印林曰：此類殆不可勝究。四聲安能與古韻合也。

部首豷下云：捭也。田部畜下云：田畜也。牛部捭下云：畜牲也。吾鄉今呼為牲畜。知豷畜一字也。玉篇亦以為一字。案豷象形，當為古文如疑豷為畜之總名，無所指的。指形何由象，則鳥佳艸木蟲豸皆總名也。

○爾雅釋畜篇，頹下疏曰：案字林畜作豷。本作獸今改說文曰：獸也。今之畜養者也。鈞案上引字林而下引說文，文法不合。蓋本作說曰：謂字林之說云云也。傳寫誤加文字耳。獸也者，獸字即在本部，通之也。畜養者，即謂與畜同字也。特無用豷養者，是其別也。珣讀若畜，牧之畜，艱讀若畜，牲之畜，皆不作豷。積古齋周王母鬲，留陶，留阮氏釋為豷宮。又曰：古字同獸。周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釋文本或作豷。平安館師窠敦蓋作留器作留古。

已部眞與足部踞同。玉篇眞長跪也。或作踞。知說文踞字為跪字之譌。廣韻已無眞字矣。

有兩字同部，說文不謂為一字，而案其音義則同者，竝附於後。示部禱，禱一字而微別，禱下云：禱牲馬祭也。禱字一句，謂其同也。牲

馬祭也一句言其專施於此也周禮甸祝禴牲禴馬杜子春云禴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多獲禽牲是許君所本也詩吉日爾雅釋天既伯既禱釋文竝云禱說文作禴然則說文引詩必作既伯既禴小徐兼改伯為禴非也然韻會所用者小徐本初不引詩知許所引詩已佚大徐乃直以小徐語為許語耳

革下云萍也萍下云革也似是轉注然當為一字革符兵切萍薄經切乃唐韻分入庚青耳鹿鳴傳曰革萍也箋曰革蘓蕭也皆本爾雅鄭義為長孔疏萍為水艸非鹿所食是也許意同毛特以萍有大篆從萍之意故不彙於一處若水部萍則與萍一字鹿鳴釋文云萍本又作萍是也然萍字必非許君所收

萍與部中莽蓋一字而各書分收之說文莽下說乃以字從犬難解故云然耳說文韻譜謂莽同萍蓋不誣也集韻二字同音走部越越二字易夬卦其行次且釋文次本亦作越說文及鄭作越則越越固一字而越又次之分別文也嚴鐵橋即據此疑越為後增似是

訓詁義同音小異

翼珮二字廣韻分為二集韻合為一案門雞固用爪喙亦復以翅相擊畜鴿者必用春生之雛夏日暴之而翅猛且能擊鷹矣秋生者必為鷹所攫網也豈珮通言彊弱者而翼第謂其彊羽猛者邪元應曰翅古文珮珮二形

昂與部中厚蓋一字觀其說解可知

木部析櫟分收而音義皆同玉篇櫟字次第與說文大略相當而以

櫟為重文抑又思之櫟下云判也片部云判木也版牖下皆云判也

櫟從庠牖從畱與詩不圻不副聲同圻裂也副判也生民釋文引說文分也字林判也然則

櫟祇是解木之稱假借為器名夜所擊櫟乃剗木所為剗亦判也故

得借之本文自彙至枋皆說木之性情形狀而櫟櫟二字亦廁其間

者此初治而未成器也自櫟以下始是成器詳於宮室而櫟在雜器

中蓋櫟字判義少用惟借為櫟故玉篇亦不分別也易繫辭釋文析

說文作櫟然則櫟下引易或後人增周官宮正注司農引易則作析

郭尾二字段氏引姚察云戶尾郭三字同是也案尚書作尾蓋漢別

作郭戶又尾之省也從知許君於重文不必盡合之矣

罷與部中之鄉音義同玉篇不收罷字

於部旅游音義同玉篇旅與招切廣韻集韻皆收旅字于四宵然字從攸聲則唐韻之以周切固非誤也

穴部窈與窵窕與窳皆似一字而玉篇均不謂為一字杜詩動影窵窵窕融閒篇海窵窳深遠也窵乃窳之譌窵窵窳皆窵窵也蓋窵窵古字寫窵後作不得以上去為別

尸蓋古文部中屍蓋分別文也尸象臥人死則長臥矣大司樂屍出入則令奏肆夏釋文屍音尸本亦作尸是其證說解曰陳也者左

成十七年傳皆尸諸朝杜注陳其尸於朝喪大記男女奉尸夷於堂鄭注夷之言尸也士喪禮夷作僕鄭注同如注言之則是奉尸尸於

堂也祭之尸無所事陳列之而已然為依神之主故主之義生焉殺老牛莫之敢尸是也一義引伸而以死人為本義借用既久乃作屍

字為專義耳棺下云所以掩尸廣韻初學記引並作屍毀氏致之不誤但未知二字本同耳山部墮墜二字當依段氏合為一

火部分焜燬為二玉篇焜下收焜燬二文並云同上段氏說信而有

微燬殆出於字林乎火下云燬也玉篇云焜也可知分為二字之後並改火下說之焜也為焜也焜字段氏以為或之或體是也焜之說曰焜爨小徐本即作焜焜焜

唐韻普活切。玉篇云扶勿切。與爽甫勿切同。

煠敷音義同。玉篇以爲一字。

心部悒悒音義同。猶說文之濠養。今作蕩漾也。惟悒兼平也。一義耳。

華巖音義以悒爲古悒字。

悶懣同。

水部溼溼同。韻會十三職溼。引說文。又曰。或作濕。廣韻七志溼下云。

出文字音義似溼。爲後增者。然亦未敢定也。王玉樹曰。水經溼水下。

鄴注。時人謂之救水。高誘注。淮南云。溼讀如燕人。強秦言救同。也是

溼溼皆讀如救。

潤下云。水流浼浼。浼兒。浼下。引河水浼浼。玉篇潤亦音浼。特浼又有汗

也。一義然。則浼足兼潤。而潤不足兼浼也。

雨部霽霽音義同。而玉篇廣韻皆分收之。然廣韻霽霽也。霽漬也。霽

漬也。則仍是一義。惟玉篇霽所成于廉二切。霽子廉力豔二切。音微

不同耳。況水部灑漬也。亦于廉切。恐玉篇廣韻之霽漬也。或以霽冒

灑之義也。

門部開闔同義。特唐韻闔苦亥切。爲異。廣韻開下云。經典亦作闔。集

韻十六哈皆收之兩書亦收於十五海

女部妹姪下皆曰好也引詩靜女其姪衣部袿下云好佳也又引作靜女其袿知妹姪袿一字也

嬰婉二字玉篇以為一字然婉當係後增說別見

戈部戔戔同戔下引西伯戔黎邑部鬯下引西伯戔鬯

众坐二字詳其說解知是一字殆古作众後人恐其不顯加土以表之不必如段氏分析集韻謂众坐一字廣韻坐坐聲也出字林

呂上兩字為一者乙百六十九字三字為一者一十三字五字為

一者一字七字為一者一字同部而兩字為一者廿七字三字為

一者一字凡二百一十四字逐字計之則四百四十三字若以一

字為正文餘為重文計之則重文二百四十一字

印林曰大箬以說文重文不必類聚亦有散見各部者又有同部不言重文而實為重文者誠為不刊之論自有說文以來未有能見及此者瀚通校全篇凡四百四十三字可謂眾矣然觸類推之似尚不無遺漏如走部趨行輕兒一曰趨舉足也足部躡舉足行高也是趨躡同字也即走部善緣木走之趨亦讀如躡亦未必非同字孫音之

不同非許所知也集韻四宵出踰越踰踰四字云舉趾謂之踰或作越踰走部越度也走部踰也走部越也

同字也走部逾也足部踰也走部踰亦同字也走部趨狂走也

疒部痲狂走也喬木聲近同部是趨痲同字也即心部訓恐之怵亦

未必非同字也集韻五韻出踰踰踰三字引博雅狂也或作怵疒部痛病也心部惘痛也一曰呻吟也

病痛呻吟義皆相因馬部駭驚也心部核苦也馬部騷擾也常武毛膺心騷動也

部怪動也驚之與苦擾之與動義亦皆相因似痛惘駭核騷皆同

字也手部摩研也石部研礪也礪石磴也而礪即次研字下是摩礪

同字也罪部鼉水蟲似蜥易魚部鱓魚名皮可為鼓而馬部驛字解

云一曰青驪白鱗文如鼉魚詩鼉鼓作鼉夏小正剝鱓尚書大傳江

鱓皆作鱓是鼉鱓同字也虫部蟠鼠婦也鼠部鼯鼠也或曰鼠婦是

蟠鼯一義不同字一義同字也首部鬻截也或作剝斤部斷截也古

文作剝剝截義既同而鬻之或體從專斷之古文從包包為虫之古

文專本從虫是鬻斷一字也均素一字遞增是分別文一類至同部不言重而實重者如聿

之與筆頷之與頷亦多有之茲就所憶及者聊疏一二不能盡也未

知與尊意有合否

補正

願船曰广部爲亦同。

二葉前五
行局字條

願船曰人部俱亦同。

二葉前
十行

劉申受云口部听心部忻音義與訢欣同。

三葉後
十四行

哱字當刪說已見句讀。

同上

願船曰口部哱亦同。

二葉後
十五行

卩部丞與手部承音同義近已部蒼從丞而以謹身有所承說之則

是同字也惟卩手一義承字兼從之則復漢書有承字從卩從卩於

義已備惜說文不收。

四葉內并
二條之間

又案哱字亦與叫同口部哱聲哱哱也唐韻古堯切則似與哱聲義

皆近然釋言曰祈叫也郭注祈祭者叫呼而請事孫炎曰祈爲民求

福叫告之詞也春官大祝掌六祈鄭注祈哱也謂爲有災變號呼告

於神以求福釋文又哱音叫劉音禱案鄭注孫注皆有告字則知釋詁

曰祈告也者主事而言之釋言曰祈叫也者主聲而言之同是一事

各有所指耳。

四葉前七
行之末

人部倝心部憺同義惟唐韻平上異耳集韻二十三談倝憺皆徒甘

切四十九敢倝憺皆杜覽切然皆不合爲一字繫傳曰倝猶憺然平

安之意是亦不以爲一字也。七葉前十七行

願船曰藜。下引詩藜祥。祥下引詩褻祥。則藜又同褻。八葉前八行

左太冲吳都賦礲礲乎數州之間。李注礲礲山深險連延之狀。案李

氏因賦言數州之間。故云連延耳。其實礲礲卽岑峯之異體也。集韻

二十一侵。嶽或作礲。峯或作礲。廣韻不收者。此等異體不勝收也。玉

篇雖兩字皆收。而皆以石訓。非連語。九葉前九葉後

馬部駙與兔部彘音義並同。九葉前九葉後

願船曰走部趨亦同。標。十一葉前十四行

申部曰神也。又曰申旦政也。又部履下云神也。既與申同義。是一字

也。人部伸屈伸。支部倣理也。與申旦政義合。且倣理之是定其曲直

也。與屈伸義亦未嘗不合。是申履伸倣四字當合爲一。又人部傷神

也。與申履同訓。亦未必非一字。申履下皆云神也。乃謂神有申理之

義。非謂申履有神明之義。釋詁神治也。乃許君所本。釋詁又曰申神

重也。凡須申理之事。必非一目了然。當反復重疊以究之。故又得重

義。是治義引伸之義也。申神同訓重。卽可知申神同訓治矣。十四葉前第四行已部異一條

之後下文兩條
卽附本條之後

願船曰劉申受先生嘗言重文可併者如逆之與平均案此當遲之與得入分別文

均案此當遲之與得吹之與齠均案吹沒音齠味之與齠均案味乃唱和齠則

願船曰大箸所未及者如心部權與欠部歡同言部繚亂也一曰治

也案繚古文从爪楚金曰象絲亂而爪治之是與繚亂音義形意竝

同當併為一字韻書入之平聲非許所及知也心部憲云憲箸也足

部踳踳踳不前也止部時踳也然則憲即時也一直由切一直离切

特唐韻依偏旁為分別非許君意也筠案謂繚亂一字是也引徐

說從爪則非也字去去爪則是是何字乎汗簡言字作

四夢英與郭恕先為友所集十八體書則作皆字之異

體說文傳寫小誤耳至憲之與時必不可合憲箸時踳皆雙聲字也

其音既異即為兩語即如躡躡玉篇曰行不進也是與不前同意且

與憲著時踳六字同一雙聲亦可云躡與憲時同字躡與著踳同字

乎爾雅有荏菹五味也廣雅有藟菹葱也一直离切一直由切豈可

合為一物乎凡吾所以輯此篇者為目光短者而設然必恰相當對

以期不失許君重別家法若如申受先生所言非家法也

願船曰同部字而音義竝同如劉申受所舉牛部羈將皆牛白脊也
句讀見有虎部虢號皆云虎兒管見如心部慙痛也慙痛聲也依殷同聲
也依殷同聲則亦一字鈞案虢號據唐韻則雙聲據段氏音均表則
疊韻雖無他證佐亦當存此說至於慙有詩正月憂心慙慙可證是
專主心而言慙則許引孝經專主哭泣之聲而言固不可合然依殷
同聲本之鄭君自見會悟之妙

十六葉前八行
每行一條之後

說文釋例卷八

安邱王筠貫山學

分別文

累增字

此亦異部重大以其由一字遞增也別辨之

字有不須偏旁而義已足者則其偏旁為後人遞加也其加偏旁而義遂異者是為分別文其種有二一則正義為借義所奪因加偏旁以別之者也非字之類一則本字義多既加偏旁則祇分其一義也俗字不足兼公侯義其加偏旁而義仍不異者是謂累增字其種有三一則古義深曲加偏旁以表之者也哥字之類一則既加偏旁即置古文不用者也今用復而不用復一則既加偏旁而世仍不用所行者反是古文也今用因而不用凡類此者許君說解必殊別其文姑即援字明之爰從受爪又皆手也故援下祇云爰聲不言從爰乃變例以著其為一字也既一字矣何不收之同部蓋以其勢均力敵為已久也凡形聲字以形為主以聲為從此則以聲為主以形為從乃形聲之大變矣或曰馬知非後人刪從爰乎曰後人目光短見援字不復念及爰字即有念及者祇能因其無從爰而增之必不能本有從爰而刪之也

曰裘從求聲麗從麗聲子力關之於此又謂非許君不能不自相矛盾乎曰否彼既類聚矣而猶云聲則文義不順此固在兩部也亦有同部者則必其義廣狹微別也而永義無別則各國異文如甚黜之比也然其中必有後人孱入之字則吾不能辨之特以其爲形聲之變故別輯於此

八部會下云詞之舒也尚下云會也知會以語詞爲正解會部云從會省會益也則益爲會之假借義土部增下云益也第分會字益也之義不關詞之舒一義祇云會聲

介下云畫也畫下云界也界下云境也境_{新借}下云疆也疆下云界也

三其界畫也然則界即介也祇云介聲

然下云語聲也蓋卽然否之然火部然燒也借爲應詞又加口爲別耳脈經凡應答之詞皆以然字代曰字然下祇云然聲

部首冊與曰部晉同云從冊冊亦聲

部首共與部中龔人部供蓋同龔給也供設也一曰供給是龔供同也共下雖云同也然具下云共置也則共供同義供蓋共之分別文也周禮以共爲供左傳以共爲恭似非省借一類蓋供具爲共之本

義凡周禮所云共王共祭祀共賓客其事皆當致敬則恭義生焉而所供非一物則共同之義亦生焉故古文器四手上向則恭以奉上之狀也恭行天罰或作龔行天罰正以恭龔皆共之分別文故用之也龔從共龍聲供從人共聲

又部多入水有所取也水部沒沈也沈即入水也沒下云從多支部敷主也案主義經籍仍用典不用敷也祇云典聲

臼部百與人部佰微有動靜之分廣韻佰音陌云一百爲一佰也唐韻竝博陌切佰下云從人百

殞爲臭之分別文許君說臭爲麤誤也古者臭爲氣之總名不分美惡故大學曰惡臭如有殞之專字則曰如惡殞氣可矣既有殞字則臭義廣而殞義狹殞下祇云臭聲

刀部制裁也衣部製裁也制聲

豈不云還師振旅樂也部中愷下云康也

心部重出愷字云樂也亦徐本亦云康也作樂之與喜樂本一義之引伸

似兩字

者然大司樂以先愷樂獻於社注兵樂曰愷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然則經典之愷即說文之豈也表記引詩凱弟君子左僖十二年傳釋文凱本又作愷其字皆作康樂之義然則經典之凱

即說文之愷也。孔子閉居釋文。凱本又作愷。又作豈。然則愷即是豈也。云從心。豈豈亦聲。

於部族下云矢鋒也。金部鏃下云利也。此說解之變例耳。矢鋒所取者銛利也。玉篇廣韻。鏃祇訓箭鏃無它解。且鏃下云矢金鏃翦羽謂之鏃。爾雅釋器文也。是亦以鏃為矢鋒。鏃下祇云族聲。石部斝可以為矢鏃。

宀部奧下云宛也。室之西南隅。水部澳下云隈厓也。其內曰澳。其外曰隈。自部隩下云水隈厓也。加水字旁以字從自也。澳從水故不言水說文例如此。皆云奧聲。似與奧無涉。

然衛風瞻彼淇奧。大學引作澳。釋文。澳本亦作奧。本又作隩。蓋奧宛也在內之意。故厓之內取以為名。而澳隩皆其分別文也。爾雅隩隈厓內為隩。外為隈。許讀與郭讀不同。許蓋謂隩隈皆厓之別名。但分內外耳。郭讀既分隩隈為一事。厓內為隩。外為隈。為一事。則不應既為一名。而又有內外之分。故李巡破隈為鞫也。然大雅芮鞫之。即毛傳。芮水厓也。鞫究也。鄭箋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隈。水之外曰鞫。疏引爾雅直改之。曰外為鞫。案傳意則芮鞫猶言鞫芮。窮極水厓幽隱之地。皆居民也。鄭箋未知所本。李巡以與爾雅相似。直改爾雅以應。

之然則何不竝改內為隩作內為芮乎。○土部塙四方之土可定居者也。依文選西都賦注引此依禹貢四隩既宅為說也。蓋許所據本作塙然則塙與隩隩亦同字塙下亦云與聲。○郭景純時引字林不引說文故其解爾雅也。須葑菘之為誤倒說文具明證。而郭云未詳溪闡流川說文溪闡流水處也。疏亦不知引之。其沈晷之互譌霽霧之誤一名為兩事。霽謂之霽誤作濟謂之霽。此類極多。苟彙而辨之亦所以反晉學為漢學也。

親與見部親義同。惟音不同。玉篇親且仁且僅二切。至也。祇云親聲。

釋山從親制達亦即親也。

俗下云合也。從人合聲。切音合是合俗義同音異。俗音如蛤。通力合作。合藥及俗語合夥皆俗之音義也。今無復用俗者。玉篇俗合取也。支部故下云合會也。從文合聲。切音合大徐本從合合亦聲。則妄增之也。釋詁故合也。是俗音義竝同。偏下云鄉也。則作面已足。段氏又增背之之義。亦多作面者。知本一字也。祇云面聲。伸字段氏以為可刪。然從之者有做字。未可輕議也。祇云申聲。又部

屨亦云。屨聲。說詳誤字為

像下云象也。從人象。象亦聲。小徐祇云象聲。易曰象也者。像也。乃以中古分別字。釋上古假借字也。許君即顛倒用之。段氏遂像與似相近。而玉篇引說文象也。又與傅侏僂僧偶僂相次。與說文大同。不須遂也。它字說解中象字。段氏皆改為像。忘卻許君言象形。不言像形矣。

匕部頤下云頭不正也。人部傾。阜部頤。皆曰仄也。從頤。頤亦聲。案云不正則凡不正者之統詞矣。仄亦不正也。知傾。頤。皆頤之分別文。

而鹽一切廣韻亦收二十四。鹽汝鹽切。內但不與籥字相連耳。而鹽下云毛。冉冉也。須部籥下云頰。須也。從須。從冉冉。亦聲。玉篇冉冉有

部首交與人部伎。義同音異。小徐本云交聲。介部奚下云大腹也。女部嫫下云女隸也。義固較然。然嫫字不見於

經。天官酒人以下多言奚。鄭注皆以女奴訓之。故廣韻集韻皆曰嫫女奴也。蓋本借奚字。後乃加女為別。與省借者不同。科釋文奚如字。

又胡禮反。初不言說文作嫫。廣韻集韻十一。薺皆不收奚。嫫下云奚聲。若執大腹之訓以求之。則豕部彘下云腹。彘。彘兒也。正其義矣。而

亦云奚聲職方氏獫狁法杜子春讀獫為奚說文無獫藪下云幽州

奚養
奕下云稍前大也讀若畏便人部便弱也從人從奕肉部臙奕易破也木部楸工官以為奕輪革部鞣奕也金部錄鍤之奕也皆便弱義也

類與部中聲音義同詩不云自頻孟子頻顛皆頻之正義也聲下云從頻卑聲與兼同例

女部娶為取之分別文故說之曰取婦也易蒙取女咸取女釋文竝云本亦作娶姤取女釋文作娶云本亦作取論語君取於吳釋文作娶云本今作取案周禮媒氏作娶則其字誠古然上古必無此分別小徐本作取聲是也大徐本從取取亦聲非例

婚為昏之分別字媿為美之分別字大徐云從昏從美非也小徐不誤

氏下云本也至也類會引徐本如此他本皆誤木部柢下云木根也象緯之氏謂之天根節南山傳氏本也皆正義非借義也柢下祇云氏聲說詳存疑土部毀下云缺也女部嬖下云惡也毀聲蓋毀譽之專字也言部謫

誣墮三字說則皆曰毀

勺部云挹取也廣韻引同一切經音義卷四引作杓也木部杓勺也與勺異部轉注杓下云杓柄也則杓即勺也小徐本云勺聲大徐不知而改之案勺下當云杓也所以挹取也不加所以則不明但恐是出自庾注耳

与下云此与與同昇部與下云從与

說見吳部重文

糸部絲與部首米同米足兼絲義絲不足兼米義此尤一字遞增之最顯者說云從米米亦聲

斤部新下云取木也艸部薪下云莧也案公羊哀十四年傳薪采者也疏云猶采薪詩棫樸薪之楨之毛傳楨積也鄭箋所以為薪筠案

二說竝以薪為薪莧竊謂與新字取木之說正合蓋曰薪采猶曰樵蘇兩字同意自是複語楨之既為積之則薪之當為取之尤易見也

然則新為采取薪為芻莧雖分動靜實一字也為新舊字所專

舊字亦以芻留為本

義人遂不覺耳而薪下祇云新聲

斗部云十升也木部杓杓也此即栝杓字蓋專為酌以大斗而設行葢釋文大斗字又作料然斗部學是酒器斟挹也賓之初筵賓載手

仇注仇讀曰斛亦酒斗事其字第從斗知斗兼斗斛酒斗水斗羹斗
四義加木爲料第分其酒斗一義耳料下小徐云斗聲大徐誤改爲
從斗

亞部云醜也宋獲玉印文曰周惡夫印劉原甫以爲條侯印是亞卽
醜惡之古字也心部惡下云過也是善惡之惡也言部誣下云相毀
也一曰畏誣是誣乃惡人於人之惡又爲畏而惡之之惡也廣韻十
一幕譌說文作誣誣惡下皆云亞聲

辰部云辰房星天時也晶部農下云房星爲民田時者祇云辰聲
以上分別文

艸部蕤與生部蕤同未必以華實爲別蕤下祇云蕤聲

八部公平分也人部公口志及衆也許君以公字之形說其義所引

韓非子背公爲公卽口志及衆意也韻會引謚法立志及衆曰公公

下祇云公聲雖公職耳切音鍾與公不同音然爾雅釋親夫之兄爲兄公郭注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然則公之言鍾豈亦
漢音釋文作松孔氏以爲俗本會義釋注又云女松則婿之神也釋名又作兄松是松公之別體矣

口部台說也小徐心部怡和也當係一字怡下祇云台聲

走部逢遇也又部牽梧也午部梧逆也走部逆迎也相迎是相遇也
逢下云峯省聲誤說文無峯字大徐乃
緣此故說而增之

華部叢下云聚也艸部叢下云艸叢徐小徐及孫本生兒叢聲

昇部昇有或體舉升高也足部遷登也然則舉加口為惡再加走為

遷耳廣韻舉同遷而遷下祇云舉聲

支部云去竹之枝也詩本支百世左莊六年傳引作枝是支即枝之

古文許說云然者取其於字形有合也非分已折者為支生樹上者

為枝也枝下云支聲

求下云及也走部逮下云唐逮及也段氏曰唐逮與祇云求聲部中隸音義

亦同集韻以為一字隸下云從求泉聲

取下云堅也讀若鏗鏘之鏗石部堅下云餘堅者從石堅省說見案論

語經經然說文以經為磬之古文矣則知堅即經經然之字而取讀

若鏗即堅之古文也故堅在取部而說解又云古文以為賢字吾不

謂堅賢與取一字而以取堅為一字於其義得之實於其音得之也

賢當從取聲○公羊成四年經鄭伯堅卒釋文作取云苦刃切艸部取去

本或作堅疏云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今定本亦作堅字筠案作

堅者與說文堅也之說合作賢者與古文以為賢字合然則經文以

釋文作取為正

爰與部中殺音義同云從爰者同部也

穀與手部擊同擊下祇云穀聲

寸部專下云布也支部穀下云岐也祇云專聲

自部粵與山部寡同至若粵下云山不見也粵下云目旁薄致山

山則是借山爲粵爲粵以其音同也山與粵粵尚非一字寡下祇云

粵聲

爰部奪五指持也一本持作捋集韻五指奪也玉篇奪五指也亦作

捋取也摩也廣韻六術奪持取今奪禾是手部捋取易也廣韻十三

未捋手捋也取也摩也或作奪然則爭捋一字也捋下祇云爭聲

爰與手部援皆說曰引也援下祇云爰聲爪又管手旁又加手殊嫌其說蓋爰從手故爾雅訓爲于借我奪之乃加手爲別耳

簡與乙部亂皆說曰治也而亂下云從簡則闕其聲矣此後人改之

而忘增簡亦聲也說曰玄子相亂以相反取義也何好古者必謂亂常用取類至屬亂下云或作簡也

肉部肩下云小蟲也虫部蛭下云肩也依集韻所引即以其正文爲說解也

祇云肩聲唐韻有子

弓部專人部傳皆曰俠也大徐傳俠也非是以俠下云傳也知之傳下祇云粵聲惟粵兼有亟詞

一義耳

曰部沓語多沓沓也言部諧譔諧也玉篇解之曰語相及又曰妄語也是沓諧一字也諧下祇云沓聲

哥下云古文以為諧字欠部歌之重文作譔祇云哥聲抑此明言古

文則凡遞增者其為篆文明矣○又案說解曰聲也古文以為諧字

語正相承聲是何等聲乃即謂歌聲也與弓字以氣欲舒出与上礙

於一為正義而古文以為弓字又以為巧字則是假借者不同由此

知重文之在兩部者或無說解如子部古文示後人不知改為古文

孟此則有說解者後人昧焉以聲歌為兩事故得不遑也吾向也見

不及此故異部重文篇中謂許君不自言也

豆部古文豆之下即桓字案其說解固豆之重文也玉篇先釋之曰

同上而後曰木豆謂之桓薦羞菹醢也屬詞極為斟酌蓋後人見桓

下說解獨詳故以為各字案豆桓以瓦木為別是冰協一類雖然吾

恐桓為後人附益也說文及玉篇皆曰木豆謂之桓即本之爾雅豆

謂之豆釋文豆又作桓書武成木豆合下文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而讀之似豆為三

器之總名而桓籩登為三器之專名者然非也今本作木豆謂之豆

者是蓋謂古人先以木為之名曰豆後人乃以竹及瓦放豆形為之

而殊別其名。木器液金器腥。故聖人飲於土而食於土。此上古先用木器之徵矣。經多邊豆對言生民。又以豆登對言。則豆專爲木器。又甚明矣。考工記。斲人爲豆。正不知何代之制。且亦爲簋。簋亦木器也。況卽據此。謂豆爲瓦器。則當言瓦豆。謂之豆。不當言謂之登也。小徐程下無反切是也。

皿部盂與盧部盂。玉篇以爲一字。盂下云從盂盂亦聲。

盧同腐。而祇云盧聲。

血部盥卽肉部肫。祇云肫聲。

久部復下云行故道也。彳部復下云往來也。夫往而復來。則所行者必故道也。玉篇曰。復。今作復。案從久義已足矣。又加彳。微複也。復下

祇云復聲。

萼部云艸木萼也。萼部云榮也。案爾雅。木謂之華。艸謂之榮。知爲一字。萼下云從萼者。兩部相比。人所易見。又以萼況于切用。古音萼戶瓜切。用六朝音。是以誤分爲兩字。許君本文。必曰萼聲也。

口部因。手部拊。皆曰就也。拊下祇云因聲。

貝部賣下云衙也。人部儻下云賣也。祇云賣聲。或據小徐本。賣也作

見也聘禮鄭注覲見也謂說文無覲字債卽是也段氏注止字曰士昏禮北止鄭注古文止爲趾許同鄭從今文故不錄趾字如從今文名不錄古文銘也又謂趾銘爲後出之古文止名轉爲最初之古文其說皆確竊嘗思之篆至漢而大備故許君之錄之也及於漢律及於挈命竝及於俗字十餘蓋許君見人用之故收而辨正之欲其全也惟至於經則以爲聖人之典必當別白而定一尊用今文止名卽不收古文趾銘用古文三年導服之導卽不收今文禫將爲荒經蕺古者大爲之防也惟是聘禮釋文出鄭注私覲爲之作音而經文覲反不出與它處云說文作某者不同是陸氏初不謂覲說文作債也鄭注亦不言古今文之異是本無異也愉下旣引論語私覲矣吾恐覲字亦闕佚也仍依周禮以債爲賣之重文

禾部稊與部首來同而祇云來聲段氏斤爲俗字是也

安下云靜也宴下云安也人部佞下云宴也祇云安聲

冂部冢下云覆也巾部幪下云蓋衣也冢聲玉篇幪下亦云覆也白部窠下云際見之白也阜部隙下云壁際孔也小徐本云窠聲大徐誤加從窠衆經音義云隙古文窠隙卽隙之俗作六書正譌謂窠

從日不從白。又云別作隙，非案白篆上畫直下，與川相連爲一。玉篇亦收之。白部而字作策，不以楷法變之，是謂拘泥。周伯溫則更亂道矣。三部參從策省聲。伯溫初不作參，將謂省八字邪。不思字體無此等省法也。今之學者多煽其說，更不足怪。玉篇策，壁際見白也。蓋據說文善本。

肥下云艸華之白也。艸部葩下云華也。祇云肥聲。肥下云白者，字隸白部也，不爲異。

蕭下云箴縷所紕衣。衣部褊下云紕衣也。從衣蕭。蕭亦聲。蓋後人增也。

完下云完也。則當言完聲矣。而云從完者，爲所引逸周書所蔽也。段氏謂引以說假借者是，而胡困切亦緣此矣。

係與部首系同。大徐言從系非也。小徐祇云系聲。說文繼系也。廣雅繼係也。是其證。

見部畀下云取也。彳部得下云行有所得也。祇云畀聲。其得之古文畀，說見同部重文篇。如果同部則得不可云畀聲。

苟部敬肅也。聿部肅。持事振敬也。心部慙敬也。從敬敬亦聲。

博古圖齊侯鐘不敬弗慙

部首豕與旦部彖同廣韻豕音弛彖音侈集韻則彖有弛侈兩音說云從豕

凶部鬣下云毛鬣也象髮在凶上及毛髮鬣鬣之形彭部鬣下云鬣鬣也祇云鬣聲段氏疑鬣為後增蓋未嘗以諸鬣增字比類視之也

心部恚下云恨也女部媿下云不說也祇云恚聲憐與夕部夢同祇云夢聲

水部滋與艸部茲同茲下專言艸木者以字從艸也滋下祇云茲聲永下云水長也徐小引詩江之永矣部中兼下云水長也引詩江之兼

矣蓋齊魯韓詩異文也以其同部故云從永羊聲然陽唐庚青自通齊侯鐘銘永保其象

部首辰下云水之衰流別也水部派下云別水也從水從辰辰亦聲二部亟敏疾也心部恆疾也亟聲

阜部陵下云隋高也山部陵下云高也祇云陵聲宁部云辨積物也貝部貯下云積也祇云宁聲

以上累增字

右凡八十三字其遞增之字則九十二或別無它義其為同字何

疑但言從某而失其聲者九字在本部而從其義者四字誤言省聲者一字兼言義聲者八字其餘七十字祇云某聲而已可知有從某者亦後人增也段氏欲刪稜派二字不為無見然使彙而觀之知其徒黨衆盛敢遽興苛堅伐晉之師乎至於傾頤二字則又泥人阜之別夫人阜固有別而頃從頁頁者人之頭也與人亦有別乎吾願學者觀其會通不可隨文生義致多窒礙也許君所目重文中亦有一字遞加者今附於後比類觀之愈可無疑矣

一 二三之古文弋式武蕃之或笛簾之古文厓說曰古文聲者案此字可言省聲也而厓不成義交部其下云厓之性拆則厓可冊之古文籀鬲之或甌及部首彌慧之或簪宏之古文以代其而高不能代其也卍之古文兆鳳之古文朋及鵬筮之或互箕之籀文其工之古文區巨之或築門之古文問樞之古文互秫之或尢糠之或康氣之或饑宜之古文斂保之古文采裘之古文求兒之籀文貌羨之古文羨厓之籀文斤磬之籀文殼勿之或務鹵之或窗允之古文隄淵之或淵容之或溶雲之古文云乞之或馭戶之古文屎臣之篆頤籀甌又之或刈或之重文域匿之或篋匡之或筐它之或蛇封之古文塋曜之或匡鑑之或盟以上四十五字皆許君自收之重文其少有增損者不

計玉篇於古文林而之外別出篆文麗故不以說文而爲麗之譌而麗字亦不計凡所計者皆一字遞增者也篆文或體之繇於古籀文者其常也其或省於古籀文者則反爲最初之古文式式式屎必不古於一二三戶也臣下有篆文頤籀文齷則臣之爲古文從可知也朋鵬同爲古文而其作之先後亦較然也惟是辨當爲莽之古文于當爲吁之古文併前所舉受部之投豆部之桓永部之羨顛部之顰皆當爲一字而許君收之同部而不目爲重文者此乃古今人用字之界大爲之別所以適用也易曰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是文字之作原取其有別可下云古文以爲亏字又以爲巧字知古亏巧皆作亏爲其無別也乃即亏加一以爲亏加工以爲巧各適其用不復相通矣小宗伯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位然則許君所目爲重文者據當時仍合爲一也所不目爲重文者據當時已分爲二也古蓋無位字故用立及已有位字即不復用立字使人親名知義不須推求也今人舍專字而用古人通用之字以是爲博以是爲雅直命爲惑焉可也顧分別文中誠有繇復無用者此則古人所占便宜矣如今日各省有土字

有倉頡出亦必采之不盡廢也○段氏以八部之父爲兆字而以下部之州爲譌不知此乃累增字也小篆增心爲州猶之戈式式矣隸作屯猶存其仿佛雖汲古初印本作州五音韻譜平津館本竝同吾終以汲古依小徐本改者爲是

案一部僅數字而音義皆相近者大抵盡是分別文句部云曲也部中三字拘止也筍曲竹捕魚筍也鈎曲也斗部云相糾繚也一曰瓜瓠結斗起部中二字艸艸之相斗者糾繩三合也元與部中茲據廣韻祇是一字附與部中敵皆云敵衣但敵多幘也一義不部否下云不也唐韻皆方久切匠部文二重三然似是一字畱部云比田也部中畱界也夫兩田相比必有界也众部云衆坡土爲牆壁部中衆增也坐坐整也夫衆坡土與坐整無異而其說解用衆可知三字一也衆部云綴聯也部中祇一綴字亞下云醜也部中畱字云闕唐韻皆衣駕切而西下云讀若晉汗簡以晉爲惡字云出魏石經史記盧縮傳亞谷漢書作惡谷秦詛楚文以亞駝代滹沱禮記則作惡池然則亞晉一字皆以醜惡爲義也夫此十部者其所轄之字皆與部首音義相近許君集爲同部而不言其爲一字蓋卽以分別文告來世也孳

育寢多之後其音義豪無異者始命爲重文其少有異者雖亦名爲重文而仍區其同中之異如勑部文一重五是也至於此類音義皆小別矣不爲類聚則原流不明不加區別則分用已久卽如句部三字以鉤入金部筍入竹部拘入手部而說以從句句亦聲未嘗不可也蓋上古祇有句字以手句之後卽加手作拘矣以竹句之後卽加竹作筍矣曲禮自下拘之釋文拘古侯切是拘卽句也巾車注故書鉤爲拘杜子春讀爲鉤是又通鉤也釋器寡婦之筍謂之鼂從句從畱卽句畱之謂也至鉤說曰曲也與句訓曲正同又無論矣此三字者各適其用不復相通而反古復始祇句一字較之裘從求聲麗從麗聲一部之中尙有它字相閒廁者尤爲彰著也卽方部之坑永部之美音雖小異亦當是一字是以鄰可入鄰部糾紮綴可入糸部敝可入支部壘可入土部而許君不然其昭示來許之意深矣謂予不信則請更以他部之從其義者證明之雉者雉鳴而雉其頸也胸者脯挺也曲禮左胸右末注屈中曰胸病者曲脊也玖讀若人句脊之句且借句爲病也木部橈一曰斤柄性自曲者考工記鄭注引爾雅句橈謂之定今爾雅作斲許君則收斲於斤部以上皆從句義者也

利者高木也。爾雅下句曰利以句爲義，卽是以𠂔爲義也。其餘八部無從其義者，不復論。是知雖胸病不收於句部，利不收於𠂔部者，本是各字也。雖病可省借作句，而必入𠂔部也。惟拘筍鉤則古祇作句，故不可入之他部也。

疋部云足也，而部中𠂔下云門戶疏窻也，𠂔下云通也。案二字皆疏通之義，與足大遠，𠂔何不入𠂔部而說之曰從𠂔疋聲。𠂔何不入𠂔部而說之曰從𠂔疋聲。𠂔下云藩也，以藩必相交，故入𠂔部也。相交必有閒隙，則𠂔入𠂔部宜也。且𠂔二𠂔也，部中爾爽兩字皆開明之義，尤可證𠂔入𠂔部爲宜。而許君不然者，蓋部首下捩佚疏通一義也。疋象足形，而亦借爲疏通字，後乃有𠂔𠂔兩專字，子從其父，故入疋部也。故三字皆所蒞切。

口部圍圓圍，蓋皆口之分別文。唐韻羽非切，與印林但以爲圓，皆適得一偏，而謂字體當作○，則是也。圍者謂○正圍無圭角也。圓者謂○完全無欠缺也。二者皆直指○之狀而言。圍則主其中空白而言，若以○爲國邑之象，則其中所圍者人民也。詩長發帝命式于九圍，傳云九圍九州也。正義云蓋以九分天下，各爲九處，若規圍然是也。

若以○爲軍旅之象則其中所圍者敵人也。史記高帝紀圍宛城三
市是也。既有圍圓圍三字瓜分其義。故經典無用口字者。員從口聲。
是圍圓卽口之證。章從口聲是圍卽口之證。而員從口聲。圓又從員
聲。章從口聲。圓又從章聲。是又展轉相從。復歸本字也。

具下云共置也。俱下云偕也。案毛詩無俱字。大叔于田。具字三見。節
南山正月各一見。傳竝云具俱。小夏二見。箋云俱四月一見。楚茨三
見。箋竝云皆常棣桑柔各一見。傳箋雖無說。蓋亦同也。惟無羊爾牲
則具箋云。女之祭祀。索則有之。與共置義合。然則毛詩具字率皆俱
字也。蓋毛公時始有俱字。故以之釋具字。是知共置之物必非一品。
故引申卽得皆義。毛詩本非省借。而許君解此二字不見分別文之
意。亦小疏忽也。

緇似希之分別文。希部曰脩豪獸。肅部緇下云習也。義固較然。然今
肆習字用篆文。而小變之初不用緇。及籀文。爾雅釋獸之隸
修豪正與希訓同矣。而字與緇之籀文相似。蓋本作隸。因譌隸也。知
然者。緇隸二篆多異文。竹君本緇作隸。嚴氏合希豪彖三字爲一。此
亦一徵也。大徐之隸。竹君本作隸。汪本作隸。皆似譌。玉篇作肆。則篆

當作隸也。顧本作隸，雖係刻改，然自可解。隸者，籒之譌，即希之籒文。右半固同，左半則籒文從籒文也。且爾雅之隸又多異，文釋文曰：衆家作肆，又作隸，舍人本作隸。案肆是借字，隸則變爲從長，秉聲，惟隸從多與獸義合，以愚論之。隸本同希，借爲肆，習之義，借義奪之，遂分爲二字。本從希，希聲，爾雅用之。小篆從肆，肆者鐘鼎率從肆，肆即肆之入聲也。楷書用肆，故其籒文以少用而譌，不可推求其聲義。如玉篇之隸，豈可以衆爲聲，即今本從衆，則刻木衆衆之字，本作衆，上半固不同，又不可加門，衆之加門乃脩豪也。○大徐之隸，當作隸，希部，衆之古文，隸竹君本作隸，則知衆之古文，衆亦作衆也。

疊文同異

凡疊三成文者，未有不與本字異音異義者矣。其疊二成文，則音義異者固多，而同者亦有之。似徐氏未留心，而唐韻亦本未留心也。今區爲二類，竢覽者正焉。

示部，示下云：明視。蓋借作示字用以算之。從二示，逸周書曰：士分民之祿，均分以祿之也。讀若算。蘇貫切珏部，說曰：二玉相合爲一珏。古岳切艸部，說曰：百卉也。從二中。含老切八部，八下云：分也。從重八。八別也。亦聲。孝經說

曰故上下有別兵前切○引孝經說承重入朱 卽部說曰驚噤也從二口讀若謹

濕案 十部廿下云二十并也上六下八矣上下有別也 古文省多人計 言部臺下云籀文諄從

二或蒲沒切 詰部說曰競言也從二言讀若競渠庚切 収部拜下云揚雄

說并從兩手居珠切 又部爻下云同心為友從二又相交云又切 臣部昭

下云乖也從二臣相違讀若誑居流切 睪部說云左右視也從二目讀

若拘又若良士瞿九通切 頤部說云二百也讀若祓彼利切 雒部說云

雙鳥也從二隹讀若醞市流切 姦部說曰微也從二么於糾切 元部茲下

云黑也從二元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茲于之切 廣韻收茲於一先胡涓

切內全引說文又曰本亦音滋是說文各本音不同也亦可為疊文

音同本文之證 可部哥下云聲也從二可古俄切 虢部說云虎怒也

從二虎古蘭切 林部說云平土有叢木曰林從二木力年切 生部姓下云

衆生竝立之兒從二生所臻切 貝部賧下云頸飾也從二貝烏量切 弓部

弓下云艸木弓盛也從二弓願本此下有闕 多部說云重也從重夕夕者

相繹也故為多重夕為多重日為疊字胡光切 夕下云古文竝夕 束部棗

下云羊棗也從重束子皓切 棘下云小棗叢生者從竝束巳力切 秝部說

云稀疏適也從二禾讀若歷郎舉切 杝部說云脆之總名也杝之為言

微也。織微為功象形。許君於此不曰從二而高麻下又曰與麻同則就為麻之古文矣而唐韻曰匹卦亦直由水

瓜部。瓜下云本不勝末。微弱也。從二瓜。讀若庚。此反

相聽也。從二人。疾象先部。炆下云炆炆。本作替替銳意也。從二先。子林切

部說云竝視也。從二見。弋笑切頁部。顛下云選具也。從二頁。士德切

上也。從重火。于康切赤部。赫下云火赤兒。從二赤。呼核切炎部說云火光

行也。從二夫。輦字從此。讀若伴侶之伴。薄草切竝部說云併也。從二立

川部。州下云水中可居曰州。周遶其旁。從重川。職流切龍部。龍下

云飛龍也。從二龍。讀若沓。徒合切至部。至下云到也。從二至。人質切門部

說云聞也。從二戶。象形。莫奔切耳部。聃下云安也。從二耳。丁帖切女部。女

下云訟也。從二女。文選切戈部。戔下云賊也。從二戈。昨干切弱部說云疆

也。從二弓。闕。其兩切○大徐無闕字絲部說云蠶所吐也。從二糸。思蓋切蝱部說云

蟲之總名也。從二虫。讀若昆。古魂切土部。圭下云瑞玉也。從重土。古哇切

畱部說云比田也。從二田。闕。居良切○大徐無闕字餌部說云兩阜之間也。從二

阜。似解切案孫鮑二本房九切。小徐扶九反。玉篇扶救切。廣韻四十四有

作障房九切。盛也是與阜音義皆同也。惟夢英似醉切。與毛本同。竊

謂是也。蓋說文無隧字，謂即是也。說曰：兩阜之間，則大風有隧。晉文請隧，依閒字解之，無不通也。六書正譌亦徐醉切，而又收於卦韻，作隧，以為隘之古文，則非也。

右一類皆音義竝異者。凡五十字，皆先說字義，後說字形，或有讀若以說其音，曉然明白，無可疑也。雖其閒穴之於八，甘之於十，

受之於又，兢之於亮，

經之於至，其音皆相近。印林曰：似當出二類音，近者善者，更分

又諠訓為競，而依競作音，弼訓為彊，而依彊作音，畱部有豐而依豐作音，似與黍從二余而讀如余者類。然會意字而兼聲者多矣。其義相承，即其音相似，乃理之常。初非除音之外，別無意義者比也。即言闕者有三字，似失其音者，然非疊文而言闕者多矣，不得以是疑之也。

八部余下出黍字，說云：二余也。讀與余同。其計部中字數也。曰重一

黍字之外，更無重文也。玉篇亦列之余字下，云：全上大徐不引唐韻。

小徐亦無反切。效部說云：二爻也。力九切，是依爾作音也。疾字從又，固取其爻之形。然效部爾云：其孔波與同意，則與亦謂其孔隙通明也。正與效通也。音字意也。

入部从下云：二入也。兩從此闕筠案，兩當依集韻所引作

罔。然此白罔後人所加也。如黍下云：二余也。蠱下云：二魚也。夫魚可

有二。余不可有二也。即曰余語之訶也。二。余亦不可解。特以其與余魚同字。故卽形爲義。不復說其形。曰從二。余從二。魚也。恐其言從則似與余魚各爲字也。如匙下云。是少也。從是。少。其文不異。而不從。其省字義。字形必當分說。不相假也。然則。从從二入。卽音義當與入同。而顧云。闕者。或許君無所。受於師。抑或後人加之也。而兩從此三字。如非後人所加。則兩字於門之中。有从焉。其爲雙雙而至。無可疑者。而更以一分而爲二。以象兩。則相對相當。各占一區。乃會意兼指事之最明了者也。而何以兩下亦云。闕邪。由此兩下云。闕。而不云。從。从推之。則从下之兩。從此定爲後增。卽良獎切。亦由增兩從此之後。遂依傍兩字。以作音。而不知說文之例。从固當讀若入也。東部棘下云。二。東替從此。闕。大徐未引唐韻。小徐曰。說文舊本無音。今字書音曹。然則唐韻不收此字。說文音隱。亦不爲之作音也。夫無音是非字也。然知其非後人羸入者。說文固多一字。成部。然東部若無棘字。則杲從日在木上。杳從日在木下。東從日在木中。當與之類。列於木部矣。況有從棘之曹字乎。顧曹下云。在廷。東從棘。是謂棘卽東也。不須爲作音矣。懣藏宗切。切韻收於冬部。是從曹者。仍由東得音。然則字書音曹。依曹從棘作音。

不如依棘從東作音也玉篇作遭切廣韻不收先部說云前進也
 焜下云進也從二先贊從此闕所臻切案焜義同先而又云闕殆亦一字
 也真先二韻古通 卩部卩下云二卩也異從此闕古德切案異韻同音 屮部說
 云二山也所臻切 豕部豕下云二豕也豕從此闕伯貧切又案豕下云從豕
 闕疑豕本非字後人加之伯貧切即依豕字作音玉篇豕火類切則
 又依豕字以作音也廣韻六至詩位切內收豕字云字統音銑然闕
 從豕聲而撫文切則與豕聲近豕正不必蘇典切也玉篇豕部有豕
 字古懷切又邱愧切大也與廣韻豕字同音是從豕得聲者亦復瓜
 剖豆分也 林部說云二水也闕之豕切王氏玉樹曰鄜氏易坎為水水
 作林筠案佩觿集水為林火為焜形聲異而物同集韻五旨林之誅
 切閩人謂水曰林是謂以口語之變而其字遂異也然坎為林吾甚
 信之 魚部說云二魚也闕大徐無闕字○語居切是與魚同音也 斤部所下云二斤也闕詳斤
 徐本無闕字而有是斤三字蓋後人改之 質下云从所闕小徐作所案許說曰以物相贊與贊下說以
 物質錢相應猶今言典質則貝可解所不可解故曰闕竊謂似當以
 榘質為正義榘俗作砧切菜之版鍛者之質今皆謂之砧夏官司弓
 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榘弓部引作甚說質者知凡斫之捶之而用以薦

者皆謂之樞質質以受刃故從斤斤卽兵也故兵亦從斤顧質用木石而字從貝者此猶釵之從貝也釵奴探堅意也又申之曰貝堅實也作質之物必堅實故借貝用之其從所猶之從奴亦殘穿意也不從一斤者鍛不一鍛射不一射故以所見意也

右一類凡十一字而言闕者八焉蓋音義與本字同者也夫其字作黍其說卽云二余也其字作殺其說卽云二爻也可知其義不異而吾以爲音不異者何也不特以黍讀與余同爲指南車也蠱之切脚亦與魚同它字或依放從之之字以作音或用本字同部通轉之音豈有如祗讀若算麻讀若庾者乎且說文通例說義之後必繼以說形說音而此十一字卽形爲義則其卽形爲音可知矣夫旣別無音義則殺曲林蠱何以爲部首曰不見四部中字仍以爻山水魚爲義乎第許君屢言闕似亦不以爲一字者而吾以爲此籀文也籀文好重疊吾別輯之矣夫余不能有二也東不能有二也斤魚豕更無取乎二也爻三而成八卦爻六而成六十四卦二爻更無義可取也古人第取茂密可愛而已當與宜之古文竈爲一類而何必曲爲之說乎爰附疊三成文者於後比類觀之

自了然也

雨下雖云二百也然百有二與二十為廿三十為卅同故不入此類○廣韻五十五范口張口兒上犯切五十一泰公張口明泰切又亡犯切案从即口此亦疊文同本丈之證○刀部指下云稿丈副從編大徐本無從稿二字蓋以說文無稿字而附之也

然稿文多重疊稿當仍是商字

惟篩下不云二希也故附于末

嘉哲之古文也艸之總名也品眾庶也嘉疾言也善羊臭也羴羴

鳥也森木多兒晶顯也从眾立也羸獸細毛也羸眾石也羸眾馬也

羸行超遠也羸疾也焱犬走兒焱火華也恣心疑也羸三泉也闕成文

者惟此言三亦惟此言闕竊意許君所以收此字者特為錄字而設然似當收之尸部不必立此為部首也原與眾同意而必別為兩字者非亦有采小池之泮私一區者亦有采惟原與眾對言則長流之川也兩山之間必有泉故從尸其從三泉則言其多也如河原曰至宿海以其作如到至不知其幾千萬泉也則聶附耳私小語也魚新魚精也姦私也蟲有

亦於尸部收籛而說之曰從尸從三泉可矣足謂之蟲姦土高也荔同力也羸羸車聲也秀謹也姦非三又鳥亦非三日皆不及以上諸

字除姦恣等字不論其餘由數目取義者或曰眾或曰多或曰羸皆

不言三未有如珏下之二玉相合焮下之兩犬相齧即以篆文定其

數者可知即至十百千萬皆以三概之也即其獨體成文者不能

別之為三也三之以見其重疊也三不能止於三也三之以見其叢

聚也川不能分之為三也三之以見其浩渺也而且山字三峯火字

三燄斷非拘以數也指之列多而片又約之以三足趾同乎手而止

亦約之以三然則凡數多者皆可約略而計以三也故知三也者無

盡之詞也

盡之詞也

疊字說云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案秋官言三日者入束矢鈞金也立於肺石也皆在決罪之前方士則三月而上獄訟於國縣士則三旬而職聽於朝遂士則二旬矣鄉士則旬日矣上而小司寇亦至於旬乃弊之豈有決罪以三日者乎言三日者言其詳審也多部說又云重日爲疊言重不言三故知三也者無盡之詞也

說文有疊四成文者艸器三吾重感焉由此推之則五人爲伍亦可疊五人字以爲字也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亦可疊一萬二千五百人字以爲字也不爲曠括之詞而爲的指之法必滯礙而難通矣吾意艸字從二艸非從四中何也當先有艸字象形後有中字分艸字之半以會初生之意蓋艸必叢生故兩之猶之林必密種故兩之中與朮則分艸之半非如木禾象形而林秣合二以會意也試觀中部中字仍是艸而熏直是屋上乾艸矣艸則艸上有中翹翹錯薪是也艸字與艸相連接則蒙茸蔽翳矣若是初生之中即四之豈能得艸意乎即艸之從中豈能以初生之中加於衆艸之上乎器字從二四非從四口即驚呼也即喧譁之喧也器衆口也讀若戢又讀若嗽

小徐作一曰嗽似是以校異文蓋一本作戢一本作嗽耳非本有兩讀若也唐韻阻立切小徐環邑反玉爲壯立切廣韻亦收之二十六韻而女交切內不收是皆不從嗽音也

案讀若嗽者小

徐曰。嗽謹也是仍用四義也。此音既各書所不用，或本係說義後人誤改以爲說音姑置勿論。讀若戢者與四意反對，四爲喧譁，器加一四反當是密語者固有微也。廣韻器戢皆阻立切，而與茸緝同部字又皆從茸。詩巷伯緝緝毛傳口舌聲。釋文云說文作茸云鬲語也。本作茸語也。附耳小語也。史記魏其武安傳咕聶耳語說文無聶蓋當用聶由是觀之。器卽茸字之異文耳。凡諧人者必浸潤無所用喧嗽。小人成羣故曰衆口卽韓退之文語刺刺不能休亦當用茸茸而伊川程子改爲刺讀如辣誤也。器從二四而反不喧譁猶之州從重川而反非水轉指中央可居之地也。易序卦傳固或正受或反受矣。大篆從艸而小篆從艸者五十五文。寒下云以艸上下薦覆之其艸亦分爲二是艸爲兩艸之證也。從器者皆分諸上下而器之或體賈但從四。是器爲兩四之證也。卽如競下云多聲而字固從兩半亦可爲有證也。獨至於器竝無從二工三工之字。積古錄稱此器有正字而均異不甚可解。吾遂窮於術而彼亦躐等失次也。有艸而後有器有四品而後有器獨有倫器。器極巧視之也。許君不言讀若某而唐韻知衍切則。是依袞屨作音也。衣部袞從器聲知扇切。尸部屨從袞省聲。虫部屨從展省聲。竝知衍切。且本部祇一寔字從其義說曰室也。器猶齊也。

夫申之曰猶齊則不取極巧視之之義蓋室如七月之穹室熏鼠室有孔穴以泥敷之不須極巧以視但使之平正與未破處齊同而已夫依從之之字以作音是無音也從其義者尚別立一義是本字無義也經典又無此字是非字也非字而許君收之者直以前人率然作之而適有它字形與相近非此無以統之許君遂不得不收耳豈誠以爲然乎且從辨器之字無不分而爲二居於所從之聲之上下獨從珪之四字無論聲義皆聚於中間則是所謂猶齊者直於字形得之謂其四面如一均齊方正而已矣要而言之疊四不成文也如曰不然請俟來哲

部中字亦有疊四成文者四之籀文三是也儀禮鄭注嘗言之金刻亦往往有之吾終疑其不及古文有意義也盥字則自有取義已見會意六書正譌作盥非也其合四字以成字者如毀暴竊寶寒真履塵籀溼彝亟亥是也合五者尋是也合五而又加一形者爨是也合六者鬻鬻鬻鬻靈是也合七者鬻是也凡此文絲不殺者大抵屬籀文文勝質則史其官固然初不足怪惟爨乃篆文籀文爨業已足矣何爲附益之且爨小事耳猶尚如此若祭字不當以牲牢酒醴俎豆

簠簋之屬概爲臚列乎況鬪爲古文吾尤疑之風雲雷雨天之四佐
惟風無可象餘皆當爲象形字の雨旣象形矣籀文下說云回雷
聲也非謂詩云虺虺其雷回虺一聲虺虺卽回也回字象淵亦以
象雷猶匕爲比敘亦爲柶則一會意一象形斗爲斗斛水斗酒斗則
象三物形也蓋雷古作回後又增加耳然卽增之亦必由天上之雷
而作而後有尊壘之象其文者今鬪字如此方正乃以尊壘之象
者截取一方以爲字是天上之雷轉由從以得聲之壘而成字也顛
倒事實豈倉頡而爲此乎然幸從四田之字皆有所附麗耳不然者
能不立鬪部以統字乎夫雷從田卽已非理何乃四也○近見楚公
鐘銘𠄎𠄎字釋爲雷乃知爲象形字如今人所畫雷鼓形籀篆整齊
之斯不象耳商書之仲虺漢書古今人表作仲鬪集韻作鬪說文雷
之古文鬪汗簡引作𠄎從此推之鬪有雷虺兩讀鬪者𠄎之初變
形也省之則爲鬪再省則爲𠄎又方之正之而爲四田字遂不可解
矣

易曰洊雷震隨風巽水洊至習坎明兩作離兼山艮麗澤兌夢文一
類蓋足象之重卦與小成卦名不異亦巽文與本字不異之證矣孔

子曰蓋取諸夬此文字之統宗也許君嘗述此言竊以例推之又得相似者數事各以其類附證焉

體同音義異


聖人正名百物而作文字而事物之蹟非象形指事會意所能窮也於是有形聲文字至於形聲而后不可勝用矣有事君以忠者即製忠字有憂心忡忡者即製忡字設本作事君以忡憂心忠忠即亦永為定體矣惟定為以忠忡忡即不可交易不可合併矣憶某書云橫直異體從合可也邪說誣民蓋以是字罕見而發此謬論也故舉恆見者以為例而彙說文同體之字於後

其均為指事者本末朱皆從木一也

其為此會意彼兼形者天從一大會意立從大立一之上一地也夫從大而以一象先也尹丑皆從又從人尹以手握事其義重又丑以ノ紐其手其義重ノ也

其兼會意象形兩字同法但以重並為別者彙棘是也彙高而棘卑且成叢也

多勿則重並無別○彙亦僻棘周官九棘是也若果是棘則太卑不可以表位貌風園有棘傳棘來也

其一為意兼形一為意兼聲者。市篆作水皆可目為從中從八也。

其為一象形一形聲者。易昞皆從日勿也。圖楷作昞與昞助相似而篆固不同。

其竝為會意者。出屯皆從中一也。古叶皆從十口也。𠂔步皆從止止

也。𠂔𠂔皆從少又也。伐成皆從人持戈也。𠂔占皆從卜口也。記信之意

𠂔皆從心言也。𠂔子皆從厂人也。困束皆從口木也。果杳東皆從木

日也。干入皆從入一也。羊白皆從入二也。出部之𠂔土部封之古文

𠂔其形且絕無別也。

其為一會意一形聲者。千什皆從人十也。言音今作皆從口辛也。甸佃

雖有勺人之異。而勺亦由人變也。左傳乘衷甸。說文引作中佃矣。小韻

請如東句之句仍如今本𠂔芹皆從艸斤也。善詳皆從言羊也。妃改皆從女已也。拳拱

皆從手共也。沓汨皆從水曰也。衍衍皆從水行也。𠂔儻皆從人舟也。

集推皆從木佳也。走社皆從彳止也。美李皆從大羊也。愚悞皆從心

禺也。

其竝為形聲者。批芋。詎唁。句叫。暮嘆。吟含。召叨。瞿矐。檄藜。柔杼。菜枲。

柅。亦音柅。柅之重文龔。攏。睹。暑。盱。早。齋。穉。季。籽。謀。晷。怡。怠。慕。懞。慨。慙。怒。愀。念。

柅亦音柅今本說文

許君人部係下云從采省當云從古采古文孚音削示下云古文係說見別家係下

云古文係不省是采係二字互相從也示當為指事兼會意字從子

從八八乃抱子形也從子是意而義主於抱之故曰指事至於係字

蓋傳之重文左氏偶借為寶許君遂誤以為保之古文許君敘固以

左氏為古文也案春秋左氏經齊人來歸衛俘杜注公羊穀梁經傳

皆言衛寶此傳亦寶惟此經言俘疑經誤正義曰按說文保從人采

省聲古文係不省然則古字通用或係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是

知唐初說文即如今本然采從示聲係不得轉從采聲故知係即俘

字古寶俘一聲鐘鼎文多借保為寶故左借俘為寶也至於衣部裘

下小徐本固云采聲大徐乃誤改為係省聲也

豈從敝省敝又從豈省大徐已駁嚴氏曰六書故第八引據本

列從占聲肖又從列省聲大徐疑從占省案占楷作夕與列左半同

形篆作𠄎則判然矣此不識篆者所為也

毛下云從垂穗上貫一為子之向左垂者與眾之向右垂者相似也

然眾之古文𠄎即從毛禾下云從眾省眾象其穗乃字形與毛正

同與眾相反也

臬下云射準的也從木從自李陽冰曰自非聲從劓省從知本作自聲今本少聲字也然李氏初不知省聲之例未有如此省法況劓之正文作劓從臬聲若臬又從劓聲則彼此互相從矣蓋此字會意非形聲臬以木爲之故從木射者之鼻與臬相直則可以命中故從自自鼻也

卜部貞下云一曰鼎省聲小徐本鼎部云從貞省聲

補正

兮部乎語之餘也是以乎爲語助也言部誅召也兩字較然然積古齋師遽敦王少師卯敦半令卯曰筠清館周望敦蓋文云王少史季器則作乎周大鼎作乎他器皆同案皆作誅字用卽呼字恐古亦但作乎也許說似未確二董刀宜
三條之閒
三葉後

胡禮切則與後同音十行

漢書韋賢傳魯于彭城顏注魯古遷字其下竝同又律歷志周人魯

其行序鄧展曰魯去也五葉前
十行

覆案之此說殊泥詩北山二章以濱臣均賢爲韻知自真至先六韻古本一韻也則唐韻賢胡田切卽是正音以其子定其母則取當音

賢而唐韻苦閑切仍是疊韻公羊釋文之苦刃切則疊韻兼雙聲也
 斲口莖切則語轉而雙聲矣是知堅賢斲皆取所孳育也五葉後
 四篇韞部曰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木部構蓋也杜林以為椽楫字
 案蓋也即書官堂官構也則構即韞之象增字也且由對交之形而
 引伸之爻部遘遇也見部觀遇見也皆其義也易姤釋文古文作遘
 鄭同序卦及彖皆曰遇也說文無姤字蓋亦用古文易又曰男女構
 精詩草蟲鄭箋引作觀則構亦有遇義蓋構之為言鬪也說文戰鬥
 鬪接不同字左傳曰讒人交鬪其間即詩構我二人也○杜林以構
 為楫者說文對平斗斛也月令則曰角斗角是構角一聲也五葉後十
 廣雅釋器升四曰桓桓四曰區區四曰釜釜十曰鍾即左昭三年傳
 豆區釜鍾也雖非木豆之義然亦足徵六葉前十六
 積古齋號叔大林鐘穆作勳楚曾侯鐘作勳習鼎作勳筠清館號叔
 編鐘作壑井人殘鐘作壑七葉後二
 釐字積古齋師酉敦一蓋兩器皆作勳史伯碩父鼎作釐蓋不之
 變即說文亟字然則勳亦當是亟字許君以為從未或誤八葉後九行
 積古齋頌鼎頌壺頌敦皆曰王各大室即勳是位字又曰頌入門公

中廷是立字一器而兩義皆見焉蓋人不行謂之立因而所立之處亦謂之立以動字爲靜字也後乃讀于備切以別其音遂加人旁以

別其形耳九葉前十一行

師奎父鼎黃耆吉康師器鼎黃句吉康則祇是省形存聲字與雉胸

病聲兼意者尚不同十葉前十一行

此蓋與庵字一類古有广而無庵以奄字之音與广近也遂注奄于

广下而作庵○有圓音遂注眾員于○之中而作圍圓也又有圍音

遂注韋于○之中而作圍也十葉後九行

子部孝教部及二古文韜效部中數及其篆文學支部效凡正文四

重文三當爲一字且當以孝效爲之母教部說曰上所施下所效也

是合師施教弟子受教以爲言孝放也是受教者效從文文卽扑也

扑作教刑是施教者孝之所學育爲學爲韜效之所學育爲教教之

所學育爲數至於效則當爲效之小篆文部云交也師弟子五倫屬

朋友朋友以交而成火部校效一從交一從效而音義皆同則效效

豈非同字乎效象也與孝同意又與教之下所效同意教從言與效

同意又與教之上所施同意數學說曰覺悟也則先覺後覺兼之與

教同意禮記引兌命曰學學半亦兼兩義也以其子定其母則孝效

均當兼兩義而七字安得不為一字乎十一葉後四行之後

希部之古文希條及下條竝刪去十二葉前十四行十五行後十三行之

裴松之引孝經中黃讖讖為日載東亦以轉為東惟曹從曰非從日

耳十三葉後二行

希部說曰脩豪獸古文作希部中希下云希屬從二希古文作希引

書希類于上帝索書希作肆爾雅肆修毫是肆即希也釋文曰肆本

又作肆亦作肆音四索釋文之肆當作說文肆部之肆今之肆字也

然肆右半不訛肆左半不訛肆則全訛當作肆玉篇此字作肆左半

亦訛是書肆字作肆故知肆當作肆也竹君本篆作肆則左訛而右

不訛肆希皆羊至切而又曰亦作肆則與肆下所引肆類同也肆肆

古通用玉藻肆束及帶鄭注肆讀為肆是也然則肆仍是希肆仍是

希許君蓋以希讀同肆肆讀同肆以音之小異別之為兩字然說肆

曰希屬初不能別之為兩物也十四葉前十一行之後

左部雖無差而阜部陸從差聲許規切此如體之息委切祇是轉音

陸之重文增他書作墮有許規徒果二切然則差亦當是左之重文

此條為說文所無○卷十六
王珍泉一條當與此參看

右一類凡十一字改一為二十四葉前
十一行

惟豨下不云二帚也故附于末增之十四葉
後八行下

筠清館齊戾壘二一作𠄎一作𠄎皆借𠄎為壘雖文有剝蝕而牽連

之筆亦微異要可證也十六葉後
十二行

其為一象形一會意者丹部篆作月古作日倒正同字也甘部篆作

日受部韻本從甘聲許君誤以為從古聲而籀文設所從之月必不

可謂古字有此變形也月當作月乃日之倒文也與丹之兩體皆相

似又倒正同字正相符十七葉前十三
行之前增此

口部聶聶語也耳部聶附耳私小語也曲禮負劍辟咤詔之釋文引

何云口耳之間曰咤素說文無咤字何說與附耳私語合而音則絕

遠弟子職曰循咤覆手則只是口耳之間無言語意矣汗簡有取字

以為聽字兼以為聖字說文亦無聶取皆會意咤則意兼聲附之十七葉
為增意後

京從干上而辛不從羊上者蓋金刻辛字多作京古真先韻通辛似

是從一辛聲同上

艸部菲從酉之古文𠄎為聲酉部酋從艸酉會意補之十七葉一會
意一形聲後

秦始皇本紀之罽東觀刻石以怠旗疑尤治罽為韻知怠怡古不異

音卽尤亦讀如怡也十七葉後十六行

侶從人呂聲允從儿呂聲儿乃奇字人也呂繹山碑作臥卽今以字

亦從人呂聲特說文不收耳十八葉前四行後補此

言部訾下引詩翕翕訛訛或後人依今詩改經典作訾者多惟小

召吳作訛十八葉前十一行之後補此

偏刻體變增之卷八體同音義異屬之後互從篇之前

建首五百四十字他部從之而變其本形者大率取匹配整

齊無他意義其在本部而或變其形或變其義或析為二其

中亦有取匹配者衣部首袞終袞凡二十一字皆分衣于上

下所從之或聲或義皆閒廁于中央無一于字形取義者且

袞又有袍袞又有衿雖相別異亦不能于字形中得其別異

之故與隸他部之袞袞袞袞同韻部之爽𦉳部之幽皆然此

類皆不致說但取有意義者說之

八以分別為義故部中十一字而有閒隔其中者凡八字從八之小

率尤三部皆然采部義取分別而形與八又相似故繼其後○部中











公分也分亦是別故卜部州丫部廝皆取別義皆於中間隔之
行部字無論會意形聲無不間廁其中者則以行卽是路人必中道
而行也水部行亦取水由地中行之義行則形聲不廁其中矣非但
與行相避也



器部中五字皆分之上下實是分之四面與辨部字同法自器以下
大氏是衆口喧譁意器則無聲而有口故說器云衆口而不云喧譁
卽爲器字地也

樹從交在林中者本非林也樹藩也木部柵編樹木也二物相似皆
斷木爲之林則生木也柵從冊冊非冊書多木卓立而中有編之形
柵從交交非卦交木與木相連其間必有罅隙故交在二木中是柵
柵二字結體亦相似故受之以效部純主罅隙而言于卦交全無交
涉部中兩字皆形容之詞非實物也

受物落上下相付也又以標有梅證之然則梅者物也上爪是樹上
摘梅人之手下又有樹下拾梅人之手故部中字多以他字間受之
中以見其爲兩人爰箇受爭是也而夔雪之爲一人之手者亦沿之
尋五指捋也此亦一人之手則受在上而一在下矣尋音律以手理

線謂之守。吾鄉俗語也。惟叡字以形附。不取手義。

巫之古文。不言所從。小徐曰。口以歌。収以舞也。案口者諠譁也。巫多故。從口。小徐曰。収而二徐篆皆作。似。然無論。吾皆不能解。則以說解云。象人兩袂舞形。象人者。工也。工部云。象人可證。除工則仍是兩袂矣。夨之袂在口上。夨是兩手。又在口下。具在工下。殊難解也。○從異之字。戴之籀文。亦向外。飴之籀文。則向內。平安館撰彝。偏劬作。積古齋。號叔鐘作。筠清館作。我所得榻本。則作。一之器。文句竝同。而篆法不同。

夨部說曰。相背部中舞字從之。亦云相背。夨部繼夨部後。夨之蔓延。或東或西。有背之形。無背之意。夨部中夨字。變夨之左右相背。爲上下相背。故韋部繼夨部。而亦說以相背。且反覆申明之。而以皮韋爲借義。則是以韋爲違也。否則以爲數也。又不然。則夨與漳亦皆回邪背戾之詞也。而諸字之說。皆云韋聲。無言從韋者。卽經典中韋字。亦未嘗有背義也。此許君爲字形所牽制。豈可深泥而塗附之哉。且放此而去之○。則將以秩爲古文夨乎。抑將改之爲歟乎。微妙也。微隱行也。此兩義。今皆併于微。卽據古論之。從其義者。可別。

從其聲者，不必別徽之。籀文作𡗗是也。乃從微聲者有職字，以此爲例，則徽作繼可也。從𡗗聲者有激字，以此爲例，則作繼亦可也。我終不能得其意，似隨便作之，無義例也。徽徽放此，徽下云行于微，自當從微省耳。

勺部與口部同意，皆取其中有所容受，故無論聲意，皆注于其中。車部軍、缶部匊，皆從勺，亦同意，卽言部、旬、目、部、旬之從勺，省聲者亦沿之，而不改而橐部從口部之囟聲者，則又形意兼之，不但聲也。

炆部獄獄二字，但以形附，皆取伺察之義，非復兩夫相齧之義矣。獄當依西嶽華山廟碑額作燮，卽獄亦當作燮。獄司空之說可證也。周官司空雖闕，而司徒司馬司寇故存，無一作獄者，蓋此皆大官，不當以伺察爲能。惟獄司空所掌者小，故特製獄字，以見正名之義。而用之既久，仍以同音之司代之，故獄獄空之名不見于他書，卽許說亦但作獄司空也。玉篇獄息利息黎二切，辨獄官也。察也。今作伺覲說，文伺察字，概作司，見部覲司人也。與覲義同，而音小異。覲覲覲觀，也。七四切，與覲音義皆近。

能合所從之聲義以爲形，本象形之別種，而繼之者熊部，其體已誤。

以及部中罷字他部罷龍態及或能則能互見此寫者離析之非本然也當改

焚字本不甚可解說曰屋下鐙燭之光一非屋也何不從宀一可疑也云屋下則焱當在宀下矣乃二火在上。一火在下。二可疑也。焱火華也。下火壯而后。上有華。上華必小於下。火上一下。二宜也。焚從之。則上二下一華。安能壯于火。三可疑也。如謂古人之燭在室中。不在堂上。故有四壁爲之口。界在口內之火。此真火也。火之射戶牖而出者。則火光也。或自戶出。或自牖出。火旣不一。牖有樞。樞光尤多矣。故二之耶。果爾。亦非火華也。卽從焚省聲者。亦頗多可疑。第一可疑者。營從宮。則是宀而非口矣。祇有兩火。不可謂之炎聲耶。何熊從炎省聲耶。營訓市。市者必回旋。禁下云。縣叢爲營。營下云。回旋則其從營省宜矣。然又是口而非宀也。且營亦週市。營有北域。何以皆云焚省聲。而不云營省聲耶。然則禁營亦何必非焚省聲也。况從營省聲之營。從禁省聲之營。營全無理實。直是後人任意改竄矣。皆當作焚省聲耳。至於從焚省得義者。則有勞從勞省聲者。有聲營其聲與焚絕遠。蓋許君於從二火一口之字。其聲必不可合爲一。其形又無可附

麗故分熒勞爲兩類。乃說熒曰從焱口已涉牽強。而說勞曰熒火燒口。說字初印作門更不可通用力者勞。直難通曉。口者遠界也。郊野林門皆是空名。豈

可燒之物哉。蓋博訪通人考之於遠。皆不能通其義。許君亦聊存疑案而已。後學勿再塗附。

顛不作瀕。部中響及言部響。木部櫛亦皆不從瀕。恐夢亦是古櫛字。步在二水之間。是行于水中之象。步分于三之上下。坎爲水是自此

達彼。原始要終之象。非無義者比也。許君引詩曰。六轡如絲。則轡從絲。譬況之義。何以在絲部。然繩索紉

縻以麻爲之。締綌以葛爲之。而字皆從糸。則轡可知矣。分絲于左右。以蚩閒其中者。御者居中。左右手各執三轡。以聲控縱送之也。若糸

部之繼。言部之繼。則只是匹配。惟絕之古文繼。從二絲者。乃一絲絕之而爲二也。繼之則是連二絲爲一絲矣。乃仍是二絲者。只取反繼

以會意。則是又一世也。如易卦之有二世三世。○從繼聲之字十七。皆配以上下。惟繼配以左右。猶之從鼓聲之字十三。惟瓠瓠配以

左右。殊不便於作也。辨羣人相與訟也。部中辨治也。從言在辨之間。則是聽訟者剖判之

也辨辨皆是分別之義辨辨但取字形匹配辨者交也則合其異者
而同之也猶序卦之反受

說文釋例卷九

安邛王筠貫山學

展轉相從

有一字展轉相從而總為本字者。麗或域之類。兩字為一者。已見分別文篇矣。若夫ノ即肱也。加又為𠂇。再加肉為肱。門即垌也。古文加口為冏。或體加土為垌。膚𦏧也。加皿為盧。再加笛加缶為鑪。鑪與升高也。或體加尸為𦏧。再加彡為遷。登也。音義不異。是一字也。甘象形。加丌為其。仍象形。再加竹為箕。則會意也。网加亡為罔。再加糸為罔。巨規巨也。加矢為矩。說文無矩。當非。聲從之。再加木為桀。睿加又為叡。再加土為壑。是皆三字總為一字也。

有展轉相從而卒歸於本字者。𠂇拱手也。依一切經音義非。加甘為共。同也。再加手為拱也。肩即臂也。加彡為殿。擊聲也。再加骨為髻。則肩之或體也。亦即掖也。加夕而省亦為夜。再加手為掖。仍是亦字也。自借亦為因。端而及之。詞遂與掖異訓。且俗作腋字。以為肘腋。又與扶掖異訓。而唐之左省為左掖。尚如本義也。𠂇古賁字。貴字從其聲。而加艸則為賁也。宋古終字。加公為冬。再加糸則為終也。𠂇古廩字。加禾為稟。給

之稟再加广則仍倉廩也。一覆也。玉篇曰今為冪冪。即巾部幘字也。
 冥從一聲。幘天從冥聲。束木芒也。加刀為刺。爾雅釋草曰束刺則借刺為菜再加艸為蒺。即
 同束也。況乎蒺菜也。菜蒺也。雖菜楚草切古必無異聲。亦未必以艸
 木為別也。因部說云或說曲。蠶薄也。加玉為因。因曲也。再加艸為蒺。
 蠶薄也。谷口上阿也。加下為卻。節欲也。再加口為啣。則谷之或體也。
 量界也。加弓為彊。弓有力也。再加土為疆。則量之或體也。并引也。加
 林為樊。驚不行也。再加手為拱。則并之或體也。今攀字也。以上皆閒
 隔一字。而即歸本字者也。无气。帝不得息也。與詩亦孔之僂同義。加
 心為恚。再加久為愛。再加人為僂。此義許君本言先首筭也。加无為尅。銳意也。
 再加日為替。曾也。再加竹為簪。則先之俗體也。以上皆閒隔二字。而
 乃歸本字者也。且說解中亦有之。壬部說曰挺生為壬。是謂壬即挺
 也。加又為廷。再加手為挺也。下讀若呵。可從下聲。呵又從可聲。案說
 文無呵字。玉篇廣韻皆云呵同訶。又收之。三十八箇中云。噓氣竊謂
 可亦當訓曰噓气。噓吹也。下下云气欲舒出。勺上礙于一也。然則下
 從反勺是已。舒出也。與噓气意合。以上二字則說解所見正文無之
 也。

又有許君所不言而竊推測得之者。昇下云共舉也。加車為輿。再加
 手為舉。對舉也。唐韻。昇舉皆以諸切。是一字也。豈下云所依據也。恙
 下云謹也。隱下云蔽也。然孟子隱几而卧。趙注。隱倚其几。檀弓。其高
 可隱也。鄭注。隱據也。是皆依據之義。與豈同也。豈下云四方有水。自
 邕成池者也。加佳為雝。雝渠也。再加广為靡。辟靡也。韓詩說圖如璧
 壑之。以水與水。邕成池意合。詩禮又借用作辟。雝則三字皆通用矣。
 互為柩之古文。加心為恆。說文在二部。從
心從舟。再加木為柩也。○下云。○盧飯器。
 加大為忝。相違也。再加竹為筭。則○之。或體竊意三字固一字也。○
 象形。忝加大大者。蓋也。昏禮。鄭注之。筭。簠方言作去。籜。皆卽○。盧也。
 漢書。蘇武傳。去中實而食之。顏注。去謂藏之也。五行志。乃匱去之。顏
 注。去藏也。史記。周本紀。亦曰櫝而去之。雖訓忝為藏。與○為器名小
 異。然以靜字作動字用。古人往往有之。檀弓。子手弓而可是。以手為
 執也。公羊傳。吾為子口隱矣。是以口為叩也。陳遵傳。則曰藏弃以為
 榮字。又加升。升說文之。𠂔字也。算之古文。由𠂔亦從収。緣是器械。故
 収執之。若忝第以相違為義。則何以從収乎。賈下云頸飾也。加女為
 嬰。再加糸為纓。冠系也。此乃男子之纓。儀禮士昏禮。親說婦之纓。則

女子之纓也。鄭注其制未聞。又樊纓之纓鞅也。鞅頸韉也。凡名纓者皆在頸。則女子可知也。恐顛卽纓之古文也。鄭注昏禮曰：蓋以五采爲之。然則卽以之系兩貝矣。東下云：專小謹也。專句絕謂東同專也。專下云：六寸簿也。特以其字從寸。故舉其僻義也。壹下云：專壹也。則通義矣。媻下云：壹也。玉篇則云：專一也。是東專媻三字一也。而專下之紡專則媻之古字。媻下之媻媻則重言也。卽玉篇所謂可愛之兒也。皆引伸假借之義。

五經文字引跨字。說文作踳。以跨爲經典相承。案干跨步也。卽以重文爲說解。加大爲奔。再加足則踳矣。張氏所說與說文例合。集韻四十禍以踳爲跨之或體。

止部說云：變也。從到人部。中化下云：教行也。則與匕異義矣。鬼部愧下云：鬼變也。似卽匕之分別文。其云變也。同。而加鬼字者。以字從鬼也。然人不可到。到之則是化去矣。孟子所謂比化者。無使土親膚。化卽此匕。變匕則變匕而已。何鬼之獨異乎。

匡盛子弩矢器也。引國語兵不解。匡今國語作翳。韋注翳所以蔽兵。玉篇匡所以蔽矢也。羽部翳下云：以羽翳自翳其省。則翳自有隱蔽。

一義然毆從医聲別為一字翳從毆聲則與医同字
口回也韋從口聲圍又從口韋聲云守也案楚公子圍徐廣曰史記
多作回然則圍亦口之近字也

母從子

六書通以兩從从也而曰部首母也部中字子也从屬入部而兩為
部首不當從之原文更不可通案此亦用心之端然說文主於分別有從之
者卽立為部首無從之者則不立為部首原不以母子為拘拘也若
立从字為首而兩字屬之則兩滿二字將何所屬乎夫五百四十部
首母從母者致多而母從子者亦時有之恐人誤聽閔氏之言以是
致訾於許君故采錄焉葦從辰部之辱聲從支部之莛哭從炆部之
獄址步皆從止部之少行從彳部之予向從入部之內異鼻皆從丌
部之界史用皆從丨部之中皮從爪部之爲教從子部之孝頤從丌
部之百豈從彳部之微會從八部之曾章從口部之回然非也回爲正小篆改
作囙則不象形矣章之回
同從回二字當則齒故此康從弓部之弓綴從米部之臬瓠從大部之夸宮從
呂部之躬寤從夕部之夢卯從卩部之夂丸從厂部之仄危從厂部
之仄長從儿部之兀能從己部之臣夊從干部之羊奢從白部之者

頻從林部之涉。鹽從臥部之監。戈從厂部之弋。戊從卜部之卜。風從
二部之凡。黃從火部之炆。金從亼部之今。然則母從子者。除兩從从
尚有三十六部不爲少矣。況兩下不云從从。則从下之兩從此一句
其爲後人孱入不問可知。何彼三十六部皆不譌。閔氏皆未之見。獨
見此一部之譌。文邪爲字學而讀說文。猶之經也。尚且如此。草率宜
其書玉石雜糅也。且兩從此之爲後人加也。試舉隅以明之。厂下云
虜從此。玉篇曰虜身從此。而曳字從厂。義兼聲。少覺深曲。卽不知舉
之也。覓下云寬從此。覓字隱僻。卽不知舉之也。是知此類語皆讀說
文而粗淺者之所札記。我尚不屑爲之。而況許君乎。蓋作書自有體
裁。脈絡必須貫通。覓下云凡覓之屬皆從覓。而寬覓下皆曰覓。聲互
相筦攝。莫不賅備。乃贅寬從此一語。掛一漏萬矣。設從之者有數十
字。將一一舉之乎。然幸兩從此之箋於从下也。若徑箋於兩下。孰能
辨其僞乎。

說文與經典交易字

檇木也。丑居切。案此幽風采荼薪樗之樗也。又曰樗木也。以其皮裹
松脂。讀若華。或作樗。案此今人貼弓之樗皮也。玉篇樗。敫於切。惡木

也同七月毛傳 獲胡霸胡郭二切木名樗同上廣韻九魚樗丑居切惡木四
 十禍不收樗而樺樺亦分收之集韻四十禍以樗樺為一字住部雇
 或作鶻此樗讀若華之證華古音盱與戶零疊韻也楚詞大招朱脣
 皓齒嫕以嫕只王逸注嫕好貌也廣雅則曰嫕好也此亦樗零古今
 互易之證又廣雅卷一嫕嫕妬也卷五嫕嫕也則是以嫕嫕為一字
 亦可為翁證邑部郭右扶風縣名胡古切玉篇 鄆地名呼古切玉篇兩
 收鄆一在郭字上注同說文一在邲字上與說文次第同注云呼土
 切魯地名廣韻十姥侯古切內收鄆字云縣名在京兆府本夏之扈
 國秦為鄆縣也呼古切內不收鄆字案玉篇廣韻音切鄆與郭疊韻
 恐卽是一字故廣韻不再收說文之收亦似後人附益故云地名說
 文不言某名也玉篇兩收尤為駭異殆亦嫕嫕一字之比○綱目集
 覽樗里子下引索隱曰樗當作樗音摠案此說與說文篇韻皆合而
 汲古閣刻索隱單行本未見此語
 職下云記微也是經典識字義也論語默而識之多見而識之是也
 識下云常也一曰知也是經典職字義也釋詁職常也是也蓋知識
 主發猶云神以知來心火藏陽也開竅於口故識從言記職主納猶

云知以藏往腎水藏陰也開竅於耳故職從耳經典中互易之不知始於何時然尚有存者楚詞九章章畫職墨史記屈原傳職作志莊子繕性篇心與心識釋文向本識作職云彼我之心競為先職矣是其徵也說文所用職識字亦盡為人互易矣然亦有存者史部說日記事者也故事字即在部中曰職也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也讀說文者以職事為恆言誤解事職也之職為周官大宰之職之職幸得不改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箋表職書也呂氏猶作職而今說文反作識此後人改易之明證也顧鈔小徐本此部棊職也大徐本作識也此亦宋槧猶存本文也艸部蔭下云黃蔭職也亦本作識而今改之夏小正采識可證校者以釋草職黃蔭肌揣說文無職則偏翁為後增故改識為職以合之不知廣韻作識雖加艸猶從識也巾部微幪下皆云幪也說文無幪小徐韻譜微幪下皆云識也左昭二十一年傳釋文引微識也士喪禮注故以其旗識識之案上識字即幪字下識字訓記今禮記少一識字然則不通之人改易經典不可究詰明非許君立異也

拏牽引也案此紛拏之拏也典籍多作拏拏持也一曰誣也案持也

一義。尸玉篇拏字注之手拏也。誣也。一義。卽女部媵下所云誣拏也。
大徐作拏以今字改之廣韻賢媵也。廣雅賢論拏也。其意已如今義也。唐韻拏拏兩
字皆女加切。非也。拏當如玉篇女豬切。餘詳句讀。
平部童下云。男有臯曰奴。奴曰童。人部僮下云。未冠也。韻會曰。說文
童奴也。僮幼也。今以僮幼字作童。童僕字作僮。相承失也。後漢書循
吏傳。童恢。章懷注。謝承書。童作僮。然則姓尚可以改易。何況其他。
禾部種下云。孰也。種下云。先種後孰也。稇下引詩。黍稷種稇。今詩作
童。省形存聲也。設本不作種。何由省之。而作重乎。周禮內宰釋文。種
本或作重。則知周禮與詩同也。又曰。案如字書。禾旁作重。是種稇之
字。作童。是種殖之字。今俗則反之。
沈辱醋酢。懽懽。寢寢。翰翰。此五偶皆已見句讀。

列文次第

叙曰。同條牽屬。共理相貫。此謂五百四十部之大體。以義相屬也。又
曰。雜而不越。據形系聯。此謂五百四十部之小體。以形相屬也。而卷
首一部說云。道立於一卷末亥部說云。亥而生子。復從一起。且寓循
環無端之義矣。而楚金部叙。但據義。段氏注部首。又但據形。皆蔽也。

至於每部列文自有條理與部首反對者必在部末久部之斗是也若無從尸之字則亦必在斗部末矣疊部首為字者必在部末耳部聃聃是也且可知示部終以示不得復贅禁禫二字十部終以甘不得復贅射字也至於部中字之先後則先實後虛先近後遠諸大部無不然者其或無虛實遠近之可言則以訓義美者列於前惡者列於後如言心等部是也艸部有變例三姑舉之以為一隅焉莊字居首者凡上諱皆在首以尊君也故不復解其義段氏謂莊字不出非也以下列菰字者亦變例也字既從瓜不得入之瓜部而注之曰從二瓜從艸雖有瓜字而以微弱為訓其從二瓜乃譬況之詞是虛字也菰即瓜固實字也說文之例實字為部首者可以收虛字虛字為部首者不得領實字故不能立瓜為首而列菰於其下是以特列艸部之首以表其為變例也芝以下三文瑞物也藁以下十二文嘉穀而閉以稂莠也自蘇至蕪皆菜自苹至落皆艸名也自芽以下則虛字矣直至第字皆論艸之榮枯也而苑藪閒廁其中者毓草木之所也自苾以下八字仍承上義特集香艸於一處惟芟字不與雜字相次為可疑自荐至茵皆艸之用而菜蔬亦在其中惟菜字在前不次耳自芻至蒸皆

馬艸燒柴也。菌蕈斫三字。太艸義太遠。故在末。芄字亦當在此。不當在卉字下。蕉字當與葩芋相次。蒜字當與薑蓼相次。葎字當與苕藉相次。皆不應在此。而卉字當殿全部之末。不應此下。又有兩字也。左文五十三重二。大篆從艸。此例爲它部所無。故其序字也。再以實字起。小徐失此區別之詞。而於虛字之後。再序實字。則失次矣。自芥至藟。皆艸名。菜名。芑字不與釁相次者。以有從艸之異也。自葆以下。言艸茂草。藪皆微物。蓄字去艸。遠春字當在部末。菰字不應在其下。或後人亂之。芻字則茂堂明辨之矣。○說文校議曰。左文五十三重二。大篆從艸。小徐無此條。他部亦無此例。許君敘言。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則大篆卽籀文也。乃左文蓬籀文。省作葦。從艸之言。竟復不驗。他部次字。以類相聚。審觀左文。則艸篆前都有此類。顯非原次。此條必校者輒加也。議刪其說。艸字也。曰依說文大例。艸字當作部末。今艸後復有芄蒜及左文。必舊本脫落。校者據多本補收也。筠案果據多本。則其本亦當類聚。卽照樣迻謄。一過足矣。何必使多者續於後耶。又疑葦不從艸。尤誤。此五十五字者。無論正文重文。一切從艸。苟夾一從艸者。於中轉似其餘。不從艸。且漏一不從艸之葦矣。推其所以。

區別之由良以它部籀文未有如此之多者此既連篇累牘故變例以表之且省籀文鑲橋屢言重文例得見注中於此乃疑之乎

兩字為名之物必使相從如珍璽二字相連是也然有一字而為兩物之名者則不使相從亦所以醒人目也如薏苳一物也苳苳亦一物也而薏苳苳三字各在一處者蓋薏為苳苳之專名苳為苳苳之

專名苳字則華盛為專義故各從其類列於三處

奉部最為明了首覃字者司察而捕之也得則執之矣故受之以執既執則入之獄故受之以圜匿情則反擊故受之以蓋惟訊籀在論報之先而先報後籀為不合耳而至篇亦如是且蓋字在部未尤不

合也

浪下云滄浪水也而滄以寒為正義故別與泔滄也觀冷寒也類列廣韻十一唐浪魯當切滄浪水名唐韻亦必有此音大徐用其來容

切者用為波浪既久漫然引用不加察也尚書滄浪之水得疏無說周易為滄浪竹疏謂竹初生之色紫蓋謂其色青白則滄浪亦謂水清也吾鄉

物能統事事不能統物有物而後生事也故部首屬物者部中有言事之字部首屬事者部中無言物之字如日月物也部中無一非事

發後曰發發連語欲以益為用故可類例
韓昌黎詩多有之非生吞活剝以就韻也

者手足物也。掌、拇、指、拳、擊、居、首、蹠、跟、踝、跖、踣、居、首、仍、是、物。以下則皆
事也。兩部之末、拳、搦、及、路、又、是、物、者、乃、因、手、足、而、生、之、物、非、手、足、之
本、物、也。才、事、也。部、中、字、無、一、物、乃、行、亦、事、也。而、術、街、衢、衝、衝、皆、是、物
者。詩曰：示我周行。行即路。本是物也。惟一字所統者大。故天吏皆在
其中。不與它屬事者同。其它偶有變例。各隨文說之。
酉部次第甚明。劃雖有數字。不合然大局不誤。或尚未甚倒亂也。蓋
許君本謂酉酒一字。故酉部之首先列酒字。部中說解之從酉。皆即
從酒也。作酒必以籟。故醪醑先焉。有麴即釀矣。故醞釀次之。釀之
則熟。故畜次之。既熟必蓄。故醕醔醕次之。蓄之則分名目。別色味。自
醴以下十一字。皆酒名也。自韮以下四字。依小徐補皆酒味也。自醕以下
三字。皆酒色也。於是。可以飲矣。自酌至醕。皆飲也。飲則或樂。或亂。或
致病。而謁醫。故自酎至醫。十二字次之。酋下說專主乎祭事。以為言。
故特記於酒事。既畢之後。而酢醬之類。皆藉酒而成。故竝在酒事後。
醕訓雜味。而醬。醬則義闕。故殿焉。惟其中醕。不與醴類。醴醕皆一
宿酒。而不類。醕為薄酒。與醇醪等字相反。而不類。醕為黍酒。又
不與前諸酒名類。醕訓醕祭。而不與酋類。醕恐係後人亂之。然王

篇亦無大異。但少收醕字。無從知其改造之迹也。○醕字段氏依玉篇改爲醕。案兩書不必盡同也。如彭部。髻說曰。茸省聲。玉篇果作髻。不省。今醕字依顧氏刪艸。不將於髻字依顧氏增艸乎。且耐下釀上之醕。訓曰濁酒也。玉篇作醕。莫公切。亦曰濁酒。幸而後增雜字中有醕字耳。不然段氏不又將改之乎。

邑部列字失次。殊不可解。竊謂自邦至鄙。皆統名也。以之冠首。自是以下。似當先錄三代時國名。以漢之郡國繼之。而依地理志序之。其縣邑鄉亭各附所隸郡國之後。其第云地名者。蓋不知所屬者也。概列於末。而鄙之爲外夷者。終焉。今本絕無眉目。豈許書本真乎。周官肆長云。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此二句。卽許君列字之律令也。

列文變例

許君之列文也。形聲字必隸所從之形。以義爲主也。會意字雖兩從而意必有主。從則必入主意一部。此通例也。顧說文以字形爲主。形聲字一形而其形或與字義乖隔。會意字兩形或並與字義乖隔。蓋許君記字之時。去倉頡造字之時已

二千餘年矣古義失傳胡可詳究此例之所由變也其形既
然卽第以形附麗焉諸大部有倫理之字多故附其義遠者
於末猶易見也若一部數字者第見爲雜亂而已不知乃體
例所拘也故擇字之不與部首比附者具說其意埃覽者正
馬

艸部箇糞也人不食艸安得糞中有艸此借艸以會意特取其蕪雜
意也

八部介會尚詹余五字與今部說解八象氣之分散相合與八字本
義絕遠許君蓋無如何凡無實義之字爲部首者大率類此

台而從口是山猶有口也其爲引伸太遠故居部末
本部自口以上皆人之口故以
爲引伸之而爲台固無本意故在末也

疋部𠃉疋二字皆會意而兼疋聲則以𠃉入𠃉部疋入疋部可矣雖
疋所從之爻由形得意而非本義

得意而非本義部首說解有足雅胥記四義無通意也况𠃉下旣云
從部爾下云其孔從亦由
形得義謂其孔窻麗爾也

門戶疏窻此意字在穴部疏通者疏通也
段氏誤以爲爲同之俗字矣乃不曰從𠃉而曰𠃉象疋形此語殊不
可解𠃉下已云象形於此不須複說又嫌於𠃉不成字且𠃉卽是𠃉

不幾於囟象囟形乎余於此部多窒礙當問之

本部祇三字皆所通切
部亦祇三字皆力就切

器下云眾口也故器以下四字訓聲訓呼聲從口出也若器字第說

之曰象器之口不復言從器器无聲也即其從犬亦不可解古義失

傳許君亦望文為說而已字隸器部而不從其義故在末或謂當依

八分書作器妄也變犬為工猶因作𠄎變大為工幸變天大皆作

土耳此自是隸變不可以說篆文周公望鐘銘作𠄎散氏盤銘作

𠄎皆犬形也又周一觚一鼓有𠄎字釋者以為器字

似未確

谷部酉下云從谷省象形案第當云象形耳谷之與酉各自為物不

相及也省谷為酉再省始為酉亦不徑云從谷省何不用烏部例

商蓋無可隸之部不得已而入商部也其字從矛而其義為錐大小

不倫不得入矛部然又非聲不得入曰從矛且字在商部而不云從

商從矛者竝非從商也錐之穿豈有言語之義因穿與入意同商從

內內從入遂展轉而從商字遞從之入字耳即不然入內也內入也

兩字同意商亦從內意耳總於商字無涉小徐作商聲則非意兼聲

則可而在某部即必言從某乃定例也然則何不入矛部不較為易

解乎。惟其尙字尤難解。斯必入尙部。它部多有此例。許君非曰。因難見巧。正所以極表其無如何也。○尙字亦由尙所從之內生義。故說曰。從外知內也。猶贅下云。教貝。猶放貝亦因教從放也。今人鼻錢。猶曰教備。而壬部望下云。壬朝廷也。則轉以加又爲廷。而得是義也。一減一增。是又假借之兩門矣。

諳者競也。善字何以隸此部。將無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有爭自濯磨意邪。小徐通論下篇有善字。或亦說文本有而今。悅邪。善疾言也。則亦爭競意也。

𦍋部收對字。乃𦍋嶽相竝出之意。之引伸也。以說解無方二字知之。然此字似當入口部。從𦍋則無方也。從寸則有法度也。乃便唯謹之意。又𦍋嶽未見它書。似與權柞鄂也。之柞鄂同意。乃連絲字。形容之詞也。凡艸木叢生。必爭高競長。博古圖對字從土不從口。是知漢文帝初非杜撰。

𦍋部僕苟入之人部。而曰從人從𦍋。𦍋亦聲於文甚順。惟其意重𦍋。故入之此。

𦍋部收𦍋字。義全無涉。特以形似而附耳。既云血祭安所用。𦍋乎。又案血祭二字。極爲斟酌。孟子趙注。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𦍋。郤因以

祭之曰釁則望文為義矣而公羊僖十九年傳叩其鼻以血社又前乎此矣夫釁鐘釁鼓釁器猶可曰以血塗之豈春官天府釁寶鎮及寶器亦可以血塗之乎故知許說是也重器必祭而禮異人鬼故用血脊而無膾熟至於釁之為際以聲借非以義借不必附合也鐘鼎文借釁為釁又將何以說之乎

門部說云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門之形案止部有少而𠂔部即云從止少步部即云從止少相背尸部有身而卯部即云從尸身其不為部首而在本部中者如久部有干而𠂔在𠂔在其中則曰從久干相承𠂔部有𠂔而久在其中則曰從𠂔𠂔在𠂔在其中則曰從久干相承𠂔部有𠂔而久在其中則曰從𠂔𠂔在𠂔在其中則曰從久干相承𠂔部有𠂔而久在其中則曰從𠂔𠂔在𠂔在其中則曰從久干相承𠂔部有𠂔而久在其中則曰從𠂔𠂔在𠂔在其中則曰從久干相承

武尸身一義合而為卯推之久兩部義皆相成故說解亦取其義惟𠂔為𠂔據𠂔為控持與戰鬥不倫故亦別為說解此做所云據形聯系也考說文釋文以𠂔而凡相對九經字樣亦引說文從二凡則與門從二尸𠂔從二臣一例似凡部本無𠂔字後人加之支字以竹枝為正解其云從手持半竹第以解字形耳而所屬之敬下云持去也與持半竹之持相黏合太回穴矣似敬當以箸為正解

乃與支相比附。箸下云飯。飯也。汲古本從支作飯。此由後人別作飯。字訓箸而以飯專爲傾。飯之器也。今人誤用或讀者誤謂飯鼓不同。乃改爲持去邪。又吾鄉以箸取食品謂之飯。或持去卽指此邪。聿部收筆字與其字在箕部正同。蓋皆一字也。經典之用此四字也。各立門戶。竝無此強彼弱之分。而許君以其爲箕之古文。不以筆爲聿之重文者。以音辨之也。經典讀其如姬。如記者多有。而聿筆異讀。故聿下云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筆下云秦謂之筆。初學此引此四字亦連念爲一。惟另作操爲異。其詞相連而及以見其爲一物而以謂之別其爲不同音也。律亦從聿而不入此部者。此名以音不以義。與弗同例。又案從聿諸字。皆書寫續畫之事。而聿所從之一。又是聲非義。則帶固早是筆形。且字作帶亦當是手持半竹。與支同體。特顛倒之耳。所以次於支部。後恐又持中之說亦不必然。

臣部臧祇以形附義全無涉。

莊子臧三年則是臧獲之謂與臣蓋合然許說曰善也初不取此爲說

支下云小擊也。案尚書扑作教刑說文無扑字。支卽是也。又手一物。卜有在上在右之別耳。其器名支以器擊之亦曰支。故部中之字卽從器義。不從擊義。且或第從又取義。攷字亦不主於擊。特其器不可

少耳惟字從又故許君以擊說之○或問楷書反字答之曰今人以
反爲正以文爲俗誤也說文所收之小篆皆從反古文籀文皆從今
文卽今之變文也人變爲人者如旌旗從𠂔乾從𠂔𠂔皆變人爲
人也又變爲人者如丈篆作𠂔與文篆作今又變人而連書於十之下也
豈可斥爲俗乎且楷從反者有鼓敲𠂔三字不必尊古籀文而改爲
𠂔敲𠂔也它字皆從文卽亦不必尊篆文而闕古籀文也或有刀辨
變當作變者則更今作更豪無景響何不聞其力辨之也推其致誤
之由則以篆生隸隸生行行生艸三語註之不知李斯作篆王次仲
作八分程邈作隸兼助李斯作篆皆始皇時人是知篆隸八分猶之
兄弟而古籀文乃其祖禰人之貌有似其父者亦有不似者旣不以
反之不似其父者爲非其子更不得以文之似父者爲非其子也雖
然此就說文論之耳若鼎彝銘文從反者皆作𠂔仍從古文卜字則
今人之說亦有理然楷已變篆而欲正篆之誤乎卽如於字能使之
象鳥形乎猶之此矣竹君小徐本古籀文亦作𠂔

臼部中字無一與部首相合者此又許君無如何也部中字之說解
皆曰詞故說白曰詞言之氣從鼻出與口相助聊爲黏合夫天門常

開地戶常閉鼻不司詞口不司氣而百字更不可訓以詞也則用自由也之說而曰從一白又曰數十百爲一貫相章也以釋從一白之故蓋漢錢一緡與今同法一百者一貫之所自每百爲之區別麻章明也然古之刀幣必不能十百爲一貫蓋古義失傳許君聊以漢制說之耳○說云省自者詞言之氣從鼻出與口相助也段氏謂上從自省下從口愈證成許君語病矣許君所以言此者爲部首是鼻而部中字無一從鼻義者聊爲此說以統攝之然殊不必如自部祇一鼻字而說其義不說其形夫下半之冂非字誠不可說並上半之從自不出者宀不見之義與鼻無涉也竊揣自白之本形蓋作自白上狹而下濶乃鼻形中則鼻上紋故多少皆可它書有作尙者未始不象形不可以下半爲口○至篇不立白部部中字檢之未得惟者字在老部乃以楷書相似隸之全無義矣

羽部翟下云山雉尾長者是佳爲主義羽爲從義當與雉同入佳部不比翡翠翬之諧聲不得不入本部也特以其尾長與部首下長毛之說合故隸之此佳部說曰短尾則不合也然鳥訓長尾佳訓短尾亦就字形言之耳雅雉尾皆不短雉尾尤長皆從佳也鴛鴦鶴鷺水

鳥之屬多短尾皆從鳥也。且隹部之雞雛雁離雀雀離其籀文或體皆從鳥。鳥部之鴛鴦鷓鴣其古文或體皆從隹。豈尾在短長之間可以任人指名乎。至於堆鳩則訓曰肥大固當無論其尾矣。又案羽部翰翟翡翠翬五字外無鳥名而翰翡翠皆以青羽赤羽得名者。翬則五采備者也。將無翟之羽亦有異故特隸羽部邪。翬翟皆古夫人之上服亦或以此。

翬不用羽爲之而其用與翬相似故在羽部末。

隹部獲字三義皆與從又持隹之說不合。小徐所言略相附屬。案玉篇以獲舊繼隹之後皆鳥名也。獲殿於末其義遠也。或說文原次如是而顧氏從之也。

鳥部祇寫焉二字。下半本同。不云從鳥省而祇云象形。極得變通之道。雖此三字各有從之者。亦可分爲三部。說文一部一字者。凡三十部矣。何獨於此合之。合之而又不相從乎。貴之也。故於焉下發其旨。而朋燕二字牽連及之。如或燕字下半亦如鳥。則亦必入此部。不使之一字爲部矣。乃或因焉亦是也。句連上論燕字之後。遂云焉燕同字。果爾何不列燕於此而使別爲一部乎。且此文以凡字領起而

以故皆象形結之彼固句讀不知也獨是馬亦是也許君終不能言其所以可貴如羽蟲之長云云者而第以例推之謂凡象形者卽必有可貴云爾宜夫已氏之目昧也

犇部畢字第以形附玉篇在部末是也

虫部鼈於小謹之意太遠故在部末玉篇反在惠字前何也將無虫馬之鼻乃正義邪又案說曰虫馬之鼻是謂虫字爲兼象形之指事今穿牛及橐佗之鼻者以大頭木穿其鼻而繫木之小頭以繩U繩形也日鼻形也U則木形也乃虫之固是事也

豐器名也部中之豔則從豐引伸之義故再說豐曰大也

部主否二字皆以形附

丹部彤下云丹飾也此字飾意重當入彡部彤字與彤同意固在彡部不在青部矣然如持一佳爲隻二佳爲雙兼持一禾兼持二禾說解中明言之許君非忽略也隻在佳部雙在雥部兼在秝部至爲的確而兼獨在又部不與彼三字一例而與彤字一例不歸所重之部豈偶然變之以示會意字不必盡分主從邪抑許君偶忽之邪且彼四字者本皆以又爲主而其所以分別則在乎一二故轉以禾佳爲

主亦變例也。○又案秉以禾為主義。彼有遺秉是也。兼者不必是禾。以又持二禾表其為兼而已。故秉持一禾之語在兼下。特以證成兼字之義。而非謂秉果是一禾也。秉者把也。刈禾之時。一把當有數十莖。豈止一禾而已。故秉下云從又持禾。不云一禾也。

靜字從青。殊難索解。既無可隸之部。許君第以形附諸君。曲為之說。是塗附也。

井部刑剗二字。皆從井引伸之義。蓋刑法與剗業者。必皆井井有條。理也。又案訓井為法。以說刑從井之意。則與刀部刑字大異。刑者剗也。剗者

司。司可謂之殺。部殺司字。刑即所謂律例也。刑法志當用此。今刑部印文作刑。是其

意重井。改邑不改井。刑法亦精密森嚴。不可改也。從刀舉其最重者。言之。五刑五流五罰。皆在其中也。故說曰。罰臯也。原其意而補之。非

真以罰釋刑也。段氏謂刑系諸執法者是也。而其說不了。○初學記

政理部刑罰篇曰。春秋元命包曰。刑者側也。說文曰。刀守井也。飲之

人入井。陷於川。刀守之。割其情也。網言為罾。刀守罾為罰。罰之言內也。陷於害也。一切經音義。分別業報略集。引春秋元命包云。刑字從刀從井。井以飲人。人入井。爭水。陷於泉。以刀守之。割其情。欲人畏慎。

以全命也。初學記注中亦有此句。故字從刀從升也。筠案元應所引元命包與徐堅

所引說文全同。而引說文之前固先引元命包。則說文曰三字或徐

氏誤記。或傳寫誤增也。其說罰字亦異於說文。或亦出元命包乎。許

君之言平正通達。苟非字形與字義不相比附者。如持刀言則一有纖仄

之詞。吾即疑為後人竄易。不得見它書中此等謬語。遂取以補苴說

文也。漢石經論語君子懷刑是法也。德刑之分猶之祖述憲章耳。今本作刑是喪死也。

人部舍字以形附說曰從人。中。這象屋也。人乃棟宇及梁之形。中即

艸也。市居曰舍。不過茅茨也。又曰口象築也。築謂牆之四周也。經言

築城築園築室皆謂牆。又案魏三體石經遺字作舍。從口余聲。然

則舍當入口部。從口余省聲矣。然余字固從八舍省聲也。或魏人率

意加兩畫乎。博古圖舍委鼎命字釋為余則舍當從命條。

倉部倉以形附說曰鳥獸來食聲也。玉篇食下有穀字。今本說也。補

此字乃與倉微有關會。下引書則重言之。形容之詞也。與食穀聲豪

不相涉。公羊定十四年以頤子脫歸釋文倉二傳作詳。

矢部發知矣三字以形附。其為引伸太遠矣。又案發下云從矢。取詞

之所之如矢也。上已言從矢。此不當再言。知此句為後人箋記以為

秩知矣三字總說非許君本文也

夏夔夔三字頭及手足皆具何以獨重足而入又部
高部毫字以形附又虛字不當領實字

舛部舞牽二字皆以形附但以相背字黏合之用足相背之用當依
兩穿相背改作兩兩人舞則足每相背一人之足安能相背牽下云
兩穿相背者軸之兩端各有一穿皆以鍵轄之使輪不外出故牽字
分舛於上下象鍵在軸之兩端也段氏謂每端作兩穿則將午貫之
乎無益於事有損於軸段氏不達物情往往致誤

木部梟字以鳥名而在木部蓋磔之而懸頭於木上且鳥字不全也
今律文梟首雖當用梟然所以借梟者亦取頭在木上非徒以聲借
也若從全鳥則與集字同義矣五經文字所引半不足信不可據改
又隹字從木不可解故附部末非失其舊次也

林從二木非云止有二木也取木與木連屬不絕之意也故部末有
森字木不能生木上謂平林之中有翹出者則上木與下木枝葉相
爲重疊尤陰森也故本部中字皆叢雜茂盛之意與木部字微別惟
麓字不甚合本義焚字則從木得義以已有粉字故從林耳然不在

部末者森從部首而加木與疊部首爲字者同定例當在部末也
出部末收黽不安而後出出非黽之正義也小徐乃列之糶字前非

也

糶部索字南三字皆不甚合本義

稽部中兩字皆從稽省省則不成字而不入禾部者爲其皆從尤也
然兩部字皆以止爲義自可變通而合爲一許君務爲分別致此拘
泥

昌在日部而不在部末可疑似當入日部

暄瞽昏昆咳五字之義去日遠故在部末然此下猶有瞽字者其說
曰日無色是日失其常也故以反對之義終焉先暄瞽等字而後瞽
字猶易之游魂歸魂也其曉昕二字則大徐誤當依小徐列於晰字
下

族矢鋒也則是矢爲主意似當入矢部不知何以入於部

晶部疊字以晶從三日附非本義也

米部梁下云米名也此許君拘處禾米一義梁自是穀名耳乃糶字
卽以爲穀或米字係禾字之譌乎

繫下云牙米也。牙乃芽之省借字。平淮西碑葉牙其開同此米則不能芽而非有米不生芽也。以字在米部故云爾也。九章算術音義引作米牙蓋是猶本草之麥芽也。

籟不以米作之而字從米。古人不拘拘也。糗說曰麩是其比也。鞠則從麥矣。玉篇則作麩矣。許君蓋以籟爲古字故不於麥部收鞠爲正文而以籟附之也。

竊者不必米也。而云盜自中出則非由穿窬而入不得入穴部。家人所竊不過米鹽雜物耳。故附米部。○廿古文疾。禹古文僕。與以。下云兩從此皆一類。總係後人箋記寫者誤入。許君正文重複而又掛漏至爲不通。段氏不悟力爲疏解辯駁無事之擾也。

臼部自直以臼爲穴乃部首下掘地之義。如今人言窠臼是也不入人部者重其陷也。凶部繼臼部後者亦以臼象掘地。

赫部徹字非本義故再說之曰赫分徹之意也。以明其爲引伸之義。宙下云舟輿所極。猶言舟車所至覆也。自爲句猶言天之所覆以六爲天也。本部字皆從宀之本義。而宙字獨否。故在末。

罔部署罷置詈罵五字義皆遠。罔之從罔則於象形之外別生象形。

之法。畧則轉從罔所從之口爲義。二字雖與彼五字小異。要皆由罔之用而假借之。

列文變例當以烏部爲極。而巾部卽次之。日部字必言從日。月部字必言從月。此定例也。惟烏部字無言從烏者。故爲極變。巾部字無一言從巾。實則從巾之正義者。自帛至帑。七字而已。幣字不能入帛部。故附此幅幌則遠。帶幘稍近。自帔至帑。大抵下垂之物。巾下垂。故從此義也。而其中巾。幘。幘。爲一類。帖。帙。爲一類。帑。幘。當與飾。幘。爲類。今本次序似不合。自幘至帔。大抵以布爲之者。字形則布從巾。字義則巾從布。諸字轉從布義矣。而帚。席。幘。則又以艸爲之者也。幘與帑。又各爲類。自布至帔。自爲一類。部末幘字。已見存疑。大抵種族之多。莫多於此部矣。

壬部惟微字從本義。望下云壬朝廷。至。下云壬微幸。各爲壬字別立訓義。固已足見其意矣。蓋許君於壬字先不能決也。曰從人士矣。而又曰象物出地挺生。則變士爲土。而上半直非字也。大徐所謂人在土上。猶是和合兩說。未有折衷也。字與部首不合。於說解見之。亦是一例。它部多有。量字形聲義無一不回穴者。蓋失傳也。旣云從重省。不得不說之曰

稱輕重實則輕重屬權不屬量。彛本形聲字非從其義，卽不得云省。祇一日字，又何由知爲彛省？古文從口，又將以爲何字之省乎？聞疑載疑闕之爲是，後人從爲之辭，益誣許君矣。大徐用唐韻呂張切亦誤。案當力尚切，旣從俗分四聲，則五量乃其本義。稱量則引伸之義也。○量字以周禮量人說之約略可通，其職曰掌建國之法，則從日者所謂以土圭正日景也。又曰軍社之所里注，里居也，然則營后官量市朝道巷門渠，其各有所里可推也。字之下半直當是從里耳。惟餘俯仰兩曲畫不能解之。

監臨皆不從臥本義。詩天監有周，照臨下土，上帝臨女，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書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若日月之照臨，皆天君之詞，自上而臨下，其形必伏，故取伏意也。

欠部字瓜剖豆分，從本義者首二字，自吹以下八字，及歛歛歛歛四字，猶爲近之。蓋欠字從人從反气，故气之類從之，欠之形則張口張口則欠缺，故口之事從之，欠缺之事亦無不從之，歡欣者气舒，其字十歛歛者气歛，其字九怒者气暴，其字五欲欲者意中有欠缺也，歛者腹中有欠缺也，其字七次者品第欠也，欺者事實欠也，歛歛之類。

則直以欠爲口。歎則閉口。正與欠反對矣。約略說之。君子察焉。大抵中
字有張口

不
係
意

影部鬚鬚二字皆鬼魁事也。畫鬼者蓬其頭。故入影部。魁從
卩此意

司從反后。后之字形向右。司之字形向左。以右爲內。左爲外。故說曰

司事於外。而詞之說曰言外。是以隸之然竊意詞入言部爲宜。以詞
去。臣意太遠也。豈許君欲特表其言外之義。故入之司部邪。○鐘鼎

文皆借嗣爲司。





卩瑞信也。節竹約也。二義較然。然危從卩。卽以節飲食爲說。蓋卩所
以節制之。竹節有分畧。卽爲止而不過之意。故二字義得通也。卩部
首四字爲符卩之義。卩字已難強解。自危以下五字皆節義矣。而危
卻二字亦直以節釋之。山部畧下云。陬隅高山之節。從山從卩。亦以
卩爲節也。

卩部中字不一律。首三字祇取人曲意。卩雖有包裹意。乃手形。非人
形。勻旬旬旬。祇取包裹意。勻不從人。作仙。欲明其在人身之中
央。微兼象形矣。匚字乃包裹之引伸。旬則非人有所包。乃包人之物
也。說解不第曰墳。而曰高墳。直由字形取象。與匚略同也。軍字有車

部可入。卽不入。卽部矣。故當以意逆志。乃不致尊許而反誣許耳。○
軍之所以從。卽車者。古者車戰。故從車。以左傳以藩爲軍。推之。知軍
者卽今之所謂營盤。必有營壘。卽乎其外。故從。卽說解曰。圍圍也。卽
此意。

由部。禹不入肉部者。以由易譌也。要之。禹與禹萬。皆全體象形。不宜
分之。爲從某從某。而說文分別部居。不得不有所屬。是在學者之善
會耳。

豸部。貉乃人也。段氏遂於部末。是

鹿在鹿部末。段氏遂之有理。然吾終疑之。石鼓文。鹿字有角。鹿字無
角。與物情合。本部。麋有角。麋部。麋亦有角。皆籀文也。小徐類聚篇。鹿
字。固有角。吾億許書。原有角也。或從有角之鹿者。列於前。惟鹿變爲
無角。故附於末。邪。若麟。麋之等。皆以牝訓。然皆形聲字。不妨從有角
之鹿。鹿獨爲全體象形字。故異其文也。石鼓文作。上有耳。而無
角。卽在足間。不似今本說文。卽在足下。知爲象其陰形也。牛部之牝
亦猶此也。鹿字說曰。從北有北鹿篆之誤。以鹿繫之。可知。鹿一角。故上作。中
角。有耳也。鹿兩角。而有岐。故石鼓上半作。小徐類聚篇上半作。

皆中角旁耳也。

犬部自攬以下皆非犬也。

立部自端以下皆從立引伸之義。惟頤當迻於踈下。踈踈二字皆有
所驚想則必不能立矣。與孺羸意同。惟竭增之從立則樹立之意於
人之立相去甚遠。豕部說云竭其尾故謂之豕。據此則豕本作豕。今引豕其尾與
馬同法則與豕之短尾者不肖。故
負舉也者謂負之背而舉之也。高樓無屋但作俾倪直如城上女牆
矣。則亦但見其卓立也。青州多此樓。

雨部需頤也。夬之易傳此正義也。又言遇雨不進者以字從雨也。故
又引雲上于天為證。說字不得不然。正不可泥。雨生義也。乃李少溫
謂當作霈。可謂不善讀許書矣。案坎為水。又在上卦者為雲。在下卦
者為雨。此物情也。需既雲上于天。將謂其字從雲省乎。以此說字說
經。全無是處。

孔字在乙部者。以與乙字相似者太多也。甲乙之乙。十二篇戈支切
之乙。於謹切之乙。及之古文乙。沒古改作乙。同乙字。皆與相似。苟入子部。則從乙
之義不著。

戶部收房字。案戶之制為房而設。而房之制不以戶而盡。是戶之物

由房生而房之字反由户造也似失其序惟此字除户字則方字矣以方為聲不能不在户部矣苟如鄙意以方為古方字則可列於方部案房下云室在方也字從方而以方說之可即此而證方之為方也堯典方鳩僇功五帝本紀作方聚布功說文速下引作方速辱功僇下引作方救僇功又可即所引而證方之為方也更廣徵之經典則洛誥方作穆穆逐衡釋文方步光反葉林宗本方作方校語云開寶中改作方方施象形方告無辜白虎通論衡皆引作方秦風在水一方鄭箋乃在大水之一邊夫射儀左右曰方鄭注方出方也周書方行天下偽孔傳以方為四方案其文意似繫辭傳之方行而不流淮南王術為方作方周禮男巫職方招以茅杜子春注招四方之所望祭者月令方磔鄭注方磔于四方之門東京賦羣后方戾李注方四方也荀子方皇周浹即方皇也蘇下云術徑其或體作務案說文無徑字新附徑字下見之節術字亦當是後人改蓋本作方皇皆可徵方之為方也若夫房之取義於方又有可徵者東京賦迺構阿房薛綜讀房為方然則房之為言方也堂之內為室室之左右為房房在室之方也室亦用方故曰户牖之閒謂之宸宸字亦從户也房別有户以通之獨是房字說之方字乃借義非正義上部方溥也即今所謂方溥也下部

倚附行也。周禮牛人職云：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倚。鄭注：居其前曰牽，居其右曰倚。是也。此就牛人言之，耳。牽牛者皆居其前也。四禮云：牧馬效羊者，右牽之，故夫者左牽之，豈不居其右也？何左右之異乎？蓋牛無事時曰牽，駕車時曰倚。平也。任載之車不用御者，人居牛前，樂之耳。善辨語，凡曳一輪車者，無論何處皆為牽之者。人部倚近也。是所謂依倚也。四旁究無專字，故竊欲以方當之。雖央下云央旁同意，既以央為中央，是卽以旁為四旁。顧央從大大者，人也。則旁所從之方亦當是人形。中央則從大，取大字之形正也。四旁從方，取方字之形側也。然旁從上從方，則上下四旁無不到之意也。若為四旁之專字，則旁溥當為借義，而何以為正義，且其從上不可解矣。

門部闐闔兩閱闕閤，其從門之意皆不甚了了。許說皆以門字黏合之，頗拘讀者不必鑿求也。

匸訓俠藏，故部中皆藏匿字，而匸字獨否，以其捲之似藏，故曰從匸。然以入八部而取匸，夫匸婦為義，以夫婦有別釋八字固無不可。而其從匸不可說矣。故甯入匸部也。

弦部所統三字皆與弦無涉，皆第取絲軫當依段氏作軫之意。今之絲弦以直絲為骨，而橫絲繞纏，竟體是內外相戾也。筋弦則絞急之是左右相戾也。故部中三字之說皆曰戾。

糸部自絮至紼皆麻紵之屬。已去絲遠。紼纒則毛織布矣。由緝爲氏
羌之布。故類列耳。彝乃金器。故附於末。抑以爵隸部例之。彝何不
附米部。大徐增綴於末。非其次也。它處補字。各以類附。此不然者。殆
以部中字無訓密者。故邪虫下云。物之微細。或行。或毛。或羸。或介。或
鱗。以虫爲象。案此卽列文變例之發凡也。凡字與部首不甚合者。依
此推之。而無不通矣。

通部諸物不倫。而皆大腹者也。

二部竺字之外。其二皆分於上下。以見相對相當之意。亟。𠄎。𠄎。蓋皆
當平看。許說亟之。二曰天地。說𠄎。𠄎之。二曰上下。似豎看者。蓋據字
形。非論字義也。亟之。二兩頭有事也。勢須兼顧。則當亟。𠄎之。二則兩
岸也。自此達彼。是有恆也。𠄎之。二兩地有物也。未知的在何處。故往
來求之也。竺字訓厚者。一加一爲二。加倍故厚也。惟凡字其內則一
其外似乃。而曰從二。從古文及。說之者多不確。當闕之。又恆字似當
隸心部。從心從互。互亦聲。當闕之。

土部圭從重土。與圭從之土同意。諸侯寶土地也。雖古文作珪。亦可
隸玉部。而附篆文圭於下。然以土爲重之意不見。且圭字之作。當先

於珪故不然也。

里部釐先野後當依玉篇乙轉之釐字從里之意遠。

官字入自部故說之曰自猶衆也然其說字形也先云從宀而后云從自然則何不入宀部且宦仕也守守官也固皆與官同意而在宀部矣亦有臣寸部首可附也且申自猶衆也之說曰此與師同意乃師亦入宀部不入自部也吾究無以窺許君之意似是從自難說則甯入其部耳。

公雖非虛字然一節之形也而所轄之字則爲蟲爲獸是以虛字領實字也爲例之大變○本部似當用烏部例一切不言從內案其字體皆全體象形字也卽如萬字稍引長之則蠍之全形也且萬禹禹說皆曰蟲也蟲之迹豈能如獸足乎○本部次序惟禽禹可依說文其它當依玉篇禽禹承部首獸字言之萬禹禹蟲也次之鸞怪物也附於末○鸞玉篇作鸞以萬從隹推之似當然說文之譌久矣惟依玉篇少得其仿佛耳○鸞下云北方謂之土螻從內象形是謂齧象形也其中之自以禹字例推之當是其首兩曰是何物乎山海經昆侖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是食人與說文食人之說合。

土螻之名合惟如羊與如人不合然亦名臬羊蓋卽一物也然則兩
白蓋象四角或本作_{繼切}作篆者整齊之耳如謂角不當三歧則萬
之_勺卽蠍之前足本似蟹螯而篆亦作三歧也

篆彙從彘之籀文而在彘部疏從去之古文而在去部它部無之如
人儿大亦皆分收也

斗以斗斛爲正義酒斗水斗羹斗爲借義金部之盃乃酒器之正字

而斗部中字則諸斗皆有之諸斗雖有大小之分其有魁器物有杓

可執皆同卽北斗南斗揣之如古斗無柄何從取象以名星乎惟此

部列字頗失次似當以斛斛說曰量也乃反斛居首皆器名也以料說曰量也乃稱

斛斛斜攢料斜次之皆用斗之事也以斛次之斗之引伸義也以掣

斛次之此酒斗與挹酒事也以魁次之羹斗也以斡次之蠶瓢也是

水斗之類也而以升終焉以斗十分之也說文列字通例大率如此

○酒斗亦有柄毛傳大斗長三尺是也○士冠禮注勺尊斗今本所以

斟酒也是謂酒斗少宰禮壘水有料所以斟水也是謂水斗宣六年

公羊傳膳宰熊蹯不孰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是謂羹斗

補正

設亂也。加衣為襄，解衣耕也。再加女為孃，煩擾也。雖設女庚切與孃

女良切雙聲。然段氏謂設當本在陽唐，轉入庚青是也。以上二條補于孃

陸敗城阜也。隋從陸省，裂肉也。壻又從隋，則陸之篆文也。相從乎壻本字條中

水部泰滑也。古文作太，皆從大聲。羊部牽亦從大聲。讀若達，是部達

行不相遇也。引詩挑兮達兮，又部艾滑也。則引詩艾兮達兮，案挑達

雙聲字也。故毛傳合解之曰：往來相見兒。吾友陳碩甫毛詩傳疏以

相見為衍文。案艾下云滑也，當是合釋艾達達下云行不相遇也。亦

當是合釋艾達泰從大聲而得滑義，則達從牽聲，即由牽從大聲而

得滑義。此其形不相嬗而聲則相通者也。二葉後四行之後

原稿本無此篇。聯玉圃謂予曰：樛樛二字，乃經典與說文交易者也。

因補之。三葉後十行目下注不念所自始也五箇善格







若謂許君作說文為有漢一代之書，則當以郡國居先古國邑居後

亦不得以鄠字冠國名之首。七葉二餘之不



風俗通說禊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釁浴。言人解療生疾之時

故於水上釁潔之也。夫曰釁潔則豈得以血污蟻之且人豈有釁都


可塗乎。九葉前五行之末

王子吳鼎    釋為自作釵斝他器皆云   

十葉第
二條



彝器銘百字號季子白盤  五百二字連書之也。習鼎作  宗周

鐘曰四禘保命釋為罔神保余又以明說罔我亦疑是百字。同上○
前十五行

曾侯鐘作  與我說似。同上○
後六行

王懷祖先生亦主全鳥為說以玉篇收之鳥部及漢碑為證非也。十三
葉前

行

漢光和斛量字兩見口文作  底文作  則是上形下聲字。○

象斗中有米形章則聲也。隸辨收量字凡五作量者四。惟曹全碑作

量然其陰亦作量也。且是碑與斛皆漢靈帝時物在許君後。十四葉
量字條

古人尚右故左傳曰楚人尚左言蠻夷不知禮也。至漢猶然。項羽本

紀鴻門宴是也。又淮陰侯列傳韓信致李左車東鄉坐西鄉對師事

之。十五葉
司字條

說文釋例卷十

安邱王筠貫山學

說解正例

許君說解必先字義而後字形其說形也。或此字形屬會意則先舉本部首而后及別部之字。如天在一部云從一大先一後大是也。如字義重大即必入大部而說曰從大從一矣。然有以其詞之順而先言文部之字者。如斲在艸部而說曰從斤斲艸是也。即其文不如是亦必曰從斤艸而不曰從斤從艸。蓋並峙為義則先一義為主。字當入主義之部也。此類往往小徐得之大徐多兩言。从非也。或此字之形為形聲之正例也。則曰從某某聲而已。如其變也則聲兼意。意兼聲。其詞並同。曰從某某亦聲。或曰從某某亦聲。如腓下云從半從肉半亦聲。珥下云從玉耳耳亦聲是也。亦有退本部首於下者。便文也。然此亦據今本言之耳。吁字本在子部也。說詳說之曰從口從于于亦聲。後人不知而求之口部以為漏也。而增之遂曰從口于聲。苟有校者刪去于部吁字則亦無從知之矣。否字本在不部說之曰從口從不亦聲。後人亦增于口部而說曰從口從不吁則有聲無

意失于義也否則有意無聲苟且如此知為後人竄亂而大徐且據口部在前謂于部呼字重出否字則竟不知矣何其疏也

元始也此直解其義者也

芻下云溥也當云芻溥也雙聲字蓋漢人之有魄後世之磅礴滂沛霽霽皆一義後人多為區別耳是以芻字兩體分明說文每多異部重文而芻不隸雨部所以表著之也

灑以事類祭天神此以字形說字義類為右半神則左半之示也不屬會意者從類之借義也

兩字為一物一事者則於上字詳說之琅玕一物也則琅下云琅玕似珠者玕下第云琅玕也而已玕礫一事也則玕下云玕礫明珠色礫下第云玕礫而已惟石部當以磊為殿則於珂下詳說之曰磊珂眾石也磊下云磊珂也今本乃後人所刪不可據也若其變例則如蛸下云蟲蛸堂娘子蟲下云蟲蛸也此以虫虫二部相連而虫部在前故先於下字出其訓義若部分遠隔者仍見於上字下也蟲螭同此而蠶蠹又不同此若夫為後人刪削倒亂者則凡有九種有倒其訓義在下者如蠅下云蠅蝠也蝠下云蠅蝠服翼也為其自上下下

便於讀也。有上字出其義，下字出其名，與一以一字成義，一以兩字成義相混者。如銚下云鎮也，鑷下云銚鑷也，玉篇則銚下云銚鑷，也是也。有刪其訓義，後人撥捨之，反加一曰似成兩說者。如婆下云始也，始下云婆始也，一曰善笑兒，玉篇婆衿美笑兒是也。然以上猶存其訓義也。又有第存名目者，如嫫下云嬾也，嬾下云嫫嬾也，凡蠶繭之類皆是。許君作字書，必須名義相副，不可使人不知所謂。別檢三蒼五雅也，其或連語而一字有兼義，一字祇專義，從而刪之，尤足惑人者。如繆有泉之十絜一義，故一曰網繆，在下若網祇有網繆一義，故其次先繆，后網，而網下云繆也，乃刪之而連篆讀也。段氏爲所惑，曲爲之說，果爾亦當先網，后繆也。有連語而刪之，或轉注者，如姻下云媯也，媯下云姻也，彼謂此語無用，聊且存之也。又有刪其名目，第存訓義者，如妓娉婦人小物也，而今兩字下皆曰婦人小物是也。願此或倒，或刪，而其篆文猶然類聚，則猶易爲考補。其或難析兩處，則刪削之迹尤難見者，如拈下當云拈拈，拈拈持也。以此三字類列，而遞相下當云拈拈，拈拈也。拈下當云拈拈，拈拈持也。以此三字類列，而遞相引伸，以爲說，其爲合併毛詩經傳而解之，了然言下矣。乃先拈後拈，

而括字遠隔在後其說解又大加刊落粹難通也其尤可恨者連語而偏旁不同從而刪之更不易見如緇下云冕也段氏謂當作緇冕亂也蓋先刪緇亂二字而連篆讀為一句有疑之者謂冕亦作緇與緇從糸同類不加深考而改之非吾茂堂誰能正之乎前漢胡建傳冕作冕與冕甚似或此注本作冕而誤大凡刪節古書其人即無意智是以變怪百出不由一律凡過此等依類核之不可隨文求義也

或此字必合兩字乃為一物一事而彼一字即為一物一事則別立一例如蘇有桂荏之名不可單名荏也故荏下云桂荏蘇而桂下則云江南木百藥之長不復及桂荏之名矣合譎於誑乃為多言故譎下云譎誑多言也而誑之一字即為多言故誑下不云譎誑矣誑咄同字咄亦訓多言則誑之一字即為多言明矣其為物懸殊而字同者亦如此例匱之或體積小梧也盥下云積盥負戴器也其器迥異故各自為說不復於積下及此義

繼亂也此以疊韻訓者也

餅下云麪養也養下云稻餅也此轉注之又一法也以麪作之則曰餅以稻作之則曰養兩物同形而異名也又案言稻不言粉者周官

言粉養此言稻餅互相備也如彌部鬻下云粉餅亦與周官糗餌互
 相備也糗下云熬米麥也案古謂之糗今謂之麩古謂之熬今謂之
 燭周官言糗尚不定其為米為麥許言粉則稻米明矣鄭注合蒸曰
 餌餅之曰養鄭意其材同其法同但形不同耳許皆言餅則謂其形
 同者何也蓋周官重在糗粉二字而餅養則通名也但以糗為之則
 曰餌以粉為之則曰養耳曰養稻餅也者以水漬稻米而乾之而粉
 之而餅之取其滑易也曰餌粉餅也者以不漬之稻米而熬之而粉
 之而餅之取其鬆活也若謂餅之面更傳以大豆之糗則鄭君固吾
 縣人今作餌者未有此法安徽所謂糍粑卽養也亦不以豆屑傳其
 面也粉下云傳面者也似卽今之胡粉其解固可蚊或係後人竄改
 若段氏以面為餅餌之面何其回穴難通也且豆屑為粉更無他用
 而但以傳餅餌之面邪粉字之上不承餌養等字何由知為餌養之
 面邪

櫛枚下皆云可為杖皆老者所用之杖也及其說杖則曰持也似以
 靜字為動字者統之也凡長大可杖者之通名也攢下云積竹杖卽
 刀槍之柄也稅下云不杖也梧下云稅也是棒亦名杖也

梧據古今字天官書
 天梧是宋中興天文

杖也。立仗馬儀仗之類。亦謂旌旗有柄也。故大徐曰：俗別作仗，非是。河下云：發原注海者，本之爾雅釋水，以爲下文江淮沛發，凡以見其爲瀆。瀆者，獨也。江淮沛下，但云入海，不云發原，承此文也。它水言出者，必言入。其原委不出一郡一縣者，則言在。皆有所附以入海，故不謂之瀆也。溺水言自者，經不言弱水所出，淮南子謂出窮石山。山在今山丹西南，而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許君亦不審知所出，因桑欽謂禹導之自此，故言自也。其言受者，本之漢志，禹貢據所受者言之，則曰東別爲汶，東流爲漢矣。許君據受之者言耳。派滄淶，下獨言起，起似出之變文，或譌文。小徐本派下仍作出也。

字有不能直解者，則分情狀說之。如快下云：不服懟也。不服其情也。懟其狀也。慄下云：愁不安也。愁其情也。不安其狀也。懟下云：怨也。怨者不必有理，而快之懟，則由無以服之也。愁憂轉注，不必其不安而慄慄之愁，則兼不安之義也。故兩分說之。與車下云：專小謹也。專以釋車小謹，以釋專者不同例。

說解變例

說解之例必先說字義再說字形即不待說而自明者亦必說之體例固然也如天顛也帝諦也天帝人所共知故說以雙聲疊韻之法而非字之正義不似解說正例篇中所舉有

繇二字也此外斜條尚多本篇詳之

中下云和也不可改為內也說見繫傳校錄

蘆蕪乃以二字為名者而似蕪菁實如小未者之說不出於蘆下與定二字為名之說不同例以蘆兼有蕪根一義也蕪根名蘆不名蘆蕪故變例出於蕪下抑此蕪字當依詩其甘如蕪不用疾黎本義蕪根可食故得名猶人蔑有蘆也疾黎之根則無用之物不應有專名蕪下云大蕪蕪下云根如蕪蓋皆蕪菜

菽下云蚘蚘也此以假借訓也蚘蚘乃螳也菽則艸也陳風傳箋皆作苾芨蓋後人因其為艸而改從艸耳不然苾芨二字本部皆收之必非後人改苾芨為蚘蚘也爾雅菽蚘蚘釋文蚘本又作蚘即許君所承用也疏引舍人云菽一名蚘蚘其字並從虫蚘凝血也集韻十八尤蚘字三收其披尤切者以為脰之重文

犇部莽下云南昌謂犬善逐兔艸中為莽果爾則何不隸諸犬部蓋艸莽其本義而從犬難解故以方言證明之許君於不須訓釋之字往往但出其隱僻之義既省詞費又資多識有微意焉不然倉頡造此字時不遠千里訪南昌一土語以教北方人乎且黃帝時南昌即有此語乎

采字當以獸爪為正義辨別為引伸義以其象形知之而許君不然者部中字皆從辨別義惟番從獸爪義也

競字上半則詰下半則从也說云從二人不云從从者競彊語也若云從从則是順从也非其義矣故不與常例同又案競祇是彊說解連言語者為其從詰也

嬰下云下垂從羽以嬰不用羽故先解其從之之故字下云臯也從木人色也從子兩對立文其例同此而小異段氏增補失其句讀也虎部虞下云從走虎足反爪人也案字形直是從虎從爪何不列之爪在人上更足見其非從虎矣血部盥下云血醢也以其字從血也猶之肉部膾下云血祭肉也以

其字從肉也。血肉相連之物，故古人製字不拘。盥不以血爲之，而字可從血，猶臂爲血祭，而字反從肉也。從本是血，而字又作，勝是其比例。許君創立部首，爲前此所無。其說字也，必欲其相附屬，故不免拘矣。然則蓋下不云血醢何也？曰：卽承此文言之也。設醢字亦在本部，則肉醬之說必有更易。卽以盥承其下，而說之曰醢，也不連言血矣。且許君亦恐後人真謂以血作盥也，故引禮而釋之曰：牛乾脯，則其無血可知。而且梁鞠鹽酒，不第一脯也。何後人字比句，擲轉證成許君語病乎？

高部毫下云：京兆杜陵亭也。亭名乃與高字形意有合。顧高時無所謂亭，而有三毫，將何所從哉？此古義失傳，而許君遷就其說耳。

麥部云：有穗者從久。此字之從久，不可解矣。故以穗久，疊韻解之。許君之意，不謂然也。段氏乃以從來有穗者絕句，來麥一物，何勞更釋哉？大徐謂以行來而從久，夫許云：故爲行來之來，則其爲假借明矣。麥仍是來，反從來之借義乎？闕疑可矣。

粒糴也。此不須說，而舉其別名者也。

宣下云：天子宣室也。說殊偏枯。詩書有宣字，漢乃有宣室，無奈其從山何也。姑以爲說耳。竊意宣似從亘，意非徒聲也。亘求亘也，而垣之

古文𠄎𠄎所從之𠄎蓋古文小篆去其半遂似回字許君直以回說之亦誤此指事字象其上下旋轉以求之狀也宣蓋從之會意室中富有所求皆得如孟子云居安資深左右逢原也而宣布之義從此生矣又紫玉篇宣有古文作宣似說文本有觀其形正當作𠄎也○博古圖晉姜鼎作𠄎其𠄎向左右魏三體石經𠄎亦然又遂二于中考古圖有𠄎二形皆向左又省二其文則謂宣王之廟也春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穀皆以為宣王之廟左氏不說注宣榭講武屋疏引服虔曰宣揚威武之處設依此為說亦勝宣室也

併下云竝也並下云併也此非轉注乃以見其為一字也此類甚多伍相參伍也什相什保也佰相什佰也不直解其意而牽連定義使人知伍什佰即五十百而微分動靜也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以此推之而千人曰傑萬人曰聖不必更有什佰字也抑此什保之保亦作伍字解與參伍什佰文法同知保當作𠄎也部𠄎下云一曰十夫徐繁傳曰𠄎五家為𠄎也使之相比次也案地官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作什保自通竊意許君作𠄎者生字易於見意也

后部之說當作兩說觀之所云象人之形謂戶也危下亦云象人戶
 在其下也可證施令以下又分戶一口為三字蓋此字義疑許君亦
 不能定也云施令以告四方故戶之也者戶也明也施者戶之意
 令者明之意又案哈隸本部者后有厚意故說曰厚怒聲以厚為主
 故不入口部周禮疏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其說上下雖非然所謂人者亦以戶似人字也故知象人形指戶
 鹽下云鹹也猶之酸下云酢也鹹乃鹽之味酢乃酸之質也字本不
 須說故變例說之段氏改為鹵也非
 戶護也據內而言之也門聞也據外而言之也勇夫重閉故戶以護
 內門聞也者吾嘗於冬日塞向墜戶鄉人招瞽者歌於屋之北室中
 聽之則聞聲自南來也出戶聽之則聞聲自北來也乃知門聞之說
 之信不誣也
 揆葵也詩天子葵之傳曰葵揆也然則許君以葵釋揆即以廣假借
 之門也揆字見於經者多其義易知且葵從艸尤為易見人斷不至
 疑揆為菜名也故即發明假借亦豈孟浪為之哉本部揆木也又度
 也是從葵者多有度意即從之者之訓度而所從者之訓度可推知
 矣六書正譌曰交錯二木度地以取平也从二木許君以為象

水似誤矣。即其籀文作𣶒，從夂與度地以步同意。從夂與渠同意，更無水流地中之意也。鍾鼎文作𣶒，又似不從二水。

摹下云規也。玉篇規摹也。集韻釋之曰：謂有所規倣是也。

營下云屋棟也。營固非棟，正當棟耳。不如是釋之，則當用𣶒文也。

蠶下云任絲也。孫鮑二本汲古初印本朱文藻鈔小徐本竝同。汲古改本汪刻小徐本並作吐絲。蟲段氏合兩本從之，非也。謂蠶任以疊韻為訓是也。人所共知，故變例耳。

說文說字義之語，其變例亦多端矣。如臣牽也，父矩也，此為一類。皆以疊韻訓，而說在字意之外。臣心當牽繫於君，父當立矩矱於子也。

羊祥也，為一類。亦疊韻而用可借之字也。大吉羊，即大吉祥矣。民眾

萌也，為一類。此亦借字而非本篆之借也。文選辨亡論曰：夫四海之

萌，非無眾也。西征賦注引尚書傳曰：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為

士大夫而未部，勑下亦引周禮以興勑利萌矣。故民下曰萌，以見萌

可借為氓也。𧈧蓋下皆曰蠡也，為一類。乃顛倒說解也。蠡可訓為𧈧

以蠡測海是也。龜下云舊也，則兩字皆古音也。龜音蓋，舊音休，疊韻

字也。龜茲本外國無文字，中國譯其名，直作邱慈可矣。何必借龜茲

字也。龜茲本外國無文字，中國譯其名，直作邱慈可矣。何必借龜茲

字也。龜茲本外國無文字，中國譯其名，直作邱慈可矣。何必借龜茲

字也。龜茲本外國無文字，中國譯其名，直作邱慈可矣。何必借龜茲

字也。龜茲本外國無文字，中國譯其名，直作邱慈可矣。何必借龜茲

字也。龜茲本外國無文字，中國譯其名，直作邱慈可矣。何必借龜茲

字也。龜茲本外國無文字，中國譯其名，直作邱慈可矣。何必借龜茲

字也。龜茲本外國無文字，中國譯其名，直作邱慈可矣。何必借龜茲

而讀爲邱慈乎故知爲本音也西京賦以龜與蝮牛秋爲韻是後漢猶讀龜爲邱六朝始變耳闕下云龜聲讀若三合繩糾是龜音蓋之證

匙下云是少也覲下云面見也此乃會意常例不過定字說解有餘文此祇分本篆爲兩耳不足爲異其或第以聲爲義者則當分爲二類攸下云交也恰下云合也儻下云賣也僻下云辟也此分別文也至如誥下云告也誥靜字告動字也謂誥所以告人也周書固誥告連用矣政下云正也謂政所以正人也放下云分也謂分此物而放賦之也劑下云齊也謂劑不齊而使之齊也仲下云中也中足賅仲之義仲不足賅中之義也侍下云待也以儲下云侍也證之知侍謂儲以待用與序同字非如待下云埃也之爲統詞也佻下云完也似有誤像下云象也此假借也喪下云亡也二字同義禮曰亡矣喪矣雖分二類而其說解竝當云從厶厶聲攸下云從人從交仲下云從人從中中亦聲類此者皆非也義與聲互相備況其中有分別文乎像下云從象象亦聲尤爲笑柄古借象爲像故不論本義若言從象則今之像與獸何涉而云從乎此下云止也從止從匕兩體皆義皆

聲故不及聲也。夔下云衛也。則肇之譌字矣。口部否下云不也。此字以在不部者為正字。以不為主義。即云不也。與艸木部中字無絲丈者。則第云艸也。木也。乃是以義為解。非以聲為解。不在此例。說解有即用本字而加偏旁以說之者。帝諦也。走趨也。正是也。以相糾繚也。古故也。詰競言也。葦叢生艸也。馭堅也。盾蔽也。自鼻也。羊祥也。東專小謹也。箕簸也。工巧飾也。豐行禮之器也。人三合也。入內也。卑厚也。嗇愛濇也。久從後灸之。桀磔也。口回也。臼春也。瓜蔞也。兩覆也。匕相與比敘也。从眾立也。身躬也。衣依也。見視也。火燬也。黑火所熏之色也。允彼也。欠凍也。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么索坂土為牆壁。綴聯也。丑紐也。辰震也。午悟也。未味也。申神也。亥亥也。其即是一字者。自鼻也。東專卑厚已小異矣。此外以義訓者十九字。以音訓者二十一字。漢儒偏主音釋名尤甚。許君無所偏主。故宜為漢儒之傑出者矣。

許君之說字也。固多本之經訓。然亦有使人易了。即用漢文者。或於本字下不出其義。惟於它字下見之。是以今義明古義。而不以今義冒古義也。或即於本字下見之者。則經典概用借字。而古自有專字。

者也。二者皆有是字，乃假借之類，亦有古無是字，取漢字以明之者。使人知漢之某字即古之某字，或漢某字之義即同古某字之義也。而讀說文者，或以說解有之，欲補於篆文，或以篆文無之，欲改其說。解皆程子所謂扶醉人者也。今畧區四類備稽考焉。有其字屬物以漢名說古名者，為下云母猴也。古名為漢名母猴，即項羽本紀之沐猴。今所謂馬猴者也。籥下云蕭爰也。兩字皆借，故無偏竊。玉篇則實言之曰竹牘也。篋下云取蟻比也。櫛下云梳比之總名也。漢尚無篋字也。策下云柶雙也。廣韻柶雙帆未張，漢尚無篋字也。椴下云種樓也。玉篇有樓字。桂桓下云行馬也。未下云豆也。象未豆生之形也。經典皆作菽，惟投壺一言小豆也。巢菜招隆，銳鏡鑿七字下皆言菽。銛下又言錡，菽者春去麥皮也。錡者郭衣鉞也，皆非此義。釋器，斛謂之龔。許書收龔於留部矣。說解則借菽者，當時所用也。郭注釋器云：皆古鍬。插字，廣韻引作錡，與劉伶荷錡同字。知錡字至晉乃借之。銛下蓋傳寫譌，今呼為杓者是也。見下云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其說錢字也。仍以周頌錢，鑄為義，不以後世之訓汨亂之。繫傳有一曰貨也。句必後人所加大，徐不用是其功也。頽下云權也。今所謂顛也。玉

篇始有之。曹子建洛神賦。屬輔承權。是三國時字。猶作權也。震下云。劈歷釋天疾雷為霆。霓注。謂霹靂。疏引說文。又曰。霹靂俗字也。經下云。大如叉股。此又今之釵字也。鈔下云。又取也。此又今之杈字也。古名也。又名畢。陞下云。牢也。乃牢獄也。古無牢名。戡下云。長槍也。槍亦漢名。故加長字。以別於距也。之本義也。軌下云。車徹也。徹今作轍。故云。車以定之也。隄下云。唐也。本古初印詩中唐有甃。爾雅。廟中路謂之唐。雖不謂隄。然隄上可行。與路同。一義引伸。故不加字以定之也。凡此者。皆以今名說古物。而後今人知古名。如或漢無是物。則匱匱下云。古器也。錢鑣下云。古田器言古者。慮今人妄以今器擬之也。至若邑部。阜部。率舉漢郡國。而後及古名。其為漢所未立者。始專舉古名。水部。皆漢名。間及古名。惟九澗。皆言州。明其采自周官也。其立文之意。統視乎此矣。有其字屬事。即以漢語釋古語者。頤下云。繫頭。頤也。為惟不同說。文廣韻頭多。頤頤不甚可釋。温蓋即為此。借義作音也。報下云。當罪人也。漢書。秦當之成。所謂論報也。扶下云。竝行也。讀若伴侶之伴。是扶為古伴字也。伴下。祗云大也。不及此。漢義擬喬下。皆云。駮也。佻下云。癡也。讀若駮。是知佻為正。

字駭為漢時行用字。駭者，馬行危危，本無癡義也。其以漢時借字說古之專字者，璵下云桓圭，經典皆作桓，不作璵也。義下云己之威儀也。古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誼，自鄭司農已言之，故許君以人所宜說誼，以威儀說義，存古訓也。然不云己之威義者，使人知古用義者，今用儀也。是以必下云威儀也。宿之初冠釋文，引毛傳，釋也。又云說文作儀，而不言其訓，有異則此當作威儀，釋也。覓下云頌儀也。駭下云馬行威儀也，無不用儀者，教人之法，則然敘用誼字，四初不從俗作義者，自作之文，則然也。有直以漢字說古字者，藉下云簿書也，不出簿篆。曹全碑尚作簿，又恐此字是後人改。筭下云簪也。先部云筭也。依漢皇后記注，俗先作簪，俗者，漢時風俗也。欲人易知，故不以先說筭。髻下亦云簪，結也。旄下云幢也，不出幢篆。幡幟下皆云拭也。案拭下云，幟也。幟下云拭也，是飾拭一字。周官內豎注，振飾顛沐之器，釋詁，振拭，則清也。振，即振飾也。婦注，振拭也。是亦用拭。特飾兼文，飾拭滅二義。漢時拭字，第分其拭滅一義也，不出拭篆。立部云，住也。躡下云，住足也。案邁下云，不行也。本無馬字，毛氏別增非也。讀若住，是邁乃古住字也。不出住篆。越，漢淨海注，潢，洺，隍，八字下，皆言池。說文有波，無池。然其於寢下言滹沱，此名漢時未改也。禮記別作池，引詩作流，波北流，印本。經文不可改也。自作說解，則一切用池，仍不出池篆。閣下云，侶也。二十五家相羣，侶也。赫下

云讀若伴侶之伴。不出侶篆。朽下云指麾也。玉篇廣韻引同。摩下云旌旗所以指麾也。玉篇廣韻引作指摩。韻會引同。今本吾謂今本是也。言漢麾字即古摩字也。不出麾篆。廩下田下皆言阡陌。畷畷似四字下皆言陌。實則古之封疆畷畷略皆是物也。即如商鞅開阡陌。似古有阡陌而後鞅開之。不知亦以漢語說古事也。不出阡陌篆。軒下云曲輶輻車。小徐漢書景紀注引許說輻車之蔽也。蓋即在曲輶輻車下。以不收輻字。故因便申說之。大徐以無輻字而改之。且竝刪此文也。乃至說解中藏字凡三十見。經典皆用之。惟漢書用藏字。夫書契之作本取有別。若已有專字而仍用古之借字。惑也。然新增之字乃隸體。苟為之杜撰篆文。則惑之甚者也。惟其然而寫下出離篆。娶下出婉篆。廩下出摩篆。蛾下出螻篆。吾皆得而刪之。寫下云離也。蓋許君所據毛詩作維鳥有巢。故云離也。謂經之寫字即今離字也。陸氏作釋文時經已作鵲矣。故曰字林作離。玉篇則離鵲二字皆在後增離字中。雖不曰說文作鳥。為陸氏之疏。然不曰說文作離。則知今本篆文乃後人據字林增也。苟正文作鳥。重文作離。而以重文說正文。許君乃如是不通乎。且豳風赤鳥凡凡擊下引作赤鳥擊擊。卷下引作赤鳥已已鳥者。屨也。於

彼引之所以補其借義於此不言恐反亂其正義也此與亦為字人皆昧其本故立文如此若本義不昭若亦多累及餘非謂本字下定無借義也

媼下云順也引詩媼兮媼兮此下出媼字云媼也又出媼字云順也引左氏太子痤媼案媼篆乃後人增也媼下所引詩蓋許君所據本固然媼有篆文媼之篆文則作媼而不作媼故不依詩句本次而先出媼字引詩作媼再出媼字說曰媼也使人曉然于詩用隸字作媼即是篆文媼字也讀者不知以今本作媼兮媼兮且據媼下媼下皆言媼輒於媼下增媼字竝于媼下增媼字不顧下文自有變字乃即今之戀字也况增變字而目為重大增媼字而不敢目為重大不知宛宛既已同聲而其說又同義必不容有音義皆同之轉注豈得不為一字乎左傳生佐惡而媼太子痤美而很彼乃錯舉之是荒經蔑古之人也毛本以變重出而刪之五音韻譜亦刪然尚注明而嚴鑊橋且以為是嗟乎不用心者增之不用心者刪之然刪變而不敢刪媼則何如留變以為左證乎媼下云晏媼也蓋即新臺燕媼之求也媼下則引求是知毛詩所有媼字古文或作媼或作媼漢時皆以媼攝之也鑊橋曰媼媼皆訓順則順兮順兮為不詞豈知詩有別裁不得以定經繩之乎媼媼疊韻例無兩義加兩兮字長言詠歎也行行重行行

啣復啣啣一字也而且云重復矣鵲之鵲之鵲今鵲今一物之名而
 斷為兩矣鑠橋不當驚怖之乎麋下云麋也又出麋篆云麋屬余疋
 膚有麋麋麋諸名說文祇收麋字錄孟本用借字後加鹿旁如雜考云
 殊今余疋作稿鵲鵲是其比也況所無之麋
 字乎詩野有死麋毛傳不說是漢初尚無異名許君時則呼為麋麋
 篆必後增即觀其說曰麋屬亦可見麋下云麋也祇是一物安得言
 屬乎考正記山以章注章讀為豫齊人謂
 麋為豫按此知古文借章為之蠶下云丁蠶也蛾下云羅也蠶下云蚘蟬也
 蚘下云蠶子也四字類列安得蛾為蠶蛾廣雅云蛾蠶也說文當與
 同詞謂古文作蛾漢字作蠶以今語說古字也余疋蠶字四見知為
 漢時字即許君先出蠶字亦非無意也蛾是總名當以冠首然是時
 余疋已作蠶矣故蠶丁蠶者余疋之全句也以之居首庶人知蛾之
 即蠶也讀者第記蠶羅一句而忘學記蛾子時術之遂以余疋改說
 文蛾字解又以上下文皆言蠶遂增蠶篆我聲豈聲古今音皆不同
 部故不以蠶為蛾之重文然釋蟲蠶羅上我下虫故郭注曰蠶蠶其
 在說文則虫部蠶或作蠶說曰蠶化飛蟲豈於蛾字有干涉哉是人
 目光短不之見冒昧改之以致千年來如長夜也
 說文引經證本義者引經正讀者皆不復論其引以證偏旁者麗旅

行也旅者侶也謂鹿之結隊而行者也而附麗之義生馬麓下引易
百穀草木麗於土引依類為所特以本句有艸字明艸亦得言麗也豐豆之
豐滿者也而豐盛之義生馬豐下引易豐其屋徐係屋即山也以見山
之得言豐也庸下云庚更事也引易先庚三日以見庚之得訓為更
也危下引易節飲食以危從尸而尸節義通也有引經為本字廣一
義者噫下引詩大車噫噫毛傳重遲之兒非口氣之本義也說下引
詩說說今傳眾多也非致言之本義也穀下引詩服之無穀又申之
曰穀獸也非解也之本義也荆下引易井法也部首下無此義也枵
下引左歲在元枵申之曰元枵虛也此釋天文也枯下引書唯箇輅
當依竹部作枯枵非申之曰枯木名也熯乾也與日部曠相似引詩我孔熯矣
傳熯敬也釋詁文也愈下引書有疾不愈申之曰愈喜也涓下引余
定汝為涓則水名也洗下引詩有洗有潰傳洗洗武也潰潰怒也聖
為塗之古文引書朕聖讒說殄行申之曰聖疾惡也以上諸引與一
曰某也同然如嫫下云一曰女侍曰嫫而後引孟子二女嫫此不以
一曰領之者皆假借之義也有引經為定部字廣一義者蓀下引書
廢艸惟蓀此亦足厥其也之義非發石之本義也蓀下引周禮乾蓀

此乾溼之乾也。史下引論語荷與此。詹何之何之借字也。越下引詩威儀秩秩。瓌下亦云玉英華羅列秩秩。秩之本義則積也。鬯下引詩雉離于鬯。離者麗也。壬下引易龍戰于野。申之曰戰者接也。有引經明假借者。鞞下引周禮鮑氏而曰鞞即鮑也。粵下引書若顛木之有粵枿若擇菜也。此本無其字之借。楨。仆木也。顛則有字之借也。敵下引左敵而忘言左。借如爲而也。荒下引易用馮河。借馮爲溟也。埵下引詩鸛鳴于埵。借鸛爲翟也。有引經而經與篆各爲假借。不可一律論者。漑水也。一曰詩江有漑。汜水別復入水也。詩曰江有汜。就字而論。則漑爲水名。而可借爲水別。復入之汜。就經而言。則汜爲本字。而可借用水名之漑也。凡若此者。大抵皆引伸假借。而讀者或謂引以證本篆。於是麗加艸。豐加山矣。故余亦不備考。粗引數事。以例其餘。庶幾讀者知所區別焉。本非說解中之要義也。

許君說解。不可一例觀之。有爲經作辨正者。如瓌下云弁飾。往往冒玉也。此言曹風其弁伊騏之爲聲借也。越下云越田易居也。謂晉於是乎作爰田之爲聲借也。握下云木帳也。以字從木。故云然。其實帳以布爲之。故從巾。以木張之。故握從木。凡形聲字不能該備。但舉一

端如以火鍊金而鍊煉二字一從火一從金許君以巾與帳意近故帳下云張也以聲說之握則迂回故以木連綴之其實帳必張之以木不能無骨而自張也而握亦非板屋純以木爲之也漢書則作幄矣

一曰或曰又曰並同

案此二字爲許君本文者蓋寡其爲後人附益者一種也合字林於說文而以一曰區別之者又一種也其或兩本不同校者彙集爲一則所謂一曰者猶今人校書云一本作某也是又一種也余向也奉爲圭臬今思得之爽然自失願讀者勿爲所愚無說者不出○玉篇之說與金符者引之異者亦引之以便異日再加精思且不願庸人之耳目使不聰明也

禮下云潔祀也一曰精意以享爲禮案精意者潔也以享者祀也尚書禮于六宗釋文王云絜祀也馬云精意以享也孔疏引國語曰精意以享禮也又引爾雅注孫叔然曰禮絜敬之祭也而申之曰知禮是精誠絜敬之名耳足徵其非兩義矣國語在前許君蓋即述之後人易以王子雍說而校者並錄之玉篇兩句皆引初學記第引潔意以享爲禮而潔字之誤用俗字與本書同

祐下云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為主。此一曰蓋附益之語。
 五經異義既云大夫士無主矣。於此何又云大夫有主。即云有主何
 異於天子諸侯之用木而獨以石。孔悝反祐時在衰周。事則孤證。何
 得據為達禮。且杜元凱謂祐為盛主石。函與郊宗石室語意合。亦不
 得云以石為主也。初學記引作宗廟之木。主名曰祐。其不以石。尤彰
 彰也。山部室下云宗廟室祐。小徐作主或此主字為室之殘字。則可通也。
 祝下云從人口。一曰從兌省。此一曰似是許君本文。蓋此字可疑。不
 可以為從兄。因分為人口。人口又不成詞。故又以為從兌省。然兌字
 從儿。占聲。省占之儿。而留口。既無此省法。且省形聲字。以成會意。尤
 無此法。蓋此字失傳。許君所訪通人。於其說皆不安。故聊且存之。如
 此。太祝會品作祝。乃人跪而向神之形。
 玳下云讀若詩曰瓜瓞。莖莖。一曰若金蚌。此乃六朝人語。豈漢人語。
 乎。小徐韻譜所用者。李舟切韻也。一董。琫。莖。皆補孔反。三講。蚌。步。項。
 反。廣韻。莖。邊。孔。蒲。蠓。二切。玳。蚌。皆步。項。切。此其所以異也。然蚌。玳。皆
 從丰聲。莖。從奉聲。亦從丰聲。本無異也。許君安知後人韻部乎。○
 韻會引作讀若蚌。詩曰十字。竝無特玉篇引此句。於以為系璧之下。

是謂珎形似蚌故同從丰聲也則是義非音當再詳之

致下云一曰石之美者此後人因致亦借為珎遂遂珎之說解於此也玉篇同今本韻會則不引此句

芋下云麻母也一曰芋即象也此蓋原文玉篇亦引作說文

篇字同芋蓋字形似芋因謂

薦下云一曰痿也韻會不引紫薦菸也菸鬱也互相引伸而義已明矣爾雅

鬱氣也邢疏謂鬱蒸之氣也是即菸鬱也之義若夫痿者病也與菸

字亦相中然言鬱則得其致病之由言痿反不了也此昧者改之校

者見兩本不同並存之耳故知此一曰痿也者猶云一本作痿也並

非別一義吾鄉於艸木花葉之形色未變而已失其性將就墜落者

謂之薦而重言之故吾知之審也又紫萆字說曰韭鬱也與此鬱字

意近玉篇薦菸也黓也而無痿也之說

草下云雨衣一曰衰衣此係原文特衍衣字耳玉篇云雨衣一曰蓑

以蓑易衰乃以今字易古字而說文之衍衣明矣衣部衰下云艸雨

衣秦謂之草衰字從衣不從艸故說解表其為艸蓋雨衣或以布帛

為之特不名曰衰耳草下云一曰衰正與衰字轉注借為盛衰既久

乃加衣字以別之不知一曰蓑猶今言一名蓑也許君除總名之外不言名魚部多云魚名亦後人改也下文又有一曰葦蓆似烏非則別其名義與上一曰廣二名者不同

草下云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子此又改易之丈也韻會不引一曰句木部相下云其實阜一曰樣樣下云相實玉篇樣有重丈椽椽即

象斗子之象也大司徒注司農云今世間謂柞實為阜斗掌染草注藍蓆象斗之屬知先鄭猶呼草斗後鄭即呼象斗矣大氏相柔樣柞

櫟為一類之木說丈柞櫟下雖皆曰木也不與相柔轉注然椽下云櫟實廣韻以櫟為柞屬夫櫟實所以名椽者猶之茶茱實裏如表也

此從爾雅釋文今據實裏如表吾鄉名其木曰柞其實曰椽子實之外有皮包之如栗房名曰椽子盜可染緇是即草斗矣竊疑一曰象斗子句或出字林呂氏

以許書不合時諺而改之唐之試明字科者合兩書為一以便於誦讀故有一義而分兩說者而字林之亡即以既經合併故無傳述者

耳玉篇引一曰椽斗蓋別二名也今因椽櫟一字搆知式椽之椽亦可作椽像下因云讀若椽字之椽兵特古人未用耳廣韻有椽字云式椽蓋唐時俗別字也胖下云一曰廣肉廣字不知為何字之譌若謂肥也則古無謂肥為

胖者許君何從聞之玉篇廣韻皆不引此句集韻始引之知為唐以

後俗人所附益。即觀廣肉二字。拙而不古。亦可知非古訓矣。韻會引之。又引增韻。脅側薄肉。內則鵠鴉。胖以證。

啖下云。一曰噉。說文無噉字。此校者謂啖。篆一本作啖也。玉篇廣

韻皆噉為正文。啖為重文。或即本之說。文似傳寫說文者。或說噉字

或說啖字。校者見其異。而記於篆文之旁。寫者誤入說解中。遂似以

本字為說解。蓋一曰之謬。莫謬于此矣。韻會云。或作噉。

啖下云。鳥鳴聲。一曰鳳皇鳴聲。啖。此又校異文也。各據葛覃卷阿

為說耳。

唬下云。唬聲也。一曰虎聲。此亦校異文。玉篇虎聲也。廣韻收禡部者

訓虎聲。收陌部者訓鳥啼。玉篇在前。虎聲當是。若謂其字從虎。不得

訓唬。則不然。獨不見號字。亦從虎。而訓呼乎。

趙下云。趙趙也。一曰行兒。段氏說是也。蓋趙趙雙聲。形容之詞。而趙

下之行。輕兒。即趙趙之訓。此說輕字也。讀說文者。或愛趙趙字。新而

刪行兒。或以不恆用。而刪趙趙。校者見兩本不同。故加一曰。抑玉

篇。即同此文。則其亂也久矣。

說文編例 卷十

四四三

出越字而後說之。此蓋許君本文。小徐本此在從走堯聲下是也。凡別一義者皆然大徐往往亂之。

遁下云一曰逃也。此後人逡遁下說於此也。茂堂說是。案遁字古蓋

與循同聲。不與遜同聲。聘禮賓辟不答拜。鄭注辟位逡遁過秦論。遁

逡而不敢進。遁逡即逡巡之倒文也。玉篇則謂逡

達下云或曰迭。迭下云一曰迭。此句額會不引如段氏說。迭亦作迭。迭亦作迭。

固可也。即謂是辨正之詞。謂迭為達之重文。達自為更迭之字。亦可

也。二字雙聲。固可。逡易玉篇。列達于達上云。達也。迭也。亦與達同。則

或曰迭自是訓義。釋言迭迭也。又恐本是

速下云。又曰怨匹曰速。額會引作一曰。許君引左必曰春秋傳敘固尊其為

古文也。公羊則以姓別矣。且上引虞書而此言又曰。屬詞尤不妥。况

詩君子好速。釋文云本亦作仇。而公侯好仇。釋文不曰或作速。是知

仇從人與匹耦意近。速則同聲借用耳。借義甚多。可勝書乎。免置鄭

箋亦作怨耦曰仇。是增此句之人。直亂道耳。非真左氏本有作怨匹

者也。人部仇讎也。毛傳仇匹也。率仇

遽下云傳也。一曰窘也。當係後人附益。釋詁駟。遽傳也。玉篇急也。疾

也卒也廣韻始有窘也之說穴部窘下云迫也即急疾之意案此遽之引伸義也左傳三十三年傳且使遽告于鄭杜注遽傳車又遽興姜戎杜無注蓋亦同之戎事急迫故乘遽猶楚子乘駟會師於臨品矣此類引伸之義悉數之不能終其物也

很下云一曰謫也此又校異文也與不聽从也爲一義史記司馬相如傳謫夫爲之垂涕是謫卽戾也弦部謫下云彌戾也以字從謫故云彌耳

疋下云或曰胥字玉篇引疋字說解甚備而獨無此句然則此亦校者詞也謂亦以爲足字句別本作亦以爲胥字也即觀上文兩言以爲而本句不言以爲而言或曰亦可知也

繼下云亂也一曰治也案乙部亂治也則一曰者校者恐人以亂爲敵而箋記於側寫者誤入正文抑或亂爲敵之假借本兩義邪玉篇亂也理也不絕也其理也即此治也

諄下云數也一曰相讓也此又校兩本異文也數卽讓左傳數之以三罪而殺之諫下云數諫也皆其義別本所以作相讓者此下卽列讓字也玉篇有

詆下云苛也。一曰訶也。小徐本苛作荷。苛荷皆訶之借字也。韻會引說文訶也。集韻則引作苛也。可知是據本不同。非兩義也。

鞞下云轡鞞。一曰龍頭繞者。玉篇云轡鞞也。龍頭繞者。然則下句即上句之注解也。蓋本文祇作轡鞞也。後人以其言太簡。故以龍頭繞者申說之。傳寫既久。遂迻於從革。弇聲讀若應之下。若為兩義。而龍字又挽竹。遂不可解矣。段氏必用正字作龍。則大不然。說文有部收龍字。云兼有也。讀若籠。本徐籠。龍同音。即可借用說解中。每發明假借之例。段氏多改用正字。則許君之志晦矣。且鞞。單馬頭之外。與龍訓兼有意合。然籠以罩物。亦未嘗不合。若以龍頭為龍之專義。則從有龍聲。無以見其為皮革所成之物也。

鬪下云從戈矣。又云或從戰省。或下當有曰字。要之此句不妥。蓋後人技語也。從戈從戰省。皆會意。本無分別。且既云試力士錘矣。則戈與錘意尚相近。若鬥即是戰字。既從鬥。即不當再從戰省。將無以其聲略相近邪。

貞部云。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案積古齋鼎作鼎者。屢見。已見存疑篇。鼎字下。許君時諸器未出。故但據京房說。

盱下云一曰張目也乃小徐語蓋知一曰之真偽雜糅矣且盱下云張目也恐小徐誤認盱為盱也玉篇無此義

盱下云一曰旦明也玉篇有上二句而無此句字從目安得有旦明義蓋此人誤以盱為眈也盱下云尚冥也冥則非明然眈在早昧二字之間早下云晨也晨下云早昧也昧下云昧爽旦明也三字蓋同義特由前

而言之則曰冥由後而言之則曰明耳昧與冥同義而說之以旦明故眈亦得為旦明也兩旦明段氏皆改為且明是也莫下云日且冥也是其證

羿下云古諸侯也一曰射師此不解古諸侯者所增也苟如弓部言下明言射官則彼無由加此矣

鷗下云鳥也其雌皇一曰鳳皇也此校者詞也蓋鳥也本作鳳也承用爾雅既譌之後校者見一本不譌而未敢直改乃記於下又因其

雌皇句遂連鳳言皇也如謂爾雅之鷗鳳為鷗鳥之譌則釋鳥一篇無言某鳥者惟黃鳥兩字為名皆無鳥字則不成詞又不應不及鳳也皇黃鳥也自別有鳥名皇惟是玉篇次鷗於

鷗下說文則不然恐亦經迆易矣韻會無一曰句此又校者詞也唐高宗諱治故有改此

注為理者。別本未改。故校者記其異。夫既改矣。何獨有不改者。蓋唐人避諱之法寬。如圭峯碑。世世竝出。而說文。騎下云。虎牙也。一本作武牙也。至今相沿矣。余知一曰有校者之詞。實由此理也。一句悟入。又案南唐尚避唐諱。故小徐說吏字曰。吏之理人。大徐引用。改為治人。既事新朝。不得不爾也。

將下云。一曰將腸間肥也。一曰臄也。蓋一曰本一。而校者二之也。後

文臄下云。牛腸脂也。脂下云。戴角者脂。無角者膏。而膏肪下皆曰肥也。然則脂膏肪肥皆同物也。若兩膏之脂。吾鄉謂之肪。脂安微謂之板油。其腸間脂。吾鄉則曰花脂。蓋說文兩本。一本作

一曰將腸間肥也者。別其義也。一本作一曰將臄也者。通其名也。實

是一說。而校者以為異。而並存之。惟臄義與膏肉義別。知一曰為原

文矣。臄將雙聲。故臄亦名將也。又案鄭注禮曰。凝者脂。釋者膏。蓋牛

羊之脂。以火鍊之。冷則堅凝。豬脂雖冷不能堅凝。故曰釋者。是則通

謂之肥。而肥固不同也。夏日豬脂投蘿蔔其中。可以卅月而味不變。

肥以多肉為正義。則脂則其引伸之義。○玉篇第引腸間肥一義。非也。說文列此字於膏。腸助之間。不與臄字為伍。玉篇亦然。豈可少膏同義。

剽下云。一曰剽劫人也。案力部剽劫也。直由今作剽劫。率加此語耳。

非曰二字同音通用也。

觚下云出胡休多國。段氏據太平御覽改為出胡尸國。一曰出休尸國。又謂事類賦祇引出胡尸國。案此一曰蓋謂一本作胡一本作休。非有兩國一名胡尸一名休尸也。而多即尸之譌也。

觜下云一曰觜觶也。蓋謂經星之觜。又名觜觶也。非如段氏以觶釋觜。玉為觶城大觶也。又星名。其說以觶為一字。韻會四支云。又觜觶星名。四紙云。一曰星名。皆不似

引說文

平下云爰禮說五音韻譜作又正也。可見凡一曰字多係後人增改。韻會並無而引廣韻正也。

盃下云讀若灰。一曰若賄。小徐本一作或。亦校異文也。

食下云。從自亼聲。或說亼自也。此亦校者詞。或說猶一曰矣。上說謂為形聲字。下說謂為會意字。亼自猶云集香耳。段氏膠葛為一宜其不可通也。

餒下云。一曰魚敗曰餒。此後人以爾雅羴入也。公羊僖十九年傳魚爛而亡。何注魚爛自內發。業人之餒在腹。魚之爛亦自腹起。故引伸其義而用之。非別義也。韻會不引。

晉下云。一曰棘省聲。是篆當作𠄎也。大徐无此句。蓋知為謬說而

刪之古文來相似故生此說

披下云一曰析也依段氏所引諸本及類篇小徐無之恐亦後增

榛下云一曰叢也五音韻譜作蕪也案此蓋後增稟粟荆榛許君分

為二此人知之故增此說不知榛為散木有之則蕪穢不治矣本一

義引伸不須出也韻會不引

擯下云又曰大椀也小徐作又曰擯木枕皆誤也當依玉篇作小棺

廣韻韻會亦皆有此義大椀乃初譌讀者以為不通改為木枕也木

部楷下云棺擯也此擯為棺之證漢書高帝紀注服虔曰楷音衛應

劭曰小棺也今謂之擯

檠下云一曰門柶也蓋後人因柶下云門極也故增此文耳檠弋轉

注本為凡檠之通名而柶則為門檠之專名故闌下曰門柶不復曰

門檠增之轉使人疑也

昧下云一曰闇也案上文昧爽旦明也為周書作解也此又為難蜀

父老留爽闇昧作解也然昧爽之時較日出時言之則為闇較鷄鳴

時言之則為明本是一義不須區別

旭下云一曰明也夫既云日旦出兒矣日出則明一意引伸小徐无

此句是也。玉篇亦无此句韻會不引。

昌下云。一曰日光也。詩曰東方昌矣。案此因誤記詩詞。因生日光之訓。

玉篇无此後人以字屬日部。遂信之。而不敢刪也。案昌從日。古文昌從口。似

當隸之。日部以虞書昌言為正義。字從日者。乃譬況之義。猶今言日光

玉潔矣。韻會引作亦曰目光也。徐按詩美目昌兮。筠案小徐亦誤記

富下云備也。一曰厚也。此亦校者之詞。富福皆從畀聲。故皆說之曰

備。此古音古義也。如王子伯服之作伯繡矣。古音失傳。乃改為厚也。

校者見其異而掇拾之。小徐本無此句。

寯下云寯寯不見也。一曰寯寯不見省人。小徐本作一曰寯不省人。

案既云寯寯不見。知此字以聲為義。不能獨字成義。寯下云山山不

見也。本說寯字。乃不曰寯寯而曰山山。於是以聲為義之意愈著。山

山寯寯皆是不見寯合山寯為一字。仍是不見此不見之義。信有徵

也。至一曰之文。吾大都不信。而此文介在兩可之間。大徐衍見字小

徐說一寯字。又說省為看耳。省人。省錄人也不省人。猶曰不有寡君

也。即不見引伸之義。有無皆可。玉篇寯不見。一曰不省人。是也。

冥寯雙聲。亦形容之詞。與寯寯重言不為異。瞻下之山山。雖指目旁

薄綴爲言。非不見之說。而其以聲爲義愈明矣。

瘵下云減也。一曰耗也。案減也者降殺之義。是瘵即左傳自是以衰之衰也。耗即毫字。是瘵又爲衰老之衰也。一切經音義出衰毫字而引此瘵減以釋衰。又曰毫今作耗。秋官司刺再赦曰老旄。宋版釋文作老耗。今本作老毫。然則毫之作耗乃唐人俗字。若如段氏說則耗也仍是減也。不可解矣。

供下云設也。一曰供給。二義無別。玉篇元

假下云。一曰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廣韻三十五馬假下云。非真也。而后云說文又作假。至也。案此篆說在才部。則此爲後人所增明矣。儼下云僭也。一曰相疑。蓋亦一義。左傳如二君。故曰克如二君。於景楚公子美矣。君哉。惟其僭也。故相疑似耳。玉篇韻會引一曰相儼也。則是儼人必於其倫之意。

并下云。從从开聲。一曰从持二爲并。案此字義疑。許君存兩說也。從从开聲者。謂此字屬形聲。其篆當作𠄎。汲古作𠄎。非也。一曰从持二爲并者。由开聲不諧。而謂此字爲會意。其篆當作𠄎。段氏依韻會所引。改爲从持二。蓋據开下云二。不知彼說原可疑。篆作𠄎。

隸作干。以隸為篆，豈有當乎？且干，犯也。犯，非物。那可持？乃二亦非物。而言持者，則據字形而言。𠂔，𠂔，以从貫乎？二猶白之入合二也。繫下云：一曰背縫，此必後人亂道也。禱下云：衣躬縫，讀者以繫禱同音，遂謂其相通。不知玉篇兩字亦較然也。繫下云：新衣聲也。此下即繼以禱字，云衣背縫也。又有襦，襦二重文，是知與繫非一字也。韻會引之，遂亦通禱。蓋據晉語衣之偏繫之衣也。不知彼是聲借字，假借之義，不勝書也。

裘下云：求聲。一曰象形，當刪聲。一曰三字，以箕下甘象形，秫下木象形，為比，豈有以本字之古文為聲者乎？

屨下云：一曰屋宇，案宸下云：屋宇也。是謂屨即宸也。諸說解中所云尸者，屋也。直以尸與广宇形畧相似，而強為之解也。恐不安。屋乃會意字，凡字訓屋而從尸者，當是從屋省。

履下云：一曰尸聲。說文不引殆以從尸從彳從夂，似重複邪。然古文顛且從頁矣，豈不尤無理乎？

屨下云：履也。一曰鞮也。案革部鞮，屨也。則屨下以鞮也為本文，或改為履也者，則以屨屣屩下說皆系諸部首而云履，故改之也。屨字大徐作履，小徐作履而無

屨義校者以其文異故記之非兩說也

獻下云一曰出氣也此後人謂獻同噓也口部噓吹也吹噓也本部吹出氣也即此知口部吹字為後人誤增王篇無

頌下云一曰鬢也玉篇一曰眾也

煩下云從頁從火與熱頭痛之訓貫串會意字也又云一曰焚省聲者此人因火而生焚兼意與聲自以為巧妙矣校者不察而錄之不知許君不為此穿鑿也韻會引作一曰勞也當據以改正廣韻頌下云勞也說文曰熱頭痛也別勞

也句又似不本之說文

穎下云難曉也從頁米此蓋本文或有脫誤從米不可解也一曰鮮白兒從粉省此後人以前說不可解而易之鮮白與粉自謂貫串不知頁人面也鮮白非所以言人面也玉篇亦並引之蓋羸入已久

堂下云山兒一曰山名玉篇廣韻皆曰山兒則是說文一本譌為山名而校者掇拾之也

廩下云屋麗廩也一曰種也囿下云窗牖麗廩開明是前義信有徵也椽下云種樓也古無稷之名漢無稷之字借用樓字最是蓋有欲其有專字者乃以廩字當之故加此說玉篇猶無此說可知六朝以

後始加也。廣韻亦無其韻乃引之

礪下云厲石也。一曰赤色。玉篇廣韻皆曰赤厲石。則此一曰尤謬戾也。小徐無之。韻會引作礪石赤色。礪字俗。

易下云一曰從勿。案此似是原文。然少從日。或蒙上句來。或許君不甚信之。故簡畧其詞。案此文凡三說。首說為允。日月為易。強與周易相牽合。則彖象之名。何以解馬。如乙力於土為地。乃分也。字為乙力。

祕書說大率類此。而路史謂勿為月彩之散者。六書正譌直改為昂。皆為所愚。而煽其燄矣。韻會但引首說。

驃下云黃馬發白色。一曰白髦尾也。此亦校異文。謂黃馬發白色。一本作黃馬白髦尾也。改此者亦不解發字。誤謂黃白相間。其意與段氏同說。已見存疑。廣韻云馬黃白色

騷下云擾也。一曰摩馬。此亦校異文。段氏刪上四字。甚快。

騰下云一曰騰牯馬也。案騷下云牯馬也。此以騰騷疊韻。誤謂其同義耳。月令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鄭注累騰皆乘匹之名。乘匹皆合耦之詞。周禮牧師云

通深是也。段氏乃曰讀乘匹之亦將以累勝二字皆讀如來邪。誤矣。豈有牯馬而能乘匹者乎。廣韻韻會引而又引月令以證之。不可解。

驩下云苑名一名馬白額廣韻皆引之案孟子引詩白鳥鶴鶴牛部摧白牛也白部雉鳥之白也是從崔之字多有白義知馬白額為驩之本義也玉篇亦祇此義而無苑名一義其列字也在馮字之下說文馮篆之上之驩驗二字其下之馮字玉篇雖不符合而相去不遠其上下諸字皆馬名也或說文本次原不在此自增苑名之說乃逡使與駟相屬耳且許君說字之本義至於借義多不言以其不勝言也試問先有驩字而後以之名苑乎抑先有是苑而後製驩字乎地名多有無定義者苑非其比如先有苑而後製驩字是漢字也古人不名苑也不得以驩苑不傳於後遂妄意其為古也驩之白額蓋與馮之正圓異如其無別則此細事不須造兩名也

吳下云姓也亦郡也一曰吳大言也此亦校異文小徐所引不吳不揚即許君本義其所以入夨部不入口部者即以此蓋讀者以此說少用改姓郡二義校者見大言一義反續加於末段氏所刪是也然玉篇引說文曰姓也誤也多此或增之或以其少用而去之亦郡也又大言也則其孱入也久矣韻會第引大言也一句不知所據者善本邪抑知其偽而刪之邪奉部三一曰至紛錯矣一曰大聲也玉篇引之一曰俗語以盜不止

為牽玉篇雖有而在引說文之前則是後人彙入其一曰讀若韞段氏謂韞當作執而未言其故案執從牽聲是其證也而譌為韞者地理志韞縣顏注韞即執字而前漢王子侯表韞節侯息顏注韞即韞字是其證也然說文無韞字此語正不知何人所記不必曲為之解

孫從瓜安符有執持義益從爪者瓜也執從取攷攷從爪作執
圍下一曰十二字小徐無或後人箋記玉篇兩義皆有而不引說文

口部又收圍字第云養馬韻會皆引之

均下一曰一曰匠也下文又云逸周書有均匠如引書為原文即後人

因加一曰句也如一曰句為原文則後人引書以證之也故間隔三

句文不相屬

應下云闊也一曰廣也大也一曰寬也似皆無甚分別或亦校異文

玉篇韞云大也寬也廣韻云大也引說文人口旁切

怒下云飢餓也一曰憂也案憂也蓋本文詩怒如調飢毛傳怒飢意

也蓋許君以詩言如則怒如朝飢即飢如朝飢矣不成文法且小弁

怒馬如擣如云飢馬如擣尤不可也毛彼傳故又曰怒思也鄭君蓋亦覺之故爰汝境亦曰

怒思也○爾雅釋詁怒思也釋言怒飢也許君通之概曰憂也後人以毛傳改許書而飢餓連文重

複無義或是飢意之譌要非許君意也抑怒如調飢疾如疾首文法

正同然痰熱病也

鄭志疾猶病也

祇是泛言病耳疾首乃的指之非重複也不

與此同

玉篇飢意也憂也宜先用毛義後用許說

憚忌難也一曰難也蓋校異文玉篇難也畏憚也韻會引廣韻難也

沔下云或曰入夏水案水經謂夏水入沔不應沔乃入夏此句或後

人加之王篇無

澤下云一曰下也此後人以偽孔傳孱入詳見繫傳校錄余之知一

曰有後增者實由此悟入聊復記之韻會澤字四見雖不引說文而

無下也之說

演下云一曰水名段氏曰未詳案玉篇曰又水門也門名雙聲名似

門之譌而廣韻亦無水門之義消下一曰水門玉篇同廣韻則曰水

名此名門互譌之比也

溷下云亂也一曰水濁兒又以孱入者加於上也凡在某部者說解

必見部首之義且有勉強黏合者如溷下云水石之理也所引周禮

祇有石理竝無水理玉篇不係部首為說故第云石散溷凡玉篇之

說多宗說文而少此黏合之字者乃其書體例固然竝非所據說文

少水字也。况溷從困聲，當以濁爲正義。亂則引伸之義也。玉篇溷濁也。引楚辭而後釋溷曰亂也。亦可證。○溷所以從水者，散溷屬石，而所以散溷則屬水，卽如碑碣夏日暴之而驟雨淋之，則石理縝密處如故，鬆浮處散溷矣。段氏說甚快，吾自隨文解義者，終不能無疑也。蓋溷下云水石之理也。段氏刪石字而引防地理也。枋木之理也。以證之又自加一說曰：力者人之理也。案防枋二字許君皆以爲形聲。雖聲兼意者亦多，而兼意必非正意。若力爲人之理，則防枋爲意兼聲字。說解當云：從力力亦聲矣。而第云力聲何也？且從力聲者尚有枋勒肋枋四字，肋亦可云肉之理，枋亦可云手之理乎？從力之義者，有幼筋虜男劦五字，說解未有理字，則知理非力之的解也。力筋也，筋肉之力也。兩字互訓，不言理而廔下則云血理之分，衰行體中者，是人之理曰廔，而不可以力當之也。永下云象水壅理之長，是水固有理，而不必有專名也。王制祭用數之仂，鄭注算今年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孔疏，仂是分散之名。故考工記云石有時以溷，發同則意通故以溷證仂考工記又云以其圍之防，指其數。注防謂三分之一是防仂通也。說文無仂者，蓋亦作祭用數之防乎？設說文有仂，則從人從力段氏將說之。

曰人之理不復遷就其說於力矣且玉篇有泐郎得切泉聲也設說

文有之段氏將說之曰水之理亦不遷就其說於泐矣

澆下云一曰容也

謂兩字通用也吾鄉皆謂下地為澆不識容字矣

玉篇牛蹄踏水也亦容字同廣韻引有水一表

瀆下云溝也一曰邑中溝此校異文段氏不須曲說

乎今京師驅車者呼之其音如荐玉篇相

捉下云搯也一曰握也玉篇二義兼有恐握也係原文後人以下文

即搯字說云捉也遂改之耳不知持下云握也摯下云握持也操下

云把持也握下云搯持也把下云握也搯下云把也是此八字同意

而搯搯同音且當是一字搯握初非兩義也特散在數處或後人亂

惟搯下云把也把當讀平聲不與此八字同意

獲字說韻會引之一曰握也下又有一曰搯也似有無皆通握者搯

持也握搯一義故無之通也乃握下二十餘字始是捉搯也一曰握

也搯捉也其訓與握同而不類列者蓋握搯同形而異情自繫縣持

也至揮提持也凡十八字皆區其持之之法惟捉是捕捉之意搯則

搯吭拊背之謂。非持物之說也。捉下既區搯握為兩義。則有之亦通。持下小徐本作偏引。一曰踣也。玉篇廣韻皆無。一曰踣之說。蓋後人加之。謂踣踣通也。足部踣一足也。乃謂人之一足者。廣韻四紙。履一足。又作踣。踣牽一脚。又引說文偏引也。左襄十四年傳。諸戎持之。注。持其足也。然則增此句者。即據此傳為說。以踣一足之名。被以持牽一足之義。亦似有合。而絜之以小弁伐木持矣。則其說不通矣。毛傳。伐木者持其巔。鄭箋。持其巔者。不欲妄踣之。皆渾解之。未嘗破持字。許君則破之曰偏引也。以為引木之巔。引鹿之足。無不可也。今之伐木者。必相其木之曲直地之平陂。恐其踣時為石所墊。為溝厓所閃挫。於是。以繩繫之。以人引之。而後其踣也。得其地。而無所傷。故箋云。不欲妄踣之也。孔疏。不達物理。又不考說文偏引之說。而曰持者倚也。夫終倚之。則終不踣矣。欲其踣而去所倚。則仍聽其妄踣矣。豈於傳箋有當乎。

擣下云。手椎也。一曰築也。此一曰蓋後增。椎之亦不必徒手。言手椎者。為其字從手也。段氏謂築者。必用築。以此區為二義。受其愚也。玉篇引

○又案玉篇引亦作搯。搯本小徐本皆作搯。搯下云。搯持也。既以搯搯。搯似作搯。為是。搯下云。搯也。與築為兩義。玉篇搯搯而搯也。當再詳之。

搭下云縫指搭也一曰韜也小徐作一曰韜韜或作一曰韜韜合兩本從之是也案此句或出字林恐人

不解縫指搭而改之也玉篇韜韜也既用此義即不復用縫指搭義

亦可證其非異義也金部錯以金有所冒也是今謂之套者古謂之

沓也沓套一聲之轉車部輶輶帛錯也大徐作沓自通今衣工指用刺沓言之始即所謂韜指搭與

揅下云一曰揅也既天依揅與前義不異第分詳畧耳

揅下云刺也一曰刺之財至也似是一本經刪節也然玉篇云揅也

恐刺也即揅也之譌揅字上承揅字故也則與刺之財至為兩義矣

此處數十字兩書次第猶相仿佛幸可窺測也

捲下云一曰捲收也此俗說也大徐曰今俗作居轉切以為捲舒之

捲而不悟收也之即此說也玉篇尚無此義亦可證知其俗古人祇

用卷舒論語卷懷即是收意韻會一曰收也治也在引莊子之下不

知亦是引說文否

撚下云一曰蹂也玉篇祇有此義然撚從手蹂從足義何由而生曰

部昏下引詩或籟或昏昏今本作蹂然釋文引於或春或揄下云揄

揄白說文作昏正與昏揄白也合似今本說文譌春為籟詩傳或籟

揄者或蹂黍者箋云蹂之言潤也下文又云又潤溼之疏申毛曰或

使人蹂踐其黍。申鄭曰。或復以水潤溼之。將更春以趨於鑿。筴紫潤溼而後春之者。惟大麥。故吾鄉別其名曰。踈。以其糠米黏著也。他穀必暴乾而後春。不可潤溼。或蹂在或簸之後。當非倒文以就韻。今人簸米者。或有細糠未盡。以手著箕搓之。謂之撚。亦謂之搓蹂。音蹂。呼之如得文。言其狀。州人呼之如磨。頭人九切。或即此詩所云也。蓋春簸之後。不得再施以蹂踐。蹂踐之名。祇可以代案鞣。而不可以代春。古用立杵。手執春之。今用卧杵。乃任足也。然則許君以蹂釋撚。卽以撚釋詩之蹂。爲毛傳未能顯白。而以此通之也。

媿下云。媿媿也。一曰弱也。集韻引作一曰弱也。好也。案媿媿俗作媿娜。揣知說文原本。必是媿媿弱好也。刪者或存其名。或存其義。按者兩存之。不知爲一義也。而以一曰互其間。玉篇媿下云。媿媿也。媿下云。媿兒也。媿下云。媿屬也。給卽所謂媿媿也。亦世語。媿媿媿媿也。身弱好兒。始下云。媿媿也。一曰善笑兒。其故同媿。玉篇媿媿笑兒。可徵也。廣韻二十四鹽。始下曰。媿媿善笑兒。又兩收媿字。一云媿媿善笑兒。一云媿媿喜兒。集韻始下云。媿媿喜笑兒。三收媿字。一云媿媿喜兒。一引說文。始也。一曰媿媿喜笑兒。一引說文。媿媿始也。一曰喜笑兒。蓋二字疊韻。無倒正也。玉篇之美當係善媿。

婚下云俛伏也。一曰伏意。此校異文耳。段氏據集韻類篇改伏為服。夫悅服必俛伏矣。良由誤謂一曰盡出許君手。故勉強為之分別也。

唐韻引一曰言伏也。則為而人倒玉篇無此句。

嫌下云一曰疑也。案心部嫌疑也。此人見禮用嫌疑。不知為嫌之借

字因而增之。玉篇有某說第引上句不引本句。

踐下云利也。一曰剔也。蓋亦校異文。玉篇有利也而無剔也。蓋所見者未譌之本也。廣韻有剔也而無利也。蓋所見者已譌之本也。集韻

則竝引之矣。蓋校者掇拾於一處耳。說文無剔字。

甌下云一曰穿也。曰字當是衍文。考工記甌實一。補厚半寸。脣寸。未

言其幾穿於甌則言七穿矣。鄭司農曰甌無底甌。韻會引說文高部甌下說曰甌無底曰甌。即是此語而行曰字。

甌。字饋食禮。鄭注甌如甌。一孔。一孔。卽無底也。蓋即本諸許說之一穿。

寫說文者誤增曰字。○甌。考古圖作甌。則是從鼎獻省聲也。於法

亦合。惟是博古圖所收之甌。其下皆連甌。則是二器相連為用。甌從

虜。殆兼取虜所從之甌為義乎。但許君收之瓦部。則是以瓦作之。而

博古考古二圖所收。則銅器也。鼎亦銅器。豈銅作者字作獻邪。○考

古圖引說文曰甌無底甌也。則不必云一穿矣。○韻會不引一曰向

向。

紆下云誑也。一曰縈也。玉篇曰：紆，曲也。誑也。無縈義。又曰：縈，旋也。知紆與縈異。紆猶之胸，祇是一頭。誑，縈則回環旋繞也。紆下云：紆未縈，繩也。是謂紆曲之而未縈繞之繩也。其區別尤明著矣。士喪禮不結，注：結讀爲縈，屈也。江河之間，謂縈收繩索爲縈。釋文引說文：縈，縈繩也。似挽誤。公食大夫禮，疏以爲設豆，縈案經文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醯醢昌本，昌本南麋，鷄以西。菁菹鹿鷄。案此六豆，先自西而東者三，繼自東而西者三，是誑也。自西起者至西止，是不縈也。顧儀禮之縈，是借喻。若論本義，則繩之誑何以有名。蓋作繩者，初絞爲一股。誑此一股而合之，謂之繩。其誑之而猶未合者，謂之縈。今呼爲坯者，殆即此乎。再問通人：○玉藻齊則結，結佩注：屈也。蓋但屈而上之，若縈繞旋轉，不成威儀。考工記：紆行，蛟屬。蛟行亦但屈折，不盤曲也。皆可證。○儀禮古文作精，今文作績。鄭破爲縈。說文：績，下無紕義。而於縈下見之。蓋說禮與鄭君同。○上文：紆下云：絲勞也。玉篇作絲，縈也。然則一曰縈也。蓋本在紆下，乃既譌爲勞之。後校者見不譌之本，而添注于下。後又遂入紆字下耳。若紆訓絲勞，則當與紆字爲伍。廣韻：紆，絲難理。

綖下云白鮮衣兒而從糸炎聲之下又云謂衣采色鮮也玉篇則但
云衣綖色鮮也然則白鮮衣兒乃許君語謂衣采色鮮也蓋庚注而
為寫者所離折耳上文紆下亦云白鮮衣兒玉篇則曰鮮絮即今字兒此
條雖無一曰而情事大同故附著

繫下云繫纒也一曰惡絮原本蓋云繫纒惡絮也繫纒讀如谿黎以
疊韻字為名目也惡絮則所目之物也刪者各存之校者掇拾而誤
分為二段氏所引廣韻緯纒惡絮是也吾鄉於布帛之不堅緻者謂
之谿流解去聲網谿流即繫纒纒流雙聲語轉耳解網者如網之鬆解
也集韻引云繫纒也今韻會引繫纒也一曰維也從糸毳聲一曰
維也乃纒下說也亦可見各本之有移易矣

纒下云繫纒也一曰維也玉篇一曰絳纒也然則是絳譌作維而又
挽纒字也一曰猶云一名謂繫纒又名絳纒也仍是疊韻字絳下云
蘭滓絳頭也是知絳纒仍是惡絮特呼之者不同詞耳

屨下云履也一曰青絲頭履也蓋兩本一詳一畧耳玉篇屨胡瓦切
屨屨也廣韻三十五馬作屨云青絲履又繩履集韻三十五馬作屨
云履也方言西南梁益之間謂之屨一說青絲頭履或作屨二十陌

亦作屣引說文履也青絲頭履案字當作屣如扉之從尸說解之戶聲當改爲從履省或體作屣明從履省委古音窩自歌轉麻若戶聲不得入馬韻又不得讀如陌也乃是會意字

贏下云一曰虎螭案一曰下當再出贏字乃蝸之別名不連螺矣玉篇力果切螺贏也又力戈切蚌屬至為明晰蝸贏之贏今作螺大徐第音郎果切不足關虎螭一義○蝸下云蝸贏也螭下云虎螭也玉篇蝸螺螭螭也案委虎者有角之虎也蝸有角故名虎螭猶云蝸牛矣

里字下小徐本有一曰土聲也本屬乖刺段氏改土爲士尤謬韻會不引然引從甲土亦誤

劫下云或曰以力止去曰劫小徐無止字吾向纂繫傳校錄以其與上一義別也遂依之今知非是祇是一義兩本詞有詳畧校者掇拾之觀其少從力去聲之文亦可知殘闕多矣不得強爲之解也段氏依韻會補從力去三字案說解已見去義但未明著其聲故知當云去聲也玉篇廣韻引云人欲劫以力止曰劫或曰以力止去曰劫即如今本矣而人欲劫劫字皆譌

錢鈹也古田器鈹下云温器也一曰田器玉篇鈹温器也錢田器也

案顧氏不以錢鈹爲一物蓋說文本然後人以毛傳增入錢下因增一曰田器於鈹下

鈹下云鈹鑷大犂也廣韻引此一曰類招此亦校異文犂耜一物也段氏不

察而強以人牛分之誤玉篇鈹耕類蓋耜類之譌鑷作鑷云犂鑷也但不連言鈹鑷耳

衛下云從行一曰衍省聲此校異文也故小徐祇從衍省聲四字衍當作衍衍皆會意字故可省然不知孰爲本文矣

陪下云大阜也一曰右扶風郿有陪阜蓋一曰以下乃原文讀者以陪是阜名改爲阜也率意加大耳案自解至阮凡九字皆舉其名以實之而又舉郡名以定之陪繼其後例當同文故知其爲原文也設誠爲大阜則當與陵隄二字同列於首乃得其次校者掇拾之反以正義爲別義玉篇祇云大阜也廣韻引說文亦然則祇據刪改之本未見真本也集韻引如今本

醒下云病酒也一曰醉而覺也節南山正義引之云病酒也醉而覺無一曰字兼無也字似是原文仲達申之曰言既醉得覺而以酒爲病得其旨矣蓋病酒之說述毛傳也醉而覺又爲毛傳加疏解也夫

人之醉不以爲病也。當其既覺則頭目不清，心神昏眊。夫而後病其醉也。然亦惟醉而已。覺覺而猶醉，而後以爲病。迨異日仍沈酒者，則以是時覺而無醉，反是真醉而無覺也。故以醉而覺解病酒矣。玉篇醉未覺也。未字恐譌。至於說文無醒字，或係挽佚。即云借用醒字爲美惡不嫌同詞，亦無不可。疾爲病亦爲疾然欲分病酒也。爲詩憂心如醒解而以醉而覺也。爲左僖二十三年傳醒以戈逐子犯解。釋文醒是項反則恐未然。乙亥七月檢韻會則一曰句爲所不引者。凡二十餘事。是書所據者。小徐本也。亦可見一曰之不足盡信矣。惟我所據本凡挽七十葉適當所挽者。即不知其有無。當更求足本核之。

補正

湯都毫古書多作薄。蓋毫亦秦漢間字。

四葉後十七行

筠清館齊侯壘二器。洹字婁見作。

洹

二形。

五葉前十三行

案武梁祠畫神農所持之杵。其金與古幣同形。非今欸也。

七葉後十七行

說文釋例卷十一

安邱王筠貫山學

非字者不出於說解

半意半形者象形之變格也。半意半事者指事之變格也。許君於其意必出其字而後解之。於其形與事則不出而直解之。蓋以苟出於說解則人疑其為字也。故文字之格變而說解之體亦與之俱變。今本多有出者則枝者恐人不知所謂。側注於旁以醒人目而昧者傳寫輒以入正文也。其無是字者猶為易見。其有是字而非從是字如谷字非從欠之類苟出之則尤昧人目矣。

𠂔下云從上闕方聲案闕謂𠂔也。𠂔非字而兩古文所從之𠂔𠂔概可知矣。

示下云三垂謂川也似小而非小也。古文𠂔下半之川似川而非川也。

番下云田象其掌田非字蓋後增。果字下不云田象果形可證。牟下云象其聲氣從口出謂𠂔也嫌於音私之𠂔故不出。

牽下云象引牛之縻也。指口而言不出者，嫌於莫狄切之口也。口用疏布或絺綌，兩旁無著必下垂，縻則繩也。繩弱亦不能正直，其意相似而物不同也。

嗔之古文，蒸下云。上象口，下象頸脈理也。分為兩體，故言上下。謂甘象口，則𠂔之口作甘，非古也。絲與冉之篆文正同，故均不出。○考古圖：王子吳飮，縣知字不從甘。

君之古文，罔說曰：古文象君坐形，蓋從口，仍與小篆同。口象坐形也，嫌於居竦切之門，故不出。

𠂔下云：象水敗，兒不出，八者，嫌於七八之八。

單下云：從口，卑，亦聲。闕，案卑乃後人誤增，所謂闕者，即指此也。卑既非字，安得言從？若既言從，則大也。說其義從口，卑說其形，口亦聲，說其音，三者備矣。復何所闕乎？又案繹山碑，戰字從單，漢印中單，姓亦往往如此。博古圖從單之字，其形甚多。小篆整齊之，遂從口。許君隨文說之耳。說詳存疑艸部靳字下。

登下云：豆象登車形，頗不安於心。豆既不足象登車形，即象形亦不當出。豆字段氏曰：案籀文省彘之肉，小篆併肉収省之，其說較妥。而

尚未盡善。以登發為從豆，彳省聲，可也。不言聲，則不可。且彳字，豆中有肉，兩手奉持於下，是祭器也。故致敬若此。若發之，以兼從者，登車執綏，登山亦或攀藤附葛，抑凡登，又不必盡用手也。故収或有或無，皆通耳。至其以登為小篆，正不必然。許書之例，固以小篆居首，然彳為籀文，人、亼為古文奇字，人、宀為古文大，宀為籀文大，皆以冠部矣。夫有籀文，人、古文奇字，人，則古文人，篆文人，何不収也。曰彳，即是也。有古文大，籀文大，則篆文大，何不収也。曰宀，宀皆是也。是知一字而篆籀古文兼全者，是遞變者也。有篆古者，是籀文變古文，而篆文反用古文者也。第有篆文沿之者也。有篆籀者，是籀文變古文，而篆文反用古文者也。第有篆文者，是終古不變者也。抑且第有篆籀者，容倉頡尚未造此文矣。第有篆文者，容史籀尚未造此文矣。遞相制作，至李斯而大備。故以小篆領字也。若盡用古文，以符先後之序，偶遇古無之字，當變倒矣。玉篇亦以時行之字在前，而說文之字在後，正許君意也。不然者，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而或體居其半，何許君之陋，所識古籀文止於此乎。品部，品下云：從品，相連不出山者，嫌於山水之山也。干部，干下云：下山，下之也。山亦後人箋注，誤入正文。山既非口犯切。



之U。又非去魚切之U。是非字也。且說中下字即指U而言。並非謂
弇上下兩U。言下U以別上U也。蓋上U已在從干句中矣。孫本謬
作中。尤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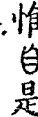
谷下云。上象其理。不云上象其理足徵。不當云下U弇之矣。人既非人。凌字。又與眉之上象頷理者
似也。

只下不云從八。嫌於七。八之八。

業下云。從中。中象版。如是言從何所底止。第云下象版可耳。

爨下云。白象持甑。持以釋白。甑以釋用。用不出者。非字也。下文門為

竈口。雖非本義。然猶可以形借用。故不同也。○鐘鼎文爨字作。借爨為眉。則作。其日即用也。緣是象形。故多少任意。惟自是

百字。自是鼻字。未有從酉者。又。從血。蓋本從血而刻為耳。



又下云。象又之形。又下云。象形。不出一二者。嫌於數目字也。

爻下云。中象決形。案中即楚危切之爻也。字形雖有象直之分。然爻字從之。固直也。然云象形。則非

字也。不當出。此注或疑後人改。顧氏曰當從爻聲。

眚部。𠃉下云。從目。𠃉段氏以𠃉為十二篇余制切之。𠃉然其形不似。

於小切之。𠃉則形似而義又不協。恐原文作從目象形。蓋𠃉之說曰。

目圍厂以象圍繞之形耳既經闕挽之後或見厂無說解遂增厂於
目下而又不敢言從厂之所以然且不敢作楷字而依篆文畫之正
與虫部獨下厂象形之厂同此其謬誤不待辨矣○亦部之罍鐘鼎
文作則罍當作

眉下云象眉之形謂厂也此不出厂則罍下之厂愈可見又云上象
額理謂厂也獨加上字者以見所云象眉之形指在中之厂也苟兩
句連言象則不知所指矣夫嫌於厂凌字故不出○眉無當於五官
五官弗得不麗故不得以毛概之而與須髮同為特製然須會意髮
形聲眉乃象形而兼會意又別加一形以定之是古人亦有不得已
時也雖然鐘鼎文或假廩字為之或假釁字為之恐眉字非三代所
有則亦宜其支詘也由此字觀之則雖其形同而於本義無關者猶不敢冒言從也今
之人乃以本無之字列於注中自謂詳審其未識許君小心之故

半下云象聲气上出與牟同意謂一也不出者嫌於姑泣切之厂也
以五音韻譜作主為正又紫聲气上出小徐少聲字非也半以象羊鳴時之
聲气上出非平時气輒上出也牟下亦云象其聲气從口出
衷部寬下云引而止之也所謂止言字從止所謂引則指口也不出
者嫌於莫狄切之厂也然此字玉篇作𠄎注云一本作寬蓋是孫強

輩所加注解謂玉篇兩本不同體也。柰寔從吏，吏之匚即是繩而牽亦當從吏，然亦加匚為繩也。篆韻玉真音帝頭也六至憂音樹路也寔音致重文有是似吏之為庸韻不收也

胃下云，國象形，國非字也。鹵字直云象鹽形是也。小徐本加國亦非也。如果是字，則鹵下不當云胃省矣。

互字象形，當是古文而說曰筮或省倒置矣。筮加竹非互省竹也。筮

下云象形，謂互通體象形，故下句加中字，中謂夕也。不出者，非字也。

或謂夕即夕字誤也，必分別解之者，蓋此器即吾鄉之絡絲粟子也。

其形正似工字，惟象人手推握之狀，斯成互耳。其絲往來相交而交

互回互之義起焉。

巨下云象手持之形。篆韻謂口也不出者，非字也。古文巨亦象手持之

與互字形略似，手持與推握義亦略似。

冂下云象氣出形，割上半之冂以象之。

冂下云，冂上礙於一也，冂字非後人所增，即乃字也。乃雖作了，而冂

值從之，皆作冂，冂之下半正同之矣。蓋本作了，上礙於一，寫者疑其

不類而改之，不知乃冂二部相次，正以此故。乃本難詞，冂亦氣不舒

故從之也。是以古人借為于字者，乃借其義而為于，嗟之于也。氣出

難故長吁以發之。又以為巧字者。則以聲借用。義全無涉矣。巧從彳。聲猶鐘鼎借佳為維。維從佳聲也。

兮部乎下云。象聲上越揚之形也。謂ノ也。不出者。嫌於於小切之ノ也。又案乎字。蓋即古呼字。借為語詞。既久。乃加口作呼。分別文也。然許說曰。語之餘也。則如今義。

豆下云。從口象形。謂上之一下之ノ也。然此字自象器中有物之形。從口二字。亦疑後人加之。

豐豐皆下云。象形。謂曲也。𠂔也。皆非字也。

血下云。一象血形。夫既象形。則一非字矣。然說文屢出之。其從一之本義。及從一聲者。無論若夫雨不二字。則以一象天也。亟字則以上一象天。下一象地也。出。韭。立。至。且。以下一象地。毛。七。以中一為地。才。亟。反。以上一為地也。毋。則以一為錢。貫也。夫則以一象簪也。戈。則以一象形也。于。則以一為人也。冂。匸。之一。則覆之之物也。夫一本指事。以上諸字。則借為象形矣。然亦有各自指事。而與本事不相侷者。甘之一。則道也。音之一。則音也。古文帝之一。即上字也。十。則以一為東西也。于之一。為气。平。則以一字之形。平也。寸。本末朱之一。則記識也。

且有會意者。丙以一為陽也。陽奇陰偶。一為奇數。丙固陽火也。峯止也。從眾盛而以一橫止之也。則一為止義也。毋止之也。從女有奸之者。是一象奸之。又為止之也。乃至其形既變而仍謂之一字者。則門之從一下垂。由之一屈象形。可屈而下者。亦可屈而上也。意者道立於一無施不可。故其義絕不比附。亦無嫌乎。市下云從中象連帶之形。獨不出一字。勺下云中有實所實者一也。亦不出一字。



主下云從王象形。案從王二字必後增。非字不可言從也。此字全體象形。不可分別說之。其下為鐙。樂上曲者。鐙。盤。則鐙。炷也。從。亦聲。說皆勉強。但形似耳。至於其義。則許說云有所絕止。而識之也。絕謂句絕。即所謂滴露研朱點周易也。豈鐙炷所可附會乎。且之音義亦如易之一音單。一音拆。×音交。口音重矣。皆後世強為指名。未必出古人本意也。即如點句勾股。乃一類事。東方朔傳。止輒乙其處。乙即今之勾股矣。尺下云乙所識也。下云鈎識也。皆即此意。要是姑以為說。莫認真也。

丹下云象采丹井。既以月非字而不出矣。又云。象丹形。小徐本云。丹形也。案。當作及。象采丹井及丹形也。八字一句讀。說詳句讀。



篆體當依朱文藻繫傳攷異作月。即古文月而倒之也。大徐本丹青
三部有四文從。餘皆引長之。如一字不復成為象形。

井字全體象形。分之為井。皆非字也。乃象構韓形。不出井而
鑿之象也。則出者。必後人加之。小徐本象構韓形。鑿象也。文義亦
不順。元應引象構韓形。象鑿形是也。且此字本是汲井。借為井田。以
。象甕知之。而許說先云八家一井者。井田九區中為公田。民宅之
二故半在田者。即在此中。詩所謂中田有廬。公羊所謂井竈蔥韭皆
取焉者也。許謂八家共汲一井。非謂方里之井也。釋水疏引說文井
鑿地取水也。此句蓋在八家一井上。

自下云象嘉穀在裹中之形。謂白也。此字小誤。見改篆。

鬯下云中象米。謂米也。正之即米矣。不言從米者。鬯既釀米為酒。不
復見米形也。且鹵胃皆作此形。不可概謂之米。此乃許君精詣。鹵莽
者必云從米矣。○收故作與禽鳥等字同法。其皆不斷。乃全體
象形字也。

爵下云象爵之形。謂盃也。非字故不出。爵雀蓋古今字。然將徑訓為
小鳥。則從鬯從又難為說解。將徑訓為酒器。則盃亦難為說解。故許

君和合兩說以解之亦說解中之變例矣。畚與鹿字上半相似不知何以象雀形。古文似四雀在木上之形。或傳寫少改易之。雀好羣集木上也。然古木寒雅未嘗不羣集也。再欲其象酒器形則吾愈昧矣。不可強不知以爲知。○商雷篆爵銘作與此相似。

舍下云口象築也。倉下云口象倉形。非字則不當出。既出之則不當言象。然此非後人附益也。口部中字皆非屋也。惟囙囙中必有屋。然義取禦罪人使不得逸出。則重在周垣而已。舍倉則皆屋也。以口象其屋之牆。微有不同。故出之而仍言象也。

京下云一象高形。一非古本切之一。蓋後人所增。

高下云曰象進孰物形。讀者以其似楷書曰字而加之。不知篆自作曰。無此字也。此是全體指事字。並從高省之說亦牽強。不然高字下半全似土田字。而云象高厚之形。不出田字何也。然幸其未嘗一切增加。猶有隙可入也。大徐本從高省象高厚之形。小徐本從高厚之形。案小徐是而從當作象。

啇下云從入回象屋形。中有戶牖。案從入回殊牽強。然知非後增者。於穀所振入徵之象。屋謂入也。戶牖謂回也。然此乃全體象形字。不

可闢入會意。

女部爰下云象皮包覆。𦉳謂工也。下有兩臂。謂人也。夫爰訓𦉳蓋而字形有頭有臂。下又從爰。是又有足也。人之全形與夏字有首有手有足。何以異哉。且𦉳蓋字而隸女部。義尤遼遠。恐古義失傳。許君隨文說之耳。

舜下云象形。謂匿也。匿非字。

果下云象果形在木之上。謂田也。似井田字。故不出。

朵下云象形。謂几也。嫌於短羽之几。故不出。今謂花枝為朵。亦取垂朵朵之意。又謂藥為胠。胠。胠大腹也。蓋象藥形而借之。朵。胠雙聲。胠。朶韻。○說云此與采同意。采當作秀。秀。光武帝諱也。諱之故借用采字。朵篆作𦉳。秀篆作𦉳。既非短羽之几。又非叟詞之乃。蓋皆象形也。朵下垂禾之秀也。亦下垂。乃在禾下。與足字口在止上同例。第象其垂耳。不謂穗在禾之根也。乃朵不作秀者。禾卑而木高。華實之垂。去地甚遠。故不然也。又案孕字下云從几。一切經音義引作乃聲。竊謂似亦與朵同意。几包乎子之外。象人懷妊而大腹也。否則孕字從子從几。篆偶盤曲於上。寫者誤為從几。而改其說。解乎。從秀

之莠誘撈從莠之莠其篆皆作𠄎與乃篆同惟秀篆從𠄎與几篆同蓋既無說解而人以爲從乃也

稟下云入象形菜下云竹象形兩字同義象形亦同然出入竹二字則非也果從入則稟以掘地可從入之義果從竹則竹工瓦切菜互瓜切可從其聲既云象形而出之者後人增也稟爲象形而兼意與聲之字菜爲以會意定象形字

樂下云象鼓鞞謂幽也非字故不出雖釋樂疏引此文云樂五聲八音之總名象鼓鞞之形木虞也白誥也是象鼓鞞之形但謂幽也似於虬切之幽故不出然左傳季札觀樂固分歌舞兩項此指其作之而言若說文鐘磬簫龠下無不指名之爲樂則樂之本義主器而言也白誥也一句或習說文者所增未可信也

艸下云象形明是中字部中又皆取艸木義而不言從艸者段氏謂草木方盛不得從艸木初生之中義固是也然每亦訓艸盛不旣從中乎此部承艸而中三部之後得無字形本作𦉳邪

畷下云象宮垣道上之形是此字除口之外皆非字也玉篇以入囊

部者既變為壘矣。以隸亞部則非理。不如以上半形似入於前一部矣。非謂從來得義也。說文玉篇案部皆在口部前

昔下云從殘肉謂𩇛也。六書統以𩇛爲𩇛之底𩇛既非字而可云從。既云從而又不

出𩇛者。固由肉省而爲𩇛也。不言從肉省者。𩇛固兩𩇛。不可云從兩

肉字之省也。蓋殘肉者別解之肉也。則零星矣。若登於俎者。半體之

肉故俎從半肉不可多也。俎從一肉字之省而其肉反大。皆從兩肉字之省而其肉反小。

毋下云象寶貨之形謂𩇛也。上文云從一故知之。要是全體指事字

並不必言從一。

弓部𩇛下云象形謂𩇛也。

求下云象形謂𩇛也。與樂字同爲會意定象形字。

鼎下云象析木以炊也。謂鼎也。案鼎字全體象形。目其腹也。鼎之上

出者爲耳。下注者爲足。不當以下半別象一事。豈以如此則四足與

說解三足不符邪。然方鼎固四足也。

米下云八象泉之皮莖。出八字誤也。六篇之米云八聲。此又以八爲

形。卽作米亦庸有別乎。今呼已析之泉皮爲麻米。轉音爲匹。與匹

肯下云出其飾也。出字可疑，以爲止而切之，出則不可，然無象字，則刪之不成句，或本作上其飾也。校者以上與出相似，遂改之耳。月下云二其飾也，二字之難解同此。若巾下云一象系也，既有象字，則一可刪也。

巾部帶下云象繫佩之形，謂𦘔也。此字象形兼會意，重巾其意也。𦘔

其形也，帶巾於腰，形本難象，故卽當胸之一面，而作一字以象之。知一

形者市下云象連帶之形是也。一不可謂之帶也，故加佩形。傳曰帶有結微象象結形。佩之形仍未顯著也，故

再加重中，非重中也，帶之垂者也。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是也。

紳既下垂，則兩端並於一處，是以重也。

衰下云象形，謂絲也，不出者嫌於而剗切之，絲也。此以意定形字，古

文合絲則純形，上象其覆，中象其領，下象編艸之垂也。

卒下云題識，謂尸也，嫌於於小切之，故不出。

履下云舟象履形，舟履雖大小懸殊，形尚相似。兒下云白象人面形，

人面多白，字形亦頗相肖也，不直言從舟從白而仍出之者，尚有仿

佛，故不與毫無意義者同詞也。

兒下云象小兒頭，白未合，謂白也，嫌於杵白字，故不出。

先下云匕象簪形。即此益徵匕兼棘匕天畢之形。先者今所謂又簪也。故亦不直言從匕而謂之象也。

窅下云象形。嫌於大小之小。故不出。𠄎之象形也。弁以皮爲之。𠄎蓋廷飾。會弁如星之意。上出者。弁有邸也。弁師職云象邸與。𠄎衆等字之上出。爲起筆處者不同。𠄎則兩手執之以加於頂也。

𠄎下云象左右皆蔽形。不出。𠄎。

弱下云上象橈曲。謂弓也。如其不爲弱者。此第說字之半。嫌於弓矢字。故不出。又云

故從二弱。弱亦非字。不出。則丈義不明。故變例出之。然疑其不妥。別見逐篆篇中。

后下云象人之形。謂尸也。尸爲臥人。尸從反尸。而又到之。然不自成體。故言象也。卮下說亦曰象人。下文又分尸一口爲三字。非也。段氏說當是。

嶽之古文囟。說曰象高形。謂冎也。楷作岳。冎本仿佛丘篆也。冎其上者嶽爲大山。大則丘壑必多。故曰昆侖丘。昆侖虛矣。吾由此推之。丘篆當作冎。象形字。古文當作冎。會意定形字。蓋山丘不以大小分。以石爲體。而上銳者謂之山。以土爲體。而上平者謂之丘。故昆侖爲絕。

大之山亦以丘名不然丘從北一一即是地至又加土豈不重複
石下云在厂之下口象形後人誤增口字也所謂在厂之下即指口

言苟以口橫互其中即文義不順

琅邪碑山二碑石從口古之口不及說文

磬下云象懸虞之形指声而言声非字故不出竊疑此文本在籀文
殷下象縣虞之形解字之左半及擊之也解字之右半今遂於此而

曰籀文省史籀豈知李斯加石乎○段氏引或說乃象磬之股一象

磬之鼓近是然如其說則作尸可矣何必分而為二以象兩乎此篆

原文蓋作𠄎也四之右象其股之博而短左象其鼓之狹而長迨

變而加石又有聲磬等字從之得聲下有所增則作字不便乃比而

同之獨留一筆引長耳

篆字為中又有說

長下云序者倒亡也此乃讀者加注恐人不知亡聲為何所指耳故

其字作倒非傳寫謾也段氏不知而改為到字雖是而失其實如鼎

臣所云倒亡者不亡也苟六朝已有此說即必續倒亡也之下矣此

刻版之妙也

與下云幽與饗同意闕

上五字依大徐闕字依小徐

幽非字後人增也蓋此字去火所餘

者幽也幽非字則無聲無義許君不得已而謂之與饗同意謂幽為

舉之上半也。舉為毀之。或體升高也。火飛亦高。微有肖似。然幽有著矣。一尚無著。故云闕也。段氏謂從與省。省并為一。以言楷書則可矣。然亦無此等篆家自作與從收。收不能省為一也。雙字楷作崇。五經文字有與部。云說文作幽。初不顧幽。破壞之者。法篆家自作與從收。收不能省為一也。雙字楷作崇。五經文字有與部。云說文作幽。初不顧幽。有與字。篆書初同也。既有所說。大諸人尚歸聲虛造如此。


亢下云象頸脈形。謂凡也。似几。席字。故不出。抑此篆當依前目作夆。今篆依楷作之也。又此字似通體象形。人非大省。頸上承首。首大於頸。故以人象之。凡之外則頸形。中加一者。象頸中間之高骨也。今謂之結喉。

淵下云。左右岸也。謂凡也。中象水。免謂岸也。皆以為非字而不出。此則許君誤也。抑其次第本誤矣。當先出困字而說之。曰從口。水。會意字也。乃陂塘之形。口為岸。岸中有水也。次以開。再次以淵。則合矣。蓋古人作口字。自上方正中起筆。自中而左而下。而右復上而左。以會於起筆之處。抑或有取便而左右各為一筆者。故它書口字。或作口。不當斷而斷。猶之目。不當上出而上出。前有作者。後人遂為典要矣。既作兩筆。或即拗曲而為直。已為不顧其安。此困之所以變為開也。顧開字中央。即如益字之從橫水。當是木字本形。或者困本作目。開外變而中。

猶不變乃作𠄎則不便書寫始變𠄎為𠄎也。再加水為淵則內外皆水更非理實許君殆以淵字時所恆用故先列之然它部從淵者有淵齠齠齠五字而無一字從淵則淵猶近古也。

霑下云𠄎象霑形𠄎非字或後增恐篆本作霑與本之古文𠄎同形而異情大木之本多出地而有孔竅下銳則入地之形也雨之霑也其在空者渾然一氣不可分別故闕其上其近地者分明可觀故銳其下而三之以見其多則兩字同意或寫者因口字古文作𠄎而此則篆文也。因憑肌變之遂似品字嚴字從品與品同意而其形則平列也以此知品字亦可平列。

龍下云飛之形謂𠄎也非字故不出韻會從肉之下衍𠄎肉二字將於𠄎絕句則肉飛不成語將于𠄎肉絕句則非字不成義段氏從之殊孟浪也古人作書使人可讀以非字者入文中何以讀之六書故所據唐本蓋亦李少溫所改之本少溫善書而字學殊疎又好師心杜撰貽誤後人不知是正而從之得不謂兩替相扶乎。不下云象形謂𠄎也不出者似從木無頭之𠄎也。至下云象形謂𠄎也。

取下云從耳下垂蓋卍字不可斷也。若如段氏斷之，卽不足以象下垂。又於說解增「」字，殊令人憤懣也。大抵段氏所改是者極多，錯亦不少。此篆及從參之篆，皆放楷為篆，不思參從。以象星形，與亦作參者不同也。晶部參篆，幸尚不誤。弦下云象絲軫之形，為其似古文「元」也。案，糸之古文，此當如之。然系細絲也，不與弦意合，故亦不言從糸。此以會意定象形字也。絕之古文，豈下云象不連體絕二絲絕之者「」也。「」非字。率字全體象形，故說解言象言上下而不指為某字也。虫部蠆下云象形，竝從虫不言。韻會引篆作，仍不言從虫，則是稅佚也。吾意萬蠆直是一字，詳見說文韻譜校。蜀下云上目象蜀頭形，云上又云目頗重複，然目字猶可出者，小蟲之屬，以兩目盡其頭也。又云中象其身，蛸中謂「」也。「」則不可出也。蠲下云從虫目，緣上蜀字可知也。又云「」孫說二本象形。韻會引從虫益則後人增也。亦緣上可知。直當云從蜀益聲耳。蠹下云象其形，串非字也。

龜下云象形謂曰也似居玉切之曰故不出此文短脰大腹籀文龜又加足形最明了惟是龜固無尾字乃有尾殆所謂理會蝌蚪時事者邪

畷下云象耕屈之形如此則疑於畷非字矣小徐本畷象耕田溝詰屈也是也溝非溝洫之謂凡既耕既耜之後田之文理詰屈正如畷字段氏以畷釋之非也蓋水耕火耨其所習見北方事理未之觀也畷篆下云畷或省非也當云古文畷字象形小篆加田以表之耳玉篇不收畷似係後人增者此自顧氏誤耳黽畷皆從其聲

金下云左右注嫌於七八之八也既云注則當作不當曳長之生戒之物多作圓形學下云古〇復注中與此注字同意

喜下云象形謂〇也非口舌及口字其形當正圓案喜以鏡圍於軸之端即出口字未嘗無意也而許君猶不出之則其它之非字而出者可知矣

𠂔下云象形謂𠂔也嫌於息夷切之𠂔故不出〇說曰九聲似未然也蓋通體象形許君引爾疋其足躡其迹𠂔之古文作𠂔象獸掌也以𠂔而印於地豈一𠂔足以象之哉其外必有匡郭其內必有凹

凸故去之內以象其指迹外以象其圻鄂乃爪所攫畫也

禽下云象形。离下云從禽頭皆謂凶也。說別萬下云象形謂苗也。禹下

云象形謂白也。鬻下云象形謂鬻也。嫌於從與省及從臼也。离下云

象形謂白也。嫌於西之籀文也。然吾謂禽字而外皆全體象形字已

有說

子下云「象形」子下云「象形」夫子字有左臂以見其為無右臂子

字有右臂以見其為無左臂理也。然曰「象形」是以「象」其無右臂

之形也。曰「象形」是以「象」其無左臂之形也。目昧者東西易位豈

第詞不達意已乎。「非」字刪之自無窒礙矣。且夢英書部首「子」部

後為「子」部了。郭忠恕與書曰說文字源惟有五百四十部。子字合

收在「子」部。段氏改合收為後按諺又謂子字乃了字之譌史文去不通矣於理是而說文無此例。且謂今目錄妄改

知是時據本固然非夢英妄改也。部分既已妄改則說解可知其不

通宜矣。總之以了「子」皆入「子」部皆以從「子」省說之而義不煩言而

解。

寅下云象山不達。贛寅於下也。寅字惟山是字。更蓋從古文巛省。而

加一耳。更固非字。而亦不特言從山。但牽連出之。便文也。小徐說贛

為擯斥之意。大徐李說擯字。後難解。蓋得其指不必依段氏改體為濱更不可改寅為濱如無寅字即不通矣。須知漢人說字皆以意為之。史記以蠙釋寅謂陽之升也。許君以蠙釋寅謂陽之伏也。意同而所指不同。故寅字不用替身字。猶三伏謂陰伏實是陰長也。

同意

有謂指事者。半下云與牟同意。謂乙乙皆象其口氣之出也。乙下云與一同意。謂一之狀直出。乙則有礙而曲其頭也。有謂象形者。靈下云與牽同意。謂一象引牛之縻。靈亦然也。工下云與巫同意。巫下云與工同意。壬下云與巫同意。謂此三字之形非人形。而其意則主謂人形也。皿下云與豆同意。謂二字皆器形。特豆高而皿卑。豆有盛而皿無盛。是其別也。韭下云此與耑同意。謂韭與耑皆象怒生之形。一則地也。不謂巾之象根者。韭亦有此意也。攷下云從攷。攷垂飾。與鼓同意。則鼓亦有垂飾。且當依小徐作鞞。大徐從攷。非也。單下云從口。從斗。口象形。與爵同意。小徐從斗象形。口與爵同意是也。裘下云與衰同意。謂求象裘形。袿象蓑形。而又皆從衣。故物不相涉而意則同。特求即裘字。而袿非衰字。是其異也。勺下云與包同意。謂有所含容。

之意同也。𦏧下云此與籀文子字同，謂兩字上半皆作𦏧也。𦏧下云與禽、𦏧頭同。𦏧下云頭與兔同，足與鹿同，兔下云頭與𦏧頭同。𦏧下云龜頭與𦏧頭同。𦏧下云龜頭與𦏧頭同，此皆謂其物大小不同而一節之形則同。即其字形亦同，故言同而不言意。而禽下云禽、𦏧、兕頭相似，即𦏧下說又變文而言相似矣。鹿下云鳥、鹿足相似，角下云角與刀、魚相似，則專指字形與物形無干也。有謂會意者，尋下云此與𦏧同意，謂工口同也。爾下云此與爽同意，竝在𦏧部，而此語仍指𦏧言者，謂其空白處如窗櫺之明也。高下云與倉舍同意，謂從口也。央下云央旁同意，謂央為中央，故從大，其字形正也。𦏧為四𦏧，故從方，似大而形側也。𦏧下云𦏧與庶同意。漢孔和碑庶作𦏧謂𦏧庶皆衆多意也。臺下云與室屋同意，謂其皆從至也。管下云與俎同意，謂其皆從殘肉也。奔下云與走同意，俱從夭。此文似後人所加。古文兩字皆從犬。石鼓文奔作𦏧。卮周子白盤走作𦏧。本同意也。小篆則𦏧從犬，奔從夭，不同意矣。蓋走若不從犬，無由走部。繼哭部後，大徐所加標目作𦏧，不誤。十五篇原目反誤也。奔若不從夭，無由在夭部。或斷爛之文，後人據隸書補于夭部，即自謂之同意耶。𦏧下云與法同意，二字義本

近其從水之意又同也。聖下云從畱省而又云此與畱同意則複矣。小徐本無此文而在下云此與坐同意亦不妥。宦下云從自與師同意此則難解者也。款下云古文喜從欠與歡同蓋挽意字。麻下云與林同則謂古本一字非此之類也。且有比類為言不云同意而實則同意者。多下云重夕為多重日為疊。隻下云持一佳為隻二佳為雙。兼下云兼持二禾兼持一禾皆是也。惟見下云匕目為見匕目為真。當作匕目為真或謂當作目匕為見匕目為真以下筆之先後為次非也。真從匕不從匕此由真字從目難解故以艮字例推之。見者很也。門很者四目相攝故從匕匕者比也。真者僂也。僂乃人目所不識故從匕匕者變化也。午下云與矢同意。矢象形字也。午指事字也。而云同意者。半舟上半相似此由字形得意。午為陰气午逆陽而出。矢之貫革亦同意也。

闕

許君叙曰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故書中多署闕字。然許君所自署者其條有三。一則字形失傳也。爾下云從二闕方聲。闕字在從二之下。是謂門非字也。單下云從口卑。口亦聲。闕是謂卑非字也。說已別

見然攷繹山碑尚作單許君入之口部先失之也段下云闕謂從又之外不可知為何字也周伯琦謂從皮從二強作解事也鼻下云闕者鼻在自部而自者鼻也不見者目也故並不言從自門與穴尚相似則無此字矣繫傳曰下蓋象重覆也謂是兩門字相疊也門者覆也重覆之則與不見義合而上半既不可解故一切不言而云闕也芾下云相當也闕讀若山此其義其音皆傳而形不可解特以羊角兩兩相當與義尚近故附之竹部門則不可強解也屐下云從久闕讀若僕此謂上半分之合之皆與字義無涉也蔡下云闕謂舛非字也小徐作舛聲無闕字和聲傳仍作闕竊意蔡棐祇是古今文之異以薰字推之則舛即干也舛下云闕說文無舛字也與下云與與舉同意小徐本與朱竹君鈔本如此注刻邪刻皆與農農同意闕案當作與舉同意闕與火飛也舉升高也故曰同意一則無著故曰闕無論作與與皆非字例不當出一則字形較著而不可解者也此下云窳也闕案自是字而不可以得窳也之義故云闕然不云從此則似傳寫脫佚此者止也情窳者止而不行非不可解也窳下云從又從灾闕小徐本從又灾無從闕二字非也元應病見於脈之說尤穿鑿也羸下云或曰畧名象形闕或曰之上

當有說文既隸肉部當言從肉不得以象形了之蓋分為亡口肉凡
四字本不可解統以象形又不可知為何畧故闕之或以為羸蟲三
百六十之專字亦強作解事也某下云甘闕為其與酸果不合也祀
下云搗擊也從巴帚闕小徐作聲案博下切則巴聲也然巴固無擊義即
帚亦豈有擊義凡此者皆字義與字形不符者也一則曼文與本文
無異者也說已見曼文同異篇中今再摘其云闕者而論之弔之與
弓畱之與田不可謂為一字而云闕也以大徐本無者為是又疑弱下說去
從之凡部若下讀若皆在此也乃若卍下云巽從此闕而巽下云卍聲𦉳下云
贊從此闕而贊下云從𦉳棘下云替從此闕而替下云在廷東從棘
此三字即已不無可疑乃至豚下云豔從此闕矣而豔下云從豚闕
似豕部未嘗有豚也發下云豚豕則
不云闕从下云罔從此闕矣而罔部云從从闕
似入部未嘗有从也所下云二斤也闕矣大徐闕字作從
二斤非也而質下云從所闕
小徐闕作
豨非也似斤部未嘗有所也竊以棘𠂔二字唐韻不收推之疑豚从所
本無此字許君特以豔不可言從二豕罔不可言從二入質不可言
從二斤故疑豚从所亦當是字而老師宿儒未有傳者乃出其字而
云闕即從之者亦云闕邪即如岫之與山林之與水蠶之與魚義同

而音又近。或亦本無此字。特以他字從之。而列之為字。故言闕邪。既為部首。則部中之字。不得如豳。兩質之別。在一部者。故僉。漁。櫛。櫛。之下。不復言闕邪。彙部之闕。亦猶是也。有闕字。非許君本文。而為後人所加者。則以說解。悅佚也。遽下云。各彙闕。據繫傳。則久田二字。誤合為各。則非字。朱文藻鈔。小徐本作。搗。與石鼓文合。是彖聲也。彙下云。逸周書曰。疑沮事闕。案今逸周書作聚疑沮事。蓋許君據本作彙疑沮事。傳寫。悅彙字。讀者以其與彖無涉也。故注以闕耳。馭下云。闕。李少溫以為軌之籀文。是也。乾之籀文作。馭。足以明之。康下云。闕。大徐本無之。弓部。馭字。小徐本無之。故康下之從弓。亦聲。二徐本同。此篆佚之矣。獮下云。季聲闕。小徐作孝聲。無闕字。而篆仍從季也。玉篇廣韻。皆從孝。蓋按者以篆說不同。自加闕字也。聆下。但引國語。知說義。說形之詞。皆佚矣。故按者。記以闕字。舊皆云。闕。此殘闕也。其義猶見於玉篇矣。戠下云。闕從戈。從音。是謂說義之詞。殘闕也。易豫卦。朋盍簪。釋文云。虞作戠。戠叢合也。禹貢。厥土赤埴墳。釋文埴。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則戠非無義。無音之字也。

詩載其義曰。戠當作熾。以和。和。和。和。之。雖禹貢所言者。王性周頌所言者。耕作。

似其義亦相近 變下云闕則鼎臣已有說矣。春下云闕而西部曰讀若春則春當即亞之重文而汗簡云春古文惡出石經案史記盧縮傳亞谷漢書作惡谷然則以春為惡猶之秦詛楚文以亞駭為溱汶而禮記作惡池也有不但闕字為後人增並其篆亦不可信者。呂下云从反邑。𨾏字從此闕。大徐不引唐韻凡大徐本从字小徐概作從獨鄩呂二篆相連說中有三从字然則是小徐本無呂字校者依大徐增之也。𨾏部闕字小徐本無夫既無呂字而𨾏下云從邑從呂則尤當云闕矣。然據繫傳云二邑為鄰也是知小徐本原作從二邑或者改為從邑從呂初不顧邑部無呂字遂又有增呂字者而其誤成矣。兩部相聯而曰𨾏字从此是授人以間隙也有不須言闕直當是衍文者。勿下云亦乳也從反爪闕豈謂闕其音邪。然揚雄賦用之顏師古以為古掌字矣。𨾏下云亦持也從反乳闕此字雖無用者然乳屝蓋即鞞揭之古文也。𨾏下云𨾏也闕或闕從反𨾏邪而勿屝之從反爪從反乳者亦自云闕也。𨾏下云從𨾏𨾏闕將無本無𨾏字故此云闕邪。然亦可說之曰從二𨾏相對也。𨾏下云入山之深也從山從入闕。𨾏下闕字大徐無。𨾏下闕字小徐無。以上三字則形聲義皆具者抑或尚

有一曰△也之文。校者見其殘闕而加之邪。恐皆衍文也。

讀若直指

注家之例云讀若者明其音也。云讀為者改其字也。說文無讀為者。遂字為音。與說經不同也。然有第明其音者。有兼明假借者。不可一概論也。

皇下云自讀若鼻。業自下云鼻也。象鼻形於此。又言讀若鼻。則是古今字也。集韻以鼻自為一字。別以自自為一字。極合。然不似籀大人籀丈大之即著於本部下。而見之於此者。凡凡欠介形小變而皆象形字。此則自象形而鼻會意兼聲。其體既別。而其音亦異。故第於此表其古音也。古人詞不迫切。故曰自讀若鼻。而不曰自古鼻字。

璦下云讀若柔。柔在十八尤。變在六豪。二韻通轉者多矣。

瓊下云眉聲。讀若眉。案珣下云句聲。讀若苟。以從句之字。不盡讀如苟也。璦下云佳聲。讀若維。以從佳之字。不盡讀如維也。乃璦下云息聲。讀若蔥。即已難解。讀若眉則更不可通。每字之下。不當盡有讀若乎。詳見聲類同字篇。

璦下云又聲。讀若沒。案又沒二字。唐韻皆莫勃切。尚未嘗有異音。豈

漢時轉有異音乎。此類恐皆後人附益。

莠下云秀聲讀若酉。酉秀異音。故別之。此為正例。

蒼下云君聲讀若威。案易革卦上六象傳蔚與君為韻。蔚即威之去

聲也。王莽之威斗蓋即鬯斗之異名。而吾鄉諺語呼為運斗。則與君

協矣。但不知威轉何等聲。即與君協耳。且九五象傳炳字不能上與

之志為韻。殆下與蔚君為韻。尤不知其如何讀矣。○威下引漢律威

姑。即爾雅釋親之君姑字。隨聲變耳。○集韻八未收窘字。巨畏切。○

暉輝從軍聲。音況。韋切。亦蒼之例。○其文蔚也。說文引作其文斐也。

業部業賦事也。謂分之以事也。故從八。八者頌之入聲。故讀若頌。頌

字從分。古真文元寒山先同部。而又云一曰讀若非者。分非雙聲。周

禮匪頌。即分頌也。斐與君韻。與蔚同例。

夢讀若萌。案古音夢在蒸部。明在陽部。而聲近可通。然因此知郭本

爾雅有稅字誤句也。釋草蒹葭句葭蘆句蒹蘆句其萌蘗句渝葦莖

華榮句郭讀如此。而說文蒹葭之未秀者。蘆葭也。與郭讀同。葭葦之

未秀者。蘆下雖別為解說。然以上下文推之。似亦無異義。葭之正文

作蒹。云葭之初生。蘆蒹也。八月蘆為葦。葦大葭也。蘆蘆也。失以初生

說荊以荊說亂則是以莢亂其萌為句也別收夢字而以灌淪說之
則是爾雅其萌下本有夢字因萌夢讀同而說也灌淪二字說文不
收知即此灌淪之譌乃夢之別名且自為一物與蒹葭無涉玉篇廣韻皆曰夢草可為夢也
蓋生而如夢故名曰灌淪猶爾雅木生為灌夏小正啟灌蒹葭也若葭葦之屬不
可為夢吾鄉有草小時可食大則莖茸茂密可以為夢以一排為之不待束縛也
云華榮也或作莖則是以莖莖華榮為句不連上淪字也諸文皆明
白並無罅漏祇因郭所據本挽一夢字遂致句讀皆誤○郭讀如彼
者蓋以上文其上萬其莖茄等句例推之遂絕其萌蘗為句不知莢
為葭之萌亂為蒹之萌設云其萌莢亂則似兩字為名故倒其文也
知然者詩蒹葭傳蒹葭葭蘆也碩人傳葭蘆葭亂也皆同爾雅不加
區別惟七月傳亂為葑葑為葦分別明哲傳之亂為葑即釋草之蒹
廉說文之蒹蒹也此四字為一物傳之葑為葦即釋草之葭蘆說文
之葭葦也此四字為一物許說葦曰大葭也與說葭曰葦之未秀者
相應許說葑曰亂也與毛傳亂為葑相符惟說莢曰葑之初生則葭
也而混於蒹說亂曰八月亂為葦則蒹也而混於葭吾恐當作葦之
初生八月亂為葑也抑或即云八月亂為葑葑為葦述毛傳而加經
文八月字也如不本之毛傳許何由定為八月乎蓋爾疋云莢亂許

卽說亂曰薊也以其萌芽相似既交互言之矣復引毛傳以區別之而當作葦之初生愈無疑矣

邗從州聲讀若祝春秋隱四年衛州吁穀梁傳作祝吁是其證而祝翁畜雞卽附會此音而起

顛讀若顛毛詩論語皆作顛沛

邊讀若害車部轄與舛部牽同字轄從害聲

齷讀若疏古詩交疏結綺窗卽借疏為齷

嘉讀若沓辛讀若愆案其義並同此直以讀若表其為一字並非假借矣獨為一類

邇讀若任說文無任字後漢光武紀章懷注曰逗古任字案許君於邇字之下卽出逗字殆以其音義並近邪

翼讀若頌一曰讀若非段氏引周禮匪頌之式先鄭云匪分也筠案讀若非直是讀若分耳頌非分三字皆雙聲八又頌之入聲蓋古本作讀若非後人見翼從八聲非似不諧改作頌不思非分聲通頌亦從分也故此一曰亦校兩本之詞

甌讀若載石鼓文卽借甌為載

戲讀若杜陳平傳杜門竟不朝請顏注杜塞也字本作戲音同

鼓讀若屬大徐無此句玉篇鼓之錄切擊也又公戶切蓋大徐習熟

時讀而刪之也廣韻第收於十條第韻兼收於三項特篇從立作鼓耳

陌讀若秘段氏据五音韻譜改為逼古不分四聲況逼乃大徐新附

字也玉篇亦云彼利切又音逼

奭讀若郝爾雅郝郝耕也邢疏引其耕釋釋又言澤郝並音釋吾鄉

用犁耕秫間以之代耘籽謂之郝不呼如釋

翬讀若皇春官作皇舞鄭注故書皇作翬天官掌次設皇邸鄭司農

云皇羽覆上邸後版也釋文皇邸一本作皇羽邸竊疑經文本作翬

邸既改作皇乃增羽也

翬讀若紱紱乃帔之譌也說文翬翬二字相次蓋為春官樂師作辨

正樂師注曰故書皇作翬不言故書帔作翬知故書翬字許鄭所同

見故書翬字許與先鄭所同見而後鄭所不見也康成引鄭司農云

帔舞者全羽又云社稷以帔故許云樂舞執全羽以祀社稷也全用

司農說而司農所由知為全羽者以翬字從羽也言全者以別於羽

舞之析羽也康成所見已借用帔故破司農說曰帔析五采繒以帔

字從巾遂疑先鄭誤也。許君所見周禮蓋已多作皇帙，故列其正字而曰讀若皇讀若帙。以明時行周禮本之為假借，安得用紱緩字。且說文固無紱，誰復識許君苦心乎。王制有虞氏皇而祭，鄭注皇冕屬也。畫羽飾馬，釋文皇作翌，蓋鄭本固然，故云畫羽也。

韋小羊也。讀若達。詩先生如達，鄭箋達羊子也。

奴殘穿也。讀若殘。殘字一句謂其通用也。穿也。句言其別也。殘賊也。固自有其專義。

脾讀若罷。罷蓋讀如皮。罷從罷省聲。籀文即作𠄎，可證。肌讀若舊。舊畱是其本音也。

朕讀若然。蓋亦一字。古文作𠄎，即從火。特肉譌為日耳。案嘖語聲也。是乃然否之專字。古人既借然，今人好作朕否，殊不達也。

離又讀若縵。言又者承翟聲來。言此字兩讀也。

箔下云讀若錢。故玉篇有才田子田二切也。然終恐唐韻昨鹽切為正。易賁卦爻與園為韻。詩伐柯伐木，踐與阪衍遠，愆為韻。召旻玷與貶為韻。是占聲。錢聲之字。古音與今音無異也。豈許君而有異讀乎。或是鐵字減筆作錢。集韻錢或作鐵或以為非字而改之。印林所得說文校本。

云錢當作鐵

算下云讀若筭此區別之詞也二字經典通用許意其器名筭乃射禮釋筭之謂算計曰算乃無算爵無算樂之謂二字以形別不以音別唐韻筭蘇貫切算蘇管切以音別之非許意也又案論語何足算也漢書作何足選也又知漢人亦讀為上聲

丌讀若呵說文有訶無呵

封立也讀若駢馬部駢立也玉篇曰封又作駢又紫人部倝立也足部邁不行也讀若住是則封駢倝邁音義並同惟駢從馬則有所的指耳

匱讀若遠玉篇匱今作適謂借用適也吾鄉諺語猶言調適矣正與其注之飯堅柔調也相合然與說文之飯剛柔不調相箸正相反背食下云讀若粒大徐無此句案匱下云或說匱一粒也蓋以匱為粒之古文然則此讀當在匱下云讀若粒又讀若香又字乃有所承二徐據本蓋皆在食下故小徐存之而刪又讀之又以其無所承也大徐以其不協而刪之乃不刪又字者蓋以上文云匕所以扱之遂謂扱字兼以說音以又字承此而言故不刪也

人讀若集詩是用不集毛傳集就也與人訓合義近集則借字也

騷下云華榮也讀若皇爾雅騷華也或體作莖案釋言云皇華也釋

草云莖莖華榮是今本莖用或體皇又省艸也許所引者蓋釋言文

然石經釋文皆作華皇也釋草郭注引亦然或誤其說解之華榮也

則用釋草文艸部莖下云艸之莖榮也毛本作皇亦此文也

管厚也讀若篤經典厚義皆借篤

擱下云讀若以道家呼一卷為一弓讀若周以篆作乞連者斷之斷

者連之即成弓矣以可讀若周則從周聲者亦可讀如以同韻故也

柔讀若杼二字形同音亦同特予有在上在右之別今或作茅讀神

與切皆分別之意與許不同

搭讀若選小徐作選口部無選也然搭樾疊韻為名而樾從選聲搭

又讀若選何如名為樾樾之為愈也新羅物名多重言之如呼樾之類似此句本在樾下如

瑣眉聲讀若眉之比

摘讀若滴小徐讀與滴同吾鄉檐瓦有當者謂之滴水即此意也

擩讀若扱扱當作屎之重文也擩屎一器而有別

操讀若數今考工記作數

圍讀若驛似豫知衛包改經而正之者奇事也。孔疏釋經云曰圍釋傳云圍卽驛也。又引王肅云圍霍驛消滅如雲陰。又引康成以圍為明言色澤光明也。足知唐初猶作曰圍。衛包乃照偽孔傳落驛改之也。印林曰詩載驅箋古文尚書以悌為圍。疏云洪範卜兆有曰圍。古文作悌。今文作圍。賈逵奏定為圍。史記宋世家作悌。徐曰一作洩。尚書後案曰悌乃悌之譌。洩乃悌之譌。又云載驅箋以豈為閫。弟為圍。圍明也。圍訓明。正與雩對。晚晉人妄改為落驛以對蒙非也。集韻一東燕下引洪範曰圍曰

鬻讀若許。第謂其音同耳。而經典無不借用。惟史記鄭世家尚有鄒字。且說解曰炎帝大嶽之允甫侯所封。敘中溯其得姓之田曰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縉雲相黃。共承高辛。太嶽佐夏。呂叔作藩。俾侯於許。許不作鬻。夫以五經無雙之許君。而於其姓尚且從眾。不敢擅改。可知考古義當嚴。適時用當通。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世之好用古字者。良由所識本少也。夫○鐘鼎文作鬻。鄒讀若塗。說文有塗無塗。於讀若偃。古人名於字子游。論語左傳皆借偃為於。

籠讀若聳。小徐作籠是也。玉篇訓曰：馬籠頭，蓋以羈絡馬頭，與兼有義合。籠，絡又恆言也。亦以讀若明假借矣。

佞讀若樹，今皆用樹立。

唐韻常句切故又附前對字下

禡讀若督，亦謂其可借也。方言：繞緡謂之襦禡。郭注：衣督脊也。案醫方之督脈亦謂脊脈，故莊子曰：緣督以為經。玉篇：禡有襦禡二重文。禡，無色也。讀若普。普，日無色也。此則讀若兼意也。

毖讀若瞽，而說曰：靡蔽是音義皆同也。

覲讀若兜，目部眇下云：一曰：曹兜是借兜為覲也。

頤讀若柔。玉篇曰：野王案柔色以蘊之，是以今為柔字。

甸聚也。讀若鳩。經典用鳩聚。

黷下引春秋傳：龜黷。又曰：讀若焦。故今本左傳借用焦也。黷，焦音義皆同。特以卜事重，故特為製字。

翰讀若浣。翰從此。

小徐有此句

案浣即瀚之重文。蓋原本祇讀若瀚三字。校

者加瀚從此。因改為讀若浣。後又有校者刪瀚從此句。即以其複也。套下云：讀若齧。大徐無此句。齧既非字，刪之可矣。段氏何必改為齧。

讀若某者為其字之難識而以易識者明之也若再用難識之字則無所取也

鼻下引書若丹朱鼻又云讀若傲今尚書即作傲蓋衛包以今字改之

慙讀若悚說文無悚字豈挽文邪抑後人增此句謂慙即今悚字邪爾雅釋詁悚思也似借悚為慙特是慙者驚也當是悚然起敬之謂尚微不同

忤讀若吁案忤憂也卷耳毛傳吁憂也此讀若謂忤可借用吁也于部吁下云驚詞也不訓憂

懈從弭聲而讀若沔轉音也新臺泚瀾鮮為韻釋文引說文瀾水滿也案說文無瀾而瀾下云滿也陸氏蓋即引此抑或瀾即瀾之壞字矣又沔彼流水毛傳水流滿也說文無此訓或亦以沔瀾聲通可借用邪瀾下云水流浼浼兒以浼釋瀾瀼瀼三字固一聲之轉也

漾水漾瀆也讀若蕩今用蕩漾漾即瀆之篆文也
沅轉流也讀若混混下云豐流也孟子原泉混混孫疏混混滾勢而流案泉原豐盛勢必旋轉而流是混沅義相生也

闕讀若闕漢書即借用闕

娶女師也讀若阿國策長於阿保之手即借阿為娶

戟讀若棘段氏引周禮棘門明堂位越棘大弓左傳子都拔棘以逐之是皆借棘為戟也義無可借是借聲也而刪讀若棘何也印林曰左昭十年傳注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安縣東有戟里亭

蝮讀若昆謂經典借昆為蝮也夏小正戴傳昆者由魂魂也者動也是即蝮之說解矣

鼃下云讀若朝即關楚詞之借朝為鼃矣

史記索隱鼃錯下云朝氏出南陽漢書亦作朝錯

下文乃云杜

林以為朝旦非是既云非是矣下文又云從旦文義之不相貫注如此豈許君所為乎蓋非是二字後人加也古人注書網羅舊聞從其是者則非者自見若曉曉辨駁乃後人識日卑心日粗非大聲疾呼則不覺要是習氣說文無之也獨此與耳部耿字下皆駁伯山說其屬詞之不通又相似亦概可見矣○從旦者朝從軌軌從旦從旦即是從朝也惟蟲名而從旦殊不可解竊恐緣鼃字而變之不顧其安也如罌變為罌以工為壬豈可以理論哉李斯為小篆之祖殆亦倉頡之罪人乎

奎讀若糞。兩字音義同。若聘禮既拚以俟矣。則借音用之。曲禮凡為長者糞之禮。釋文作攢。蓋是俗別字。不知糞字從収也。玉篇出攢於拚下。蓋亦後增。

憑讀若馮。關經典借馮為憑也。所引周書凭玉几。今本作憑。蓋本作馮。而衛包又加心也。

隴讀若瀆。經典皆作溝瀆。

水部溼下云。讀若隴。溼字又見土部。則無此語。大徐漫以水部在前。謂土部重出。非也。土部說曰。從土泥聲。水部則曰。從水從土。危聲。卽足徵其為改竄矣。玉篇祇收於土部。尤為明證。且引說文木貢切。不引讀若隴。則其為後增可見。且凡讀若某。其為後增必多。不可盡求其故也。

凡部首下有讀若者。惟一部云。下上通也。引而上行。讀若自。引而下。行讀若還。承說義之詞。而申之兼字。形字音而說之。則在凡一之屬。皆從一。向上同。此者。則中讀若徹。於讀若偃。豕讀與豨同。三部而已。其在凡一之屬。向下者。鞞讀與罔同。采讀若辨。口讀若謹。及讀若撥。是讀若春秋公羊傳曰。是階而走。品讀若戢。又讀若呶。詰讀若競。辛

讀若愆。聿讀若泥。昇讀若余。虱讀若戟。馭讀若鏗。鏘之鏗。几讀若殊。
贊讀若奘。一曰若雋。見讀若颯。目讀若拘。又若良士。瞿瞿。詎讀若祕。
奩讀若睢。崔讀若和。竹讀若菲。莒讀若末。瞿讀若章。句之句。錘讀若
醕。受讀若詩。標有梅。奴讀若殘。夕讀若檠。岸之檠。彘讀若介。刀讀若
箕。同。豐讀與禮同。皿讀若猛。皂又讀若香。人讀若集。富讀若伏。久讀
若葡。米讀若輩。囧讀若獷。賈侍中說讀與明同。毋讀若冠。弓讀若舍。
鹵讀若調。束讀若刺。秭讀若歷。亦讀若臙。曰讀若草。莓之莓。兩讀若
晉。似讀若欽。釜也。讀若馨。廣讀若儼。然之儼。彘讀若弟。互讀若屬。莧
讀若九。奔一曰讀若瓠。本讀若滔。忘讀若易。旅瑣瑣。辰讀若稗。縣入
讀若移。大徐在凡
八句上讀若歷。屮讀若隱。匸讀與後同。匸讀若方。糸讀若覲。
蚩讀若昆。弄讀若翦。凡六十二部。將謂後人所增。抑為後人所逸。則
不應如是之多。且辛讀若愆。此下有張林說一句。囧讀若獷。此下有
賈侍中說讀與明同。證知其為許君本文也。然讀若人者。指本字言
也。凡人之屬皆從人者。指定字言也。其不當顛倒者一也。部中之字
人聲之下。繼以讀若其常也。此六十二部。固多象形指事會意字。然
瞿覓二字。則形聲字也。眊聲之下。繼以讀若章。句之句。肖聲之下。繼

以讀若丸其詞為順而必間隔之果何取邪姑發其端以俟智者詳察焉

讀若本義

字音隨義而分故有一字而數音數義者第言讀若某尚未定為何義之音故本其義以別之

讀若畜牧之畜切音教猶之與讀若畜牲似亦當作之畜均音教而畜之本義則田畜也且玉切音義皆別故的指之茶豨當是畜牲字畜專為畜牧字經典借用耳

搗讀若糗糧之糗糗蒸米麥也糧穀也糧本非糗之正義特以其為恆言用之耳此無異音者王篇舉有尺沼一切恐漢時未必有此音不須分別故此類不多及○釋言糗糧也費誓峙乃糗糧傳糗糗之糧公劉乃裹餼糧釋文餼食也糧餼也以上皆謂糧為糗者崧高以峙其糗箋令廬舍有止宿之委積孟子師行而糧食注皆遠轉糧食以食之以上皆謂糧為穀者許君訓糧以穀但舉本義也

哽讀若井汲綆綆下云汲井綆也然則此以綆之本義定其音也雖考工記鄭注讀綆為餅許君或未必如此讀井汲綆之云殆非以義

別音。然此類人所易忽，皆記之。

趨讀若髮結之結。結者儀禮之紒。今之髻也。說文不收此兩字。髻部注中結字五見。然固結之引伸義也。故以髻定之。吾鄉謂總角為髻。結或汝南亦以為恆言。故許君用之也。

趨讀若小兒孩。孩小兒笑也。此字蓋無定義。則許君此語出於偶然。無深意也。

趨讀若無尾之屈。尾部屈無尾也。蓋屈伸蒲屈。其音各異。此如本音。故以本義定之。在唐韻九勿切。似當作某勿切。

過讀若桑蟲之蠋。虫部蠋蠋二字說皆曰蠋齋也。本之毛傳。固無可議。但依此桑蟲之文。則蠋下當依玉篇加桑中蠋蟲之說。乃為分明。蓋下文云螟蠕桑蟲。是枝葉間蟲。蠋則木幹內蟲也。醫方謂之桑白蟲。吾鄉於石中之蟲亦曰石蠋蟲矣。必指言桑蟲之蠋者。或恐傳寫譌短尾之蠋邪。許書無蠋。又爾雅蠋桑蠋。郭注即蝓蠋。又曰蠋蝓。郭注木中蠋蟲。又曰蠋蝓。郭注在木中。說文序字率類聚。今蝓蠋與蝓蠋五字。分列兩處。似非一物何邪。

鬪讀若三合繩糾。糾部糾繩三合也。吾鄉諺語皆呼鬪如邱龜之古

音固如邱也。山西人同許讀。

瞿讀若章句之句。謂此句不音鉤也。

朕讀若決水之決。決水名。見水部。豈決水之音不與排決同乎。

穀讀若籥。筍。籥斷竹也。籥中生薄白皮名筍。凡空中之草葦。蔕皆有

之。玉篇。筍下云。蔕。蔕中白皮也。說文。筍下云。艸也。此兼以廣其訓

釋矣。吾鄉於秫葉下半之包其稟者。謂之盧筍。雖與蔕筍之在內者

異。然由此知凡相附著者。卽得筍名矣。

綸讀若易卦屯以屯。亦為屯聚也。

楛讀若芟刈之芟。ノ部。又或作刈。芟艸也。胥及同韻。小徐芟下云。及

聲。大徐作從及。蓋以今韻不合而改之。

模讀若嫫母之嫫。嫫字無定義。似是偶然如此。

槐讀若杌把之杌。前文云。杌。把木也。而杌又為篋字。故別之。

揮讀若渾天之渾。此亦本音。

楮讀若驪。駕玉篇。杜思漬。切肉凡也。楮同上。又思井切。徙同上。案止

徙之聲。與驪同韻。而楮則不同。省本會意字。不知古音何似。

援讀若指搗。小徐作讀若擗。皆有譌誤。不可強解。

森讀若曾參之參案曾子字子輿似取參乘義參星亦取左右參謀

義此天家說也古無參謀已有參星矣皆讀若森恐參字古無驂音也

颯下云鼃聲讀若鼃蛙之鼃鼃部鼃鼃也虫部蛙鼃也此或以音同

而借或後人所增餘復無用故也小徐無此句

者讀若耿介之耿似亦不須區別

拙讀若巧拙之拙所引盤庚今本作拙

扶讀若伴侶之伴說文無侶字伴大兒亦非伴侶義也蓋後人謂許

書之扶即今所用之伴遂加此注然被下云今作葆則人望而知為

後增此云讀若迂而不明

扞讀若抵掌之抵抵並當作抵下文出抵字云側擊也是國策抵掌

而談之義上文抵下云擠也則其義不協許君蓋亦恐抵抵易譌預

為之防也

妓讀若跂行段氏改跂為蚊是也惜挽行字

姤讀若竹皮箬苟無此讀吾敢遽信玉篇而知𦉳之當作𦉳乎說文

韻譜厚部篆不誤

原讀若阡陌之陌說文無阡陌且凡讀若句皆在某聲之下文義乃

相附屬此乃在從系戶聲之上蓋後人加也

聖讀若兔窟本部掘下云兔掘也穴部不收窟小徐兔下衍鹿字汪刻又謠為塵鹿非窟中物也段氏好怪故從之

讀同

凡言讀與某同者言其音同也凡言讀若某同者當是讀若某句絕同字自為一句即是一字分隸兩部也然傳寫既久必有與若二字互謠者謹分別說之然亦其可疑者耳不盡出也

私讀與私同上文云厶聲矣厶私之聲不異而又言之者恐人以隸書為改篆文也篆之古文厶肱之古文乙隸並作厶矣惟以私證之庶不傳謠如囙隸作習而今溜篆即從習玉篇則有溜字是其徵也此古人不可及處毋與眉聲讀若眉同類而譏之也今所謂碧私者即私也而音確如斯

徐讀若塗同若當作與

赴讀若跬同此以漢字音古字也段氏引諸書作頃作窺作躑蓋以證不作跬也然亦未有作赴者將謂赴字亦當刪邪走足二字義近故兩部字多通已見異部重文篇篆文赴從走漢時隸書跬從足故以讀若明其

同而不列跬於篆以畫篆隸之界。

嵬下引春秋次于嵬北又云讀與聶同今春秋作聶。

齶讀與和同經典皆借和。

倣讀與施同經典皆借施且施下云樂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是以

施為旗本由推測知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巫馬施字子旗論語作

巫馬期蓋同聲借用釋草卷施草蓋亦謂其卷如旗也猶茶之有旗

槍矣亦可證施之為旗。

故撫也讀與撫同是謂其同字也與當作若。

叶讀與稽同亦謂其可通借耳而小徐所引之叶疑大徐輒以為許語則孟浪也。

雀讀與爵同與當作若此一字而又各有專義者經典之用爵為雀

非特借音已也爵隸變部自以禮器為正解然曰象爵之形乃謂上

半象飛爵之形非象酒爵之形也知然者下文又云所以飲器象爵

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則上半之為飛爵明矣抑或爵為古文雀為

後製小佳會意頗不深曲且小於雀者甚多也。

莫讀與蔑同所引顧命奠席今書作篋者衛包不識竹字改為竹也。

然窺許君意似是時固有借蔑之本。

箇讀若亂同是謂為一字。

曾讀與隱同說見展轉相從篇。

朕骨差也讀若徐小跌同蓋謂蹉跌可用差朕也。

荼讀若徐小荼同若當作與。

刀讀若箕同案刀蓋同箕之古文其穆天子傳赤烏之人其凡兩見

赤烏之人刀一見又刀字兩見皆一人也玉篇其下有古文亦蓋亦

即此字墨子書其字多作亦俗刻畫為亦多一筆者所謂古文從一篆文從

二也今有彳姓。

迓讀與記同玉篇迓今作記。

彛讀若鐙同鐙即今之燈似與彛不同。

膏讀若庸同徐小玉篇廣韻皆以膏為庸之古文

囧讀若明同既以闇明說其義而復言此是賈侍中直謂囧明一字

矣是以盟之篆文從囧古文從明也。

豕讀與豨同豨下云封豨左傳作封豕豨下云豕聲大徐誤改為豨

省聲。

懈讀與怒同。兩字皆訓憂。當是一字。特怒有飢餓義耳。

摯至也。讀若摯同。關雎箋。摯之言至。是摯摯音義同也。許所引周書大命不摯。今本卽作摯。所引虞書雉摯。今本則作贄。說文無贄字。宐經多用摯。蓋亦衛包改之。虛讀若盧同。一字遞增者。

範讀與犯同。上文軼下云。犯軼轆牲而行。徐為範軼。是範卽取犯義。但以其為祭事。特為製字耳。

尙讀與喫同。人部喫下云。堯司徒。殷之先。尙書作契。喫之省。借漢書作尙。蓋正字也。古人質樸。故舜以艸名。禹及夔。龍虎熊羆。以動物名。及斯以器名。皋陶。蓋卽考工記之皋陶鼓木。亦以器名也。則尙以蟲名。亦其理矣。孽育。寔多。始作喫。以為專字耳。

讀若引經

引經以證其音。亦以義為別之類。特以其引經文別錄之。然其無義可搜者。不具及也。

趨讀若春秋傳曰輔趨。段氏以讀若為衍文。是也。許引此者。以見趨亦為人名。與趨下引春秋傳。以見趨之又為地名。均不必取動義也。

是部讀若公羊傳是階而走亦衍讀若

谷部丙下云讀若三年導服之導段氏引士虞禮鄭注曰古文禫或

為導喪大記鄭注曰禫或皆作道許君蓋從古文不錄今文禫字禫字

也筭案木部稜下穴部突下又用此文案下則大徐未引蓋辨正之意不然與禫

同音而說文所收之字有藺譚禫宮四字隨舉一字可矣而必導服

之轉音者乎抑吾於此又知古人著書不作辨駁語其品學皆高所

言可信從而嘒嘒又非氣質之美故鄭君箋詩異於毛者十之三四

然亦直言之而已獨說文駁杜伯山者二事而似此者又不加駁吾

重疑駁語之偽也

睽讀若白蓋謂之苦相似既言讀若又云相似唐韻固失冉切不用

炎之本音以此推之或四聲萌芽於漢乎

賊讀若詩曰施畧澦澦网部畧下又引亦同大部叢下云讀若詩施

畧澦澦宋本及小徐作澦澦水部無澦字澦下云澦澦也讀若椒當作

字無澦之椒又火活切澦下引詩曰施畧與餘下並作澦澦小徐作澦澦玉篇水部序

字與說文乖異而澦下繼以澦與說文澦下繼以澦次序正同說文

澦字在末非其次玉篇後收雜字中亦無澦字然則賊畧二篆下不

為濺字引之。得以不改。引下引作亦而引於齋下。斯作濺矣。宋棐之滅滅。

則同音借用也。引於濺下。斯又作濺矣。而小徐猶作濺。濺則是改篆。

未改注也。又有自謂細心者。斯鑄成此錯。段氏刪改之。殊快人心也。

暗讀若易曰勿卹之卹。卹從血聲也。廣韻於悅切。

目讀若拘。又若良士瞿瞿。此又平上之分也。與睽一類。

受讀若詩標有梅。謂受標通也。

竅讀若虞書竅三苗之竅。段氏改為竄。三苗之竄。案衛包所改不足。

據也。孟子殺三苗於三危。明是繫之省借。當依之。即依禹貢二百里。

蔡。左傳蔡蔡叔改之。亦勝於竄也。

榮讀若詩曰葛纒纒小徐謬作之一曰若靜女其袿之袿。案艸部榮下引

詩葛纒纒之衣部。祿下引詩靜女其袿。女部。媯下引詩靜女其媯。葛

篇篇釋文出帶之云。本又作榮。說文作榮。靜女篇釋文引說文作媯。

玉篇收帶字云。覆也。案榮依今本為是。毛傳榮旋也。說文榮艸旋兒。

蓋分別文也。媯。妹下皆云好也。祿下云好佳也。王篇佳好也其意自同。惟從

衣義遠耳。榮。祿同在衣部。故引詩同。陸氏不言說文又作祿。或未詳

檢也。

恣讀若易旅瑣瑣玉篇桑果切。又才規才累二切。段氏以此二切為是。案恣會意字。慈藥等字之音皆由此出。不以祖宗定子孫之姓。反以子孫之氏改祖宗之姓乎。

羅讀若夏書天用勦絕。刀部。剝下引周書曰天用剝絕其命。案夏書甘誓天用勦絕其命。釋文不言說文作剝。而曰馬本作巢。與玉篇切韻同。又引玉篇子小反。案玉篇刀部。剝子小切。絕也。剝同上。刀部。勦勞也。楚交子小二切。是知勦剝二字之異。以形不以音。剝變為勦。則刀力亦易淆矣。羅篆下勦字誤。篆下周字誤。至於馬本作巢。似是勦之省借。然謂與玉篇同。則巢字又似傳寫之譌。豈所大書之勦字本作剝。乃別之曰馬本作勦邪。則玉篇固有勦字也。抑陸氏所據尚書誤作勦。而曰馬本作剝邪。則玉篇正字作剝也。所云與玉篇同。正不知指某字也。所謂切韻亦未知所指。陸法言之切韻。今已不傳。說文韻譜所用者。則李舟之切韻。而其注甚畧。羅剝勦三字皆在小部。子小反。雖是書率畧。不足以資考證。而剝勦固非一字。亦可見夏書不當作勦也。

擊讀若詩赤烏擊擊。段氏曰當依豳風作几几是也。引經正讀。不得

如諺語同字也。釋文亦不出几几。而曰說文作某，似說文與詩本不異。卷下又曰讀若詩云赤寫己已。

繡讀若易繡有衣，謠也。絮下引易曰需有衣絮，案虞氏易作襦有衣

絮注云，絮敗衣也。說文絮弊，當作衣不收絮字，似絮與易之絮相當。如

驚經典作駕之比，而引易則在絮下。然其說云一曰敝絮，說絮以絮

不甚可解，似當作一曰敝絮。然絮下云敝絰也。又似當作一曰敝絮。

疑莫能明。五經文字絮下云說文作絮，案下句則當作絮京氏作絮，見易周官羅

氏注襦讀為繡有衣絮之繡。考工記弓人注絮讀為襦有衣絮之絮。

釋文絮本亦作絮，周易作絮。

食部謙讀若風謙，嚴氏疑風為水之謠。引潘岳寡婦賦水謙謙以





微凝，禾部稂讀若風廉之廉。桂氏又疑廉為謙之謠。若然則之字為

衍文矣。愚案乾卦嫌於无陽，詩采薇疏引鄭本嫌作嫌。注曰嫌讀如


羣公謙之謙。即文十三年公羊傳有公廉又疑風廉之廉，或即此文之謠。然無以見其必


然，故不依說文本次而附記於末。

補正

大徐作  非也。小徐作  鐘鼎文亦祇   二體。一葉前十

三行較語


積古齋戎都鼎眉作 三葉前

或以主同聲也。曰金文父字皆作 是從也。夫見於經者

與賓對文。若以父為主。將以子為賓乎。春秋襄昭之世家。臣稱其大




夫為主。然亦祇晉為然。非天下之通稱。若以父為主。將以子為僕乎。




許君所云舉杖尚不可深泥。況此等竊語乎。 五葉五字條

金刻有    諸形。故許君曰象析木以炊。小篆

變之。取字形茂美。我即据小篆說之非也。 十六葉後

廣雅釋山曰土高有石山。釋邱曰無石曰阜。阜即阜。 十三葉後

筠清館周許子籛 字。邑在左而作 周邛君婦壺 字。邑

在右而作 乃周格伯敬蓋銘 器銘 皆釋為壘。積古齋

格伯籛 上釋為甌。土二字。蓋古人作字不拘反正。如永多作

是也。 十三葉前

或讀如殊乎。殊斷也。及殊同音。集韻芟有重文。斬。此說文斬包字

也。斬聲則不可入虞部矣。或音既變之後。乃有此。或體乎。 二十一葉後十六行

穀梁傳注曰鄧公地。是又借公為某也。 二十三葉前二行

說文釋例卷十二

安邱王筠貫山學

讀若引諺

彙下云讀若春麥為彙之彙自大徐以非異文為疑後人莫不疑之
王煦欲改為彙余亦謂然由今思之殊不達也說文主於分別固是
眼學然當時口授亦兼耳學春麥為彙乃當時諺語諺語在人口中
未嘗著於竹帛許君欲人以口中之音識目中之字本無可疑特雜
於引經本義之中遂為之昧耳故余於此類盡錄之彙集一處自無
不瞭致疑者當為之啞然也對下云汝南名彙或為對此亦諺語
豈當著之典冊對字本有彙或義字

誦讀若反目相睽睽下云童子不正也人之反目似之此蓋常語來
古音釐來牟亦作釐釐故誦讀如之

詎下云如求婦先詎發之此以諺明其義兼明其音但未言讀若耳
該讀若心中滿該

牂讀若粗牂大徐無此句此亦諺語也玉篇亦仕角切而字譌為牂段氏改
租為粗是也以牂為衍字非也此連言粗以定牂之音非讀若粗也

盧讀若鄜縣蓋名從主人今猶然也如獲嘉獲鹿雖異鄉人呼之不

能各操土音也。

餽讀若楚人言恚人。案此謂其言恚人曰餽也。留其聲於言外更可徵俗語之無字矣。

鞞讀若拔物爲決引也。

𦉳下云讀若水溫羸也。日部羸下云安羸溫也。此猶諺語之合於字義者也。

倂讀若汝南潯水。不特說文無潯。卽玉篇及它字書並無潯也。案其字蓋本作倂。許君汝南人也。其地有小水。不著於地志。而土人相傳呼爲倂水。旣無正字。許君卽以倂字寄其音。故老所傳無不呼倂水者。則見此讀若。卽無不識倂字者。是許君正讀之恚也。蓋有如大徐疑彙不異文之人。以其爲水名。而率意改從水。初不意其非字也。

鴟讀若楚人名多夥。𦉳下云齊人謂多爲𦉳。玉篇亦作𦉳。廣韻乃作夥。然皆云楚人。

鬻讀若江南謂酢母爲鬻。醋豈有彭邪。何春麥爲彙。必當有專字邪。段氏曰鬻無異字者。方言固無正字。知此俗語。則髮兒之字之音可得矣。案此說最明了。

卸讀若汝南人寫書之寫許君又操土音矣又部叔下云汝南名收

芋爲叔不引九月叔苴而言此者幽風古言猶存其鄉以爲榮幸也

汝墳被文王之化沿襲古語固其所矣汝南語下亦有

篡讀若以芥爲齋名曰芥荃也此謂俗語呼荃爲篡也

爇讀若黷燎此謂讀若燎而連黷言之黷灼龜不兆也似與燎不比

附段氏曰漢時蓋有此語理或然也

着沛人言若虛變讀若爲言若以方言廣其音也

枕讀若告言不正曰枕枕從手豈有言義豈獨春麥爲彙不異字

乎

嫖讀若蜀郡布名段氏乃以緝當之果爾則何不云讀若緝乎此乃

口中音筆下無字者也如欲指實言之卽當云讀若蜀郡嫖布耳

嫖讀若人不孫爲不宋本無此字是也嫖案嫖謹也不孫是不謹也非謂美惡不

嫌同詞也校者並此不知是以增不字嫖謹也乃古義也不孫爲嫖則俗語也兩不相蒙

此讀第以證音非以證義段氏欲改爲倨亦未達也

婁讀若謹救數數蓋亦俗語

缺下云讀若煙火炆炆蓋俗語也而火部無炆焯下云焯焯煙兒蓋

卽此矣。然漢有快姓，豈得無快字。

蠶讀若蜀郡布名，猶之嫫也。段氏又以罔當之。

蠶可讀如罔於，
蠶讀若罔微之。

缺讀若漁人，莢魚之莢。艸部莢，艸實也。

吾鄉呼莢，凡實有
皮裹之者皆曰莢。

無莢魚之說。段氏

改爲夾，以周禮并夾，取矢爲徵，謬也。手部箝刺也。引周禮箝魚鼈，箝

爲經典所有。莢則鄉俗之言。許君第以明音，不謂莢有箝魚義也。必

於俗語求正義正字，其失也固。

歹部琦棄也。俗語謂死曰大琦，雖非讀若，然亦相類。蓋死亦從歹，故

億大琦之語，當作琦，蓋猶之言棄世矣。

夫以俗語正讀，而不易本字者，所以曉同世之人也。人皆習熟此語，

則以耳中之語識目中之字，其音必不誤矣。且此法不自許君始也。

亦不自許君止也。則請以周禮儀禮徵之。周禮磬師注，纒讀爲纒，錦

之纒，疏云依俗讀之。堇氏杜子春云，燠讀爲細目，燠之燠，或曰如薪

樵之樵，疏曰子春讀燠樵，二音皆作俗讀。圉師杜子春讀樵爲齊人

言鈇樵之樵，筠案吾鄉呼鈇樵如簪，或卽此音乎。職方氏杜子春云

湛讀當爲人名，湛之湛，掌客鄭注，耗讀爲耗，秭麻荅之耗，輪人鄭司

農曰，藪讀爲蜂藪之藪，鄭君解之曰，蜂藪者猶言趨也。輶人司農曰

需讀為畏需之需。冶氏鄭注鋌讀如麥秀鋌之鋌鮑人鄭注故書需作劓司農讀劓為柔需之需。筠案當為柔奕之奕。竝億翰人畏需亦是畏奕也。梓人司農曰筍讀如竹筍之筍。廬人注蝟讀若井中蟲蝟之蝟。弓人注測讀如測度之測。儀禮士喪禮綦讀如馬絆綦之綦。以上十三事皆賈疏命為俗讀者皆與本字無異。其與本字有異而疏亦謂之俗讀者足相發明。竝附於後周禮典庸器筍簾杜子春云筍讀為博選之選。疏云此當俗讀。當時語者有博選之言。故讀從之也。大祝注皋讀為卒嗥呼之嗥。司弓矢司農云庫釋文如此矢讀為人罷短之罷。後鄭云庫上同讀如痺病之痺。兩痺字庫今為之言倫比。疏云先鄭依俗讀。蜡氏注蜡讀狙說文不收伺字之狙。萍氏注讀如小子言平之平。疏云俗讀筠案小子者。樨子也。樨子不能正言。蓋其音近頻矣。庶氏注庶讀如藥煮之煮。柞氏司農讀為音聲。喏之喏。屋笮之笮。疏以屋笮為俗讀。雍氏注讀如鬃小兒頭之鬃。士師司農曰洵讀如酌酒尊中之酌。庶氏注此禮讀如潰癰之潰。輪人司農云綆讀為關東言餅之餅。柞讀如迫喏之喏。案此喏乃鮑人以博為棧。注引或說讀棧為羊豬。菱之菱。釋文菱宜依殘音。筠案說文。舩禽獸所食餘也。陸氏蓋借殘為

炳與玉人注必讀如鹿車繹之繹顧脰注故書脰或作攄司農云攄
讀爲鬣頭無髮之鬣弓人司農云剽讀爲湖漂絮之漂儀禮聘禮注
斲讀爲不數之數以上十七事皆疏謂之俗讀者又有疏不言俗讀
而亦當然者四事士師荒辯之法司農曰辯讀爲風別之別下文傳別法故書別爲辯司農亦讀爲風別之別案風別蓋即分別今山西人語固然輪人司農云眼讀如限切之限疏不解其義但云亦
是取急意而已釋文眼魚懇反李如字切如字李倉變反筠案此亦
俗讀也限卽門限切古砌字皆以如字讀爲是弓人司農云恆讀爲
繫經之經堂讀如掌距之掌車掌之掌筠案同字而兩舉之證知其
爲俗讀矣夫此三十四事者皆以俗語正讀鄭司農杜子春皆許君
之前輩也鄭君又許君之後輩也可知漢儒家法經由口授其正讀
也越于近之而又無反切之法其於經子有徵者引以明之其無文
者則以俗語明之而已迨夫滄桑屢變風流歇絕後人不得聞其語
而拘文牽義以求之至於不可通也則妄意爲傳寫之譌是亦先儒
所無如何者矣禮記讀若本少孔疏例不言俗讀不復引之

聲讀同字

瑄下云眉聲讀若眉簿下云傳聲讀若傳噤下云集聲讀若集嬸下

云龙聲讀若龙趣下云匠聲讀若匠迂下云干聲讀若干小徐齟下云

柴省聲聲本作此聲讀若柴闌下云賓省聲讀若賓改下云已聲此已字讀若已

決凡從火者皆聲也下云丞聲讀若丞勑下云办聲讀若創創即办之重

借邪圓下云員聲讀若員鄭下云蔓聲讀若蔓響下云綠聲讀若新

城綠中嚴氏孫前後漢書改為聲中景下云報省聲讀與報同颯下云龜聲讀若龜蛙之

鼃小徐無此句喻下云兪聲讀若兪寘下云良聲音良久說文不言音小徐

亦無此句宋本作音良又力康切皆大徐所加音切久乃又之譌也

裾下云居聲讀與居同獨下云蜀聲讀若蜀獮下云翮省聲讀若翮

大徐曰从翮聲又讀若翮則是古今異音也案似此者多矣鼎臣何

以僅疑此字蓋以讀若翮因改為翮省聲耳翮字從羽扁聲翮但從

羽何由知為翮省豈史記翮翮濁世之佳公子即當用翮邪翮下云

籥聲讀與籥同小徐無此句奈下云氏聲讀若氏籥下云簡省聲讀若簡樂

下云學省聲讀若學河下云哥聲讀若哥小徐霽下云禹聲讀若禹小徐

鮀下云而聲讀若而姪下云衣聲讀若衣小徐姑下云占聲或讀若占

小徐本小弱也。從女占聲。一曰女輕薄善走也。讀若占。蓋占聲當如唐韻齒懾切。占之入聲也。此為小弱一義之音。而輕薄善走一義則直讀如占矣。大徐妄為湊合。又自加或字。知照者言部註字兩見說刑之後於前註字下云從言圭或從言佳省聲自加或字以區別之不知通足也。

或入 綵下云粟聲讀若栗。颯下云列聲讀若列。勸下云讀若萬。汲古改為厲依小徐也。

從力萬聲則又倒置矣。錯下云慧聲讀若慧。小徐作慧 銳下云允聲讀若允。小徐無此句 鈺下云劫省聲讀若劫。當作去聲 阡下云丁聲讀若丁。呂右凡三十九字可謂多矣。小徐本無者四。異者六。次序異者一。將據此而謂讀若句皆後人增邪則何至如是之多。且彼於要義或刪之。何獨作此費詞。將謂許君有意則從其聲之變者。反不為之分疏。獨此無異者乃灌灌邪。吾窮於術。姑輯錄之。以俟智者詳察焉。小徐本女部均下云句聲讀若句。大徐無讀若句。目部采下云東省聲讀若與。東同也。大徐無聲字及讀若句。同部。小下云高聲讀若高。大徐作維。

雙聲疊韻

梵書有二合音。吾儒未嘗無也。彼有二合音。不復有兩字分其音。是以長存也。吾儒有二合音。又有兩字分寄其音。是以沿襲而不覺也。雙聲疊韻非乎。茨疾黎也。茨疾雙聲。黎黎疊韻。之于諸也。諸之雙聲。諸于疊韻。經典中形容之詞。如窈窕

參差之等莫不皆然無論知與不知作詩屬對必不誤惟人名物名則不知者必誤於屬對矣此類字其聲兩字如一組合之也若一蒸一否則讀之似一長一短故不對也梁之王筠必與唐之杜甫為偶一雙聲一疊韻也此事非說文要義而亦說文所有聊輯錄之以示初學

雙聲之為人名者伊尹也萋母也王育也譚長也皆說文所載不及它聲除故此其為物名

者蟬螻虹也是天類也唐犀石也是地類也鏘錦火齊也是寶器也

其在毛物則駒駘也其在羽物則鷗離也嬰萸莖藜藜蔗皆植物也

詹諸也蠶蠶也榮蚘也蝻齋也阜蟻也蚣蝟也蟻鹿也虎輸也蟻蠓

也蝓蚘之可借子子也皆小蟲之屬也其為事而言者趙趙父也躡

躡行不進也亦可借為彳于也峙蹠不前也視觀闕觀也在行則為

連遺在言則為譚讓也玉篇譚下云譚譚繁也譚下云譚譚啾啾也宋謝靈運乙特又下云啾啾積繁

繫散之也戟揭戟持也拮据手口共有所作也嫌价不正也贅顛顛

高也酸痲頭痛也饜飡貪也許君說引左傳則饜下當云饜飡貪也飡下當云饜飡也今兩字下皆云貪也

注也許君師說常用其說今本說也然傳又初不分說且字皆從巧初似謂人之技巧也無說其為形

容之詞者易曰天地壹壹詩曰一之日淠淠二之日溱溱溱溱又作

颯颯也洿漬久雨也琴儷枝條兒也稭椒多小意而止也稽椒亦止

也倚移者阿難也在古爲曼韻在今爲雙聲也磊砢眾石也媿嬰也
婁婁也覲鬃弗離小見也鎗總鐘聲也麗廈開明也允壇蓋龍兒也
駢驢馬載重難行也木部有慘差糸部有參縿竹部有蓼差亦有參
差與詩關睢同也

曼韻之爲物名者在地則巖薛之大山附婁之小山女牆之名俾倪
也在人則嬰嫗也嬰媿之爲嬰兒也鬪醜之爲首骨也其在動物解
鷹委虎踏拏鼯令皆獸也鸞鷲刀鷄鰲舊留鷓鴣皆鳥也小蟲之
屬則蜥易也蝦蟇也蜉蝣也蠨蛸也悉蚱也螟蠕也蠹蛸也蚋螻也
蚺威也蛭螻也丁蛭也蠶蠹堂娘也蠕羸蒲盧也皆一物兩名先蠶
蚺蠶蝦蟇一物三名而無非曼韻也吾又以螻蛄爲曼韻者集韻螻
龍珠切與吾鄉語合故老所傳必有所受之也若蝸蝓者則怪物也
其在植物則菑稂也秧穰也果蔬也祥藜也夫藜藿藟也茅菹茹藿
也皆二名同爲曼韻也其在器用則玫瑰火齊也匱盧飯器也鋌銀
頸鎧也銀鑄鎖也釜鐔斧也槍唐鋸也令丁鈴也鏗鑪釜也甌甌器
也桴槲棹指也筐當蒲爰也柶雙馭也玉篇作柶雙廣韻別有鏗馭胡豆也路說堅立也幹馭船
名也隨所名之物而異其偏旁蓋皆可作各變也
其爲事而言者餽饋相謁食麥也桴槲馭不能行爲人所引也欺詒

詐也。瞋，眇目微視也。漬，業蓋煩辱之事也。斲，契刮也。娵，鹵貪也。越，隲

輕薄也。跼，區藏匿也。其為形容之詞者。蔽，額頤頤皆頭兒也。其慎事

者色，矜，鱗也。其不憂事者，怵，慌也。拘，覷，未密緻也。槍，攘也。謫，詘也。譔，

諸也。誓，誦也。委，隨也。咄，欬而無慙也。美，則姿。姬，嫫，媚也。醜，則伉。佳，穀

替也。顛，顛而面黃也。譖，擊而羞窮也。趨，趨而遠行也。犀，遲不可得也。

日之温，安，羅也。其無色，則埃，筍也。山之高，隄，隗也。萃，危也。小徐作萃，危，萃，解經切，五篇才律切，今音

讀此音說文韻略入五支萃危即崔危也隄隗難上聲萃五篇危從罪切亦作隄唐韻崔危同切 暫，岳也。二字本不連段氏謂 其石磊，嶔，嶔，而重聚也。鑿，鑿而不平也。其徑路，則透

迤而敵，陬也。水則濠，濘也。莽，沆也。漆，沛也。小則榮，湫也。釜，中，裕，渾也。

則火之輝，燹也。艸則曼，延而華，蓋也。木則葀，亭而扶，疏也。從風，則披

靡也。麗，爾，靡，麗，相，綢，繆也。木之檇，施也。在旗，則為，旂，施也。旌，絲於，褰

皆，旗，兒也。室大，則空，曰，康，寬也。杏，窳，窳，突，皆，深，廣也。亦曰，窳，窳，宜，偃

仰也。艸之競，長，謂之，萃，嶽，虛，業，維，縱，謂之，捷，業，敵，有，鉏，鉏，亦，相，類也。

龍之螭，蟻，馬之駮，駮，犬則，櫻，繆，犬守，自可，明珠，瓊，璣，是其，珍也。驚，姆

騶，黠，莫之，陳也。欲，貫，穿之，終，闡，闕也。

屈，屣，當為，曼，韻，字。唐，韻，屈，楚，洽，切。屣，直，立，切。說，文，韻，譜，同。玉，篇，屣，同。

上屆則有楚立所甲二切廣韻緝洽狎三韻皆收屆初戩側洽所甲
三切惟緝韻收戾直立切案三十一洽收畝與三十四乏部次相近
乏部中亦收說文姪字恐戾亦本在此韻轉音入緝韻玉篇之屆楚
立切蓋亦轉音也集韻三十六緝戾下引說文戾是謂少也

窳下云汚衰者汚窳雙聲窳窳疊韻也窳下云汚窳故此與爾疋茨
蕪藜同此反切之祖也後人窮思畢精不能出古人範圍之外

篋下云篋箸也玉篇作箒云箒箸也篋同上見說文廣韻十八尤作
篋而引說文箒箸也別收躊字云躊躇也案說文之峙躊卽踟躕

箸卽躊躇也廣韻集韻九魚雖不收箸而收著直魚切說文無著祇
用著廣韻又有籌藉葱名知連語以聲爲義不必特製字也玉篇箸下云藉葱也蓋注中說

箸字文知藉卽躊之異文

聖人正名百物大物皆一字爲名小物乃兩字爲名其尤不足道者
乃以雙聲疊韻爲名右所輯小蟲之屬三十他物未嘗有也鳥屬之
之朋乙烏鳥馬獸屬之馬牛羊犬豕鹿兔皆爲之專製象形字且他
物雌雄同名而鳳皇麒麟鷹雌雄各命一名貴之也南方草木惟橘柚
錫貢一字爲名至於荔枝枇杷橄欖桃柳無論美惡皆以雙聲疊韻

爲名則以不得聖人錫之名也乃人之命名或連其姓爲謔語其亦不思矣乎獨是王莽禁二名誤讀公羊者也我亦以一名爲貴初非煽巨君之欲也

毛詩形容之詞不過重言連語重言有二首篇之關關有聲無義者也二篇之喈喈聲義兼取者也連語有二窈窕韻兼取義者也參差雙聲但取聲者也要之形容之詞之所重者以聲爲主無論其字之有義無義其義皆在聲中當用公羊傳耳治之說讀之卽如廣韻有啗字是卽關關之專字也又如清人篇消搖今作逍遙或且以爲說文漏落得之字林則事實顛倒矣關關消搖誠皆假借而啗啗逍遙自是後起當與羽蟲安鳥水族著魚同類共譏也

揅文

傳寫既久安得無闕佚抑或有意刪節矣初學記引祭豕先爲禮音重益以指祭之故曰禮今苗民之爲盤欲後者其歲時致祭感之以禮以是知之月祭爲禘今示部並篆文無之又引淒雨雲起也淒雨雲兒也今竝倒作雲雨則不可解又引宗廟之木主名曰祏今本且曰以石爲主也文選及後漢書注所引皆有足補今本之闕者嚴鍊橋說文校議至精確矣

茲特以聽見所及妄爲增益無所本也幸覽者正焉。○與鑊橋闔合者刪之爾雅疏所引爲鑊橋所漏者補之。

禮下引周禮禴之祝號案春官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禴禱之祝號本文摘一字引之與八下所引爾雅同其苟且且禱字見上文類卽禴造雖與禱異音而告祭之說與天子將出造乎禴其義相符恐亦一字也則全引周禮此句亦有何惡而必刪之乎。

社下云從示土案當作從土土亦聲蓋與祐同意後人以六朝音讀之遂刪之耳小徐本作土聲亦可從也。

皇字下段氏所增改是也蓋皇字從王從自自者始也其取始王義奈何上古無王者民之有王自三皇始故曰始王者三皇此分自王爲兩義而說之也王本是君皇尤爲大故大君也句承大也句來此合皇字全形說之也乃自本是鼻何以訓始故下文再釋其義鼻子義新故用之始祖爲鼻祖亦未始非此義也

瑗下云人君上除陞以相引又云爰聲當云從爰爰亦聲爰部爰引也蓋用援引既久忘爰本訓引而刪之也

珥下云從玉耳文不成義當云從玉從耳

此類不多記

釋草疏引說文曰艸百卉也。又曰象野艸莽蒼之形。

蒼下云艸也。段氏引爾雅蒼山蔥而謂為許君所不用。案爾雅邢疏

曰蔥說文云菜名。生山中者名蒼。細莖大葉者是也。本草綱目蘇頌

引說文云蒼蔥生山中。細莖大葉食之香美於常蔥。宜入藥用。食之以下。蓋蘇氏說。

兩人所引符合。知非以它書當說文。今本乃刪削而又譌蔥為艸耳。

不得從蓋闕之例。

嗜下云小聲也。引詩嗜彼小星。此兩義也。疑本作嗜。嗜小聲也。凡詩

之鳴。蝟嗜嗜。毛傳聲也。鸞聲也。嗜管聲也。皆統之矣。惟有嗜星兒。其星

及小星傳微兒不足統之。故又引此與小意有關。與聲無關也。

趨下云趨趨也。玉篇同。趨下云遠也。蓋趨字獨字。即成義。趨字連趨

乃成義。而趨趨之義則佚之也。廣韻趨下云行兒。似即說文本義也。

玉篇趨丑效竹角二切。廣韻丑教切。皆云行兒。則趨不連趨。亦有行

兒之訓。集韻十八藥趨下引說文趨趨也。謂疾走。案謂疾走。蓋丁度

所加之訓釋也。

趨下云趨也。趨下云趨也。趨趨雙聲。乃形容之詞。不當割裂。且當更

有釋義之詞。集韻十七真趨知鄰切。注趨趨行不進兒。乃為完足馬

部駢下云馬載重難行也句首亦當增駢蹇二字集韻十七莫之人切內收駢字注云駢蹇馬載重難行兒似是說文足不引見七書者驢下云駢驢

也正是此例趁趨之說解僅存一字遂成轉注不可解矣又案馬部

一本作載重難也無行字臧玉林經義雜記引屯六二釋文馬云躡

如難行不進之兒蓋別本掄行字非本無也

止部峙下云躡也足部躡下云峙躡不前也案峙下當云峙躡不前

也躡下當云峙躡也凡連語形容必合兩字乃成義不當單言躡也

正是奇且者別之而連篆文為一句而於上字見全義下字承之無論同部異部莫不然也

𠂔下云從止少步下云從止少相背案𠂔下當云從止少相背步下

當云從止少相承據𠂔下云從二臣相違𠂔下云從久𠂔相背其體

皆平列故言違背足以例推𠂔字矣𠂔下云從久𠂔相承其體重累

故言承足以例推步字矣乃若牽韋二字分𠂔於上下而均曰相背

若步亦可言相背者然牽韋從𠂔𠂔下已言相背此即承之不可以

例步字

還下云迨也迨下云還也玉篇迨下云迨還行相及還下云迨還是

也凡轉注之法必有一習見字乃可用迨還互訓終不可解況係疊

韻連語後人以不常用妄分之也粟下云目相及也足徵行相及之

說言部諧下云譔諧也。諧下云語相反譔也。玉篇譔下云譔諧語相及。諧下云譔諧妄語也。段氏據以補正是也。還爲行相及。沓下云語多沓沓也。如蜩如蟪。則連續不絕。亦相及之意也。譔諧當爲義兼聲字。

糾下云從糸。小徐下有聲字。然當依芥下之從。小亦聲。如句部三字皆云從句。句亦聲也。

諧下云言諧讐也。讐下云失氣言。一曰不止也。玉篇讐下。祇言不止一義。諧下云諧讐言不正也。正蓋止之譌。當增於讐下。云一曰諧讐言不止也。而刪諧下言字。知諧讐字不在失氣言之上者。心部懾失氣也。與讐音義皆同。以讐從言。故云失氣言耳。此讐一字之義。故知一曰之下。始有諧讐字。且讐篆在諧篆之上。亦明徵也。

鞞下云車軾也。大雅韓奕傳。鞞軾中也。疏曰。蓋相傳云然。亦謂其不甚通也。玉篇鞞有重文。鞞云軾中鞞也。蓋毛傳未掄本。顧氏及見而述之。韻會十蒸引說文。鞞車軾中鞞也。蓋所據者說文未掄本。而鞞當作鞞。廣韻十七登。鞞軾分收。而解竝同。玉篇集韻三收。而一引說文。兩云車軾中鞞。鞞則非此所施也。嘉靖丙申韻會不誤

饈下云鼎實惟葦及蒲陳留謂饈爲饈重文作餼案此說凡兩義經義述聞引昭七年左傳正考父之鼎銘曰饈於是饈於是饈以餼余口又引博古圖宋公緜餼鼎是鼎實及謂饈爲饈之證也而謂惟葦及蒲爲惟筍及蒲之異文引周官醢人加豆之實淡蒲筍菹是豆實非鼎實以爲許誤殆非也謂大雅借饈爲菽蓋是也惟葦及蒲蓋經刪削非許君本文筍云鼎實惟葦及蒲是他物不得爲鼎實也夫詩詠筍蒲乃舉時物而言竝非不論四時拘定此兩物則許君此言殊爲固執釋菜謂之菽郭注菽者菜茹之總名況爲饈字引之而不云其饈維何維筍及蒲則文義亦不明說文古本必有詩曰其饈維何六字乃別爲假借之義不與鼎實連文艸部菽下無菜也之說蓋卽以饈攝之也抑或惟葦及蒲爲後人羸入故譌筍爲葦經典無食葦之文故吾疑之若爾雅菜謂之菽則說文不同爾雅者甚多也

文選王仲宣贈文叔良詩注引說文翩翩飛疾兒今本無翩翩知重字爲後人刪者多矣

釋鳥疏引說文曰鳥者羽禽之總名案與今本異

釋鳥疏引說文曰隼鷲鳥也案此句當在雛篆下云祝鳩鷲鳥也

鶴下云鳴九皋聲聞于天許君乃如此苟且可笑乎此必先加訓義而後引詩何人刪之且連篆文讀鶴鳴九皋爲句何其鹵莽也玉篇水鳥也廣韻似鵠長喙遂此兩說以補之庶成詞乎○韻會引鳴九皋之上有鳥名二字亦不似許君語

鶯下云鳥也引詩有鶯其羽則形容之詞毛傳鶯然有文章也恐說解鳥下有揄字蓋自唐人試士以鶯出谷命題誤以伐木篇之嚶爲鶯而後鶯爲黃鳥之名然爾雅曰皇黃鳥也曰倉庚商庚曰鶯黃楚雀曰倉庚鶯黃未嘗以鶯名小雅所詠者桑扈亦不得雜以倉庚東京賦作麗黃說文作離黃惟邱遲與陳伯之書羣鶯亂飛是梁人爲唐先聲也且佳部已言離黃倉庚苟鶯與同物則當曰離黃也不當曰鳥也雖鶯字上下皆實字不當間以虛字然本部實字多自鶴以下亦虛實相間不盡如例則亦經倒亂矣玉篇鶯鳥有文尚述毛傳不應許君反謂之鳥也○黃栗留吾鄉多有將蟄則飽食以喙插其后中入水展轉以苻藻自裹遂蟄矣至春仍奮而出與出谷遷喬相似故後人以嚶嚶之鳥專謂倉庚也○高誘注呂覽月令曰含桃以鶯鳥所含故曰含桃又名鶯桃其注淮南時則訓曰含桃鶯桃玉篇

鷲黃鳥也。高氏以鷲鷲爲一字，殆即以鷲爲黃鳥之始乎。說文無鷲字。

釋鳥疏引說文曰：鷲，乘鷲以尾爲防鉞。案鷲字誤，尾字當補。華部畢下云：田罔也。從華，象畢形微也。或曰：田聲。案或曰之上當增從田二字，以說曰：田罔知之。雖象畢形微之說，與牽下象引牛之縻文法正同。罔固有此字，而非本義。安知此田非亦以象形而非田之本義哉？曰：此句乃爲從華解也。華爲推棄之器，於田罔無涉。故特加此解。而田字未有說也。且或曰：田聲。云者是。先有從田會意之說，而又有從田諧聲之說，故加或曰：否則或字無所承矣。此篆卻不須補，亦以或字知之。

步部盍下云：古文殪，從死，案當增壹省聲。壹從壹吉聲。此則以死代吉也。然許君說重文，大概徑省其文。殆以比例易見之故。膽下云：連肝之府。當云：連肝，肝之府也。云：連肝者，它府不連於本藏，如胃爲脾之府而不連脾也。大腸爲肺之府而不連肺也。小腸爲心之府而不連心也。惟膽連於肝，故先云：連肝，指其部位也。又云：肝之府，明其職也。玉篇第云：肝之府也。或所據說文無連字，或有而疑其

不詞而刪之

脛下云鳥胃也案臑下云一曰鳥臑脛然則脛下當云臑脛鳥胃也吾鄉呼鳥胃脛音不改而臑音如不蓋沿古語而轉譌耳臑脛疊韻字也至於下文一曰脛五藏總名也乃謂鳥之五藏蓋不連言臑脛也其實鳥祇有心肝肺腎胃小鳥無肺雌者無腎此云五藏亦假借言之耳

箭下云矢也嚴氏據諸書引為矢竹也是也部首六字皆竹名筍以下九字乃就一竹而詳分其名也箝簦竹之兒也自篆至末竹之用也篇籍為重故首四字皆書契事惟篁蔣笮筍當與節茶類列籟當與箝類列變籟當在部末義頗遠也若箭是器物豈當在首乎次第矢為蒲皆以其質名其器然自是後世語許君必不用之

大略同惟籟籟後略合然其說簡曰凡竹葉也葉小箭也則當與相近箕下云籟也玉篇云籟箕也吾鄉呼為籟其蓋許君時已作此語然非玉篇可證則箕籟也與帝諦也正是也為一類無從臆揣其掄也且吾鄉呼箕如奇不如姬似亦自古而然箕其既一字即當一音毛詩其多讀姬讀記何獨箕無奇音也語在口中得以不變乃吾鄉呼

家爲姑。今爲強作解事者改之矣。吾猶及之。後生當不知也。

豐下云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者字起下之詞。必有詳說。蓋唐試明
字科者以爲繇文難讀。刪之矣。而又不刪者字。遂成不了之語。且億
說解中似此者多。是以窘迫無文采。安得起許君而問之。

盧下云飯器也。案○下云○盧飯器也。蓋○盧兩字爲名。士昏禮鄭
注作筭。筭筭卽○之。或體。筭則緣筭加竹耳。不當於盧下直云飯器
也。然玉篇○飯器也。盧飯器也。二字分訓。蓋二字疊韻。短言之爲單
名。長言之爲雙名也。

椽下云羅也。今本爾疋作椽。羅然小徐引尔雅椽赤羅。晨風傳椽赤
羅也。孔疏亦引尔疋椽赤羅。陸璣疏亦作赤羅。豈在許君後者尚見
爲赤羅。而許君反見椽本乎。蓋本有赤字。爲据尔疋椽本者所刪也。
釋鳥疏引說文曰。梟食母不孝之鳥。故冬至捕梟磔之。字從鳥首在
木上。太平廣記四百六十二引說文。梟不孝鳥。食母而後能飛。唐劉
恂嶺表錄異引同。

園下云苑有垣也。玉篇同。然元應引此句。以爲字林。然則玉篇自用
字林。而今本說文則以字林改之也。故繫傳曰。苑其周垣也。園樹果

菜也。緣許說有圃字，故解之也。夏小正：圃有見韭，圃有見杏，是圃樹果菜之證。是知初學記引之曰：苑有圃，曰圃，圃猶有也。有藩曰圃，有牆曰圃，誠說文古本也。說又云：一曰禽獸曰圃，初學記未引此句。御覽引句首有養字，是也。圈養畜之閑也。養禽獸曰圃，圃所以樹果也。種菜曰圃，四字相次，說解相儷，分別之詞，有抑揚焉。今掄養字，不足見意。

釋蟲疏引說文曰：貝，爲海之介蟲也。取其甲以飾器物。案此句似當在象形句下。

普從並，當作並聲。經義述聞曰：徐鍇傳云：有聲字，傳寫誤多之也。錯不知古音，故以爲誤。鉉本遂刪聲字矣。孫叔敖碑陰：孫氏宗族，謚記。隸釋曰：謚卽譜字。杜預春秋左氏傳敘地名譜第，釋文曰：譜本又作謚，言旁作竝，亦以竝爲聲也。

束下云木芒也，象形。案當增從木於象形上，各部皆然，不得以木芒也句已見木字，遂略之也。

糅下云繫也。案繫下云糅繫散之也。當迨於此，而繫祇說之曰糅繫也。乃說文通例，然玉篇已如今本，而其糅下固云糅繫也。知此亦刪

之而連篆文讀也。

魏都賦注引說文窈窕深遠也。知凡重言連語之恆見者。讀說文人皆以其易知而刪之。然下引有經文者。易為互勘。此不引經。則似獨字成義。凡連語必不能獨字成義也。

寐字下。鍊橋以為枕。一曰嬾也。然所枕不止此。當云一曰嬾也。艸木皆自豎立。惟瓜瓠之屬臥而不起。似若嬾人常臥室。故字從穴。釋訓

音眠。知然者。召夏傳。訛訛寐不供事也。釋文作寐。譌從宀。此部。此下云寐也。可證詩爾雅疏皆引艸木皆自豎立以下六句。故知為說文

本文。玉篇。此下引史記。皆寐偷生。又申之曰。謂苟且也。皆蓋此之譌。皆與皆同。非此寐之義。玉篇廣韻皆不收寐。集韻則收之矣。韻會寐

下引史記。皆寐偷生。寐下引史記。器不苦寐。寐缺也。又偷寐病也。知寐非吉祥字。故諸醜訓皆歸焉。釋詁。愉勞也。注勞苦者多情愉。今字

或作寐同。然則寐又與愉通。惟是故字從穴。音眠句。恐係後人加之。寐不能音眠。是謂字從宀。音眠也。諸書亦多作寐者。恐係譌字。非

說文本有寐字也。後漢張衡傳。注引說文曰。皚皚霜雪之皚也。文選北征賦。注引說文

曰皚皚霜雪白之兒也。

仿字說解段氏補苴甚佳。原刪者之意則以儻下云彷彿也。其爲連

語已見遂以相似見不誤也。大徐本亦分于彷彿兩字下以期省字易讀

幾令人無從尋其改易之迹矣。有作誤者顧段氏欲詞之簡不見異同之迹今

案西京賦李注曰甘泉賦曰猶髣髴其若夢說文曰彷彿相似見不

諦也甘泉賦猶彷彿其若夢注引說文仍作彷彿而諦作誤又曰誤

卽諦字長門賦時彷彿以物類兮注引楚辭時仿佛而不見已與甘

泉賦引時彷彿而遙見不同乃又引說文曰髣髴見不審誤也少相

似字多審字大約彷彿以長門賦注爲正其餘以西京賦注爲正段

氏用誤字者以小徐爲主也髣部有髣無髴吾並疑髣字當刪

倘下當云倘倘小兒蓋讀者緣引詩已有而刪之字分大小此類蓋

極小之字經祇一見殆初作之時本爲重言之用更無它義且獨字

不能成義也然它字之下當有未引經而妄刪者

褚下云一曰製衣段氏改爲一曰裝也鈕氏正之爲一曰裝衣是也

然竊意製下當有一曰製衣句以兩篆相連注語相似而脫譌也左

哀二十七年傳成子衣製杖戈杜注製雨衣也許于春秋宗左氏故

疑其當有此義。

顛下云頭不正也。玉篇此下有又顛動也。句似本之說文。以顛下云顛也知之。

顛下云癡不聰明也。廣韻引作癡。顛不聰明也。玉篇亦然。則今本掄字顧家下云豕怒從豕聲者。顛之外。大徐本有毅字。說曰妄怒。小徐本賸有重文。賸說曰聾也。則從豕聲之字。卽有不聰明之義。因念剛毅木訥四字。一例皆有病痛在內。故曰近仁。今之解此剛毅者。與中庸發強剛毅一例當卽是仁矣。何近之云。

勿部說解。顏氏家訓引之曰。州里所建之旗也。象其柄及三游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勿遽者。稱勿勿。氣度從容。當爲許君原文。惟勿當依韻會改爲息。以息下云多遽。息息知之。然息固從囟。勿卽囟字。亦未始不通也。吾嘗謂唐人習明字科者。刪節許書以期字少。易讀。此其微矣。然少雜帛幅半異五字者。此又後人以周禮雜帛爲物割二字。屨入自加幅半異爲之。注解初不檢周禮鄭注也。是猶解大圭終葵首者。謂刻爲葵葉。同陋段氏謂許爲長受其愚矣。如我朝八旗正者。卽通帛也。鑲者。卽雜帛也。若幅半異似左傳之偏衣。危服不。

成體製讀者欲其文省於前義增於舊故或刪或補而許書原文不可見矣聊發其憤懣於此不悉記也司常鄭注釋帛以白素飾其剛案旗皆亦帛此則以白帛飾之也韻會息字下引之如家訓本字下又引如今本亦不可解惟其兩引篆文皆作勿不同今本當考

馮下云二其足案此句似不成詞馬下云一絆其足此殆亦二絆其足邪抑或此句即承後左足白而言而以二指其白處二乃指事非一二之二果如是則篆當作馮第指其後左足不當竝前足而指之也馬部此類凡三字前有馮後有馮

駙下云副馬也後漢魯恭傳注引作駙馬副馬也以副說駙知今本攬駙馬二字

鼠部鼯下云豹文鼠也元應引句首有卽字是也爾雅鼯鼠鼯鼠郭注皆未詳又曰豹文鼯鼠郭注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唐書盧若虛傳又以豹文而形小者爲鼯鼠則是以豹文而形大者爲鼯鼠矣且以爲本之許君實不知許君之句讀也說文無鼯鼯二字蓋本作文廷而其句讀則曰鼯鼠豹文以終軍讀豹文鼯鼠爲誤也故云卽以明之字林無卽字蓋視爲無用而刪之

也後之讀許書者即亦沿之而刪矣釋獸一篇皆先舉獸名而後言其形色曰羆如熊黃白文又曰羆如小熊竊毛而黃是也設云豹文羆鼠非爾雅例也故許君正之盧若虛雖得其解而爲調停之說亦無當矣又案郭序爾雅云豹鼠既辨其業亦顯陸元朗之記注家也有樾爲文學注劉歆注竝前漢人苟如文選注藝文類聚以此事系之光武時竇攸不應其業顯於前漢而豹鼠之辨在後漢也

亦作羆歟 亦作羆歟 亦作羆歟 亦作羆歟 亦作羆歟 亦作羆歟 亦作羆歟 亦作羆歟 亦作羆歟 亦作羆歟

態下云從心能蓋掙聲字小徐誤以爲會意大徐遂增之曰從心从能非也史記天官書三能即三台也左昭七年傳黃熊釋文熊如字亦作能一音奴來反廣韻十六哈能奴來切爾雅謂三足鼈也又獸名禹父所化也能通作耐禮記耐以天下爲一家孔疏謂又有直作而字者故離騷能與佩爲韻廣韻佩在十八隊耐在十九代知屈子讀能如耐也又態與時爲韻知屈子又讀能如而也三能黃能音皆近態何須委曲說以會意

汎下引爾雅原本蓋連引東至於大遠西至於汎國南至於濮鉛北

至於祝粟謂之四極而後人刪去仍留謂之四極以與西極之水極字相應可謂捉襟見肘矣漢人著書簡古而從容說文獨多局促不成語本注直不通矣大徐別本作謂西極者尤不通惟是許君不作邠國荀原文俱存則其異同可勝道哉惜也

漳下濁漳清漳皆言所出入南漳獨不言所入當依漢志補入沔曾下云水出鄭國案本部言出者必言所入此下似當依水經注補入洧二字若謂潛水原委不出鄭界則當云水在鄭國本部說解例固如此

實下云雨也齊人謂雷為實玉篇雷起出雨也齊人謂雷曰實似卽本之說文蓋讀者鹵莽疑雷起出雨為不詞徑刪三字耳段氏說極是惜不補而又刪之

魀下云鯨魚出東萊鯨下云魚名玉篇魀下云魀鯨魚也鯨下云魀鯨當據以增補諸城縣扶淇之水見水經注琅邪郡不其縣見地理志弗其山汶水所出見淮南子其字各異而聲則相似蓋夫其連文為青齊口語而此魚固出東萊故知玉篇為是也

東是卽入雜之求說言入濟者淮南之誤也須按求虛與東卽吾安邱縣也音兼固無庸其山且入漣之法原於沂山汶經縣城之北漣經縣境之東至東北境而合高誘所言亦未嘗不混

馮貢雜指曰淮南子曰汶出弗其西流入濟高誘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

媵下云壹也。一曰女媵。媵，汲古初印本無女字。媵，媵是重言，乃是名目。尚無訓釋。玉篇：媵，專一也。又可愛之兒。然則說文之壹也，尚不可不增專字而已明。而一曰媵，媵之下不釋以可愛之兒，無由明也。說文壹字云專壹也。

與玉篇媵專一也同詞。然則媵乃專之分別文。

娶下云媿也。媿，下云娶媿也。此連語乃名目也。玉篇人始生曰媿，媿或即本之說文。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

媿也。媿下當云媿弱也。而刑媿下一曰弱也句。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

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

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

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

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

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

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

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

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

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

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媿下云媿也。

其音雖者云。娑妓婦人不媚兒。其音贊者引說文。其音疵者云。娑妓女兒。其音羞者云。娑妓婦人小物。妓字一收音羈。云。妓娑女容。三言娑妓。一言妓娑。知此二字爲連語。顛之倒之皆可通也。四紙又收娑字云舞也。一曰婦人兒。又證知說文婦人小物也。與引詩屢舞娑娑。乃兩義也。娑娑卽娑娑之借字。娑下固引市也。娑娑矣。四紙亦收妓字。引說文而廣韻四紙渠綺切內之妓。祇云女樂。知唐韻亦必平上兼收。大徐習熟今讀。遂第用渠綺切耳。

𩚑之或體。檣說曰。或從木。案賁非字。當云贛省聲。殆以重文可例推邪。

瓶下云似小甌。甌下云瓶也。然則甌瓶一物。特有大小之分耳。瓶下當云似甌而小。與大口而卑爲儷語。蓋瓶卽是小甌。不得又云似也。又案玉篇甌。甌。小罌也。說文雖無甌字。然左襄二十四年傳。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也。與甌。甌同音。皆謂其卑也。再以玉篇釋爲小罌。推之。則甌瓶。甌三字類次。固一物也。其體皆卑。甌說曰罌。與玉篇釋甌以罌同也。甌從卑。瓶從扁。詩有扁斯石履之卑兮。知爲聲兼意矣。蠡下說解。段氏補蠡。蠡二字。玉篇亦有之。

經義述聞云說文蝮蟞蝻蠹六字連文則蟞爲毒蟲明矣蕭該漢書朱博傳音義引呂靖韻集云蟞毒蟲也玉篇同

膝下云稻田初印作中恭韻引同畦也釋丘疏引之曰膝埒稻田畦隄埒畔也

案此九字皆是許說膝埒者名目也稻田畦隄者訓釋也又加釋之

曰埒畔也者埒在下文說曰卑垣也非此所施故申說之且為埒廣

一義也知此句非邢氏語者以句下有案氏決之是畦乃種稻之處

其隄乃謂之膝非畦謂之膝也玉篇引如今本知其刪削久矣稻人以列舍水注列

田之畦時也

鑿下云羊箠箠而有缺匚部匿下云讀如羊駒箠則多一字矣竹部箠

下云羊車駒箠也箠箠箠其箠長半分尤詳備矣皆當一律謂羊車之

駒之箠也集韻又有一曰田器句不知亦引說文否

車部輔下云人頰車也小徐本曰春秋傳曰輔車相依從車甫聲人

頰車也案小徐本輔在轆下軌上是也自軌以上皆車之本物大徐

以頰車爲正義迄之輻下非也段氏依小徐其說皆精確特不悟其

已經刪削耳輔之本義僅見於小雅及僖五年左氏此傳許君必質

言之而後引經以實之段氏引權動篇車依輔輔亦依車使作車時

已有輔則不當言依。小雅孔疏。輔是可解脫之物。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是也。左傳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乃連用譬喻。本非一義。與小決使導聞而藥之一類。特易成其輔頰舌良其輔。皆借用輔而不用輔之本字。左又與唇齒連言。人遂以二句為一義也。筠以今事揣測之。吾鄉以小車載大石者。兩輻之間加一木。柱其轂與牙。繩縛於輻以為固。輻得其助則輪強而不敗。故曰員于爾輻也。易林萃之家曰輪破之衣曰輔車不偕也之既濟曰稼隆輔頰若是頰車豈可以僅言其可與頰頰頰為言乎然則其氏亦知輔之本義從世乃失傳耳

釋詁疏引臯字說於改為罪之下。有二句云。取非人自投於罔。古文自為臯。案臯蓋鼻譌。此句為上文從自解也。鏡橋不引此二句。蓋秦以臯似臯字改為罪句。既以為出文字音義故也。
 了。下云。他也。集韻引作了他。是也。了。他。疊韻。此刪之。而連篆讀也。段氏所引皆可據。惜未據集韻增了字。

醮。下云。冠娶禮祭。此下。小徐有也字。玉篇冠娶妻也。禮祭也。明是兩義也。字有何難讀而刪之。亦可謂鈍賊也。

說文引經詩為多。而異文亦特多。凡所引與毛詩異者。段氏曰。許宗毛而不廢三家也。夫豈不謂然。然彼曰。其侮。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

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許君既特表所宗主，而及其書中所偁，仍爲混同之詞，是無主也。況乎所引左氏，則第曰春秋傳引公羊，則曰春秋公羊傳矣。引國語，則曰春秋國語矣。有數處無春秋字，亦是刪削。與敎所云春秋左氏者，如響斯應，而引它經，則但偁詩偁禮，無區別之詞。非情也。然則引易而不本孟氏者，必別之曰焦氏易費氏易也。引書而不本孔氏者，必別之曰伏氏尚書也。引詩而不本毛氏者，必別之曰申氏詩，轅固氏詩，韓氏詩也。今本盡經刪節，而公羊國語獨得不刪者，蓋其字數少，因得存，或諸書區別之詞繁，如韓詩薛君章句云云者，遂被刪也。明堂月令亦得不刪，留之備用也。且敎云禮周官矣，而所引周官，反加周字，所引儀禮，反祇一禮字。此又刪改之明證矣。

及下但云禮不五角

說文有引經而無說解者，有直以經文爲說解者，皆後人苟且刪削，非本文即然也。備下云易曰備牛乘馬，玉篇備服也，以鞶裝馬也。案服也之訓甚古，或即本之說文。段氏所引備服通用者，甚備，可爲依據。至於以鞶裝馬，雖即說服字之意，然非許語。字從牛，必不言馬。此說文例也。趨下直云趨進趨如也，當用孔氏端好之說，又必出論語。

曰躩下云足躩如也。當用包氏盤辟兒之說，亦必出論語曰：乏下云
 春秋傳曰：反正為乏。當先說之曰：容謂之乏，所以為獲者，御矢也。辨射
注此說字義也。而後引左傳乃說字形也。射下云：詞之射矣。五篇作母當
 先說之曰：和也。毛解而後引詩：抑或後人見玉篇之說，誤以為板詩之
 本文遂改辭之集為詞之射，而自加矣。字以符詩句，蓋廿從二十并
 當在部末，不應射在其下也。盼下云：詩曰：美目盼兮。段氏據一切經
 音義引有黑白分也一句，足徵它字下皆經刊落矣。虢下云：易履虎
 尾，虢虢恐懼。易履卦釋文出愬愬而曰：馬本作虢，虢恐懼也。說文同
 然則虢下必云：虢虢恐懼也。而後引易，今以恐懼綴屬易文之下，局
 促不文，與勿下之雜帛幅半異同一可笑也。糝下云：詩曰：不糝不來。
 當先釋之曰：待也。本之爾雅而後引詩以實之。再引爾雅以證之。灑下云：
 雨雪灑灑。段氏既改之矣。潤下云：水曰潤，下潤下乃兩義。洪範疏引
 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廣韻潤潤澤也。而小徐本及玉篇皆
 曰：水潤下，豈不渾同而無別乎？鯁下云：烝然鯁鯁。鮫下云：鱣鮫鮫。鮫
 誠如段氏所疑，直是妄人增此篆矣。聆下云：國語曰：祿信於聆。遂闕
 此則闕疑者，也不與它字同。武下云：楚莊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

戈爲武不但說義說形之詞盡皆刪去即所引者亦不當如此苟且也絢下云詩云素以爲絢今馬鄭皆以文說絢許君必同之刪者以上下文諸字皆訓文采可以互見遂刪之也結下云論語曰結衣長短右袂當先說之曰褻也而後引論語今本固作褻衣部褻下云私服是褻結一字說之曰褻也乃以重文爲說解之例也然釋文不云褻說文作結尚有可疑也以上凡十六事其鶴輔等字已別見者不復論段氏或辨之或和之尚不免受其愚夫不須訓釋之字許君尚以雙聲疊韻說之況諸字中有必須訓釋者而顧作瘦詞邪其爲妄刪較然可知令人痛恨也

陋儒之刪說文也每刪連語之上一字而連篆文讀之余於它篇亦多附見今復總記於此其第有名目者唵下云呬也當云唵呬也下竝放此嗽下云摸也篆下云差也袂下云梅也舳下云艦也篆下云摹也靖下云嶸也怗下云慨也惘下云幅也有於名目刪上字遂以名目之下字與說解爲一句者暫下云礧石也此一望而知者其須辨白者概出於後呢下云喔也據段氏所引則亦連語也小徐本呢在啞之後玉篇同然與喔同訓爲雞聲則大徐遂之喔後尚有可議

當先出呢字說之曰呢。雞聲也。再出呢字云呢。呢也。踴下云跋也。跌下云踴也。皆連篆文讀以跋下云踴跋也。踴下云跌踴也。知之段氏又各刪一字非也。侵下云桂也。侵桂之非桂猶棗之非棗爾。雅云木桂則通第言桂則不通也。段氏補棗而不補侵以下文即繼以桂字爲所蔽也。約下云約也。玉篇曰說文音狄約也。恐所據亦已刪之本。段氏所據或說當是亦連篆讀也。然原文必引爾雅使人知約約爲何物也。今爾雅雖作約然玉篇引奔星爲約約於約字下集韻四覺約約同字。廣韻十八藥約下云約約流星。約下云沛也。玉篇約下云滄沱也。以上亦名目之被刪者也。迟下云曲行也。玉篇云迟曲行也。四字一句。迟曲以形容其行之狀也。屮部云迟曲隱蔽是其義也。傲下云幸也。蓋亦連篆讀玉篇云行險也。中庸行險以微幸其詞自明。故兩書各摘兩字用之不別加疏解作傲乃正字。今本作微則同音假借。今之學者改爲傲不知其非古所有也。繇下云聯微也。繇聯疊韻當爲連語。文選非有先生論繇繇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注引說文曰繇繇微也。此第引說解非連篆文引之。知然者聯連同音通用。引繇繇以釋繇繇連連引微也。則釋不絕之意也。繇下云丁

蝻也。段氏增蠶字，而以蠶下爲蝻之一名。是也。惜其無徵不信，則請以玉篇證之。其下云：蠶，下云：蠶，下云：蝻，下云：蝻，下云：蝻，下云：蝻。大徐則又刪之本，故僅云：諸大聲，連篆讀爲諧。諧，即行扈，皆音也。大徐則又刪之本，故僅云：大聲耳。以上亦以名目之下字與說解混爲一句者也。乃小徐本程下云：程，品也。杈，下云：杈，枝也。大徐各少一字。此尤刪之而連篆讀之，明證矣。又有未敢決者，簡下云：簡，存也。似當連篆讀爲簡，簡，段氏依爾雅改爲簡，簡，存也。於理自是。然玉篇引說文存也，似注中簡字爲衍文。在下云：存也，則兩字同義。玉篇既引爲存，許君正不必定用爾雅也。夫初刪之時，祇期便於讀者，而率意刊落，亦初無一定之規條。雖割裂不通，亦所不顧。然就原本刪之，猶可見其本來也。厥後羣相放效，奉爲聖書，家家逞謄一本。於是原本不可見矣。而說文之力本遜於經，不能使未刪之本，閒存於世。是以二徐所據不過小異而大同也。

衍文

前下云：廁，古文銳字。此校者箋記語，傳寫誤入正文。凡類此者，並當刪。示部說解從二之下，雙行注曰：二，古文上字。據此，則凡云古文

么字者皆爲後人加注此其明徵也特部首說解作大字故不混入正文部中字下再雙行書之則不便始相連爲一耳乃辛亥下竝云二古文上字亦混入正文

筱下云今作篠小徐無此句蓋大徐所据各本偶有此校書箋記語不察而錄入正文耳若大徐所加即當云臣鉉等案

酉下云彌字從此此類語皆不通而此句不通有三焉弜部彌下既云酉聲則此語無用一也此爲凡云么字從此之通病彌從兩酉猶可以彌概之苗偁二

字皆從酉漏之何也二也且諸字皆從酉惟偁從酉耳而反不言三也至於弜不作彌改易本字猶其小者此亦箋記語也或曰此類語連篇累牘並非一兩見何後人之不憚煩且豈盡無用乎曰有用爲讀書不能貫串者之用也彼刪之者旣以說文爲兔園冊矣特慮其徒難於檢校也卽爲箋記以明之其徒樂其便也卽相率而盡增之且於竝非一字者亦率然牽合之此所以連篇累牘也然如局字從古文及而其說解上云從了下云從乃毛辰以爲複而剝去之初不知其所以然之故也蓋本作從了而讀者不知其爲古文及故未敢加注或以其形似篆文乃遂加從乃二字也設有知之者注曰了古

文及字省此疑矣不亦有用矣乎

鷓下五方神鳥也六句後漢五行志注皆引之神鳥下無也字是也明此為題下事也又東方以下四方字之下皆有日字則有無皆通又鷓作鷓則本部所無





益下云從水皿皿益之意也段氏增水字竊謂皿字亦當衍其一蓋從水皿三字當作從水在皿上五字觀之字形固如是也水不能在皿上今然者盈溢之象也

矢部說曰從入案文似某字即謂之從某本許君拘墟之過然從入二字必係後人增何也下文云象鏑枯羽之形鏑謂人也枯羽謂刀也其丨即竒而漏言者此矢之大體鏑枯羽皆小言其小者大者可見也抑或闕佚矣篆蓋本作升全體象形而乃截其入為入字闌入會意乎一也入部之前食入會倉四部入部之後缶矢高章京音畝畝八部篆文上體皆似入字故彙集耳然惟入畝二部言從入它部不言況矢字象形而割裂之乎非情也二也且入以象三合之說為是畝亦全體象形上象棟字中高者棟下象戶牖它室屋字多矣獨此著其戶牖者米穀慮烝溼霉變也諸從場有聲者省夫之下半而逸入於易之上殊嫌破壞宜此言從入即預為道地耶

章下云從回象城章之重兩亭相對也。從回必當刪。既以象字領兩句，則城章之重，回形著矣。兩亭相對，上古下，早著矣。冠以從回，是謂偏枯，且並非回字假借之義，是謂扭合。不然，章字去回，存章便是音之篆文，章矣。何以不言從章。

檀下云一曰鉏柄名。集韻引無名字。玉篇亦云鉏柄。吾鄉以為恆言。許書不言某名也。

東下云從木官溥說。從日在木中。小徐無從木。二句案從木重複當刪。官溥說句似當在從日在木中之下。

巢部尋下云從寸曰。寸字衍文也。部首說中不出而出於此，是謂失次。非字而出之，是謂失律。且此文從寸覆之句絕，謂以寸傾覆之也。寸何以能覆，故申之曰寸人手也。此二句釋尋下半之寸，從巢省。句釋上半之曰通兩意而言。祇是以手覆巢四字盡之。此所以收之。巢部也。安得於說寸字文中先闌入曰意。段氏又增一曰非也。○又案此字篆說皆有訛誤。說曰從寸曰，而篆作。將謂以寸之一，遂于上而又直之邪。嚴氏謂篆當作。據漢書相如傳而適足以專君自損也。案文選上林賦，說為。說文漢書文選凡三體皆有。此嚴氏所

以不敢刪之也。然玉篇廣韻集韻韻會見股字注皆作𠄎是也。字從巢省，巢不可割木之上半以連於日也。至於說解則字隸巢部，即當先言從巢省，字以傾覆為義，故不全從之。所以見其為傾覆也。於又手之曰無涉，傾覆者不必是巢，家國皆是也。特寄其象於巢耳。擬改之曰𠄎，傾覆也。從巢省，從寸，寸，人手也。所以覆之。

因下會意字當刪。

日下云從日一象形。案從日一三字衍文。日字全體象形，若從日一，則會意也。又言象形是騎牆也。且日一亦不成意，豈可以小篆揉圓為方，拗曲為直，而遷就其說乎？初學記引云：日者實也，太陽之精，字從○一象形也。又君象也。案作○有利有弊，字體不誤，是其利也。然古文乃作⊙，以用為偏，有則不便書寫，乃變外之○為⊙，中之人為一，而沿襲既久，遂並本字而變之。故許君曰：⊙並收也。如小篆即從○，則何以為古文乎？其弊一，非字而出之，其弊二，至不虧二字與月下十六而月始虧相對，不可少君象句似可有。○⊙下云古文象形，此象形則誤增，日豈有兩形乎？

巽下云讀若唵，唵案唵字當衍其一。因下文有兩蒯字而誤也。案此

字三義。迥不相侔。許君蓋亦疑之。眾微杪與以爲顯字同義。日中視
絲則微杪皆見是顯明也。頁部顯下云。羃聲。此羃增之字也。積古齋
頌壺頌鼓皆云不顯。魯休而頌鼎云不羃。魯休一人之器而字作
兩體。明乎其爲一字也。或曰。衆口兒讀若唵。此爲一義。蓋謂此字從
白非從日也。或以爲繭則直以羃爲繭字。非讀若也。蓋謂日象繭形
然字固從絲矣。繹繭成絲而絲中仍有繭。殊非理實。乃又勉強解之
曰。繭者絮中往往有小繭也。然未凍之先曰繭。既凍既治之後所餘
者曰絮。絮中安得有繭乎。仍是曲說無理。增此唵字之人。則以誤讀
繭繭連文。遂疑其爲儷語。悅佚而增之也。許君於所聞三義不能決
故並錄之。惟顯從羃聲。有可依據。故列於首耳。
守下兩言從寸。絲複混目。刪上一從寸可也。
真下云。し音隱。段氏刪之矣。然上文弑下云。吳古文矢字。段氏又信
之初不顧矢部無此古文也。不思此類語皆後人所增。惟示部云二
古文上字。以其夾注也。段氏遂知之而退入注中。其依附古人之語
而曰古文某。且居中。大書者皆存之。不知依附而曰音某者。則刪之
以是術而捕盜。必其面刺竊盜字。乃敢捕之。

獠下引左傳獠犬入華臣氏之門今傳無之門二字古人之呼某氏即今人之呼某家論語季氏即季家三家即三氏也孟子之景丑氏宿同此左傳燕僖負羈氏乃焚其家非焚僖負羈一人也火部燕下引之少氏字與此多之門字正相當乃不解氏字者所為非許書本然

獠下云一曰獠犬也暫齧人者一曰犬不齧人也玉篇犬暫齧人也

犬不絜也則說文當云一曰獠與上程屬音異故必有此字犬暫齧人也一曰犬不絜也

絜古潔字以形譌齧因增人字耳此等字頗小不能用苦為快祖為存之例

黑下云四古窻字此語之謬凡有數端本小徐語而大徐闢入正文一謬四為自窻之古文窻自在穴部說云通孔也即幽風之向今北方貧民多於北壁鑿孔以出煙即此物也而自古音聰說文韻譜亦收之東部注曰窻突今人亦呼窻突為煙自仍呼如聰是煙所由出故黑字從之若自牖非出煙之具也然在說文則初無此說不加疏解而驟作此語則意是而詞非矣二謬大凡說解中古文之字皆後學箋記以其非恆用之字恐人不識而然然亦有誤者如爪凡也

凡持也。又手足甲也。同音而有動靜之分。故字下云從爪。子謂爪其子也。爲下云其爲禽好爪。謂好以爪把搔物也。爪絲爲系之。籀文燕爪木爲采。爪禾爲采。爪白爲昏。莫不皆然。是爪即俗用抓字也。蠱下云又古爪字。直以予王之爪牙借爪爲。又率意加注也。不知又字以會意定象形。爪字純乎指事。致不同也。說文逐字說其本義。與經典多用借字亦不同也。又手等字皆指在上。脰在下。而爪之指向下者有所抓也。大徐注字字曰以爪反覆其卵。即以爪爲又。其識與若輩同矣。凡此類語流傳已久。不便遽刪。然當退入注中。不可以混許語。或曰說解較之原額已少萬餘字矣。子忍再刪之乎。應之曰。狐裘雖敝。不可以補黃狗之皮。已刪者無從據補。羸入者安能聽其竊據。非分也。

从下云兩從此。而兩下云從从闕。豨下云幽從此。而幽下云從豨。闕則其謬戾不待言矣。或且墨守之何也。惟夫下云宏農陝字從此。尚爲有用。以防流傳既久。與陝隘字混也。媛下云爰引也。宋本作爰於也。皆非也。此亦箋記語。以爲從爰之證。小徐本從爰作爰聲。故無此三字。然亦在明昧之間。蓋上文人所欲。

援也。援字即當作爰。說文爰援下皆曰引也。是爰爲古文援爲後來分別文。或不知爰援一字。乃改爰爲援。不知人所欲爰也。解媛之從爰。再云爰聲。則聲義皆備矣。至於爰引也。已見爰部。既非別義。何須複說。此亦校者恐人不知而記之耳。而昧者遂改爰聲爲從爰。不料漏說其聲也。或又改依爾雅。爰於也。則展轉迷謬矣。○段氏謂援爲欲引爲己助。蓋謂嫌於踰牆之樓也。然國語欲爲援繫焉。即頰弁施于松柏之意。意在卑己而尊人。乃是婚姻常語。不嫌也。

絲部并下云從絲省。省字又後人妄增。此是從古文𦉳。上下兩借耳。系部中𦉳凡二見。𦉳從𦉳。𦉳從𦉳。𦉳則不譌。𦉳下不言絲省。則此亦當然。○織絹从系貫杼也。織絹猶言織布帛耳。避不成詞。故加絹字。即玉篇之譌爲絹。知此字之本有矣。段氏刪之非是。而从系之从。當依玉篇作以。知玉篇之緝爲譌者。緝而後織。不得連言織緝也。段氏好言複舉字之未刪者。此惟六書正譌然耳。當許君時。篆文爲人所常見。且每字下皆有從某某之文。則字體分明矣。豈慮人不識而以楷照之乎。至於一曰之下。再出本字。而後說之者。別一義也。小徐本多有。大徐刪之。殊爲不達。至於首一說。則繫之篆文也。推段氏

之意蓋以今存說解少於原額者萬餘字苟每字下加一複舉字則足額矣然又恐人歎之故不冒直言也今於段氏所謂三字句者概不復述惟於所謂複舉者區爲兩類備省覽焉其非複舉者啁下云啁啁也此疊韻連語也迥下云迥迭也段氏謂迥爲複舉非也又謂迭當作迭亦似是而非玉篇迥通達也案說文簡通籥也駟馳馬洞去也衝通銜也是從同之字多取通義知通達之說不可易即知迥迭之說不可刪矣達之或體迭在迥上說曰或曰迭迭篆在迥下說曰更迭也一曰迭然則迥達迥迭皆雙聲字迥迭直是洞達與玉篇通達同義與更迭之說無干苟直云迭也則迭以更迭爲正義人必誤解迥爲更迭矣鞞下云鞞遼也說見句讀導下云導引也不用引字本義故必連導言之如牽下云引前也亦不單言引也翺下云翺翔也玉篇同然當云翺翔回飛也翔下當云翺翔也今本則刪之而以名目訓釋分之兩字下也就下云就高也似與孟子就下同意禮曰俯而就之論語曰就有道蓋皆就字之本義也許君之意蓋亦如此然尤京二字去此義皆遠隸諸京部即不得不說以高而高非就義則遷就其詞曰就高此許君拘於部分之故非竟訓就爲高也仍

當爲三字句。賈下云賈市也。賈市蓋即買賣之謂。本皆靜字。而此注並爲動字。左傳我無強賈。論語市脯是也。設直云市也。則賈是人市。是賣物之所。猝難解也。至於箇下云行賈也。則用其本義。互勘焉。而自明也。郭下云郭海地。玉篇引作郭海郡是也。萃下云萃危高也。萃危連語。猶言崔嵬。故小徐作萃崑。段氏據廣韻萃慈卹切。以大徐用唐韻醉綏切爲誤。按說文韻譜所用者。李舟切韻也。五支萃姊宜反。然則唐韻迨入六支耳。大徐非誤。殷下云。殷隘也。亦連語。宋書袁湛弟豹傳。殷隘豺狼之吻是也。段氏所據元應引說文云。殷隘傾側不安也。以爲夾入注語。不知正是完本也。隘下云。殷也。乃是說文說文於連語之在異部者。亦必詳其解於首字下。而次字下單出其語。此定例也。故殷下云。殷隘舉其名目也。又云。傾側不安。則解其義也。苟如段氏說。則殷隘也。隘殷也。其義終古不明也。且此兩字。今作崎嶇。段氏亦能分用之乎。奏下云。奏進也。玉篇作進奏也。進非奏之正義。故連言之也。委下云。委隨也。疊韻連語。段氏於委下注。逗字非也。其誠爲複舉者。覓下云。覓菜也。物下云。物滿也。辭下云。辭辭也。玉篇第云。辭也。譟下云。譟慧也。斡下云。斡乾革也。數下云。數盡也。桎下云。桎

程也。倣下云倣左右兩視。玉篇但云左右視也。倣下云倣驕也。玉篇
第云驕也。惟倣倣之語與騷騷近。抑或連篆讀爲倣倣邪。屏下云屏
蔽也。吾竝疑此篆爲後增矣。歎下云歎食不滿。段氏疑歎爲噍。譌然
玉篇廣韻皆云食不飽。知爲複舉字。抑或連篆讀爲歎。歎如音語。噍
噍之德。噍噍之財之比。邪。慄下云慄撫也。段氏改撫爲慄。然玉篇廣
韻皆引說文撫也。方言慄憐也。說文憐下亦云撫也。是不可改也。悔
下云悔恨也。柯下云柯搗也。以上十四字誠爲複舉。然以此爲許君
本文。則何以謁下云白也。玉篇同。而小徐本則云謁白也。可知爲後
人增之也。又何以慕下云慕月爾也。段氏據釋文改爲土夫也。知後
人習熟爾雅之義。而不知說文之義。遂用全句易之。故注中重出慕
字也。知凡複舉者。皆後人增也。如謂彼既刪之。則何復增之。則如局
下兩言從乃。守下兩言從寸。亦將謂爲許君本文邪。蓋凡竄易古書
者。其見皆井蛙。其刪出於有意。其增則出於無意。展轉逐寫。隨筆增
之。初不加審視。再有細心者。出奉爲典要。不敢復刪。此其所以長存
也。卽如段氏。驢下增之曰驢畜也。兔下增之曰兔獸也。較之所增。它
字尤爲可笑。設有不幸。諸本盡泯。而獨存段氏注。智者讀之。亦謂許

君昏耄而已。敢以爲後增而刪之乎。○字源偏奇。小說序云。李陽冰就許氏說。文重加刊。正展作三十卷。復於說文篆字下。便以隸書照之名曰字說。然則今之複舉字。蓋校者以字說闌入。

補正

二說並見方言。玉篇廣韻。則主項羽本紀言之。二葉後十一行注

鈐錯大犂也。四葉後十五行是

參蹉讀如駮。錯雖亦是雙聲。然不與參差同。我誤也。五葉前

翁光爲腎之府。而不連腎也。十葉。增字條。中增此句。

說文釋例卷十三

安邱王筠貫山學

誤字

段氏改誤字是者極多。小有疏忽亦所不免。余別得若干類。記之。其或意同段氏而小有發明者亦不刪也。

禧。禮吉也。嚴氏曰：吉當作告。釋詁：禧，告也。筠案：大宗伯注：故書吉或為告。杜子春云：當為吉禮。表記尹吉曰：注吉當為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此告吉互譌之證。

竅。下云籀文從火。案：竅者煙之古文也。當云籀文從火。火部竅下云籀文從火。案是從古文而加火耳。其從火之謬更甚於竅。

瓊。下云赤玉也。案：當依毛傳作美玉也。赤古作走。美字爛掄上半。卽似之矣。段氏所引毛傳甚備。而改赤為亦非也。說解中言亦者爪部云：凡也。部中凡下云亦凡也。凡部云：持也。部中屮下云亦持也。蓋以凡從反爪。屮從反凡。屮字形既別而義不異。故言亦。此亦字之承部首者也。段氏所舉鸞亦神靈之精也。其注鳥部鸞字。已據諸書改亦為赤矣。於此卽不當據之。又引章懷所引診亦視也。乃王喬傳注也。傳

曰乃詔上方診視注引說文曰診亦視也者此因傳言診視嫌兩字連言似有異義故章懷自加亦字以明其爲複語耳非說文本有亦字也光武紀寇恂傳皆引說文註亦誤也今本亦無亦字是其證瓊字上下直說以玉也而無它詞者凡十字何以瓊獨繫部首而言亦故知不然也況下文璿美玉也而引左傳之璿弁今本作瓊弁瓊之或體璿今與璿同穆天子傳注引左傳贈我以瓊瑰又加注曰旋回兩音今本亦作瓊瑰然則瓊璿通用故集韻二儂璿下收瓊爲重文則其同訓爲美玉也不亦宜乎

琬下云圭有琬者琬似當作宛圭以說字之從玉宛以說字之從宛也宛下云屈艸自覆也宛下云轉臥也蓋宛轉之意如蠶下云宛蠶是也典瑞注琬圭無鋒銜玉人注琬猶圍也亦近此義
一 下云上下通也玉篇作下上通也是也下文引而上行謂自下通於上引而下行謂自上通於下正分承下上兩字言之若作上下通則義不分明矣○中字說云一上下通四字句謂一之上通於口之上下通於口之下也二語雖同而意則天淵不可一例說之
苦下云大苦荅也案荅雖當作藎然非譌字乃借用也藎大苦荅卷

耳也釋艸卷耳。苓耳。蓋大若皆與相應。然唐風采苓傳曰。苓大若也。者。苓耳。乃是名。苓之一字。不為名。毛公知其借苓為蓋。故如此說之也。落下云。艸曰零。則蓋之譌矣。釋詁。蓋落也。疏引說文作蓋。是也。此亦借用。釋文引作苓。非。數字音同。故易譌耳。

蔭下云。艸陰地。地似當作也。以字形說字義。如匙下云。是少也。之比。蓋此字重艸。不重其所蔭。且以字從艸。故云。艸即木。亦謂之蔭也。廣韻引作

坤陰地也

萍下云。萍聲。當云。從艸。從水。并聲。水部無萍字。且落。菱。藻。蒲。四字下。皆當云。從艸。從水。而以台。菱。突。甫。為聲。蓋與蕩。薄。藻。同類。皆為水中之艸。非如。淺。蒲。落。蘊。薄。蕩。藻。萍。范。萍。之類。不生水中者比也。不然。自有澗字。澗下。何不云。澗聲乎。澗下云。澗或从澗者。以其為澗文。徑省其詞也。亦當云。從水。澗聲。

哽下云。讀若井。級。綆。級。當作汲。二徐同。譌局下復局之復。似當作覆。

衛下云。從章。巾。從行。業。章。巾。行。三字皆部首。如是立文。便不知字在何部。且章字義太遠。當云。從巾。行。章聲。

羝字在新附。而齟下云。羊羝。齟下云。麋鹿。羝者。經義述聞。亢。鳥。隴。其

嘖嘖一條引史記天官書柳為鳥注七星頸張素索隱云素嘖也爾雅鳥張嘖此係括爾雅之詞也張作發蓋所據本固然開元占經曰張朱鳥嘖然則說文固作張後

人以嘖改之也說文亦無嘖字

躩下云衛也玉篇同案躩下云躩也則躩下當云躩也即不然亦當作躩也牛部躩下云牛躩躩也則以躩說躩即以其重文為訓釋也

抑躩躩二字小徐本在躩下玉篇躩亦在躩下而躩又遠在趺下大徐逐之此者以上文踔躩躩三字皆曰躩也故耳牛之躩也與馬異

不能高舉其足故別為立名吾鄉謂之窩躩窩躩雙聲語轉也

譎下云言壯兒玉篇疾言兒廣韻譎嘆疾言蓋本作疾因譎壯也

訐下云面相斥罪相告訐也段氏刪下相字非也面相斥罪謂面訐也相告訐者謂訐之於上也乃兩義抑疑當作相告訴也譎為訐耳

下文即訴字云告也此告訴之證也引論語訴子路於季孫此訐之於上之證也

農之古文幽冏玉篇作輿豈曰變為甘而挽一筆邪觀吳兩字之古文其口皆作甘宜隸變曰為甘也甚從其古文從山

輦下云車軸束也案軸似輅之譌玉篇車輦束也亦作輦輦下云車

歷錄束文也是知鞞鞞一字束之者革所束者木也故兩從猶煉鍊一字矣。翰揉曲故束之軸無取乎束今都中呼翰軸音近故不依玉篇作鞞也。廣韻與今說文同則其譌久矣。

鞞下云鞞內環鞞也。毛本注本同。鮑本作鞞內環鞞也。鞞非字而集韻亦作鞞。蓋皆訛。玉篇作鞞鞞是也。蓋鞞者鞞端錯也。謂以銅冒其上也。善之內即鞞。此處不應有環鞞。今之大車鞞旁作皮環鞞皆繫其上。蓋即所謂鞞也。鞞為鞞具之總名。其中之環鞞則名為鞞。故別之。雖古人軸長。田單傳令其宗人皆短其車軸末而傳鞞龍知古鞞末本長鞞之內亦可作環鞞。以繫鞞。然恐非是。廣韻云車環鞞也。似車上環鞞皆名為鞞。又似車為鞞之壞字。姑記俟再考。

支下云從手持半竹。案史下云從又持中。帛下云從又持中。則此亦當云從又持半竹。雖手即是又。而既云從則說字形。支字從又不從手也。

甕下云一曰若僞。段氏曰僞同俊。人部有俊無僞。案僞蓋僞之譌。僞祖亮切。與甕而亮切同韻。

魯下云蒸省聲。案當作蒸。魚部蒸固從差省聲也。然魯字從魚不可

解許君委曲歸之形聲究當闕疑

翟下云小爵也後漢書班固傳注引說文鶴雀也鳥部有雛然是怪物李賢所引蓋即翟下說也翟雀兩字為名玉篇云水鳥則表其性也抑或本是水爵也水譌為小如鷺以水反譌為以小反之比後說字強翟雀似雀故以黃別之為雀則大鳥也與雀迥異不當為區別之詞

雙下云佳欲逸走也從又持之雙雙也案字隸翟部而說解不見雙字非例知雙雙為瞿瞿之譌蓋瞿下云鷹隼之視也然則欲逸之佳而有手持之不得遽逸而心終欲逸未有不瞿瞿者矣此分雙為兩體說之不當用其全字也此人意中有震卦視雙雙因誤改耳○案又持佳之字凡五隻下云從又持佳持一佳為隻二佳為雙奪下云手持佳失之也隻下云規隻商也從又持佳與雙而五隻雙但論所持之數隻則因所長而用之然頗嫌左執殤宮右執鬼中也雙則欲逸矣故其視異於常奪則真失矣故從奮奮字也亦有次第
奭下云此燕召公名集韻引此作北是也玨下云齊太公子伋諡曰玨公釗下云周康王名未有言此者左隱五年傳衛人以燕師伐鄭杜注南燕國今東郡燕縣周正思曰今汲縣西有古東燕城孔疏燕

有二國一稱北燕故此注言南燕以別之襄公二十八年北燕始見於傳二十九年北燕始見於經宣公三年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注姑南燕姓傳又曰余爲伯僚余而祖也杜注伯僚南燕祖女部姑下云黃帝之後伯鯀姓后稷妃家也然則南燕立國在陶唐以前召公立國在周初故宣言北燕以別之子雅放盧蒲嬖於北燕北燕伯款出奔齊北燕字屢見於經傳而南燕字不見先立之國無由知後有北燕而預名爲南也後加以南者直以七國之燕強大而姑姓之燕無聞故反言南燕以別於北燕猶之既有後漢書反於漢書加前字也

么部說云象子初生之形集韻引生作成是也包部說云已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兩成字正相應包中之子蓋胎尙未成故其體不備么則成胎三四月時其體已備但在胞中四體不能展布故象其拳曲而作么也若是已生豈有此上下皆圓之子乎原改者之意蓋有釋畜么幼在胃謂成在生後不知此成字在生前也么之上出者豈象髮邪抑聊與呂字別邪

笠下云可以收繩也玉篇同廣韻所以收絲然則可乃所之譌繩亦

當作絲然猶可借其意用之

簾下云飲牛筐也。筲下云飲馬器也。竹器安可盛水飲乃飲之。譌也。玉篇簾飲牛筐也。筲飼馬器也。其食部飲下云食也。飼同上。是飲為

正文飼為後作說文飲糧也是猶食飯二字之皆有兩義也。此字人多忽之。故區字注譌為飢。集韻引筲下亦誤。案下則引作飲。○齊庚飲教作此字。

籒下云烏曹誤。文選韋曜博奕論注引系避大本烏曹作博。段氏已依韻會正此字。竊以李善在前。故復著之。

差下云貳也。差不相值也。似當作差貳。也不相值也。月令無有差貸。釋文貸音二。又他得反。蓋前乎陸氏者所据之月令作無有差貳。故

音二。或作無有差貳。故音他得反。陸所据作貸。掇拾前人兩音於一處也。許所据蓋亦作差貳。故連言之。不相值則差貳之訓釋也不然。

貳也。之下。再出差字。非屬詞之體。若如段氏改差為左。則當在從左之下。不當在此。古書貳多譌貳。詳見經義述聞。

欽下云音或從豆從欠。案音天口切。豆徒侯切。則當作從欠豆聲。饒下云飽也。小徐作饒。飽也。文選王仲宣詩注引作餘也。案餘下云饒也。可知

二字轉注也。

命之籀文𦰩。𦰩所從者𦰩之古文𦰩也。凡古文竹作𦰩，象竹葉形而此作𦰩，非也。玉篇作𦰩是。

𦰩下上言從了，下言從乃。小徐無下句。五音韻譜亦有汲古後刊去之。今案當去上一從了。蓋先言之則是主意，何以不入乃部？故知當去也。抑且乃字當作及，及之古文𦰩也。𦰩篆各本誤，韻會引作𦰩，說亦曰從𦰩。從及黃氏案語曰：𦰩從了，從及。今本作𦰩，從乃，誤。案此說最是。朱竹君鈔本，𦰩雖與各本同，而皿部盃、糸部纒、𦰩皆不誤，是可知也。蓋市凡二字所從之了，爲及之第二古文。今𦰩二字所從之𦰩，則及之第一古文也。𦰩字說解以兩分立文，與𦰩字說一例。秦以市買多得爲𦰩，從及也。者與市字從出同意，買物必往而買之，故從及也。益至也，從了也。者，及從後至也。及亦至也。本句承從及而進言之。旣得便宜，必源源而來，故益至也。市字從古文及，𦰩亦市也。故知當從及。若如大徐以乃爲難意，豈不迂曲乎？

𦰩部無𦰩字，而𦰩下云從及，𦰩相背，豈𦰩字邪？蓋原文作從二及，相背，讀者緣𦰩下云從及，𦰩相承，遂改此文。竝未檢𦰩部有𦰩，𦰩部無𦰩也。觀𦰩下云從二臣相違，不必更有𦰩字也。門下云從二戶，不

必更有曰字也。夾下云從大俠二人。左人不得以爲匕。北下云從二人相背。右人不得以爲匕。卽不得因之而謂匕。亦可讀爲人也。而竊之從二匕。不得如今之學者。不知後蹠廢之說。而冒昧改之爲竊也。富從高省。夏從富省。其上皆從入。而從之之篆。多作畱。夏或依隸作篆邪。然隸作夏。猶近似入字也。

相下云。其阜一曰樣。案阜當作草艸部草下。大徐明辨之。此任校讎者之過也。官書政出多門。鼎臣當不任過。

韓下引詩作萼。俗別字也。段氏忽改爲鄂。忽改而從月爲鄂。並改毛傳爲鄂。以證之。不知鄭注秋官雍氏。獲祚鄂也。注春官典瑞。璩有圻

鄂。璩起郊。特牲注。又作沂鄂。釋名之垠鄂。卽圻鄂也。皆借字耳。廣韻則有萼。花萼也。圻。音銀。圻也。樗。穿也。皆分別之。如或三古亦有是字。

古人必用之矣。蓋文字之製。取其有別。如仍無別也。則結繩可耳。惟無專字。是以借用。鄂。諱訟也。鄂。國名也。皆借耳。豈古所借不如段氏

所借乎。況鄂字爲玉篇所不收乎。坊記注。子於父母當和順。不用鄂。是鄂字亦作鄂也。林下云。相高也。玉篇木忽高也。兩書皆譌。當作檜高也。林篆之下卽

檜篆。二字同意。而檜之篆文作_目。下所引鄭太子留。今左傳作忽

是以說文譌相爲相以形譌也玉篇則櫛省爲習又譌忽也櫛祇是
高豈有忽然而高之理

楚下云叢木一名荆也玉篇引同然名當作曰蓋此乃兩義也云叢
木者泛言叢生之木所謂平楚者是也一曰荆也則別一義與艸部
荆楚木也轉注其不以實義居先者林本是活字鬱下云木叢生者
故楚繼之取同義也

旄下云龜蛇四游本之考工記續漢書輿服志載記文作龜旄四游
通典禮二十六桓二年左傳正義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二引竝同今

本周禮誤讀說文者即據誤本周禮改旄爲蛇

詳見經義述聞

印林曰說文參商星也案商當讀爲唐唐晉之封地唐星猶言晉星

耳左氏昭元年傳遷闕伯於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
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及武王滅唐而封太叔馬故參爲晉星夫
闕伯主辰商人是因斯辰爲商星實沈主參唐人是因參不爲唐星
乎子產對晉則曰晉星從乎其後言之也許氏解字則曰唐星原乎
其初言之也唐商音近古通用故孟子之高唐韓詩外傳六作高商
許氏原文自是唐星傳寫者依音假借作商而忘其與辰爲商星混

非許書本然也說文賜下引商書曰賜谷宋小字本改為虞書案心部引五品不遜作唐書禾部引祺三百有六旬小徐本作唐書是許引堯典皆作唐書商書乃唐書之誤與唐星誤為商星正同與上文相涉而

探印林附會耳又說文引詩不分風雅引書豈宜分四代且尙書大傳但言虞夏書是知鑄檢言許君引書但言商書者是也

罔部說解之憲當作窗二字不通用片部牖下放此玉篇向字下引詩華向牖戶而釋之日向憲也是也五經文字殊為疏誤

痿下云痺也痺非字痿篆後繼以痺篆云溼病也然則痺當作痺也玉篇痿下云不能行也痺亦當作痺溼病也說文音韃案顧氏以痺釋痿通二名也再釋之曰溼病則其義也其釋痺亦曰溼病矣釋鳥牝痺夏官痺矢釋文竝作痺則今本誤廣為疒也今方書中痿痺皆譌作痺矣以此知之

置之或體羅說曰從糸當云從組聲不得沿置下且聲來而分之為三體

泉下云衆詞與也引書曰泉泉陶案當依廣韻作衆與詞也謂衆人有所與之詞也所引書今作讓于稷契暨皋陶許君蓋据稷契是兩人而所與者皋陶故曰衆與然許君誤矣暨自是與詞而不分衆寡

惟此及讓于及戕暨伯與皆有暨字者。稷契及戕皆一名皋陶伯與皆二名故以暨字殊別之。自是古人屬詞之體。淮夷瓊珠。泉史記魚文法正同齒。華羽毛惟木亦猶之此也。非謂注意在皋陶而以稷契暨之。注意在伯與而以戕暨之也。如謂其衆則不言讓于朱虎熊暨。罷者以其皆一名也。君爽曰惟予暨汝爽其濟。一與一亦言暨其不以衆與而異其詞也。明矣。云衆者以字從丞也。許君往往有此拘處。句讀別有說○虞書君臣皆名。堯字一見後皆稱帝。舜受禪之後始稱帝。其餘無不書名。獨后稷稱官者。此後代改先代書之例也。周人以諱事神。既尊后稷配天。故於虞夏書所有棄字。概改爲稷。惟帝曰棄一句。緣君臣之義。仍而不改。此聖人尊其祖而不敢不尊其祖之君。蓋出周公特筆也。且所謂諱者。不似帝堯帝舜。直斥先君之名耳。非遇此字而卽諱之。故頌歌於廟而曰克昌厥後。駿發爾私。商人以十千爲號。已是諱之兆端。裁下云制衣也。各本及玉篇並同。案製下云裁也。則此亦當云製也。乃一字誤分爲二。然制下亦云裁也。豈此云制衣卽是裁衣邪。羸程二字說皆曰袒也。並當依楊下說作但也。然楊下之但也亦惟鮑氏刻本不誤。

衰下云覓也。惟平津館本不誤。玉篇交部覓形已小變。衰下云圍也。則傳寫之譌。後收俗字中有覓字。云裏也。形回汲古改本。而又譌裏爲裏也。段氏作窶。依集韻八微也。

裘及古文求。說解皆誤。擬改之曰。衮。皮衣也。從衣。從古文求。凡裘之屬皆從裘。衮古文裘象形。與衮同意。蓋衰之古文作衮。不作衮。故象形之說在衰下。若裘之古文求去衣卽是也。故象形當在求下。又推改之之故。蓋謂裘而從求。則何不以求爲部首。不知如是。則齷字無所附麗。將反從部中之字矣。祇有纂齋從希之籀文齋。疏從去之古文充。此外更無也。而弟從古文之象。革象古文革之形。酉象古文非_改之形。彼直忘之。而漫爲塗乙也。

屈下云從後相番也。向音當。番屋二字。說文韻譜番作屈。玉篇從後相躡也。廣韻二十六緝。屈下云屈尾。尾下云屈尾前後相次也。三十一洽。屈下云薄楔。三十二狎。屈下云薄屈。總諸說而觀之。依說文韻譜可也。吳伯和先生曰。屈尾者。如屋瓦之鱗鱗相次比者是也。多部彰下云文彰也。當作起彰也。小徐本作文章也。兩字皆借。則通矣。又案大徐作文彰也。未出章字。下卽承之曰。从文章亦聲。小徐作

文章也已出章字下卽承之曰章聲其文法各與通例相符無以決其孰爲眞僞也

鬢下云鬢也當作鬢也鬢篆惟汲古初印本不譌立部彙平津館本注作彙不譌其篆作彙猶恐是因注改篆其序固云改篆不改注也段氏刪鬼部累字又改彙字爲彙大謬彙累二篆次序不誤而說解則當互易彙下云古文似無以見其當爲累之注也然累下云籀文從彖省從尾省聲則當在彙下有明徵矣彖者彖省也公連於彖下垂之筆是尾省也再以鬢彙二字說解竝云彙籀文魁證之知爲籀文無疑也古文累不言所從案鬼乃鬼省公亦尾省也段氏和合兩字而改爲彙不顧其爲刻木彙彙字也七篇或曰彙部篆作彙與彙不同案後目錄誠作彙前目錄及書中正文則作彙各本皆同其從彙之字凡十四則祿字從彙它皆從彙蓋云象形則刻木之形可多可少也要之讀書當潛心訂古必有據段氏每以所自改者爲據不免孟浪也玉篇作彙似累本作彙而說之古文籀文亦互譌作鬢彙亦譌唐韻彙密秘切鬢芳未切其音相協雖彙房六切與彙盧谷切同韻然會意字也故說解曰讀若處義氏之處卽以明其不用彙聲

也

磬下云。鼓象縣虞之形。及擊之也。小徐鼓下有聲字。案下有籀文。與表從求聲一例。尚略。妥。段氏改。鼓為聲。六書正譌有。尚字。雖未詳所本。而形甚合。或說文本有古文。器。又。以象虞。以象磬。股博而短。鼓狹而長。故以。象之。未必如今篆文之。股。鼓齊同也。籀文加。及。篆文又加石耳。又此篆從。中。籀從。火。它部字從之者。率作。出。蓋是也。豈下云。陳樂立而上見也。從。少。從。豆。業字尤與縣虞意合。其上象捷業。鋸齒之形。其首皆直也。從。幸。者。鐘。鼎。文。或。作。幸。變。四。直。為。三。蓋。幸。欲。出。之。形。無。分。多。象。也。

驥下云。馬之低仰也。段氏曰。低當作低。吾謂仰亦當作仰。低。印。即俗用低昂字也。角部解下云。用角低仰便也。其誤猶此。而段氏未改。蓋低。印。俯仰。各自為儷語。若作低仰。豈亦可作俯昂乎。

狄下云。亦省聲。當依九經字樣作赤省聲。亦有白狄。而許君必云赤狄。早為。此赤省聲。張本矣。

愀下引詩以謹愀。愀。愀。當作恨。蓋愀上承恨。恨下云愀也。從知恨下本云恨。愀亂也。愀下本云恨。愀。今本經刪改耳。若夫愀者不慄也。慄者慧也。與亂意不協。玉篇。愀。恨。相連。愀字。遠隔。在後。亦引以謹愀。愀。集韻。二十三。是。兩。收。恨。愀。皆。謂。為。一。宗。

灘下云徐州漫嚴鑊橋曰當作沅州漫以地理志爲據是也說文藪
字下及水部所舉九州皆依職方氏是職固有兗州無徐州也案荆
州潁湛鄭注潁出陽城宜屬豫州湛未聞許君說潁湛皆曰豫州漫
湛下潁州爲章
此依預會所引又豫州波澁鄭注波讀爲播禹貢榮播既都春秋傳楚子除
道梁澁則澁宜屬荊州許君說澁亦曰荊州漫亦引春秋傳以實之
是早與鄭駁同也顧鄭君屢引說文於此不引何也獨波字下無荆
州漫之語蓋榮波既豬馬融本波作播許君據本蓋亦同之爾雅洛
爲波無緣在荊州也乃兗州廬灘鄭君破爲雷雍而許君直據字說
班志已先
之矣蓋爲經文所蔽而鄭君固吾安邱人也目見灘與沂流同原
東泰山經諸城北境安邱東境至昌邑入海無由西爲沅州漫也此
則許君之疏矣

沂下云溝行水也會意已見此下小徐本云從水行聲乃合互相備
之例大徐本云從行蓋後人改漏說其聲矣行從水從行水字在行
字中間純是會意不兼聲而小徐本又誤作行聲甚矣粗心者之多
也

溇下云漬也當云溇漬也漬下云久雨溇漬也可證初刪溇字連篆

讀之。又以瀆瀆音形竝近而譌。大徐遂遂淋字後之瀆漚二字於此。而其誤成矣。蓋自滄至瀆凡三十二字皆雲雨之事。惟漚字不次而玉篇亦在此類也。其說曰漚也。則與上瀆下洽而淋瀆漚則以水濡物之事。玉篇此部雖倒亂而涉及瀆漚各從其類。幸不攙雜。

耳。麤下云水泉本也。玉篇水原本也。蓋說文作水麤本也。寫者誤作泉。

容下云。𠂔。殘也。地坑坎意也。大徐無殘也。二字案殘字當有。而地字即也字之譌。小徐又衍一地字也。其阮作坑亦非。

電之古文。𠂔。案是籀文。申之籀文固作𠂔也。又部屮下云。𠂔。古文申。別有說。陳之古文作𠂔。虹之籀文作𠂔。籀文或古文之說。然籀文從古文亦不足異。而說之曰。申電也。石鼓文作𠂔。從古文而小異。蓋古文象電形。籀文時而用古文。

時而整齊之作。𠂔。𠂔。非古文也。

陛下說解。韻會八齊引。陛牢謂之獄。所以拘非也。八齊又引此句。謂出增韻。廣韻十二齊兩引牢也。所以拘罪人也。惟前引無人字。玉篇引亦有人字。案拘非語太纖巧。玉篇廣韻是而罪當作臯。它部說解未有用罪字者。殆以字隸非部。遂改爲罪。又挽网頭耳。

靡乘與金馬耳也。馬當作爲，詳見經義述聞。

戲下云刺也。說文校議引文選李少卿書功難堪矣。注引說文作戲，勝也。謂其聲下當有一曰勝也。吾恐是後人改勝也。爲刺也。釋詁堪勝也。戲克也。釋文堪字又作戲。知古人用戲者，後人率改爲堪。不知釋詁二語相繼，勝卽是克。殆借戲爲勝任之意。斯改戲爲堪以別之。觀錢下引西伯既錢，黎爲錢引之也。鬻下引西伯戲鬻爲鬻引之也。改易之文多矣。錢戲要當是古今字。

瓶下云讀若瓶破之瓶。攷工記鄭注，瓶讀如放於此乎之放。恐卽本之說文。瓶從瓦方聲。苟讀如瓶，則將從方瓦聲乎。況瓶乃俗字，許君當不及見。

紹之古文繫，小徐不誤。說曰古文紹從邵，邵當作邵。二徐並誤。玉篇作繫亦誤。

綏下云系冠纓也。玉篇系作繼，是也。纓綏一物，但結於頷下者，謂之纓。繼纓之下而垂者，謂之綏耳。

綬下云絳綫也。說文韻譜作縫綫，是也。玉篇廣韻並同。闕宮傳曰：朱綬以朱綬綴之。綴卽縫也。釋文引說文綫也。稅一字耳。段氏輒據以

刪絳字非也

縻下云牛轡也。玉篇牛縻也。轡乃縻之譌也。廣韻繫也。韻會引說文亦有一曰繫也。牛服軛無所用轡。周禮牛車必牽傍。至今猶然。有轡更爲累矣。許君汝南人也。今河南省造牛車時。卽以軛著於兩轅端。不待駕時始縛之。蓋自古然矣。吾鄉牛馬車不分。以木爲三隅。形如織女星。以代軛。亦不用轡也。且縻乃吾鄉之恆言。用諸牧放之時。不用於駕車之候。卽以說文論之。縱縻兩字相連。例當轉注。玉篇縱下云。以長繩繫牛馬。放之。較今說文爲完善。抑此事也。吾鄉正謂之縻矣。牛部牽下云。象引牛之縻也。是說文固有明徵也。牧牛馬者。恐其風逸。椽弋地中。長繩繫之。牛馬可久得食。人亦得作它事。而羈縻勿絕之語。卽由此起也。

卑下云古文總從糸省。當作古文總從囟聲。卽古文糸。不得云省卑從囟聲。細亦從糸。囟聲。而與卑異字。不可不明著之也。

虫部蝕下云。從虫。人食。食亦聲。案虫人食之詞。太詭異。虫部飾下云。從人。從中。食聲。力部飭下云。從人。從力。食聲。字在中部。力部。而先言從人。卽已非法。概當合併之。曰飭聲。食部飭下云。從人。食。蓋校者忘

飲字是以觸處改之而其文理皆不通也竹部簋之古文匱其說雖未分爲二而又譌爲飢尚可謂其從古文几而誤連其上匱固是形聲然以飢餓字加之祭器不祥亦不敬也竹部簾篔下之飲又譌飲已見前

二部恒下云上下一心以舟施施字不可解舟部服下云所以舟旋蓋與周旋同義則此舟施亦當作舟旋又案許君作舟旋似有區別之意蓋謂周旋折旋相對而言謂行步之間有方圓之異若左傳以與君周旋則戰陣非行禮之地故用此二字以爲泛言之之名邪鑣下云馬銜也文選劉越石荅盧湛詩注引云馬勒旁鑣也案上文銜馬勒口中也革部勒馬頭絡銜也然則勒以革爲之所以繫鑣鑣與銜皆以金爲之鑣在口旁銜在口中三物一體故通其名而所在不可不別也選注是

季下云從稚省稚亦聲說文有穉無稚禾部植下引詩植稚禾麥今本猶作穉大田同惟載馳作穉小異

酉下云象古文酉之形酉當作𣎵

醉下云從卒當作卒聲上文卒字兩見足以明義矣但聲未著耳此不知許例者所改也

來哉門部兩從古文下。卽據此兩證補之。

說文凡從上者皆作二。城之攝文醫上從上從下者罕字。從下者罕字。二子見疏以大林健

中下補或體中。○用部說曰從卜從中。
茵下補或體采。○華部糞下云似米而非米者。矢字案左傳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漢書三遺矢。皆作此矢。而說文則有專字作茵茵之中。與采相似。惟與蒲覓切之采不別耳。

普下補或體中。○蝨部𧈧之古文作𧈧。五篇作𧈧說解但言從哉。則是春聲不改也。今人皆謂𧈧卽𧈧。蓋是。

走下補古文𧈧。○本部獲從。皆古文皆從𧈧。與又部說云從彳引之。其意相似。故知可從也。平津館本作𧈧。蓋序所云屬顧千里辨白然否者。非也。序文謂改象不改注。於是目錄百字改為𧈧。固不誤也。而注之博陌魏字來作𧈧。亦從𧈧。字來作𧈧。亦從𧈧。

囂下補或體𧈧。○艸部𧈧。𧈧部𧈧。四口在左右。雖由地狹而造置之。然棗從重束棘從竝束。卽不可通用矣。至於斲從斤斷艸。則變形以會意。且艸必竝生。不得重疊。卽無芹字。亦不可變斲爲芹。而艸之不可作步明矣。○爾雅作𧈧。

喬下補古文喬。○絲部縞之古文𧈧。其下籀文。卽已從吊。與小篆

同。案牙之籀文作𪔐，其左依然牙也。繻之古文豈以地狹省三點邪？抑古文本異邪？若蟲部串𪔐，小徐云不從牙，案其形𪔐而連書之，卽成串矣。集韻作𪔐，蓋自是象形，不可牽合也。玉篇作𪔐，殆小徐所云書者多誤也。

言下補古文𪔐。○本部詩謀訊信誥訟之古文，教部之古文，其言𪔐皆作𪔐，惟誥不然。諸籀文亦不然。玉篇言有古文𪔐，或顧氏所據說文原有此字，而形小誤，蓋從心從口會意，所謂言者心之聲也。且言有作𪔐者，是由𪔐而小變其形也。再由𪔐而小變之，而𪔐之形成矣。所謂古文從一篆文從二也。因而會意字變爲形聲字，亦未可知。雖玉篇有𪔐字，亦作𪔐。七浸切。犬吐也。此吾鄉之恆言，若言從心口，遂與相混。然𪔐爲古字，𪔐爲後作。古人亦未必有犬吐爲𪔐之語，不足爲疑。況一字兩義者多矣。卽如言從口辛聲，而𪔐字從口距辛，一形聲，一會意，而字形固不甚別也。

音下補古文𪔐。○火部熇之古文作𪔐，亦所謂古文從一篆文從二也。

𪔐下補重文𪔐。○火部𪔐下云：𪔐聲。大徐曰：說文無𪔐，當从火从艸。

熱省聲。筠業熱亦飢聲。不須言省。木部榦之重文。榦小徐本云。或從
 藝。似是原本。大徐本云。榦或从艸。豈不賓主無分。蓋以說文無藝而
 改之也。新修字義曰。藝本只作藝。後人加艸云。義無所取。筠業漢書
 藝文志標題。雖作藝。而書中則作藝。百石卒史碑同。許冲上書兩藝
 字。汲古皆作藝。玉篇。藝種也。藝種蒔也。皆魚制切。夫音義皆同。安得
 不是重文。廣韻集韻固皆以為一字也。

燮下補籀文燮。○燮下云。籀文燮。此字雖燮之誤。然切當作燮。從羊。羊音餘。許君不言音。案此

篆。撓而說存也。當補之而注之。曰。籀文燮從羊。說文韻譜猶有此篆

特其體小譌耳。大徐案語曰。燮字義大孰也。从炎从又。即孰物可持

也。此燮蓋從燮省。言語以和之也。二字義相出入故也。竊謂此說大

謬。大徐所據之說。在炎部燮下。其說曰。大孰。此俗字。當也。從又持炎。辛辛

者物孰味也。大徐誤以燮之籀文燮為炎部之燮。而又以羊辛兩字

或增或減。而均變為萌。斯成巨謬矣。云此燮蓋从燮省。一謬。如所言

則在言部。而後可也。既在又部。則先除又字。言與萌不同。則又除言

字。祇存炎字矣。何由知為燮省。云二字義相出入。二謬。燮訓和。是燮

理陰陽之義也。燮訓大孰。則烹飪之事也。不幸而兩字同音。假借者

多而變字遂罕見。因其罕見而謂其義相出入。豈知假借不以義乎。然則說文韻譜猶存變字者。乃小徐之精詣。大徐雖爲之手書。而未加審視。今繫傳本亦無變字。則傳刻者之過也。玉篇有之。而字作嬰與幸。刻說文韻譜同誤。○又聞一友述吳伯和先生語曰。炎部變卽變之譌字。當從炎從。又羊聲。果爾。則是籀文爲敵。在欠部之例。或者籀文變從羊一語。本在變下。凡籀古文之在異部者。皆有此語。他字旣經合併。因卽刪去。此字訛從辛作變。與從羊之說不符。因得不移不刪。邪玉篇炎部無變。廣韻雖收之三十帖。而云出文字指歸。似二書所据。皆旣經合併之本。其訛從辛。則自文字指歸始也。集韻以變爲變之籀文。不以爲變之籀文。未知所據。

爰下補古文𠄎。○本部假下云。古文役從人。夫第言從人。則𠄎仍是爰字也。殺部之籀文𠄎。其爰亦作𠄎。汲古初印本無𠄎。而知其可信者。周禮綱字。卽此字之譌文也。當依玉篇作𠄎。几下補古文𠄎。○證已見爰下。秦尺當作尺。說見會意篇中。而說文別本從𠄎者。亦或作𠄎。明凡𠄎一字。雋字卽從之。非從弓也。得下補或體釋。○尊之重文。薄說云。尊或從爰。案二字皆形聲。從爰

何義哉得從彡聲彡與爻同部則爻亦聲說解又云與𠄎同意固指工口而言而𠄎亦從爻可知得得一字是寸部說此字矣况蕒篆惟五音韻譜不誤它書皆少彡它從得之字亦或少彡良由隸變爲尋逐放隸作篆見蕒之多一爻也遂漫改其文曰蕒或從爻耳當改說解曰蕒或從得蕒下之從爻與蕒下之從彡下之從隹同一減裂知非原文

支下補古文𠄎〇本部及別部之古文從支者必作𠄎是𠄎爲古文支也目下補古文𠄎〇據懼之古文𠄎側視之正是目形

𠄎下補古文𠄎〇以爽之古文𠄎𠄎之古文𠄎百例推之

羊下補古文羊〇證見上案如此則上體全是角形作羊則似角旁有耳形要是連者斷之耳觀𠄎下云羊角也可知

重之古文𠄎下補𠄎𠄎𠄎三重文〇爻部𠄎從之則作𠄎广部廢之古文𠄎從之又作𠄎斤部斷之古文𠄎𠄎從之又作𠄎似𠄎爲

本形小變之則𠄎矣說一畫則𠄎矣再反之則𠄎矣要之是一字非

𠄎之外別有此三文也〇又案𠄎似小誤据金刻𠄎作𠄎則是小篆從𠄎者古文從𠄎石鼓文𠄎從𠄎上半如𠄎下半卽𠄎之𠄎倒爲

以矣金刻也亦作也則也之也即也之橫書者也

重下補古文也○據本部惠之古文意玉篇同積古齋號叔大林鍾
專字即專也又無專鼎營字兩見營字一見即專也筠清館周專白
作營

融下補或體皆○說云融或從肉小徐無此句又恐是後人增玉篇齒疾移七移二切人
子腸廣韻則謂融齒一字

竹下補古文也○本部(𦵏)𦵏(𦵏)𦵏(𦵏)皆從𦵏此第象竹葉形也雖
與竹之古文相似然彼自作門惟筆畫多者始橫於上而相同耳

籊下補篆文也○口部噬水部溢皆從籊聲案巫之古文作彝則知
籊為篆文籊也

渠下補或體也○邑部壘下云矩聲
直下補籊文也○說曰籊文直此字當依小徐作直上文直省聲小徐又誤作直皆所謂扶醉入者也不省此亦篆文攪

而說解存也知然者小徐本臣部攪醜篆而直下云籊文臣從首吾即由此插入也○小徐以頤為指事
文西直下不云直聲而云直省聲直字依大徐省在直下依小徐似預為籊文直地者說文

於從重文者往往不言不知何故或不知者改之然直部在西部後
不云從直而云從西省不應目光如此短也或許君別有意吾不測

耳。如神部蒸之或假作蒸，豆部蒸下不云蒸，而云蒸省聲此其一端也。〇玉篇作耳，又不收耳。

虎下補籀文𧇧。〇據饗之籀文𧇧。又案繹山碑號字從𧇧未嘗斷為兩體。獻字亦從𧇧與說文異。

皿下補籀文𧇧。〇據槃之籀文𧇧。說曰從皿。

富下補古文𧇧。〇據築之古文𧇧。又從夏禹者亦作𧇧。博古圖有

福鬲字可據也。又京富高三字在說文無異體。而博古圖京作𧇧。𧇧作𧇧。𧇧作𧇧。高作高。亦可緣前三字一例補之。

章下補或體章。〇說曰或但從口。案上文云從回象城章之重。既深切着明矣。則知此句非後人校異同而增之也。

𧇧下補兩籀文𧇧。〇據本部牆之籀文𧇧。

來下補古文來。〇𧇧之古文𧇧。說解但云從田。不言其上從何字。沿

篆文從來。故不再言也。來之左右四ノ皆葉形也。許君謂象芒刺。似以采字例推之。恐非。小篆以

下半兩ノ連之。而又引長之也。〇石鼓文作𧇧。上一橫正平。與來同。

案籀文牆所從之來。作𧇧。則知其首象穗之大。左右則四葉耳。象形

篇中。吾以木字例推之。謂下象根。殆非也。

棟下補或體𧇧。〇案下云木似欄。余疋翼曰。棟可以凍。故名。考工

記恍氏凍帛以欄爲灰釋文欄音練李又來踐反或音蘭集韻棟有重文欄

出下補或體出○崇耀隸教之類篆皆從出段氏皆改爲出非也字形微變說文多有出出一義出從中一會意出則全體指事出舉事本出舉事末故出下從一有所著也如人有所之自家而行也出則已在外矣故無所著則字形亦取無所著而已矣何須執泥漢印多作出雖繆篆亦足徵也夢英作出亦於理可通惟漢隸作出下從山斯不可訓耳

貴下補古文貴○女部儻下云古文妻從肖女肖古文貴字此篆句皆後增而肖字竟無所見或音下本有而今佚也玉篇作婁段氏依之作篆案玉篇或別有所本或係傳譌或

係今本說文誤皆未可知惟是肖肖之所以爲貴字者皆不可以六書求其故則仍之可矣不行見異思遷且校說文卽以玉篇改之設校玉篇必將以說文改之何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苟以炫博物而矜細心此今之學者之大患也○說文校議引汗簡亦作婁己亥七月聯玉圃見告曰都察院爰書中有安徽人肖姓者知今人尚有此姓殆可據也

顛下補或體鼻○數則皆從眼說見前躡字下又案多之古文作𠄎

不以其無異而不收也。雖然，莊子曰：天子之御不穿耳，則穿耳自古有之。穿耳必綴以明璫，乃兩相麗之物也。以此推之，則頰為頸飾，蓋亦兩貝並垂，故其字竝而不疊，乃會意兼形之字也。當更詳之。

丞下補古文，勿易才。○據利之古文，勗及黎字，我字說別見。

日下補古文。○本部及它部古籀文從日者，率作此。此乃日之變體也。○字惟說文韻譜不誤。○則與皂之象，穀在囊中者，同形本不合六書。然既有此形，即列之。今人就字論字，不復思聖人因物製字之本，固已久矣。金刻多作

昏下補或體昏。○說解云：一曰民聲，此篆稅而說存也。說文從昏者，

鵠頰昏闇，婚婚，緡蠶，簪凡十字。從昏者，昏，集韻昏與並出，而後一曰民聲，向有者，其從氏者，縣，蠶，緡，簪四字，餘昏從氏。不必以氏為是，而

或作蠶，從啟之聲，則又作昏。集韻昏與並出，而後一曰民聲，向有者，其從氏者，縣，蠶，緡，簪四字，餘昏從氏。不必以氏為是，而

民為非也。段氏概改從氏，亦拘墟矣。或謂唐避太宗諱，始改民為氏，

則又耳食也。盤庚不昏作勞，傳昏強疏，謂孫叔然讀如本字。鄭康成

讀昏作啟，釋文昏馬同本，或作啟音敏。爾雅昏啟皆訓強，故兩存。案

說文改彊也。啟，冒也。引書啟不畏死，與馬鄭不同。惟昏從民而讀如

敏，由乎轉上音讀易通，證知必有從民之昏也。

於下補古文出。○据旅之古文出从卽从則出卽於也鐘鼎文從於者作出亦作出但與止篆疑似耳

旅下補古文出。○者下云出古文旅字案旅之古文作出其形不相近殆非出譌爲出也積古齋戎都鼎都作卷諸女尊諸作卷皆省形存聲字也米米皆旅字而米尤與出形近

月下補二古文出。○明之古文作出乃象月形繹山碑作出已漸不象今篆更無影響二部恆之古文出依朱鈔說曰古文恆從月門部闕之古文出乃古文外也從之無義亦當依出字正之作出蓋奇字也○周蛟篆鐘月作出

夕下補古文夕。○本部外之古文夕多部之古文夕豈從月半見之說不然邪抑本作夕而傳寫變之邪

牖下補或體牖。○許君引譚長說甫上日也非戶也蓋謂牖而從戶則夾雜也今人牖內作戶以防盜古蓋無此制案譚說乃辨正之詞不當列爲兩字然流傳既久許君尚不改戶爲日則分而爲二不亦可乎○推牖所以從戶之故蓋亦借賓定主之法與眉同例眉近目以目定之牖近戶以戶定之既有出字象形則牖字必須會意從片

者。牖不須全木爲之故也。然以木片爲之物多矣。故從戶而又加甫爲聲。小徐本作從片戶甫聲。大徐本竝聲字無之。皆有疑於此字也。象形爲吾相戶當作戶。據此說長說亦可。蓋日乃无與日似也。

疾下補古文廿。○竊下云廿。古文疾字。而十部廿下。則無此說。疾之籀文𦉳。蓋是從廿而加𦉳省聲也。吾向疑疒爲疒病之專字。而疾爲疾速之專字。觀𦉳廿蓋信。○𦉳之古文鮑本作𦉳。毛本作𦉳。其形皆與𦉳似。或本係一字兩用。而傳寫有訛。從北從丘皆難解也。

屮下補或體屮。○說解曰。柔皮也。從申尸之後。尸或從又。案申上似挽又字。或申卽又之譌。又用手。借爲手意用之耳。尸蓋皮之省。以又申尸之後。是柔皮義也。尸或從又。當作屮。或從又。此篆挽而說解存也。或後人疑其與屮相似而刪之乎。○余前因𦉳下云從皮省。遂億篆當作𦉳。今案𦉳屮音義並同。玉篇以爲一字。是也。𦉳之古文𦉳。從皮省。從八。屮則從皮省。從又。又者手也。人之手也。與𦉳同意。𦉳之籀文𦉳。當作𦉳。卽於屮上加穴。以爲柔皮之竈。又加人。以爲柔皮之工。小篆改籀文之人爲北者。北從兩人相背。直是兩人字耳。展轉加增。取其茂密也。乃𦉳下云從皮省。不云從屮。殆亦𦉳從蒸省聲。不云

莖聲之比乎。抑後人誤改之乎。○痲之籀文痕從艮段氏改爲反而尸部反則改爲反自相矛盾未之思也。如反爲正文則又爲主義尸爲從義當入又部矣獨不見啟字不入尸部巾部而入又部乎。玉爲尾弱也或作如

廣韻二十八獨反尾尾切柔弱又而克切弱也柔此音謂與愛通疑當爲楷義說文與稱前大也不與反同字

𦘔下補古文𦘔。○頁部。𦘔下云籀文𦘔。下云或從𦘔作𦘔。下云籀文從𦘔設𦘔非字何以言從。顧以子古文𦘔例推之則當云古文頁而云古文首者玉篇作𦘔𦘔而入之首部又說文𦘔從首而博古圖作𦘔等形故以爲首字其實頁部說云古文𦘔首如此則頁亦卽首字也。

鬢下補古文𦘔。○𦘔下云𦘔卽鬢也。然𦘔下云象髮在向上。𦘔下云自有髮言象言有是非字也。乃𦘔下云古文子從𦘔象髮也。言從則是字言象又似非字。或𦘔卽鬢也。一句非許君本文乎。與川同形而川髮音近因附會川字之聲以爲同聲姑存之而敢以爲古文者以其象形也。如以爲與川同形卽於川下加注曰古文以爲鬢字第各自象形細心者自能意會也。

𦘔下補或體𦘔。○據𦘔下云從反印。

𦘔下補或體𦘔。○邑部鄰系部繡山皆在朋上。

屨下補或體𠄎。○嚴之古文作𠄎。𠄎之籀文作𠄎。以此互推之。號季子白盤作𠄎。

石下補古文𠄎。○磬之古文作𠄎。依汗𠄎部中古文從𠄎。以例推之。

𠄎或古文自也。自𠄎同意。故得從之。

𠄎下補或體𠄎。○據糸部邈字。但之重文。𠄎說曰或從心在且下。

𠄎之重文。𠄎說曰𠄎或目在下。此其例也。

廡下補古文𠄎。○據日部暴之古文𠄎。

𠄎下補或體𠄎。○從𠄎之字。𠄎如本形。𠄎𠄎皆自在此上。今亦變

𠄎為𠄎。𠄎兩形。而𠄎𠄎或𠄎從𠄎矣。

心下補或體𠄎。○患下云從心上貫。𠄎去𠄎則𠄎矣。今之篆刻家多

作𠄎。非無稽也。

愈下補或體𠄎。○瘳下云𠄎聲。大徐以說文無𠄎字。疑其當從𠄎。從

心契省聲。此句亦誤。小徐本契下云切聲。大徐改從切。豈疑聲之不詳也。然契若計切。又私列切。切格入切。平古拜切。皆一聲之轉。筠案瘳癢非心病。不當從

心。孟子不若是𠄎。許君引作愈。丁公著讀𠄎如介。故以𠄎為愈之重

文。初從丰聲。丰字之義。經典借介為之。

水下補古文𠄎。○本部有𠄎。𠄎。𠄎。𠄎。凡七文。它部有𠄎。

澤 凡三文皆古文也。象水之紋，故不必定作川。州從重川，則以中央三孔爲民所居之地，會意兼形，不患川之象形者與之疑似也。段氏依小徐皆改從川，似不必然。凡象形字，必當以物形求字形，不當泥字形求字義，乃許君已云象衆水竝流，中有微陽之氣矣，更何論餘人乎。

姪下補或體 〇據彡部 遷

女下補古文 〇本部 〇據彡部 遷 女有彡 彡 彡 諸形，則

尪亦古文 彡 鼎有彡 彡 彡 三形，與彡近似。母下補古文 〇侮之古文 彡 說云古文從母 謀之古文 二 作 彡 未






有說解 玉篇有 彡 字云莫侯切 母慮也 然則 彡 當作 彡 與 彡 皆



從母也 女之古文作 彡 加乳爲 彡 與 彡 字說解正合 彡 父鼎母作



彡 與 彡 形近但 彡 於外耳 民之古文 彡 補 彡 二重文 〇閔之古文作 彡 朱文藻曰 彡 是



鐘鼎文 民字 舊本繫傳作 彡 嚴氏引魏三體石經作 彡 所從之 彡 與 彡 傳通論中篇之 彡 小異 繼下補古文 〇說云 一曰反 彡 爲 彡 繼當作 彡 此篆 扞 而說存


也詳見省聲。

絲下補古文。○彝之古文。絲之古文。皆從。當作。

中央仍是言字。汗簡古文從言者皆然。作者。下體牽連以見亂

意。各本或作。或作。皆非也。




亘下補籀文。○垣之籀文。大徐如此。小徐從亘。混古隸之別。故非也。說曰籀文垣從亘。不為



亘作解者。承垣下云亘聲求也。小篆作。省其半耳。許君說亘曰從


回。似誤。而校者又加注曰回古文回。則尤誤也。回象淵水。及雷聲。祇




向一面旋轉。亘求亘也。展轉回環。上下求之。故象其兩面旋轉。而作

。指事之法。甚顯明也。魏三體石經遺字。桓之古文作。右半

。仍是亘字。遂二於中。而之兩向者。變為之一向耳。玉篇宣有






古文宣。足知當作。但說文無從之字。故不破例補之。博古

圖。晉姜鼎宣作。

矛下補古文。○矛之古文。玉篇作。故知舉卽矛。弔見前補

喬字下。

阜下補古文。○岫之古文。从。阜有古文。而陳之古文



阜。陸之籀文。皆從。案之。與之品同意。皆象山中巖穴

形非品字。戶則省之。籀文沿之。篆文戶卽臣。則又增單爲複耳。碣之古文^卽。其右不知所從。左則阜字也。





五下補古文^五。○悟之古文作^五。故億^五卽五。但文絲不殺似籀文耳。楚良臣余義鐘語作^五。是吾省口也。


留古下補古文^留。○說云古文獸下從^留。此亦篆說存也。桐柏廟碑獸字。三公山碑獸字。皆獸字也。竝從^留。

申下補古文^申。○申之古文作^申。大徐本^申四篇^申之古文亦然。誤也。五音韻譜本朱竹君顧千里兩小徐本^申之古文作^申。玉篇^申作^申。字作^申。亦可證。案^申下當再補古文^申。○陳虹之古文所從者是也。段氏以說文無從^申者。遂改爲^申。體旣小誤。^申又不可刪也。知者積古齋天錫簋。祔從^申。又伯申鼎作^申。庚申父丁角作^申。與石鼓文合。皆當是別體。嘉禮尊^申。亦^申。釋爲神保是享。則從^申矣。甲午簋。士日^申。神^申。神^申。釋爲吉。鑄明神。神鑿是德。蓋一句中重文。則作二於側。此則兩句也。故變其體而^申之爲兩體明矣。至於^申之古文^申。周公筭鐘^申。鏐頌鼎^申。衣張仲簋其^申。其黃字竝作^申。惟與糸之古文^申相似。周公望鐘^申。鏐吳彝^申。哀無專鼎頌。



壹頌敦寰盤四器之元衣字並作則之省也又與么之篆文相


似

酉下補古文○楷之古文及古刻改作非也玉篇作足知

卽酉亦象尊罍中有酒形也

右所補者八十一文皆說文有正文者也故附列於艸部五十五

文之後至於口字古籀文多作或作廿與十部廿字相似與前補皆不足

信故不錄也本之古文作則並互之處有孔竅其下則說故附象之

劉○徐楚金疑義篇曰說文有劉瀏等字而無此字疑脫漏筠說已

見說文韻譜校

志○疑義篇曰說文有誌字而無此字筠案誌字在新附小徐存時

大徐未作此書嚴氏謂新附在大徐前此亦一證也鈕氏樹玉曰言

部詩心部意竝訓志志卽識之古文某說文讀職交易志周禮保章氏鄭注志

古文識白虎通禮樂篇引論語多見而志之志有職字可附由有考字可附而不列於前當爲職之古文

此疑義篇曰說文埤從驂省聲而無驂字筠案二徐本埤下皆云

驂省聲豈驂之譌邪抑大徐以說文無驂字而改爲驂後人卽據大

驂省聲豈驂之譌邪抑大徐以說文無驂字而改爲驂後人卽據大

徐本以改小徐本邪。鮮字從羊牛角。

希○疑義篇曰：說文有稀、希等字，而無此字。或疑稀字從禾，從文，從

巾，文中皆象厯。厯，稀、疏、兒、希字從稀省，亦未審也。筠案前說為是。大

徐用其後說，非也。今說文，希、啼、啼、敬下皆曰稀省聲，而啼、希、希、希、

締下皆曰希聲，則改之未盡者也。听下云讀若希，亦不作稀也。漢子耕社

故王棟祖先生曰：改與啼同，案此即听之所以讀若希也。又案釋詁，厥與與也，聲義尚與與近。若與，則去。說文校議曰：希

得有與義，直以厥與與與皆聲，故符同義是知雙聲字可以為聲，並可以為義，亦所據若希之理。即希字，周禮司服則希冕。注：希或為希，希字之誤也。實則希希同體，筠

案益稷篇，締、繡、疏、引、鄭君說，締讀為希，希，緜也。司服注，引書，即作希

繡，而曰希讀為締，或作希字之誤也。夫鄭君說尚書，既破締為希，則

其說周禮也，必不以希為誤，然即破之，而尚書本作締，引書必不作

希，不似今人自說而自據之也。且司服注又曰：皆希以為繡，又曰：希

刺粉米，兩用希字，而其義與希正同。又夏官弁師注：希衣之冕，五旒

其不以希為誤也。明矣。司服釋文：希冕，本又作締，竊謂作締者，正鄭

君之原本也。周禮與尚書同作締，故鄭君引書以證，而後正其誤曰：

締讀為希，或作希字之誤也。仍謂當作希，希，而締為誤也。習鄭學

者，直改周禮經文為希，乃倒注文曰：希讀為締，並引尚書亦改為希。

於是不可通矣。改易之迹顯然可見。非鄭君二三其德也。廣韻五旨
 蕭下云。鍼縷所紕。周禮祭社稷五祀則用蕭冕也。詳其說是。隋時周
 禮鄭注尚未改。陸氏在唐初所據已是既改之本也。鍊橋所說正合
 而誤。以鄭君為誤。然非鍊橋不足開予心。安得不彌縫其闕乎。詩案疏詳
 大歸未本

又作為同知推反。廣韻五旨以音婦
 音為一字。預含有禍免帥音免也。

崔○疑義篇曰。說文有摧濯等字。而無此字。當是摧字之省。筠案。此
 部崖下云。高也都回切。小徐曰。今俗作崔。一人之說而不相應。或本
 作當是。崔字之省。而崖譌摧邪。大徐本則有崔字。說曰。大高也。昨回
 切。與崖義同音小異。而所補十九文初不列此。或其序所云集書正
 副本羣臣家藏本有此字邪。催維皆從崔聲。

免○疑義篇曰。說文有晚等字。而無此字。脫誤。筠案。錢竹汀謂免
 免一字。然即一字。兩體亦當列為重文。終是脫誤耳。從其聲者。有晚
 冕。統。流。餽。勉。輓。七字。俛下云。從人免。夫人免。何義。豈亦順從。逃。省之
 義邪。殆本作免聲。或疑方矩切之不合。而刪之邪。又况輓。勉。二字。篆
 從免。而說曰。免聲。輓。母官切。勉。芳萬切。何俛從免。而聲與免近。輓。勉。
 從免。而聲。又與免近也。即曰。此二字篆譌。則冕。從門免。婉。從女免。皆

會意字。何其聲亦與免近邪。恐錢氏之說不盡誣也。竊以片從半。木凡從飛而羽不見類。而推之免免。究是兩字免從免省耳。既已逃免。則人不見其全形。而省之太多。則人不知爲何字。故但省其尾。段氏謂不見足則非也。獨不見尢字。其足固何如者邪。

由○疑義篇曰。說文有油宙軸等字。而無此字。亦脫誤。李陽冰云。卽缶字同。今按古有由字。亦未審也。筠案少溫以缶爲由。與夢英以由爲由。正相匹敵。說文苗迪袖詒笛畱柚郵胃臯袖舳岫宙鮑岫岫。皆從由聲者。加小徐所舉凡二十二文。豈應無本乎。曰。說文自有諸君不察耳。此弓部粵之古文也。粵下引書若顛木之有粵。而云古文言由。此由篆之說解也。許君原本必出由篆。而說之曰。古文粵。又說之曰。古文尚書作由。旣挽篆文。而說解又殘闕錯誤。不復可解。故小徐竝此刪之也。然則粵下云由聲。奈何。曰。裘下云求聲。而古文作求。麗下云麗聲。而古文作麗。與此正同。此真段氏所謂妄人改者也。穉下云尢象形。爲許君本文。乃尢下不云古文。而云或作。又是妄改也。今案由字。以會意定象形字也。與出生出同意。其形爲彼三字所占據矣。故從田而上出。田者所生之地。猶虫從一生從土。

也。上出而無枝葉，以見其為細微之萌蘖耳。今文尚書作粵，從弓，則再加一意也。詩序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以生釋由，以宜釋儀，此與生同意之明證。玉篇有柚字，云木更生也，與由同。此雖由之俗體，然足徵由之為萌蘖，即足徵由為粵之古文也。粵下云木生條也。

廣韻粵之重文作純，粵字仍作柚，似廣韻係寫誤。

𪗇 ○ 𪗇從𪗇聲。大徐曰：說文無𪗇字，當是𪗇字之省，而聲不相近。未詳筠業贖之，或體聲從𪗇聲。𪗇從𪗇省聲，爾雅釋詁：𪗇息也。釋文云：字林以為喟，然則𪗇固喟之重文也。玉篇又部有𪗇字，云苦懷切。𪗇息也。欠部又有𪗇，口怪切。太息也。案又者，手也。無由得喘，息義似作𪗇。為是然，而非字終不可解。𪗇之今字作𪗇，玉篇刪北朋切。斫也。更無從得聲，闕之可也。○ 六書正譌：𪗇下云：𪗇象以手理麻形，似有理然。𪗇固非麻也。其說曰：𪗇州也。麻氣之屬，管𪗇可以織席，可云證龜成蛇矣。蓋先有理麻形之說在心，於是連𪗇言管，以詩漚麻漚管黏合之，而曰麻氣之屬，不知左傳管漚與絲麻對言之，乃二物不可合。為一管可漚，漚不可漚也。吾鄉作豆油者，以𪗇包豆，又以𪗇作大繩，名曰漚，長者名連漚，與說文漚大索也合。但呼如根，不作古恆切以

雙聲謠也叢生葉長三尺許較韭葉少闊耳與麻絕不類且字作蔽而取義於理麻何其遼遠不相及哉伯溫南人也言北方物大抵揣度言之○仲奠父敦齟字釋為齟亦未詳所據

奔○玉篇火部奔下云主倦切火種說文無奔字辵下云闕蓋從舟

則與我義不協焱又不知何字故闕之也然齟辵下皆云奔聲齟之或體襃併之今字作騰與滕勝等字皆從朕聲送從併省攝文作

遊不省是展轉而從奔聲者甚多何以本字顧闕邪博古圖朕有朕

疥二體考古圖騰作疥○又目部大徐新附朕字說曰目精也從

目尖聲案勝騰字此兩字原本誤皆從朕聲疑古以朕為朕筠案勝騰從朕

聲而不從其義既無以見其朕朕之通即曰由勝騰例推得之則此

二字與朕義無涉正不知鼎臣此疑從何悟入又案目部矚盧童子

也矚目童子精也矚目精也朝鮮謂盧童子曰矚是訓目精之字頗

多且遠徵於東夷矣至若朕之為目精或古無是語即無是字也許君

必秦以前即訓朕為兆蓋朕我也有我而后有人有我而后有事則

朕固兆端託始者也兆即有微義目精小而所施廣於兆義有合即

禾聲同法。𠂔非手爪字，乃是勿之反文，卽𠂔字也。知者，積古齋甲午
簋彝字，天錫簋彝字，曾伯靈簋彝字，皆釋作綏。從𠂔者，𠂔之省也。
博古圖齊侯罇鐘，差作𠂔，亦省𠂔爲𠂔。鄭邠叔綏賓鐘，𠂔釋作綏，則
綏之省文從𠂔者，勿之反文也。小篆取配合始作𠂔，𠂔之聲似不
與𠂔協者，如唾從垂而讀湯臥切也。綏從妥聲，則復歸𠂔之本聲也。
𠂔○金部鑿下，引左傳𠂔而乘它車，今本作鑿，同音借用耳。說文足
部本有說，詳繫傳校錄足部跣篆下。

福○𠂔下云福聲，大徐謂當從福省，然𠂔卽福之籀文也。則知福亦
福之篆文也。玉篇福步北切，黍豆也。福丕力切，福稜滿兒，廣韻廿五
德福，蒲北切，黍豆潰葉也。廿四職福，芳逼切，福稜與方切，禾密滿也。皆不
謂福福同字。集韻二十四職福，福字兩見，皆分爲二，其弼力切，內福
福下云治黍豆也，或從禾，知大字作福從未誤，再以筆力切，福下云
蹂禾下葉證之，更知從禾之誤，是惟集韻謂爲一字也。
繇○繇闕圖皆從繇聲，玉篇同瓜部，繇從繇省聲，第僅見說解中，尚
恐有改易矣。糸部繇下，大徐曰：今俗从蚤，案繇及言部𠂔，皆余招切。
繇及𠂔部𠂔，皆以周切。圖爲囙之重文，音譌亦音由，惟繇與𠂔同音。

唐韻闕旨沈切說文韻譜廣韻並同玉篇之羨止究二切不可解若
 尤戾與蕭肴韻字多通不足為異系部或別有絲篆而今掄邪玉篇
 絲絲同字廣韻蕭尤二部皆收絲而遺絲集韻四霄絲絲竝出注云
 或作絲絲竝出注云古作絲欲欲竝出注云或作欲欲及十八尤
 之邈皆與說文異是書所用者大徐本也而不同如此當再檢韻會
 畧○瑒搗馮馮馮馮下皆云畧聲而口部有畧無畧手部搗亦畧
 聲小徐作搗云壽聲示部騶則云壽省聲然老部壽下亦云畧聲則
 壽省聲之不通可知矣至篇有壽無畧下云誰也與說文
 易誰也正同蓋如搗槁之比穆天子傳畧之人居慮郭
 注古疇字案畧下引虞書畧咨今本作疇說文校議曰廣韻十八尤
 引說文畧誰也又作畧則畧為正體畧為重文
 晶○璫下云晶聲大徐謂當从雷省案雷下云晶象回轉形則晶臣
 說亦似有理特是晶聲晶聲晶聲晶聲晶聲者甚多勳字則大
 徐晶聲小徐雷省聲調字大徐晶省聲小徐晶聲其重文譌字大徐
 本云或不省小徐本云調或從累各自一律不能定其孰譌其說解
 曰累即累之省功德以求福是聲兼義也固可言累省然從晶得聲者甚
 多苟無此字則何以從晶聲哉且晶即今所謂藤也其物有縈繞之

義繫者素也。爲束縛之用。尊鬯亦刻雲雷旋轉之文。然則從晶者皆取其回旋。猶之從叒者皆取層縈而高之狀。是不特從其聲兼從其義也。豈有非字而有義者乎。考之樞下云。刻木作雲雷象。今日所存之古鼎亦多作雲雷紋者。察其形亦作回不作田。集韻雷有重文雷。今字則作雷。以及鬯鬯鬯等字。大抵田回相間。晶蓋雷之古文也。玉篇畱部收晶字。云田閒也。蓋別自一字。與此無涉。

一以上十字無可附之正文。姑列小徐所舉七字之後。

中下云。古文以爲艸字。

遯下云。一曰此與馭同。

疋下云。古文以爲詩大疋字。亦以爲足字。或曰胥字。此下又云一曰疋記也是又以爲疏記字也。秦疏注疏皆可借

疋矣。持古無疏名。故許君不云古亦以爲疏字。○玉篇全引此注。獨無或曰胥字一句。蓋是小注謂亦以爲足字。句別本作亦以爲胥字也。

諛下云。古文以爲頗字。

馭下云。古文以爲賢字。

毆下云。古文祲如此。祲當依玉篇作投。

𠩺下云。周書以爲討。𠩺小徐作覲。非也。說見繫傳校錄。

隼下云。一曰鷄字。然集韻韻會皆作一曰鷄子。

爰下云。籀文以爲車轅字。

亏下云。古文以爲亏字。又以爲巧字。

哥下云。古文以爲哥字。

賜下云。古文以爲貨字。

熈下云。古文以爲顯字。

旅之古文。旅下云。古文以爲魯衛之魯。

鼎下云。古文以貝爲鼎。籀文以鼎爲貝。二貝字。本並作貞。依茂堂楊齋改。

完下云。古文以爲寬字。

倭下云。古文以爲訓字。

臭下云。古文以爲澤字。

汙下云。古文或以爲沒字。

洒下云。古文以爲灑埽字。

且之古文。且下云。又以爲几字。

番之籀文。晉下云。一曰晉卽奇字。晉。

以上二十三字通二十六字。乃古文通用者也。各依其以爲么字。

卽補列△字之下。

說文無藏字。大徐新附。而曰漢書通用藏。豈經典藏字皆藏之譌邪。且案說文。腎。水藏也。脾。土藏也。肝。木藏也。肺。金藏也。心。土藏也。博士說以爲火藏。胫。五藏總名也。此謂烏倉。穀藏也。倉皇。取而藏之。裹。一曰藏也。案藏也。因下取物縮藏之帑。金幣所藏也。亡。衰。後有所俠藏也。區。踦。區藏。匿也。匿藏也。嗇。來者。畝而藏之。珉。古者使奉玉以藏之。葬。藏也。窖。地藏也。匏。取其可包藏物也。府。文書藏也。庫。兵器藏也。詹。芻橐之藏。潛。一曰藏也。羞。藏魚也。戢。藏也。蟄。藏也。已。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已陰。氣已藏。凡卅見。而五藏庫藏。包藏之義。皆備。如果後人改之。豈應無一二未改者邪。或謂藏之籀文。壅。本從上沒古刻改從土卽藏字。亦強爲之解。總之。謂說文不載。卽非正字而已。獨不見說文所載。正多不典之字乎。又說文無緼字。黑部。黠下見之。吾欲輯見於序例說解者。分經典所。有所無。爲兩類。姑以此兩字發其端。○蓋許君錄篆籀。所以存古說。解用漢字。所以適時。不可由隸生篆。猶不可改篆從隸也。吾旣因印。林之言。知此理。而仍不刪右說者。免後人再生此疑。

補

鑿下云斤斧穿也詩釋文引作斧空也斤玉篇云斤斧空也空即孔
 字讀者不解而改之然穿見周禮亦自雅飭在誤字篇
 雨下補古文附○本部從雨者凡四皆古籀文也玉篇雨古文雨在補
體上

補正

輶以直木爲之亦不須束玉篇之輶及說文輶字說之車茲當作輶
 詩小戎傳曰一輶五束束有歷錄二十五葉

積古齋吳彝𠄎𠄎字有三點𠄎字則無亦以地狹也然魯侯

簋𠄎作𠄎亦無三點又案𠄎所從之矩作𠄎從夫與規同亦異

文也十一葉後

汗簡言字作𠄎即由𠄎變之而已令人不知爲會意矣夢英書

貫休詩遂作𠄎更誤凡古文之不可解者可以此推之十一葉後

小徐仍作𠄎鐘鼎皆作𠄎從古文卜也十六行與𠄎變𠄎同誤

十三葉

金刻四有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諸形十四葉

煙下補或體𠄎○據籀文𠄎知左右可以交易十七葉前半
前十行
此二條之誤

寅部古文𠄎上補籀文𠄎。○夕部黃之籀文𠄎。夕既同篆文知𠄎卽寅矣。改一爲一者。筠清館師實父鼎作𠄎。積古齋戊寅父丁鼎作𠄎。繼彝作𠄎。寰盤作𠄎。皆上出也。貝部賈玉篇廣韻皆作實是其比矣。至于古文則積古齋甲午簋作𠄎。平安館丙申鬲作𠄎。或別有此體。或今說文傳訛皆未可定。十八皆後三行之後增此。既有締綌而希又作締。後人如此鹵莽所在多有。古人自不當如此。乃𦘔字已足。又加衣作襦亦與締字不相上下。此因希𦘔之形不顯加偏竒以表之耳。分別文篇所采此類多矣。不必以鄭君所駁卽加痛斥。十九皆後三行。

五帝本紀堯乃賜舜締衣與琴。正義引鄒氏曰。締音竹几反。案史記所用者。孟子之被衿衣鼓琴也。而趙注曰。衿畫也。爲天子被畫衣。黻締繡也。趙氏不知締紛雙聲。孟子借衿爲締。又連裳言之。已是錯誤。僞孔作書傳乃曰葛之精者曰締。尤誤矣。史記所謂締衣。蓋亦與鄭說同。十九皆後十七行增此。釋木械白椽釋文椽本或作椽。字林人佳反。案妥蓋委之重文。或說文本收之委下。而後人疑而刪之也。妥從叕差亦從叕。而齊侯甌差

作𦃟，其𦃟與𦃟甚相似，是以天官夏采云建綬。鄭君据明堂位，夏后氏之綬，謂綬當作綬字之誤也。又云士冠禮及玉藻冠綬之字，故書亦多作綬者。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綬，諸侯殺則下小綬。鄭注綬當作綬，綬有虞氏之旂，旗也。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注綬當爲綬，讀如冠蕤之蕤，有虞氏當言綬。夏后氏當言旂，綬爲注旂，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鄭君別綬綬爲兩字，許君亦然，恐委妄本一字，綬綬亦一字。士冠禮玉藻之故書，何以作綬。夏采明堂位，何以亦竝作綬，不應說文如此之多也。

二十二註
字條末

說文釋例卷十四

安邱王筠貫山學

刪篆

說文兩見之字，大徐概以部分在後者為重出，何其不審也。許君於會意字，必列於主義所在之部，後人檢之不得，輒增於從義所在之部，此其所以重出也。茲以說文本重之三十八字列於首，而愚見所及附焉，其為段氏刪之而是者，與已見它篇者，不復書。

叡兩見於玉奴二部，玉部當依玉篇作齧。

藍字艸部兩見，後字當依玉篇作蓋，廣韻蓋下云：瓜蒞也。出說文亦

確證也。右二字當入改篆或重出者類，眾列於此，下文視各款並同。

吁見口于兩部，當剛在口部者，于下云於也。與與漢於字同，不與毛傳于於也同，毛謂于於

知本象氣之舒于，素鳥下云：取其助氣，故以為鳥呼。於即鳥之古文，可

知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皆古文，非借字。後人借于為語詞，乃加口

以別之，故與它字之兩從者不同。乃許君不以吁為于之重文，豈以

分用既久耶？何烏於則合之耶？玉篇于在口部，與說文次序同，于部則無蓋剛之矣。○于之為吁，又可以芋

徵之。羊下云：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羊。小徐曰：羊猶言吁。吁，驚詞。故曰駭人。筠案：許君說羊以大葉實根，而大義因之以起。小雅君子攸羊，毛傳：羊，大也。鄭改爲憚，許則宗毛，乃美而大之之詞也。

劇見刀支二部，其在支部者，爲戲之重文，當刪。戲，閉也。劇，判也。從刀與判義協，與閉義不協，且果有閉義，則於刀部劇下加語曰：或以

爲戲字足矣，必不重出。玉篇戲字注，不言亦作劇。

鞞見鼓革二部，在鼓部者從革，爲鞞之古文。段氏所據小徐本，革部鞞亦從革，知由鼓部迻補，當刪。愚案：顧氏鈔本，兩部皆從革，朱竹君

鈔本，則革部作鞞，鼓部反作鞞，則諸本異同，由寫者以意爲之，不可據也。據玉篇，當刪鼓部之鞞，說見同部重文篇。

柅字木部兩見，其爲屎之或體者，玉篇作屎，此與柔杼之爲兩字者同，不爲重出。

教見出放二部，當刪放部者，是部總數，它本皆文三。孫氏鮑氏翻宋本，皆云文二，知增教篆而未改總數也。它本改之，則泯其迹矣。玉篇教部在下說其出，部亦收之。

室見出土二部，之部者蓋從古文室省，土部者爲封之古文，又有古

文杜。莖蓋從土丰省聲耳。而其形不別。兩字皆不可刪。特以重出類聚。

𠂔見見彳二部。見部𠂔取也。從見從寸。寸度之。亦手也。案此說謂見而後取之。故從見。云寸度之亦手也者。寸從又。又即手。手所以取物也。度之也者。寸乃五度之一度。所以度物。此謂揣度其當得與否也。彳部得行有所得也。從彳𠂔聲。此下出𠂔字。云古文省彳案行有所得也者。猶云行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重在行。故從彳與𠂔義小別。

衆經音義曰。案衛宏詔定。

古文官書。尋得二字同體。據此則是衛宏始合二字為一也。笠下云從竹象形。中象人手所推握也。案其下有重文互。與此正相似。乃從竹之下。不云從互。可以例知此字之誣矣。且云古文省彳。尤為率意。古文在前。何由知小篆作得而預省之乎。說又見分別文。孟篇收之。見部亦不以為得之古文。路見足尸二部。當刪其在足部者。小徐尸部作屍。而曰一本從居。大徐作踞。用其一本是也。說文韻譜玉篇廣韻皆無屍字。集韻九魚始收之。即據小徐本也。雖足部踣踞也。踣踞也可證字之作踞然。踣踞也。正與尸部居踣也。轉注可證足部當作踣居也。即可證足部踣踞也。之為後增也。又足部踣踞也。此篆及說當刪去。而遂上文跨之篆。

說以居其位何也。自跽至踐，凡八字同義。小徐跽字，道跽在前非也。以跨廁其間，則不倫。元應凡三引字林跨踞也。其一引之而云又躡也。此說文所以遂跨于躡字下也。其一先引說文跨渡也。而後引字林。則知跨踞也。自出字林以踞易居，亦出字林。然無論渡也踞也。所說皆跨字。呂氏未嘗改作跨。後人既遂跨于前矣。即于此變體為踞。用字林踞也之說。竝改踞居也為踞踞也。因增踞躡也。以相為連屬。然玉篇廣韻皆無跨字。亦足見其杜撰矣。抑此渡也當作度也。彳部過度也可證。後人以度越與制度疑似。加水以別之。實非涉水也。足部越度也可證。後人士衡赴洛詩注引越渡也可證。彳部倚舉脛有度也。玉篇亦云舉足以渡也。而釋宮釋文引說文舉腳有度也。其以度為正亦視此矣。

吹字兩見於口欠二部。當刪欠部者。玉篇吹之口部次序與說文同欠部則不收。

𠂔𠂔二字皆兩見於口欠二部。竝當刪其在口部者。玉篇𠂔字注中不見𠂔字。𠂔字注云亦作𠂔。欠部𠂔作𠂔云於

射切。𠂔兒。幼乃或功字。從之。即不得於射切。

右見口又二部。當刪口部者。玉篇兩部皆收。次序亦竝與說文同。美見𠂔羊二部。當刪𠂔部者。玉篇羊部美有重文。𠂔部美下不出美。而注中見之。集韻美下有誘誼而無美。

難見艸火二部。大徐以火部爲重出。案火部難或係譌字。廣韻二仙如延切內有𦵏字。注引石闕銘云。刑酷𦵏炭。其次此字也不與然燃相繼。而玉篇艸部難下云。艸也。又熱也。恐說文火部難爲後人增。而孫強輩卽據誤本說文。而增熱也一義也。正不敢必其爲𦵏之譌。直刪之可也。集韻以然變爲一字。難鷄爲一字。廣韻有難無鷄。注拉云艸也。無熱也之說。

愷見心豈二部。當刪心部者。玉篇心部愷。在快下。與說文心部次序同。豈部收凱字。云凱樂也。或作愷。似說文豈部之愷。係凱之譌。然非也。豈愷古本一字。後乃分用之。故許君收愷於豈部。而不以爲重文。豈下云。還師振旅樂也。此義周官大司馬作愷。愷下云。康也。與爾雅釋詁同。而詩魚藻則作豈。此古本一字之證也。春官大司樂樂師。皆言愷樂。釋文不言有作豈之本。或鄭君時已不知豈爲樂名。眠瞭之愷樂。釋文音洛。與說文愷康也相應。夫樂作則人喜樂。故豈爲樂名。卽爲喜樂。中古欲其有別也。故喜樂之豈加心。既加之後。而樂名因亦作愷。故許君必爲之區別也。樂名之義少見。故玉篇以豈爲語詞。用後世之訓。其部中收譏凱二字。則樂名及快樂也。何以統攝之乎。

小徐本秩字下引愷風亦不作凱

愷見心食二部當刪食部者
愷見心口二部經義述聞曰心部愷當依玉篇廣韻改作愷案玉篇

沿兩見於水部據大徐說以沈之古文沿為重口部則是其字本作
沿又是兩見水口二部矣然無論誤否總當刪沈之古文以口部佔

重文於兩部別有說解後人合併之多所刪也
重見口水二部當刪口部者玉篇但收於水部云吐過切與唾同又上木切水在河西同流口部台亦不云沈之古文

否見口不二部當刪口部者抑又有疑焉干祿字書出否否二字云
上可否下否泰余秋室跋謂宋李文仲已指其謬又引吳任臣說謂

見宏明集今案玉篇分毫字樣出否否二字云上方久反臧否下符

鄙反屯否竊疑顧氏顏氏所據說文或不部之否本作否乎從不從
短羽之几或縮之而為否或改之而為否乎此說大抵不然括序之以備補發○玉篇兩部皆收在口部者次序與說文同

重見胤手二部大徐以手部者為重出非也胤部者云珣或加手他
重文下無言加者足知非原文也

攀見韋手二部當刪韋部者即其作攀仿隸作篆亦知爲後人增也

玉篇東部
法中見之

溼見水土二部當依玉篇刪水部者

覃爲部首而又見土部玉篇以兩義皆係諸部首下則當刪土部者

歎見支土二部大徐支部無之而土部加注云支部有歎此重出則是今本掇遺也

及古後補於部末當刪土部者如歎爲嘯之籀文而在欠部也

玉篇土部壞注云籀文
作歎而出歎於土部

蚤蚌二字皆兩見於虫蟲二部虫部之蚌係及古後補然玉篇引說

文以蚌爲蚤之古文不以爲蠹之古文然則虫部蚤蚌並當刪也

按陸氏第
發食根蟲而底釋文知唐平說文蠹部有蚤蚌然陸氏第
以蚤爲蠹之古文而不言蚤爲蠹之古文亦殊疏也

稷見木金二部當刪金部者

輟見車网二部當刪网部者

院見宀自二部當刪宀部者寘周垣也院堅也後人以院爲寘故附

寘下或謂自部院從自完聲宀部院從宀阮聲亦強爲之解也

玉篇寘下
云或作院
亦作矣

示見子人二部當刪人部者而正子部示下之古文孟爲古文保玉

篇是也。或謂以五為是則亦字可從五聲平

劃見畫刀二部。當刪畫部者。案畫之古文作畫。而又有古文作劃。是從畫而加刀也。界畫不宜用刀。刀部劃字之上為劃。勢二字。劃下云。劃也。勢下云。劃也。劃也。可知在刀部為正。而畫部劃小異者。此迻之者。用為古文。即字形從古文畫耳。不足為疑。即劃亦兼從畫義。而刀為主義。畫則從義也。

〇見元申二部。元部當作〇。說詳繫傳校錄。

不見豕亥二部。豕之古文。玉篇作豕。與說文同。亥之古文。玉篇作豕。與說文異。似當作豕。從夕無義。且大徐作不。說曰與豕同。小徐作豕。木竹君韻十里本皆然。漢古依之。則改。豕通作豕。豕。若皆與古文近。說曰與豕同意。尚未知篆文果同與否。未敢議刪也。積古錄作豕。豕。與小

女部變字重出。汲古本五音韻譜皆刪孀之重文。說已見前。

言部繼字之後。既出誤註二字。後文譌字之後。又出之。毛本刪譌下者。然合併註下之圭聲佳省聲。則又漫無決擇也。

欠部之款。本不與喜之古文款同。毛本利改為一字。非也。
闕字在門部。而毛本又補於木部。不分主從矣。本部自隸五部。二十七字。木竹君本。宋文。蒙本。注刊本皆無。闕字在其中。

毛氏據去茲亦有之故稱之也

鳴下云渴鳴也。段氏疑注。吾並疑篆所引之曷旦盍旦可旦皆可信也。兩字為名。其義並見。猶之寒號蟲。設加鳥旁。豈可通哉。

亦作曷。可知唐切說。文本尚無曷字也。

月令曷旦釋文云曷本亦作曷。尚不云旦

鱸字當刪。爾雅鷺鷥以鷺一字為名。下文鱸鷺也。正與爾雅合。是不當有也。且漢時或有此名。亦只當云盧鷺。盧者黑也。鷺之色黑。較下云鮫鱗也。一曰鮫鱸也。漢書上林賦作交精。然則亦當作交盧。目部說中。盧字一見。精字四見。皆謂眸子。即睛。瞻之正字也。謂之精者。人之精神。注於眸子。謂之盧者。盧黑也。韓盧即韓之黑狗。盧龍即黑水。眸子之黑。深於黑精也。爾雅鴉鮫。鴉既從鳥。斯交精不必從鳥。猶螾銜入耳。入耳亦不從蟲。刀鶴剖葦。剖葦亦不從鳥也。鳥鵲以傳枝而孕。鼉以雄鳴。上風鷗鳴。下風而孕。或鴉亦交睛而孕者。與俟考。鳴及此二字。恐當爾雅既增偏旁之後。校者即羸入說文。鷗下云鷗風也。繼以鷗鷺。鷺三字。鷺下引詩。鷺彼晨風。羽部翰下云。一名鷗風。御覽引作晨。案秦詩晨風篇釋文亦作晨。不云說文作鷗。而云鷺。說文作鷺。則說文鷺篆誤。而引詩作晨。不誤。釋鳥晨風鷗。釋

文晨本或作鷓亦不云說文作鷓則說文無鷓字可知也由此知說
 文鷓鷓鷓三字原所以釋秦風而詩先言鷓說文先言鷓者毛傳晨
 風鷓也鷓是物名先解其名而後駁可說不似說經者之依文訓義
 也苟晨本作鷓則當先出而說之不當以毛傳之鷓踞經文鷓之上
 也繼以鷓字者爾雅疏引舍人曰擊鳥也蓋本作鷓許君所說者舍
 人注也說晨風既畢而後說疾飛兒之鷓於文順也寫說文者據爾
 雅或本改鷓字說斯後人增鷓字所幸鷓下引詩猶未改也則鷓字

當刪

蘇武詩古詩十九首皆作鷓詩外傳亦然未必齊當詩有作鷓者

肉部脆在脆上案脆即脆之俗字也當刪廣韻十三祭脆此芮切引
 說文小與易斷也脆同上又七劣切十七薛脆與而易破玉篇說同
 十三祭小宗伯注今南陽名穿地為窳聲如腐脆之粹釋文出脆之
 脆而說之曰七歲反舊作粹誤劉清劣反或倉沒反字書無此字但
 有脆字音千劣反今注本或有作脆字者則與劉音為協沈云字林
 有粹音卒粹者牛羊脂脆者與易破恐字誤筠案說文脆脆相連而
 陸氏云字書無此字則後人增脆于說文可知玉篇已引說文脆字
 蜀郡賦李注亦引之但小作少為異則玉篇為宋人改易可知不但已也諸書引說文皆曰從某惟天徐本作從而玉篇同之且

者多同。今本考朱竹垞序，其書得之漢古間，並取繁傳類為汗。前編，越旁稽由，證吾恐毛氏派氏皆有改易，當求明刻本質之。蓋周禮注本作腐臙之臙，陸氏作臙之臙，則已改之本也。今本作臙之臙者，蓋校者見兩本不同，欲存其異文，故上字用臙之俗臙，下字用臙，即陸氏所謂舊作臙誤者也。玉篇廣韻皆無臙，方言曰：揄鋪臙，極輻輳輸臙也。經義述聞說之曰：臙古臙字，大雅烝民釋文曰：臙本又作臙。荀子議兵篇注曰：臙讀為臙。筠案老子音義：臙，河上本作臙，則知臙者古字也。作臙者省借也。又本作臙，則已改者也。鄭君在漢末尚不作臙，況揚雄在前漢，荀子在周末，其無臙字可知。許君為鄭君前輩，安所得臙字而收之？且其篆從色，非從絕省，即其篆文之譌，亦可知。為後增矣。國語韋注：苦臙也。恐亦非。原文說文：人部，然意臙也。廣韻然字兩見一引此文一云：意臙也，亦可證其為古今字。艸部：荈，芥臙也。臙當作臙。臙說之云：唐本說文：荈，初劣切。集韻十七：洋荈，殊悅切。與臙疊韻。黑部：纂，讀若以芥為齋，名曰芥荈也。纂，初刮切，與荈雙聲。集韻十七：洋纂，則亦雙聲。故讀如之。而荈下亦改為芥臙也。魚部：鯛，魚骨崙臙也。玉篇：鯛，在後增字中。云：魚名，廣韻同。知此篆，即可疑不獨說解也。集韻臙下收：臙，臙為或體。豆部：六字，桓與豆同。蓋辨以類似附及，此其次也。乃以登登從後，世穀名之豆者，介乎其間，次第殊為不倫。茂堂謂二字為漢製是也。當

刪。秦以前由古籀生篆，其理順。漢以後由隸生篆，其理逆。許君敘言所本之經，皆古文，豈有關入後世字之理？卽糸部，紙下云樂浪挈令，觀其文法，知非後人附益，然亦當刪也。今中必用隸楷，是亦以隸生篆。玉篇，彛字，亦在後收雜字中，且止云都騰切，並無訓釋。豈說文所有，而顧氏不見邪？此字雖未敢議刪，究可疑也。

覈之，或體覈，當刪。從雨，何義哉？正如霸字，譌爲霸矣，皆不知六書者妄作也。玉篇亦不收。

匕部匙，當刪。古人名匕名杻，豈有匙名？經無此字，而見於方言，則是漢人名之，因造此字，實則匕匙一聲之轉，其聲既變，卽加是爲聲，以別之也。增字者必附其義近之字，故此字率加於首，與部首相承，以說之曰匕也。不知許君先言相與比敘，卽以阜之訓相次者，承之伎頃二字，乃匕杻譬況之義。印卓又以匕從反人，直由人取義。見字與相與比敘之義正相反，故在末耳。增此者可謂鹵莽也。玉篇匙有重文，疑次序在後，不似說文之在首也。包部，胞字當刪。說文之勺，今之包也，故以包裹說之。說文之包，今之胞也。其說解全是胞義。玉篇包下亦沿用其義，而又曰今作胞，則胞之不出說文可知。彼增胞者，不敢目爲包之重文，而別爲訓釋，亦可

見其讀說文未貫通也。

鮭下云魚臭也。鰓下云鮭臭也。引周禮膳膏鰓。案鮭鰓與鮭鰓同音。鮭下云犬膏臭也。鰓下云豕膏臭也。以豕膏說鰓。本之鄭司農。杜子春以爲犬膏。而以膏腥爲豕膏。許君又改爲犬膏。則鮭鰓二字。誠許君所收也。鮭鰓二字。當爲後人羸入。鮭下云魚臭。尚合。鰓下云鮭臭。混鮭鰓而一之。何其支離也。蓋將別爲說解。則與從魚不合。故沿鮭字爲說。支綴其詞。然魚固無由鰓也。豈非因鮭作鮭以爲魚臭之專字。即因鮭作鰓比而同之。不顧其安乎。所引周禮。仍是豕膏。初非魚也。且是以意爲之。周禮釋文亦不言有作鰓之本。○庖人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脰鱠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蠹羽膳膏羶。然則腥臊羶香。皆美臭也。故內饗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而膾狸蠅皆變其名。羶臊腥則不變。是美惡不嫌同詞也。若特爲魚製鰓鰓字。豈不多事乎。則羶何不別製乎。

逐篆

會意字必兩從。入於主意所在之部。乃正例也。然有一義委曲難明者。許君卽變例入其部中。以取軒豁。如𩺰不入囟部。

而入疋部。頃不入頁部而入匕部。以函頁之義易見疋匕之義難明也。列文變例篇中已具言之矣。惟其中容有當入主意部者。且有似許君誤解者。姑獻其疑。竊好古君子要刪焉。吠字當入犬部。鳴字在鳥部。是其比也。惟是說曰從口犬。文法不甚通。恐是從口友聲之譌也。段氏引字林作咬。繫傳曰會意。或云從犬。案當作或云從友聲。蓋經典皆作吠。因改說文而別本之從友聲。僅有存者。小徐姑存其說也。

易字在勿部。似當入日部。其說字形曰從日一勿。即不甚可解。勿者旗也。將謂一旗展於日中邪。六書正譌謂會易以天地之氣言。陰陽以山水之南北言。頗有理。竊謂從一者地也。勿非字。祇象易氣鬱勃湊地而出之形。日屬陽。又必日出之後。易氣乃可見。所謂狂夫見之以爲野馬。渴人見之以爲流水者也。會晦即不見矣。弱在多部。似當在弱部之末。其說曰。彡象毛麓。撓弱也。弱物并。故從二。彡案易非字。不得言從。故疑其當從弱。弱者彡也。蓋謂弓之有力者也。迨其散也。膠解筋散。狀如毛麓。故以兩彡象之。與部首以相反爲相成也。凡相反者定在部末。

竊疑說文弱字斷爛。後人誤入彡部。說解亦所自作。故云故從二。彡非字。而以彡文許者無此例也。

皿部醯字。玉篇在酉部是也。皿部皆械器。醯乃酒類也。說解中皿器也。三字亦可疑。將以部首說云。飯食之用器。故加此句以別之。邪則部中單訓爲器者正多。且有負戴器。固不第飯器也。若在酉部。則此三字尚可通。或說文爛。攪醯字。後人掇拾於此。酉部醯醢醢三字皆。可從皿從酉。而以央必右爲聲。而不入皿部也。卽醯字可知矣。

襪之或體積。案龍賈聲不近玉篇。襪市欲切。與襪市上長襪也。連賈衣也。積同上。此下繼以襪字。云袴襪也。跨袴也。亦與說文不同。跨袴或卽今之套袴。祠同上。然則積固非襪之重文也。集韻三燭。襪殊玉切。重文作襪。積引說文短衣也。然則積乃襪之重文也。然短衣與玉篇之長襪相反者。雜記上子羔之襲也。繭衣裳。鄭注。繭衣裳者。若今大襪也。續爲繭。孔疏謂衣裳相連。而繭續著丁之也。說文襪袍衣也。設襪卽是繭。則鄭不言大猶襪本短衣。玉篇加言長也。蓋襪製如襦。其連裳爲之。如深衣者。則謂之大襪。故玉篇云連賈衣也。是知積當逐之。襪下。



鹽部鹵字。玉篇隸鹵部是也。然玉篇亦不與着鹹相繼。或是後增字。鹵莽者。增入說文。遂誤云從鹽省。然鹵部卽在鹽部前。不知何以如此粗疏也。似古無此名。故疑古無此字。

孫在系部似當在子部如係字亦會意而入人部是也然係者繫束也系為主入爲從尚可入系部孫則子爲主系爲從也

鳧在几部案此字以鳥爲主意當入鳥部卽云几訓短羽與鷺之不能飛者近因以几爲主意鳥爲從義則鷺不已入鳥部乎鷺與鷺皆鳧屬不皆在鳥部乎猶可曰此數字皆形聲不得不入鳥部也然鳧下云舒鳧鷺也從鳥几聲則其乖刺亦有數端鷺下云舒鳧也其說甚是而遂以說鳧字則不可春秋繁露曰鷺非鳧鳧非鷺也案鷺形似鳧而不能飛故曰舒鳧猶鵝之名舒鴈矣鳧自是水鳥今呼爲水鴨者也而用尔疋全句曰舒鳧鷺也彼本說鷺此則說鳧如此立文既似以鳧爲舒鳧又似說鷺而於鳧無干也其誤一說文通例隸某部者必從某部之義卽會意兼聲而聲卽爲本部首者則亦先表其義而後及其聲如否在不部說之曰從口從不亦聲是也以此例推之亦當云從鳥從几几亦聲而乃曰從鳥几聲也其誤二卽此云几聲尤知其當在鳥部矣八部也字下小徐本云入聲金書無此誤語否則說文漏鳧字後人補之

旬在勹部案當在日部日其主義也且以古文自徵之云從勹聲則

旬乃勻省聲。非會意字也。此因旬字以二字分於日之上下。有似叵字。遂爲所蔽耳。言部旬從勻省聲。而籀文作旬不省。目部旬亦從勻省聲。皆可證。周禮均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注云。旬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易坤爲均。今本亦有作旬者。金部古文鈞作矧。儀禮。今文絢作約。然則古人借旬爲勻。則旬之從勻。不亦宜乎。莫在首部。似當入火部。其說曰。火不明也。則首之訓目不正者。義太遠。

丿部弗下云。橋也。從丿從彡。從韋省。案丿爲右戾。彡爲左戾。與橋意合。而韋字篆作韋。古文作。省之皆與弓形不相似。豈如弟之古文。美從韋省。小篆美即變爲弓。邪然亦彡爲韋省。而非第指其弓爲韋省也。竊意弗字當入弓部。而說其義曰。弓檠。說其形曰。從弓。八象形。說其音曰。讀若彌。何也。彌之古文作。從弗。詩頌佛時仔肩。孟子拂士。皆從弗。皆作彌字用。與許說橋也正合。而彌之所以從弱者。蓋亦與弗從弓同意。秦風之閉。蓋弗之借字也。毛傳。閉。繼也。釋文引鄭注。周禮曰。弓檠曰鞞。弛則縛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疏曰。以竹爲閉。置於弓隈。然後以繩約之。筠案。今日藏弓。事正如此。而弗字之








形正與之合。弓檠所以備弓之枉撓。是橋拂之義也。是卽輔弼之義也。知其當讀若弼者。大部荼從弗聲。讀若子違。汝弼。韓詩外傳引詩弗時仔肩。案許君說荼曰大也。與毛公說佛曰大也同義。鄭箋則曰佛輔也。釋文謂鄭讀若弼。然則韓詩作弗者。借弓之閉以爲人之弼也。毛詩作佛者。加人以爲人之弼之專字也。許君又收荼者。或出齊魯詩。大亦人形。從大猶從人也。



改篆




段氏曰。知刪難。知改尤難。故所改者多審細。而艸率時或不免。余寡識。學殖尤陋。謹即其有據者改之。所改與段氏同者。或別有發明。乃錄之。然隨手札記。亦或忘段說。而與之複。幸世之君子覽而正焉。

卅艸辨當作火火熒。從火者五字。火四火生皆不譌。從壺者六字。熒均。陟皆不譌。從蟲者一字。陟麻亦不譌。當依此五字。正彼九字。蓋火介。從六。六篆作𠂔。從入。雖作介。與他達切之介。疑似。固猶是從入。從八。若作力。則與楷書𠂔作亡。變入爲一者類矣。○金刻作介。不作𠂔。養之古文作𠂔。而𠂔見字從之。則作𠂔。凡從貴者皆同。以物形論之。

既爲一物，不當斷絕也。然巢亦一物，亦從日也。然則曳之變爲曳，得無因𠄎之隸變爲曳，與曳篆同形，因連之以爲別乎？五音韻譜作曳是也。

合卅下云「元聲誤也」。曳之古文作，其部中有寔字，說曰：「曳者如曳馬之鼻，從此與牽同意，以此推之，則牽篆當作，乃從玄，意兼聲，非從元聲也。」殆校者忘玄字，改從玄爲元聲耳。又案寔下云：「從曳引而止之也。」此乃兩句引而止之謂也。既非莫狄切之，則非字也。非字則第可解其義，而不可出其字，故引而止之之上，不出字。此必許君原文，校者疏略，故未妄增也。牽下說云：「象引牛之縻也。」其義本與寔近，而其文法又同，象引牛之縻之上，不得如小徐加字。

言部「𠄎」說文韻譜作是也。此依楷法變之耳。沂字說文作，亦可證也。訴下云：「斥省聲，亦當作席聲，其重文懇，謝所從之朔，亦由並得聲也。」新考直是斥，不當言省斥，斥之攝文又無從得聲。

訟之古文，谷古音裕，聲本不諧。況玉篇作，似篆本作，公從八，而此從父，八父意本近，否則從言從八從公，公亦聲也。八訓別與訟

義合。抑或偶於八上加八。重疊以為裝飾也。此字未可遽改。存之以備觸發。金刻公有廿
其字三體

𠄎之重文。𠄎從兩手。恐篆本作𠄎。反一手以見意。與𠄎分餘省耳。其形自同。此乃以會意兼指事字也。若直從兩手。則汗簡拜之古文。𠄎亦是兩手。其為所事何等。未可知也。說文雖從二臣相違。北從二人相背。此例頗多。即西嶽華山廟碑篆額。𠄎字。度尚碑八分。𠄎字。吾皆愛之。獄從𠄎。乃見兩犬守護之意。雖作𠄎。乃見兩鳥相悅之情。非取字形配合可愛也。○齊侯鐘。鐘拜作𠄎。汗簡似誤。

鬲部。𠄎各本誤從中。段氏改之矣。其改食部。錫為錫。尤為卓識。

𠄎當作𠄎。𠄎說云。氣上出。則。不當在旁。小徐說解中。皆作𠄎。玉篇亦然。

經義述聞曰。說文目部。前有昧字。目不明也。字從午。未之未。為聲。玉篇音莫。蓋切。後有昧字。目不正也。字從本。末之末。為聲。玉篇音莫。達切。故廣韻去聲第十四部。昧。肺昧。目不明也。莫貝切。第十八部。昧。目暗也。入聲第十三部。昧。目不正也。莫撥切。正與玉篇同。蓋昧之言。昧也。說文。昧。闇也。玉篇。昧。莫潰切。正與目暗之昧同音也。昧之言。眊也。

說文省目不正也。玉篇省亡達切。正與目不正之昧同音也。而今本目不明之昧。右畔誤寫本末之末。而音莫撥切。目不正之昧。右畔誤寫午未之未。而音莫佩切。正字又誤作明。所當互易者也。玉篇目不正之正。雖與今本說文同。誤作明。瑤案此蓋明人或毛齊李筆據今本說文改之。吳郡賦注引昧目不明也。門發切其字又訛從日。而莫達切之音尚。不誤。可據廣韻昧目不正也。莫撥切以正之。則會意。不如明當作。依憇字而略變之。蓋目字象形。不必兩也。則會意。不如是不足見左右視之意。博古圖有兩體。並釋為瞿。段之重文段。當依玉篇作段。但多一筆。其餘皆同也。段之從目。當省聲也。段字乃不分段。段者所改。產當作產。今本以其目連書直下。非也。而鐘鼎亦多作產。省其目。雀鴛二字。說文韻譜作雀鴛。是也。玉篇雀鴛。母即雛也。或作雀鴛。鴛也。鴛音奴鳥名。不收雀字。廣韻鴛鴦。鴛也。雀上同。不收雀鴛。月令田鼠化爲鴛。鄭注鴛鴦。鴛母。疏云鴛鴦。鴛母。爾雅文。今此註母無。母當作牟。謂牟無也。釋文鴛音如母無也。蔡云鴛鴦之屬。又出母無二字。宋本作母無。爾雅釋文鴛音如鴛字。或作牟。音謀。母如字。李音無。舍人本作蕪。然則鄭注本作母無。爾雅本作牟。許宗爾雅。而母譌母也。呂覽

淮南子並作駕。集韻翟駕下引說文韻會六魚駕下云。說文本作翟。牟母也。從佳如聲。又云。今文作駕。則是黃氏所據本無駕字。





離有或體隼。玉篇鷦下云。或作隼。案此蓋古文作隼。後加鳥旁。說文之離。小徐韻譜作隼。是也。後人多見離。少見隼。遂譌耳。隼字蓋後人所作。不應見於說文。佳鳥兼從。將介於長尾短尾之間乎。小雅翩翩者隼。釋文云。隼本又作佳。陸氏所謂又作佳者。殆古本乎。佳聲即安得思允切。抑此隼聲。亦衷從求聲之比。○大戴禮曾子疾篇。鷹鷦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案鷦即隼。





鳥之古文如隼。當依汗簡作隼。然於當作隼。其一頭兩翅並同。惟足分有爪無爪耳。說詳說文韻譜校。且書中從隼者多作隼。亦當補隼字。兩翼又各省一筆矣。不可如隼之右翅省。左翅不省。無此鳥也。然秦碑即作隼。則此字之譌久矣。





















骨部髀之古文如髀。玉篇集韻皆作髀。足蓋足譌也。













肉篆作𠂔。與日月字混。朱文藻繫傳攷異作𠂔。是也。繹山碑作𠂔。日月作𠂔。苟有別焉。亦可從也。
























臙之古文𠂔。玉篇作𠂔。重並異耳。段氏曰。從日蓋誤。

朕之古文  羽。玉篇作  勑。則是字本作  勑也。集韻作  勑。則所據者如今本。










 當依集韻作  從  不從  餘見誤字篇。


箕之古文  卅。五音韻譜作  皆譌也。當作  上象形。下從  兩手簸之也。  小徐本云籀文是也。  全象箕形。  則割裂上半以為  籀文。漸多不顧其安。又與石鼓文之  算相似。故知之。小徐以  為古文。則又誤也。  由古文  而變  算。即由古文  而變耳。變  為  至為鹵莽。與  變為  開相似。遂為變篆為隸之先聲。 如隸作  許君說算字曰。下其  也。亦近望文為義。算不須用物薦之。












異當作  從鬼頭之  田得聲。乃從  者。如鼻算  瘕之類。上有所承。斯作  不便。變而為  田。猶之可也。若異  二字。何妨存之。以為  羊。今惟  從  由。即從  畏。  二字者。其誤亦猶此。









巫之古文  卅。下半似  艸似  非也。當依  字改從  甘部。  當據繫傳音。歷改為  雖金刻  曆字。邑  尙。  尙。  尙。  尙。皆作  尙。  尙。其  甘小變。上半皆是  非  非  非  非  非字。且以歷推之。亦可見讀若  函似亦非是。阮氏以  字代之。以密勿說之。蓋  曆皆





假借字。雖非雙聲疊韻。然形容之詞。音必相近。函之於蔑。其音太遠。似阮氏說是。

豆之古文。段氏據小徐本作。案不應上出。當依玉篇作。口者。豆之腹也。一者所盛之物也。小篆迻其一於上。如之一在上也。餘則古文篆文並同。見異而遷。不加精思。未有不誤者。豐之古文。玉局作。亦可證。○金刻有及。

𧇧之或體。𧇧當作。說詳繫傳校錄。

𧇧當依食部諸古文作。乃足象穀在裹中形。篆文起筆上出。與同誤。又曳其。而長之。遂似白字。非也。或曰不嫌於日部之乎。曰日字古文以說文韻譜作為正。今本古文作。毛本作。五音韻者作。金刻從日者亦多如此。皆非也。日形非橢圓。○又似日中有黑子。是禛祥也。倉字亦可證。五音韻譜作。乃依食字改之。非也。而食部諸古文。段氏皆改從矣。不潛心也。夢英作是。

韋之古文。從日。非也。玉篇亦誤。巾部。從。中從。是也。革。月皆從。象形。故知之。羊。小異不拘。

當從。凡從參者從。不從。糝字故此。段氏全本皆作

多矣。想情人作篆，未檢改也。

𠃉字不足象形。石鼓文有𠃉字，蓋𠃉本作𠃉。師實取器，蓋若象木𠃉字形。

若字蓋亦作𠃉。即𠃉之重文。加口者，如𠃉字之象根形。是以說文

之𠃉，木它書作若木，並非同音假借也。即其籀文𠃉，亦當作𠃉。

是以玉篇𠃉下有籀文𠃉。若下亦有籀文𠃉。足知𠃉若之為一字。而

𠃉作𠃉，之非誣。而𠃉作𠃉之非皮傳也。蓋漢人猶多作𠃉。是以八

分桑字作𠃉。隸辨引二文無作𠃉者。集韻類篇𠃉古作𠃉，並足徵也。

𠃉變為𠃉者，猶𠃉變𠃉，𠃉變𠃉，曲者直之也。若又字變為𠃉者，則𠃉

變𠃉之外無有也。說文收若於𠃉部，從𠃉右聲，亦似誤。虫部𠃉下云

若省聲，或當作𠃉聲。○博古圖𠃉，皆釋為若。

管當作𠃉，繫傳考異不誤。籀文𠃉，即可證。

𠃉當作𠃉，從六篇普活切之𠃉，非七篇匹刃切之𠃉。

晶當作𠃉。且當為星之古文。許君誤。然𠃉下云古𠃉。○復注中。口誤。故

與日同，亦足徵也。特𠃉。而注中亦非日字。○為定形。月𠃉等字不

足據。況𠃉，定當從肉。將又謂𠃉亦肉之變體乎。

𠃉當作𠃉，乃一極兩字兩牆之形也。古籀文之從𠃉者，乃斷𠃉為

門又連門為門也。直成莫狄切之門矣。說解云交覆者對广祇一牆而言而广亦當作門。惟厠字是玉篇冢寓二字無首筆。餘古文皆從門。知是時誤者尚少。當一切改之。積古齋諸鼎銘寶字多從門。大壺叔臣爵景伯彝吳禾彝自彝寶字皆從介。向彝向字同。尤象屋形。由為鬼頭而鬼部字皆從由。是從由矣。由部所轄三字亦誤從由。

豕下云繫二足如篆是繫三足也。當作豕。豕亦當作豕。凡絆畜之足者皆絆其前兩足。事理有其至當。古今不能異宜。

希部籀之古文羽。當依玉篇作羽。籀從篆文希之二。羽即當從古文彘之二也。玉篇古文彘作彘。則亦誤。當作彘。又疑當改彘為

豕。正文作豕。非。此依目錄。下云與禽离頭同。內部禽下又言之。蓋謂同其凶也。以古

文兕推之。當本作兕。禽出亦本作今。由中斷之則為凶。由兩旁斷之則為凶。是以不同。而凶又變為四。乃全不相似矣。石鼓文

今。尚字禽彝作。太祝禽鼎作。其凶皆連而不斷。可證。豕四足一尾。而兕兩足者。此疾走象也。走既疾則恍忽。祇見其兩足。犬兔皆

善走。皆象其兩足。豈可曰犬兔從儿乎。而兕下說曰古文從儿。必望文爲義者所增也。

馬之籀文當依說文韻譜作影。又玉篇先列影籀文。後列影古文。當依之。○再以駟之籀文亦誤例推之。馬之籀文似當作累。而說之曰籀文再出影。而說之曰古文馬與昃同。有髦。其意若曰。古文亦同於籀文。但有髦爲異耳。不然。篆文馬亦有髦。但連於首耳。非無髦也。若籀文亦有髦。則三文所同。何以特記之曰有髦乎。然又恐駟字用爲偏旁。以地狹而省髦。亦未可知。姑發其端。以待決擇。玉篇之影少尾。不可從。

薦篆誤。金石索。天乙閣藏石鼓文。薦字作𠄎。繹山碑作𠄎。當合兩文而作𠄎。既云一角。則石鼓但有兩耳。非也。其喙與胸當如鹿足尾。則改不改皆可。且知𠄎乃籀文薦。說文失收。
𠄎當依石鼓文作𠄎。歧出者角也。角之外兩耳也。其上揚而右向者喙也。向左而下地者項與胸也。說云鳥鹿足相似者。鳥二足而篆似一。鹿四足而篆似二。非省之也。善飛善走者。足必屈。屈則相竝時多。見其仿佛而已。故不似馬象之類。平列四足也。

帛書當依石鼓文作𠄎。下半與鹿同，亦有脊有尾。又案石鼓文𠄎字甚明劃，說文無之。玉篇生莫切，獸似狸。

𠄎當作𠄎，反一犬以見相齧之意。獄當作𠄎，乃足見伺察守

護之意。吾於西嶽華山廟碑額出𠄎字知之。𠄎字見博古圖。

熾之古文，說文韻譜作𠄎，是也。五音韻譜尚近之。汲古最謬，段氏

自造古文，多歧亡羊矣。玉篇作𠄎，故知小徐是也。

𠄎當作𠄎，凡從云者不可下齒。𠄎部𠄎

心部生𠄎，下云无聲。汲古无繫傳曰：无音既，案所從者非小篆，乃古文

𠄎，悉篆從𠄎，直與簪之正文无同形，傳寫譌也。當作𠄎。若依石鼓

文𠄎字改之，亦當作𠄎。

𠄎當作𠄎，今本少一筆。至於由譌為由，則𠄎部畏字先譌矣。

𠄎下云疾雨也，案釋之以疾，則聲兼義，不當從暴。𠄎字當從暴，疾

字作𠄎。段氏注中瀑暴字皆改，而篆未改，此亦倩人之故也。

𠄎當作𠄎，注中否聲當作音聲，說詳說文韻譜校。

𠄎集韻引作𠄎，玉篇同。以𠄎字例推之，亦當作𠄎。夢英篆是。

絕之古文𠄎，當作𠄎，說云二絲而篆從四幺，譌也。

易竹當作篆竹。仍是從蝮。少直其尾耳。以倅字知之。字書從竹作齋。弗思耳矣。上文篆竹則小徐既作齋矣。可從也。案虫蝮蟲同物。卽同字。如古文以中爲艸字之比。不獨融蟲一字。可證虫蝮一字也。小蟲多類聚。故三之以象其多。兩之者省之也。一之者以象其首尾之形也。至於字分三形。而又各有從之者。卽分三音三義。又孳育之一法也。而篆字之體。蓋本作之。大首而曲身。蠕動不能條直也。後取配合乃曲之爲之。試思小蟲之屬。能盤曲如蛇乎。曲者多。惟人獨之。則盤乃曲之既久。一遇古文。輒直之似竹矣。此亦所謂扶醉人者也。○爾雅釋蟲釋文云。本亦作虫。相承假借用耳。筠案此亦可證。

留字不甚象形。古文作留。卽省之亦當作留。不得徑似喜字也。此亦小篆不顧其安之一端矣。或亦如禽咒之類。本作留。乎。夢

英作留。朱鈔小徐本作留。卽又上連而下不連。

酖當作酖。玉篇正作酖。說見前。旃下。

觀文

易曰。觀乎人文。夫文字既著。竹帛則其平敷同矣。績畫亦未始不平敷。然色有濃淡。面有向背。易爲意會也。若文字必知

觀之之法則恩過半矣。

天類之平看者○D是也。封起看者○}雨是也。雲生於地下細而

上大與烟同形。雨說已見象形篇。

地類封起看者。山石是也。平看者。井田是也。有當放倒看者。川是也。

益鼎二字皆從三。畫水者其形皆然。水紋忽起忽滅。長短不齊。非許

君所云中有微陽也。

人類多封起看者。人子大夫之類皆是也。其平鋪看者。止足是也。放

倒看者。目是也。非許君所謂重童也。

物類亦多封起看者。艸木竹虎鳥之類是也。器械亦然。其平看者。牛

羊瓜米是也。然有別。牛羊自脊觀之。米盛於器。瓜蔓於地也。有放倒

看者。龜與舟車皆是也。𠂔字上象船。下象底。右象容舵之處。不作舵

者。舟有無舵者也。𠂔以方者為輿。橫貫者為軸。植者為輪。自車後觀

之則見兩輪如綫直也。不作輶者。黃帝觀轉蓬而造車。毛詩以權與

為始。故車字第有輪輿。從其朔也。兼容車之無輶者也。今河南故說解

曰。輿輪之總名。亦指字形無輶而言。博古圖或有輶。然其文作輿。多此則

是輪與輿皆平。非物情也。

事類亦有對起看者。出出穀是也。蒿字必平看。昇字亦平看。昇共舉也。兩人共舉一物。則手相近而肱相遠。上從曰。彼一人之手也。下從曰。此一人之手也。兩人之指爪併力。是共舉之狀也。此字雖上下兩體。然以東西說之。南北說之。皆可。不可以上下說之也。段氏泥又手之說。以說此字。誤也。況胤夕爲夙。曰辰爲晨。段氏又謂聖人以文字教天下之勤矣。如又手也。何勤之有。



糾徐

大徐不必糾也。但依茂堂可矣。余前所札記。有可附者。卽附之餘若干條。小有發明。是雞肋也。姑存於此云爾。

言部說下云。從言兒。儿部兒。下云說也。其說固相比附。然小徐本作兒聲。是也。易曰。兒說也。孔子本以聲訓義。大徐疑其非聲。刪之耳。卽廣徵之。從兒之字。凡十六。從說省之字。一。祝從兒省。以祝能說神。且兒聲不相近。故云然。若啟。祝之類。祇可言兒聲矣。且說字卽如大徐之意。亦當云。從言從兒。不可云。從言兒。言者一人。兒者又一人也。亦足徵其既刪聲字。而又忘增從字矣。鳥部鴉。從說省聲。弋雪切。尤可證說下既刪聲字。遂改鴉下之兒聲爲說省聲也。喜說失熱切。談說。

弋雪切許君既以說釋也解說字是以喜說爲本義而大徐不知反以弋雪切之鴝爲說省聲也且形聲祇取聲之諧鴝從兌聲自諧矣何取乎說省乎不觀說命禮記引作兌命乎

隸下云篆文隸從古文之體大徐曰未詳古文所出案革下云象古文革之形弟下云從古文之象酉下云象古文卯_{今改}之形彼處皆有古文而此獨無者非祝佚也隸即古文不必別求古文也說文通例雖以篆文居先然每字之下籀文古文皆無者是自古不變者也弟有古文者則籀文變古文而小篆沿之者也弟有籀文者是籀文改古文而篆文反同古文者也其重文之說曰篆文者則當時所用者古籀而篆文反不行用者也惟隸隸二字獨生變例遂啟大徐之疑蓋隸字籀文也當時所用故以冠首隸字則古文篆文之所同故變其文曰從古文之體與革弟酉下文法不同可知其體初無異也款款亦以崇柰爲聲與此正同而款爲或體此從崇先於從柰之比也籒下云率聲大徐曰率音忽非聲疑奔字之誤案下文有或體籒從奔鼎臣無容不見或其意謂本字既譌後人遂以正字爲或體籒而不言何也蓋鼎臣初不識奔聲貢率二字之奔聲大徐不改奔轟下

小徐皆弁聲。大徐皆賁省聲。或體贛下。小徐作賁聲。大徐作賁。不省。一切改易。派沒其迹。然賁從弁聲。則諸字之從賁聲者。與弁聲不異也。即不識弁聲。獨不見字之一貫乎。○鐘鼎文。饒作。捧作。皆與奉不甚同。

移下云多聲。大徐疑其不相近。案從多聲者。惟哆彥二字。廣韻與古音同。其趨侈移侈移郊侈侈侈侈。及從多省聲之宜。唐韻與古音異。與移之多聲者同。徐氏皆不疑。何也。

廕下云交聲。徐氏以爲非聲。竝四聲亦忘之邪。較駁皆從交聲。

向下云從口。口或口之譌。直是通孔而已。當云象形。小徐通人氣之說支。○積古齋向彝作何。以小篆言之。誠從口。然鐘鼎文中字作中者多。作中者少。亦初不一律。

西部云讀若晉。此句無此卽亞部晉字也。其下祇一闕字。小徐同。此必晉字下說解。挾校者自加闕字。二徐因之也。使許君自定爲闕。則是無音無義矣。夫字義失傳。理之所有。若並音失之。則古人學由口授。無音之字。安得存其形乎。且安得有字同其讀乎。凡校書不可沿本書之例。乃使後人緣隙以用心。如氐部饒字。小徐本云家本無注。

繫傳云一本作許氏無此字如此則人意了然矣大徐乃沿許君之
例而改注曰闕遂似本文固然者可謂不善學許君矣水經注注與
經用字不同例故經注混淆者戴東原能別出之是可法也

匕部頃大徐曰匕者有所比附不正也案許君以匕敘釋匕鼎臣緣
之以生比附之義非也頃及上文歧字自從部首說中一名柶之匕
故歧下云匕頭頃也即以頃字承之言人頭不正如匕也脈絡分明
了然言下不須橫生枝節也

款下云從欠窳省此下小徐有聲字宀部窳從款聲讀若虞書曰窳
三苗之窳又部窳從崇聲讀若贅切之丙夫許君引窳三苗今本作窳孟
子作殺則繫之省借也與款之作管切者本無不合顧不曰崇聲而
曰窳省聲者則如大徐所說然徑刪聲字蓋不知說文之例凡從形
聲字之省者必兼意也窳字說到大徐本注到小徐本皆為又為欠

心部瘵大徐曰瘵非聲案土部瘵亦從瘵聲

效下云步聲大徐改為奴省聲緣奴字從步聲大徐刪聲字因並改
此注蓋不悟步即奴之入聲也

鈔存

筠之專治說文也。自癸未冬始十閱月而成一書。凡十五卷。名曰說文鈔。友人或寫去。今日觀之。太淺薄矣。刺取若干條。存之以志功候云爾。

大徐云。趨俗作蹶。案論語作蹶。且走部中字。趨。躡也。是即躍也。趨半步也。讀若跬同。是即跬也。趨。僵也。是即踣也。趨下引左傳輔趨。今本作蹶也。趨。喪辟趨。禮皆作躡也。趨。止行也。禮皆作蹶也。趨。雀行也。是即跳也。蓋走足義近。故通用。不必以說文不收。即云俗也。玉部之璣。即禮之桓圭也。而說解亦曰桓圭。門部之闐闐。即今之續紛也。而說解則曰闐紛。桓紛皆用借字。𩑦下云紛𩑦。即今之紛紜也。說文無續紜二字。則知後人於連語。必使齊同。率然使之同。從糸旁也。

維下云鷓鴣也。鳥部無此二字。當依爾雅釋文作忌欺。

琨下引虞書揚州貢瑤琨。說文引禹貢皆云夏書。此虞字誤。

祠下云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用圭璧及皮幣。鄭本月令及作更。故注說甚費力。及字殆原文也。

遄下引易曰。日事遄往。今損初九爻詞。日作已。即此微。日已以之爲

一字而解已事爲己身之事者謬也。

營下引詩營營青蠅。小雅釋文。營營如字。往來兒。說文作營。云小聲也。案此則今本非誤。然文部楸下。黽部蠅下。皆引作營營。與毛詩同。或元朗未細檢邪。抑營下。熒省聲。本作營省聲。故引營營青蠅。以證之。讀者以篆文作營。誤謂引經以證篆文。遂改爲營營邪。凡字從營者。例言熒省聲。然禁下云。設絲絕爲營。卽云營。大徐作榮非省聲矣。故吾生此疑也。

鶴下云。刀鷓剖葦。食其中蟲。案此語相連爲義。乃爾雅云。鷓鷓剖葦。郭注。好剖葦皮。食其中蟲。因名云。是謂鷓鷓。又名剖葦也。夫以其能爲其名。固有此理。爾雅鷓鷓木。吾鄉今呼爲啄木蟲矣。然必如爾雅立文。乃可。若說文之說。苟以剖葦爲別名。則食其中蟲。何所承哉。且以能剖葦。故名曰刀。乃釋文。鷓丁堯反。已音凋矣。而字猶從刀也。玉篇廣韻。直從刀作鴉矣。夫漢書作刀斗。則刀乃刀之俗別文。形隨音變。初無足怪。而廣韻刀下。引風俗通。以刀姓爲齊豎刀之後。且曰俗作刀。顛倒是非。乃至於此。且寺人而有後也。則騾馬牯牛。皆生駒犢矣。

綱下云帛雕色也。詩曰毳衣如綱。綱當依詩作莢。此引經以證字義。非以證字形也。後人改之耳。鄭箋曰：毳衣之屬有五色，其青者如騅。郭璞云：莢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案此兩騅字當依說文作騅。爾雅佳其鳩鴉。詩翩翩者騅。毛傳：騅，夫不也。案爾雅之鳩鴉當依毛傳作夫不。詩及毛傳之騅，又當依爾雅作佳。佳爲短尾禽之總名，無妨又爲夫不之專名也。說文：騅，隼一。祝鳩也。騅，玉篇作騅。是今說文脫一畫。鳥佳兼從，則蕪雜也。即作騅亦不如作隼也。爾雅曰：蒼白雜毛，騅。說文則曰：蒼黑雜毛。黑字似譌，是今所謂菊花青者也。

繼下引左氏臣負羈繼。今本作綯。五經文字曰：緣廟諱變，可知唐以前無綯字也。

軌下引周禮立當前軌。大行人職：軌作疾，疾乃疾之譌也。毛詩：蓼蕭正義論語：鄉黨邢疏引之，皆作疾。疾，胡古通。軌之向上曲處，如喉，胡也。乃譬況之名。軌則有所指矣。

璫下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璫。今其璫猛也。瑩下又引之曰：如玉之瑩。案齊論多於魯論者。問玉知道二篇問玉。蓋問玉也。篆文王玉同形。許君所引蓋即其文。家語問玉篇，則以戴記聘義經解仲尼燕居諸

篇輯成。王子雍所偽造也。

雍毘儻靈乳蠲虹耐八字下皆引明堂月令。與今戴記月令相似。似即鄭注所謂王居明堂禮也。王伯厚曰。儀禮古經五十六篇。篇名頗見於它書。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禮。昭穆篇。見蔡邕論吳艸廬。輯月令禮器。鄭注所引凡十事。逸周書有月令。今亡。吳淑南唐人。宋初獻事類賦。其中尚引王居明堂禮。蓋及見此書。王伯厚當宋末。即作揣測之詞矣。是古儀禮亡於南渡時也。

藉下引禮曰。封諸侯以土。藉以白茅。案逸周書作雒解曰。乃建大社於周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豐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許君所引。或即此文邪。公羊文十二年傳。疏曰。燾詒爲覆。若周書燾以黃土之類。是也。與今本異。段氏引白虎通。獨斷。是二書。一在許君前。一在後。豐者。豐之俗體。衆經音義卷一。出罪豐字。而說之曰。義鎮反。豐罪也。玉篇。豐下收俗豐字。亦一證。豐隸繫部。繫字玉篇作繫。故豐又加一作豐。後漢書周章傳。王無絕天之豐。亦是罪豐義。如惡俗作惡。石門頌作惠。帶經典釋文多作帶。自是隸書。不可以六書繩之。又作齋者。蓋

由疑一無義妄億其爲文之譌從之以諧聲或且以疊爲古字則從且何以解焉。疊音媿大雅鳧鷖即安得讀如門。夔固讀如門也。漢志浩疊亦音門。門眉雙聲故又借疊爲眉。疊又眉聲之轉皆以聲爲用不得牽連字義也。大徐新修字義出疊字而說之曰當作媿正不必然。

乳下引明堂月令元鳥至之日祠於高禩以請子此與戴記詞相類。鄭注引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韜禮之禩下其子必得天材與許君所引文意正相連屬。

蠲下引明堂月令曰腐艸爲蠲戴記作爲螢逸周書時訓解亦然。淮南子時則訓曰腐艸化爲蚺高注蚺馬蛭也。一曰螢火蚺音谿案螢蚺蛭三字說文皆無蚺字書音牽與蠲音近然旡讀若攜又苦兮切。筭古兮切皆從斤聲之字故高氏曰蚺音谿字書蚺音牽者以唐韻斤古賢切也。然竟不收谿音則漏矣。蠲蚺蛭三字同韻故各書不同而螢則螢之分別文也。爾雅釋蟲螢火即炤螢者屋下鐙燭之光。螢火細微其光熒熒故借用之。

離下云黃倉庚也。爾雅釋文引文釋云離黃倉庚也。此習明字科者

所刪連篆文讀之耳非黃栗留之比

穰下云所以几器五音韻譜几作支疑當作度內則鄭注度字釋文

作廢云字又作度本亦作處爾雅祭山曰廢縣釋文廢本或作度又

作歧然廢度歧三字說文皆不收案春官小史注故書蓋或為几鄭

司農云几讀為軌似當作匱蓋之古文也集韻收几軌于五音收度

于四紙聲近可通古無度字故借几字用之

秦下云從禾春省春當作春篆從艸屯秦春篆從午収

罪下云從网非當增聲字罪乃捕魚竹网也魚有何非而网之哉蓋

自秦借罪為臯遂與罷從网能一例觀之刪去聲字耳

漸下云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五音韻譜云漸次也水出丹陽

南入海此既加次也之說即刪原文以符其字數也然漸次之義與

首部不相關會說文無此例本部自入至海凡百五十字皆水名以

下乃潮汐波瀾之類而後及沐浴汗液之類終以獻淪之類先實後

虛先巨後細而假借終焉此次次第之不可淆者說文諸大部皆然安

得於漸字早有漸次之義且冠水名之上乎

概下云从手有所把也下文說字形乃箒下云織絹从絲貫杼也申下云从

曰自持也。三从字皆當作以商下云。从外知內也。別本固有作以者。乾之籀文作覲。覲部。覲下云。闕據此則覲亦乾之籀文矣。蓋說解。悅侯後人箋記闕字非許君本文也。然毛氏初印本作於下。不從覲。孫鮑二本同。毛氏利改。蓋依五音韻譜也。玉篇廣韻皆無覲乾二字。無從辨其孰爲是非。集韻二傳則乾有乾兩重文似兼未兩本廿八翰則於乾分收

禮下云。舉手下手也。案此今所謂揖也。揖下云。讓也。說文辭讓字作據此借用案儀禮

鄭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此即今所謂拱也。拱下云。斂手也。蓋與袖

手相似。拱而尚左。拱而尚右。平居即然。不必正立。拱手之有所致敬

也大抵拱者。手不動。揖者。手向前。厭者。手薄心。禮則周禮之肅拜也。

田部。畜下云。田畜也。淮南子曰。元田爲畜。繫傳曰畜者起於微也。據東訓小謹故言微。若從元則無由謂之微矣。即此語微之知所據本原從元

蓄下云。魯郊禮畜从茲。田茲益也。案艸部。茲下云。艸木多益。從艸絲

省聲。五音韻譜作茲省聲元部。茲下云。黑也。元部之前爲吏部。其古文作𠂔。部中靈

下云。從吏引而止之也。吏者如吏馬之鼻。從此與牽同意。牛部。牽下

云。引前也。從牛象引牛之廐也。元聲。今綜諸字觀之。乃恍然於畜牽

二字皆從𠂔。非從元也。即蓄之從茲。知非元部之茲。而艸部之茲。亦

當收於吏部。從二𠂔。無論絲省茲省。皆是四篇於蚪切之。茲無由知

其為省也。石鼓文作𦉳，雖不能決其從二，𦉳不當在艸部，則可決也。今人以木貫牛鼻，謂之鼻楛，以鑊夾牛鼻，謂之鼻箝，以鑊貫豕鼻，謂之鼻楪。未見車馬之鼻者，或馬為牛之謠也。說云：田畜則𦉳之，而糜於田中，此事理也。故淮南子曰：𦉳田為畜。若段氏謂即畇畇原隰之意，則與六畜何涉？不知其從何得意也。魯郊禮畜作蓄者，重祭事，尊異其詞，而其意則合。時和年豐，博碩肥膾，為一義。茲益也者，不但牛𦉳為有益於田之物，吾鄉冬日賄牧人牛羊，既飽之後，必驅之臥於己田中，至春田肥，勝糞種也。元，𦉳二字，其上俯一仰形，似易為故許君兩部相次以明其異，使人於凡從此者可依類以求，庶不為也。五音篇海云：蓄音茲。從茲非音茲魯郊禮蓄。許君云魯郊禮畜從茲田者，若曰魯之郊禮之用畜字也，其體從茲田，此改為蓄而斯為四字句讀也，變畜為蓄猶之一

元大式又益也。元字誤益乃茲之意，元非舊之訓也此說雖鹵莽然足徵所據之說文猶從茲益之元茲非二元之茲也。水部益下云益也，益與艸部茲為一字通，加分別文也，而其

隄下云：讀若虹蜺之蜺，可知沈休文郊居賦：雌霓連蜺。王元禮讀霓為五激，反乃漢音固然。又案霓下云：屈虹蜺下云：寒蜩。本注則借蜺為霓也。西京賦注：蟠霓為霓，五結切。東京賦以列設，霓霓皆為霓。

蔽適躡、謫鷗、滴麩、橘橘、摘摘、鏞等字，皆從雷聲，楷書作商，惟禱字尚

是本形用者少故也。集韻以澹爲說文之澹。似今說或見說文無澹而以澹當之。豈知澹即滴字。古今韻略改士昏禮鄭注三商爲三商可謂武斷。其合盼爲一亦大誤竊意啻蓋蒂之本字。上聲下形。乃以諧聲定象形爲象形之變例。廣韻商都歷切。本也。六書正譌曰：木根果蒂皆曰啻。根言商不啻似猶在明昧之間。大約果蒂其本義借爲不啻而轉爲翅音。乃更作蒂字。瓜部音瓜當也故尚書作啻。孟子作翅。所用不一。可知爲借矣。苟以語時不啻而特造一字似非理之所安。惟是爾雅釋木棗李曰：寔之初學記引孫叔然曰：寔去祗也。曲禮之言削瓜也。曰：士寔之孔疏以寔爲脫華處。案脫華處不過皮澹耳。蒂則苦於口不中食。仍以叔然說爲是。顧兩書皆借寔不用啻亦不用蒂。姑存之俟質思。下云：凶聲竊謂兼取其義人之能記在腦故有遺忘則仰而思之。俗謂之問腦。

十五篇中目錄許君本文也。卷首目錄鼎臣所增也。故其作篆與夢英似者多與十五篇目及書中正文或不同。夢英所書次第與今本不同者凡八事。△會倉夢英作會倉△市帛白雨蕭作雨蕭市帛白

北丘作丘北臥身身衣裘老毛毳尸尺尾十五篇目錄及八篇正文皆如此作裘老毛毳尸尺尾臥身身衣鼎臣所加之目錄同此包苟作苟包勺几作几勺血部後少部子部後多子部至其筆勢音注異者甚多姑舉其大異者言之聲下云陌包與汲古初印莫交切合利改里之切則不合疋下云山呂與所道切不合詰下印以競字謬収下云巨恭與居竦切不合效下印以殺字謬凶下云蒲革與七篇白黑之白同音謬賣下云上絹與職緣切不合豐作豐九經字樣禮下云說文從冊與此正同然恐非是廉下云乎南與胡感切不合倉克作倉不同白作白則非從入合二矣

𠂔作𠂔似從兩人字謬至於前後十二部皆承𠂔部𠂔𠂔自可通也皆下云尸誘與百下云式九不同是與說文立異也包下云音包謬冉下云耳占則勝唐韻之而剗切冉蓋顛之古文也希作𠂔說文希之籀文𠂔此少一筆鹵作𠂔兼西之篆文籀文而從之鹽字仍從鹵也𠂔作𠂔與玉篇廣韻同蓋說文傳寫誤由作𠂔謬切以方九二謬印以由字三謬𠂔作𠂔謬𠂔作𠂔謬𠂔作𠂔與古𠂔𠂔字左方亦不似郭恕先與夢英書曰見寄偏旁五百三十九字案石本少𠂔部而多子部仍是五百四十恕先言不讎又云子字合收在子部今說

文固在了部豈恕先不檢說文而依約作札邪兩人與鼎臣同時其所據本已乖異如此今見兩種書皆謂學與書部首五百三十九字是耳食也

羸積二字說曰羊相羸積也以音揣之蓋與周禮之委積同意羊性寒則散熱則聚時當酷暑則必互相登陟如積薪然磊磊落落白石

山也故夏夜牧人必數起毆而使之散恐其相覆壓以致疾集韻以為羊瘦殆由羸積而生瘦也若以羸積為羊瘦之名則許說曰相豈

可通乎陰下云羸羊相積也似陰下之羊相積也亦不必補羸字然玉篇經下作積則說文涉上文而誤然積亦積之意

補叙曆二字說















卷三形聲篇中謂叙字可從古聲占聲今知非也無論篆法何似皆是甘聲吾前據齊侯罇鐘作叙以為古聲然鐘誦字作叙旨從甘必不可從古又魯鼎亦作叙則知誦所從之曰與曰及曆所從之出同一甘之變文也且之小篆豆變曰為曰與此正同本卷改篆篇曆字今案博古圖周淮父卣蓋作𠄎其甘亦作出林亦作林器作𠄎則林變為𠄎甘省為口可知作林者皆林之省周高克尊敢作叙邢叔鐘作叙繼彝誦作叙𠄎𠄎皆是甘省為口也○周敬敦叙叙叙曆以名介幾曆之間較之畢仲敦叙叙叙

曆以段介其間尤不可解要之諸銘從甘明白博古圖釋文從日非也






補正

許引書鳥獸犛髦鄭注司裘云鳥獸毳毼此從隹者訛從佳也尸部尻腓也元應引同而曰腓音雖足知本作隹矣此從隹者訛從隹也




十二葉前四行

鐘鼎文其字有             


者最多知是正體其餘蓋皆隨手之變十一葉前十六行

然金文異字作人者不知所從何字作            

似非從界也十一葉後七行增此

晉之古文似當作師寰敦曰卹乃穡事穡字蓋文作

馮清鑑右下作向非也我有此器稱非器文作故疑下半當作上十二葉前七行之後增此半無可據故仍之而

未部糠大徐篆作說曰从禾从米康聲孫說二本篆是而說解非

小徐篆作說曰從禾康聲篆非而說解是或體則二徐皆訛作

蕭說曰糠或省作又與小徐正篆合而大徐則不合鐘鼎文皆作

蕭爾繹山碑整齊之而作蕭爾漢隸及正書皆作康是知六即米形
 越絕書曰厥名有米覆之以庚是也設正從米字則當入之米部糠
 又加禾義反迂遠以為或體可也然本部以絲須米部以氣須
 樂既久借義奪正義乃加未以別之鎮他部亦兩例歧出本不一律此用為平康康
 此一見也且鐘鼎米字初不作米史燕蓋籒字從米從四貨聲此
 籒之古文也石鼓文廩字亦從米小篆籒字從米而鐘鼎籒字最多
 其作籒者上象鳥形下從収以三點象米或作籒則以兩點象
 米蓋米形只可以點象之而積點不可以成文此其所以作米小篆
 變而連之耳籒字有所附麗不患人不知其為米故以點象之康字
 亦有所附麗而三點兩點不能成文故作四點使之左右匹配猶之
 𠂔字外象臼形中象米形其六正與康字同也且鐘鼎他字亦有
 類此者格伯敦谷字作𠂔以U為口邾太宰籒古字作𠂔禽籒
 周字作用𠂔皆以𠂔為口乃由有所附麗偶然變形竝非六是古米
 字Y一是古口字也特說文此例甚少後人昧焉遂改為蕭爾小徐
 又改正文此重紕馳謬也今當改復之曰籒穀之皮也從禾從古
 文康蕭爾古文糠下象米形庚聲十二葉後八行之
後口字條之前

𠃉𠃉當依夢英作𠃉本部𠃉下云從反印可徵也漢印皆作

𠃉𠃉為寫說文者所習見遂改之耳十二葉前

鐘鼎文作𠃉𠃉者有頭有髦四足一尾與小篆同𠃉𠃉則髦或

二或一𠃉𠃉則無髦說文古籀文蓋即此而頭小誤𠃉𠃉兩尾每

𠃉𠃉皆無尾可為石慶所藉口不必恐獲譴也○髦皆連於首今古

籀文不連亦非也十三葉前

積古齋嘉禮尊作𠃉蓋從薦从収當是薦其時食之專字十四葉前

舟字金刻作𠃉亦省作𠃉或作𠃉十八葉前

璠下孔子曰數句事類玉賦注引之亦云逸論語十五葉前

韻會引作如車馬之車是也十四行

改之為白者從少溫之謬說也二十一葉

筠清館然睽敦敦作𠃉後五行反文也其從甘尤明白周作書彝

白漢光和斛文云依黃鐘律𠃉𠃉字口文作𠃉底文作𠃉與曆

從麻而說文訛麻正同乃麻是字而麻則非字與淮父自之𠃉從

麻非字同得此錯誤之有證更快也二十一葉補說

每說後再補此

玉篇旨有古文曰與曰正同似以甘之古文誤系于旨下否則本作
旨而爛挽上半二十三前三行

說文釋例卷十五

存疑 二三篇

安邱王筠貫山學

疏家例不駁注即明知它說之是亦委曲駁之以通本注之說况自出己見以難本師乎余病其拘也故凡以實事求之而不合者輒出己說留質通儒儻昭所尤亦待啟發之憤悱焉爾駁段氏者附偶有所見亦附

示字說解總以觀示為義似祇得引伸之義非本義也周官以示為地祇之祇當是古義即部中序字亦當以神祇柴禴諸字列於首齋祝祈禱之類次之福祿之類又次之祲禍之類又次之而以祿之從二示者終焉部中之字皆主於神示以為言豈有部首主於觀示以為義者乎○竊以大司樂天神皆降地示皆出推之古文川所從之一即地形也川與气同意乃流動充滿湊地而出之狀也小篆作示下半板滯不足見意上半之二非古上字仍當是地土部云二象地之下地之中是也又作祇者則以借為表示既久加氏聲以為區別耳許君既以觀示為正義於是不以祇為其重文然部中字惟祲字

有見吉凶義祿字有示人義餘皆神示義遂以示神事也一語綴於觀示之說之後以爲部中字之統轄亦可見許君之意本非以爲必然矣

鬯門內祭用楚茨毛傳也祊祇是門內許連言祭者詩言祝祭於祊且以字從示也云先祖所彷徨者追遯之詞詩箋云平生待賓客之處是也郊特牲求諸遠者之義許說所不及郊特牲又曰祊之於東方注曰宜於廟門外之西此乃祭之明日繹祭之祊非祭日之祊抑或許謂兩祊皆在門內也釋宮謂之門

禋不止於赤黑春官保章氏降豐荒之禋象先鄭曰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喪黑爲水黃爲豐然則禋與祥皆兼吉凶許君列祥於福祿類列禋於禍崇類者以見於經典者祥主善禋主惡也

禰下云一本云古文禰禰非本作禰也夫使新附諸字皆出大徐手則何以有一本之詞蓋大徐以前本有新附字鼎臣承詔存之不刪耳禰之或體祿亦從示又玉部新附璣字其字及注解玉篇皆引之亦足徵不盡附自大徐否則宋修玉篇時纂入矣

琮下云瑞玉大八寸珽下云琮玉之琮案周禮典瑞琮字三見玉人
琮字五見言八寸者惟玉人琮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典瑞注人執
以見曰瑞則許所指者似卽此享夫人之琮琮也卽典瑞所云琮圭
璋璧琮以覲聘者也然二職皆無珽字惟典瑞曰珽圭璋璧琮琥璜
之渠眉玉人曰珽琮五寸宗后以爲權珽琮七寸天子以爲權先鄭
曰珽外有捷盧也讀爲珽疾之珽後鄭則破爲珽蓋許君所據作珽
故不用先鄭說也然典瑞之珽旣統六幣言之而許君獨屬之琮玉
則是主五寸七寸之珽琮以立言而誤言八寸也珽琮爲權則非人
執以見之物而得稱瑞者與琥稱發兵瑞玉同意權亦取信於人之
物瑞下云以玉爲信也是也主珽琮而言者至尊所用之物與餘琮
爲諸侯邦交所用尊卑不同也且於珽圭璋璧琮琥璜之中而舉一
琮亦殊不該備也

璽下云公所執小徐本三公所執蓋或依鄭注改之也大宗伯公執
桓圭注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夏官射人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
卿執羔大夫鴈鄭君未注舜典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摯案上文輯五
瑞是諸侯來朝五等之玉謂之爲瑞也及巡守則仍是五等之玉而

謂之爲玉謂之爲贄也射人之摯皮帛羔鴈與尚書同是射時所執
卽平時所執不得三公平時執桓圭而獨於射時執璧是知璧者卽
三公之所常執也公九命故桓圭九寸三公八命其國家宮室車旗
衣服禮儀以八爲節不得圭獨九寸蓋三公論道日在王前無所用
瑞瑞者所以爲信也故特用璧以備威儀而已鄭君所言蓋關周召
之倫之爲二伯者言之要以許君所言爲正也

琚下云瓊琚蓋經後人刪削也詩木瓜報之以瓊琚毛傳瓊玉之美
者琚珮玉名有女同車珮玉瓊琚毛傳珮有琚瑤所以納閒女曰雞
鳴雜珮以贈之毛傳雜珮者珩璜琚瑤珣牙之類然則瓊琚云者以
瓊爲琚也豈可以爲琚字說解乎玉篇廣韻皆云玉名亦非琚與珩
璜一類乃已成之器之名不與琅玕珊瑚一類爲生成之物之名也

段氏改爲琚玉石也尚當再酌詩云瓊琚璜
是玉而非石也毛傳仍當作名說文則不言石

琚下琕嚴氏疑涉下琕之說解而誤琕下天子以玉段氏謂當云
天子以琕諸侯以玉似皆非也鞞琕之名久不別白矣左桓二年
傳鞞鞞爲公劉疏引作琕說文無琕字本作琕涉鞞而誤杜注鞞佩刀削上飾鞞下飾刀削與毛
許云刀室義並同釋文削者矣是也古無鞞字此晉人之誤不足論乃篤公劉毛傳下曰鞞

上曰琫文義殊不瞭故許君別白之用瞻彼洛矣傳說琫曰佩刀上飾說琫曰佩刀下飾也若其辨尊卑之等威者則毛傳曰天子玉琫而珧珧諸侯盪琫而璆璆大夫鐐琫而鏐鏐士珧琫而珧珧許君則說琫曰天子以玉諸侯以金與珧下盪下說相應說琫曰天子以玉與珧下說不相應珧下引禮天子玉琫而珧珧盪下引禮諸侯盪琫而璆璆皆與毛傳同珧下引禮士珧琫而珧珧獨與毛傳異夫許君宗毛引傳而不及經者尙謂之詩如詩曰不醉而怒謂之釁是也琫珧出於詩乃不引詩而引禮殆寓辨正之意乎珧下蓋本不引禮後人以毛傳補之故與珧下言天子以玉不符乃不謂之詩而謂之禮者則盪下珧下皆言禮故從其類也以物質貴賤推之玉最重故天子琫珧皆用玉金次之盪黃金也璆玉也是諸侯上飾讓天子而下飾則同鐐白金也鏐黃金也是大夫上飾讓諸侯而下飾同諸侯之上飾珧屬也珧屬甲也士用之並不得同大夫之飾蓋天子最尊故上下同物諸侯以下則上下相變諸侯一金一玉大夫一白金一黃金士最卑但用蜃天子之飾上下皆美諸侯大夫皆下美於上無以帛裏布之嫌者所以讓天子諸侯也珧既云蜃屬則亦賤於蜃是

士亦上下異物而下美於上也。設士之珷亦用珷，旣與諸侯大夫之下美於上者不合，而天子珷珷又直與士同，將何以辨等威乎？金部鐻下不引禮詩釋文，鐻本又作璫，而本部璫下亦不引禮，或禮亦如毛傳字在金部，故許忘引也。以字體論之，璫珷皆從玉，且鞮璫容乃鞮，自公劉蓋初本以玉作之，故制字從玉，相沿以爲天子之飾，而諸侯而下以次遞降，而皆蒙璫珷之名，且璽璫珷之非玉者，其字無不從玉也。戴東原氏以瞻彼洛矣，首章鞮鞞有奭爲例，疑毛傳珷下飾當爲鞮，下飾珷文飾兒，案此欲與篤公劉傳合爲一說，非也。公劉初制鞮，但有琫成，康彌文又加以珷，故曰鞮琫者，言其與舊制同也。云有珷者，言始有也。與鞮鞞句用意不同。

中下云艸木初生也。案艸字雨中，卉字三中，則中當專屬艸，且其說又曰古文或以爲艸字，尤可見不兼謂木也。然知木字非後人加者，木下云從中，足以明之。此自許君誤耳。木字全體象形，苟分上半爲中，亦將分下半爲中乎？

熏下云，中黑熏象也。煙何由熏，初生之草，蓋北方茅茨檁之上，以艸爲椽，屋中炊煙，日日出，故椽黑也。南方多於椽上排瓦，未必有此。

中下云古文或以爲艸字熏字所從之中卽當作艸解。

莊下祗云上諱說文於上諱例不解其形義大徐解其形而未言其義玉篇云艸盛兒是壯兼聲意

莠之亂苗非不可辨者繫傳校錄已言之請再詳言爲學者決疑焉爾雅有赤苗白苗今人言紅苗黃苗又有青苗莠亦皆有之不辨也然苗之葉闊而毛荊少其色松綠莠之葉狹而毛荊多其色油綠苗初生一莖復孳育數莖皆自根而生節間無歧枝莠則每節有歧枝不族生也苗之莖圓莠之莖扁皆其可辨者也初耘再耘卽嚴非種之鋤然不能盡三耘時則遙望而知矣且請以一事徵之余有姻戚居城中其田去城三十里委諸僕轉移執事者惡其饟之惡草具也相率盡去其苗桀桀十畝無一苗也無所可用以茨屋焉設不能辨彼安能盡留莠乎○余初謂古不名禾爲穀何讀說文之疏也夔赤苗嘉穀也芑白苗嘉穀稟嘉穀實也禾嘉穀也糠穀之皮也此皆見於說文者也其見於經者魏風毛傳苗嘉穀也爾雅夔芑郭注皆好穀然則禾苗偁穀不一而足也穀爲百穀總名而其字從禾已可見矣且今人呼梳禾皆曰苗曰大田古人亦皆曰苗曰禾春秋大無麥

苗大無麥禾即可徵矣。說文稽是今之秬，稽乃高粱之莖也。說解謂之禾，稾稗是今之稗，艸乃穀之稽也。說解謂之禾莖，概呼為禾，詞不別異。若夫稻、麥、莖、粟、黍、穰，則分別言之矣。是知今之秬，穀古人皆謂之禾也。

莒下云：司馬相如說管或從弓，印林曰：長卿子雲皆漢時一代文豪，而長卿不識字，筠案毛詩用躬宮字皆與今東韻為類，用弓字皆與今蒸韻為類，判然不相入。呂部躬有或體躬，或亦長卿作邪。

靳下云：艸也。靳聲。徐鼎臣曰：說文無靳字，他字書亦無。此篇下有菑字，注云：江夏平春亭名，疑相承誤。重出一字，筠案又有菑字，亦云：江夏平春有菑亭，何靳菑音同，菑菑形似而皆為平春亭邪。雖未可遽云重出，而靳字所從之靳，非字，吾疑非脫靳字，乃靳字本不從艸也。博古圖：晉姜鼎作靳，伯頌父鼎作靳，史頌鼎作靳，叔液鼎作靳。考古圖：周姜鼓二器一作靳，一作靳。遲父鐘作靳，伯夔類盤作靳。然則此字當是從單從旂，旂亦聲。且卽旂之古文，旂建於車，故從單。而諸銘則借聲為祈字也。知然者，說文：祈，求福也。伯頌父鼎銘：用靳，勾百祿，眉壽靳，勾連言明乎借靳為祈也。雖公緘鼎銘

用氣眉壽亦可證而齊侯鐘齊侯鐘皆云用尚眉壽尚即旂也師
 器父鼎作𠄎尤為明白帛絲彝作𠄎則斤用反文也斲旂均借為祈
 以其同從斤聲也即可以徵旂為斲之省文也諸銘中從𠄎者即
 說文𠄎字從𠄎者即說文旅古文𠄎之上半鐘鼎旅字固作𠄎也
 其從出𠄎者即為從艸之緣起矣至所從之單字有單單單單四
 體或從全車或省上或省下或上下俱省然則說文所收單字第存
 其省上者耳單字見於春秋者姓也見於詩者蓋兵車也當為本義
 惜失傳矣穆天子傳天子乃周姑絲之水以圖喪車是曰囙單囙單
 字郭未注案囙者明也指水而言單者車也指喪車言猶之璧雖泮
 官其名皆取義於水也此殆呼車為單之明證乎○爾雅薛山斲薛
 白斲斲莖蘆蕪莖牛斲皆艸也則字之從艸宜也然說文薛下祇云
 牡贊則所据爾雅此四斲字不知作何字也獨莖下有一曰牛斲艸
 之文正同今本爾雅將無一曰句亦後人加之邪大抵斲字乃後人
 據爾雅增之故不顧斲之非字耳
 葑下云須從也蓋即釋草之須葑從也彼文誤倒郭注云未詳蓋不
 察其為寫倒也葑須雙聲葑從疊韻短言之為葑長言之為須從也

谷風毛傳葑須也。或脫從字。或毛讀爾雅與許異。桑中箋云蔓菁詩既詠葑不應爾雅不及原其所以誤。蓋由須蒨蕪句法相似而起。說文無蒨字。或所據本作煇。須蒨韻須蒨雙聲與茨蒨黎一類。亦長言短言而有二名也。鼎臣序云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聲意增益不可觀矣。從煇之作蒨蒨益如鼎臣所斥且增益蓋在後五代時。故鼎臣猶得聞之。未必景純所據即如今本。

莪下云蘿莪蒿屬。案爾雅莪蘿郭注今莪蒿也。疏引舍人云莪一名蘿。陸璣曰莪蒿也。一名蘿蒿。釋蟲又云蛾羅然則我羅二字在今音為疊韻。在古人為恆言。故艸與蟲皆有是名矣。且以蘿下云莪也。例推之則莪下當云蘿也。蒿屬不當連言莪。

茲下云艸木多益從艸。茲省聲。汲古利改為絲。省聲。茲從二[元]。絲從二糸。皆不可割裂。其上半下半以為聲。且絲直是四篇於蚪切之絲。特以聲意皆不合而遷就其詞耳。竊意當作茲。從虫之古文。虫。虫。專。句小謹也。茲則二之謹而又謹也。謹而又謹。受益之道。孰過於是乎。益則無不益。不必謂之從艸而拘執於艸木之多益也。自八分曲者直之。石鼓文作茲。即已不曲。而器器無別茲。遂不見經典。滋益反借黑水之滋。而茲之義愈晦矣。開母石闕銘器字。南見是從茲聲而不省。持是銘以出為少言背為。音異於說文。

苗下云艸生於田者。艸字非傳譌。以此字上艸下田。故云然。然許君

誤矣。經言苗者皆謂嘉穀。至今俗語沿之。艸芽不稱苗也。卽如薺芑
荅芑之屬。皆在本部。亦將以字從艸而謂之艸乎。

蔡下云艸也。多下云艸。蔡也。玉篇蔡艸芥也。多作丰。云艸丰也。草莽
也。生部半下云。或作丰。草莽也。此雖誤合丰半爲一。然足徵蔡多同
意也。段氏改蔡字說曰。艸丰也不爲專輒。

蓄下云不耕田也。段氏引陳氏曰。不當作才。又自據韓詩說蓄反艸
也。謂不當作反。似皆得蓄字之義。而不悟許君之意。許君收蓄於艸

部。以艸爲主。田而有艸。是不耕也。爾雅釋地釋文蓄孫音災。案孫叔
然此音與許君同。而許君所以如此者。蓋謂蓄從田從𠂔。亦聲。蓄

又加艸以表其𠂔之由。於多艸故以蓄害爲正義。易雜卦傳時與災爲韻可知蓄
字以𠂔爲正音以災爲正義蓄

畬爲借義。畬下引易曰。不蓄畬凶。凶今本作田。非坊記
引作畬許並同之凶字亦與此文相應也。

然此乃許君之誤。不必強爲之解。蓄字當以田作主。釋地曰。田一歲
白蓄。是此地向萊荒蕪。初耕治之。則向之彌望。皆艸者。旣耕則反其

艸而入地中。故韓詩曰。反艸。然依以改說文爲反耕田也。則詞不可
通。若夫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則年年耕之。雖仍有艸可反。固不似
前之爲艸所宅也。○小徐所疑是也。然尚未盡蓄字當入田部而說

之曰從田卍聲而以蓄爲重文。今先蓄後留。蓄下乃曰從艸留苟非
先有留字則蓄安得從之。乃留下又云蓄或省艸。若非先有留字則
留又何由省之。是兩字之先後不定也。故知爲傳習者所竄易矣。玉
篇則分收於艸田兩部。小徐作從艸留聲與表從求聲同。表又云若從留則下有留字相亂。下者謂留之下半也。詞頗不達。然留即處其相亂則留不尤易相亂矣。

蒹下引國語致茅蒹表坐。今本作置茅蒹。蒹設望表案置蓋本字。致蓋
借字。漢書叔孫通傳如淳注亦作置。至於表坐則非設望表之譌也。
直緣許說曰束茅表位率增二字耳。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位字從
人立安得有坐可表。史記叔孫通傳索隱引賈逵注曰束茅以表位
爲蒹。許君曰朝會束茅表位曰蒹。乃述師說也。

茨下云以茅葦蓋屋。段氏刪以葦二字。非也。所引釋名固云以艸蓋
曰茨矣。甫田鄭箋茨屋蓋也。疏引墨子茅茨不翦而釋之曰謂以茅
覆屋。茨是動字。諸家言蓋言覆皆茨之正解。而墨子言茅。許君加葦
者詳之也。北方葦屋檁之上以葦爲笮。笮上敷泥。泥乾而後覆以茅。
段氏不知葦用於何所。刪之猶可。若以字與蓋字相應。釋名亦有此
字。那可刪也。釋宮屋上薄謂之笮。郭注屋笮也。案爾雅此薄與苗爲
糞薄不同。吾鄉以繩絞秫稽而連綴之謂之薄。亦以秫稽或葦爲笮。

多竹之鄉當以竹爲之故茨薄皆從艸竿筵皆從竹也○甫田曰如
茨此借動字作靜字用也至於葺下云茨也則亦動字而考工記匠
人曰葺屋四分疏曰葺屋謂草屋亦作靜字用
蓋字下段氏曰不知者不言論語謂之蓋闕漢書謂之丘蓋好怪而
不顧其安乃至此乎論語蓋闕如也闕字連如不連蓋故邢疏曰蓋
當闕而無據漢書儒林傳王式傳疑者丘蓋不言師古注最得其情
亦云蓋發語之辭矣卽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爲丘殆以丘有空義故
爲此說然亦未嘗連蓋言之也今人割用蓋闕亦無不可如孔彪碑
可以託六遂爲詒厥友于之先聲則以經典灼然讀者可合本經而
會其意若以之說字則不可通且王式傳直斥孔子名蓋漢時尚不
避聖諱至於今日功令炳著而猶以孔子之名作歇後語非讀書人
所宜出也

茵下云或以爲綴此句在讀若陸小徐之下段氏遂讀如綴案玉篇云
草補缺或爲綴則是義非音集韻引之亦以爲義
葺下云艸田器段氏改艸爲葺案論語疏曰說文作葺芸田器也未
知芸田器一句爲亦引說文邪抑自加之邪包注曰竹器玉篇承說

文之後亦曰草器名。廣韻云草田器蓋是也。何則？芸必用鋤，鋤可荷而無事於以杖荷之。既以杖荷之，則其爲方圓器而非長器可知也。邢氏蓋據植杖而芸，遂意揣其爲以筱芸之耳。不知文人之意非爲芸田而來，特以旣譏子路蹲踞拔草以示倨侮之意，其事同芸，因謂之芸，非誠以鋤芸之也。惟許君以字从艸而言艸，不如包氏言竹多竹之鄉，田器率用竹，吾鄉則用樹條柳條，糞稻之屬，若以艸爲之，薄則不勝任，厚則重累，故知包氏是也。不於實事求是而見異思遷，是自蔽之道也。

蔟下云行蠶蔟，行字未詳何意。蔟，蠶之時無取乎行也。玉篇：蔟，巢也。亦蠶蔟也。或說文本如是，後人刪巢也二字，而亦字譌爲行乎？秋官：蔟，族氏注引鄭司農云：蔟讀爲擿，蔟讀爲爵，蔟之族謂巢也。康成謂蔟古字從石折聲，司農既有爵蔟之說，許君當用之。今本蓋後人所刪也。廣韻卽祇蠶蔟一說，亦可見。

芥蔥以下五十五字，其所以從艸者亦似有說。其中芥蔥芑三字，穀蔬由人種蒔，故以類聚。以及余所不知者，姑置勿論。至如葦莎萍菴葦葭蒨蒙藻蘩蘼蒿蓬敢諸物，無不族生，類聚彌望，蔚然草則有房

如蟬攢聚樹頭者也。卽葆蕃茸叢蓄菰固是虛字亦謂艸之叢茂委積也。若瞽尤爲衆艸叢生之候矣。斯其從艸也固宜。

斲之重文斲說解以爲從欠似非若從斤欠二字爲義則艸之折也斤斷之邪欠摧之邪義無統屬是謂雜亂且論其部位是欠在艸中而云艸在欠中亦非以字形見字義之法。案當爲以會意兼指事字。二非欠字但以之界中見其爲己斲恐其傳寫既久連中爲出不可解耳。如梁之古文漆從兩木者橋非一木所成故木與木相續也。中加一者亦界畫也。特彼從一此從二耳。○又一重文折豈以手持斤而折之邪。意頗迂遠似是斲字誤連爲折。左旁近似乎字不知者增爲重文以致今人皆作折不復用斲矣。故說文無一從斲之字。

前漢地理志清河郡愬題顏注愬古莎字廣韻引同誤以屬家聲集韻不誤心聲殊不合心蓋夔之譌也。說文沙之或體作沙愬蓋從沙省聲。少字八分蓋作心與心相似是以譌耳。故玉篇不收愬字始知字體傳譌以致聲意遠隔。由班氏作書至今二千年有繖素摹刻以傳之猶尚如此。况倉頡至許君時世代遠闊何從得其譌誤之由哉。故許君於古文

多不說也

水經注沿水藻春秋之少水也京相璠曰晉地矣又云少水今沁水也

荊下云芳也釋魚烈鱣乃疏以為即說文之鯀魚也案許謂之刀魚而烈鱣兩字皆不收蓋所據爾雅作列蔑刀也又知名列者即名刀特荊芳加艸耳

蓬下云蒿也釋草疏韻會引皆同然二物絕異蒿直莖其葉如秋華菊有氣臭不可食蓬橫生葉如鍼無氣臭可食秋後歧枝散亂其大如斗根遇風而斷遍野流走故黃帝觀之而作車漢文謂之蓬顛謂其圓轉也莊子蓬心謂其散亂也玉篇亦曰蒿草也陸農師則曰草之不理者恐前賢畏後生矣

歸下云齊實也嚴氏曰許讀釋艸以歸字下屬筠案釋艸紅龍古其大者歸差齊實如果下屬亦當云歸差齊實不得直言齊實也况其大者乃分別之詞不能合龍古其大者為句許讀必不異可以上文徵之釋艸曰莞苻蘿其上蒿說文曉夫蘿也蒿夫蘿上也正與相應其莖茄以下六句說文無不與相應惟荷作遊不同則其大者之下必當有字以為之名殆本作其大者差乎說文無差字故疑傳寫加艸又與歸字互換耳特郭注不見歸差二字無以決之

𦍋三體石經作𦍋。案此形甚好。上艸下覆。下艸上薦。故上艸變爲竹字形。與爽坐之左人似也。同法變文見意之妙也。從𦍋聲。故曰葬者藏也。石經又一字作𦍋。則身省矣。而加一與說文同。

采番蓋一字也。采下云象獸指爪分別也。番下云獸足謂之番。足以明之。采之重文作審。亦可證。蓋采爲古文番。爲篆文。采則全象形。尤古矣。許說不然者。卽以采部承八部。而當時又以采爲古辨字。與番異音。故立說如此。其云讀如辨者。因聲得義。不止讀若已也。

徐下云黃牛虎文。讀若塗。案左傳楚謂虎於菟。菟徐同音。此虎文之所由得此名也。爾雅塗虎杖。蓋亦猶此。說文無塗。及菟爾雅黃菟。菟菟葵。說文竝作兔。而莽下云犬逐菟。然則菟卽兔之俗字也。

糝下云以芻莖養牛也。段氏改作以芻莖養圈牛也。謂本之選注。案文選七發注引云以芻莖養國牛也。國牛蓋卽周禮牛人所謂國之公牛。充人云芻之三月。蓋卽許說所本。作圈非也。○所引國語糝菴連文。孟子亦芻菴連文。知爲古之恆言。故說糝曰以芻莖養牛也。說菴曰以穀圈養豕也。其詞相儷。特以字從牛從豕。故云然。不限定犬羊不在內也。圈爲養畜之閑。則不必豕始入圈。而以圈說菴者。取其

疊韻也七發注之國字似衍文

周語犧人薦醴賈逵本作儀人說文犧下引賈說以為非古字此其

一證也又秦詛楚文有善琴牲字

爨下云彊曲毛案彊曲似當作強屈即倔強也漢書劉屈氂傳顏注

屈丘勿切又其勿切案屈氂者屈強之氂也王莽傳以氂裝衣師古

曰毛之強曲者曰氂以氂褚衣中令其張起也字或作爨音義同余

故欲據劉屈氂改曲為屈據顏注強曲改彊為強也然此二事皆作

氂不作爨乃假借字也春官樂師注旋舞者氂牛之尾微官旋人注旋釋文

爨舊音毛劉音來沈音鯉或音茅或作聲或作爨皆同道遙游釋文

爨郭呂之反徐季音來又音離司馬云旋牛案陸氏以聲爨爨皆同

是聲部所收二字皆其分別文也然祇是假借非同字王莽傳又云爨命

居下云從戶從口疑是誤倒蓋說曰開也本非開閉正義乃引伸之

義也玉篇引書曰允子朱居明則開明者了慧之謂也了然於心者

必了然於口故從口而戶可開闔故從戶比象之意若居主謂開門

則當入戶部矣且以問字類推之幸而門聲諧耳不然口戶是開門

則口門不亦是開門乎占字從口比象之義其說猶先言從口

口部首列噉字可疑自噉以下七字噉吞二字依小徐在後皆口之本物例當首舉

而噉何以在其上且其說曰吼也呼也呼在喘吸之間正得其次即

以呼為噉之謫亦是虛字也况說文無吼則噉或後人所加故不得

其次乎吹下有噉字

台下云說也小徐本說蓋為尚書舜讓於德弗嗣作注也史記弗嗣作不

惲新附惲字曰說也經與通用釋音詩頌并庶幾說惲釋文本亦作惲那亦不夷惲釋文作惲云字又作惲書釋徐廣曰今

文作不怡怡惲也李善文選注引書作不台漢書音義曰古文台作

嗣筠案太史公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台音怡說也然則台

以說為本義湯誓非台小子釋詁台我也則借義怡乃累增之字心

部怡和也即說義也舜之所以不台者以天下重器恐德不足以堪

也君奭序云召公弗悅其意蓋亦如此若謂召公不悅周公為冢宰

此自是王莽傳中之說以小人腹度君子之心矣且篇中明是勉

留之詞作序者無容不見



噉下云聲也蓋以毛傳眾也不得其情故易之也上文主伯亞旅疆

以其人多矣故毛傳曰眾然其人既眾則食必有聲非謂饑之者眾

也君子習於禮食豈有聲此則野人故有聲也刻畫微不至謔亦善矣

見君民一體之盛。

口部云張口也。玉篇同。廣韻作張口兒。案此形容之詞也。凡形容之詞雖不必一字而畢。然即有他字。大都雙聲疊韻。其音必不遠。廣韻五十一黍。明忝切。張口。此必U字重疊之作。UU與啞字一類。與玉篇第四百九十三之么部中。么字為古鄰字者無涉。乃玉篇口部。祛遮切。張口兒。引莊子曰。公孫龍口祛而不合。案其義與說文U字同。而音則絕遠。竊疑五篇U有重文。筭飯器也。其音與祛從去同。其形與U則相似。恐莊子本用古字作U。後人以隸寫之。誤以為去魚切之U。因加大為么。又加口為祛耳。

嚴與嚴巖之為一字也。已見異部重文篇矣。茲又得一證焉。積古齋叔丁寶林鐘銘云。其嚴在上。此威嚴字也。而篆作。則嚴之省文也。說叔大林鐘嚴在上。篆固作也。宗周鐘其嚴在上。字作古文



𪔐下云。呼雞重言之。之字指𪔐而言。謂呼雞者言𪔐𪔐也。苟依段氏增𪔐𪔐。則下當云呼雞聲矣。蓋𪔐𪔐即是重言。不得又曰重言之也。止下云下基也。鼻部陸基也。或作址。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為足。許君大誤矣。止者

趾之古文也。與又部下所云手之列多略不過三同意。上象足指下象足跟。右上作「」者足掌長而指短。然不能畫其掌於下。故曲一筆以見意。謂足指止於是耳。一引伸為行止。再引伸為止物。若基址自以趾址為正。諧聲兼會意。人之趾室之趾皆在下也。且以部中字言之。踵壁寔走。又手也。止足也。觸者手文。少躔二人則四止。四止相對不能行。故曰不也。時前歷。嗽歸皆從行止之止也。蹙距皆止物使之不動也。是從之字。未嘗有基址意。即本字無基址意可知也。再以前後各部言之。走為疾趨。故從犬止。犬能疾走也。𠂔則兩足箕張也。故曰足刺也。步則兩足忽前忽後也。故曰行也。然則許君於從止之字。概以足為本義。而於止之本字。獨以足為借義。蓋以止與止坐等字。形相似。故為是言。然艸木之根曰柢。日本曰卒。無涉於從土之址也。况許君不收趾字。固以止為趾之古文也。特審字形小誤。因致周章。不知止字當放平看。不似止字當封起看也。足下云古文正從一足是亦止也。此許君以止此字說解。不言聲者。止匕聲皆近此。若言從止從匕。又云止匕皆聲。非義所安。故不言也。此乃會意字。鼻與二字亦然。其自鼻与鼻皆聲也。即形聲字亦有兩體皆聲者。夔之齊妻。乾之於且。龔之龍共。舒之

予舍隸隸之臬柰崇與隸配之臣已釐之於來皆聲也且有四體皆聲者疑之子止匕矢是也

匙下云是少也從是少非重複也是少也者解字義謂是者少也非者無所惜於其少故必是者少而後謂之匙從是少者說字形也

說文有迹無跡地官迹人注曰迹之言跡知禽獸處案此則漢有跡字而召南羔羊傳曰委蛇行可從迹也從迹即蹤跡是秦時無跡字也特鄭君云迹之言跡知其解迹字與許君同

跡之以求其處所動字也然以靜字作動字古人之常蓋漢末作跡以分別之也

遲之或體遲從尸案尸乃仁之古文其聲頗遠汗簡尸部尸下云夷見尚書尉字从此案夷與遲聲較近郭氏之言可信當依互共等字說解於古文仁或从尸之下增一語曰古文以為夷字竊意此乃使

尸之使也說文無使字既夕禮後注釋文使音夷本亦作夷以形知之

過下云微止也爾雅過但訓止皇矣以按祖旅孟子引按作過毛傳趙注皆訓止許君加微字者似以微說過再以此說微也案釋詁瘞

幽隱匿蔽竄微也訖微妥懷安按替戾底廢厄定曷過止也兩文相

連訓微之蔽與過相類障蔽遮過皆止物使不闌入也抑訓過之微郭云未詳意者微即微之譌乎形聲並相近也○釋詁訓微者六字許君說微曰隱行也是漢高祖微行之說既出釋詁隱字而幽匿二字之義亦與相近又引左傳其徒微之則瘞幽隱匿之義皆具惟不見竄字義而書序虞舜側微即竄之謂許君說匿曰側逃也逃者竄也說尚書側陋即見微之爲竄也是但遺微字訓蔽一義故於過下出之乎○段氏曰微者細密之意蓋以微細引伸得此義然微細之義當屬之敝乃敝妙之引伸義也

提下云行兌爾雅提則也今本釋言是則也郭注是事可法則筠案提從彳與律同意爾雅之則也猶今日則例之則故從彳猶云放諸四海而準耳非泛言法則郭所據本少彳旁遂依文解之非也

齧下云齒相值也左定九年傳杜注齒上下相值也案人之上齒在外下齒少近內此其常也東郭書之齒獨相當值如羊齒然故以爲異而表之非段氏所云如瓠犀也

跟音下云步行獵跋也案𠂔讀如撥足刺𠂔也友音曳犬足則刺友也恐此注當作步行獵跟也蓋𠂔友同音而轉之則爲跟若以一跟

字而當獵跋二字之訓似不甚合。抑所謂長言短言者邪。吾鄉謂兩足箕張爲刺。婦孺則言獵躡。呼如。躡下云跋也。跋下云躡跋也。玉篇則躡下亦云躡跋也。知說文爲後人妄刪。而連篆文讀之也。乃小徐本躡下亦云跋也。而篆文則以躡易跋。其說曰躡躡也。又躡躡中間隔以跋字。不似大徐本躡跋兩篆相連。而及詩風狼跋毛傳跋躡也。說文亦無躡下之躡跋。小徐作躡跋。釋文跋字或作拔。同。又大夫跋涉。疏引傳大夫拔舍。又召伯所拔。釋文說文作拔。似古無跋字。祇借拔芟用之。而別有躡字。訓曰躡躡。校者以經典有跋無躡。下說解又曰跋也。遂凡其爲譌而改之。不知說解中時有見行之字。而篆則不收者。玉篇亦跋躡分收。不謂爲一字。段氏謂足部當終於路字。躡跋二字不當廁此。是也。玉篇躡字在後。增字中。跋字雖在前。跋字之下。然曰躡跋切。有跋躡國。其人行腳。跟不着地。是以跋予望之爲本義。與唐韻切亦異。躡當作虛。又躡下云躡躡也。說文亦連篆讀。

谷部𠂔字。似當自爲一部。不當云從谷省。𠂔下云舌兒也。舌藏口中。安得有兒。舌而有兒。必吐舌也。一象唇。口象舌。八乃舌上之理。舌出

唇外則弄舌矣且云兒則是事此字應屬指事

句下云曲也從口以聲句之從口也在漢則有臚句不知古義云何

而以不但聲也以象糾繚之形與曲也正合此亦會意兼聲字也

許君以十字爲會意是也然恐是從五之古文又正之以會意非四

方中央之說也天數五地數五故數至十而畢然謂數始於一耦於

二成於三而終於九者何也三三而九故終於九九者究也許君云屈曲究盡是也算數至九而止十則進

於前位而爲一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是爲生數合天一天三

天五是爲九合地二地四是爲六用九用六之數也合九於六是爲

十五洛書縱橫之數也惟數成於三故一二三同體至四則變變則

分別矣故從八以見別義然八而有包其外者四甲之形皆然包之則合併矣

併八爲四且四與六間一五五位居中折轉觀之四六正相對故甲

中形相似也自一至九五數居中五者午也故古文又象其四通八

達之狀也周禮壺涿氏午貫鄭注故書午爲五賈疏云十字爲之是

足明又十同體矣五貫者蓋不作又後人以小篆五易之其意遂不可見故鄭君依杜子春改爲午然仍存故書五字使後人得緣以用心是知又篆最古必

如是乃足象陰陽交午之形至於十則從又而正之者二五爲十是

以同體且十進而爲一故字從一從丨是反於一之義也

讎下云猶磨也。抑詩無言不讎。傳讎用也。箋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讎。今本作售。傳釋文所引一本。賈賈疏曰。相對謂之讎。引釋詁云。讎匹也。是匹敵相報。故應對物價謂之讎。案此蓋許君改毛傳也。讎與報對言。當是一義。訓用則不合。故許改之。鄭亦改傳。但仍係一往之詞。蓋言與德是自施者而言。讐與報是自受者而言。一往一來之詞也。故許亦不與鄭同。似勝鄭也。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蓋卽無言不讐之意。而讐校之語。亦由此出。特是說經者依文訓義。則言猶說文直解字之本義。未嘗言猶。而此獨用之者。意者卽由改傳。而然乎。應當作應。謨下引答繇謨。不引在前之大禹謨者。本無此篇也。諛下云問也。息廉切。玉篇加諛也。一義卽許引書諛人之義也。廣韻二十四鹽。諛諛諛。五十剡同。集韻五十七驗。收諛字。引博雅證也。案說文驗下。雖云馬名也。然識下籤下。皆云驗也。婁下云卜者。黨相詐。驗爲婁。皆借驗而不作諛。是知諛問也。諛也。驗馬名也。皆無徵驗義。皆可借聲爲徵驗義。同一借也。今人以諛爲徵驗之專字。是謂耳食。諫下云鋪旋促也。似卽易不速之容之義。小疋以速諸父。以速諸舅。亦皆諫之借字也。其速之也。必在臨時。故曰旋促。速之古文警。亦從

言玉篇云從也似卽促也之譌集韻引說文舖旋促也一日飾也似
一曰句亦出說文蓋不解許君意者刪旋促二字而又譌舖爲飾也
諫字似無由得飾意

謂從胥聲段氏所引胥訓才知之稱者甚備可知形聲字有義者居
其大半而許君往往不言蓋必的確而後著之所以異於介甫也胥也

而謂之才知其
爲假借太過

計下云會也算也案山名會稽者大禹會計之所也孟子亦云會計
當而已矣然則會也卽是算也算也二字殆庾氏注乎集韻但
引會也

記下云疏也段氏改疋也於理自是然失許君發明假借之旨凡說
解用本意者半大都難解之字也其易解者往往就以發明假借揚
雄解嘲已言抗疏是前漢已有奏疏之目而去部疏下云通也不足
關此意記字不待說而自明故曰疏也人斷不至謂記有通意也而
疏有奏疏一解由此明矣古者施之上曰奏記施之下曰下記而條
其事而書之亦曰疏記

諺下云周景王作洛陽諺臺後漢書諸侯王表序有逃責之臺服虔
曰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急乃逃於此後人因以名之劉德

曰洛陽南宮謬臺是也師古曰謬音移又音直移反據許說則是景王作之本名謬臺後世赧王逃之時人爲改其名也玉篇謬舒紙切又直移切謬同上案爾雅釋言謬離也然則謬臺猶云離宮謂此臺不在王宮內也

譌下云與聲案眵部有與雖眵有在上在旁之分如喪之從哭可援爲例不爲異也惟與從大譌從介小異而介亦大之籀文也又案芥部有界與界形相近而不同與舉朱切界九遇切皆由眵得聲故也譌亦由眵得聲而古罵切者則後世變音也斗部𣪠亦從與聲亦舉

朱切

嚴氏謂當作譌

譌下云戲也引詩善戲謔兮案當以謔浪笑敖爾用憂謔爲正義字當從言虐虐亦聲卽觀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而謔之常出於虐明矣諄下云諄擾也段氏謂諄擾之諄乃複舉字刪之未盡者非也諄擾疊韻字吾鄉謂有急而疾言者爲諄擾或卽此意下文一曰諄猶乃別一義故又舉諄字而後以獫釋之不連讀對字當隸口部以應無方而入半部似涉牽強然係許君原本非後人所造不第五篇亦在此部足爲據也

業部業下云賦事也集部引同是也賦事者謂賦之以事也故讀若
 頌頌借字業正字也玉篇賤事也廣韻賤事之兒竝非雖字在業部
 業訓瀆業又僕字亦在本部則賤字亦似有合然業之從業蓋取餘
 根之義乃瀆業引伸之義事既餘多即當分與眾人執之故知賤字
 誤也

収下云竦手也是與拱同也而部中字皆執持之義則以人有所持
 其手必竦而上不復下垂也

發既以搏飯為義則字何不從収米且此字不見經典搏飯之義許
 君或即由字形得之有增采古文辨字者斯改為采聲耳

苒下云同也從甘艸此殆望文為義當依革部例作象古文之形篆
 文曲者楷書多直之篆文斷者楷書多連之如𠂔今作𠂔本字作𠂔矣惟從之者高有相那賄耳

是既直之而又連之也此其篆亦有然者𠂔𠂔本會意兼指事字從

兩門然必連書之者孫本作𠂔依小篆而斷之顧千里所改也理初片具一如半解歸心自用信夫𠂔具兩手是一人也𠂔具

四手是兩人也兩人之手而相連是共為一事之狀也猶四足相悟
 為遯是兩人不順理之形也昇字亦為四手而上兩手倒者古謂之
 昇今謂之擡凡擡物者兩人相對即四手相向以作力也共但取義

於同不必於手之向背求義也。
異字從冫而戴之籀文其異以從冫或偶譌或偶變要無取於冫引也。

曰下云又手也從曰。曰是何等字而可言從哉。原文蓋本作從
𠂇又讀者疑其不肖乃依楷書曰字中分爲兩字而不虞其不成字
也。案直當云從到収耳拱手則肱必折而居手之下故以冫象之手
在上肱在下也。又手則如其上下之常但指相錯耳故以冫象之。肱
在上手在下也。皆以會意兼指事而顧爲所昧乎。

革下云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古文革之形。革下云古文革從舟
齊年爲一世而道更也。曰聲。案革以從曰之故得列於此。承上四部
皆從曰也。許君以古文爲會意兼聲。小篆既象古文之形則亦同之
矣。許君誤也。苟如古文下說解則變革爲正義而皮革爲借義。正顯
倒矣。部首下本以獸皮爲說而部中字又皆皮革之義。足徵此說之
非。篆文古文雖分絲省然是通體象形。非兼會意。形聲於其間也。篆
當以前目錄及小徐本作革爲正。許雖統言獸皮竊謂直指牛皮。卽
其字形亦從半字變之也。鞞鞫鞮鞮諸物。它皮不堪用。惟牛皮爲宜。

故半爲生物有頭角尾尾之形既剝之後則頭角皆已截去廿以象其項而已雖與燕字上體相似然燕以廿象其籥口今侈之矣革之廿則牛胡開張之狀也牛腹本大剝後尤見恢擴故○之以象大於生時也股雖可剝而不大尾直不可剝矣故仍作十無異形也且皮革一物而字形則異者皮爲初剝之時柔爽委隨故作冫是委靡之狀也革則以物平張之故與生時大略相似也○知作革爲正者曷韋皆從口皆象牛腹之大也○曷從畝而省田爲口韋之篆文作韋墓之古文作墓皆省曰爲口由此知革蓋本作革故篆文省作革也○曰皆可以象牛腹者韋之古文作奠篆文亦省曰爲口也田字汗簡作田殆由寫革字者斷之爲革故許君疑爲臼聲也○患之古文患小徐本云亦古文從臼心通論篇云古文心曰臼爲患曰搨人心也筠案曰下云又手也小徐此說猶今人云捧心捧膽也由患而省之而又連之卽成患矣如革省爲革之比不必云心貫也○博古圖有革草兩體積古齋康鼎作黃頌壺勒字從革則知是省曰爲口也

孚蓋卽今苞字也古包孚一聲而古文又從示作采聲義皆同也蓋

音變之後人以孚讀不協乃作菴耳韓詩變化在咏菴今京師諺語猶云孚雞集韻十過字考過切有也引方言雞伏卵而木字或作雉

門下云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門之形鬪下云遇也然則戰鬪當用門春秋之穀洛鬪今諺所謂鬪筭皆鬪遇也之義說文兩義今人合之

又部屮下云冒古文申而玉篇屮下云古文申字別無說解案二字聲義皆同而儿部說云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彌部說云屮也古文亦鬲字麻部說云臬也與赫同皆先說其義而後言其爲某之重文古人之不苟簡如此然則冒古文申蓋本無冒字乃謂篆書之屮卽古文之申非解所從之冒也然則重文之在異部者許君蓋皆有此句而旣刪之後猶存古文申一語後人疑爲挽佚而增冒字也且其說字義曰引也固與臬也一例然宋本作神也神當爲伸之譌本與仁人也屮也一例卽以同音同義之字爲說解也雖然屮之加又與伸之加人同意似皆申之分別文不當爲申之古文

反下云厂反形案漢書地理志河東郡之蒲反卽蒲坂也說文有阪無坂疑反爲阪之古文乃通體象形非從又也卽觀古文辰與石之

古文后相似亦可見矣。○厂反形。案此即呼旱切之厂也。石從厂而古文磬作𠩺，則石又從厂。與𠩺之古文厂相似，且又與厂相似。蓋山阜以上聳為常，其厂厓之旁出而下覆者是反其常也。故反從厂而引伸之，即得反覆之義。

叔下云拾也。汝南名收芎為叔。案詩風九月叔苴，毛傳叔拾也。許君

不引而用其鄉語者，豈謂叔字在古為掇拾之通名，汝南獨存於收

芎邪？鄉語在人口中，未嘗有字而確知其即此字者，如吾鄉俗語多

存古音。古聖先賢之遺澤也。呼家為姑，今漸改為哥。呼箕為其，則不

改也。呼山蜂為山蓬。單言蜂呼如手，蜂窠為蓬科，徵蓬蒙孺門之即蓬。五子本有作蓬

蒙也。歛歛本是口相就之義，而吾鄉言之則心有所惡欲吐之詞也。

支之古文奈，未有說解。案支下云手持半竹，則奈上下有卜，豈不為

全竹哉？非也。手握一支，上下皆見耳。

𠩺字下未解從矣，何義。案疑下云匕矢皆聲，而匕部𠩺下云吳古矢

字然，矢部無之。又色之古文𠩺，亦從矣。蓋從矢以會正直之意。禮

曰正爾容，執爾顏是也。疑字之匕矢皆聲，似亦當作矣聲。集韻七之出此誤，二

以吳為此之重
文也未詳所本

聿部說云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案聿律弗筆一聲之轉而不律獨加不字蓋發聲也夏王不降周祖不密爾雅左倪不類右倪不若蓋皆發聲也猶之無念念也云爾晉書汲郡人不準不音彪似發聲之不亦當讀如彪當問之

廣韻引不準於十八尤有韻切內集韻十八尤不下云一日姓也辭也所謂辭也似即發聲文

以羅致詩韻可去載不之不是詩不與數為韻而十聲常以不為附之重文

理藩院所行西藏文移皆用竹筆書之其竹以油漬年久者為佳削為三棱以其尖作字一削而成者上也須修改者不中用也因此知筆字從竹之故兔毛筆始於蒙恬蓋前此但用竹也又因知聿即是筆之故聿從聿即是手持半竹與彡顛倒者彡重在竹特以手持之表其不連本榦僅存一支也聿重在手故曰手之捷巧也聿加一者說文云一聲繁非也一與彡之一斲之二畫之口皆同意筆鋒尖而作字不能肖其形故以一斷之以見自此以下是尖鋒也故金刻從聿之字率作聿不加一也

聿眾皆及也字音又一聲之轉一從又一從目者聿言其近手之所及也眾言其遠目所可及也從尾譬况之義故從其省祇作後字用耳非真尾也

設下云擊空聲空蓋卽孔字考工記眠其鑽空史記張騫鑿空是也物之有孔者擊之則其聲設然矣設徒冬火宮二切卽此音可揣知也

殺之古文彖與彖之古文彖甚相似特爭一筆耳大徐本彖亥同字汲古別改則不同亥之古文作彖似非而依玉篇則彖當作不亥當作彖亦祇爭一筆與此相似集韻彖之古文作彖

皮下云從又爲省聲案從又猶可會剝取之意若尸則何由定其爲爲省哉蓋皮猶之革同係象形特革已去毛則平張矣故象其正面而作革皮未去毛其性柔故象其側面而作皮卽觀古文簞有角形玉篇作反非也亦可知爲象形非形聲也篆文卽由古文籀文而小變之又紫釐之古文𠄎其下從人是熟皮匠也其上與皮之上半無異然必皮省而非爲省也是則遷就之說有不可終日者矣反下云柔皮也或從又是反亦作反也卽𠄎之下半

𠄎下云羽獵韋絙案此或卽今之套袴有袂無要者也音而隴切與襪音文冢切相近襪袴踦也

戈部敗下云敗賊皆從貝小徐本賦敗皆從貝案賊從戈則聲不得

言從貝賦字又本在貝部不待言從貝賦與賦字義亦不類其從貝而不隸貝部者有既貝貞叡則贖員貫寶賡凡十字無一與敗字義合知此語爲後人所加本作賊有知賊本從則者遂改爲賦蓋臆揣其爲形似之譌也故二徐本不同必非許君本文不得強爲之說

補正

尚書渾言五瑞五玉其果同周禮桓信躬蒲穀尚未可決蓋云日覲四岳羣牧是牧者其本職之正名也下云班瑞于羣后是后者岳牧及凡爲諸侯者之通稱也知是時本無公侯伯子男之稱而馬注曰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特以五數適合遂億度周制卽沿襲唐虞正恐相距千二百年未必同也二葉前十三行陳碩甫曰釋文及定本集注皆作諸侯璆璒正義本作鏐秘定本集注皆作大夫鏐秘正義云大夫奉秘皆用鏐飾是正義本作鏐秘也

二葉後十四行

繹山碑戰字從留干許君收之四部誤也鐘鼎皆從〇小篆整齊之而作〇耳〇〇皆是兩馬形也馬部駢駕二馬也駟駕三馬也駟一乘也王肅曰夏后氏駕二商駕三周駕四許君說駟始云一乘

據周詩皆言四牡四黃立說實則前乎周者駢駿皆一乘也詩駕我
騏驎釋文引王肅曰駕兩馬者是周之中葉此制尚存于秦幽在秦
西公劉當夏商之際故有三單之制單駢疊韻蓋初名單後名駢故
駢字訓駕車者不見于經然管子四稱篇曰入則乘等出則黨駢雖
所言者朋黨無與車馬事然上句曰乘下句曰駢猶是從本義引伸
也四葉後十四行

艸部藹艸也木部藹木也較然兩物矣易困上六困于葛藹釋文藹
似葛之草本又作藹周南葛藹纍之釋文本又作葛藹藹之玉篇艸
部藹其次弟雖不同說文而亦在艸名類故廣韻集韻皆以藹藹爲
一字與易詩合即與說文訓藹爲艸合也爾雅釋木諸慮山藹楬虎
藹玉篇木部藹藹次弟正同說文說曰木名故廣韻以藹藹爲一
字集韻增以藹與爾雅合即與說文訓藹爲木合也然爾雅釋草固
無藹而郭注山藹曰今江東呼藹爲藤中山經注作藤此亦當然同一郭氏所作也似葛而藹大又
注虎藹曰今虎豆纏蔓林樹而生莢有毛刺索郭氏所說形狀正與
葛等特以藹大而入釋木耳以字體論之膠木之藹又作藹是藹亦
可爲艸名也困卦之藹作藹膠木之藹亦作藹是藹不但可以爲艸

名竝可以爲糾纏之通語也是何也南有嘉魚傳曰纍蔓也中山經
 曰卑山其上多纍郭注曰今虎豆狸豆之屬纍一名滕郭氏以爲虎
 豆是纍與纍同字也又謂之滕即廣雅釋草之菑藤與易詩同義且
 同字也然則藹通作纍纍者綴得理也猶之藤本借滕滕者緘也皆
 以其蔓延纏繞而命之各特或有專字或用借字不必分別而許君
 曰從木藹聲正與吾所輯分別文一類○爾雅曰山纍別於生澤中
 者曰虎纍別於其小者然又曰栝山榎即別說之曰大而散楸小而
 散榎曰蘆鼠莞即別說之曰莞苻籬而獨不釋澤藹小藹者蓋藹之
 名古秦漢間別其大小而增之爲藹以山虎二字別之已足故集韻
 韻會引爾雅竝作山藹虎藹也五葉詩字條之前補此
 入部余下云舍省聲案筠清館周居後彝舍余字兩見是舍從余
 聲鐘鼎余字作𠂔者甚多是作𠂔仍從余聲也舍從𠂔雖與
 說文從口異然鐘鼎從𠂔者多作𠂔則此亦不足爲異補于八葉末
通一徐之前
 口口二字隸體相似而篆固不同然從口者無論聲意皆在外惟甘
 在內皆于物理合谷則口內之物也欠在口上則不合然部內有酉
 及古文函函之欠則在口之內夫函舌兒也舌而有兒是弄舌也函

之上。一是為舌。舌出口外必張口。張口則上阿始可見。或者古谷字本作囟。故囟從之也。囟則省久為人耳。從口者。無論聲意皆在內。與物理合。邑或皆從其義。員韋皆從其聲。皆在外。于物理在離合之間。員字之。是象形。非字也。惟員字之音與口相近耳。口有圓圍兩音。此但與圓近。○九葉前十一行之後。

鐘鼎文霸勒二字皆從革。今檢得頌鼎廿九。頌壺廿九。吳彝廿九。頌敦廿九。師酉敦卅一。允簠卅一。其與小篆異者。姑無論。同者則如大徐。不如小徐。惟足尾則無不曲者。足似不宜曲。尾之曲也。既死之物。不能條直也。十六葉前三行








鐘鼎反字同小篆。從又明白。十五葉後三行反字條誤語

聿。聿皆是筆。又可於畫字徵之。小篆聿。𠄎。從聿。古文聿。𠄎。由從聿。是聿。聿一字也。今本小篆說曰。聿所以畫之。段氏遂於篆文增一橫。誤也。韻會引作聿。所以畫之。可知今本篆是。而說誤。設聿是手。特巾。巾豈可以畫物者。十六葉後九行

說文釋例卷十六

安邱王筠貫山學

存疑 四五篇

目下云象形。又云重童子也。蓋許君時目字篆文固如此。其從之者。又如此。許君之不改是也。然因其中央兩畫而謂之重童子。則誤矣。鐘鼎文有兩體。正象目形。其作者。蓋因黑睛與童子之色不甚遠。遂省之也。本部衆字。目部屬字。所從之目。皆橫書之。其中二畫皆衺向者。亦以略存本形也。石鼓文從目者作澤山碑秦詔更文亦然。橫者直之矣。而衺向者不改。漸而作篆者。講整齊。以爲偏旁。則難於配合。始變作目。而竝本字改之矣。而懼之古文。其目猶作棗核形。此古法之未盡泯沒者也。若夫重童子者。在古亦不時。有何不象其大同而象其特異者乎。○鼻首等字。說解中無人字。謂通禽獸而言也。足下云人之足也。說卦有鼻足作足。爾雅有狗足言人以爲之別也。惟口目下言人。知篆當作何也。人之口中闊而吻銳。獸尚微似鳥。則絕遠矣。人之目橫而眦銳。獸之目縮。鳥魚之目圓。字正象人目。與鳥獸之目絕遠。故曰人眼也不然。眼下云目也。則目下云眼也。乃轉注定例。加以人字。不成癡語乎。

矐下云兒初生瞽者玉篇小兒初生蔽目也段氏從之案瞽下云過
 目也又目翳也而玉篇第云目瞽見與目過同義不足兼目翳之義
 似顧氏知矐之義為翳而不知瞽之義為蔽目也段氏謂有物雍蔽
 之非牟子之翳也夫既非眸子之翳則是何物哉此亦不知物情也
 左傳莊公寤生顧氏補正引風俗通云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為寤生
 吾聞故老云兒生三日始開目常也有至五日七日者今則墮地開
 目以為常亦氣漸薄也故矐下云瞽則瞽下所云目翳者為驗蔽其
 睛而非如方書所謂雲翳許君欲其互相筦攝故如此立文顧氏則
 瞽不用目翳義即矐下不得不改也

黑部有矐而目部矐下矐下皆曰盧童子方言矐矐之子謂之矐音

燕代朝鮮洌水之閔曰矐知說文盧字係省借矐則後來分別字

矐下云虞書矐字如此漢景紀哀夫老矐孤寡繹獨顏注矐古髦

字八十曰髦髦老稱也一曰矐不明之兒篤案孟子借旄顏氏又借

矐一切經音義曰矐今作耗知假借之途廣矣

矐下云目不相聽也嚴氏曰聽當作視易矐釋文韻會八齊引作目

不相視也篤案廣韻十二齊矐下引說文云目少睛當作矐下引說文

云耳不相聽又引方言云聾之甚者秦晉之間謂之睽十四點矚下云無耳吳楚語也三字之義較然明白不相混淆玉篇睽睽下雖不引說文而義同廣韻矚五滑切與唐韻廣韻同部其義則兼廣韻及睽下引方言之說蓋說文耳部本有睽篆旣挽之後遂以耳不相聽之義嫁於睽故集韻睽下直云耳不相聽也蓋有以睽從目不當言耳者乃改之爲目又有謂聽不屬目者而改之爲視於是後之人見睽睽兩字一從目則曰目不相視一從耳則曰耳不相聽若爲儷語誰復知目少精之爲眞許語乎又以睽矚近似玉篇遂以矚兼睽義集韻亦然蓋所據說文已挽睽字故遷就其說鍊橋遂謂睽卽矚字而其誤成矣

相下云省視也引易以證從木之故引詩以證省視之說蓋許君亦有疑故委曲解之也釋詁相視也見於經者大都訓爲視故許君從之收於目部竊意入之木部以目爲從義而取大雅金玉其相毛傳質也以說之似乎易爲說解不至如此迂曲也樸乃作而未成之質相則未作之質山有木工則度之相度其質之所宜故從貝也特質也之訓不它見故鄭君改用釋詁王肅與鄭爲難乃宗毛耳毛公在

秦時當得聞古訓故竊欲依之

爾雅釋鳥翰天雞釋文翰本又作幹幹當作翰說文翰天雞也知用

為羽翰既久因改作翰以為別不虞其為說文翰音之字也說曰丹雞曰赤羽與翰下赤羽

合故翰音登于天雞曰翰音即借之也知易之翰音不當如王弼注者中子上其其為雞且鶴知夜半雞知相見皆有子釋之物二又取象於鶴上又取象於雞亦其直也字在中而取象於鳴與音者聲者同鳴聲者亦鳴試中形外自然之符也釋

天雞釋文作翰曰字林作鞞然則即是釋鳥之翰天雞又誤入於釋

蟲拘泥者以其在釋蟲也而改之為鞞且改釋鳥之翰為翰於是截

然為二字林因而收此字郭氏因而強為之解也釋草蒨莖蒨釋木

又有蒨莖著釋蟲密肌繼英釋鳥又有密肌繫英而且桑屬竊脂一

篇兩見則翰天雞之重出於釋蟲無足怪也且安知豬著繼繫之不

本為一體後人改之以為別也鞞字蓋魏晉間始譌故說文不收而

字林收之然唐時尚存不譌之本陸氏竟毅然從之此亦經訓不終

泯滅之一幸也唐人以天雞賦試士老儒知有兩天雞率眾扣簾而

請不知試官所以告之者何如也

天官染人注雉類有六曰翬曰搖曰鷩曰鷮曰鷮曰鷮與說文雉下

說異者惟鷩作鷩希作稀耳今本鷩鷮鷮說文皆無鷩字雖有乃鷩

鳥也

雁下云從佳瘖省聲或從人人亦聲石州曰人與雁古音別然不合此其可疑凡有
 數端從疒之字多矣何由定為瘖一可疑字本從人而說如或字似
 篆體本作瘖不從人而別有一字從人為其重文也二可疑亦有一
 字從兩聲者然曰人與瘖省皆聲可矣何必分之成騎牆之見三可
 疑形聲字亦有省者從其義也雁能鳴不可謂之瘖安得從瘖省哉
 四可疑竊謂雁字當是從佳從疒從人會意字也疒蓋疾病之正字
別有而借為疾速之意鳥莫速於鷹故從之也其從人則如小徐說
 雇下引爾雅竊字無解競下引爾雅則解之曰竊淺也何不解於前
 而解於後邪郭注桑屬竊脂以為盜竊脂膏恐諸屬下竊字同此義
 用本義故不說淺為借義始說之也或且謂郭注為非然秋屬竊藍
 棘屬竊丹吾鄉多有竊藍項下作翠色俗名為澱格作花竊丹項下作
 丹沙色非淺青淺赤色也郭注竊藍亦云青色不云淺青矣且俗呼
 竊丹為偷燕支鳥謂其丹在頷不在頂背顯白之處有似偷竊俠藏
 也鄉人豈知爾雅而附會盜竊脂膏之說乎抑競下之竊淺也不當
 在從虎彘聲之下恐係後人以有貓有虎毛傳增之
 雋下云從弓非也當從短羽之尺役之古文假殺之籀文在字依五篇右
字依說文

其字皆從爻爻從尺則𠂔即古文尺也小篆省一曲耳雋之𠂔在佳
 下蓋鳥之尾上肉也尾肉必肥故說之曰肥肉而雋永之義生焉
 首下云覓從此案覓下云昔聲矣於此復言之是為贅且覓字當依
 大徐說以為通體象形若許說從兔足首聲殊未安也兼有尾但言是亦漏有角有
 頭有足有尾可以見其為山羊矣若割兔之足以為意則字體破壞
 矣而覓下亦云寬從此夫覓從此者覓之外無從首者也不計本部若巽
 亦從覓不得第言寬也

羊下云從𠂔象四足尾之形非也下文固云牛羊之字以形舉矣既
 以形舉何為又兼會意且有羊而後有羊角乃羊字反從羊角以成
 字何顛倒也苟不論事實而但論文義則小徐本為妥云從𠂔即成
 頭角之形矣再說字之下半為四足及尾之形大徐加以頭角則複
 抑或從𠂔一句第為部分牽屬而言象頭角足尾之形乃以字形論
 耶

羔下云照省聲與熊下炎省聲為一類蓋二字之從火不可攷矣夫
 魚燕二字下不言從火者以其尾形昭著也羔之從火也或古篆之
 形近似乎火小篆整齊之以致然耳王煦乃曰羔當作羔從小羊會

意以巽資巽今皆變火為小證之於字形亦似有合而義殊不然苟羔為小羊而作羔何以牽亦小羊而字從大羊乎雖漢碑有作羔者不足據也竊疑羔仍是羊八則羔也羊多一胎生一羔盛乃生二羔

出也羔隨母後搖尾左右招之耳尖字以兩點象掖形羔字以兩點

象羔形亦象形之變例矣

變之或出者可變為象則羊之直下者亦可變為笑

鳥下云象形是通體象形也又云鳥之足似匕從匕誤也鳥下不言從匕是也即鹿兆亦非從匕能鹿毚亦非從匕可推知也

朋下云羣鳥從以萬數前漢宣帝紀二年詔曰鳳皇甘露降集京師羣鳥從以萬數許君蓋承用此語

佳部雁下云鳥也從佳從人厂聲讀若鴈大徐曰雁知時鳥大夫以為擊昏禮用之故從人鳥部鴈下云鵞也從鳥人

人从厂二字義無所取當从雁省聲竊謂鼎臣兩說正顛倒矣擊傳技錄已有說今再說之二字久不別白矣故許君特異其訓釋以區別

之蓋謂擊當用鴈故特說之曰鵞而莊子殺其不能鳴者亦即鵞也吾鄉於鵞之蒼翼者猶蒙鴈名矣聖人制禮不用難得之物大夫本

多親迎者尤多六禮須用五鴈帝都之內一歲而昏者萬人可云極少然五萬隨陽之雁豈可得哉竊意鴈以行禮故其字從人雁則從

鴈省聲○經義述聞曰爾雅舒鴈鴈養說文雁鳥也鴈鵞也然則爾雅蓋本作舒雁鵞似雁李

巡注曰野曰鴈家曰鵞對文則鵞與鴈異散文則鵞亦謂之鴈鵞養李氏

爾雅者借鴈為雁也方方言鴈自關而東謂之鵞鵞養李氏南楚之外謂之鵞齊策士三

食不得廢而君鵞鵞有餘食韓詩外傳及說苑尊賢篇竝作鴈鵞有

餘粟晏子春秋外篇亦曰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原注此鳧謂鵞也漢書翟方進傳

雀飛集丞相府顏注此鵞字音芬本作鵞此通用耳鵞雀大而色青

出羌中與說文鵞字說合廣韻十六怪鵞鵞雀也今說文說鵞當依此篇之改之似鵞而青

分聲則遠矣介分二字形似易訛顏注音芬本作鵞當作音芥本作

鵞故云通用若聲不通豈得通用玉篇蓋亦誤合之也

蚩下云專小謹也從么省少財見也少亦聲案許君說誤而其所以

致誤之由則由於以為專專同字也故曰專小謹也者專以釋重小

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堯典二生馬注云羔鴈封禪書郊

祀志竝作二牲蓋羔與鵞皆常畜之物故謂之牲天官食醫鴈宜麥

王制稻以鴈皆謂鴈也大宗伯大夫執鴈鄭注鴈取其順時往來謂
禮用鴈注亦云取其順陰陽往來則以為鴻雁矣自春秋繁露以鴈為鴻雁而說苑白虎通

因之

茂堂說鴛字極有理然玉篇即以鴛鴦為一字說文韻譜亦收鴛於
三宣與專反內註曰作鴛非是書所用者李舟切韻也然則齊梁以
前即以鴛為古鴛字矣

鴛鴦二字說玉篇皆用於鴛下云鴛扶云切鴛雀似鴛鴦同上又鳥
聚兒又飛兒後文又出鴦字蓋後增前漢黃霸傳京兆尹張敞舍鴞

謹以釋專故玉篇曰小謹也今作專是為善讀許書者也知然者本部虎下云
篇後引鴞也足知以鴞說定以不行說也它說類此者甚多學者詳之若混為一句則不可通矣段氏刪之又解解所誤增之田

象謹形皆是不知而作篆么少皆小意小而專之是謹小慎微之意
然闕中央未說非如段氏云云也請以從專之字證明之專有古文

宐除從專聲宐聲之專專六寸也為正系與專同及專聲皆引伸義斷之三字不論
及專亦有專室之義小徐曰為專者心專是也宐下云與牽同意則知牽從宐也由此推之畜亦從宐也淮南子當

作宐田為畜謂宐而繫之田中也此皆從古文宐者也殷下云揉屈
也從宐此從專引伸之義專者如專馬之鼻乃制伏之意也制伏則

屈服矣。故揉屈之字從之。而廢字即從毀聲。非徒聲也。此如甘部曆本作厯。小徐說而後之。從厯。厯調也。案厯無調義。取厯所從之秝為意。則廢亦取毀

所從之皂為意。與寬之礙不行同意也。故其古文苞從皂九聲矣。此皆從古文皂者也。由此斷之。寬下云。寬者如寬馬之鼻。乃寬之正義。

其字形則全體指事。非如許說之會意兼聲也。今之牽牛及橐佗鼻

者。穿鼻為孔。以大頭木貫之。而繫之以繩。以象木之大頭也。曰乃

牛鼻。則繩也。其曲而上者。猶牽寬之口。曲而下也。第橫蚩字而觀

之。得其狀矣。寬從古文豈。而增一畫者。所貫乃鼻中央。分隔兩孔之

肉。不貫鼻之兩旁也。古文簡質。篆文從而加詳。若夫皂及補篆篇之

貞。貞。貞。則皆屬變體。如皂之亦作皂。皂也。夫寬之者。恐其風逸也。

故小謹之義。因之。專壹之義。亦因之。寬之則有所繫屬。加惠於人。亦

其心繫屬於是人也。故惠從之。漢書游俠傳。一旦寬與師。古曰寬。也。音上。類反。或以寬為寬。或音衛。皆

本義。類注所云。或以寬為寬者。此人搖寬。則與發為定也。積古齋。爾攸。从鼎。申。公。釋為惠。公。號叔。大林鐘。申

申。釋為惠。叔。以字言之。申。即是寬。而寬非謚。當為惠之省。又東。昭尊

申字釋為寬。

元字之在經文者。祇天。元。而地黃一義。許君於字形不能得此意。乃

以後世幽深元遠之義冠之而其解字形也第曰象幽而入覆之作
仿佛之詞蓋幽從兹兹從二么展轉以通其義甚迂曲也又不直言
從入從么其亦不安於心矣古義失傳當從蓋闕白從入合
二亦似此
內下云從半馬是也馬下云象形骨下云從馬有肉則非也以物理
言之先有骨而後馬生馬以事實言之經祇有大辟知馬為後世之
刑則骨字之作在前馬字之作在後骨無緣從馬也竊謂骨字以會
意定象形而馬占二字以遞省會意試以骨字大概觀之頭臂腹股
皆具全骨形也特骨形不能碩象呂為一邱之骨象其即相續而中有筋連之
意骨在肉中也馬下云頭隆骨也其說雖未備然亦當注于骨下不
當注于馬下也馬字當云從骨省骨而去其肉是馬意也既馬則第
存骨矣骨而又剝殘之故占又從馬省也許說失其先後之序矣且
馬為極刑窮凶極惡乃加之骨為大體聖賢君相皆有之骨而從馬
至不祥也如謂骨隱肉中非馬不見則見垣一方良醫尚爾況于聖
人且豈可謂比干剖心乃作心字宏演納肝乃作肝字乎
殄之古文以蓋從到人以會靡有子遺之意案人到之即人也亦
從到人者以人字反之而後到之也古不甚論反正故人從反人而

部中𦍋卓三字直取人義

臑下云臂羊矢也。繫傳曰：蓋骨形象羊矢，因名之也。鈕氏樹玉曰：少儀釋文史記龜策傳徐廣注引皆作臂羊矢也。設如段氏言嚴人物之辨，則不當更稱臂矣。凌氏廷堪曰：禮之通例，載俎之骨共廿一體，牛羊豕腊及鄉飲燕射之狗皆然。前體肱骨三，曰肩，曰臂，曰臑。為骨之最尊，故升賓主人與大夫之俎，筠案段氏不知臂臑為二，故作曲說也。玉篇不收臑字，而腓在臂下肘上，正當臑字之次。云奴到切，臂節也。節，正羊矢之謂。廣韻同以腓為臑者，猶儒譌便也。九章算術音義，臑臑那到切，臂節也，或作腓，非是。

允 下云從八象其長也。案八者別也，無由得長義。蓋如示字所從之八，直象兩手抱子形耳。古文從冫，亦可徵矣。

臑，腫一義，猶之鴟雖一物，蓋古人言語如此。如蟲名蛾羅，高亦名莪，蘿蓋既取氏聲字為名，即再取疊韻之垂聲字為名，第加之偏旁，以別其為足為鳥也。既取莪聲字為名，即再取疊韻之羅聲字為名，第加之偏旁，以別其為蟲為艸也。而許以蛾羅為螳，郭以蛾羅為蠶，蛾且同字，不必有別也。

膾下云牛羊曰肥。豕曰膾。蓋據左桓六年傳牲牲肥膾立說。然似誤。彼與菜盛豐備爲儷語。肥豐一義。謂其盛也。膾備一義。謂其多也。下文以不疾癘蠱申肥以備膾。咸有申膾。此其明證。且曰備曰咸。則牛羊皆在其中。豈可各立主名乎。杜元凱注膾亦肥也。襲曲禮鄭注。然鄭不誤。杜則誤者。左氏統言之。曲禮主豚而言也。而鄭君解膾不解肥。似亦小誤。肥字當作脂膏解。本文二十一一句。皆下字是本物上字。是美侑。如柔毛。毛卽羊毛。肥則柔也。翰音。音卽雞聲。肥則翰也。而玉曰嘉玉。幣曰量幣。尤其明徵矣。鄭注其解也。亦似誤說。文其豆豉也。此蓋借以儷菜。歷耳。若是語助。卽不得與豕曰餼合爲儷語。惟豕豚一物。旣分言之。卽當有別。豕曰剛鬣矣。豚是小豕。小者當長養之時。易於廓落而無實。故以充滿脂膏爲言也。鄭注膾亦肥也。春秋傳作膾。夫旣別禮于左。則字體必異。經義述聞曰。經當作豚。曰豚肥。注當作豚亦肥也。方言郭注。膾亦作豚。音突。筠由此知釋文云膾本亦作豚。豚亦豚之譌。乃後人據已誤之經注。改不誤之釋文也。又案肥字有兩義。牛羊曰肥。與腴腹下肥也。同。皆謂肥大也。於豨下云垂腴也。徵之。至若膏肥也。肪肥也。將腸間肥也。皆名目也。乃脂膏肪肥四字。說文不類聚者。膏肪似是指人言。以上下文皆人身體名也。脂指獸言。

上下皆畜肉字。且明言戴角無角矣。然云無角者膏則膏亦兼人畜也。此三字之次序。玉篇略與說文同。惟肥字說文在部末。玉篇在肖下。皆不可解。若夫肥字從卩者。庖人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牯牘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蠶羽膳膏羶。鄭注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是知割烹各異其煎和。所以節制之。此肥所以從卩也。大徐曰。肉不可過多。故從卩。夫瘠不能使之肥。猶肥不能使之瘠也。鼎臣將何以卩之。得不謂之過謬乎。

脰臄二文。下皆曰牛百葉也。如果一物二名。則臄下當云脰也。此說文通例也。案牛羊皆有百葉。或二牛字有一爲羊之譌。乃廣韻脰一收臄。兩收皆同。說文玉篇脰同。說文臄祇有鳥臄。脰一義。周禮臄人職。脾析。鄭注引鄭司農云。牛百葉也。無一言羊者。然爾雅臄屬牛。曰齡羊。曰齹。既別其名。而惟其齡也。是以有百葉。不當別其名乎。牛羊食艸入胃。復吐而嚼之。再咽則由胃而入百葉。百葉生胃之後。短腸連之。其外光滑。其內遍生肉刺。纖如鍼。比如柳。其狀摺疊如梵夾。故以百葉名。至今沿之不改也。其糞由是而下。或卽以百葉爲胃之別。

名亦誣也。胃大於百葉，肉亦有刺，但差疏闊耳。段氏疏於物情，故時有謬說。說解又曰：「一曰鳥脰，脰玉篇以脰脰爲鳥胃是也。今有此語，音小變耳。此雖於齧屬無涉，而鵝固齧屬也。鵝及麋鹿之胃皆所未見，橐佗亦齧屬，爾雅無之。蓋漢時乃入中國。」嚴鐵橋摺五經文字，謂脰爲後人補入。筋下云：「肉之力也，從力從肉。此緣力下云筋也。故立文如此，其從肉之故已在肉之力也。向中而筋在肉中，肉非筋之正訓，故在從力下。而下文又解從竹之故，小徐本從力肉竹已失其義，物之多筋者之下，又有從力象筋也。則枝者，迆力下說於此也。段氏作從肉力，不分主從，不潛心也。」

刀部則字，詳揣其義，似卽今之法焉。吾鄉諺語謂法度爲規則，似係則之本義也。宋書宗室傳：「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

剗下云：「剗也。剗下云：「剗也。內則剗之剗之注，剗剗博異語也。案鄭君合二字爲一義，許君分爲二義是也。剗之者，殺之也。易士剗羊，無血可證。剗之者，出其藏府也。易剗木爲舟，可證。故內則下文云：「實棗於其腹中。」

刃字以會意定象形許君收於刃部非也當入刀部左右兩一則傷痕也以兩一記於刀之中央者刀刺肉中乃有刃也兩一既爲傷痕何以關於刃此物之情也木石無血氣以刀斫之痕如所斫而止人畜有血氣傷之小者不痛則刃如所傷傷之大者則血氣憤興少頃必溢於所傷矣故傷痕關於刀也若謂從刃從一則是有刃一面不見傷痕而無刃一面獨見傷痕乎亦非物之情也

耕下云一曰古者井田案此語不了段氏依韻會增故從井句文義少完竊謂此說畊篆而說故存也玉篇田部畊下云古文耕字或所据者爲說文完本乎

髀下云角中骨也段氏据髀下云骨角定其殊別是也而謂當作角中肉也則又不識物情髀者牛羊之角外骨冒內骨雖相附麗而不能合一其內骨名曰髀髀不堪作器茂堂在京師獨不見東河沿以之砌牆髀之本纍纍外向乎髀則中外如一渾合無閒麋鹿之屬皆然

玉篇無髀字不應說文收之考工記角之中恆當弓之畏注故書畏作威杜子春曰威謂弓淵鄭君謂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記又曰長

其畏疏曰隈謂附之上下案其說與角曲中之意相當然則增此字者欲考工之畏有專字也衡之古文𠃉𠃉玉篇作臯是也角之古文也石鼓作𠃉古蓋作𠃉向右者變而向左耳旨之古文𠃉從干甘吾意其從𠃉譌而爲𠃉𠃉分左右以向左之𠃉變爲向右之𠃉正與角同因揣𠃉之古籀文𠃉𠃉上半之卜亦是鳥形亦是向右而變爲𠃉之向左蓋本作𠃉𠃉其斷之也取其易於書寫耳博古圖錄字其皇所從之𠃉亦變而向左齊下云屠齋蓋狀角聲以其聲屠齋故謂之齋耳非兩字爲名也今之喇叭其音亦如屠

竹下云冬生州也猶云松柏後凋耳竹於春秋皆生筍段氏謂竹胎生於冬豈據冬筍爲言邪不知冬筍與雷九一類不能出地成竹至春則腐於地中矣此乃南方之物何以不知○說又云象形下垂者筍筍也說誤今人畫竹口訣曰个个个破蓋竹葉異於他物其形左右紛披故以个字寫之篆文象在上之葉非象苞筍之筍筍也初生時筍抱筍無所謂下垂稍長筍墮於地更不能長垂於節間也○竹下說解已筍筍連文矣則是兩字爲名而其序字也筍以筍訓而筍又訓以竹皮又似一物兩名也玉篇筍字最在後註曰竹大葉

似顧氏遺之孫強輩所補。

段氏以節為今之簿字。於義自合。而其實不然。專下云六寸薄也。段氏以為即簿字。是也。籍下云簿書也。以今字說古義。必不列之篆文。而改其形矣。曹全碑悉以簿官。謂簿領而歸之公也。八分艸竹不分。後人欲其有別。故從竹。

籍籍二字可疑。案玉篇籍字次第。約略與說文相當。訓曰飯帚也。後

隔百數十字。乃出籍字。引說文廣韻。虞模二部。韻會七虞。無籍字。其韻十虞

雙韻切尚收之引說文而五肴籍字下。亦曰飯帚。且說文兩字下。皆曰受五升。殊可

疑也。似說文本祇一字。別本譌中為木。而說解亦小有改易。校者集

錄一處也。今當仍合為一。其字作籍。說解曰飯筥也。受五升。從竹。捐

聲。秦謂筥曰籍。陳留謂飯帚曰籍。宋魏謂箸筥為籍。而音釋則用所

交切。蓋稍捐二字。雖說文皆收。而即玉篇廣韻。揣之。知其當從捐。飯

筥飯器。說本相似。而以筥下籍也。推之。小徐作籍也亦足徵其為一字知其當作筥。至秦謂

捐所交切定之。凡從肖聲者。不得入虞模部也。

簾下云楠也。蓋即篇下云關西謂榜曰篇之楠。故字繼籒之後。段氏

引廣雅榜擊也欲與上文笄答同義然此當是標榜非榜筮也

說文闕笑字大徐依李監而作笑段氏依唐韻而作笑此据段氏注言之其音汲古本作从大注刻小徐本

作天其言不與音皆不信不暇辨也恐皆非也竊謂當作天漢書薛宣谷永傳皆作笑班氏多

用古文似為可據蓋指事兼會意諧聲字也八象眉目悅兒諺所謂

眉開眼笑也天者屈也笑時肩背氏印之狀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

云笑喜也字從竹從犬犬聲夫笑無緣從犬而終風與氓笑與悼勞


朝暴為韻則夫聲亦不合可知是從天天聲之譌矣女部媿下云一

曰女子笑兒其字亦從天也說文校議說文拈字皆謂即艸部笑字

是依艸附木之見也笑乃艸名字林不得有從天之說既云從天即

不得於笑字下增一曰喜也句矣至儿之所以譌為竹者箕之古文

齒玉篇作箇此其确證也古文蠡說文長箋譌作養皮之古文笈從

艸良之古文不知所從玉篇作笈箇此旁證也又隸釋王政碑作

唉玉篇亦有唉字集韻以唉為古文以笑為唉之省竊謂唉乃累增

之俗字也然證知本字作笑矣

段氏增箇之重文小謬也所自作注又無一不謬請一一辨之小之

形與中篆不異丁篆作即是避中篆而然鐘鼎文作即引而長

之亦不當斷今斷之故知為避也不應个字獨不避此篆文之謬也其注之謬則據六書故謬一戴侗安見唐本說文蓋李少温妄改之本也據釋名謬二史記貨殖傳索隱出竹干今史記作干萬个而說之曰釋名云竹曰箇木曰枚方言曰箇枚也儀禮禮記字為个又功臣表揚僅入竹三萬箇箇个古今字也小司馬所謂古今字蓋以說文收箇為古字寫經者作个為今字而段氏改所引釋名作竹曰个以成其私誣也據左氏一个行李謬三似無此語也據月令左介右介謬四戴記呂覽淮南注疏釋文無不作个者據支下云從手持半竹謬五如箇有重文个則介亦竹枝也云從手持个可矣而云持半竹也非如夕之從月半見片之從半木出諸本篆下則可通出之它字下則不可通也案个直是介之譌字而其所以譌者則以介个雙聲其聲既不難通易依介之從人從八而變為隸則為介依介之形而變為隸則為个其形尤不難通易也秦誓一介臣大學引作个此其確證吳語一介嫡男一介嫡女章氏注一介一人方言曰介特也故謂之一介左昭三年傳又弱一个焉與之同意孟子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趙注曰一介草孫疏曰一草介知介者丰也是同聲借

用之字也。儀禮注：个猶枚也。與吳語一介同意。且有單言介而其義，卽是一個者。左哀十四年傳：逢澤有介麋焉。疏引方言：畜無耦曰介。劉炫以爲一麋是也。月令左个右个。鄭注以偏釋之高。注淮南呂覽則以隔釋之。竊謂个猶三間五架之間，个與間介皆雙聲。屋字不可言一枚。知左右个卽左右介，但不可如段氏直謂月令作左介右介，且不可忽謂介个通用。則云月令左介右介，忽謂各分其半，則又云左个右个。經文不可信口雌黃也。今見經義述聞已，致段說視此加詳。

次弟之弟，玉篇已作第。知第字之來已久。然弟下明云次弟，則說文無第可知。致下云次弟也，與下云重次弟物也。且玉篇先出弟，而後出第，字說之曰：今爲第，則是第字之作。雖在顧氏之前，而其時未久，故曰今也。其竹部又出第字，則孫強輩忘其已收弟部而增之也。況弟本上下牽連，指乃斷其上爲以。今變爲竹，極爲鹵莽。與矢變笑相似也。廣韻第下云：說文本作第，韋束之次第也。則唐本說文無第可知。毛詩孔疏引說文第次也。卽弟下說韋束之次第也。但省其文耳。又曰：字從竹，弟，弟非字，不過分而爲二，以明字體如此耳。茂堂過聽，乃增此文於竹部之末。其說曰：从竹，弟，猶可也。有從艸從弟之第字爲例也。乃其篆作第，則

是從竹弔矣。謬有甚於仲達者。○考古圖漢器銘作蕙。從艸從弟省。惟熏爐銘尚作弟。則漢時尚無第字可知。

箕下云下其刃也。鑿傳曰刃其下也。蓋疑為傳寫誤倒。欲乙轉之也。不知刃下云薦物之刃。則此云下其刃也。猶云下其薦也。而已故尊下亦云下其刃也。不可乙轉也。

典下云莊都說典大冊也。此說若第說字義。則上文所說足以包之。而必別為一說者。恐是兼說字形也。莊都蓋謂典作册。介從籀文大。介與刃相似。故許君采之。

段氏遂舉於巽下。又刪去蘇困切。若以為重文者然。其說數也。仍曰文七重三。非又不以為重文何也。

也。即觀其說曰巽也。從刃從顛。說文於巽部重文。有此文法。而同部重文。無此文法也。且謂孔子作巽。則尤不然。孔子彖傳。未有以卦名屬詞者。惟健而巽。巽而說。行巽而動。巽而順。巽乎水而上水。以木巽火。巽而耳目聰明。止而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說而巽。皆不改易其字。是凡有巽之卦。皆以巽卦之名。與它卦之德。比類為言。殊非屬詞之體。可見卦名本用舉。而巽則舉之德也。况下云說也。亦以卦德說卦名。與屬巽也。但乾同似卦名之字。惟此三字為特製。健坤順。不過疊韻雙聲。尚難改易。而舉巽則其音正同。故寫者比而

同之。非孔子時即然也。是以許說曰：「巽也。以巽爲卦名。以巽爲卦。德正合孔子屬詞之體。」鼎下云：「易卦巽木於下者爲鼎。蓋巽入也。入木於鼎下也。其字亦作巽。不作巽。五經無雙。非浪得此名也。且加一語曰：「此易巽卦爲長女爲風者。可知許君所見尚有誤之本。故的指之以詔後來。苟是時無一本作巽。許君能杜撰乎。蓋恐此易巽卦一語不了。故知爲長女爲風者以定之。因它處言巽者。不如此文尤明碩也。豈謂此處獨存此字乎。」釋文不言說。大作巽亦說。

左部下。大徐曰：「今俗別作佐。案今之左右。說文作𠂔。又今之佐。佐說文作𠂔。左右。大徐之說。豈不謂然。顧本部差字所從之左。正如今義。小徐曰：「左於事是不當值也。是也。古人尚右。故左襄十年傳云：「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而左遷。左計左道。後世沿之也。若差所從之左。仍作左。助解。豈差忒義乎。石鼓文已用左右爲𠂔。又許君務爲分別。讀者不必拘墟也。古文𠂔。從𠂔。從二。其從𠂔。當如許君意。其從二也。或二三。其德意乎。然竊疑直是從𠂔。兩𠂔相疊。不便書寫。故變下𠂔爲二。如石鼓之重文作二也。不然。說文多從從之字。何所自來乎。有從二。又之。獨不可有從二𠂔之𠂔乎。○又案從右之字。

盍但聲無義祐助也說雖第云右聲然右亦助也是用本義也若下云從艸右右手也則如今義矣辨下云夷羊百斤左右爲羝左右猶言上下約計之詞也是知說文未嘗不以左右爲少又也

羸下云從羸羸爲下羸非聲非意段氏疑當作羸省聲余之初見亦與闇合旣而思之凡言某省者率因義近而知爲省或據不省之古籀文而定爲省亦有其字筆畫太多而率意省之者羸之一占地無多何取乎省而羸爲背呂之名羸乃謬戾之義羸與羸近而背呂則不近然今之乖字則反由羸而變不由羸而變何也字書有俗乖字作乖案乖正初變之形從變爲止昔字亦然乖則變從爲北又迨在下之一於上耳豈乖乖音同古人本亦通借邪何乖之形與差近而乖之義與差近邪抑乖本象形卽少省之亦仍可象形遂用以爲聲邪

覲下云在男曰覲在女曰巫再以巫下云女能事無形徵之知非互譌矣玉篇巫下云男降神爲巫女爲覲再以覲下云女巫也徵之又知非互譌矣然毛詩陳譜正義引楚語與說文同甘下云從口含一一道也是以爲會意字也竊恐是以會意定指事

字口是意一則所含之物也物則當屬形而曰指事者甘乃味也味無形故屬事不定爲何物故以一指之甘爲人所嗜故含之口中咀味之也卽如毒藥螫於口必速咽之故曰仰藥豈能含而咀之乎○甘訓美者何統五味而言之也萬物生於土故五味之致精者皆甘五臭之致精者皆香今以某薑蔥蒜之類彙集而擣之卽轉而甘矣是其驗也酸苦鹹之類少未有所試辛物所以多者金屬秋成熟之候也

曰下云乙聲亦象口气出也段氏刪乙聲是也改亦爲乙非也非字者例不出曰當是以會意定指事字其從口與牟半從牛羊羊同意乙亦與乙同例且旣云諧聲又云象氣騎牆之見吾誰適從皇侃論語義疏引說文開口吐舌謂之爲曰與乙力於土爲地文義同似此二句亦出經書而誤謂之說文道光己亥余授一徒名曰觀樞平入底亦以曰字爲開口吐舌許君乃作此孩所云吐舌亦謂乙也知後人各出私智憑聽改竄許君原文不知存者幾何矣如可獨聲遠也則吾亦有說焉曰部後爲乃部中從乃者皆作乙乃有異詞之類也則謂曰字從乃以見無易由言之意將得謂之不通乎曰從口口之古文必作口乃足象形曰字以牟半二字推之當作乙發言時氣由中出不由旁出也小篆整齊之耳不足致疑惟曰字吾甚疑之曰之象氣出曰從曰又象氣出則當旋轉其乙不當旋轉

其口角也。且吾意直當作目何也。篆文運筆之法象形字不論左右
向左者若指事則大都右轉如辛不作半日不作日。是也。竊嘗思之天
道尚左日星西行地道尚右江河東下。故天氣也則左旋矣。天
淵水也則右轉矣。人稟天氣受地形而究屬親下。故從地道即如磴
也碾也。右轉乃行。猶曰人工使然也。轆禾之碌礪牛馬曳之苟使左
旋則不能成步。猶曰習慣致然也。至於囤積之蘧蔭既無性情。又無
牽制。然右轉之則愈高而愈闊。左旋之則愈高而愈狹也。即露積之
苦蓋亦以右轉為順。左旋為逆也。其情如此。其理可想矣。玉篇作目。
雖亦是左旋。猶勝黏連於口角也。

今下云象气越亏也。乎下云象气上越揚之形也。詩之用此兩字也。
同許君之說之也。意亦同而詞不同者。於其音別之也。越為發越。是
其意同而於今曰亏於乎曰上曰揚者。試言兮及云則口气向下出
試言乎則口气向上出。故亏下亦曰舒曰平不曰上。字聲之中有形。
段氏謂越亏皆揚也。失音理。

子下云於也。許意與爾雅同。與毛傳異。爾雅釋詁。粵于爰曰也。
郭注先釋爰而後釋粵
粵則本文當作爰。粵于曰也。與下二爰粵于也。爰粵于那都絲於也。郭注於乎乃以乎

釋於猶上文云繇辭以辭釋繇疏引於乎不顯是謂郭注於乎連文非也大禹謨禹曰於是也郭又云皆語之韻絕則是于於皆可用爲句絕也若毛公之于於也則與今義略同與許君大異詩自葛覃有于字而直至采繁乃釋爲於知非于字概釋爲於也采繁傳之于於在繁皤蒿之下是特釋于沼于沚之于故鄭箋補之云于以猶言往也以也燕燕傳之于於在釋遠送之下是不釋于飛于歸挑大傳于往也兩于字也鄭君承此師法故擊鼓于以求之于林之下箋首言于於也尚不定爲某于字又申之曰當於山林之下是不釋于以之于也谷風比予以毒箋之于於同此君子于役箋則以往釋之與采繁同矣由此觀之于飛之于祇如今義作牽連字不須釋也予以于歸之于釋爲往不釋爲於也惟于沼于沚于野于林爲有著之詞乃釋爲於也然皆用之句中未嘗用爲韻絕惟呂刑王曰吁釋文引馬融本作于墨子尚賢篇引作於此由邵氏補雅正義辨之當檢原書乃用爲韻絕者矣經義述聞引呂氏春秋審應覽然則先生聖于高注于乎也莊子人間世篇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釋文乎崔本作于列子黃帝篇今女之鄙至此乎釋文乎本又作于王懷祖先生曰乎本字也于借字也筠案此則于字亦用

為韻絕矣此爾雅義也即許君義也然吾意于當為呼之古文詩皆連嗟言之于嗟麟兮傳以為嘆詞于嗟乎騶虞傳以為美之于嗟闕兮傳以呼嗟釋之此三詩蓋皆用本義非省借也鳥部引孔子曰烏呼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為鳥呼古文作於故大禹謨之禹曰於偽孔傳以嘆釋之也

旨之古文從千甘太奢闊矣字形誤也當從人甘猶仁之古文從千心亦當作人心也旨從匕匕為反人古文從正人耳原其所以變為千者如大黃布之文或讀為大黃布刀或讀為大布橫千以其文作𠂔故可刀千異釋也古文多加芗飾不可以六書繩之者此亦當然○若以為形聲字邪千字從人得聲則忒從千聲自諧而香從千則聲不諧故億忒香皆係會意字因念爻之古文料蓋仍從二又第有重竝之異耳加兩畫者殆亦取字形茂美猶之忒香也吾曩以為兩寸字殆不然也

鼓下云郭也小徐段氏說之皆不了郭包城外此則第取其匡圍之象也鼓以木為腔上下冒以皮其中空洞無物故謂之郭
經義述聞曰說文藝乃藝字之誤玉篇亦誤作藝後人又加藝字

猶景在後

以知之。音七盍切。而不知鑿卽鑿之誤也。廣韻有鑿無鑿。是其證矣。又曰鑿從去聲。而音土盍切。厓上支音釋出左右有厓厓厓厓厓厓厓從去聲。而音口谷切。其義同也。筠案玉篇鑿下云。或作鞞。然鞞下云。鼓無聲。與鼓意正相反。已爲本部結尾矣。而又以鑿之訓鼓。鞞聲者。繼其下。殊乖全書之例。案上文鑿土卽切。鞞徒合切。兩字雙聲。而相繼出之。鑿鞞當是連語。鞞亦雙聲。吾恐卽是一字。卽作鑿亦未必是古字也。豈下云。一曰欲也。登也。案欲也。似卽見部覲字之義。登似卽于豆于登之登。故小徐從俗作登。蓋許君以字從豆。故取登也。之說若凱旋之樂。於豆無涉也。

譏下云。斃也。段氏所改。固得其義。然說解中以今字說古字。亦時有之。玉篇气部斃下云。危也。切磨也。譏下亦云。危也。皆庶幾之意。切磨也者。刀部剗下云。刀不利於瓦石上。剗之。蓋剗斃通也。廣韻引說事之樂。不引斃也。句字從豈。豈以樂爲正義。則斃之義不當冠於首。將無後人以譏斃同。從幾。率加此說乎。

登下云。豆飴也。今所謂豆沙也。段氏所引方言。郭注是。所自作之說。非玉篇又有疏字。似卽登字。而迨其部位。又加山也。疏豆爲豆沙。甘

美以𧄸豆作之者不及也玉篇登於物於目二切𧄸於丸切

豆字說解之從口蓋後人誤增此字通體象形一象所盛之物古文

豆物在豆腹之內此迆於上者猶皿之一象皿形矣若謂一是冪巾

則中必下垂今不作口知不然也口其腹也且則柄與底也且相連

為體不可割裂若云從口亦不合則何不云從一邪

虎下云從虎虎足象人足象形案上二句謂其從虎從人也下一句

又謂其通體皆象虎蹲踞之形也下一說為是特列虎部於虎部後

不得不得曰從虎既曰從虎則下半不得不謂之人字而虎與人絕遠

乃遷就其說曰足象人足夫虎之足與家所畜貓正同與人何嘗似

哉古文𧄸似從鹿將無再遷就之曰足似鹿乎釋山碑作𧄸見兩上下

相連蓋是且此字即由古文𧄸而省之變之也見兩蓋象其毛小篆

省之而又變𧄸為𧄸不可分為兩體說之又古文𧄸似仍即𧄸字

寫者譌𧄸為𧄸左心譌卜右力譌勿遂分為兩字校者竝錄之故玉

篇祇收古文𧄸知其第見譌本也兕下云古文從九與虎從九同誤

虎部序字頗失次當依玉篇而小迆易之乃合以虎𧄸𧄸𧄸繼虎

之後皆虎名也再以彪琥琥琥繼之上三字虎兒下三字虎鳴

也再以號繼之而號義去虎遠以為殿焉特玉篇無號字或傳寫失之號字則當刪

虬部贊下云分別也從虬對爭貝據此說則當入貝部矣虬而爭貝無是事也苟以貝為主義以虬為比象之義謂人之爭貝如虬之猛則與分別之說尚有關會否則依玉篇周爾雅贊有力乃合部義而從貝則難解蓋此字義疑許君亦聊且說之不謂其必然也

五篇去魚切之ㄥ或即ㄥ之古文也ㄥ固ㄥ之籀文矣雖ㄥ口奔上似不同者然既為飯器奔上則不適用所以不作ㄥ而作ㄥ者必後人改之以與二篇口犯切之ㄥ相避不知ㄥ當作ㄥ乃足象哆脣形也說文韻譜ㄥ字下以楷書ㄥ字照之ㄥ字下以楷書ㄥ字照之蓋是也小戎以驅與曲為韻ㄥ與驅音相近說文ㄥ為部首說曰象器曲受物之形或說曲蠶薄也古文作ㄥ部中ㄥ字說曰𪔑曲也詳部首及皆變為曲玉篇曲為部首古文作ㄥ注云枉也章也不直也部中收ㄥ字注云蠶薄也或作筩案其字形字義曲下之枉也不直也與說文ㄥ下之𪔑曲正合ㄥ下之蠶薄與說文ㄥ下說又合然說文古文ㄥ自在ㄥ下不在ㄥ下也廣韻曲下云委曲引說文作ㄥ象器曲受物之

形而以蠶薄之說專屬之曲字。說文艸部𩑦蠶薄也。玉篇作蠶案委曲卽
 𩑦曲。是以說文兩義合併於一字下。蓋因兩字同變一形也。廣韻邱
 玉切內又有匡字。注云匡匣也。其義固與𩑦異而從匚從玉形殊相
 近。或是𩑦變爲匡。又改從小篆匚也。○以字形言之。說文之𩑦玉篇
 同。說文之𩑦玉篇變爲曲。𩑦從𩑦玉聲。以𩑦領部而以𩑦屬之。其理
 順。以曲領部而以𩑦屬之。其理不順。以字義論之。𩑦者器也。其字象
 形。𩑦則不象器形。而與矩形之一股一句正同。卽與𩑦曲之義正合。
 或匚本係𩑦之古文。而誤遂𩑦下邪。𩑦取𩑦曲爲義則
是全體指事字也

盍字隸血部。誤也。何取於血而以大覆之乎。盍當爲蓋之古文。當入
 皿部。說文每訓大爲覆。然則盍字乃器中有物形也。下有皿以承之。
 上有大以覆之。其中之一則所盛之物也。檀弓。子蓋言子之志於公
 乎。然則蓋行乎。鄭注。蓋皆當爲盍。孟子。蓋亦反其本矣。則盍反其本
 矣。兩語同意。而一用蓋。一用盍。足徵其爲一字。乃許君收盍於血部。
 鄭君又別蓋盍爲兩字。二君時代相亞。蓋是時分用久矣。似借盍爲
 盍。訓曰。何不始加艸以別之。久假不歸。惟許君猶能訓盍爲覆耳。
 丹之古文形。從井者。豈部首說解所云。采丹井者邪。惟畫續毛髮之

字乃從彡。或古文不拘邪。抑何與下文彤篆甚相似邪。
青下云東方色也。木生火從生丹。許君以丹青二物迥異。遂以青字
爲會意。顧不言本物而言其所生。且以木青火丹之色而加諸丹青
之石。甚迂曲也。丹下云巴越之赤石。而青下不云石。而云東方色。豫
爲道地也。李斯諫逐客書。西蜀丹青不爲采。青自是石名。大荒西經
有白丹青丹。是青卽丹之類字。蓋從丹生聲也。炭下云可以染留黃。
菟下云可以染絳。梳下云黃木可染者。銀氏謂梳爲梳之譌是也赭下云赤土也不言
其染物。石部字皆不言染物。然則古人染物取諸草木。故石黃石綠
之類。以兩字爲名。知古人不用。故未嘗命之名也。然則石爲古人所
用以染者。惟丹青二物。故曰學之染人。甚于丹青也。青字從丹。以其
皆爲石也不論其色之異。生則聲也。如今之甕器青花所用。以畫之
物。名曰朱。亦此理矣。○如欲五方之色相儷也。則聲色臭味皆有五
方。而腥羶香焦朽酸苦甘辛鹹皆不分屬。依說文論之。則焦朽皆借
字也。況五音之宮商角徵羽。無一非借字。則五色偶用一借字。亦其
宜矣。

青下云東方色也。白下云西方色也。赤下云南方色也。黑下云火所

熏之色不言北方色者青以木生火說之白以二陰數說之赤從火不待說矣黑從炎與北方水行不叶故別為說也黃下云地之色也不曰中央色也者中央本是土而其字亦從田也由此推之許君說字義字形必相附屬其或小有拘執讀者當變而通之然不知許君意者妄為增改亦由此矣韓康伯注易曰黑北方色也惟其但解字義不拘字形是以如此

食下云一米也案大雅泂酌孔疏爾雅釋言邶疏皆引說文曰饋一蒸米也饋飯氣流也今本流作蒸案餽流同音相訓與例合而不甚明了吾嫌於已熟之物將食而再蒸之謂之餽釋文亦引字書餽又作饋字書云一蒸米也筠案謂饋一蒸米也出說文蓋孔氏誤而此文一米也不可解恐說文食下說本作一蒸米也蓋謂一蒸之而熟不使太過爛如糜也

饗下云熟食也謂孰其食也周官內饗外饗固掌割烹煎和之事矣如謂已孰可食則有母之尸饗其詞不順

舖下云日加申時食也玉篇同申部云吏以舖時聽事申旦政也亦與此說比附丑部云時加丑亦舉手時也越絕書時加南方云日加云時加詞正相類廣韻以下沿襲俗語遂刪之矣因憶日知錄謂古分一日為十五時不分十二時然史記曆書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

卒於丑此非言十二時者乎。又案雞三號寅也是十二時以寅為首也。爾雅之言歲名也。首言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未言在丑曰赤奮若。是十有二歲以寅為首也。其云正月為陬必為寅月。可推知也。甲辰起於甲寅。黃帝之六十一年也是始有干支之歲。卽以寅為首也。孔子曰行夏之時。乃行自古之常道。且年月日時皆以寅起。不第正月建寅也。言夏者尚書載堯以來唐虞禪讓不改制。夏時卽唐虞之時。故言夏以要其終也。司馬子長當漢武時猶以寅為首稱。而說文則始子終亥。又匠人鄭注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也。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顧亭林曰時有十二而獨稱子。猶之干支有六十而但言甲子也。筠案是時十二支以子為首。故以子統之。許君鄭君與陳琳時代相近。皆首言子。知自後漢起矣。吾鄉鋪時謂之飯時。子飯謂之錄飯。皆與說文同詞。○釋天疏引漢書律曆志云。迺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二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孟康曰言復得者。上元泰初時亦是闕逢之歲。歲在甲曰闕逢。在寅曰攝提格。此謂甲寅之歲也。筠按孟堅必言甲寅。足知歲以甲寅為首。言曆元者當以甲寅為首矣。乃後世言曆元者。以為上古七曜齊元年月日時皆會甲子。是並不

知漢事。何況上古。宜乎各家所推皆不合也。

△下云三合也。從入一象三合之形。案從入一句橫互其中。上下文理不貫。恐後人加之。蓋從入一則是會意象三合之形。則又是指事。騎牆之見也。且會合皆從入。一豈有會合意乎。又案大徐云。非從入一。故其本從入之字皆作△。小徐本則作人。從入一也。然則篆文傳寫多由後學。以意見變之。其有不可解者。蓋以此矣。

合下云合口也。當依段氏作△口也。與匙下云是少也。同例。以字形說字義也。入以三合爲說。合卽以△口爲說。意互通。故互訓。吾鄉猶有△合之語。左傳既合而來奔。蓋用本義。杜注合猶答也。

射字從身。究嫌牽強模糊。當依鐘鼎文作𠂔。則弓形矢形。以手挽強之形皆具矣。石鼓文射字蓋初變之形。射字又仿佛其形而變之。要之△射皆指事字。射則會意字也。豈以從射者有謙巖二字。故以爲正文邪。然何妨列△爲古文射。爲籀文射。又案射字古音釋。漢音舍又音夜。故詩借射爲斲。而禮記射之爲言者。釋也以古音釋之也。或曰舍也。又以漢音釋之也。記又曰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石。而官名僕射因之。仍呼爲夜音。蓋人名地名官名物名。爲推尋義理者所

忽其音得以至今不改此亦從其多者論之耳乃尚書尚主尚衣乎去其強且有謂以去聲者為正者矣廣韻十陽甫羊切內收尚字云尚書官名集韻亦然上為砥時樣一切矣何論後人

來部說曰周所受瑞麥來麩一來二縫本草綱目引縫作麩案當作

牟而上文亦當作來牟周頌思文貽我來牟傳曰牟麥釋牟而不釋

來臣工於皇來牟箋云於美乎赤烏以牟麥俱來於是毛公意曉然

可知謂經言來牟者牟來也初不謂來牟為兩物也且是詩也韓詩

作貽我嘉麥漢書楚王劉向傳貽我釐麩嘉者美詞也釐來古同音

則釐仍是來而其意皆主謂牟是秦漢間人皆不以來為麥許君特

正之曰周所受瑞麥來牟又恐人謂來牟兩字為一名也乃區別之

曰一來二牟於是較然為兩物矣初學記天部引漢書曰來麩大麥也始自天降然則漢人多宗七條

麩字可疑其說曰來麩麥也尤可疑恐此字係後人增也祇當依詩

頌作牟猶眸子古用牟也牟者侔也小麥之用廣大麥之用狹為來

之助故曰牟也目能見物以牟子所寫之物形與物侔也周頌釋文

云字書作麩字或作麥孟子云麥大麥也所引與今本不同此疏亦引孟子則作麩以孟字俗字之多乃有麩字則其不古可知廣

雅云麩小麥麩大麥也案陸氏謂字書作麩所云字書亦不必非說

文而麩字何以說文不收邪且廣雅麩麩並稱是來字亦加麥矣何以說文亦不收邪則或解之曰來為本名牟為借字也然詩頌用牟

至孟子而後用楚而陸孔所據孟子本又不同則何以知古有楚字而省借作牟也與敎所云皆古文者殊不符也則又解之曰孳育寔多許君所收且及漢令甲矣則時有楚字卽收之不勝於用借字乎然毛傳曰牟麥而此說曰來楚麥也則必非許君語如別言之當云大麥如渾言之當云麥也乃以來楚連文將以其爲一物邪兩物邪增此篆之人蓋以周頌連言故亦不思而效之初不知周頌來牟兩見毛公不釋來字鄭箋意亦謂自天而來者牟耳許君不從毛義故訓來爲麥所以正其誤也特古人不作駁難語耳推其所以增楚之故良由誤讀周所受瑞麥來楚一語此楚蓋本作牟轉寫加麥彼謂來楚爲瑞麥之名也故云然耳不知下文申之曰一來二牟區別爲二非一物而以兩字爲名也詩疏引作一來二牟乃初譌本再譌爲縫令人無從窺尋矣惟本作牟故得譌爲牟而卽此字之作牟知瑞麥來楚之亦作牟矣段氏乃謂古不分別大小麥不見麥部說解中兩言小麥乎段氏至彼處固亦隨文解之不加辨駁也許君何由知來爲麥則以麥字從來故也然則以事實論之旣受此瑞乃立來牟之名卽造來牟之字

來字蓋特製若既有牟字借角可矣古人不必使齊同也

是來牟先作麥字從來已在其

後若楚轉從麥不將母生子子還生母邪。練字故此來者麥也未有嘉穀也木來
穀麩麩下皆云餅籩蓋許君時麩已分南北。如今日也。渡江而南即
無大麩以藥爲之故藥肆招牌之末必書麩料二字。北方麩第以麥
爲之其磨之大倍於常磨磨麥爲粗屑水和之包以蔬葉置圓模中
以足展轉踐踏之令融合無間鬱之室中生衣乃成擊破視之其色
黃者上也可釀黍稻色黑者下也可燒蜀秫及麥其形中規而質厚
故許謂之餅猶食部言稻餅也。酉部下云籩生衣也
古人用字亦有象形者古詩蓮葉何田田以田字似蓮葉形也亦有
諧聲者漢高祖曰柏人者迫於人也柏無迫義祇取其聲耳東方朔
曰來來者棗也亦象形也。字形相似叱叱者四十九枚也亦諧聲也且有
轉注荆者楚也楚國亦名荆商頌且統言荆楚是複語也古多複語
今人好爲之分疏何也至於王莽曰伏戎于莽并其高陵莽皇帝名
也并劉伯升也則假借之可笑者也
凌下云一曰交徧也。得本作徧非案交徧乃連語非以徧釋交也玉篇第
云遲也蓋誤交徧即陵遲又曰陵夷豈可訓陵爲遲爲夷此由說文
一曰之下多再出本字而後釋之是以致誤

屐下云闕謂其形不可解也玉篇有重文屐从凡凡疾也與行屐屐
意合依之作篆則當作交與屐相似屐篆或譌邪而玉篇固竝收之
也集韻及有古文
交字之譌文

鞞下引詩鞞鞞舞我段氏改舞為鼓於理甚合而與許說不合字在
次部故說曰舞也此舞字不誤則引詩定當作舞矣印林當以之質
王伯申尚書尚書曰此必不能明者闕疑可也筠案玉篇云和樂之
響也今作坎既云響即知其作鼓矣特字之從章從夂可解從夂則
不可解耳乃夂為嚙蓋而從夂又豈可解哉

𦏧下云斂足也為其字從夂也然不如爾雅郭注踈翅上下為得其
情凡長尾之鳥其飛無不斂足者惟鵲鷦之醜不能常布其翅欲有
所往直前赴之初飛必布翅少頃必斂斂而復布其斂之頃可及五
步之外故消搖游謂之捨也其力在肩不在翮然未有控於地者蒙
莊乃極言之也

韋下說以相背為正義以皮韋為借義又以為形聲字似皆誤也革
韋一物分生孰耳許君說此兩字其可疑亦相似本部中字無一非
皮韋義可知韋字不以相背為正義惟鞞鞞二字云收束也云從韋

取其市也是皆取圍市之義蓋轉而從韋所從之口取義也故居部
禾案韋蓋會意兼形字革從口徐小籀文皮亦從口與韋之從口皆象
皮形其從舛與贛之從北相似贛柔韋也北從二人相背舛從又中
相背其意同大徐說贛曰北者反復柔治之則韋之從舛亦當然也
又攷它部之從韋義者弟下云韋束之次第也鞞鞞皆皮革義鞞取
圍市義與韓同未有取相背之義者違乃形聲字不可以爲會意也
韓下云井垣也廣韻同段氏改垣爲橋誤合兩物而一之司馬彪謂
之井闌是也今猶呼爲井闌木矣以木爲匡週而於井防人之陷也
其用與垣同其質則木而非土許說垣字乃譬況之詞桔槔則所以
汲水二物不相涉也桔槔以兩木爲之植者立而不動誠如淮南所
言衡者之腰當植者之項繫之以繩衡之本繩以大石其末繫長繩
以挂汲綈曳其繩則衡俯而併入井縱其繩則石重墜而併出井矣
淮南所謂俛仰說苑所謂重其後輕其前皆謂此也段氏案語又以
桔槔爲鹿盧又非也兩物同用而不同制鹿盧之制亦有植有衡其
植別以兩木斜挂之其衡如車軸別以圓木冒衡亦如車轂其圍當
轂之大半其長如兩轂兩端以鐵穿固之亦如轂也用之則加膏如

脂車然。穀之端以曲木爲柄，執柄而絞之，則硬而于穀之腰而迸出矣。吾鄉用之。河南及濟南皆用桔槔。段氏蓋未見而所訪之人，又各據所見爲言，故不能別也。

罍之從眾也。眾及也。凡言及者，必自後及之，是從兄之義也。弟之所眾，是爲罍矣。

補正

雒部云雙鳥也。旣以雙說之矣，部中雙下云佳二枚也。夫二枚仍是雙鳥，則雙不當爲雒之重文乎？佳部隻下云鳥一枚也，與佳二枚也爲儷語。又云從又持佳，持一佳曰隻，二佳曰雙。然後知雒讀若疇疇之爲言疇也。雒主鳥之疇，侶言也。雙字雖隸雒部，而以又爲主，主人之用鳥言也。少儀曰：其鳥加于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左傳公膳曰：雙雞。是知非雌雄自具之雙，因人用之而成雙。卽知隻字由雙字而生。禮之用一鳥者，未嘗言隻，是可徵也。斗酒隻雞，是三國時事。古無此語。穆天子傳曰：乃獻白玉口隻。郭氏無注。傳又曰：于是載玉萬隻。注曰：隻玉爲穀。見左氏傳。案僖公三十年傳曰：皆十穀。杜注曰：雙玉曰穀。說文曰：二玉相合爲一珎，或作穀。案郭注意謂傳文省雙爲隻。

也乃西山經玉山山下郭注引穆天子傳曰載玉萬隻以歸郭又解之曰雙玉爲穀半穀爲隻是又據隻字說之其說兩歧前說是也說文慢從雙省聲所引左傳駟氏慢今本卽作慢此省雙爲隻之證然與吾意不同蓋鳥及玉本不雙人用鳥而謂之雙制玉使同形而謂之雙皆舉事之異于常者而立此名若用一物是常事也不須立名然既制雙字卽對雙言之謂之隻兼省雙之一佳而字作隻吾故曰隻

之字由雙而生也

三葉後十七行之後增此五葉後

金刻作〇直與么同

七行

奮部云鳥張毛羽自奮奮也凡說解之用重言連語者例有數種而加自字者甚少有但舉名目而不復訓釋者詰下云詰也以其爲恆言也有先舉名目後加訓釋者諺下云諺拏羞窮也以其非恆言也有一事二名者哺下云哺咀也分用合用皆可也有以字之借義釋正義者倉下云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是也有取義於偏旁者螟下云吏冥冥犯法卽生螟是也有一爲通義一爲專義者靡下云披靡也是爲通詞故不指言其物旒下云旌旗旒靡也指言旌旗則不可通用也有用同聲之字者矚下云目矚薄綴山也山與矚音

同而義異用之者以見凡同聲者即可借且因是借用皆在薄綴之下不似譎擊在羞窮之上也有以本篆之疊韻字代本篆者霆下云雷餘聲也鈴鈴所以挺出萬物不言霆霆而言鈴鈴取其似雷聲又以同聲之挺說之而後其義始了也凡右所舉者無論詰詘之疊韻以山之重言皆不別加一字惟詒下云相欺詒也牛下云相糾繚也于疊韻字之上加相字與奮奮疊韻之上加自字其文法同矣蓋欺詒者必兩人糾繚者必兩物不言相則不明也其言自者惟苟部云自急救也正與自奮奮也同詞然其義仍有區別苟急雙聲苟救疊韻救誠也主施諸人者言苟則震動恪恭之謂主整飭其身而言故言自所以別於人也奮之言自則別于騫舉之後也詩曰不能奮飛奮于地而后戾于天奮不得即謂之飛如雁之類是已其飛也可以日夜不休已其初起于地也則鼓翅奮翼騰躍久之而後能上故曰張毛羽自奮奮也四葉後五行之後

薨死人里也此說不合周禮蠹薨是古義也薤露蒿里出于田橫門人是漢義也豈宜舍古而從今乎蒿里者蒿菜所生也改之爲薨則薤露又當如何改之乎玉篇薨在歿下次弟尚合六葉珍勝二條之謂增此

利古作勑。從勑聲者。黎鋤皆同。鬯黎黎黎黎黎皆省。勑爲勑。惟邈大徐作邈。朱鈔小徐本又作邈也。何以諸字無從利者。而風部颺獨從利。其可疑已具於句讀矣。七葉後十五行 到字條之前

〔𠄎〕〔𠄎〕之說無徵。金刻鹵鹵字。已見指事篇。八葉後 七行

史記五帝本紀贊。顧弟弗深考。徐廣曰。弟。但也。史記漢書見此者非一。又左思蜀都賦曰。弟如湏池。第猶宋版亦作第。則俗改久矣。而不詳者。多以爲字誤。學者

安可不博觀乎。筠案徐廣劉宋人也。據其說。則是時已有第字。○弟之作第也。蓋鹵莽者變之。箕之古文。𠄎。上體與弟略似。玉篇變爲筭

上體則與第正同。皆不可以六書之法解之。十葉後 五行康鼎。艾白。內右康。卽艾伯入佑康也。頌鼎。屯右通。彙。卽純佑通。祿也。

十一葉 後三行

王汾泉煦說文音義。說籒字曰。左部。𠄎。籒文作𠄎。檢說文偏。𠄎。竝無𠄎字。而𠄎字則更見。疊出。疑籒文。𠄎。从二左。傳寫。脫一左字。遂从二作𠄎也。山部。𠄎。與隍連文。疑𠄎。隍一字。二體與𠄎。从二左。更可相證。

十一葉 後八行

鐘鼎文曰。字作 𠄎。繹山碑猶然是小篆未改古文。益 𠄎。乃指事。

字非乙聲也其所以作日者甘字古文有日出二形故日字以一記於口苟不正在上許君作日者蓋如大徐說而日字中一上曲則字形茂美漢之作小篆者偶然曲之以爲姿許君即據以爲說非李斯本然

小兒磨墨皆右轉蓋亦親下之故師必教以左旋雖亦有所依據而未免矯揉矣

十一葉後

鳥乃親上之物故爾雅曰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可知楚人尚左之非周人尚右漢初猶然

十三葉一行之

竊疑虎字不但非古籀文所無即李斯初定之小篆亦未必有也許君說文成于漢和帝十二年距秦始皇元年凡三百一十七年矣流傳既久安能無所增加虎字不見經典漢賦亦無用者蓋本無此字

案彝器款識虎字作

中

中










中


中



中











楷書虎字之所由來也然皆牽連書之未嘗斷爲上下兩體即繹山碑號字兩見所從之











於號字所從然仍是中字小變初非虎也且說文從虎之字之見款

識者。虞作。虛作。且及。戲作。皆之小變。惟虞作。及。戲作。則直從虎矣。要是偶然。省之耳。卽虎自爲字。之後。其音爲荒。烏切。與虎呼古切。雙聲。而兼疊韻。亦可證其非兩字。卽如老部中字。率從老省。而壽考孝三字。見款識者。省者固多。然作。考入者。亦時時遇之。固不省也。卽既省而仍謂之從老省。則虎省爲虎。亦謂之從虎省可也。所舉款識中字皆出積古齋鈔。清館兩書。○十四葉後十一行。

段氏本凡從虎者。皆改爲。爲從古未有之字。十五葉前。二行之末。

五篇之。去魚切。十二篇之。丘玉切。本是雙聲。吾疑其卽是一字。

。下云。盧飯器。以柳爲之。象形。。下脫去。說義之詞。但存說形之詞。曰。象器曲受物之形。上文部。說曰。受物之器。象形。兩部相比。推知亦是受物之器。許君又引或說。曲。蠶薄也。雖仍是受物之器。然既區爲別義。則知形。仰蓋當是飯器。此以字義推之。而知其可合也。有籀文。則亦當依夢英作。卽是籀文。

同向右。同向上。分錄省耳。且蓋之古文。蓋之古文。及。同。籀文。梧之籀文。論其器。則口必向上。論其字。則口皆向右。是以部字。集韻有籀文。則一側一仰。尚可通假。何

同此向上者不為一字乎此以字形推之而知其可合也且以字音推之亦有可徵者從口聲者去也與口今雙聲而古疊韻者區也詩小戎以收翰驅續轂鼻玉屋曲為韻汾沮洳以曲蕢玉族為韻斯干以除去芋為韻生民以去呱訖路為韻則口當是同聲乃許君分為二字者口部無屬因部祇有兩字從之者少無所據以合之也至于口篆弇口象形篇中吾謂其避口犯切之口今知非也△有或體筭去字正書從△玉篇口部直作△寫說文者以其與△之正書△同也遂弇口作口耳辛亥初秋作此及檢原本乃知已有說某今昔所見不同姑並存之○十五葉前十一行

左昭二十年傳齊公孫青字子石十六葉前七行

青字條與十八卷二十一葉一條當刪併為一十六葉前十七行之末

吳越春秋曰今日甲子時加于巳又曰時加日出時加雞鳴時加日

跌時加禺中十六葉前七行

淮南子曰大陰即大歲也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

終而復得甲寅之元廣雅釋天甲乙為翰寅卯為支以上皆如古法又曰子周

丑狄寅楚卯鄭則用後漢說矣雅讓魏人也猶述前漢之說許鄭兩

君反遜之乎○離騷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自言

於寅年寅月寅日生也惟寅爲十二支之首故以之自矜異如此上同

說文釋例卷十七

安邱王筠貫山學

存疑 六七篇

木下云從中非也必從其義乃可云從中與木之上半形相似耳以木從艸於義何居木固全體象形字也一象榦上揚者枝葉下注者根株祇統言象形可矣分疏則謬

梅下云可食者區別之詞也後文某字乃是今之梅子而爾雅則無某字第曰梅柎故郭氏忽之注曰似杏實酢直如今語惟陸璣疏與許同意陸曰梅子青不可食柎子赤者材堅白者材脆未言其可食與否知梅柎一類二種以材爲用非果品也當許君時梅某蓋已混淆故別之曰可者僅詞也若某字則直說之曰酸果矣

柔下云讀若杼故大徐引唐韻直呂切段氏乃以玉篇時渚切爲是則是許君非也段氏講古音何乃泥今音邪

樵下云酸小棗段氏疑之不知酸棗分大小亦分甘酢特較小爲大不與棗爭大也其木則有極大者

段氏祇見楓香故說楓字未確北方之楓木其實類樛但兩兩相對

而生俗以形似呼爲燕子南方之楓香木其葉似楓而實如栗房焚之有香氣非一物也如或楓人卽楓香則不當反遺北方之楓也倉頡籀斯皆生北方苟非橘柚錫貢將儕於荔枝龍眼不爲之專製字矣况無大用如楓者乎

榆下云榆白粉粉下云榆也陳風傳粉白榆也疏引孫叔然曰榆白者名粉許君榆下說似爲粉作注乃粉下不云白榆也則又似謂榆爲白粉者何也下文梗下云山粉榆有束莢可爲蕪荑者孫本荑作夷釋木無姑其實夷似與此相當注云無姑姑榆也生山中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蕪荑本草綱目蕪荑下李時珍引說文曰梗山粉榆也有刺實爲蕪荑其上文云梗名扁故此引梗以實之非字誤然梗字可無梗字見詩不可無也李氏又引楊蒲柳也其訓甚雅惟李乃明人何以所見說文與今不同然其所引來下之一來二來甚可信也

枚下云榦也可爲杖從木從攴詩曰施于條枚案此凡兩義云可爲杖者是禹貢柝榦栝柏之榦傳曰榦柝也疏曰柝木惟用爲弓榦故舉其用也筠因今人以柝爲馬策而左傳云以枚數闔枚以策馬故

從支也。知此義以榦為柘也。許君引詩則枝榦之榦玉篇枝箇也。箇數之一枚也。木必一榦而后枝分焉。詩伐其條枚傳榦曰枚是也。然榦取諸弓非柘之別名故不列枚於柘字後。又非築牆崇木之本義。故亦不使與榦篆相儷也。小徐本可為枚向在從木支之下蓋疑榦為枝條無不可為不特可為枚故逆之也○枚字說解甚可疑。說曰榦也。將依僞孔傳榦柘也。說之則與可為杖句連貫矣。然自本至條凡十三字皆指木之一端而言。而枚承其下不應是木名。乃十三字中有榦字固木名也。將無兩字本在前脫誤在此邪。將依毛傳榦曰枚說之則榦即本也。與十三字一例矣。而可為杖句不應承其下。將依小徐本以可為杖迺置從木支之下則從木支會意何以得榦也之義乎。姑獻其疑以俟君子。

杖下引詩曰桃之杖杖小徐本此下又引詩曰愷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言棘心所以杖杖此說詩之詞祇存首句也凡廿五字兩引詩曰非屬詞之體蓋兩本不同。掇拾為一大徐用其一本故無凱風也。且引詩作夭夭釋詩反作杖杖皆足證段氏之說之精。惜未列二徐異處而輒加辨正令人猝不可解耳。所以夭夭為少盛兒者夭者屈也。白樂天詩借為髡字用之。為端皆別不正俗作至蓋於字形得意木之嫩枝蓓萼故

多天屈矣。

樹下云木也。段氏曰未詳。案此木吾鄉多有，用亦甚廣。葉似槐而微尖，叢生作長條，冬斷其條置窖中，以土埋之，至春截之，則茂。當春斷而栽者不及也。一二年者，中爲筐籠之屬，大一扼而短者，中爲田器之柄，長者爲槍柄，其質堅而性柔，攢竹者不如也。

樛柎二字，段氏依韻會所引，合併其說解，而刪樛字。嚴氏曰詩樛木釋文引韓詩作柎，引說文云木高不云下曲，則六朝舊本分樛柎爲二篆韻會非。筠案毛詩有樛無柎，爾雅柎者聊，下句曰柎而無樛，廣韻十八尤收柎字，云高木，廿幽分收樛柎，各引說文集韻十八尤合爲一，廿幽分爲二，渠幽切內又收柎，云木下曲，玉篇亦合爲一，竊意樛字果係後人羸入，則何不依仿以爲言。如堉爲整之今字而說曰順也。而割一句爲二，且樛木傳，木下曲曰樛，不言高，蓋下曲爲葛藟藟之所由，無取乎高也。蓋許君宗毛，樛下云下句曰樛者，取余足以說詩，謂詩及余足皆當作樛，不當依韓詩作柎也。卽繼之以柎字，而說之曰高木，謂柎字之訓，自指謂木之高者，於下句無涉。今余足下句曰柎，則同聲假借也。樛下云一曰犁上曲木，犁，韓茂堂据集韻類篇無犁，韓字欲刪之是。

也。廣韻亦無之。玉篇則曰：輦，輦頭也。從知，二，字爲後人加注。謂輦一名輦輦也。茂堂謂卽耒耑非也。上文耒耑也。以金爲之，故有重文。鉛，揮則以木爲之，輦無輦輦，乃有輦。古無輦字，蓋通謂之輦，故曰輦輦也。輦下云：種樓也，是卽樓也。

輦下云：於輦而於字繼其下，則曰木也。案本部木名至輦而止，以後皆本根枝葉之類，自柳以下，則器用矣。於字上下凡十六字，皆田器。安得以木名廁其閒。玉篇輦字次第與說文相當，而於字則在前文。枯柞二字之閒，蓋後人因於輦之說，妄逞於此。

輦下云：瑚，榑也。謬。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二器制自二代，安得混而爲一。禮記釋文：連本又作璉，論語釋文：無說。然則榑其本字，連則省借字。璉則涉瑚而從玉也。卽曰鄭君不聞其制，蓋許君亦不聞，遂連言瑚以定之。然獨不可曰：夏后氏宗廟黍稷之器乎。

榑下云：機，持繒者。玉篇：繒，繒繪。段氏遂欲改繒爲會，而引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相也。以明之。案此語自是綜於榑無涉也。說文：綜，機縷也。玉篇曰：持絲交。二說相成。綜以縷爲之，持絲之交，忽上忽下，故曰出入不絕也。滕卽詩：杼柚之柚。釋文云：或作軸。吾鄉猶沿此稱矣。

其持經也使絲不亂也。綜之持經也。則分經爲二。使絲相交也。設不交。則何以含緯乎。止部。衿下云。機下足所履者。卽所以抑揚此綜也。織旣成。緇則膝去身遠。不便於織矣。故有複以卷之。小徐曰。複卽軸者。今人亦呼持緇之木爲軸。與持經之軸同名。然複以圓木爲之。兩端多爲通孔。卷緇之後。以直木轄孔中。使之不動。膝則以竹爲之。而木爲匡。名同而形固不同。案。膝以轄制爲用。複以旋轉爲用。各與車軸相似。故均得軸名也。總此諸器而論。複最與織工近。膝在外。綜又在外。衿在下。而上與綜相直也。

柎下云。闌足也。段氏疑闌當依韻會作鄂。案韻會自依常棣爲說。許以樂柎枹控祝類列。皆樂事也。闌下云。門遮也。閑下云。闌也。橫下云。闌木也。則闌者以橫木限之之名也。盧下云。鐘鼓之柎也。考工記梓人爲筍。虞以羸屬爲鐘。虞以羽屬爲磬。虞鄭注。橫曰筍。植曰虞。統言之也。許以虞爲柎。析言之也。虞祇是直木。別刻木爲鳥獸之形。以承之。其形必大於植。而後植之立者不搖。是之謂遮闌。其足矣。足者植之本也。今日壇廟中樂虞爲白鵝。以承之。知古者亦然。柎下云。擊鼓杖也。雖不定其爲原文。與否。然文義自通。段氏改杖爲

柄而又不刪擊字何其不通也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說文桴鼓柄也西征賦注引說文枹鼓椎也卽改之曰擊鼓椎也亦通若鼗鼓有柄楹鼓亦可強謂之柄然豈所以擊鼓乎凡段氏所引考之原書多不符玉篇枹

祝下云樂木空也當作控樂也與控下云祝樂也轉注今本乃分控爲木空而又遙樂在上也案祝樂控樂似非屬詞之體然瑟下云扈犧所作弦樂也簫下云參差管樂筑下云似箏五弦之樂也箏下云五弦竹身樂也是凡樂器許君多謂之樂者嚴氏據毛傳祝木控也謂此當作樂木控也似與許君語例不符

橋下云水梁也梁下云水橋也案橋之見於經者士昏禮筭緇被纁裏加于橋鄭注橋所以廢筭其制未聞今文橋爲鎬曲禮奉席如橋衡鄭注橋井上桔槔知古人未嘗以橋爲梁而經凡言梁者或謂屋梁或謂魚梁又不第橋梁也呼梁爲橋蓋始於漢許君說橋則弃古義而用今義說梁又甚狹夫梁旣入木部則屋梁當爲正義而凡梁皆統之矣王煦曰水部泐廣韻集韻並音商以此知其當作泐梁梁皆當從泐聲是也不必從水乃爲水橋也蓋以事勢緩急揣之當先

有屋梁，而後有橋梁。屋梁架空而過，而橋梁之制相似，因取其名矣。許君誤也。然橋水梁也，梁水橋也。文法部拙，蓋後人所改。予篇梁下亦云水橋也。橋下云梁也。又引

如橋榭

楊下云左傳，楊拙而篆文先拙。後楊其說解，又相似。吾疑為誤倒。然

玉篇亦先出拙字，引說文五滑切，斷也。一曰給也。不知亦引自說文否。今無此命。朽下引左

段氏疑櫳為淺人增，案鸚鵡賦順櫳，櫳以俯仰。李注引說文，櫳房室

之疏也，不引此櫳也。之說亦可疑也。或後人因櫳下云櫳也，與龔字

形異，所用又不同，因增此文也。

龔字說解，既以爽為模字。集韻有爽又以大冊為兩字。廣韻廿六，每冊先立切，說文云，數名。今直

冊且數名之說，不似說文語。以廿下云二十并也。亦下云三十并也。累之可知。是未定之論也。非大部有爽，十部有冊，而今悅

也。竊疑龔字當隸大部，以許說豐也。知之字形，則從大，隸聲。隸即某

之古文，隸也。四變為冊者，觀之古文籀，其四亦作冊也。隸之正文某

今入四五十厚。毛詩氓篇謀媒與蚩，絲淇丘期為韻，其聲與無相近

也。周鳧尊銘，龔字正如我說。又有龔龔兩體，皆有無之無也。而

字不從心。

才字小徐以上一為歧枝下一為地非也段氏以上一為地是也以
 將生枝葉指下畫又非也作此篆者皆上一長下一短地不能短於
 歧枝且已生歧枝何云將也故知小徐非枝葉不能在地下故知段
 氏非文登畢恬谿亨曰當作十圓點以象根之上大而下細其說近
 理而說解不見此意或者從一從一無以別於十字故加一以為別
 邪至於將生枝葉則指一而言兼承初字之意艸木必生枝葉而一
 則無之者惟其初也故曰將六書正譌以為材之正字而曰象其枝
 根斬伐之餘也從木省謂斷木字之四曲也頗為野言

也其短一附于
 長一不似

隹非才字釋為在當節
 才字省在之上而存才隹

之部生下云從之在土上是望文為義也小徐本有古文生字則生
 乃是從古文省耳而從王之字說文多誤毀有古文毀則亦是從王
 省今隸土部是從土為義矣何不隸毀於王部而以毀為篆文乎乃
 至至有古文至而變王為工較之從土猶得其半者王從人從
 土尤為背理
 是李斯改古文時業已嚮壁虛造何怪許說之純繆乎封之古文作
 圭李斯直忘之邪○繹山碑經字從巫其川字上下牽連斯作土不
 便亦近於上下兩借矣後人離之作至乃從工而後罪歸作俑也

出部。𪔐下云：繫𪔐不安也。易曰：劓𪔐困于赤芾，易困卦上六釋文云：
艱險說文作劓。𪔐者劓之正文。本是借字。大徐作繫，或沿上文之
繫。𪔐例推而改之。其刪困于赤芾句，則大誤。繫傳引上六爻詞，與陸
氏引說文於上六同誤。其九五釋文曰：荀陸王肅本，劓則作𪔐。𪔐，
本節揭下引春秋傳揭，今本作搆，是也。說云：不安貌。鄭云：劓則當爲倪。乾鑿度云：至
則從出之字，字解之又出，從字，即乾也。于九五，劓則不安。易緯出於前漢之末，其作劓則雖同，今本而其訓
爲不安，則與荀鄭王同。知許君所述者古義也。李鼎祚集解引虞翻
注曰：割鼻曰劓。斷足曰刖。不知爲借字而據字之本義說之，而易義
遂乖。余作句讀，已明劓則爲繫𪔐之借字矣。今再以本卦決之，見九
五不得有劓則之象焉。王弼注曰：用其壯猛，行其威刑，是謂九五劓
則他人也。夫九五陽剛中正，豈有暴戾之理？王說非也。程傳曰：上下
皆揜於陰，爲其傷害。劓則之象也。本義申之曰：下旣傷，則赤紱無所
用，而反爲困矣。是朱子以困于赤紱承則字而言。然象傳曰：剛揜也。
本義曰：坎剛爲兌，柔所揜。九二爲二陰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是以
兩義說之。然按爻詞，祇如後義。卽如六三曰：困于石，據于蒺藜，而象
傳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則祇重困同體之陽也。是知初六六三無困

九五之理且九四與初六正應矣乃象傳曰志在下也有與也是不困四也既不困四能越所應而困五乎蓋九五受困于上受助于二惟受困于上也故五之繫黜卽上之籠碗古今字也惟受助于二也故五之困于赤紱利用祭祀與二之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同其占也夫受困于上則祇可言劓不可言刑顧九五之尊誰敢劓刑之九五之剛健中正又誰得而劓刑之設曰劓刑則殘形之人其困于赤紱不足復言又何以乃徐有說利用祭祀乎且象傳曰志未得也劓刑豈止于志未得乎同上六象傳同人于郊志未得也謙上六象傳鳴謙志未得也六于籠碗卽困于繫黜也困君子者必自困故同其詞也猶三困二則象傳曰乘剛也爻詞雖曰困于石兼四言之而傳不曰困于石承剛也是知剛揜也者祇是揜乎其上也重者上困五三困二而已而就二五論之則祇是自困蓋五賢君也二賢臣也不幸天步艱難則二鞠躬盡悴五憂勤惕厲故曰困于酒食困于赤紱不見爲人所困之意惟二陷險中故曰征凶无咎是所謂致命遂志也五爲說體故曰徐有說是所謂不失其所亨也○段氏謂黜當从臬出聲因不立臬部而誤於音理是於字義則非其說曰不安也從出乃與不安合

若臬者射準的也。植立不動之物。引伸爲陳時臬事。法令亦不可變動之事也。皆無不安意。○睽卦釋文。劓王肅作斃。魚乙反。案此借斃爲劓也。可爲苟證。○廣雅釋詁。危也。一條內有陞。則二字而不相連。則是則之一字。卽訓爲危也。一字獨立。不比劓。則二字連言。其爲假借。猶易見。竊疑此。則字是劓之變體。說文舠。船行不安。从舟。刂省聲。刂變爲則。猶舩變爲朕也。

索字在尢部。便不可解。尢之說曰。木。木然。是虛字也。惟尢。尢二字宜屬之。索字兩義。已勉強相附矣。索乃物名。何以在此。將謂索不以絲爲之。則繩。纆。下皆曰索也。纆。纆。下皆曰大索也。皆隸糸部也。吾鄉呼艸繩爲纆。不知古人以何物爲之。要不必爲此。拘墟也。所引杜林說。木亦朱。木字尤可疑。與繩索何涉乎。或者本是部。首。木。下說。誤。遂於此。若謂尢是匹。刃切之。木。尢於艸。木意有關。而何以連。朱。言之。抑或木爲市字之譌。則玉篇。木。盛字。朱。市。字。皆作市。其形不別。將無杜林亦以兩字爲一邪。○段氏。遂。索。於索。上有理。愚意。弟。字。亦當在部。未。其義與部首反對故也。而與玉篇。次。序。亦不合。然。玉篇。自。立。索。部。四音而本部仍收索字。則古書之爲人竄易。何可致詰也。

毛下云艸葉也。段氏因垂穗之說，疑葉當作華。愚意當作艸木華葉也。采下云艸木華葉采，而古文揚卽從毛。然則毛其名也。采其狀也。不當有兩義矣。○毛字之下曲者，象根與屯同法，而不取屯意。未詳。或是偶然曲之，以爲姿如中作中，及鐘鼎文曲字，其曲尾皆無深意也。

稜字下，茂堂補稜微二字，是也。其解多小意而止，則未是。稜微，吾鄉倒言之，曰微稜。又呼微如苟，而確知其卽此二字者，句音鈞，枸音苟。故知微得讀苟也。多小意者，艸木受病，其葉拳曲不伸，狀如芡葉，無一平處而止者，自此遂止，不復能暢茂也。蓋二字雙聲，可以顛倒用。亦可分用，合用。段氏所舉，典皆當在一曰木也。下段氏謂木名，但謂單字據廣韻兩字下，皆云曲枝果也。而言其實不必拘也。玉篇稜今作枳微，今作棋。案本草作枳棋子，而曲禮內則之棋，則一字爲名也。鬚下云，黍也。此以靜字作動字用也。麇下云，黍稷，已復黍之。兩黍字並同。今人呼其汁爲黍，以黍黍物，仍呼爲黍。據許君說，知古亦不別也。玉篇曰，鬚黍赤黑色，非也。黍之新者蒼白色，凝者正黑色，無赤黑色之黍，至如塗之於器，則視其所刷之色爲色，非黍之本色也。

東下云分別簡之也。簡字發明假借。簡在帝心。簡厥修。皆是也。段氏偏信韻會非。

口部有數字似失其次。而玉篇亦同。竊謂圖因困當在部末取義遠也。

囙下云回也。似卽昏姻孔云之云。毛傳云旋也。回旋一義。旋下云回泉也可證。

囙之或體圖。下云又音由。嚴氏曰。字林音也。見北戶錄。筠意直是字林增此字耳。吾見由鹿賦矣。吾聞吾鄉人呼鳥媒為由矣。未聞言囙者。夫今無此詩。卽知囙為古語。字從化故音訛。後人語曰。由故字作

圖。字林以與囙同義。遂附之。囙下而冒訛音。不悟從繇聲者。不得音訛也。段氏引廣雅囙圖也是也。二字同義。而異音。字隨語變也。鄭注


庶氏曰。字從聲。貝下云在水名蝮。段氏引虫部蝮。毛蠹也。案毛蠹自是蝮字。爾雅云。贏小者蝮。釋文蝮本又作函。知許君所據本作函。後人以既改之。爾

雅改說文也。資貨也。齋持遺也。天官外府注。齋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

說文釋例卷十七

齋此與許說符字會通字不念鄭司農云齋或爲資今禮家定齋作資康成謂齋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筠案許君兩字各義不與鄭君同亦不用禮家說也

贅字下嚴氏謂當復取之下脫一曰肫也後漢皇后紀上注引贅肫也肉部肫贅也轉相訓小徐韻會作一曰最最卽肫之誤二說皆非郭后紀注所引卽肉部肫字說顛倒引之者紀言贅若引肫贅也則語意不明此引用之活法而說文本字祇說本義其借義第見它字下此簡而能該之法也一曰最者小徐本曰部最下云犯取又曰會韻會贅下云又會也引漢武帝紀毋贅聚卽此一曰最之訓釋也知許君用最義而不用肫義者字在貝部貝可以會聚而肫與貝無干也

邑部邦之古文尙許君未說凡古文之無說解者大都不可解者也惟此字則似本有說解而今挽之土部封從之從土從寸其古文作坐杜竊疑杜爲古文從土丰聲坐則迨古文之丰於土上而少一畫者上下兩借也封則又加寸耳許說曰從之小徐申之曰各之其土亦容有不必然者矣然則尙字蓋亦從丰省聲丰聲與邦同但易邑

爲田耳。卽依各之其土之說。則此亦各之其田。亦於邦義有合也。因念古人省筆。後人不知。遂致誤認之部。坐有古文坐。乃省ノ爲土也。封之古文坐。則省一爲出也。然必中直貫下。相借用之。以別於之部之坐。而今則無別矣。奈何。大徐本竝坐而佚之乎。有坐一二字。知爲傳寫失之。

岐從山支。大徐本有聲字非也。卽西京賦注所引山有兩岐之謂也。玉篇廣韻皆收岐。云岐路然爾雅釋宮二達謂之岐。有是真岐也。釋文則作歧。

其安如此。且止者足也。是當爲跂之重文矣。俗人好爲分別。而不顧

幽字段氏所疑。是也。玉篇亦云在右扶風柁邑。是書以說文爲本者也。且以事實度之。太王去邠遷岐。以避狄也。豈有不出美陽縣境之

理

啞。今作叩。說文無叩字。僅見狗字下。百石卒史碑。叩頭字屢見。蓋借用叩。則後人作耳。爾雅釋言。僂。啞也。郭注。嗚啞。短氣。則是從邑。口聲之字。變爲從口。邑聲也。漢書成帝紀。可爲於邑。於烏一字。蓋爾雅本作邑也。注亦本作烏。後人妄加口旁也。大徐云。爾雅所載艸木蟲魚之名。肆意增益。蓋不但爾矣。小叩大叩。蓋常用。故叩其兩端。蓋常用。記。邾下云。江夏縣。非也。春秋有邾。有小邾。豈可以漢縣擅其名乎。顧邾

下云古邾國許君非忘之也豈可以邾改爲鄒而嫁名於漢縣乎且鄒亦與邾通邾亦作鄒顏讎由一名顏涿鄒一名顏涿聚聚乃鄒之省文也此鄒邾通之證何不併鄒於邾而鄒別爲說解乎不得說文古本讀之令人浩歎也○鄒下云南夷國亦非也詩之鄒在左傳之庸之前豈詩本作庸左本作鄒邪

日部曠下云陰而風也引詩終風且曠土部墖下云天陰塵也引詩墖墖其陰案毛詩終風且曠傳云陰而風曰曠疏曰釋天文孫叔然曰雲風曠日光段氏引釋名曰雲氣曠弱日光據此則風乃氣之端曠曠其陰傳云如常陰曠曠然玉篇注同說文而竝不引詩廣韻注亦同而曠下引詩墖下不引詩推究毛傳之意兩章初不作兩說則其字必無異許君宗毛者也不應於三章從毛而四章獨與毛異蓋毛詩本竝作墖迨傳寫譌曠之後讀說文者於日部檢之不得誤謂漏落而增之卽用爾雅毛傳爲之說說許說非不用毛傳而去風字加塵字者解字與說經小異墖字從土說解不可漏土義也天陰塵者天陰而雨塵也言塵而風意寓焉而非謂本地之塵起玉篇引作天陰塵起似未是廣韻引亦無起字段氏據開元占經太平御覽所引改曠下說曰天陰沈也不知卽是墖

下天陰塵之說而塵沈聲似而譌耳蓋詩字之譌也久而唐及宋初說文本尚有未補瞠字者作古經御覽之人猶知說文之壘卽詩之瞠遂引之廣韻則不知矣故引詩於瞠下也蓋占經御覽與說經同例韻書則與字書同例故知彼二書知之而廣韻不知也段氏殊孟浪

旦部云從日見一上一地也積古齋旦字叀見三作[○]兩作[○]較小篆尤精此乃會意兼象形字也吾聞之海人云日之初出爲海氣所吞吐如火如花承日之下摩盪旣久日似決然舍去者乃去海已高余居土國日出亦近似所言但土氣不如水氣之大耳金刻旦有物承日下正是氣形小篆變之不見體物之精

軌字可疑作旌未爲不可而斷以之左直筆以旦嵌其中與橐部字同法斯亦必同意恐是從於旦聲仍與於同意故空闕其右方之下半以象旗杠形也許君以爲從旦者蓋於朝字從軌得之於之古文汲古初印本作^𠄎與小篆無異刻改作^𠄎藤花榭本同與從中曲而下之說合然云中曲而下則當作^𠄎其左亦曲者榭下云旗曲柄是也云垂於相出入者以右半之曲而下者似入字也軌從

旦於聲去其旦則作𠄎矣。後人加左出之筆爲文飾。然吾謂此篆當依石鼓文作𠄎。說解當云：旗，杠之植者爲杠。上之岐出者爲雕鏤之華飾。橫而右出者華蓋也。一部之於說曰：旌，旗，杠兒。竊意此乃旂也。若以於爲旂，而一爲杠，豈系旂之下乎？云於蹇之兒是虛字也。以虛字領部中之實字，非法也。且云從中，卽不妥。旂旂豈有艸乎？凡云從者，從其義也，不可以字形相似而云從也。吾謂於是全體象形字。○周宰辟父敦作𠄎。凡從於之字，鐘鼎文有𠄎，𠄎二體可用。旂，下說段氏依韻會本亦可。而旂，旗也。一句殊不合。旂，旗二物，質不同也。本部說解，標旂旋旂，下皆連言旂旗，皆無疵。以其爲虛字也。部首及旂游下，皆連言旂旗，以其皆有旂也。若以旂旂說旂，則人不知爲何物矣。依所引廣成頌，左傳杜注，亦當說之曰旂也。此下卽出旂篆，可以相發明也。說文校議曰：古唐類苑御覽載魏武令引說文云：旂發石車也。則漢末舊本建大木上有此句。筠案與下文文義貫注於義爲允。










旂字說解與引經分兩義。說云旂表者於音得意與上文說旂曰旂然而垂說旂曰旂旂衆也。一類直以實字作虛字用也。是爲一義引

周禮通帛爲旃，尔疋因章曰旃，足以解之。於字形得意也。古旗以赤帛爲之，旃字從丹而通帛無飾，故曰因章是爲一義。史記索隱御覽引說文作所以招士衆與廣韻引世本同，別爲一義。旃招雙聲，與孟子庶人以旃同意。彼處上文屢言招也，與旃表取本音不同，而御覽引爲說文者，或誤以世本爲說文，或出說文。庾氏注猶引經說者，卽蒙本經之名也。

施旖二字與它連，縣字不同。段氏倒置之，非也。施之義久矣。許君由樂施字，子旗乃知施之訓爲旗，而後以旖繼之。段殊不瞭。

於部列文，似後人改易。其次部首說解，統言旌旗，是用羽者皆旌，屬用帛者皆旗，屬也。當以旗旒旆旃旒旃爲首，而旂附焉。皆旗屬也。旌旒旃次之，皆旌屬也。旂雖異義，而亦實字，亦附焉。旒游二字次之。施旖旒旃旒，又次之。旒旌義遠，在部末，不宜也。乃玉篇次第亦與說文大同，蓋改易已久。

晶部壘下云：一曰星象形。從晶，徐小古。○復注中，故與日同。案此當爲部首。晶下之說，脫誤在此也。晶蓋當作晶，而又有古文作晶。云從晶者，謂晶也。云古，○復注中者，謂晶於晶中加點也。故壘之古文作壘。

疊之或體作也。亦當是古文云故與日同者乃牽合之誤。日部中古文及它部古文之從日者皆作。金刻亦往往如此皆誤也。日之古文曰。惟說文韻譜不誤。它本作橢圓形作。棗核形竝誤。蓋圓圍以象日之體中之曲而橫者。天文家所謂無定之黑影。詞藻家所謂烏跋也。不可縮之注於中。若亦以圓象其體。而以注中者象其中之光。續星圖者。大星皆作兩層。極大者中外兩層皆有。四出之光。次大者中作點。與此文同矣。篆文日字拗圓爲方。拗曲爲直字則拗圓爲方。而曳長其注中之筆。遂混同無別。此作篆者。不思之過也。然吾謂皆當爲古文星字。迨加生爲疊。而晶改爲子盈切。訓曰精光。遂各爲音義。是以一人之形。景分道揚鑣也。不思森焯之類。艸木可以有三。而日安得有三乎。星之三也。況其多也。有以三十二星合爲一座者。亦以三概之也。獨是參農二字獨從。它星甚多。顧不得與焉者。蒼龍七宿心最大。白虎七宿參最大。心固三星矣。今謂參七星。而唐風綢繆傳。史記天官書。皆以中三星爲參。直下之三星爲伐。相連以爲記。認吾鄉農夫猶謂參六星。京師則云三星也。故兩字獨從。而所以特重此二星者。皆敬授人時意也。毛詩夏小正。取諸二星者爲

多卽今之農人莫不驗之以爲田候也。況乎晶字不見於經而說曰
精光又爲虛字部中字則實字也以虛統實無是理也。今人日見水
晶遂若此字甚熟耳不知古稱水玉玻璃玉者皆是物也。西洋以藥
燒爲玻璃始別其名曰水晶。○周敵敵。皆從。然亦注中不從
日也。

段氏改朥爲朥是也。然篆當作明否則作明其篆猶不合漢書五行

志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朥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隱。初學記引云朔而見東方仄

隱則侯王其肅朥則侯王其舒肅者王侯縮朥不任事師古曰朥音

女六反案志以縮朥爲訓釋許以縮朥爲名目而初學記則引謂之

朥似記是朥其名也。縮朥疊韻字故可連名目爲解釋也要之晦朔

月見乃司天之過非關機祥。安邱城南有土阜與縣堂相直名曰印臺陰夕中夜登之見月哉在縣志不知是何說也。

有字說解極可疑王氏玉樹曰不宜有也者春秋釋例曰劉歆賈逵

因有年大有年之經鸞鶴來巢書所無之傳以爲經諸言有者皆不

宜有之詞也許從賈學故用其說筠案究爲偏枯之論又據集韻引

作日有蝕之無月字而食作蝕史記正義引有日蝕則朔月蝕則望

二句蓋許君既主不宜有之說卽引日蝕以證之而有字從月不從

日也。又因日蝕生月蝕。而後從月。一旬得黏連於其下。可謂迂曲矣。韻會引增韻從肉。正合鄙意。有蓋又之重文也。尚書以有爲。又鐘鼎文以又爲有。明乎其爲一字也。繹山碑明字兩見。皆從月。中筆上下不連。能龍之從肉者。皆作𠂔。則上下皆連。有固作𠂔也。心加又爲左。再加肉爲肱。是其比也。有字從又從肉。會意。又紫脂從肉而讀如柔。故王氏煦曰。古讀肉如柔。韻會廿六宥亦收肉。然則又肉皆與有聲近。與此字從匕從止實則匕止亦聲者爲一類。

崩下云翌也。說文無翌字。羽部翊飛兒。非此字。爾雅翌明也。郭注引書翌日乃瘳。訓明爲明日之明。蓋許謂明日之專字作崩也。史記夏本紀。蚤夜翊明有家。則翌亦作翊。而別爲昭明之義。廣雅崩遽也。則以崩爲今之忙字。

囧似卽目字。目之古文囧。形頗相似。它部從囧者。睂之古文睂。玉篇作睂。又作省也。睦之古文睦。特省奎之土也。其餘當不異觀之。古文鷲。玉篇亦作鷲。冒之古文圖。其上不可識。其下則囧也。直之古文稟。玉篇木部。譌作稟。夫此五字者。目義則近。囧義則遠。睂睦冒直篆文本從目。觀雖從見而省而從目。義亦同也。特玉篇當不作睂。圖譌

爲圖耳。段氏引漢石經明作明，則明之囙亦是目也。而許說不然者，今文尚書繫命，古文作囙命，既與繫同，自不得與目同也。蓋其與囙分別久矣，且既云讀若擴，蓋依放繫字以作音，又引賈說讀若明，是又依放明字以作音，從知許君於其音讀尚疑而未決，則其失傳甚明，而賈讀同明直以盟之兩重文一從明一從明也，或卽以爲與明一字矣。三國曹囙字元首，如國是目，乃於首有合，若足富臚，何由得有或，且部中盤字亦於臚無，法竊疑當收於明，報以字，文聖頌之，而以盤盟爲其重文，從明者如明水明大明命之類，以神明臨之也，禮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亦可證。
 夙下云從夙持事，句絕雖夕不休，句絕卽是言從夕矣。凡會意字，固必兩言從而牽連出之，不特言從者亦有。段氏增之曰從夙夕非也。夙夕二字亦不詞，以其說字義也。若晨下云，白辰爲晨，夙夕爲夙，則成詞者以彼處上文及此文解之，已明也。言非一端不可率意說之，隨筆補之也。

段氏刪弓篆非也。玉篇亦有此字，蓋弓爲未發，弓從二弓，則盛矣。乘從弓者，盛則華實垂也，其義相承，若謂弓音胡先切，則用爲聲之乘，不當胡感切。夫切脚取諸唐韻，豈古音哉？弓從二弓，弓乎感切，則弓之音可知。段氏不駁弓之胡先切，轉以胡先駁胡感何也。原韻弓有胡另下感，二切似弓亦當胡另。

切而玉篇仍胡先切

東部轄下云東也似東也之譌蓋字從東韋聲于非切與粵部轄從
粵韋聲于鬼切甚相似恐卽是一字若字訓東則當從韋義從東比
象之義何以在東部小徐曰言東之象木華實之相累也沿東下云
木欲華實來而所據本已譌作束故曲解之矣之籀文練說曰東聲
恐亦係會意總以東字少見遂譌耳走部趨字說曰走也入部內字
說曰入也皆以部首爲說解之例而轄之當云東也明矣○玉篇亦
曰東也廣韻直譌作棘無怪其曰束也矣
彙下說從西之故云木至西方戰栗夫戰栗連語也不可泥字求義
若說粟以戰粟亦將說戰以戰粟恐不足以言臨事而懼適成爲畏
蕙而已不可通也況戰粟乃粟字假借之義乃粟之本字早從其假
借之義以成字先後顛倒必不可通較之先有來牟借爲行來而大
徐謂麥字以行來之義而從夂來麥固猶兩字也豈若彙以本字之
借義卽爲所由以成字之本義乎案西之篆籀古籀𠃉雖不可限
定古文不作𠃉特𠃉可作𠃉則𠃉亦可作𠃉恐彙字本從𠃉與彙字
同偶然變體爲𠃉則因𠃉亦易譌矣如以古文從籀文爲疑則說解
之古文桌小徐本固作籀文桌也玉篇作彙是

齊下云禾麥吐穗上平也。案齊國以天齊淵得名。天齊者如天之臍也。左傳後君噬齊亦不從肉似齊為臍之古文。春官鬯人瓢齋注齋讀為齊取甘瓠割去祗以齊為尊案此則鄭君亦不用臍許君收齋于肉部而齊別為說解或誤且魏三體石經作𠄎竝出而無參差小徐所云兩旁在低處亦望文為義𠄎祗取便于書寫耳。鮑本作齊又將謂有此橫生之穗乎。部中𠄎字當是從妻齊聲妻者齊也。故訓為等特無妻部可附耳。考古圖𠄎𠄎𠄎字釋為冕齊二字果如所釋是即此𠄎字矣。

鼎部云古文以貞為鼎。案積古齋叔夜鼎籒自非茲太子鼎廟鼎叔單鼎自去貞師餘鼎𠄎𠄎止考父鼎𠄎𠄎皆釋為鼎貞敦蓋作𠄎𠄎器作𠄎則釋為貞皆其證下文云籒文以鼎為貞則無證大徐刪其有證者留其無證者誤也疑當云籒文以鼎為貝段氏所舉證是也。又積古齋季嬭鼎𠄎𠄎𠄎𠄎釋為錫貝馬兩薛尚功款識亦有此銘作錫貝錫馬兩本不與上句顛倒其詞段氏竝改上句之貞為貝蓋非也。然韻會引此二語在錯曰之下則是小徐語不必為之深求克下云肩也以仔下云克推之是詩佛時仔肩之意也。然曰象屋下

刻木之形與說義不相比附。然知說形非後人改者，自弓以下五部皆草木等葉秀實之類，禾與木皆有束，故束部承之。因木及片鼎之下半似片而克部又當承木意，且其古文作臬，與刻木象彖字相似，故彖承之。知屋下刻木非誤矣。然何以得肩也之義則不可解。禾下云嘉穀也，稼下又云禾之秀實爲稼，莖節爲禾，莖節則是下文之稽稈彙矣。於古無徵似許誤也。且禾下云象其穗既有穗矣，卽是秀實，豈惟莖節玉篇曰稼樹五穀廣韻種曰稼皆用七月毛傳意。種下旣引魯頌矣，則亦以稈爲禾稼之名。毛傳曰先種曰種，後種曰稈，依此推之，許說種曰早種也，則當說稈曰晚種也。乃曰幼禾也者，以經多以稈爲幼，惟魯頌爲禾名也。抑犀聲之下，小徐本有晚種後孰者句，以此爲兼義，故退於下。大徐不知而刪之也。知非後人改易者，種下引七月種稈而兩字相繼，種下引魯頌種稈而稈不繼，種而反在種字後，與種稠類聚也。玉篇次弟注解亦如此。然稀下又有穢穆私三字，皆禾之別名者，此不見經典之禾也。穢以下則統名之禾，非專名之禾，故本部七實字之後卽繼以五虛字，以後又列實字虛字，與它部例不同。然是許君拘處，此五字不專屬禾，禾欲其稠，穢欲

其稀而後文得彙則又專屬禾者也。臨淄人稱呼早
種之麥曰植麥穰下云耕禾閒也。段氏据周禮釋文改爲耨鉏田也。謂後人以字林
改說文是也。改者必多。特字林已佚不可悉知耳。而字林之所以不
同說文者。表其異也。耘耨之法自古言之矣。而用犁非古法也。故呂
氏謂之耕。吾鄉於秫用此法。用力少而成功多。禾則不可者。禾之種
也。密於秫。恐傷其根也。
案轆禾也。轆者車所踐也。蓋蹂躪之意。玉篇。𨔵。旅典切。轆禾。又音連。
與說文案字同意。段氏以把勞當之。非也。古無礪磳。不知用何物。轆
之木部。拂下云擊禾連枷也。枷下云拂也。淮南謂之秧。是皆擊禾之
器。非轆禾之器也。把說文作鑿。勞。今字作耨。鑿用木匡。鑿齒直下。剛
地用之。耨用條。編縮木匡之上。其形正平。柔地用之。段氏以轆為勞。
蓋以案列穰籽之間。揣測言之。廣韻廿八。獮。輶車。轆物。或作碾。然則
今之碾。古亦謂之轆。即用礪磳而謂之轆。亦其理也。段氏注糧字曰。
亦作糧。忽附此俗字。何也。玉篇所收漢碑之俗字甚多。不可勝引。孔
廡禮器碑。食糧亡于沙丘。即此字。白石神君碑。黍稷稻糧。且作梁字
用矣。

耑似當依漢隸作耑。蓋此字與阜字一例特阜重在下之根。耑重在上之端為不同耳。其說曰：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生形而不正者，初生必句曲，所以為耑也。若下半似而字則非根形矣。物之根必直下，而後有旁出者，木禾等字可考也。若夫而則頰毛也，毛生無定，故四之以見其多而已。耑則不然也，即觀段從耑省而作牛，第省其歧出者，亦可徵也。

龕下云：葉似韭，此緣其字從韭，故以似韭黏合之。然龕之本如水仙花，葉正如葱，其滑為露，所不能露，故曰龕露。華實亦如葱，尚與韭略似也。造字者以其同為葷辛之物，故從韭耳。如璠乃小蒜，亦從韭矣。蓋分別部居，許君創之，故每字下必有黏合之詞，理勢自然，不須深究。

瓠下云：匏也。段氏以七月傳壺瓠也為假借，此以今義疑古義也。瓠字既在本部，則以是瓠剖之為瓢矣。蓋今呼細而長，堪為羹者曰瓠，大腹者曰壺，盧古蓋不別，故本草綱目引唐韻曰：瓠音壺，又音護。瓠，醯瓢也。玉篇：瓠落胡切。瓠，瓠也。廣韻十一模：瓠下云：瓠，瓠也。李時珍所謂唐韻蓋即此。然足徵唐韻亦必有胡音，大徐蓋習熟時語，祇

檢去聲。故第引胡誤切也。

突下云從求省頗迂曲似可云從又。玉篇作窶。廣韻四十八感亦作

窶。廿一侵作窶。所今切。据其重文窶。知為窶字。○說解曰。漢也。一曰

窶突。汪刻小徐本作窶。似說窶別本仍作突。窶。漢在水部。水名也。則此所云漢者。乃分別之詞。謂

深淺當作窶淺也。然又曰。讀若禮三年導服之導。廣韻亦收感部。與

禮同音。是不謂讀若深也。乃玉篇式林切。大徐引唐韻式鍼切。皆與

深同音。大徐本無讀若導服句。或以其音不協而刪之也。然探固從

突聲。深則轉音。石州曰古侵聲。同韻非轉也。要皆閉口音也。何不協之有。且窶突之說。廣

韻感部先出之。而後引說文深也。似窶突不本說文。而玉篇祇云窶

突。又無深也。一義。廣韻侵部窶字。祇云突也。竝無窶字。將無說文本

作突也。初不指謂窶突。或有增窶字者。或有譌為深字者。後人掇拾

之。而加一曰邪。

窶玉篇作窶。普孝力救二切。如昉從卯。而詩風與稠。猶為韻史記昉

或書作留類也。即今留劉之從卯。雖異說。文音理自協。段氏改窶而

不敢改昉。將無以窶罕見邪。集韻十八尤力求切。內收昉字。云是名引詩維參與昉。然三十二巧矣。從切內收昉及古文昉。而又不作昉。

疒疾蓋同音。而各義也。女危切。非是。許說之從疒。矢聲亦未然也。疒

疾病之正字其字指事疾則疾速之正字當入矢部從矢疒聲言其速如矢也籀文作疒絕無病意亦可徵也蓋古人用字貴茂密故不用疒而一切用疾許君亦未能區別之

痲下引詩譬彼痲木案詩自作壞毛公以壞義與疾用無枝不連貫也故傳曰壞痲也此毛公改經字例也即如怒如調飢傳曰調朝也夫壞尚可訓為痲調豈得訓為朝乎鄭君乃云讀為某毛公無此例壞痲也者言痲以聲譌為壞也調朝也者言朝以形聲並譌為調也敘曰詩毛氏則毛公為許君所宗故引此兩詩皆直用毛公所改之字段氏曲說豈有當乎

瘍頭創也此緣死頭瘍也寫者誤增頭字段氏以為贖字是也左傳生瘍於頭若瘍專屬頭瘡則傳不言於頭矣

瘡之籀文瘡段氏据篇韻皆作瘡而疑其誤非也隆從生降聲降從阜阜聲則瘡從阜聲自合且奎不成字玉篇廣韻誤也

瘡字下嚴氏引左桓六年傳釋文似有欲補之意而究不言補案陸氏既云說文作瘡則瘡字當補矣又引說文曰瘡瘡皮肥也則當并補瘡字而說之曰皮肥矣鍊橋不言補嫌其多邪不知當補與否不

論多少但論是非。瘞是名目，小腫是訓釋。一曰族瘞者，瘞之別名曰族瘞也。族瘞雙聲，瘞當如左傳之蠡，釋文力果切之。音瘞，瘞疊韻。短言也。此是此猶之次疾黎，藟須從齊，疾藟須從齊，黎藟須從齊，皆疊韻。短言之則曰瘞，藟藟長言之則曰族瘞，疾黎須從齊，藟藟須從齊，皆疊韻。短言從不必如州瘞，既從疒，卽族瘞不必如疒也。豪無所闕，何補之有。如補之曰皮肥，則藟是蔓菁，須從便不是蔓菁邪。釋文所引不知誤以他書當說文，抑爲說文之學者所附益矣。如未從上小言字行之小者乃社安篇所發李少溫之說而爾雅疏互引爲說文。

兩五音韻譜作兩，蓋以兩兩從之，故使上出也。段氏改爲兩兩，則又以兩字不上出也。此程子所謂扶醉人者矣。兩字必不上出，兩兩所從之兩，必當上出，兩之不當上出者，其說曰再也。從口闕竊肌揣之，此指事字也。口爲界，一以分爲兩區，而入其中者，各占一區，則取意祇在口內，何事於上出乎。兩兩之必當上出者，卽以兩下說解，從一兩平分定之。此句小徐本作從一從兩，兩平分也。蓋不知而作小徐誤用之，必作從一兩平分而字義乃見。從一者上體也，從兩者下體也。苟不上出，則是一兩而已。何以見其爲平分乎。必分之者，廿四銖爲兩，而十二銖爲一黃鍾之重，故分之也。兩下云平也，亦沿此義。○

秦半兩錢作兩。漢好時鼎蓋作兩器作兩。网字全體象形。說曰從冂非也。網形上斂下奢。與冂形大異。因其中有从。始平其上耳。石鼓文則作𠃉矣。即如古文冂。小徐作𠃉。而曰𠃉與冂義同。固是誤認。然可知本形作𠃉。上象網下象其目之鋪張也。要是形聲字。必不古於象形之网。玉篇網罔罔下云同上。网下云古文似得其實。籀文网之加一也。小徐曰從冂非也。一在𠃉之下。此網之下網也。以鉛或鑲為押脚。或兼以木佐之。○從𠃉之字。网外有某。算之从𠃉。其白地亦實。网之从𠃉。其白地皆虛。與罔同義。罔之𠃉是樞形。與冂同。不必云從𠃉也。鼻之象皮縫及文飾者亦相似。衡之古文象則當依玉篇之與作𠃉。仍是從角。其文向右耳。

粟下引詩可疑。毛傳曰深。深疑毛公所據詩本作深。深古作突。說文突深也。恐即述此詩。毛傳鄭君所據詩本作深。故以為深之省。而說之曰冒也。明是兩字音義俱別。許在鄭前。何以豫同。鄭改乎。陸氏為鄭作音。不為毛作音。疏亦依違其間。謂同是粟字。毛說以深。鄭說以冒耳。恐皆未詳審也。說文所引之詩。吾疑為後人據箋加之。且冒也之說亦後人以鄭箋易之。玉篇粟罟也。置也。似冒也之廣韻五支武移切。

內收采案二字云罟也間隔六字而后收采字云采入也冒也周行也然則采案直是兩字吾恐玉篇廣韻所謂罟卽本之說文也本部自首至罟皆網名罟非真罟罟以下六字皆從罟引伸之義羈從網比象之義故以殿末若罟訓冒則當與罟置爲伍而在網名之中殊可疑也似是校者不知毛詩作突遂竝以鄭箋冒也改其說解殷武釋文引說文冒

也小徐本又訛爲周也大徐遂作周行也展轉迷謬矣
小雅畏此罪罟大雅天降罪罟段氏以爲皆罟案罪罟平列語甚平實若作刑罟之罟則迂曲矣且下二章譴怒反覆皆平列字不應首章用側串字更微之畏此簡書是畏此之下皆平列字不用兩義也瞻卬罪罟不收卽是六章天之降罔傳云設罪以爲罟頗覺其迂也詩言罪罟猶易言網罟今多複語古人已然○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及罪至罔加亦複語亦以罪與罔對言○捕魚竹網余江行於港中恆見之段氏以竹爲行字豈未見邪小徐本挽竹網二字不足據若去之而祇存捕魚二字則與漁字同訓義且罪字上下文訓魚網者凡十字捕魚則是虛字不當介乎其間
罟下云釣也則是動字不宜廁網名類案其音與緡同而諸書皆不

謂為一字。或者自罩至麗凡十字皆魚网名。罽罽皆捕魚事。皆不用網。特以牽連從網。遂附此邪韻。會引博雅。罽罽皆廣韻。亦曰罽網。則是网名矣。然與釋器免罽謂之罽。罽罽謂之罽。不合。說文亦无罽。殆所据本作繇邪。

帟字說解段氏改之。若將以復說文之舊者。不思古不名帟。此篆蓋六朝以後增也。玉篇巾部次第與說文異者。絕少。惟帟作愬。愬無帟。是以今字說古義。後人見之。以為遺漏。故補入。而各附常帟之後。卽幡下云書兒拭觚布也。恐亦本在帟字說解中。旣補幡篆。卽割取以爲注。故成文義。而帟之下裳也。卽放常之下帟也。以爲詞。則不成文矣。夫帟爲漢人之名。蓋兼上下不第。如段氏所引。纒領當爲在上者之名。而裳不兼上也是以云下。以別之。若夫常之居下。經典灼然。豈嫌於旗常之在上。而別之乎。今云下裳是不詞也。是以顧氏亦不收。孫強輩始增之於後也。

玉篇無帟也。非無帟也。帟乃輒之譌也。說文帟字之次。與玉篇輒字之次。正相當。二篆相似。又皆訓爲領端。則帟爲輒譌。可知。旣譌之後。

校者見不譌之本而不敢輒改故附之部末相倫切亦未必出自唐

韻直是大徐以意增之耳不然廣韻承唐韻之後而反無之乎集韻則有之知字籍

念古念可文試思輒字在帶憤之下帔常之上以類相聚宜也若夫帚字之

下其義漸遠至於布字領下四字皆布名第以字皆從巾不便立布

字為部首耳直是別一部矣安得此下又有訓領端之輒乎讀至終為乃檢段氏書則已先

我發之幸其同心亦不剛也

帋下云縈裂也似當云帋縈裂也然縈下云殘帛也不云帋縈也從

知帋縈為一事而兩名許君以縈說帋再以裂說縈而其裂也則由

於敝敗綻裂而非裂夫新帛故縈下又以殘帛明之此類頗多勿讀

為一句大徐先列切文所例切段氏祇用所例切而又曰廣韻音書案廣瓶十三卷縈殘帛所例切十七解縈相絕切縈縈批花今製縈花

帚下云從又持巾埽門內泥字形而釋之又嫌於帚不以巾為之也

乃解之曰少康初作箕帚云初作者以見前此無箕帚祇用巾也可

謂迂曲矣說文言作者揮作弓杜原作林酒之類言初作者吳牟初作矢伯益初作井之類作即是我說以涉周納然即

作者不一人益同是實帝巨兩人共作也抑或彈起於古之考先周九杜康黃帝時人作者大抵在此

時前此尚無盤織安得有巾可用以埽乎竊意帚字以會意定象形

與果字同例市象眾艸之形尚恐無以見意乃加又字於上埽者必

俛故手在帚上也。帚，慧同。物字當同意。集韻韻會引說文：慧從又持，艸，艸字韻會引說文有拜，今本脫也。又從慧之字，大抵從拜，丰訓艸盛，則亦象衆艸之形也。其器在上，故手在下。蓋埽梁棟牆壁之狀，既無巾字，則直象形而已。其器在下，故手在上。蓋埽地之狀，總之以手持帚柄而已。可知其同也。鄭君謂刻為萑苕，杜元凱釋刻以黍穰，鄭君之墓在吾安邱東鄉之礪阜，吾鄉今用黍穰作帚而呼之，則曰茗帚也。許君不言作帚之物，為其礙從巾之說乎。蓋緣帚帶下半相似，是以致誤。○吾因此疑妻字從慧省，與婦從帚同意。妻之稱，蓋自夫言之，故曰與己齊。蘇中文字小徐作己而其字即從向上之慧引而進之之意也。婦之稱，蓋自妻言之。詩曰：三歲為婦。史記曰：自吾為子家婦，是也。故其字即從向下之帚，卑伏之意也。爾雅繫夫言之，皆曰妻。如妻之父，妻之母，昆弟之妻，是也。曲禮生曰：妻死曰孀。鄭注：孀，婦人有法度者之稱也。尤可徵也。爾雅又曰：子之妻為婦，弟之妻為婦。上言妻，仍繫諸其夫。下言婦，則自尊者長者言之也。許君說妻字，似不貫串。大徐緣奏字上進之義，以為說亦恐未然。如謂省慧為圭，則省之太多，無由知為慧省。則慧係會意兼象形字。又字不省，上半可以任便。

省之也。周邠鼓篚，帑字，卽囊字也。以毘爲圭，亦可證。

帑下云：金幣所藏也。從巾，許君蓋無如何而作是說也。帑藏之名，經

典無徵，蓋直自漢起。說文括字曰：自漢已太守，張納碑始以爲聲藏之帑。許君不用經義而用時義，殆由其

字從巾，云金幣則尚有關係乎？竊謂巾非字，直象鳥尾形而已。小雅

樂爾妻，帑左襄二十八年傳以害鳥帑。孔疏：帑者細弱之名。於人則

妻子爲帑，於鳥則鳥尾爲帑。妻子爲人之後，鳥尾亦鳥之後，故俱以

帑爲言也。筠案：疏說字義未說字形，當是下形上聲，由鳥而起，言人

已是借用，再用爲帑藏，又細弱之名之引伸。俗謂細軟是也。其中當

作巾，三正直齊。漢董誥城上鳥尾畢，通蓋鋪也。巾則其尾平鋪之

狀也。既有梟字從鳥頭，卽當有帑字從鳥尾。特梟所從者誠鳥字之

頭，而帑所從者非鳥字之尾，又別無它字從巾象鳥者，是以許君不

敢質言也。商兄丁尊，蓋亦巾器，皆鳥形，其巾皆足也。非尾也。然

足徵鳥類之字有從巾者，業下云：從巾巾象版巾，非佩巾，祇是象形

與帑同也。然五經文字曰：說文乃胡反，字林以爲帑藏之帑，知今本

以字林改說文，惜張氏不引說文義。

確下云：鳥之白也。玉篇：確，確，白也。鳥白也。案大雅作翬，孟子引作

鶴鶴羽部鬻下已引大雅矣似雖為後來分別字又案大雅釋文引
字林鳥白肥澤曰鬻與說文鬻下說正同豈字林始收鬻字後人羸
入說文邪抑陸氏因便引之不論時代先後邪

窠字從白玉篇收之白部而字作窠不知變通而今人固執從之不
知玉篇時有誤字如保作保誤子為子也不知作保者正不誤也讀
書何可耳食五經文字有窠九經
字樣有保保皆平九

有又一字補證

積古齋康鼎艾伯內右康無專鼎司徒南仲右無專頌鼎宰宏右頌
平安館師奎父鼎司馬并伯右師奎父趨彝并叔入右趨甄鼓司徒
單伯右內甄或言入或言內知二字古通故說文
曰入內也內入也非徒辨注而已有右者將錫命之則使大臣與之階
猶燕禮以臣為賓即立膳宰為主人也必右之者尊異之也左傳楚
人尚左則是華夏尚右也此禮漢時猶沿之淮陰侯傳東鄉坐西鄉
對師事之是也諸銘皆言右惟平安館穴鼓曰并叔有穴即令字獨
作有可知有右一字也器銘之右與說文又字義相當可知又有一
字也詩小宛天命不又傳曰又復也賓之初筵室人入又矧敢多又
箋竝曰又復也據許君訓又為手知其解此三又字或異於毛公左

昭元年傳天命不祐與小宛同詞知又即祐也而祐當作右詩維天
其右之保右命之是也賓筵兩又字蓋作取字解又是手手能收物
猶檀弓謂執弓爲手弓也

補正

蓋枝之從支非意非聲故以可爲杖起從支勉强歸之會意二葉前二
行之注

樂天詩曰錢唐蘇小小聞道最天斜二葉前
十四行

似槐者名槐樹又有似柳者名柳樹二葉前
十六行

兪盛朱市之隸變一形也蓋漢初已然甘棠之蒂東門之楊之肺皆

兪盛義也以旣變爲市故加艸加肉以表之乃采芑斯干之朱蒂車

攻采菽之赤蒂可以直作市矣亦變之使與蔽蒂同形知是相沿已

久不加察也韓詩外傳作蔽蒂殆欲使之別于赤蒂乎六葉後三行
小注在○上


○今又思杜林說似謂索非從艸盛之兪而從朱市之市也蓋以艸

兪字與糸懸絕難合爲一字朱市是服飾糸可作衣其物相近故疑



其從市也然索以繩索爲正義古今無異說且作鞞以皮不以絲終

屬鞞強故存爲別說乃不直去之者則以兪與糸市與糸其難爲黏

合正不分低印也六葉後五行
之末結此



鐘鼎無字。似是小篆分別之。九葉前

十行

平安館凱鼓倒之作。則與物情不合。其吳尊亦作也。九葉前

七行



筠清館所收宄敦曰井叔有宄積古齋所收宄彝則曰井叔右宄一

人之器。而一作有。一作右。明是一字。且字作。下从。與上文十


有二月之不同。是為確證。○筠清館史頌敦曰休又成事案又


即有字與周頌休有烈光同意。師寰敦曰休既又工亦似是休既有

功。十一葉前

又念字。元首或取元首明哉之意。以明為一字。十一葉後


十七行


有字。十二葉鐘鼎文齊齋二字。祇此五形。漢光和斛始


有字。十二葉

此據吾鄉諺語說之。直隸則鑼亦通呼為務。鄉甯但有務而呼為抹

子。十三葉後

寤部從。部曰倚也。凡夢由臥生。臥必有所倚著。無論有病無病

也。故寤部所屬十字無病者八。而無不從。玉篇本部多寤寢寤寤寤

四字。無一涉及病者。說文惟寤寤二字。皆說以病部。繼其後而說

之曰人有疾病者。部中字無非疾病也。乃小徐嫌倚也之訓與疾病

不貫而改之爲疴遂大謬矣。疴隸作疴然玉篇疴女尼切又音牀廣韻二十一麥疴尼尼切又仕莊切十陽疴士莊切又女尼切集韻亦兩韻皆收二十一麥有籀文疴疴蓋聲也陽庚古通故凡從疴聲之字鑊橋斷爲卽此疴字也諸部從疴聲者壯牂牁牂牆及兩籀文牆牆牀狀將戕牂牆及古文牂籀文牆從壯聲者莊及古文裝裝裝從牆聲者牆從戕聲者臧及籀文墜戕從牂省聲者將從將聲者蔣雙籀從將省聲者漿漿及古文牂至於從牂省聲之妝乃不知音者所改蓋本作疴聲也夫此三十二字者其三十一字皆與士莊切符合惟牂士角切不合然猶是雙聲與女尼切必不可合也疴之篆當作疴故隸直其曲而作疴玉篇寤部但從疴不從疴也二徐皆斷之爲疴繫傳又特解一字而其誤成矣乃疴又變爲疴者此可以俗字證之玉篇廣韻牀有俗床字韻會塵同瘞且牆俗作廡玉篇廣韻廡下皆云同上不敢目爲俗字則以見於左氏也不知此是隸變堯廟碑作廡韓勅後碑作廡此初變之形也曹全碑作廡此再變之形也卽如莊字孫叔敖碑作莊嚴訢碑作莊皆有疴而無艸也廣韻收俗莊字吾鄉俗書卽作庄亦沿乎此矣○吾疑病字卽是病字加一耳

與寔加宀爲寔同音義皆不改也。惟爾雅釋天三月爲病，殊難解。或謂三月多病是以被楔乎。釋文曰：本或作寔，有孚柄，況病匡詠，陂病四反。篇海寔驚病也。與說文病同義。玉篇寔筆永切，穴也。則音義皆異。其說病字則與說文同。吾又疑寔寔二字不必分別。宀部寔臥也。篇文作寔，此寔不尸之寔也。本部寔病臥也。從寔省聲。然經典寔字未有涉及病者。即檀弓曾子寔疾亦謂疾時居正寔耳。否則謂臥病耳。若寔疾是複語。下文又云病不嫌其太繁乎。玉篇云：寔臥也。引論語寔不言。又以寔寔爲其重文。其宀部亦收寔寔。十五葉子疾一係刪去以此易之脈經卷八枝語云：瘕一作瘕。說文有瘕無瘕。急就篇王氏補注引說文曰：瘕中寒體彊急也。玉篇瘕渠井切。風強病也。瘕充至切。惡也。與廣雅同。蓋卽采自廣雅。廣韻亦兼收此兩字。音義竝同。玉篇集韻瘕下有一曰：風病向案脈經云：頸項強急。又云：傷寒八九日風溼相搏不能自轉側。又云：不得屈伸。與說文中寒體彊急合。與玉篇集韻言風亦合。惟脈經屢云：溼家則瘕病所重在溼。爲玉篇諸書所未及。要之字書可偶舉一端。醫書必當詳悉。亦不害其爲合也。脈經當以瘕爲正。六朝寫書用草字因訛爲瘕。後人因別爲之音。猶彪訛爲彪。遂

音下甘反也。

十五葉在字條之前
後兩字條之前

有古器二其文曰馬兩與說文再也之義合皆作𠃉漢器始有斤

兩字大率作兩惟菑川太子鑪作兩陶陵鼎外黃鼎皆作兩

其文皆上出

十五葉後
十一行

兩覆也讀若晉呼訝切案覆字三義反覆與傾覆為一義部中覆

二字是也掩蓋一義覆字兼之夕部爰下云包覆卽此義也釋詁覆

察副審也又一義部中覆字是也竊意此三字皆從兩則兩當兼此

三義然傾覆乃反覆引申之義似非兩字所有且呼訝切亦由雙聲

而變六朝音也古當讀如呼懶覆也懶當為兩所孳育又賈字亦當

是兩之繁增字與俗估字同謂反覆估定其價直也

十七葉在字條之前增此

說文釋例卷十八

安邱王筠貫山學

存疑 八九十篇

儻下云未冠也與辛部童字之為罪人者迥異矣今人僮童互易前人已辨其誤然有一事可證許君亦以童為僮目部之言目睛也曰牟子者一見曰童子者五見夫牟子者睛所照者與物侔也童子者睛中之人小如豆故謂之童也何取於皐人而侷之乎

僮下云人姓伋下皆曰人名倩下曰人字皆改易之文也古聖之姓多從女女部字以姓訓者尚必言其所由況僮為後世之姓如更無它義則是蠻夷姓也孔子之孫字子思燕伋亦字子思則伋之義可知伋下引論語陳伋今論語作亢當是亢字子禽爾雅亢鳥嚙可知取字之義矣僮下云伋也則伋當以健為本義說倩以人字尤不可通字生於名如所云古人名於字子游古人名嘉字子孔豈如此泛然以人字說之乎

仞下云伸臂一尋八尺言尋與仞異名而同實也段氏以七尺之說為是引程氏說以實之吾遂以兩手度牆則其高廣固相等也段氏

又引攷工記廣二尋深二仞以其詞之異徵其實之不同夫自廣尺
 深尺廣二尺深二尺廣四尺深四尺廣八尺深八尺無不廣深齊同
 者獨至於滄則相較者二尺非物情也疏例不說法不足取信段氏又以尺下說尋
 仞並舉知其不同物又非也許以諸度量連言之耳若有意殊別之
 則仞短於尋其次反在常下且云皆以人之體爲法常字固不以人
 體爲法也周禮注每云倍尋曰常疏亦不言名常之由蓋即謂大常
 也夏官節服氏袞冕六人維王之常案車軫四尺大常建於車人
 長八尺維大常之節服氏立於地以此揣大常之度非一丈六尺不
 得而維之也蓋常之長必一常於是爲倍尋之名耳○攷工記廣二
 尋深二仞是以方言曰度廣曰尋杜注左傳曰度深曰仞也尋從又
 從寸又寸皆手也謂伸兩手度之也仞從人長八尺謂其如人長
 也故爲山九仞夫子之牆數仞掘井九仞皆深數也言尋者惟大戴
 禮舒肘知尋確是廣數而夷矛三尋枉尺直尋散文則通矣
 仔下云婦官也當云倅仔婦官也漢書昭帝紀師古曰倅接幸也仔
 美稱也故以名宮中婦官倅音接仔音余字或竝從女案本部倅下
 云飲也飲便利也玉篇曰詩云征夫倅倅倅樂事也本亦作捷又

音接僂仔也然則音捷者飲也音接者婦官也而仔字只僂仔一訓竝無它義是漢字也

付下云從寸持物對人物字似無著或是從又持物對人物謂一也假下云非真也既非古義大徐因補借字說曰假也亦謬段氏和之特以借字盛行於今耳案又部段下云借也則假乃段之重文書之假手禮之祭器衣服不假左氏之不假易孟子之久假皆其義至史記始以真王假王對言故知非真也者漢義也即補借字亦當與段字異部轉注今日曰假也則借亦為非真乎鈕氏說文續攷云詩抑借曰未知漢書霍光傳引借作籍疑籍又引墨子有假藉作藉而不作段而薛宣朱博傳贊作假借武梁祠石刻有借字然則漢人作借也然則補之者是以隸生篆也說文序例說解用漢字多矣不列於篆者多矣如敝下云妙也段氏改之大徐補借段氏又依之不知其兩無當也特是經典多用假吾即不敢謂為俗字而古之俗字往往加人旁猶今之俗字往往加口旁假從人而說曰非真豈不為偏乎本部序字倫理不甚清無由揣知惟鼎臣補之而云資音切不云子夜切猶可恕也

五字助者藉也即所謂使其民如借也而字不作借初學記藉下引說文云籍田者天子躬耕使人如借故謂之籍與今本不同

儀下云度也少牢下篇曰其胥體儀也鄭注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淮南倣真篇曰不可隱儀揆度此皆用儀之古訓者也義下云己之威儀也經義述聞兩引之其一作威儀非許君意也其一仍作儀以儀釋義謂古用威儀漢用威儀也肆師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故許君說誼曰人所宜也與禮記義者宜也正合敘文四用誼字皆與古法相應也又詩楚茨禮儀卒度韓詩儀爲義大司徒以儀辨等小宗伯肆儀爲位注竝云故書儀爲義杜子春讀爲儀典命掌諸侯之五儀注故書儀作義鄭司農讀爲儀推尋肆師注則司農子春皆知古人用義而改之爲儀許君鄭君皆依之所以適時也然經典中有用義字古訓未經改爲儀者禮記大傳別之以禮義制之禮漢書禮樂志作義制之禮儀樂記禮義立則貴賤等矣緇衣則義不壹下文引詩其儀壹也此四義字鄭注未言其即儀字疏遂以宜也解之非也莊二十三年左傳朝以正班爵之義北堂書鈔引作儀僅有存者所當詳察不可隨文解義也

俛倪二字小徐本倪在伎下侈上蓋大徐遂使相就是也竊疑說解亦有闕說俛倪疊韻蓋連絲字俛下當云俛倪益也倪下當云俛倪

也阜部睥下云城上女牆俾倪也是亦增益於城牆之上者也字又作埤埤睥睨說文無埤睥二字土部埤增也增益也是俾埤同訓後人因埤作睥因睥作睥也史記信陵君傳俾倪故久立索隱俾滿計反倪五計反以義言之當作睥睨然爾雅釋魚之言龜也曰左倪不類右倪不若鄭注周官卜師用之賈疏以向左右睥睨申之是倪睨通也○人部次序

大小徐本及玉篇皆乖異無從得其脈絡

偽字下段氏所引後漢書出崔駰傳本文作悔不小靳注云靳或作偽說文曰偽引為價也段氏欲詞之簡今人猝不明白

恍下云小兒殊不可解嚴氏曰今越語作觥飯不及壺飧注云大飯

按從光之字皆大而云小未審也校議書眉有校語曰食乃飧之爛

文壺乃壹之訛字壹飧見梁孝王世家一飧見三國志賈詡傳注壹

一同字史記淮陰侯傳注如滄曰小飯曰飧以上蓋說秋農尚書語是書韻假自尚書之字筠案廣韻

十一唐恍盛兒十二庚則如說文而作壺飧集韻亦同而作餐滄即

餐之重文也玉篇作滄知其本作滄且引韋注恍大也大飯謂盛饌

則仍是大飯不及小食也

僂下云讀若雞小徐作鷄僂雞鷄三字大徐皆引唐韻力救切玉篇

僂力救居幼二切然一曰且也之義當如段氏音聊集韻三蕭聊字下有鷄僂二字僂且也願也廣韻僂力救切癡行兒似兩義當分屬兩音

段氏疑俗字是也小徐本答俗相連恐係後人增入以義相屬也字從兩人即足徵其非古乃玉篇有之又不在後收俗字中

僂字說解後世語也祇毛詩屢舞僂僂一見此字而重言乃形容之詞凡詩形容之詞用本義者半不用本義者亦半賓筵其用本義邪案魯爲粟之或體粟升高也遷字從魯說曰登也仍與升高同義知爲一字恐僂亦是魯遷之異文云僂僂者謂其遷徙不常耳若謂舍其坐遷屢舞僂僂以遷僂連用證其不同則反以我爲讎賈用不僂本係一字而兩義今且改之爲兩體矣漢高祖本紀讎數倍尚不作僂知僂爲魏晉以後字也尹向家良純元不三碑皆假僂爲遷

僂字之次小徐繼僂大徐閒以僂字恐後人以仙字屢入變形爲僂也玉篇有仙字云出聲類李登晉人也仙字之作亦有年矣殆寫者嫌其不古而變之又改其音耳大約本部字多可疑段氏所疑僂僂二字定當刪蓋此部當以偶弔結尾人之終也以下不當更有字即

如僂字既訓長生則當與倭侏類列樹字訓市訓市皆非古言也○玉篇山部𠄎五虧切人在山上今作危案危似當作𠄎二字皆從人其山厂又同意也且恐𠄎即𠄎字隸異而篆同也蓋𠄎𠄎一字而危又𠄎之累增字唐韻𠄎呼堅切未必可據

𠄎下云未定也段氏謂當作定也以詩禮訓定之疑為𠄎之譌玉篇作𠄎魚其切未定也亦作疑嫌也恐擬也又古文矣夫段氏致疑之由以𠄎疑二字形似如玉篇則是從矣非從矣也知矣非譌者以又

古文矣一語定之說文亦有矣古文矢字一句似足徵其非譌然矢下固無此古文即云說文亦有矣古文矢字之首即鏃也再加寸以為鏃則復

即有之亦當是奇字也子部疑下又云矣聲而不云矣聲繫傳曰幼子多惑也止不通也寸反比之也矢聲大徐引而倒亂之已不可通

又自增矣古矢字一語遂致小徐反比之一語全無所著誣也然則

𠄎下之矣古文矢字蓋後人所增故與疑下說解參差廣韻不收𠄎

集韻收之亦作𠄎矣更足破古文矢字之說矣此說與前說精字亦其當再詳之𠄎字蓋兩形各義許君誤合之也此敘之𠄎從反人其篆當作𠄎部

中𠄎𠄎印卓且從之一名𠄎之𠄎蓋本作𠄎象𠄎形與𠄎篆作𠄎相

似其物本相似也。勺之柄在下，匕之柄在上，耳部中匙，歧項從之。此據
也。匕頭項也。而勺其它部之從之者，此用比敘義。邑下云匕合也，亦同意。旨，實項字仍當屬人
 皆皆柶義。至於鳥字，則許君牽合之別有說。由此觀之，其為兩義較
 然明白。反人則會意，柶則象形。斷不能反人而為柶也。乃許君合為
 一者，流傳既久，字形同也。即如篆文，辛卒判然兩形，今合之為辛矣。
 於是爭其畫之長短，苟非說文尚存，何由知其異哉？由篆變隸，其蔽
 如此，則由古文遞變而為小篆，豈能無一混淆者乎？許君於欠介小
 異尚且別之，而此字偶然不別，不足異也。又案詩有棘棘，匕毛傳匕
 所以載鼎實，疏引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詩又云有棘天畢，毛以為
 掩兔之畢，鄭以為助載鼎實。步天歌云畢恰似了則亦是匕也。疏引特牲饋食
 禮曰：宗人執畢，彼注云畢狀如又蓋，為其似畢星，取名焉。然則棘匕
 之匕，其篆當與名柶之匕同。許君不及此義，何也？歧下引歧彼織女毛訓跋為陽案
平柄○本部中字，但由反字著想，即得其義。織女三星近似又形，但不如畢星
 嚙下云：象髮白象嚙形，皆可疑。首下云：象髮也。然則𠃉為髻之
 古文，許書未出此篆，猶或係後增。注解則此云：象髮猶可也。至凶
 在十篇，說曰：頭會嚙，蓋然則嚙從凶者，謂嚙在凶中也。安得云象嚙

形哉

疑其改向象自形則自部說既明白又非別為何事複說

又案子古作孛似齒即古函字知不然者以巖

下說解知之

卷十九繼字下別有說

殷下云從身從殳似當云身亦聲中庸鄭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

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胃與紫身衣同聲故疑當云身亦聲釋家言飯依當作歸身墨韻字也故許以歸說身

裹衷二字玉篇以為一字豈以當時已合用邪抑如袍裏之誤合邪

小徐本無衷字据其用大徐語又言切不言反知其本無也○本部次序玉篇大同釋在褰之下禘在朽之下皆當依之

裕下引易曰有孚裕无咎有孚諸家作罔故其說之也罔字仍是摧

如裕无咎仍是貞吉則周公何事重複言之蓋作有為古本也初六九四陰陽正應其情欲進又卦為晉則時亦當進故曰晉如也初無

位二二有位又閒隔初與四之中彼嫉四之將羅致初也豈不阻澆之故曰摧如也然不以摧而不吉也正應則貞貞則吉故為初釋其

疑曰有孚若曰無傷也有與爾孚者也但尚在事外似莘野渭濱之時不可躁進以取咎裕则无咎耳如此依許解之易義便通達不重

複故知為古本也如疑吾所說者貞與孚有複意則貞者言其分也

字者言其情也如睽六三上九亦陰陽正應不為不貞惟其時當睽也則三傷而上疑矣

余弟乾曰初言有孚有期之春故僅有也三言眾九無間之春故曰眾也

卒下說解段氏改竄皆非也卒為衣名故入衣部其衣名卒而衣此衣者即謂之卒猶甲士謂之甲也人皆知卒為人不知其為衣故曰隸人給事者衣為卒若刪衣字是訓卒為人也以人所皆知之義何煩費許詞乎然何以衣為卒也故又申之曰卒衣有題識者以象題識而非於小切之人故解之而不出其字段改為一豈有當乎卒與禡相似亦屬指事○卒篆之下繼以褚篆說曰卒也謂衣之名卒者又名褚也方言楚東海之間卒謂之弩父或謂之褚郭注言衣赤也褚音褚案許說固本方言然以其衣卒而謂之卒以其衣褚而謂之褚皆從其衣而名之也

考下云易省行象二句段氏改之非也蜥易緣物而行老人之曳踵似之故從易省然以四足之物而象二足之人殊疏闊也故變其文曰行象蓋許君亦不能確知考字之義故仿佛解之如此○筠嘗問吳伯和先生鍾鼎文以多為錫何也先生曰即易字象蜥易之形錫字之省借也先生名鼎臣北平進士官贛州知府罷職居貧吾嘗從

之問故今卒矣孤孫隨其婦翁南下乃有血疾追念先生為之黯然尸下云陳也象臥之形案當為會意字說解當云從形人觀部中字皆取人義可知蓋篆本作尸有從之者乃垂一足以美觀耳說詳說文韻譜校從尸者尸尾履三部尺又以尸象手足又以尸象物人無尾也履之尸則仍是人人部併下引疑與稱功是部速下引作疑吾部疑連也與借其也不同意此借尸為人之證也

居下云從尸古者句居從古大徐曰居從古者言法古也義是而語未明蓋居者蹲也蹲非禮也然且不為大過者以其從古人也古者荒陋不以蹲踞為非後人雖不用為禮節亦不盡廢也玉篇踞下引大戴禮曰獨處而踞許說從尸古者之從說字形也居從古之從謂人事也段氏不分別故改之

屍下云臠也此下即屍篆屍之或體為臠似無可疑者然肉部臠下云屍也知此當云屍臠也漢武紀立后土祠於汾陰臠上顏注臠者巨其形高起如人屍臠故以名云若屍者臠也骨部臠

股也肉部股臠也是屍臠轉注今所謂尾蛆骨也屍臠股轉注今仍連呼為臠股也兩體相近而有別蓋校者以下文即臠篆因改之故玉篇廣韻皆引說文屍臠也即廣韻六脂引說文臠屍也大徐如此亦足證

此文之譌矣其二十三魂臂下引廣雅云臂謂之臠亦謂之臠也雖曰散文則通然臠者屍之或體臂者屍之今字不得云亦謂之臠也

扉屨當入履部即不然亦當類列不當開以屍屠二字

尾下云古人或飾系尾或之者疑之也許君因尾從尸遂以當時貂

蟬之飾而擬諸古人不知非也許君說字義字形必使之相為表裏如肉下云蔽肉也字形如蔽肉故以

蓋以血也皆為草人之意而形義實有不比附者古義矣傳也惟尾字說謂其從尸因致周章請以尸字諸義言之尸象臥之形臥時無取

乎飾系尾也尸象屋形人不可以為屋也反訓柔皮而從尸人之皮

不可柔也知此為獸皮矣而尻尻屠乃在人之後者也尾之在禽獸

後似之且屨之為獸皮也又可即說解以為徽云或從又是肩篆亦

作肩也豈柔皮也其篆文從瓦而說曰從皮省蓋當作器月而篆與

說皆譌也皮有冎冎冎三文皆從冎則尸字亦象獸皮有明徵也

不妨一字象兩形也如匕字既為比敘又為柶余又見其象畢載牲

體之畢矣且欲以尾強屬之人試問禽獸之尾天生之人飾系尾人

為之孰為先後瞭然可知而謂尾字為人而作乎字從到毛尾毛與

身毛同向後不見其到也云到者垂於身之後也惟麋鹿犬豕之竭

其尾者則真到矣○以尸象臥形推之知尸當作尸以冎從尸推之

知尾當從尸蓋皮之省文非尸也似許君誤合之古人於禽獸言皮

故傳曰譬之於禽獸吾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於人言膚故孝經曰

身體髮膚尾亦屬禽獸故字從皮省也屋從尸者直是從人至會意若尸已是屋則籀文屋震從厂以象屋形無緣屋上架屋也屮屮二字下皆曰尸者屋也蓋以屋字從尸故云然非以字形與广相似也屮字必後人所加觀字形即可知不待援道在屮溺然即溺之矣然莊子屮亦俗字

屮下云在人下者凡從儿之字皆上體有字而儿在其下未有儿在上體及左右者故設言上體爲人而儿在其下也玉篇作人在下已失許意段氏作儿在下尤非云故詰屈者謂形字几直儿字形曲也○從几之字惟伊之古文卩及精熨二字其人在下然卩從古文死死部自作危從儿則人部卩或誤敬從端省即以人質處而之所是惟熨字人在下耳若從儿之字無不在下者自兄以下十二部是也兄下云從人從口似非篆當作儿與兒字同例皆象人形父之篆作儿吾亦疑其象老人之形君臣父子兄弟似皆屬象形君臣子三字許說既云象形矣與古文茂上象卍肉中象身下象足也尙正面形恭己正南面也子臣兄弟皆側面形凡側面形皆向左臣獨向右歸向其君猶之反身爲肩也蓋此類字難爲確象既有兄之名即

作兒字以寄其聲有首有足象人形而已如謂兒能教弟故從口豈不穿鑿而不通乎○鐘鼎文兒字亦從口

兜下云兒象人頭也此句蓋後增其目光太短矣兒下云白象人面

形則許說兜曰從兒省而象人頭意已寓其中且亦白象人頭耳兒

則有首有足全人之形也安得云兒象人頭乎然則兒字何以從人

曰兒有形而難為象故以人表之而以白象之此蓋古文也故或體

籀文皆形聲○古人無奈何之事不少即如頭名曰首作百以象之

又名曰頁其名雖異其形不能異也於是從百加人而作頁字此即

兒字之比例也

秃下云上象禾粟之形玉篇粟取其聲蓋許君以其義難通遂欲歸之

諧聲而聲又無可諧於是因禾生粟取粟為聲豈以為誠然哉然可

證字從禾也周伯溫改禾為木益誤矣玉篇毛部秃下云籀文秃字

廣韻亦有未知所本如出說文則許君當據之以斷禾為毛之譌矣

何至回穴如此髮及眉須鬚皆特立專名不以毛概之而秃者之髮

但離離如毛而已故從毛以見意鐘鼎文年字作𠂔者多作𠂔者少

是與秃字疑似也豈得以𠂔為別乎○廣韻一屋秃下引說文云

無髮也。上象禾粟之形。文字音義云蒼頡出見禿人伏於禾中，因以制字。然則說文云王育說者，指上文象禾粟而言。禿人伏禾中之說，自出文字音義。蓋校者疑禾粟之說，遂取文字音義附益其下，而未知其審。一句又校者之詞，竝不出文字音義矣。

覲，玉篇此咨切。盜視兒也。吾鄉或數人釀金，送為賓主，月額必飲酒，謂之當羸社。其獵食者謂之社。覲，用玉篇音，不呼為七四切也。至於俗語看覲，則照拂之意。說文之覲，覲，拘覲，吾鄉未有此語也。

覲，字段氏據諸書改為覲，竊疑或本有覲，覲兩篆，覲讀若低，覲讀若迷。民迷雙聲，故讀如之。即今人所用之低迷也。篆注譌脫兩字，合為一耳。然玉篇初無覲字，存此，凡說以備觸發。

段氏以蚘為古歎字，先得我心。惜引文賦不實，則請證明之。賦曰：或受吹於拙目。李注：或於拙目受蚘，吹笑也。吹與蚘同。又阮嗣宗詠懷詩注引說文：蚘，笑也。蚘與蚘同。古詩十九首注又引作嗤，笑也。筠案說文無嗤，蚘下又無笑也。一說即云：稅誤亦是借義，斷以作蚘為是。賦作吹者，乃壞字也。從山非義，非聲足以明之。毛氏本胡氏翻宋本，皆作峽，不可徑改作蚘。泯其異文也。歎，嗤，玉篇皆有，似歎少雅矣。各

書歎與嬉同音蓋失傳已久韻會嗤或作歎引文賦受歎於拙目然其字譌作歎

欠部之歎之本作歎也朱文藻鈔小徐本作𩇛汲古初印本作𩇛孫鮑二本同絕非各本皆譌歎也玉篇歎字次第在歎上與說文在歎下小異而由此上之爲歎歎下之爲歎歎大勢相同也自歎字以下皆孫強輩所增俗字矣始收歎字虛紀切樂也與善字音義同案喜有重文歎玉篇同說文而欠部重出者猶之屨已見屨部而尸部重出也此自孫強之過耳段氏嘗作汲古閣說文訂矣音向見之今無此書何忽忘之繫傳校錄已有說茲因段氏之誤聊復詳說焉

歎下云嘍也莫切口部嘍下云語未定見案東方朔傳伊優亞者辭未定也据此則歎下當云歎嘍語未定見嘍下當云歎嘍也蓋此二字雙聲乃連語也廣韻歎嘍歎也義雖不同然足徵其爲連語諒下云事有不善言嘍也言即詞也謂見作事有不善者則其鄙之之詞曰嘍也玉篇但云事有不善言也無嘍字而自明蓋部首本是虛字故所屬嘍嘍二字之說曰詞曰言

頁下云古文韻首如此又云自者韻首字也似謂韻首字古作頁百

者然李頌鼎作頤。淮父自蓋作。器作。宰辟父鼓作頤。齊侯罇鐘作頤。邾鼓作。周鼓作。戠鼓作頤。寅簋作。是首字作首者七。作首者二。無一作首者。首字從首者六。從頁者三。無一從首者。信乎首字即首字。又知顏之古文頤。頤之古文頤。頂之或體。瓊所從者。乃古頁字。即是古首字。玉篇故作。齶。齶。也。首從。此省甘為口也。又作。則反文也。作。舌者可為。二字證也。從。知古文首如此。謂頁為首之古文也。此許君本文也。首者。首字也。小徐本。首作頁。是也。然是後人箋記。大徐疑其與上文重複。故改為。首。不悟其非。許君語也。蓋許君時。頁。首。已分為兩字。故著明之。

頤字。玉篇在後。收雜字中。云。面不平也。其頤氏。脫漏。孫強補之。邪。抑即頤字之譌。一字為二。邪。又無類。頤作頤。

頤下云。昧前也。讀若昧。夫既以昧說之。而讀又如之。則頤也者。謂不識機宜。冒昧而前也。與昧音義同。故今皆借用昧。見下云。突前也。知冒昧當作見頤。

頤下云。面前岳岳。玉篇作頤。頤。並通。蓋相人術所謂五岳朝拱也。段

氏必從小徐誤本又引太白詩殊支離

管下云百同古文百也玉篇引之云與百同古文首也其韻曰古文作首麻下云

與赫同大徐本亦悅與字此以百部在前故曰與百同而又云古文

首也者謂古文則作管也古文有髮篆文省其髮與古文學而小篆

作子同也

多下云毛飾畫文也韻會引同玉篇亦同小徐畫下行之字段氏遂

謂為以毛淑畫之文然毛飾畫連文殊不詞大徐新修字義影字下

云非毛髮藻飾之事不得從多所謂毛髮即此毛飾所謂藻飾即此

畫文判然兩事信而有徵如須影者人之毛也而夙彪影彪諸字物

之毛因之彪亦因之形則用刑於毛矣此皆從毛飾一義之字也且

者畫之人隸者畫之事形影者畫之色及其成也則彬彬有彩矣而

鬱亦因之此皆從畫文一義之字也皆取它部從之者明之惟用本部一影字便文也如嫌毛飾字詰屈

請解之曰此儷語也以毛為飾畫之成文文飾本恒言相對言之不

嫌於杜撰也若段氏以毛飾為筆淑則虬戶銑溪矣廣韻廿四變多下云毛飾以七飾多下云毛長

影下云長髮森森玉篇長髮影影也兩書皆是不可互改也許君用

森者發明假借森犬走兒森森則是重言不用本意願氏用影者直

解之也正如史記漢書之同文者此用古字則彼用今字對勘之而自明不煩解說矣凡讀書當悉心以求其是不可見有異文輒爲改竄

司下云臣司事於外者蓋以后字右向司字左向因以爲內外之分故從反后云者君內而臣外也內猶北辰居其所外則宣力於外也故詞字說曰意內言外即在此部不入言部也許君就字形得意而段氏以伺察爲義蓋由伺古作司而爲是說然是邏者之事非社稷臣也

卮字會意可疑它器皿字非象形卽形聲恐此字義失傳許君姑以爲說耳

卩字說中之山邦土邦澤邦今周禮皆作國後漢人固不遠避前漢諱然設字本作國何必改之蓋許君所据本固作邦也○說文言上諱者五字秀光武帝名也莊明帝名也煇章帝名也肇和帝名也祐安帝名也雖安帝之前有殤帝名隆說文不云上諱蓋百餘日而殤未嘗措之廟立之主也許君自敘說文成於和帝十二年許冲上書在安帝十五年卽據安帝言之上溯至光武僅親屬四世耳光武立

制以高帝爲祖文帝武帝爲宗又立四親廟以爲七廟當安帝時如故也凡廟祭者必諱說文不諱漢高文武何也且既云上諱矣而稼下云禾之秀實爲稼案下云禾成秀也秀下云秀聲菘下云茅秀也菘下云翟之未秀者菘下云葦之未秀者典字下引莊都說莊光改爲嚴光辦裝且改爲辦嚴矣埽下引國語埽本肇末肇下云肇省聲尚恐是後人增肇篆福下云祐也以小徐本備也爲是烜字不常用宜其不見而秀莊二字必非後人加也正不知漢人避諱是何等律

御下云從彳從卸卸下云從卩止午大徐曰午馬也故從午案午馬之詞織仄且非古義韻會引作午聲是也御亦從彳止卩而午聲也此兩字各自會意不必以字形相似而謂御從卸也卸主乎止其止有卩故從止從卩御則或行或止皆其職故從彳止卩者行止皆有卩度也今韻卸在禡部而禡之平上聲爲麻馬二部此音固古所無也無論家牙華等字古音在今虞部內即挈挈二字不猶虞麻皆收邪今韻午在慶部慶爲虞之上聲則卸御之從午聲亦可決也況乎古言說駕亦作稅駕說也稅也皆卸之祖禡也古必無卸字即說文

有之亦不知爲許君誤收抑後人羸入者矣
卷下云鄰曲也居轉切玉篇九免力媛二切收也案此卷懷之卷也
又渠圓切膝曲也案此拳曲之卷也大徐引唐韻誤
肥下云闕闕其音也大徐引唐韻士戀切謂肥與顛同音且同義也
顛選具也玉篇曰古文作選夫選從巽巽從肥然則謂顛同選不即
合同肥意乎廣韻肥具也則直同義矣蓋緣顛巽也巽具也選遣也
一曰擇也諸字義訓相近故直謂肥爲選字也
印下云執政所持信也蓋秦以來乃有印故以後世之制說之此於
事實爲宜乃若宣下云天子宣室也璽下云王者印也衮下云天子
享先王卷龍繡於下裳幅一龍蟠阿上鄉此三者皆不如古制然下
下云貨賄用璽下正用周禮何以土部說璽獨用秦制蓋漢承秦獨
以璽爲王者印之名故凡漢帝服御之物與古同名而異制者皆以
漢制說之以見說文爲漢一代之書也劉昭補後漢書輿服志詳於
冠冕而略於衣裳然亦可考證焉志曰聖人處乎天子之位服玉藻
邃延日月升龍絕不同於虞書然則漢帝之服但有日月升龍也許
云上鄉即升之謂而不及日月者衮之名取諸卷龍故也志又言太

常大旂皆日月升龍又云乘輿升龍又云賢仁佐聖黼黻文繡降龍
路平是知古帝服之龍一升一降漢則君用升龍臣用降龍也志又
曰秦郊祀之服皆以衽元漢承秦故顯帝初服旒冕衣裳文章祀天
地明堂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案此云
十二章與前云日月升龍異者蓋此但指祀天地明堂而言前文則
指朝服言也許君所說蓋自據和帝安帝言之不應五經無雙之人
絕無依據而爲野言也惜余淺陋不能得確證姑發其端以俟邃於
古者考焉

艷下云色艷如也論語曰色艷如也說解與引經同文豈將使人別
攷經說乎宋部字下已引論語色字如也豈齊魯古論之異文乎玉
篇引說文色艷如也又引孟子曰曾西艷然不悅然則色艷如也非
本之論語而所引孟子本爲說文所引也案論語注孔子曰必變色蓋
依王勃然變乎色而言又勃如戰色鄭注戰色敬也孟子艷然趙注
愠怒色王勃然變乎色注愠怒而驚懇要而論之勃如之敬乃嚴毅
之色非縮朒之色故曰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寧孛者草木盛也故
得用之艷然以趙注爲是乃又曰愠怒而驚懇似勃如亦是愠怒色

與滌然同者乃本其情而爲言也情則愠怒色則驚愬驚愬與戰色同矣蓋玉篇所引爲說文原本後人見殘本又誤記論語率意加之也

玉篇以白爲紉之古文案又手曰白是徒手也在手曰紉是手中有物也尚微有別

段氏以勺爲抱子抱孫之正字蓋於字形得之又加引廣韻薄報切以證成其義然唐韻薄皓切則與保同音保下云養也周書保抱攜持段氏能以勺當保抱兩字乎且此兩切皆由勺取聲也玉篇亡粉切則由人取聲也尚未可率然定之也廣韻十八吻亦收勺武粉切集韻吻皓效三韻皆收效部者曰鳥伏卵是即抱字也

包部匏下云瓠也從包從夸聲此字似當隸瓠部而曰從瓠省從包包亦聲豈以瓠部之瓢省夸存瓜而瓠之義猶存若瓠省瓜存夸則僅存其聲於例不協邪然夸聲與匏甚遠

苟下云自急救也吾向疑儀禮賓爲苟敬即此字今知段氏已駁或曰抑詩無曰苟矣即此字蓋戒之曰無易由言應者將曰吾何嘗易哉已自急救矣然無曰已自苟也莫捫朕舌不覺而言逝也而言固

不可逝矣。如此則抑揚曲折，鄭箋以為苟且似偶誤也。乃吳伯和先生曰：作苟則非韻。六書例解又謂苟日新，即此字。姑竝存之。印林曰：篆書九經抑詩作^①。

鬼之古文，魂從示，示神也。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周官則人鬼可得而禮矣。論語：非其鬼而祭之，皆謂己之祖考。然則魂字當用於此神

之者尊之也。非魑魍之屬，皆可謂之魂也。
魑神也。玉篇：魑在後，增字中。云：山神也。段氏所引山海經青要之山，魑武羅居之。正山神之說矣。郭注：魑即神字。恐係神之俗字也。鬼者歸也。神者伸也。魑從鬼，而又從申。於法不合。或後人即據山海經鱖

入。
畏篆疑當作由。說解之虎省，當作虍省。蓋畏字從由，除由則存。虎省謂𠃉也。除𠃉則𠃊為何字乎？是知𠃊字上一畫曳而長之中一畫拗而直之，斯成𠃊矣。不然虎爪之爪，何以稱焉？且鬼下第云：古文省，不言從爪之異，可知由如故也。爪如故也，但省人耳。蓋虍今作虍，校者疑篆文之人無所著也。而改之為虎，未思篆文之𠃊乃爪之譌文也。𠃊從爪如本形，𠃊則向外，𠃊則向內，獨無作𠃊者。篆籀八微 威思畏

國字八本意聲威同字其又可據
善則星之瑞也小徐本原作由瓦

嶽下云東岱南霍西華北恆中秦室王者之所以巡狩所至當作五者巡
狩之所至爾

雅釋山曰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恆山為北嶽嵩高

為中嶽蓋許君所本也然而疏矣夫嶽者為巡狩而立也虞書祇有

四巡知岳亦四而不五官名四岳亦其徵也而周禮禮記皆言五嶽

者此自是周制然以秦室益之而成五則非也釋山首五句曰河南

華河西嶽虞書自岱宗起以所巡之始言
此以華嶽起以近帝都者言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此乃周之五嶽故

以冠首特未指目之為嶽故後人昧焉而增泰山為東嶽五句於末

殆出於叔孫通尊漢制而蔑周制也知為周制者華岱恆衡同於堯

典則以古帝所命四岳不可黜華而不計實則唐虞夏商帝都皆在

華山之東故可以華為西嶽宗周則在華山之西西巡而東出使西

方諸侯越帝都而東就華山之下非情也故加一嶽而直命之曰嶽

職方氏曰嶽山於禹貢為岍山地理志謂之吳嶽而封禪書有嶽山

而無岍山蓋沿周公改之也至於嵩高在東都封內即會諸侯於東

都可矣何須就嵩高應劭覺之故風俗通曰中嶽嵩高也王者所居

故不巡焉夫不巡則何須此岳是調停之說也惟左傳周幽為太室

之盟是有事嵩高之證然六王二公皆非巡狩之事且與祭之仍紂
 之黎竝數亂亡之君胡可法也蓋漢帝不學聞古有五嶽欲其排比
 整齊而加中嶽又誤讀詩崧高維嶽謂嵩高之名適與之符釋山山大而嵩
 遂以嵩高為中嶽然崧高毛傳崧高兒山大而高曰崧釋山即嶽四嶽
 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毛公秦人則秦尚依古制言四嶽
 初不益以嵩高案吳越在王畿之內即謂此時之嶽為吳嶽似無不可蓋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以為四嶽降神未免牽附
 之為然即依毛傳亦謂崧然而高者惟四嶽耳何嘗以崧高為山名不如翠巖內之吳嶽較為切近如中庸言華嶽亦第舉畿內兩山後漢書楊震傳桓帝蒙賜亦但曰華
 宗之言以四嶽大室竝數為九州之險則大室非嶽可知然不用本
 朝之制而言四嶽者則以晉居唐虞故都沿襲古語既久猶其不行
 周時而行夏時也惟大司樂鄭注曰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
 豫州嶽在雍州恆在并州據釋山首五句為說此為定論邢萬不知若加
 以嵩高既不適用於易衡以霍又為漢武時事不應古人早與之同
 邢疏謂霍為衡之異名亦調停之說也郭注以為天柱山潛水所出
 者是也此山今屬潛山縣吾父曾知其縣事縣印字作潛按官山之陰則為霍山縣大宗
注又用兩雅後說惟霍作衡耳其所以非吳者大宗伯但言五嶽故用本朝之制大司樂連言四鎮五嶽必須據職方為說故曰四鎮謂
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嶽州之管無閭冀州之霍山鄭君既以此四山為四鎮印以後五州之山鎮為五嶽矣獨是九州山鎮尚無嵩
高則嵩高尚不得鎮一州乃得鎮于四嶽乎○唐虞本
四嶽至周而五嶽之周禮本四鎮至隋開皇開而五也

广下云因广為屋段氏改广為厂是也余初治說文時固見及此
 广厂三部之相連即以此也然許君誤矣广當與宀相次耳厂為崖
 巖山崖之下階直而上橫出者是也广當依古文留字作厂乃堂皇
 之形一面有牆宀當作冂則兩面有牆實則广以一牆見其三面
 以兩牆見其四面而中高者為棟極左右殺者為兩宇則广宀同也
 故宀部古文有從冂者寫者斷之也有從冂者寫者卑其棟遂同
 也段氏一切改之惟篆說豈闕疑之道乎師奎鼎同馭彝同師寰鼓同
 又金刻寶字從冂者不可枚舉朱仲子尊寶字從冂尤象屋形于斯
 父簠但從人則有棟宇而無牆又船字頌鼎作同從冂也頌壺作同
 從广之反文也是尤宀广同義之證矣由為鬼頭而鬼篆作同
 當依繹山碑同字作同今並改兩殺者為平頂而突起一筆以見意
 與广宀同誤然鐘鼎文亦多從冂則其變久矣凶則玉篇目錄猶作
 凶知其誤未久故猶存仿佛九經字樣作同凶段氏放之作同乃是
 破頭無此理也

庵下云樓牆也玉篇又有屯聚之處四字然則此字意兼聲案增下
 云北地高樓無屋者庵蓋同此制於其上為埠垠遇兵發則聚人而

守之故曰屯聚也。若樓之壁，或樓外之週垣，未必別立專名，且亦無取於屯聚也。吾聞曹州人言：明季時，其地多守樓自全者。廬從六里八土者，二畝半在田，謂之廬二里半在邑，謂之廬在邑。故從里八者分也，各分此里之土而居也。抑或卽主謂八家矣。孟子死徙無出鄉兩節，乃言寓教於養，上節言五畝之宅之妙，下節言百畝之田之妙，各以兩句領起。上節使之親睦，是使民聯爲一體也。下節使之知尊君親上，是使民與君聯爲一體也。然不煩教化而成，則聖人制田宅之精意也。死徙無出鄉，指在邑之宅。鄉田同井，指在田之宅。相友相助，相扶持，則統承之。夫謂死徙無出鄉，指在邑之宅，人或不信。蓋未嘗深長思也。夫人之相交，才與財而已。古之才士不在田間，如有朱家郭解，是盛世所必誅也。而百畝所出，奉上與衣食而外，八家相往來，已竭其力。故卽在邑居，亦不能一邑概爲洽比也。故死無出鄉，各戀其墳墓，徙無出鄉，仍與共井之人，日相親暱，人情日相習狎，則愛慕生動，而相連，則詐僞息。故其友助扶持，卽由此無出鄉同井之法自然而生，乃立法之妙也。今之解此節者，皆不及死徙無出鄉，蓋由不知其妙。

廢屋從上傾下也。廢屋頓也。至爲明了。段氏加注。乃令人不解矣。廢之從上傾下者。棟宇墮於四壁內也。俗謂之罨玉。篇曰。厭今字也。是也。廢謂之頓者。向下委頓者也。俗謂之坐化。廢由於梁棟之不堅。廢由於基址之固。

庸下云石閒見。廣韻同。玉篇石文見也。案閒與聞形似。文與聞聲同。但不知孰爲轉譌耳。

厝下云厲石也。段氏改厲爲厝。兼於毛傳增一錯字。誤。厝厲厝皆厝礪之名。非有三石名爲厝厲厝也。其爲物色甚多。但柔者目爲厝。剛者目爲厲。與厝耳。若以爲石名。則非它物可代。如段氏言。則詩將曰。他山之石。可以爲石乎。抑將曰。他山之厝。可以爲厝乎。又俛以金剛鑽之類。則又將曰。他山之石。可以爲金剛鑽乎。且金剛鑽以之鑽水晶。斯可耳。吾嘗以之鑽玉。忽微不入也。雖粉之。或可用。然價不訾矣。吾見治常玉者。用玉田縣沙。治玉于翡翠碧玳者。用新疆之寶沙。皆糜爛而用之。吾鄉農夫得玉而自治之。磨以沙石所作之瓮。久而略成形。模殆它山爲錯之比乎。石部破礪皆曰厲石。則破礪皆其名目矣。廼下云丸之孰也。吾鄉謂糕糝滑易文字。純熟皆曰廼化。蓋卽此字。

但語轉去聲耳。然玉篇胡官如之二切。一依丸作音。一依而作音。與奴未切異。又曰丸屬也。義亦異。抑或屬孰音近而譌矣。廣韻三收七之八。戈同說文二十六。極同玉篇。其韻

桓文引說文之部。延厚丸之孰也。知玉篇字加

段氏改礮為礮。非也。玉篇礮礮相次。其先後各字與說文大略相同。而礮在後。增字中。其礮下云礮礮石聲。礮下云礮礮也。是今本說文

悅誤

玉篇之礮說曰。嶽峯崎礮石巖。與說文之礮同訓。蓋一字也。惟音宜綺切。則今音耳。古我義同音。而玉篇後文又出礮字。則不知者所增

也。其韻四氣合。兩字為一。

篆下云豕怒毛豎。大徐曰。从辛未詳。五經文字謂之從辛。辛非聲。非義亦不可解。竊疑辛祇象毛豎之形。故在豕上。如犖字。犖豎竝出之意。然欲謂省犖為辛。則說文無此破壞之省法。或者本從犖。訛為辛乎。

象字疑卽豕字重文。音義皆同。家之古文象。亦可證也。

舜下云從希。大徐作象亦足。從希象一字。省象形。案此會意字也。且當云從豕。不當以為

希省。如馬之古文影。其足尾正如希。不過筆勢小變耳。夫豚乃物也。

而從又持肉與祭同意然則古人之豕非大不食小豕惟以致祭也

殆亦貴誠之意乎

豕主三月而北壯交銳文則北是長

糴下云糴糴也廣韻引之穀作穀段氏曰未知孰是案玉篇穀下云

糴子也或作穀是顧氏以穀穀為一字廣韻用之在此文即不為異

然曰糴子固與說文穀小豚不同大選南都賦作穀而注則引穀字

說集韻十八藥糴猿類似犬食猴與說文穀食母猴之說合一屋收

穀穀穀下引說文穀下云豕名一曰狐子與說文小豚之說近然則

廣韻南都祇是同音假借

豕部計數文二十重二段氏云小徐本文十七容有誤也其曰重三

必合糴糴為一字矣愚案小徐少糴糴毅三文故曰十七糴在所少

正文中不得以此證糴糴之合且玉篇廣韻皆分為二字集韻雖合

糴於糴而他官切內別出糴字引說文獸也似豕而肥段氏亦糴釋大補此說是不可

竟謂為一字也

作篆者馬之尾當長鹿象豕之尾當短石鼓文繹山碑不誤今人率

爾操觚長短任意不體物情鹿字直無尾矣

驪下云黃馬發白色段氏以起白點斑駁釋之非也發某色乃北方

常語此謂通身黃而又通身白也發者別內外之詞比象言之則今染采有所謂烟裏火者赤帛發黑色也火裏烟者黑帛發赤色也若謂是起白點斑駁則駁下云馬色不純者是也紺下云帛深青楊赤色楊與發同蓋段氏謂楊當作陽非也桂未谷說文義證曰本書所言馬色曰頡曰頭曰鬣曰面頰曰喙而不及耳隋西域圖記曰大宛馬烏馬騮馬多白耳口馬驄馬多赤耳黃馬赤馬多黑耳惟耳色自別餘色與常馬不異是則耳色惟大宛馬有之也

駮下引詩駮牝驪牡段氏謂與不駮不來合稱詩爾雅同案此或許君誤記抑為習說文者刪節以致不成文理皆未可定而改牡為牝引釋文牝頻忍反下同為證則非也案釋文既釋駮牝之後即出驪牡云孫注改上駮牝為牡讀與郭異然則段氏改牡為牝正同孫叔然改牝為牡也且所云頻忍反下同者謂牝曰驂之牝同耳豈可證牡為牝乎

駮下云周文王時段氏改文為成案以下文西伯獻紂絜之苟有吉皇何不獻紂而用畫馬乎王莽傳注引說文馬縞身金精周成王時犬戎獻之正作成王記之以為段氏助證勝於無徵不信也

駢下云駢旁馬此謂駢與駢異名同實而其義則謂在旁之馬也文選洛神賦注引作駢駢駕也北征賦陸士衡贈弟士龍詩注引皆作駢旁馬也凡李注聲引不同文者或當時說文本不一或偶以字林為說文皆不可知然則以駢釋駢別二名也以旁馬釋駢說其義也說文多此等文法不可讀為一句然如段氏駢下加也字則似與旁馬也為各義

駢下引詩昆夷段氏謂今詩昆作混孟子亦作混不知何據案孟子文王事昆夷趙注引詩亦作昆夷且昆夷以聲為義不須易字也說文河下言昆侖依說李之本為作于壺下言昆吾其音皆相通轉皆如莊子之混沌乃頑鈍無圭角之兒也如金吾木吾即今之骨朵槌尔雅之終葵椎也亦作圓形木部梳下云榘木薪也榘下云梳木未析也梳榘之音皆與昆近析薪者必順其理而此無理也根節盤錯縱橫相糾故未析云者不可析也惟可斯之以為薪而已頑下云榘頭也即此謂也今俗呼氣鼓頭矣故物之頑者有昆侖昆吾諸名人之頑者以昆夷為名咽下引詩犬夷咽矣即此所引昆夷駢矣也犬昆聲亦通轉指謂之犬亦以頑物命之

薦下云從豸省非也通體象形豈可割下半以為豸省哉即云以字

形言之謂其下半與豸同。或以物形言之謂薦亦長脊然既畫成其物一望可知矣。何須加此以燭亂之。蓋後人以解薦今作獬豸遂增此語耳。不然上半似鹿何不云從鹿省。固知非許君語也。

薦字當有重文。薦從艸積古齋嘉禮尊薦字可據知其非歛字者。薦者艸也。無事於奉持之禮。奉薦而進則借義也。知說文當有者。禮記釋文雜記出薦字云音薦本亦作薦。鄉飲酒義出薦字云本又作薦。薦豕兼從則燕雜豕乃艸之訛也。禮記尚存此字許君時焉得無之。

鹿下云鳥鹿足相似從匕。鳥部云鳥之足似匕。從匕二丈相應。然在此則通在彼則否者。鳥象形字胡為又兼會意。且匕者杙也。鳥豈以匙為足哉。故知彼文為後人所增也。此文則通者。謬其詞也。鹿字下半似比。鳥字下半似匕。此文出於鹿下。不云從比而云從匕。故謬其詞者。防作篆者有譌也。今存漢碑凡從鳥之字皆如馬足。許君恐人沿譌故寄其說於鹿下。後人不知遂增之。鳥下也。凡獸之能疾行而不堪任重者其字率似比。而鹿能下皆不言從比。為其第象足形。與比字無涉也。乃從下云從二匕。又申之曰彘足與鹿足同者。鹿下云足與鹿同能

從大俠二人同意夾篆之左人似匕字也左右夾輔故使二人相向
從匕字之義故申之以見仍是象足形也其立文與鹿能下不同
者乃是匕字反文又申之曰彘足與鹿足同爲其詞不達恐人謂誠
從匕字之義故申之以見仍是象足形也其立文與鹿能下不同
者彼純形此兼矢聲恐人謂與疑字一類匕矢皆聲也故云然耳顧
千星繫傳本作𠄎必其私改玉部璫字仍同大徐是以知之
段氏刪麀篆蓋誤余雅釋文麀素卜反本又作速字林云鹿迹一曰
速鹿子陸氏雖不引說文然引書者從其便不必以說文在前卽必
引之未便以此斷爲許不收麀呂乃收之也或說文亦如字林本有
一曰鹿子句故得廁麀麀之閒乎若謂速不妨專爲鹿迹之名則速
迹一字可云其迹迹乎夫獸跡鳥迹多矣余雅爲麀鹿麀兔別其名
者表其異也迹爲其通語故每句言其迹而後舉其迹之名也若鹿
之迹卽曰迹則正如牛羊犬豕其迹皆謂之迹矣又何必區別之乎
段氏曰知剛難知改尤難故所刪改增補是者極多而證龜成蛇者
亦復不少

麋下云大麋也。段氏改麋爲麋。前乎說文有尒雅。後乎說文有玉篇。皆可證也。乃麋下云麋也。別古今名也。經典無言麋者。則麋下云麋屬。定當改爲麋矣。而段氏不改麋字。下又云說文自麋至塵皆說麋屬。然則何以改麋說之麋乎。

段氏疑麋字後增筠案論語釋文云鹿子。爾雅釋文出麋字云音迷。本或作麋音同。是麋卽麋之重文矣。然釋文又出狻麋云字又作狻。牛奚反。則又與麋音義並異。或說文本區爲二。或後人分之。尚未可決。

婉下云兔子也。婉疾也。乃兩義。故再出婉字。而後以疾說之。謂婉通麤也。故爾雅釋文有兩音。匹萬反。則兔子一義之音。又匹附反。則疾也。一義之音。

狗下云叩氣吠以守。謂叩氣而吠以守禦。段氏欲倒作以吠。不知玉篇以吠守自通。此則吠字生於叩氣倒之。則不通也。叩氣者犬聲。硜硜促數。餘碎如敏擊也。六畜之中。他皆一聲。而曳長之犬獨聲聲密比也。

糝下云犬糝糝咳吠也。爲糝字作解。不曰糝糝而曰糝糝。豈非誤乎。

小徐本，說文釋例卷十八，釋文在類之後。大徐迨之，此者以攬下云攬，攬故也。然則攬下當云犬攬，攬咳吠也。段氏說誤。玉篇二字類聚，而先攬後攬，又以攬為久部之變，與許異。廣韻三十一巧，奴巧切，內收攬，攬二字攬下引說文。又奴交切，其下巧切，內亦收攬字，引說文音哮，而攬下云攬，亂攬下云犬驚，知為由攬，攬而後咳吠，非以攬攬形容其咳吠也。咳殆駭之譌乎。玉篇攬下云犬擾，攬也。集韻五交，何交切，內收攬字云攬。攬，駭犬吠聲，虛交切，內又收之。引說文如今本力交切，內又收之云攬。攬，犬亂吠，案攬即攬之俗文。又到之作攬，攬，尼交切，內收攬字，引說文攬，攬也。又加注曰謂犬吠。

臭下云禽走者謂田獵所逐之禽已逃走也。臭而知其迹者謂犬臭地而知禽所往之蹤迹也。斛律光嗅塵而知敵之遠近，是人亦有然者矣。抑許君蓋誤，臭為腥臊羶香之總名，引伸為惡臭。二氣皆臭作嗅字用者，乃羶之省借也。說云臭而知其迹，是直以為羶字矣。羶下說云以鼻就臭。此用臭字義也臭，羶音義皆別。蓋許君以臭從犬，不得其由，故委曲說之，非本心也。獻下說羹，獻亦是類下說，尤可見。○月令五臭，春臭羶，則食羊，夏臭焦，則食雞，中央臭香，則食牛，秋臭腥，則食犬，冬臭朽。

則食燕。是所食之味與臭相應也。物必有味而後有臭，而別味以口。故味字從口，別臭以鼻。故臭字從自，自者鼻也。乃人之鼻不可謂爲犬之鼻也。從犬者，良爲狗。良東北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猶味從未，六月滋味也。五行未老於未，故許以味說未。意者良兼終始之義，故從犬以概夫羊雞牛彘乎。夫犬物也，臭味則事也。臭味無形不可的指，故以犬表之。○腥下云犬膏臭也，臊下云豕膏臭也，皆氣臭之謂。乃臭字本義。鮭下云魚臭也，鰓下云鮭臭也，則惡臭矣。說見刪篆。

類下云種類相似，唯犬爲甚。似涉迂曲。案自類以下皆似犬，非犬之物或類亦其一種也。莊子天運篇類自爲雌雄，故風化釋文。山海經云：宣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五采文，其名曰奇類。皆自牝牡也。案莊子呼爲類，則類一字卽爲名。陸氏所舉師類於犬近似，云其狀如狸，亦猶猥似狸而字從犬也。或許君亦如莊子之說。今本則爛挽之後，後人杜撰乎。琴賦注引說文：灼明也。案灼灸也。焯明也。引周書焯見三有俊心。今本作灼。然則李善所引卽焯字之說，非灼下挽此義也。彼知琴賦之

灼卽說文之焯。是以如此以意逆志。斯爲善說書者。今人拘文牽義。將於灼下補此說矣。

萑熙在部末非其次也。玉篇萑在焠之下。焠之上。熙在焠之上。當是。聚下云從卮又持火。所以聚申繒也。案卮爲仁之古文。去聚義遠。汗簡尸部卮下云夷見尚書尉字從此。此說是也。卮蓋夷之古文。夷者平也。尉之所以平之也。是以從之。論其義則又持火在前。卮在後。而先云從卮。卮字當自絕乃云又持火者。以下筆先後之序言。且取詞之簡也。段氏解卮又爲親手支離矣。聚變作尉爲官名。因作尉。尉之器曰鉶。鉶說文不收。蓋古無此名。

龜下引左氏龜。龜不兆乃合傳。注引之原文當不止此。爲習明字科者所刪耳。凡說解中詞旨局促似後世字書者。皆當以此推之。今之習舉業者。率好刪節經書。故有幸得科名。未見全經者。況唐時科目多矣。乃進士明經。概不能試。而習明字一科。則其才可。知其師亦概可知。說文字林卽功令也。猶苦其難讀。遂合兩書爲一說。文之訓古而字林漸近。今乃於其不能解者。輒易以字林之說。且刪節字句。以省目力。故藥下云治病之艸。總名而刪爲治病艸。似有一艸名藥。堪

治病也。澍下云上古時雨所以澍生萬物者也。澍注屢引惟此最確然它處亦無其字者乃刪爲六字句。陋謬不通。誰執其咎。段氏謂左傳本有不兆字不亦誣乎。燎下云火燎車網絕也。考工記輪人注司農云牙世間或謂之罔。是漢尚無輞字。段氏謂爲考工作注是也。而所說殊謬。賈疏謂古者車輞屈一木爲之。筠見甘肅車輞屈兩木爲之。知賈說非。証記所謂內外旁乃牙之內。牙之外。牙之旁也。切地者爲外鑿以受蚤者爲內。其兩面之漆二分不漆一分者爲旁。木之長短四面同也。燥而爲環則外必長於其舊。內必短於其舊。故不善燥者欲申外之短爲長。則廉絕矣。廉絕者絕其理也。欲屈內之長爲短。則挫折矣。挫折者如衣之襞積也。內外皆病瘦則旁必病肥。當木理柔處猶如故。當其堅處則壅腫暴起矣。此物情也。段氏所說祇坐不善讀注。煨下云鬱煙也。段氏謂鬱煙聲意皆同。則當改之曰煨煙矣。而倒之曰煙煨。猶壹壺何邪。案易作細緼。玉篇廣韻皆注煨曰烟煨。又有氳。氳則段氏說自是。而竊謂少失許君之意。許君旣引易天地壹壺矣。不應又作鬱煙。卽連語多異文亦當作煙鬱也。煨字之上煙煨二字皆烟也。則煨爲烟宜也。乃不第曰煙而曰鬱煙。則誠烟煨之所由成。

矣。蔦菸也。菸鬱也。蔞韭鬱也。今人於花葉之色未變而失其性者謂之蔦而所由以蔦者則鬱之而氣不揚也。然則煜蓋猶執盆蓄火無燄而生烟鬱積之故也。於是氤氲四布矣。故段氏所說得其意失其詞。

燂下云火熱也。謂以火熱之也。玉篇有重文燂似廉似林二切。燂者溫也。左傳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則省借。然吾鄉俗語溫之曰燂之呼爲似廉切不呼似林切。

灵字下段氏引廣韻灵香桂映四字皆九畫而疑其皆八畫。筠聞人述翁覃溪言曰漢人八分運筆與今作楷書等。近人皆先橫後直取其易於配合也。吾以之正翟文泉文泉曰漢碑本兩種有如楷書者有先橫後直者不可膠固論也。因述桂未谷作八分雖橫之至短者亦作之必盡而後作其直。筠以四字皆九畫思之知其說不誣。日字央字其折筆皆斷爲兩則香灵映皆九畫矣。桂字兩直連書亦九畫矣。是古人固已言之。吾向者不察也。

小徐本燂字說曰取火于日官名從火霍聲舉火曰燂。周禮曰司燂掌行火之政令。此下有燂燂三篆而後以烜篆殿于部末說曰或

與燿同筠案此說文斷爛烜篆佚而其說解併入燿下也燿下當云
 舉火曰燿許字春曰燿為私火蓋即對司烜從火聲周禮曰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司
 氏明火以為言許君不用而易之烜氏所司者明火也其篆當在燿上然取火于日官名此亦殘闕之
 文當無官名二字後人聊且補之使成句讀也燿下不云舉火官名
 則此亦不當言官名且官名司烜氏以一烜字而說之曰官名一不
 通也秋官鄭注曰烜火也火是物乃可司今不解烜字本義豈烜之
 一字足當取火于日四字乎二不通也且經曰掌以夫遂取明火于
 日以鑑取明水于月今以字之從火也而第言取火不言取水屈經
 從字三不通也即如哲字先說其義而後曰周禮有哲蒺氏若如本
 文許君無此語例也蓋烜字既稅之後校者見周禮有此字而其義
 則在燿下不敢與許君為難而又不安於心故補于末而曰或與燿
 同或之者疑之也此句非許君語也大徐遂使相就而改之曰或从
 亘於是泯沒其迹矣鹵莽可恨如此秋官司烜氏注烜火也讀若衛
 侯燬之燬故書燬為烜統當云故書烜為燬謂避本作司烜氏也故下引司農說止之而改經文為司烜氏若謂
 春秋改書作燬則此為周禮作烜不宜辨正春秋且既改書作烜又何必多此辨正也
 司農曰當為烜夏官司燿注故書燿為焯杜子春云焯當為燿書亦
 或為燿然則許君收烜燿二字正從司農子春說也故燬下不引司

燉氏燹下引周禮以明火蒸燹而不引司燹則以故書為誤明矣豈作無稽之詞而合烜于燹乎

烜下云火光也以冉切焮下云火行也舒贍切玉篇焮胡甘切又天

念切火光也無焮字而有焮字胡甘切火行兒其訓釋正與焮互易

疑說文之焮即焮之譌然焮焮二字廣韻皆不收二十三談焮胡甘

切火上行兒五十五豔焮舒贍切火行兒五十六榛焮他念切火光

則又以兩義統歸之焮矣若五十四闕談吐濫切譖談舌出則從舌

炎聲非如焮之從炎舌聲也集韻二十三談以焮焮為一字五十六

榛又以焮焮為一字其訓皆云火行然則說文之焮其為衍文譌字

未可決知闕之可矣不當如段氏改竄也

考工記曰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

之元地謂之黃說文曰青東方色也赤南方色也白西方色也黃地

之色也乃元下不云天之色也而曰幽遠也黑下不云北方色也而

云火所熏之色也玉篇引焮焮曰黑北方陰色則知說字與說經小異也說經者但取其

義之相中而已至于說字則必使字形與字義相貫通象幽而入覆

之之形不能得天之色之義也從炎上出囙之形不能得北方色之

義也故別爲之說許君非忽忘之也炎上出囙之囙當讀如蔥不可讀楚江切小徐韻譜一東囙倉紅反竈突異於四江之在屋曰窗雖陽虎之蔥靈卽是窗樑在古原無楚江一讀然卽今日變音之後吾鄉呼竈突亦呼爲烟蔥也

壓下云中黑也康經音義引作面中黑子也今本稅二字玉篇作黑子也則通賢下云小黑子兩字相連其意相承壓爲黑子其小者別名爲賢也段氏引漢書顏注黑子今中國通呼爲賢子案賢蓋壓之譌文

黔下云丹陽有黔縣段氏改陽爲楊案地理志作丹揚其屬有丹陽縣郡國志則郡縣竝作丹陽未審段氏所據

囙下祇有窗牖一義而部中收息字云多遽息息也則囙亦當有忙迫之義今作匆匆說文無匆字而蔥今作葱知匆卽囙之省文

則匆卽囙也同在部欲其意互見故於部首不說此引伸之義與它重言但以聲爲義者凡息遽之事必係紛錯糾結窗樑之交互盤結

似之息重自義故不入心部又勿部說曰遽稱勿勿今好古者用之

而以匆匆爲無根之語恐亦未詳審也

夾下云持也從大俠二人案俠蓋扶之借字下云衰僕有所扶藏

也亦借用也俠下云傳也乃任俠之謂挾下云俾持也俾下云門持

人也從莊氏校改證知挾持本作挾也又案從大俠二人似當作從二人持

大蓋許君特據字形兩人字在大字掖下故謂大俠之竊以周召夾

輔成王推之大者君也二人者左輔右弼也持之意當屬二人不當

屬大

奔字從卯段氏據漢書改爲奔筠案漢書衛青傳南窳戾臣瓚曰茂

陵中書云南奔戾此本字也師古曰窳音普教反奔亦同字玉篇奔

普教切大也窳普孝切穿也窳也藏也又力救切地名廣韻三十六

效奔匹兒切窳上同說文窳也四十九窳窳地名力救切案玉篇以

兩音屬之一字者詩小星以昴與稠猶韻天官書以雷爲昴蓋古卯

卯音相似也不得如段氏說且段氏改窳奔爲窳奔而昴不改爲昴

且力辨惠定字之說之誤何其無定見也○卯不必定在巧韻卯亦

不必定在有韻如茆字說文作菲魯頌與酒老道醜爲韻兩韻通押

亦可悟矣卽說文引詩言采其菲猶可謂今本傳寫誤乃釋文曰音

卯徐音柳章昭萌藻反豈諸人皆未讀說文乎文選西都賦注引春秋漢舍孳云劉季握卯金刀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取義於卯其說固誤然非卯非聲通何自譌哉充段氏之說將有謂史記之雷爲昴字變體其字當作雷者矣周啟敵昴作^𠄎

奄下云又欠也段氏曰未詳又引方言奄息也案玉篇覆也大有餘也二句同說文又有大也息也二義意者欠卽大之譌乎然大有餘也足兼之矣或欠爲欠伸之意卽所謂息也者邪○申展也案爨下云所以爨申緇也亦以申爲展

查下云奢查也玉篇同語雖難解要當是連語奢張也夸奢也查又從大當是夸張之意不得以其無所見而倒之爲查奢也玉篇又云大口也雖非以大口釋奢查而查有大意有明徵也

壺下云昆吾園器也十五年前吾亦如段氏說今思得之昆吾者壺之別名也昆讀如渾與壺雙聲吾與壺疊韻正與疾黎爲茨之于爲諸者焉爲旃一例

壺部壺下云壺壺也從凶從壺不得泄似當云從壺從壺不得泄凶也易曰天地壺壺

壺自爲部云專壺也從壺吉聲段氏曰元氣渾然吉凶未分筠案此

語非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者不能道也其識直出許君上矣蓋
專壹爲引伸之義壹壺乃其本義壹字當隸壹部不當隸壺部兩字
皆從壺字之形而義則從壺比象之義非正義也許君謂壹從吉聲
已覺牽率苟壺不得泄因有凶義然則壹之從吉者豈非以壺不得
泄而有吉義乎凡連語或雙聲或疊韻不過形容之詞若夫日月卽
節奏也彳亍卽躅躅也則其爲形容也以義不第以聲矣至於壹壺
則義爲立而聲爲從乃合兩字以會意者爲會意之極變何也天地
之生物也理著於氣氣吉則吉氣凶則凶視其所遇莫爲莫致則始
卽說文徵之性者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心
統性情故有道心人心之別孟子亦曰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必
杖思則得之貞其力於操存也然則一人之性情而吉凶固已分矣
夫物非陽不施非陰不生故天施而地生男施而女生各正性命陽
之爲也無所謂凶也品物流行陰之爲也不能定其吉凶也然則累
人者惟血氣矣而吾謂人之所以能爲聖賢者全杖血氣血氣者人
之魄力也克念作聖不可限量者恃有此具也是以繇星耿耿終古
不能爲日月也細流涓涓終古不能爲江河也取而譬之吉凶已定

者也。惟夫用之吉則吉，用之凶則凶者，惟血氣爲然。而壹壺之時，卽將著於血氣之時，故壹之從吉者不爲吉，壹之從凶者不爲凶。許君說以形聲者，旣誤說以會意者，尤誤也。

圍下云：圍，圍小徐集韻類篇引皆同。毛初印本孫鮑二本五音韻譜皆作囿，圍蓋圍爲古字，圍爲後作。說解用之而不列爲篆文，口部圍蓋後人增也。而囿下不云：囿，圍直曰獄也。亦經刪節。秦曰：囿，圍不可割一字爲名也。韻會圍下云：說文本作圍，卽引圍，圍所以拘罪人。又引前漢書東方朔傳：囿，圍空虛以爲證。又曰：今作圍，則其所據小徐本無圍明矣。

籛下云：此與籛文子字同。段氏疑籛當作古，非也。籛文子作「𦉰」，上亦作「𦉰」，與籛之上半同。彼說云：𦉰有髮，與此說云象髮在𦉰上，詞亦同也。

𦉰下云：𦉰取氣通也。玉篇引作取，其氣所通也。語意乃完。段氏倒之，非也。𦉰與臍氣相通者，蓋道家泥丸丹田之說。漢桓帝紀左棺注引說文曰：寔憂也。音工奐反。句蓋出說文音隱今作心苟官，卽寔字。今相傳音縮。玉篇寔有重文。棺古桓切。又公玩公緩二切。

惠之古文𠄎𠄎似當作𠄎𠄎段氏作𠄎𠄎是從囚也目囧二字往往互用直之古文𠄎𠄎不當仍是從十從目持以木易耳耳吾因古文從木疑直字所從之𠄎蓋象矩形不當在𠄎部周髀經曰平矩以正繩繩者所以為直也有正繩之器而集十目以視之未有不直者矣古文從木其意不甚明顯蓋係奇字然木生而直矩之古文作巨或體作槩亦從木也吾不疑部首之𠄎即當解為矩形為許君誤說之者以下文亡𠄎二部皆從𠄎必曰迟曲隱蔽其義乃相附屬也

愴下云寬嫺當依列子釋文所引作闊心腹兒詩曰赫兮愴兮案毛詩瑟兮僖兮赫兮

咍兮傳瑟矜莊兒僖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咍威儀容止宣著也

據宣字似毛詩本作僖釋文僖韓詩云美兒說文云武兒咍韓詩作宣宣顯也爾雅

釋訓亦作咍郭注貌光宣乃合釋赫咍也釋文作烜吁遠反光明宣

著案許君之說僖愴與毛傳異者蓋據禮記爾疋恂慄威儀之說覺

傳未安而易之也寬閑心腹猶云心廣體胖赫是威愴是儀合而言

之猶云恭而安耳韓詩作宣乃省借今本作咍則聲借咍愴皆況晚

切也來予以赫為盛大以咍為宣著亦本毛義然嫌於詞之不順也

則總說之曰宣著盛大之兒是謂詩人倒文以就韻也恐未然釋文不云說文作僖

何氏列子力命篇注引鄭君禮記注曰。咍寬綽兒蓋即用許君之說。惜今注疏本佚之。

憲從客者。宋於周爲客之義也。尊賢不過二代。而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虞商旣然。知夏亦以爲賓客也。周獨名以三憲者。創名也。因憲字從容而取之。非爲三憲特製此字也。憲所以從客者。出門如見大賓也。

怵下云朗也。引詩憂心且怵。筠案毛詩自作媻。傳曰媻動也。與釋詁同。郭注引詩亦作媻。說文女部媻動也。收毛詩之字。用毛傳爲說。不過未引詩耳。何於怵下引詩而說曰朗也。改毛詩之字。改毛傳之說。若有駁正之意者。吾恐詩係後人所引。並未檢毛詩自作媻也。不然玉篇廣韻皆云怵朗也。不用毛傳。而用說文。某韻十八尤媻下皆曰動也。而不合爲一字。而鼓鐘釋文不言說文作媻。竝不言本又作媻也。孱入之人。蓋以唐韻媻徒歷切。怵直又切。習熟時讀以媻與是詩韻協。故漫引於此。

怕下云無爲也。正用子虛賦怕乎無爲。段氏亦引之矣。乃改爲作僞。謂爲訓母猴不可用。夫許君於本字祇說本義。說解則假借居多。宋人方訾許君不知假借。忍再揚其波乎。且無爲也。字其說曰女陰。

名或据秦權用段字段氏何不用之然吾不見秦權何等琅邪刻石有兩也字至今歸然山顛也況僞下云詐也段氏未敢改爲作也但引荀子桀紂性也堯舜僞也而昌明之似將與蘇氏爲敵不知已與堯舜爲敵也乃於怕字下直云僞訓作也以己之意爲許君之言厚誣許君直自誣耳

段氏改悞爲怵吾甚信之又考玉篇不能無疑其悞字有重大怵集韻作怵從甲乙乞燕字皆不合似卽余割切之厂變形爲耳厂與一字別有說由從厂而向右曳之是其比也怵字別收之云他蓋切奢也似本之西京賦心參體怵然賦注云體安驕秦似字本作秦又曰秦或謂怵習之怵此怵字則與悞字同義而其字從太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索隱出怵邪臣而釋之曰怵音誓怵訓習言習於邪臣之謀故爾雅云怵猶狃也狃亦訓習案此借怵惕字用之段氏所引犬部狃犬性怵也本之小徐然其字作怵與文選同吾終無以決之姑發其端以待質○段氏所据者詩四月正義蕩釋文也案四月傳廢怵也正義引說文怵習也蕩箋此言時人怵於惡釋文怵市制反又時設反說文云習也其字一從犬一從大廣韻十三祭時制切內收怵字

云快習丑例切內收快字云習也餘制切內又收之十四秦收快字與玉篇音義同集韻始有快快二字時制切內收快丑制切內收快以制切內收快快而又不同義快奢從太不收快字然則快快皆快之譌也廣韻十四秦快字下固云又逝大二音矣

夢下云不明也文選江文通詩沿牒懵浮賤注引說文懵不明也案首部瞢目不明也夕部夢不明也則懵懵皆通玉篇夢莫公武互二切慙也不明也懵牟孔切心亂心迷也則固卽一字蓋古人注書於其異文不甚分別李氏知江詩之懵卽說文之懵也故引其說而曰說文作懵本非作字書故不必區別也卽如瘠字說文作瘠瘠選注遇瘠字卽引說文瘦也之說而不曰說文作瘠也要當知著書各有體裁以意逆志乃能得之不可見有異文卽增補說文或改易也○周禮遂人注懵無知貌釋文懵本又作懵是知漢人皆作懵後人以時行字改之

忌字下段氏引毛傳信誓忌忌然又申之曰謂旦卽忌之假借字案毛傳故作旦旦釋文云說文作忌忌初不言毛傳作忌忌也疏引定本云旦旦猶怛怛亦未嘗云定本作怛怛也段氏鑿空自欺而已

昱釋文
字林作息

火部炆下引詩憂心炆炆段氏據孔疏釋文改憂心如炆心部愠下
 引詩憂心如愠正與詩今本合或係譌文或係後人增入皆未可知
 段氏又改憂心如炎索釋文曰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炆段氏
 作炎固有據然釋文以作炎屬之韓詩而不云說文作炆又作炎孔
 疏云如愠之字說文作炆可知說文不作炎也且許君宗毛者也若
 如段氏說此詩作憂心如炎而雲漢亦作如炎如焚則經典不用愠
 字許君何必收愠字段氏之疑蓋自愠訓憂起謂如此則憂心如愠
 直是憂心如憂不可通矣不知詩人妙於語言許君則直指為解不
 相妨也愠字直分作兩字用乃是火燒心耳故曰如毛傳曰愠燔也
 卽此意也且詩用如字有直有曲如山如阜直言之也如有隱憂曲
 言之也本以隱憂作詩而其詞則曰如有而後其憂之繇多而不可
 數固結而不可解躍如言下矣不可膠固以說詩也

連注血也今周易作泣血逆如又可釋之曰泣
 血注血如邪竊意泣下也泣血也也常作兒
 泣注血如邪竊意泣下也泣血也也常作兒

炆下云心疑也業下云垂也文選魏都賦神炆形茹注業垂也謂垂
 下也炆與業同而隨反又引說文炆下說盧子諒詩業業芬華落似

藥藥皆藥之俗字。玉篇又有蕊。如累切。草木實節。生紫。魏都賦用蕊於句中。既不能以韻定其音。而許君固云讀若瑣。故玉篇廣韻皆有桑果切也。而說文韻譜入之支部。五音韻譜入之紙部者。直以蕊藥等字皆如累切也。夫諸字說文皆無祇有藥字。又從其義而非從其音。乃諸書以俗字之音定蕊字之音。段氏又以俗字之音為蕊字之古音。展轉迷謬。莫此為甚矣。


補正

今又思之。許君欲別假假假為三字。使之各適其用耳。假借也。此謂經典訓借之假。當作假也。假非真也。此謂漢人所用假字。是此義。假非真。則假非假之古義。假非真。即真非假。真亦非古義也。假至也。此謂易王假有唐之類。當作假。不作假也。然周頌鼎王各大室。尚書有苗格。是古借格亦省作各也。似不必別。二葉前十四行 假字條之本說苑指武篇曰。由何憤憤而爭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劉中壘生前漢中葉。已在漢武求仙之後。而其用僂字也。仍用毛詩義。二葉後七行 僂字條之本許君既列丩部。而又別出丩部。且的指之曰籀文。大改古文。則實有是字。小人部。而又別出丩部。且的指之曰籀文。大改古文。則實有是字。

非出於杜撰也明矣然𠃉字鐘鼎偏奇率作𠃉此蓋側身之象
 上有首下有足肱則為身所掩映故不別作也𠃉則判然為兩無
 此人形矣𠃉蓋正立之象有首有肱有曾腹有股𠃉則以股繼
 肱之下亦無此人形且繹山碑六字不作𠃉而作𠃉所從之八
 尚同說文鐘鼎文則作𠃉與籀文大無別矣竊疑𠃉𠃉二字許
 君蓋采自古器偏奇本非獨立成字也即以說文徵之人部中字偏
 旁在左者多在上在右者少在下者數焚兩字而已𠃉部中字無
 不在下也其後從𠃉之十二部無不在下也況兄兒皆人之名上
 體皆別作頭形而以𠃉為之足也大部字十七惟契字大在下餘
 皆在上從大之赤壺奢奢本亦六部亦在上𠃉部七字皆在下從
 𠃉之夫亦在下惟立在上而鐘鼎作𠃉仍從大也宗周鐘鬲
 字所從之二人左合而右分惟此足為說文證是鐘𠃉字亦從𠃉
 楚良臣余義鐘兄作𠃉兒字兩見一作𠃉一作𠃉鐘鼎鬲首
 字所從之贊即頁也已見本卷十八葉𠃉從儿者六器𠃉部之奚
 商庚爵作𠃉農則農彝作𠃉均不從𠃉也且豈惟鐘鼎足据
 哉即說文亦初不一律也𠃉部收元兒允兒充五字其後繼之以

兄先兒兆先禿見覲欠歛次頁十二部皆從儿者也他部從元之字
五從儿者三其展轉從元從完之字凡二十三無不從儿也從
兒之字十七其從儿者十一從允之字十三從儿者九從充之字
一從兄之字二皆從儿也儿部各本皆從儿也相其筆勢亦必不可
從儿也展轉從兢從替之字凡十三竝同從兒者兆部之兜也固從
儿矣從兜之字一卽從儿也先部從儿兢卽從儿其從先之字
九竝從儿也見部部首卽從儿也部內同覲部及部內亦同他部從
見者十一字從儿者二欠部六十五字從儿者三他部從欠者二則
從儿歛次二部皆從欠者也其文凡七而從儿者六頁部字皆從
儿從顛者同從頁及展轉從憊從憂之字凡九皆變爲目也猶之允
及從允之字六其五從儿其爰及展轉從爰及俊酸酸之字凡十九
皆以部位配合涉筆之變不足異也說文從大之字及展轉從夫之字
之字二十五從儿者惟夫立竝三部他部無一從之者從夫之字
九及展轉從規扶輦之字六而從儿者八夢英亦作儿從立之
字十二從竝之字一從儿者三耳繹山碑及夢英皆作儿且繹
山大夫作儿二是夫亦可讀爲大又是碑之儿變而作儿此

從大之字改爲從人而說文中只有改人爲大者初無改大爲人者猶之祇有改人爲人者初無改人爲人者也雖許君創始分人儿大入爲四部而各部之後皆有以類相從之部當必分別劃然斷無儿部之後忽而從人入部之後忽而從大且同此一字展轉相從亦不當歧出今之歧出皆寫者之過然何厚于人何薄于人哉設以人示人曰人固有比中分爲兩之形也愚人亦必譁然不信也卽此足知其厚薄之故矣○人干亦作人赦亦作人皆省大爲人若謂所省者人耶則是省上半若謂所省者介耶則是省下半四葉前八行之後增此

金刻賜字有二形初不省借五葉後七行

B 鐘鼎如此仍是向左七葉前三行

然鐘鼎從口之字又多作七葉前六行○八葉前六行

冒昧雙聲正不必有專字八葉前六行

聶氏三禮圖所畫衮衣衣長而裳短不是古制蓋亦趙宋一代之制

矣十葉後

隱公八年公羊傳何注引尚書歲二月東巡狩一節於如西禮之下

增二句云還至嵩如初禮殊為怪異堯都平陽至嵩不得言還且上

文如岱禮如初如西禮皆變文此亦不當言如初禮十二葉前十四行

爾雅郭注曰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名猶分崧嵩為二乃孔子聞居

直引詩嵩高惟嶽矣或經後人誤改乎抑是篇即漢人所作乎十二葉後十三行

段氏所謂孟子作混夷據孫宣公音義也凡此類當明徵其詞皇矣

篇串夷鄭注亦以為混夷釋文皆音昆十六葉前八行

南山經作其名曰類無師字郭注類或作沛案沛類聲相近沛師形

相近訛而又衍是即陸所据本矣十八葉後九行

筠清館所收漢印范曰剛羶右熨曰雉左三印皆從火惟變又為














寸小異十九葉前四行

如藍記述魏高祖習字謎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鐘亦八

分先橫後直之證二十葉前三行

召伯虎款作視此少似是有首有臂有足人形具矣加几

何為二十三葉前三行之末

鐘鼎作
諸體未有從直者如以說文為用小篆

則秦碑作
秦量二一同斤一作不知許君所

本何書。右所引者其文義皆與說文惠字合與才部德字不合蓋文亦不見惠字○二十三葉後四行
 積古齋秦權銘仍作也。秦斤銘則作毆。筠清館秦量銘亦作也。其字
 作廿。與繹山碑同毆擊聲也。古匱字皆假借。二十四葉後二行

說文釋例卷十九

安邱王筠貫山學

存疑 十一十二篇

渭下云杜林說小徐本作杜林所說其在從水胃聲之下者溺字下桑欽所說句亦在從水弱聲下也謂渭出隴西首陽渭首亭南谷之說本之杜林也夏書以為出鳥鼠山者言其與杜林說異也渭首亭南谷去鳥鼠山甚近而必別為兩說且退禹貢在下者目驗確也段氏斷杜林說夏書句絕以為出鳥鼠山句絕則導渭自鳥鼠同穴夏書彰明較著矣何待杜林以為禹貢導言之杜林所言之同是一說但分詳略耳漳字下段氏引地理志上黨沾下曰大黽谷若謂與許說大要谷異者案北地郡大要縣顏注更即古要字也然則黽乃更之譌班與許不異白部要下段氏直引作大要谷而以今本作黽為說於此乃又不加辨正殊州州沈之古文沿玉篇不收注云亦作流蓋俗字余前纂繫傳校錄即疑沿當作沿據大徐云口部已有也今見段氏改為沿而謂在古文則沿為沈水沈州在小篆則沿訓山間陷泥地又似不然竊揣沿之譌為沿也在大徐未校之前又在大徐既校之後何也小徐書成於南

唐私書也。大徐奉敕校定，風行海內，故習小徐者少。乃張次立於沿字下，引大徐說，而又引下文沿字緣水而下之說，知小徐本固作沿也。卽知小徐所據之本原作沿也。大徐蓋於集書正副本中見有作沿者而從之，故說之曰：口部已有，不曰本部下文又有之也。而摹刻者仍照舊本，故今翻宋本無一本作沿也。沈之古文當作沿，固無可疑。雖然，卽沿亦後人增也。口部沿下云：山閒陷泥地，讀若沈州之沈。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沈名焉。此非區別語，乃合併語也。讀若沈州之沈，其重文者所在多有，固不得據之以定爲兩字。且九州之渥地，故以沈名，豈非沈州爲陷泥地，故以沿名乎？於彼已出，卽水部不當再出矣。段氏以變字再見爲比，不知亦重出也。如茨下云：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以此爲例，亦當於口部沿下說之曰：古文以爲沈水之沈，可矣。惟欲說沈州得名之由，故不爾也。且變字兩見，其訓猶異，若言部註誤二字，小徐艸部苗字，皆兩見，無異訓。段氏亦能別之乎？○沈之所以譌爲兗者，曹全碑作兗，蓋逐水於允上，而又易其部位，再省卽成兗矣。然是碑吮膿之吮亦作兗。

澆下云：黑閭澆，直當是黑驢澆耳。蓋驢字不見於經，或其初來自夷。

狄以其呼之如閭也。卽借閭字用之。大射禮記閭中。鄭注。閭獸名。如驢一角。或曰如驢歧蹄。又引周書曰。北唐以閭。疏云。歧蹄以上山海經文。筠案。爾雅釋獸云。秦人謂之小驢。則此字之作已久。故鄭君疑閭爲異物。然不妨北唐國以之獻于周。中國遂蕃息之。如吉貝棉。今爲常物。古亦異物也。自成王。王會時。至周末。亦八百年。不知何時已有專字作驢。而大射禮仍用借字作閭。亦無足怪。汝南爲河南之東境。東與安徽毗連。不應有此異物。而以此名澗也。

荷下云。荷澤水在山陽湖陵南。徐小竊揣許君原文必云。荷澤在濟陰定陶東。荷水在山陽湖陵南。用漢志也。今本爲後人刪節。而以荷澤水三字相連。文理不可通矣。段氏又刪澤字。尤誤。渠旣引水經注。荷水原於荷澤。正合許君因原及委之例。此乃說文。並非說經。荷澤荷水何所偏主。而舉其一廢其一乎。且許君說解。皆係諸篆文。非如段氏河下云。河水。江下云。江水也。苟刪澤字。則荷字亦當刪矣。蓋自入至海。百五十餘字。皆水名。說解皆直解之。惟澶淵以兩字爲名。說解出之。漳有清漳濁漳。漳南漳之分。說解出之。抑此荷字。正與漳字同例。漳分清濁。荷分川澤。故宜兩對立文也。且說解亦當言入沛。今言在

而不言所入不與小水漏流比乎。潯水爲貢道所經。徐州之達于潯。承青州之達于濟。許君旣引禹貢。豈有不言所入者乎。

洋字下。段氏謂巨洋水。今曰瀾河。案說文有瀾無瀾。玉篇有瀾无瀾。

云瀾。莫爾奴禮二切。深也。盛也。洋亡爾切。亦瀾字。旣別立亡爾一切。

必別有義。此水今名瀾河水。上有邨曰巨瀾。愚民口耳相傳。不應與

古大異。後漢書耿弇傳。注鉅昧水一名巨洋水。洋尤當作泮。泮昧音

轉。故有兩名。洋之與瀾。聲韻遠隔。洋之與泮。形體易譌。恐漢志水經

亦本作巨泮水。從亡婢切之。泮非從羊也。又恐說文本有洋泮二文。

而以疑似。視其一也。玉篇之泮亦上泮。與說文次序同。此儻然同耳。玉篇此部是儻也。

而洋下云水出崑崙山北。用山海經文。郭注穆天子傳引之。而曰洋

音詳。顧氏不引說文。亦可疑也。

湍下云。西河美稷保案本部例。皆直書郡國縣邑之名。惟縣與郡同

名。始言某縣。況美稷縣也。不可言保。豈謂美稷縣有美稷保邪。抑保

字上有挽文邪。

潯漢海三字相次。玉篇亦然。蓋水原於西。委於東。故始入終海。百數

十字皆水名。不可海下復有寶字。中國之北以大漠爲界。南與東皆

以海爲界。惟西以山爲界。不在本部。海爲衆水所歸。故曰以納百川者。所以通結上文也。段氏以澥海漢爲次。欲澥海同意相屬。祇見小節未睹大體。且澥海初非連文也。

涓下云小流也。此爲一義。下引爾雅。汝爲涓。則水名也。別爲一義。且當云涓涓小流也。混下亦當云混混豐流也。蓋讀者刪之。此等字頗小。其義甚狹。形容之詞。不能獨字成義也。偶記此二字。可以隅反。如水脈行地中。澆澆也。水濂漾也。以在中。刪之不成句。故得存。

濺下云凝流也。說其本義。引詩濺濺則重言也。桂氏曰此引詩後人加之。大部卷。詩若詩施晉。濺濺。本書無濺字。當作詩曰施晉。濺濺。天也。義合。是持作濺濺。不作濺濺。明矣。重言與單詞同異各半。雖不似連語。純以

聲爲用。然以聲用者多。濺濺卽是也。毛傳。施之水中。謂施畧水中。其聲濺濺然也。試聽魚網入水之聲。卽知之矣。段氏以濺與濺濺膠葛不清。故生謬說。卽如洗下云。水涌光也。引詩有洗有潰。亦非本義。故毛公曰。洗洗武也。潰潰怒也。加字而後說之。蓋毛詩重言。別有此種。如采芑曰。八鸞。瑒瑒傳曰。瑒瑒聲也。詩又曰。有瑒。翫瑒傳曰。瑒瑒聲也。疏則曰。又有瑒。瑒然之聲。與傳解有洗有潰同法。凡詩云有某者。半卽重言也。

浩下引書洪水浩浩猶玉篇滔下引書洪水滔滔知古人引經典皆出自胸中不檢本也韻會謂說文引書浩浩洪水

濫下云一曰濡上及下也引詩畢沸濫泉此二句相連成文引詩以

證濡上及下之義段氏謂引以證汜也之義非也又謂濫淋聲近淋

訓以水沃是謂濡上及下爲沃也如此則成沃泉縣出矣郭注從上亦非

也濫泉蓋如厯城之趵突泉故詩作檻泉不第借聲亦兼借義如有

闕檻偪束之故騰涌而上出也既上出則濡上而後順流而下故濡

及下爲形容之詞本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也若沃泉則先上後下

與此異

渾下云混流聲也案混下云豐流也水流既豐必作大聲段氏改爲

溷失其義矣

灑下云漬也段氏引公羊齊人灑于遂傳灑者積也釋文積本又作

漬謂傳及說文作積爲長筠案今傳文作漬用其一本也疏引曲禮

四足曰漬鄭注異於人也漬謂相灑汙而死案齊人死而用獸死之

詞甚之也謂其脂膏原野猶哀江南賦所云芟夷斬伐如草木焉者

矣乃譬況之詞不必以漬之正解爲疑作漬長也

溥下段氏補是鄭注月令亦以潤釋溥矣竊思四月純陽十月純陰
惟其純也故不酷暑泛寒六月二陰生于下陽爲陰迫故溥者陰之
爲也暑者陽之爲也如匪蓆衣是溥意也十二月放此
溥下云黑土在水中也段氏引澱塗下說謂其相近不誤然未知其
各別也澱之俗字作靛刈藍漚漬之以木杷擊之而成者也溥卽池
中黑泥不由造作而成以之染布所謂泥青者也先用澱染深藍色
而後以泥遍塗之暴乾則成矣許不云黑泥而云黑土者字從土也
沙不從石而從水沙以水爲起說故青烏家言沙水矣說曰水散石
也又曰水少沙見義互相備也北方多沙河河水至則彌望皆水也水
去則彌望皆沙也涓涓細流而已故孟子云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
與梁成爲沙河言之苟爲土岸石岸則架木爲梁可以永賴何事歲
修哉硤下云履石渡水也卽徒杠也段氏說誤
泳下云潛行水中也浮下云浮行水上也蓋爲谷風泳之游之作注
也毛傳釋泳而不釋游故許君補之蓋謂詩借游爲仔耳游從於浮
聲故借之左莊十八年傳閻教游涌而逸旣避巴人必當潛行蓋對
文別散則通也此二者概謂之湖河之廣而湖之必且或潛或浮也

吾鄉俗語祇云泚矣

瀧下云雨瀧瀧兒小徐本兒作也段氏從之非也許蓋謂瀧瀧雨兒耳吾鄉謂細雨之兒曰瀧瀧謂淚兒亦曰瀧瀧其音則雙玉篇亦有此音蓋六朝轉音也

澗下云讀若孤貉之貉段氏依之而曰當作貉君不見小徐本固云讀若孤貉之貉邪

湫字說解集韻廿九筱引之曰隘下也春秋傳晏子之宅湫隘一曰水名在周地安定朝那有湫泉其次弟與今本異然似較順序惟水名與有湫泉皆不似許君文法三十小又收湫注云隘下也一曰地名在楚一曰水名在安定上下二句皆如說文惟中句不合然周之湫水於經傳無徵而左莊十九年傳楚子伐黃還及湫杜注南郡都縣東南有湫城恐當年有湫淵乃班志原文唐人避諱改淵爲泉其地卽石州曰安定朝那有湫淵

秦人投文詛楚處也

姚姬傳先生原曰涼當以漿人水漿醴涼爲正義訓薄爲借義而說文但以薄訓涼此許氏之疏矣筠案此說極精但恐係改易非許君

本文也。蓋說文各部中字，皆以類聚。涼字之上，卽漿字。又上之則湑、湏二字，皆酒漿之事。則涼字訓薄，殊不類也。況乎下文淡、薄、味也。此史記攻苦食淡之義，亦飲食之事。故卽繼以澍、澆、液、汁、澆、灑等字，皆指飲食言，而以溢之訓器滿者結之。此十二字，固一類也。安得涼字介乎其閒，獨訓薄邪？詳其致誤之由，說文涼、薄也。詩職涼善，皆借用涼。後人耳熟此訓，又以繼之。淡字卽訓薄，味故不知桑柔爲借用而故說文耳。然淡字之義，主於味，不主於薄也。

段氏信萍篆而欲刪萍篆，非也。字固艸水兼從。然以艸爲主，以水爲從。凡兩從者，必入主義所在之部。乃說文通例也。況玉篇收萍於艸部，又出萍字，云同上。是書以說文文字居前，而後出見行之字者，偶然事也。其先出見行字而後及說文字者，乃通例也。猶之說文先小篆而後及籀文古文也。本部先菡于菡，先蒼于蘭，先蘓于蕒，如先蘊于蘊者，寡矣。是以月令萍始生，鄭注釋文皆作萍。今本乃作萍，爾雅萍萍，釋文誤作萍。萍而曰萍，本或作萍。月令鄭注萍，萍也。釋文同。案此述爾雅之萍，萍不當作萍。是知後出之字，習俗所便，故古人作萍者，今本率作萍。然而說文萍，萍也。萍，萍也。以此爲指南，則諸書之誤。

可訂耳

艸部羊詳也。小徐詳作詳。段氏仍作詳。而謂鄭君所據兩雅作羊詳。於此則曰羊詳也。又依小徐祇取其便已說耳。其定見也。即觀水字。參從之字。為漾。漾詳。詳一在水部者。可決詳之為屬入矣。

類下之類感嚴氏謂當作顰戚戚字是顰字非蓋類字隸或易其部位而為瀕或省之而為頻以頻為類數以瀕為厓岸而瀕又作濱許則祇此一也詩桑柔國步斯頻毛傳頻急也即感義鄭以比比然說之則頻數義似毛為長國步斯頻蓋謂國運日感耳召旻不云自頻傳頻厓也箋頻當作濱釋文引張揖字詁云頻今濱則頻是古濱字雅讓說正與說文合類是水厓故字從涉然又從頁則何也故許說之曰頻戚不前此句特為從頁立的豈可改為顰乎且顰所以在此部者即以頻有戚義且顰即頻之分別文特但分其頻感義不能兼頻厓頻數義也地理志引禹貢海瀕廣瀕注瀕水厓也音頻又音賓顰下云涉水顰感嚴氏謂當作顰戚則是也各繫篆文為說不可一律而論

玉篇無涵而有浦奴含切無訓釋又瀨作洌

賈下云雲轉起也此形聲字耳段氏必於員字求義而曰古文云作員太謬矣鄭風聊樂我員釋文本亦作云疏曰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正月昏姻孔云釋文本又作員商頌景員維河鄭箋員古文作云

段氏或別有所據。吾不能知。若卽此三詩論之。鄭孔以云爲員之古
文者。段氏以員爲云之古文也。鄭之古文指古本者。段氏古文則指
一字之古今文也。且正月之云。旋也。商頌之員。均也。皆與云員本義
無涉。段氏欲證雲起之從員。乃以雲之古文云取義。而其字從員不
從云。則又謂古文云作員。循其說。則云員一字。卽雲實亦爲一字矣。
又何以爲雲轉起之義乎。以博濟其私。而又漢諱所出。後生從之。有
截胥及溺而已。再按員字下。則已刪鄭箋之古
文。作云爲古文云。矣。何其謬也。

雲下云。云象雲。回轉形。此屬詞。不得不然。雲爲恆用之字。故以冠部。
從云。又不可無說。故云然。云豈足象回轉形哉。苟以云爲雲。爲次。
則易於說解矣。所謂畫成其物。隨體詰屈者。其本生於地。其象著
於天。故下銳而上廣也。此乃足象回轉形。漸而作字者。講結構整齊。
遂倒轉之字。又斷其兩曲。以爲二字。古人已不顧其安如此。段氏謂
二是古上字。受其愚矣。借爲云。曰。乃加兩別之。全非倉頡之意。不必
曲爲之解。

玉篇鮭下云。又作鯨。段氏駁之。然集韻三十一業收鮭字。三十二洽
收鯨字。部分相近。聲或可通。犬部狝下云。讀若比目魚。鯨不應本部。

無鰈蓋鰈卽是也玉篇鮫之下繼以鰈謂鰈同鰈羽葉聲不相通玉篇又別無鰈字知鰈爲鰈之壞字集韻鰈或作鰈是也許君說以虛鰈迷上林賦而不述爾雅者吾鄉常食比目魚許君汝南人蓋未嘗見之故疑爲異物不取爲義也猶之鳥部不收鷄矣養字之本與比字也又其名曰鷄鵒是以登

字爲名或字爲鳥名後人加之

鰈下云魚也從魚系聲繫傳曰卽禹父名也孤損反玉篇鰈字次第略與說文同注云古本切大魚也後文又出鮫字云音鰈魚名廣韻二十一混縣下云禹父名亦作鮫尚書本作鮫又收鰈字引說文魚也又曰亦作鮫拾遺記夏禹篇曰堯舜夏或使鮫治水九載無績鮫自沈於羽淵化爲元魚海民於羽山之中脩立鮫廟四時以致祭祀常見元魚與蛟龍跳躍而出又曰鮫之靈化其事互說神變猶一而色狀不同元魚黃能四音相亂傳寫流文惟此字或魚邊元也蕭綺錄曰以下言字體易譌又引尚書堯舜鮫於羽山及春秋傳其神化爲黃能以入羽淵而斷之曰是在山變爲能入水化爲魚也則又爲兩可之說無所適從國語路史字竝作鮫筠案篆蓋本作鰈則從弓省聲弓之楷作弦非從弓也弓與系之古文弓相似再變則成系矣苟

從系聲。必無由得古本切也。曹全碑鰈作鯪。此鯪所以作鯪也。鯪又
鯪之譌矣。而作鯪者則猶從多也。玉篇之鯪則後人不知鯪爲鯪之
譌。因增於後耳。要之。王嘉所引之說。必出於處士之橫議。彼分鯪字
爲二。而謂之化爲元魚。初不意鯪之從弜省聲也。吾知然者。以說文
脰位皆從弜省聲。決之若從臯則不得譌爲系也。

鯛下云魚也。大徐作魚。名非也。本部註同。除總名外。詳書皆不言某名。從魚同聲。一曰鱸也。案鯛爲專名。而又

爲鱸之兼名。乃鱸亦名鯛。非鯛亦名鱸也。段氏倒一曰句於從魚之
上。似未然。玉篇則目爲一魚矣。

鮒。鮒不互訓。蓋未可依廣雅以爲一物也。虞翻注易曰。鮒小鮮也。今
鮒狹而長。色白如銀。夜躍出水尺許。大者僅長四五寸。聞故老云。吾
邨北柳溝河中。有如人長者。二曾捕其一。而旋失。不知幾何年矣。鱗
色黑闊而短。七八寸者。時有。聞維水有大如箕者。形幾正圓。身既重
累。乃臥而游在下之目。遂盲矣。亦非常有之物也。又維水中。鯉鼻四
孔。其味美於他水所產。曾不得與松鱸四顯同著。何哉。
釋魚。鱒。鱒。鱒。歸。注俗呼爲魚婢。江東呼爲妾魚。案鱒。鱒。歸三字。說文
皆無。以郭注婢妾二字推之。歸蓋本作婦。俗謂鱒。婆者是也。釋文章

酉切非是。郗疏卽引說文鯪字解之。豈有郭氏尚作妾。許君反加魚者乎。此字似當刪。抑今諸城海中有所謂了頭魚者。總角歧出行則搖頭。以其輕佻。故得此名。亦妾魚之比。

段氏不知鮓爲何狀。諒嘗食魚翅矣。是卽鮓之翅也。其魚醃者乃中食肉作長絲。淡黃色。味獨淡薄。不似海中它魚之醃厚。故不行遠。段氏所以不見也。身首皆圓。首圍大於身圍。至小者長二尺許。尾作八字形。亦與它魚小異。色白與翅同。吾亦未見其生時何色也。

鮮下云魚也。善省聲。說頗迂曲。固不妨有魚名鮮。南方所謂美人鱈。吾鄉卽呼曰鮮。然史記

陸賈傳之數見不鮮。未必爲鱈之借字。鮮似會意字也。羊爲郗魯大邦魚爲郗莒小國。是鮮字合南北所嗜而兼備之矣。故凡言新鮮卽用之。未必當用鱈。且衆美兼備爲難。故引伸之爲鮮少也。說文少義作𩚑。經典無之。而今譌作𩚑矣。○倉頡籀斯生於北方。凡古字必中國常有之物。不必遠徵貉國之異物也。許君偶有是言。不過據所聞如是耳。豈限定它處無之乎。

余於指事篇中。旣依許君之說。收不字矣。抑猶有疑焉。使不字第由不然不可之語而作。則是虛字也。然古人造字不爲文詞而起。必無

所用虛字。如之者出也。馬者鳥也。然者火也。而者毛也。皆古人之實字。後人借爲虛字耳。恐不字以常棣篇。鄂不爲本義。鄭箋云。承華者。曰鄂。音第。此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釋文不音如字。又芳浮反。一音方于。反拊亦作拊。案鄭破不爲拊。說文拊。搯也。搯。摩也。義不相近。蓋作跗爲是。然說文无跗字。玉篇跗有重文。跗云。方俱反。引儀禮曰。綦結於跗。跗足上也。此句連前注引之儀禮所有。不應說文無之。或說佚邪。且其字亦可作拊。奴部。弁下云。持弩拊。拊亦如常棣箋。從手。然攷工記。弓人作拊。從木。然則拊乃拊。譌也。木部拊下云。闌足也。足微。從付。聲之字。有足義。卽足微。鄭箋不當作拊。之以跗爲正。而亦可借拊也。然似常棣篇之不無須改字。蓋不字之形。卽鄂足之形。乃象形字。非指事字也。口正是花萼形。卍之中直爲枝莖。左右垂者爲細葉。凡葉之近花者。皆細於它葉而下垂也。是鄂不爲其本義。後爲借義所奪耳。左成元年傳。三周華不注。杜注第云。山名。釋文亦未爲不字。作音。十六年傳。有棘華之跗。注。杜注。跗注。或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案杜以屬釋注。知華不注卽華跗注也。卽鄂不也。華跗注者。上華下跗。相連屬也。不字本義。於經僅兩見。是以毛公不釋不字。許君亦別作解釋。蓋皆疏。

忽於其義也。

集韻十處。楷有楷不扶三重文。說曰。外木旁為楷。一曰。華下等。本類別收楷。楷扶三字。皆有它義。而不字不別收。

至下云不上去而至下來也。此合不至兩部首解之。以證其所謂象

形之故。不上去者。謂不字象鳥向上而去。至下來者。謂至字象鳥向

下而來。所以言此者。兩字之義正相反。而字形則不與到子為云同。

故復申言之。段氏斷不上去而至下為句。豈復成語。

段氏駁聖字快極。玉篇西部不收而收於西部云。穴鞮切。鄙也。蓋孫

強輩所增也。廣韻作墨云。姓出說文。又有蜀字云。姓也。梁四公子蜀

闡之後。段氏合為一說。誤也。張說作梁四公子。記炫博耳。故四人姓

名皆離奇。亡是公也。而廣韻謂其有後異哉。諸城今有四大奇姓。曰

則音古音剗音仇音又聞有由音風音凌音平音女音三音姓。其字為字書所無。又何從

溯其遙。遙華胄乎。風姓存于山東。乃理之常。風益風之謬也。其他則不可意揣矣。玉篇有滴字。在齧鹹之閒云。昌石切。苦地也。書曰。海賓此字誤。其滴亦瀕之俗字。廣滴

本亦作斥。又音虜。案顧希馮未必杜撰。而尚書釋文。祇出斥字。不言

別本有異。何耶。鹵部說。因云。東方謂之虜也。釋言。滴矜鹹苦也。郭注

滴苦地也。釋文。滴音魯。疏引左傳。表瀉滴。今本亦作鹵。著下云。鹹也。與鹽字說解同詞。則亦必同義。嗟當為鹽之別名。且其

說曰河內謂之蓄與部首下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語正相儷幸部云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而部中筆下云秦謂之筆亦以儷語分之兩字下與此正同曲禮鹽曰鹹齏與嘉玉量幣之類同上字皆美詞下字卽本名也段氏所改竝非鹹乃鹽之味而又疊韻正門聞也戶護也之例蓄下云鹹也則沿鹽來耳烏下云外閉之關也外閉者向外閉之也門部闕下云以木橫持門戶也許說關字與今俗語同玉篇亦然似是漢以後語關當以郊關爲正義經典不可勝數若外閉之關則禮祇謂之烏也闕下云城內重門也段氏依詩正義改內爲曲案文選謝宣遠王撫軍詩注引亦作曲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注引說文曰闕城闕朝氏闕朝氏重門也蓋作闕爲正闕曲聲轉曲內形似屢譌成內也兩引皆曰闕不曰闕闕說文闕下亦不曰闕闕乃下文闕字下卽曰闕闕也毛傳分釋之許忽不宗毛不知何故玉篇闕城門臺也則宗毛矣爾雅亦曰闕臺也又曰闕謂之臺恐說文係後人改闕下云開闕門也蓋卽今蓄洩之石闕時開時閉之門也段氏以闕軌聲近說之曰謂樞轉軌軌有聲案官下云戶樞聲也是樞聲曰官

不曰闔也。吾鄉謂樞聲曰支官矣。且許說不曰闔。闔門聲也。知段說之不然。

闔下云所以止扉也。釋宮所以止扉謂之闔。郭注門辟旁長檜也。段氏解之曰門闔則邊旁有兩長檜使其止而不過也。案此說是也。而後文又有說曰闔居兩旁每扉以一長杙上貫於過門板下拄於地。故曰所以止扉。古謂之剡移。筠案今廳堂門不用扁者以長木掩兩扇之交與段氏所說相似。一而不兩。段云居兩旁乃參合郭注爲之。非誠見此制也。且以爲剡移尤誤。剡移亦作屨。屨韻五支云屨屨戶扁于闔何涉乎。段氏又曰闔與闔皆閉門乃用之。則與郭注門辟全背。蓋由不知闔爲何物也。且不知謂之闔者。卽度闔之謂也。吾鄉中以物置物上謂之闔。雖引伸之義而非假借之詞。則且以北方事實證明之。凡門扇太大者。旣開之後無所附麗。恐其重墜。旣久不復正方。不利關閉。且恐大風驟闔其門以擊撞而敝敗也。於是或以木或石鑿爲幞頭形。一半卑處承門之下。一半高處倚門之面。是門度闔其上也。故謂之闔。○今爾雅作謂之闔。釋文一本作闔。案與說文合是也。釋宮又曰街門謂之闔。不應兩物一名。

段氏說闕字曰俗語自由自便當作此字正不知此解從何悟入且焦仲卿妻詩舉動自專由由用也卽愚而好自用之謂也若改作自專闕豈可通乎況孔子曰爲仁由己由己卽自由也古語哉

耿下云從光聖省者小徐省下有聲字承上耿光言之耿訓光故從光省文王聖人也故從聖省然與許君語例不同且耿字豈獨爲文王作乎韻會改爲從火忘其爲杜林說也段氏乃從之乎凡字皆左形右聲此句乃全不知六書之人所說然就本句言之則不誤左形謂從耳也右聲謂炲省爲火在右也小徐乃舉鳥部中字以駁之已謬大徐引小徐說又改之曰凡字尤鹵莽

段氏又改聊從非矣不知卯字何辜

聒下云謹語也左襄二十六年傳聒而與之語杜注聒謹也

聒下云坐而聾曰聒吾鄉謂癡曰聾又有語曰聾人三分癡則以癡爲聾或亦沿古語邪

耳部次第至爲明了自恥至聊皆耳之質自聖至聾皆耳之用自聾至聒則有耳如無者也自聒至明則真無耳矣聾非人耳且非真耳也聒之從耳不可知故最後然猶有聾聾在其下者凡曼部首之字

以爲字例在部末也。

拏拏二字段氏互易之名實紊矣。又謂玉篇有拏無拏尤疏。玉篇手部第十八字卽拏。足牙切。手拏也。又二十三字則拏字矣。引說文持也甚爲易見也。

擊下云暫也。段氏據廣韻改爲斬取也。蓋是玉篇亦曰山湛切。斬取也。乃又曰又才甘切。引說文暫也。當係孫強輩據誤本說文增之。勿據以駁段氏。集韻敬列三韻皆收擊云擊也取也引博雅次也

瘳下云引縱曰瘳。玉篇引同。爾雅釋文作引而縱之曰瘳。段氏嘗之不知正是完本也。引而縱之也者猶言縱而引之也。引不離縱。縱不離引。乃是瘳意。段氏曰宜近而縱之使遠。則是竟縱之矣。何瘳之云。放紙鳶者是瘳象也。以爲引亦可。以爲縱亦可也。玉篇有二重文。擊掣不過說文無之耳。從制以會牽制之意。未嘗於六書不合。

段氏改舉爲擗。以玉篇爲據。案玉篇多足據。而本部及水口心三部大不足據。不知何人亂之。不特與說文異。次卽案其脈絡亦皆四分五裂。且玉篇字與說文異者多矣。段氏將以其形聲皆近。舉疑之乎。獨不思擗字下從手。旁又從手。說文偶有此等字。方不能埽除之。忍

再塗附之乎。且以舉字似舉而改之。而所改之字仍從舉。獨仗邱言一切以與天下人抗耳。何一謬至此。

部以從手者居前。從寸者居後。極易誤。惟舉在梓下。揚上次序與說文合。耳可據此以定為舉之正字乎。

舉與音義皆同。蓋是一字。○玉篇舉取也。梓同上。出說文。舉說文梓拔取也。未嘗有梓字。亦將以梓改說文之舉字。且玉篇本

舉下云對舉也。段氏申之曰。謂以兩手舉之。故其字從手與左手與右手也。夫以兩與字區別之。則左右手之外別有手。是也。豈支提國人乎。且舉字除去𠂔半。賸由是何等字乎。吾將分之為五。手博君子一舉焉。凡舉動物必曲身。身曲則手向下。故以𠂔象之。臂在上。指在下也。物既當向。則手平矣。故以𠂔象之。肘在後。爪在前也。若欲舉之過頂。則兩手不便。故以一手擎之。是以𠂔皆兩手而平。祇一手也。除此三字。留與字為聲。不於實事求是之方。略相比附乎。然以此開小兒心竅。則可矣。究是繳繞破碎。許說云從手與聲。乃為平正通達也。

許云對舉也。似是兩人然。下亦云橫開并。舉項羽本紀力能扛鼎。知其不必謂而人也。

稍字下段氏曰。取物之上。謂取物之顛也。即引方言橋稍選也。以實之。案選者東擇之意。上字當作美字解。

扞下云從上挹也。讀若莘。吾鄉以為恆言。音義皆不易。

揅字下嚴氏謂說文無扞字。楚詞當作坻。即土部坻字。其說楚詞自

是若但論批字。固卽搥之俗字也。文選琴賦引說文批。反手擊也。又引則作搥。

揮下云奮也。曲禮飲玉爵者弗揮。釋文何云。振去餘酒曰揮。左傳二十三年傳。奉匭沃盥。旣而揮之。杜注。揮。湔也。疏云。以溼手揮之。使水湔污其衣。案此二事爲揮字正義。許說曰。奮。則何注振字。可以解之。杜云。湔。則在旣揮之後矣。許書有指搗指麾而無指揮。段氏以奮字本義爲說。失之。且謂鞞揮義略同。尤謬。

擊似卽研之俗文。段氏引易極深研幾。蜀才作擊。卽可徵也。然小徐收之。玉篇亦收之。則有舉莫廢。亦是恆情。而必改摩下之研也。爲擊也。以成其說。則殊不必。玉篇擊下云。擊。摩也。而摩字卽繼其下曰。研也。不作擊者。殆亦謂研擊一字也。段氏云。毛詩爾雅。如琢如摩。周禮刮摩。字多從手。俗從石作磨。不可通。抑已過矣。詩釋文云。磨。本亦作摩。爾雅釋文。雖無此語。尚可以毛詩類推。若周禮釋文。旣不言有作磨者。卽今俗本亦皆從手。何至煩其辨正乎。且謂擊摩之功。精於研磨。此則八股家伎倆矣。況如琢如磨。傳曰。玉曰琢。石曰磨。與釋器同。三章傳曰。圭璧亦琢磨。故疏引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以證玉亦稱磨。

又引論語注切瑳琢磨釋文作摩云本又作靡以成寶器然則磨之所施無論為玉為石總是所以成器非器既成之後撫摩之也如段氏以兩手切摩為義能切摩玉石使成器乎必不然矣夫磨摩之所以通用者此形聲字不能眩備之故也以手持石磨之故或從手或從石矣猶凍練一字凍之以水所練者帛也焯淬一字所焯者刀之火而淬之則以水也不觀其會通而故為低印不亦拘墟乎

拮下引詩拮据而据字在九十八字之前如云字有專義兼義連語不必盡在一處則据下云鞞据也與毛詩拮据攸据也正同四字皆雙聲也以鞞釋拮以据釋据又各用其音近字也据之一字不能當鞞据兩字之訓然則許君本次必先出拮字而說之曰拮据手口共有所作也此句非單說拮字也即以据字繼之而說之曰拮据鞞据也即承拮下引詩來而引毛傳釋之也再以据字繼之而說之曰鞞持也乃可使相為證明若然以解今本部意緒不甚分明必由後人亂之玉篇則以從手者居前從才者居後猶其心部以從卜者居前從心者居後如此不通豈顧氏原本乎所持以校說文次第者獨賴玉篇而亦復若此無知者好改古書可痛恨也

扞下云折也。段氏似有疑。蓋未聞此語。吾鄉謂兩手執艸木拗而折之曰扞。恆言也。與抗義無涉。然抗字吾亦於經見之初。未聞此言。扞下云枝也。小徐本伎也。段氏謂當作枝是也。卽枝格之謂也。說文手部則作枝。格女部。媿下又作枝。格。格篆下枝字。鮑氏本毛氏初印本皆譌作伎。與小徐本扞伎也同。譌再以抗下云扞也。證之足徵。段說是也。又謂當用檣柱之檣。則非也。上文十七字皆言擊其受擊之人。必將枝格之。此扞抗二字所以承其後也。如曰檣柱。則是大廈將傾。非一木所支之義。於本文無當也。

格下云擊也。後漢書陳寵傳。急於箚格。酷烈之痛。注引說文。格擊也。案說文。格下無擊義。知所引卽此格下之說也。作漢書者自借格。注漢書者自知其爲格。今不得改傳作格。亦不得於說文。格下增擊也之說。程子曰。與賢輩說話。如扶醉人一般。扶了一邊。倒了一邊。今之以它書校說文者。正中此病。故聊一言之。

晏字從女。日不成意。小徐本從女。晏省聲。則更亂道矣。引詩又無此語。大約此字固許君所收。既有宴。匿二字。苟無晏。則無從得聲也。其說解則恐後人增之。故玉篇。晏。烏諫切。竝無訓釋。以不常見之字。而

說文章有說解顧氏乃不引之乎。集韻三十說下引說文又曰通作晏三十二說晏日出清明也則與晏天清也義近然如此則字當在日部而從女不可解

婿下云耦也蓋即相人耦之意周禮宮正鄭注侑猶勸也段氏以助

釋耦似得其理而失其情

始下云鈞適也謂男女併也大徐本無謂字謬也此句乃是小注鈞

適者均敵之借字也恐人不知故加謂男女併以釋之或即庾儼默

之注語乎

嫫下云量也秦俗語揣度輕重謂之故殺廣韻有之集韻作故捶類

篇作故搯而廣韻故下云故殺稱量其搯下亦云稱量搯嫫或即一

字

嫫下云闐嫫亦如此闐嫫似是名目或即駑駘也闐謂闐穴嫫如左

傳之僕臣臺

嫫下云嫫媿也段氏疑嫫為複舉字案嫫媿雙聲當是連語媿下云

得志媿媿則與玉篇廣韻所謂喜者同也然吾鄉有媿媿之語無嫫

媿之語

婢下云婦人汚見也大徐及玉篇無見字然下文言見婢變則有之

易賸段氏謂月事及免身及傷孕皆是案傷孕見玉篇廣韻免身未

詳所本。或段氏類推之。以此三事皆有血汚耳。然許君自謂月事於見字知之。見者非常事而有定期。如水之忽伏忽見者然。且傷孕未有不臥病者。豈待禁之而後不侍祠乎。段氏以忌產房說不得侍祠。殊支離。

媵下云。女出病也。蓋謂女子下部病也。俗名下瘡。音朝亦謂之陰。挺茹。挺之爲言挺也。挺然而出也。姪佚者。生此多食白薯。亦生此。段氏欲增容字。謂女出而病容。媵然病。豈待出而後見乎。廣韻之長好兒。別爲一義。不得牽連。玉篇亦引說文。女出病也。猶之婣女病也。玉篇齒約切。兼有婣約好兒一義。廣韻則祇有婣約美兒一義也。凡書之漸近今者。卽漸與古義遠矣。

小徐本媵從囙省聲。大徐作留聲。又曰留古囙字。當從囙省。何不檢其弟之本邪。抑後人据大徐之說。改小徐本邪。然所謂留古囙字。於說文無徵。囙祇有古文。由耳。以予作孛。百作普。推之。則留爲古囙字。甚合竊恐出卽出譌也。由字不足象形。吾甚疑之。蓋留卽字篆作由。後人疑篆書之由與楷書之留相似也。反改而爲出。乃與篆書之由相似。猶集韻以蓄之或留。與留卽字互易其形。夢英書部首留作由。

依楷書作篆文皆欲其相避而不詳察說文字體本有分別而以意爲之遂致展轉迷謬矣吾以近人有書必爲凡者因意揣之如此彼欲反古不思弋篆作匕楷書從弋者皆變惟必字猶爲近古也然自部說字即從留而說曰象髮在自上云從留也

革下云象古文革之形弟下云從古字之象隹書酉下云象古文之形其古文下皆詳說之古文可解而後小篆之從其象者可解也獨民下云從古文之象而古文弟入下無說此說佚也案此字小徐通論作弟入察其形上下與弟入相似中央與忒相似小篆民又與臣象屈服之形者相似母弟臣皆象人形則民蓋亦象人形也ノ部ノ字段氏忽送難而解之難既粗疏解亦不甚了了則請設難曰入字從ノノ相交而ノ字不列入字前者何曰是有又部可例推也夆從又平相承而平字固在部末也曰其當在部末柰何曰部首之反文定在部末此說文通例也止部之末則少也正部之末則乏也彳部之末則亍也邑部之末則邑也尸部之末則尸也步从皆從止少而不列止部中行從彳而而不列彳部中郊從邑邑而不列邑部中卯從尸而而不列尸部中以其各自爲部首也設不爲部首則

步及入止部而必列少之前行入才部而必列于之前卯入邑部而必列邑之前卯入尸部而必列尸之前何也反文亦為它字所從非從它字者也其在末也猶之在部首矣是以十反又𠄎反𠄎𠄎反人比反从身反身司反后入反广而各自為部首者以其有所統也設無可統則亦在前部末也惟夫部末有反文而部中字有兼從其反正兩文者祇又部中卒而末平ノ部中入而末入為它部所無也段氏之說尚不足觀其會通也

卒氏之從氏也從其義也乃卒之義曰本末氏之義亦曰本而氏之

義則曰隴氏其義不相比附竊疑吾鄉諺語所謂氏葉者蓋氏之古

義也小雅維周之氏毛傳氏本也周禮四圭有緇兩圭有邸象邸皆借邸為之緇以禮用邸之意揚詩

易為柱筮之柱義究不異然似失毛公意氏為根本之通名不著一物惟夫有氏葉之物其初生之

根必名卒菽及桃李瓜壺凡核仁之兩瓣者受土氣則翻身翻身而

后定卒定卒者根入地之名也其形肥白近似乎槩與它物之根其

細如線者不同故卒槩字通用定卒則負土而出見乎地上者兩瓣

平分是名氏葉易所謂甲坼者也氏葉之中再生萌芽久之而氏葉

乃落故篆作𠄎象其下直而上大氏則下有所著謂之本也者謂地

上之榦也。卑則下貫地中。謂之木本者。謂地中之根也。本同而所指不同也。卽以姓氏推之。亦可知。氏本謂木。詩曰。本支百世。曰昔在中葉。傳曰。本根枝葉。爾雅左傳。又以甥爲出。皆以木況人。則氏取諸木。不爲誣也。且婦人稱姓。辨其族也。男子稱氏。分其支也。闕氏之氏。音支。安定郡烏氏縣氏。亦音支。氏葉下。近乎本。上則爲枝之所由分。其於姓氏。不亦切乎。理初曰。此元音眇旨也。印林曰。杜撰。○卒下云。大於末。謂至末而大也。段氏改本大於末。非物情也。○氏之說解。先至也。而后本也。已失其序。大徐竝本也。刪之。蓋謬。良由部中字無從本。義者卽從至義者。尚是勉強牽合。故誤去之也。韻會八齊引說文。本也。至也。次第最合。當依之。○許君之意。氏爲山脅欲落。氏則有一承之。是不落也。故以氏部繼之。而說之曰。至然。卒字卽在氏部。固說曰。木本矣。其義不類。何以從之。

韋下云。韋聲。秦風以韋與澤作爲韻。韋轉入聲。卽合矣。大徐曰。韋非聲。義當从榦省。榦枝也。案古呼枝榦之榦。亦曰本。未嘗有榦名。而榦專爲築牆。尚木之名。謂本爲榦。後人語也。且卽謂是古語。而字從榦省。因榦生枝。以爲有枝兵之意。亦殊回穴矣。段氏乃依之乎。

伐列人部。成列戈部。本不必如此分屬。而其說字形也。又皆曰從人持戈。此似許君誤也。兩字同體。以形爲別。伐可云從人持戈。成當云從人何戈。何也。牧誓云。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傳曰。伐謂擊刺。是伐字以擊刺爲正義。故其字人與戈竝。乃踴躍用兵之象。借爲征伐之名。蓋在後矣。成非盛世之事。故我成未定。及成申成。甫成。許爲宣平之詩。其字上戈。下人爲負荷之狀。傳所謂裏糧坐甲也。戈非正用之物。以爲備耳。故象人坐形。不持戈也。二字以會意兼指事。卽於字形爲別。若如許說是無別也。

段氏以或國爲周時古字。妙悟也。積古齊宗。周鐘銘。南或釋爲南國。保三或釋爲保三國。南宮方鼎。卷本南。或釋爲先相南國。皆其證。且或旣從口。國又加口。殊重複也。而謂各守其守。則相疑似。尙未是蓋國者。遞相處。遞相去。如晏子所云。爽鳩氏有逢。伯陵。季荊。太公居齊是也。故借以爲疑惑不定之意。無或乎王之不知也。孟子尙存此古字。或之重天作壘亦可爲說說聲

戡下云滅也。詩曰。實始戡商。案此與三以天下讓同。乃本朝臣子之詞耳。武王滅商。而太王實始之。武王有天下。泰伯以國讓。卽以天下

讓矣。後人以文害辭。疑當商家鼎盛。而太王闡奸天位。則不臣而亦不智。拜戎不暇。而欲圖天邑。商又不度德量力矣。於是委曲求通。不敢謂翦商為滅商。豈許君之惜乎。且實始翦商。亦非侈詞。周之為國。號也。實以岐周前乎此者有豳矣。後乎此者有豐鎬矣。而建國立名。獨曰有周。追王之典。上及太王。聖人豈私其先人哉。許君訓戩為滅。則直曰滅商而已。不須回護作遁詞也。秋官翦氏注。翦斷滅之言也。詩曰。實始翦商。許鄭說同。可以決矣。費全碑武王秉乾之機。剪伐殷商。成下說解有誤。段氏斷句尤誤。大徐本一曰。田器句在從。從持戈句上。卽如小徐在下。亦不得連古文為句也。蓋從從持戈。卽不詞。從相聽也。可云從相聽。持戈乎。夾下云。從大俠二人。不云從大俠。從也。說文重文之在同部者。乃有古文籀文之說。其異部者。則全書不言。尙當為訥之古文。収當為拱之古文。皆一望可知。而許君分訓。而尙下且云言之訥也。卽以重文為說解矣。乃部首同者。則必言之。雖不知許君何意。要之異部重文。槩不言也。且卽言之。亦當曰某之古文可矣。今云田器古文是。慶詞也。疑古文二字。或係衍文。或連讀。若咸謂古讀。咸今讀。撒邪。鑊橋。謂古文下有祝文。蓋是。

武字說解與車部輔字說解同一苟且必後人刪節凡觀說解勿論長短其從容古雅者皆原文也匆遽而詰屈者皆唐之試明字科者所刪改也

我下云施身自謂也謂施之己身而自謂也務欲的確白遂與曲段氏說非

義下當云我亦聲

第字周散氏銅盤銘有之下半回環曲折不似弗字蓋小篆變古文時已有以意為之不盡如古人意者不能盡據以推知其意也

丨部所以次我部後者戈以下三部皆從戈戌從丨聲丨部有丨故次於此也然則何不以丨為部首而以丨屬之曰丨即厯乃實字也

丨訓鈞識則虛字也不以虛字統實字故以丨為首部首據形系職部中收字則以義相屬惟此二字則形似而已亦列之

亡部匿下云側逃也案此堯典明明揚側陋之注解也史記引尚書每以訓詁易本文五帝本紀曰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疏遠即是側隱匿即是逃若阜部陋下云阨陝也與尚書義不甚合知許所據尚書作匿偽孔傳曰明舉明人在側陋者解為一事誤史記固

以舉貴戚解明明也

无字難解許君以兩說解之皆於字形得意也本欲以道字解无字乃因道而生无字以无字之ノ上貫異於元證其爲從元又以虛無之說黏合元无之皆爲道此謂无字從元也此與又從彳引之爲一類又以无无ノ形相似无則一足屈乃言天亦有屈以屈與无之意相黏合是又謂无字從天也此與允從大象偏曲之形爲一類蓋皆未定之論也

白下云亡人爲匈小徐說是段氏所改理雖可通而亡人爲匈四字相連以其說說之則詞不通矣試思晉文出亡乞食野人伍員奔吳乞食溧水非亡人何以至此

詩維筐及筥傳曰方曰筐圓曰筥形之方者必正故借以爲匡正耳至於頃筐傳曰畚屬是頃筐兩字爲名段氏以半深半淺附會毛傳易盈之器之語又以不平說頃則目爲頃仄之器是順非而不澤也總緣其意以匡爲不正耳考工記輪雖敝不匡鄭以匡刺釋之矣而又曰匡枉也者謂記借匡爲枉也匡枉皆從圭聲聲通則義得借用如援美惡不嫌同辭之例謂借匡爲不匡則古亦有若爲快徂爲存

者。然察鄭意。乃借聲。非借義也。記曰。衆不匡懼。又借匡爲恆。段借之。途廣矣。

匱籩二字下。皆曰。淥米籩也。籩下云。炊籩也。炊籩小。淥米籩大。其形則同。今謂之笨籩。與此三字之聲。無一同者。

匱匱二字下。曲部匱字下。皆曰。古器也。段氏曰。古器有名匱者。又曰。畢尚書。沅得匱鼎。豈其器即匱與。筠案論語仲忽。古今人表作仲忽。說文引春秋傳。鄭太子忽。今本亦作忽。畢尚書所得匱鼎。乃人名非器名也。

匱下云。甌匱器也。大徐掬匱字。荀子。流丸止于甌。與。蓋亦謂地之凹處。似甌匱也。

甍下云。甍甍也。段氏改爲令適也。於理是而事實則非也。釋宮。令適據陳風謂之甍。則知甍也。令適也。比皆古名也。禮運。合土注。瓦令據釋文甍及。

甍大。則知令甍者。漢名也。許說甍曰。令甍。乃以漢語說古物。土部壑。下云。甍適也。者。則以古名說漢名。皆欲人知今之某物。即古之某物。故交互說之也。甍壑說中之甍。當據陳風禮運釋文。改爲令。若甍則不可改也。

甃下云井壁也說似不完易曰井甃无咎修井也虞仲翔曰修治也以瓦甃壘井稱甃案孔子以修釋甃虞氏復以壘釋之知甃爲以甃作井壁之名非井壁謂之甃也吾鄉至今言甃井矣恐本文尚多後人刪之

弓下云以近窮遠段氏謂以窮說弓爲壘韻相訓語最惑人漢世或然耳古音則弓在今蒸部竊在今東部未爲分疏疑誤後學○又謂榘質許從鄭作甚質改從爲同乃妥鄭固許之後輩也

補正

北山經縣雍之山其獸多閭廩郭注閭卽羴也似驢而岐蹠角如麋羊一名山驢周書曰北唐以閭亦見鄉射禮又中山經輝諸之山荆山女几山綸山美山風雨之山皆曰其獸多閭案縣雍山在太原輝諸山在上黨皆山西山也荆山以下皆河南山也此固汝南有閭之明證然河南卽東都山西亦與東西兩都毗連旣多此獸北唐何以貢之賈疏引郭注爲經亦誤鄭君安得見郭注乎一葉後十五行京城門旣開之後扉前地上有孔以木插其中而止門之動是亦閭

也九葉前十三行

說文從非之字二十九。大徐本惟醜從非，而朱文藻考異亦從非。顧鈔小徐本則俳、褻、蕘、排、斐、醜六字皆從非。而朱竹君本又皆從非。小徐祛妄篇出非字而引說文之解，又引陽冰云：兩手相背也。臣錯以為兩翅自可相背，不必從非。此亦異體也。案此說則李少溫謂易曰：之左右而成非。楚金不用然，謂之異體則非。非二體是時皆有，不似改多，乃為久，乃少溫所自造也。且知少溫所定說文二十九字，一切從非。二徐皆改之，間有漏者耳。今有人謂据許君說解當作非，不知許說云：從飛下兩翅者，非之。其翅皆向上，非則上之，口向上，下之，口向下，乃得相背之義。若作非，則當為飛之重文矣。八、水二字，他字無與之相似者，故如此。非從二人相背，以有非、非皆從二人與之疑似也。此乃與非相類，至於從非而背之，則當與非反，而為非，倒而為非，類聚不當在飛。凡二部中間矣。十葉後四行

召伯虎敦甲子作十、其、則髮與肉相連，不別作之，即古文首作、其髮亦不別作。十三葉前三行

廣韻戍下云：從人荷戈也。蓋即本之說文。十四葉後六行

許君以或為域之古文者。周戊彝天降介，喪于二，或案介當是奕之省文。可一，字蓋器同，似是剝落當讀為國。下文又云南，或入東，或入此兩或似域字，謂本國之封域。然銘多剝蝕，詞不連屬，頗難執定。上文云皇祖穆公，口夾口先王，或是夾輔周室之召穆公，則所屬當有南國東國周齊侯之國。周距末之，皆國字，蓋以域國二字同用，或故有所增，以為別。然皆不從口，則以中央已有口字也。是知國字必是秦時作，不顧兩口之複，兼知形聲之失一篇，皆非古籀所有矣。十四葉後




筠清館周大嗣工簠，凶作山，周爰季良壺作出，入積古齋戎都鼎作心，頌壺作山，頌敦作山，其文反正不同，而皆不從夕。十六葉前

積古齋留鼎字作山，與說文回不同。十六葉後六行

說文釋例卷二十

安邱王筠貫山學

存疑 三十四篇

糸下云象束絲之形。絲下云從二糸。是許君以糸為象形字。以絲為會意字。殆非也。絲則象形。糸則省絲。會意也。絲之為物。與麻同。苟無說文玉篇。誰復知麻為古麻字乎。麻之為字。以種必密。比故兩之絲之為字。以其物必挈束。故兩之凡。以象其多也。且其字為已經凍治之絲。非蠶初吐之絲。何也。糸之古文為。即知絲之古文為。業已成線。兩股相糾也。小篆作。下作三歧者。非三合繩也。上端屈絲而為線。故不散。下端則散矣。故三以象之。實則細絲甚多。不止三也。糸則省文。絲字耳。絲字業已緜重。用為偏旁。不便書寫。故省之。從糸者既多。即別立音義耳。試觀糸。絲。素。三部中。字其義並同。初無區別。而絕之。古文從兩絲。縞之。古籀文。彝之。古文。糸之。籀文。皆從絲。則其無異義。概可見矣。恆言。皆曰。絲不曰糸。知糸即絲矣。許君時。或就字形。解字。不由物形。解字。故其說象形也。或未確。如禾字。從木。從眾。省其尤。蔽者也。豈必為許君諱乎。

其韻七之。以絲糸為一字。後漢書字彙傳。以全素素。其羊之聲。素素當作糸。素素即素絲也。當當作素古聲字。

繭下云繭省五經文字作從糸集韻作帛聲段氏以帛訓相當以繭
僅足蔽蠶之身為相當之意稍涉牽強竊卽字形揣之似兼象蠶蒺
形蒺蠶者先以杖枝置地加以條桑而後置蠶其上以苦匭帛蓋之
蓋繭字從虫絲會意而帛則以聲兼形也蠶以卵生而再眠之後卽
復胎生荀子謂蠶無北牡非也且有性淫者身作黃色中道天死間有不死者亦不能作繭矣名曰冥蠶天抵儒者體物率從書冊中得之不盡可信其名曰駒其長甚速與
其母同入蒺也蠶之腹中如銀者作白繭者也如金者作黃繭者也
映日以觀通明無礙是可蒺時矣聞是時食之甚美然未嘗食吾少
時恆見之今久不見也

段氏補繭篆是也不獨繼下云反繭爲繼可據卽從糸繼句亦明徵
也苟無繼字將何所從而改繼爲繼則大謬也古文絕作繼指事字
也反繼爲繼會意字也小篆又加糸耳互爲古文小篆加竹作筮字
求爲古文小篆加衣作裘也求爲古文來爲古文小篆加禾作秣字
秣也皆其比矣然則從糸繼之說似繼別爲字者何曰此或許君拘
處以繼列繼之上故云然抑或後人妄改矣是以互求象形一望知
爲古文而說解且曰或省也裘下云求聲求下反云古文省衣不通
一至此極則許君之誣可不辨而明也○段氏据韻會爲繼作注曰

繼或作豎當改之曰古文繼

締下云結不解也古詩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長相思蓋繇也結不解蓋繇也而締下說則謂結之不可解者非以為物名也知然者自繇以上皆絲之色目自締以下皆治絲之事自繪以下乃絲所成之帛自縵以下為帛之色澤以縵之無文者居首所謂白賁也自纏以下乃絲及布帛所作之物而縵即在其中若締遠以繇訓則失其次矣然知結不解為漢人語縵下云結也玉篇則亦曰結不解或即述說文而今本經刪節也

許君說續曰織餘也說繪曰五采曰繪繪畫也引如經音義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論語曰繪事後素素較然分為二字所以正古人之誤也尚書作會釋文云馬鄭皆作繪馬說無徵或者如陸氏說若鄭注春官司服引之曰作續釋文亦同考工記注曰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續事後素論語釋文繪本又作續尚書傳曰會五采也今說文繪五采端也蓋後人即以用此說改之又自加續字以五采成此畫馬由此推之書之作會馬本作繪許所據本亦同而後鄭作續論語之繪許主之而先鄭後鄭皆作續其作續也以繪續為一字異文也許之作繪也謂與續異義而考工之續為同聲假借也

又案尚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繪繡較然二字許不容不審而見於說文者衮下云卷龍繡于下常繪而言繡衣而言裳絲下云繡文如聚細米也正如尚書矣乃黼下云衮衣山龍華蟲黼畫粉也屬龍于畫與尚書合而自與衮說背牽連山龍華蟲黼與尚書背與繪下引山龍華蟲作繪璪下引藻火粉米各爲一類者皆背以黼爲畫與尚書背與說絲以繡背並與黼字從黼背黼者箴縷所紕衣也箴縷可以繡不可以繪不知何人任意改竄豈真如段氏說許君誤合繪繡爲一事乎則請以二事證之尚書釋文粉米說文作黼徐本作絲蓋宋人增入一句謂二徐說文有絲無黼也是黼部原有黼字知不為絲字之重文者黼補一字黼為部首黼在衣部黼絲一字其在兩部宜也篆尚可刪說解豈不可改又璪下引璪火粉米大徐作黼而小徐曰許引藻火粉米不謂藻字當從玉則璪火爲後人改明矣苟據璪說之則裳之藻乃綴玉爲之不但非繡抑且非繪古聖乃爲此不衷之服乎幸而繪字說引見元應書得以正之其他則無引者不知原文果何如矣○又案許君以繪爲畫可以尚書作會決之謂許君用本字尚書則省形存聲字可也卽謂

尚書為古文假借字許君之繪則後起之專字亦可也詩會弁如星鄭君引同而許君引作體蓋亦猶此要之繪必是畫即不得與續合更不得與繡混也○漢書食貨志緣以續為皮幣顏注續繡也續五采而為之案謂續為繡乃出于好古之顏氏不詳何本

縛下云白鮮色也縞下云鮮色也色字下皆似有說字本部自繪以下皆帛名不應二字獨主言色自綠以下二十五字乃言色其末紵紵二字皆云白鮮衣兒縛縞不與類列知非色也穀下云細縛也縛字承之則縛即是穀內司服注素沙今之白縛也今世有沙穀者名出于此案鄭以沙穀說沙即是說縛與許說穀以細縛正合玉篇縞下云練也說文練下云凍縞也紵下云白紵縞也則縞即是繪廣韻縞素也素部云白綴縞也禹貢傳縞白繪段氏改兩色字皆作縞疑危即搯字省文搯乃染黃字故別為說縞者再考之縞下云攘臂也紵下云攘臂繩也玉篇縞帶也援謂也今改臂也收衣袖紵廣雅紵謂之縞然則縞紵一物也段氏以搯衣出其臂說援臂似可然援臂本以說縞則段說不可也若是搯衣之說則字何以從糸乎竊意許君此說直為孟子馮婦攘臂下車作注解耳是以紵下直云攘臂不云縞臂也玉篇之說至為明了帶也者釋其形也

援臂也者謂纒一名援臂也而又以收衣袖。綦申之表其用兼通其別名也。然則馮婦攘臂乃是束縛其臂以便於搏耳。豈搯拳持袖之謂乎。惟是纒綦二文之間隔數十字。豈攘之上為縈紉之屬。其質用絲。綦說曰繩。而其上六字皆曰繩。則綦之質用繩。因殊別之與。乃纒下縈網二字。說皆曰維。而維字則又在綦字下三字之後。將無後人倒亂之乎。姑發其端以俟知者。

綱下云維絃繩也。案今之綱有上綱有底綱。語云提綱挈領者。謂在手之綱也。綱舉目張者。謂底綱也。苟舉其上綱。則目皆閉矣。綱之下口圓底。綱用兩繩。週於下口。以鉛或鍤為押。長二三寸。視綱之大小為之度。押身兩渠。而兩繩即傳兩渠之中。別以細繩縛鉛押之兩端。則合三為一矣。所謂縈者。蓋即此也。云維綱中繩者。謂維夫綱之中之繩也。玉篇作維。絃中繩意亦同也。許說綱云維絃繩也者。則專指底綱何也。絃冠卷維也。絃與纓同用。皆帛於項。則綱亦帛於綱也。又射侯亦有綱。鄉射禮注。綱持舌繩也。考工記梓人。上綱與下綱出舌。尋注。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鄭司農云。綱連侯繩也。筠案康成云。繫指綱之在舌外者。記云出司農云。連則通在舌內。舌外者言之。蓋九

節之戾。上舌七丈三尺。下舌五丈四尺。遇大風則布必裂。故以繩著於戾之邊。以固之。其出者則繫於植。兩尋一丈六尺。兼著於戾者計之。則上舌之綱八丈九尺。下舌之綱七丈也。以戾綱之週而於戾。知綱網亦指其週而於綱者也。下文緝字則但謂戾綱之紐與綱無涉。段氏兼網言之非也。

紵下云補縫也。吾鄉謂衣之當肩者破補而縫之曰紵。音日補它所則曰紵。一字分為二也。又縫下云緝衣也。衣部齋下云緝也。吾鄉謂衣小坼對合縫之。近似織補者然。謂之緝。今語雖沿古義。亦未知正合古人意否。段氏謂緝其邊則未聞其語。但以同聲之字意揣說之也。緝紵互訓而皆曰馬。今語馬用緝。驢羸用紵。紵加橫木為其肩狹於馬也。是古通名。今異名也。

自緝至紙四十字。玉篇與說文不過小異。惟絆下紵上之緝。玉篇作緝。先酒切。絆前兩足也。後收雜字中。又出緝字。相俞切。絆前兩足也。廣韻虞有二部。皆收緝訓義同。蓋二部聲通者多。說文自從須。玉篇自從酉。其後收之緝字。則孫強輩不知而增之。集韻有部。以緝為緝之重文。 緝下云彈彊也。謂彈弓之彊也。彈弓無簫。故異其名。

絮下云敝絲也。段氏以孰釋敝，非也。敝敗之絲，不可織者，乃用以褚衣耳。今猶呼褚爲絮也。

紙字如段氏所說，則紙是漢字矣。不知紙是古字，今所用之紙，則自漢始有之耳。蔡倫傳自明，段氏所引，失其區別。傳曰：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筠由此知古用帛爲紙，故其字從糸。倫所作仍沿古名耳。段氏乃曰：造紙助於漂絮，支離其說乎。○王隱《晉書》：魏太和六年，博士河間張揖上。古今字詁，其中部云：紙，今其字從巾。古之素帛，依書長短，隨事截絹，枚數重沓，卽名幡紙。字從糸，此形聲也。後漢和帝元興中，中常侍蔡倫以故布擣剉作紙，故字從巾。是其聲雖同，糸巾爲殊，不得言古之紙爲今紙。案此說甚明了，紙爲古字，帛則漢字也。

紵下云：績所緝也。案緝績轉注，而以紵介乎其間，正恐人不解。故如是列字，如是立說也。前已緝者，今又績之。如紡線者，初紡爲單線，再紡爲合線也。

絲部纏字，段氏据廣韻改作纏。如說文果作縑也，則玉篇何不言之。

石鼓仿佛而說文與之背馳非情也變亦多一畫總由後人認爲是草○桂氏曰石

鼓文作𠄎周憬功勳銘作戀𠄎夏承碑作戀𠄎隸變止爲心也毛刻左

傳禮記韓詩外傳並作戀惟字文周豆盧恩碑作戀一切經音義引

字書繼馬縻也所以制牧車馬也字從絲從走馥案走當爲寔玉篇

作寔云一本作寔馥謂寔省作寔戀亦從寔省

虫蝮蟲三字一也虫象形則蝮蟲當爲會意然三部中字皆物名則

部首會意不可通也惟三字各有從之者斯分屬之而三字之音義

亦因之各異然從其聲者融融一字蝮蝮蝮下皆云從蟲省徒冬切

可想見矣是以三部中字虫部有蠱蠱蠱蝮皆從虫蝮虫部有蝮蝮蝮

蜜蚊蚤蜂皆從虫虫部有蝮蝮蝮皆從虫即此可知其無別矣惟

是蟲字點畫已多加偏芻不便書寫是以部中祇五字而虫蝮二

部無有從之者也糸部字多絲部字少亦猶此矣

蠶蟲也此爾雅蠶與父守瓜之句讀也郭注渾解之邢疏鹵莽乃曰

蠶與父一名守瓜如許說則蠶其名與父其別名蠶與權同音權與

爲恒言故蠶一名與父若守瓜則言其性也

樹上屋下作窠之大蜂吾鄉謂之馬蜂讀蜂如夆又謂之山蜂則呼

如蓬蓋古音也。孟子逢蒙，龜策傳作蠶門，莊子作蓬蒙，山西人讀門如蒙，故孟津作盟津，它處亦多呼盟如蒙者。講古韻者言部分亦未必然也。

螿蛇，蛇醫。段氏所引諸書皆謂卽蜥易。筠案尚是兩種。蜥易者，吾鄉所謂蛇蟲也。螿蛇者，吾鄉所謂馬蛇也。大於蛇蟲，因謂之馬。猶言馬薊牛藻矣。故老云：斷蛇爲兩，馬蛇能合之。此蛇醫所由名矣。如螿銜入耳，方言以入耳爲或名。此皆本以說其技，後卽以之爲名者也。螿下云螿蛛至掌也，本之爾雅。二徐本同。惟大徐一本無至掌，而汲古亦擗刻之。蓋係刊補無者是也。爾雅釋蟲：螿蛛至掌。郭注未詳。釋魚：螿蟻。郭注：今江東呼水中螿蟲入人肉者爲蟻。案螿蓋一名蛛，一名蟻也。以其爲蟲，故入釋蟲。又以其居水，故入釋魚。爾雅乃衆手纂記之書，故倉庚一物而釋鳥四處分見也。至掌云者，乃是解說郭注往往以說解爲別名。如蠨蛸長踦，乃蜘蛛之長股者，名蠨蛸也。猶之螿飛螿，不可云螿一名飛螿也。螿蛛至掌與螿銜入耳正相似。螿銜意入人耳也，而至掌郭云未詳。今以意揣之，似當作抵_{音蘇}掌，抵至音近，或借或譌也。螿蟻卽今之水螿。大者名馬蟻，人入水則黏著人身。

以嗜人血。以手擗之。則彌堅牢。不可解脫。惟以掌急擊之。則應手拳曲。而墮落矣。所謂至掌大抵如是。戰國策蘇秦抵掌而談。是拊手之意。故肱揣至為抵諛也。許君以蟻蛭蝮三文類列。殆亦謂為一物。特蟻下云蛭。蛭下云蟻。不以蛭蝮為說。尚有可疑。當再詳之。

許君曰。蝮蝮也。而蝮字不連記於此。殊不可解。足部過讀若桑蟲之蝮。是許君以蝮為桑蟲正名也。下文蝮蝮則類記。玉篇次第亦同。說文惟作蝮蝮為異。蝮下云桑中蠹蟲也。蝮下云蝮蝮。木中蟲也。齋下云齋蝮蟲。其別桑中木中而通曰蝮者。桑白蟲入藥。而今凡木中蟲。通呼為蝮也。齋蝮連類。而及者。其形同也。然蝮以足行。蝮以背行。足反在上。田野又有如蝮者。名地留蟲。亦以足行。

強下云蝮也。蝮下云強也。玉篇強下云。米中蠹小蟲。此沿今本郭注之誤。邢疏引方

斯下云強。蝮蟲是以兩字為名也。強蝮雙聲字。蝮下云羅也。大徐曰。爾雅蝮羅。蝮也。蝮部已有蝮。或作蝮。此重出。段氏曰。許意此蝮是蝮。蝮部之蝮是蝮。筠案此說是也。爾雅釋文。蝮本亦作蝮。俗作蟻字。案說文。蟻羅也。此句足徵羅。蟻或作義。句謂書蟻字。直作義字。乃省借也。蝮化飛蝮也。並非蝮字。附言此者。乃辨正之詞。謂蝮部發字。非虫部之。蝮即蝮字也。特傳寫釋文者。誤為蝮耳。廣韻四紙蝮。

下引爾雅蠖下云上同。蠖下云，上同。見禮謂蠖字時。夫許君以蠶、蛾、螳、蚘

為次，則蛾為古螳字無疑。然疑說文本無螳字，今有者，後人增也。彼

見爾雅蛾羅郭氏以為蠶蛾，遂謂說文掇螳字。又見蠶、蚘二字下皆

曰螳，遂漫增之，不知許君時以今字說古字，使人易了。大徐增十九

文，段氏又改說解用正字，皆未達也。據釋文，爾雅螳本作蛾，正與說

文符合。其改為螳者，雖漸違古義，然猶知蛾即是螳，未嘗以為蠶、蚘

也。蛾從我聲，古讀五何切。與蠶無異音。洪範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知

義之古音亦五何切也。蛾羅疊韻段氏謂之雙聲者，誤用魚綺切也，故義亦名蘿，知名我者

即可名羅也。段氏以螳從豈聲，不合。強勉傅合之，不知為後人增也。

如果許君收螳字，則說之曰蛾，或從豈聲足矣。豈有或體而自為音

義者乎？段氏曰當是螳一名蛾，誤分為二語又倒置。至於蛾、蚘部位既殊，即是兩字，似此者多矣。然

玉篇蠶下云亦作蛾，虫部蛾祇有蠶蛾一說，不別收蠶字，則亦為郭

氏所蔽，其識亦如大徐也。

段氏說蚘字曰至小暑而子羣生焉，誤讀月令小暑至四句各事故

注曰皆記時候，非謂小暑至而螳、蚘生也。小暑至一句乃七十二候

之一，豈二十四氣之小暑乎？逸周書芒種之日螳、蚘生是也。即小差

亦不過二三日通卦驗云夏至誣也況能至小暑乎螳螂之生如有絲絲繫屬蟬聯而下其長數寸螳螂成羣蟻附其上余目驗之又螳螂之雌者其大倍於雄至秋而交交合甫畢攫雄而食之幸免者少不知古籍中言之否也

蝥下云蝥蝥強半也汲古刊改作姑蝥強半鮑氏本作蚌爾雅蝥蝥強半郭注今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釋文蚌郭音半亡婢反本或作半說文作羊字林作蚌弋丈反搔蚌蓋節今瘞也案說文蚌下云搔蚌也而陸氏以為出字林豈今本說文為後人以字林彙入乎玉篇不收蚌其蚌下云弋掌切蚌搔也又音羊此音或即謂強蚌段氏以為強羊當音陽說固有徵然漢晉相去時代為近郭音亡婢反而爾雅本亦有作半者蓋許郭所見同為不譌之本也鮑刻說文作蚌則後人加之偏芻此玉篇所以不收亦即爾雅所由譌為蚌也蚌別自成字本與強半無涉而半羊以相似而譌即加偏芻作蚌蚌仍以相似而譌遂以疴蚌之詞為強半之名也陸氏謂說文作羊蓋見譌本段氏從之者蓋以強羊疊韻意揣其當然也上文強下云斬也玉篇亦以為米中蠹知強半又名強斬

蠅下云細要純雄無子爲引詩張本第指螺贏言耳高注淮南竝蜂言之非也螺贏之腹長四分許而細如絲者三之二末則圓如珠是誠無子蜜蜂馬蜂皆有子特其雌雄逾秋分節乃見雌者面白螫毒化爲兩色黑而柔忍不螫人矣又蜜蜂不能自釀有物如蜂微大而色黑無螫毒代爲之釀俗呼爲蜜博士深秋逐之有強留者羣螫殺之不知古籍中有此物之名否博雅君子幸告我也

蝦蟆吞蟻蚤少頃洞腹而出

先蜷後蜻段氏謂後人倒之有理抑或以蜻蜷蜻蛉同字故使蜻字居中以關上下兩字也

曹風毛傳言蜉蝣朝生暮死言其雌者也淮南言不過三日言其雄者也初生荒地中不害稼形如蠶黃如金肥如凝脂當是時也吾鄉謂之荒蟲子已滿腹乃出地而生角翅卽蜉蝣矣旋生子而死天牛則木蝟蟲所化木蝟蟲形同荒蟲但不可食爲異化爲天牛其死之速如蜉蝣但蜉蝣色黃黑天牛如漆或有白點要是一類詩人未必區別之吾鄉呼爲山水牛正義所引陸璣疏是也郭注謂生糞土中則是齋螿未聞其化爲甲蟲也

蜡字說李燾本作年終祭名段氏歸咎於唐韻之鉏駕切案義之改不由於音也吾鄉呼蠅初乳之胆曰白蜡亦鉏駕切古無家麻韻卽八蜡亦當七慮切郊特牲蜡也者索也可證○蠅胆也集韻引作蠅蜡也案如蠅者蜡長大則曰胆耳一物也
吾家距海百里而遙聞深秋時老雀羣入海仍奮而出三出三入化為蛤矣羽蟲純陽介蟲純陰陽極變陰天之道也○云秦謂之牡厲可疑今作牡蠅蓋非下文蠅字秦即有之亦由販賣而得無緣別命以名也牡蠅附石而生謂之蠅山孔子有肉近似蜂房海人挑取之旋於海滌淪之不得歸家而後淪也其味極美留汁食之販肉於它所謂走蠅負殼而行不似牡蠅之族處而定居販至吾鄉固生活也蝸蠃疊韻蓋連語爲名本部多類此者不知段氏從何悟入以蝸爲復舉字爾雅曰蚘蠃亦將刪蚘字乎俗語曰蝸牛曰螺絲皆必刪一字而後可乎
虫部序字當以或行或飛或毛或羸或介或鱗分類序之而以怪物附後形容之詞或在末或在怪物前皆可乃前有蝮蚊蠓蚩四字後

有螻蚍三字皆形容之詞。閒廁其閒恐非許君本次無從得其脈絡也。

蟪之重文螻與瓊之或體璫同體聲皆不諧蓋皆出自長卿。

段氏謂俗作螻尤誤說見玉篇螻螻螻或作螻然則廣韻之螻屬或字

譌且均為俗字不必低昂也。

爾雅邛邛岨虛郭注以為一物說文蝥蝥獸也集韻引作蝥蝥巨虛

獸名也蝥下又云與蝥蝥巨虛比集韻蝥下引孔叢子北方有獸名

蝥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蝥蝥駞驢二獸見人來必負蝥以走二獸非

愛蝥也為其得甘草以遺之蝥非愛二獸也為其假足也又引史記

注邛邛青獸如馬距虛似羸而小乃引郭璞曰距虛即蝥蝥互言耳

與爾雅注又不同子虛賦蝥蝥駞驢距虛亦以為兩物穆天子傳蝥

蝥距虛日走五百里玉篇蝥巨虛也廣韻三鍾蝥蝥巨虛獸也說文

云九魚乃云駞驢畜似驪也又不連言蝥蝥

靈下云一曰蝥子段氏謂食穀心之蝥之子非也夏多陰霧則秣葉

之陰生此蟲小如蟻蝥其色白黑青綠不一吸禾之精名曰蜜蟲見

日則化秣葉如油色漸赤而實亦不能堅好未秀者即不秀矣久陰

則不化。蛻而為蟻。蟻在葉而不謂之蟻子者。螟蜜平入疊韻也。此葉味甘。牛憲食之。名實相副矣。段注鳥部集字引此文作一曰蟻字非也

蟲以風化。而風字從虫。是以從之者轉而為所從也。蓋風雲雷雨。惟風雷為無形。然靈猶有回轉可象也。風之飄忽。何以象之。其來無始。

其去無終。何以會之。形不可象。意無從會。乃至諧聲。必先有以寄其形。而後聲附焉。風將以何為形哉。風無形。而所化之蟲有形。故轉而

以其子定其母也。周禮有飄字。說者以為古文。殆會霍并意也。然必先有風。而後有飄。若從霍從虫。即雜亂不成意。故知風為古文也。至

於古文同。凡字略可識。不可解。其從日也。殆如腴之古文。譽狀之古文。馱從肉者。變而從日。同一不可解。故許君無說。不可說也。

流傳既久。字體沿譌。許君亦何由知之。龜鼈之類。以它為雄。此語與細要無雌同意。非無雄也。龜鼈皆有雄

而不能交。合鼈之交也。多見之者。雄覓一蛇。來與雌交。雄輒入水。跳擲不已。似欣喜也。

經義述聞曰。說文龜字。注用爾雅之文曰。去龜詹諸也。又釋之曰。其鳴詹諸。其皮龜龜。其行去去。去與諸為韻。龜與諸去為合韻。去去之

言祛祛也。安舒兒也。又引爾雅郭注之去蛟。本草之去甫。又引玉篇
醜字注之龜醜。以為當作龜醜。舉四聲篇海所引玉篇作去醜。以證
其本作去。而曰去與蛙龜古今字耳。古魚幽二部之聲相為出入。去
醜魚幽二部之疊韻也。其魚部自為疊韻。則曰去甫。幽部自為疊韻。
則曰蠮螋。去醜轉為鼓造。淮南說林篇鼓造辟兵。文子上德篇鼓造
作蟾蜍是也。又轉為屈造。夏小正傳曰。蟻也者。屈造之屬也。是也。筠
案右說已可無疑。特說文醜為龜之重文。而爾雅作醜。玉篇有醜。無
龜。尚可疑。將謂去醜作龜。遂譌為龜邪。則其說解既不似後人語。且
有歎字從之也。廣韻一屋收龜。

坤下云。從土從申。土位在申。案云。從土申聲可矣。許君曲為之解。段
氏又極力助成之。非也。即其所引說卦傳亦正在西南。不能在正西
也。術家以辰戌丑未為土。土寄于四時也。而卦位在未者。火生土。
土生金也。術家又言坤艮土者。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物
非土不生。故艮亦言土也。

垆下云。陶竈窻也。此穴部之窻。通孔也。非囟字不可改。
壑下云。飯適也。一曰未燒者。者字依玉篇案。飯適。今謂之埴。隸辨載永初官

鑿文曰永初七年作官鑿所收磚文七其銘不言為何物獨此文自
名為鑿也此乃已燒者也後漢書酷吏周紆傳常築鑿以自給則未
燒者也吾鄉間有之多以麥穰和泥模作之益都則皆築成段氏引斯于傳
凡紛專也從釋

文也漢始名鑿為磚故借字用之玉篇有磚報今當用之漢書文有
作磚者則從石非理要之俗名祇可用俗字不可復借泉乃為通人也

珣下云讀若泉二徐同段氏作奠不知据何本又謂其奠切當作几
利切案泉其奠切奠几利切大徐及說文韻譜並同段氏蓋因改作
奠而竝疑其音也且此句大徐在自聲下其序乃合通部皆然間有
不然者亦當逆之段氏好依小徐不顧其安也埤塢下竝放此
坏下云丘再成也嚴氏曰水經河水篇注引作丘一成也御覽卷三
十八亦引作一成釋山一成坏自部陶再成丘也明坏非再成其致
斯誤者禹貢至于大伾孔傳作再成顏注地理志沿之校者遂取以
改說文矣筠案段氏注亦主此說是也然不言許君改爾雅之故即
不明後人改說文之故原改者之意蓋以許君言坏丘一成而釋丘
丘一成為敦丘則是丘非坏釋山一成伾則是坏非丘將依爾足作
丘一成則當改說文之篆為敦矣將依說文坏丘一成又當改爾足
之山三襲為丘三襲且當改入釋丘不當在釋山矣將改爾足曰丘

一成爲坏丘。則下文如覆敦者敦丘。正是一成之象。敦字固不可改矣。幸有孔傳可依。斯以爲心安。理得耳。不知許君改爾足之山。一成爲丘。一成直以坏字從土之故。丘山不以大小分。而以土石分。峯巒峭嶸者謂之山。陵阿高大者謂之丘。說字小異於說經。坏旣從土。故許改山爲丘也。試觀釋丘曰。上正章丘。宛中宛丘。釋山曰。上正章。宛中隆。其詞正同。而分屬之。則丘山有別。而無別。故可改也。若一則不可改爲再也。玉篇引說文亦曰。丘再成者也。不知爲顧氏之誤。抑毛氏張氏所改矣。

垂下云遠邊也。漢書武帝紀。朕將巡邊垂。用正字。不作陞。

堀下云兔堀也。玉篇无堀而有墟。口忽切。墟地爲室也。段氏以堀易堀而刪兔。堀之說蓋是。○圭從重土。例在部末。今堀字在末。非次也。大徐本竝圮垂在圭下。尤非。

董之古文。𠄎。玉篇同。段氏依難字。古文改之。案難之古文三。其從𠄎者。與黃甚似。何不從之。又一古文從登。漢之古文從。或不皆可。依以改之。將何所適從乎。且董之第一古文作𠄎。而難字小篆或體古文凡五字。無一從之者。卽難之古文不從董之古文。足知董之

古文不得依難之古文所從者而改之也。許君於古文往往無說解。流傳既久，盡從蓋闕之例也。且豈獨古文。蓋為小篆說曰：從黃省者，以有古文不省為徵也。然黃固不作莫，初不依黃字而改為莖也。黠下云黃黑色也。段氏改為黑黃是也。上文赤黃，下文青黃白黃，皆其例。而引周南毛傳則非。抑毛傳先誤矣。二章虺隤，疊韻字也。三章元黃，雙聲字也。四章瘖矣，則直言其病，然則虺隤元黃皆瘖也。凡雙聲疊韻例皆形容之詞，不可泥字生義。黑馬雖病，不能黃也。若鑿求之，則廣西有蛇，見馬則其首築地，而尾卓立以射馬腹，馬遂斃矣。然則虺隤者，豈非為虺所中而隤乎。爾雅虺隤，元黃病也。斯為平正通達。○古人用連語，但取其聲，故老子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又曰：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恍兮惚兮，皆雙聲也。可顛倒用之，亦可分於兩句用之。乃至小雅何草不黃，何草不元，分於兩章用之。經義述聞說是，不得以元為春草色也。勞字本不可解。許君勉強說之，終屬支詘，闕疑可也。金之古文金玉篇同，仍與小篆同，不過筆勢小變耳。小篆以今之丁連于土，古文以丁書於右，兩韻譜作金，非也。

鏡下云景也。鑑下云大盆也。一曰鑑諸。可以取明水於月。案鑑蓋當以鏡為正義。許君兩說皆借義。蓋鏡鑑雙聲。字隨語變。周秦以前書無言鏡者。此語蓋自秦漢起矣。世傳漢鏡其銘多假竟為鏡。猶經典假監為鑑也。

鐙字下段氏駁二徐膏鐙之說。其注：部主字也。引釋器瓦豆謂之登。郭注即膏鐙也。段氏解之曰：膏鐙說文金部之鐙。錠二字也。其形如豆。即今之鐙盞是也。然則駁徐氏即自駁也。蓋緣豆部彝字。既以為淺人妄增之字。遂欲以鐙為祭器之正字。彝字下段氏以生民之登。食。大夫禮之鐙為假借字。遂致兩歧也。其引劉端臨說曰：詩爾雅皆作登。釋文唐石經篇韻皆無登字。

玉篇有彝字。俗製登字。改經非也。夫豈不謂然。然彝之變為登也。省門為又。而又遂於上耳。祇是隸變。不足深辨也。若以它書所無為徵。將它書所有。即可改經乎。則玉篇有甗。云瓦豆也。廣韻亦云瓦器矣。竊疑生民爾雅之登。似即登之正義。祭統曰：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則借用膏鐙之字。說文豆部之彝。則以用登為升。既久。製此以為分別字也。許君以登入火部。說曰：從火豆象登車形。蓋豆既非乘石。不可履。以登車。因謂之象形。然豆既非登車之形。即以豆象車。

形。又在豆上為登車之形，亦不可也。愚意登字當入豆部，說之曰禮器，而以鼻為其重文，特從火難解。許君不列於豆部，蓋即以此。將謂豆哆口似人箕，張邪抑古義失傳邪？然其不當以登車為正義，則又可徵之籀文。登，夫登車執綏，固用手，然手終在上，足終在下也。今収在下，火在上，失其序矣。蓋兩手在豆之旁，奉薦而進之狀也。再徵諸它字之從収者，震、彝、從収皆豆登之類也。奉承奏從収，祭禮恆用之字也。則發之從収，固於祭義有合也。

釦下云金飾器口。段氏以錯證之，而以鍍金解之。案此蓋今之鍍金，非鍍金也。即以錯徵之，金錯刀今有存者，或說所錯之金，則一刀二字成雙鉤文。此鍍金之明證。所引漢書西都賦元墀釦切，章懷注引前漢書切皆銅沓冒黃金塗顏注切。門限也。文選此賦切作砌。注云釦砌以玉飾砌也。說文釦金飾器。據此則今本多口字，飾不必在口，殆後人以字從口而增之。砌固無口可言，今飾器者固緣其口亦緣其底也。廣雅曰砌，祀也。且計切。案說文無砌字。殆范蔚宗用古字。昭明用今字耳。顏注門限，蓋疑砌不可言沓冒也。未必可據。又西京賦設切厓隙，李注切與砌古字通。案砌乃似厓隙，門限豈似之乎？段氏喜僻與，不可從也。

鉤下云鉤鉤也。玉篇鉤樂器也。爾雅釋樂注。故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鉤。鐸刻以木。周頌作圉。然則故其本名也。鉤以其有鉤鐸而名之也。圉則同音借字也。玉篇不連言鉤鉤者。二字疊韻長言之則兩短言之則一也。段氏豈不知此而不指言之者。由其字從金而故以木作之。不相協也。

錡下云鉤鉤也。案器之有鉤鉤者。惟鋸業下云捷業如鋸齒。又曰象其鉤鐸相承矣。乃錡鋸二字又不類列。不識錡爲鋸之古名與否。然古必有鋸伐木。丁丁尚可用斧。孟子亦曰斧斤入山林矣。若方策之方。非鋸豈能解爲薄版乎。乃廣韻引古史考。謂孟莊子作鋸。豈其然乎。周時不言鋸。秦漢書乃言之。豈宜古有其物無其名乎。終疑錡爲鋸之古名也。幽風錡錄。傳文之鑿屬木。屬毛。韓互易案鑿屬者。鑿卽鑿。謂鑿孔而以木連屬之也。木屬者。謂以木夾持而連屬之也。若說爲斧鑿之屬。則木屬不可通矣。然則上文旣云隋鑿曰斧矣。何以變其文也。曰錡錄蓋同類之物。故使之相對立文也。鋸以木爲匡而合其鏤。將無所謂木屬者與。乃仲達早已不知爲何物。今何由知之。段氏以榘鉤二字說同。而鉤下說有立字。遂生分別。非也。蓋古名爲

耨漢名爲鉏。故經典所有鉏字。皆地名人名。未有以耨訓者。蓋鉏鉏
爲其本義。左傳有人名鉏吾。吾卽鋤之省借也。許君自用漢義耳。不
必曲爲之解。且坐耨立耨。其器初不須區別。今人於苗之初生。蹲踞
耨之。苗與艸皆有芟夷。所謂立苗欲疏。亦惟禾稊然耳。它穀皆不然。不第嚴非種之鉏也。
再芸則立矣。而所用則皆鉏。無復名耨者。
鑿下云相屬。集韻謂卽今耨字是也。但集韻耨亦音陂。四十禡。又收
之步化切。內引廣韻耕也。又杷下云田器也。篇海之杷卽杷字也。音
坦許讀。鑿若搗亦非古音。易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讀罷若婆也。玉篇
廣韻音義同說文。但廣韻作鑿耳。集韻亦有此體。罷亦從罷省聲。
銘下云大鎌也。又曰鎌謂之銘。張徹說其說不別。而區爲兩義。吾前
纂繫傳校錄已疑之。今見段氏引方言。錐謂之銘。廣雅作銘。因疑說
文或錐譌爲鎌。若夫大鎌則不可改。自鎌以下四字皆說鎌。不得如
孫鮑二本作大鑿。鑿又無事於區別其大小也。但許君屢用方言。而
鎌錐兩義皆出方言。不應又屬之張徹也。意者說文兩本義同。而詞
異。校者掇拾之邪。

鎮下云博壓也。謂其鎮壓者廣博也。鈕氏据衆經音義引及玉篇廣韻剛博字。如周禮職方氏言山

鎮是已。金體重。故從之。不必謂上下皆物名。不當間以虛字。遂說以織佻之詞。指段氏說而言。

段氏說鑿字誤引國策尤迂闊矣。木部椹下不云木朽也。則鑿下說

之鑿朽也。鑿字本滯拙。恐係後人增。但玉篇廣韻皆云泥鑿。不引說

文無從校之耳。鑿之器以金作之。以木為柄。其朽之時。則用木片盛

泥。而以鑿塗之於壁。故椹鑿同字。猶煉鍊之同字矣。

鑿下云。一曰大鑿。平木者。文選長笛賦。注引說文曰。鑿。大鑿中木也。

又自申之曰。然則以木通其中。皆曰鑿也。段氏依以改之。是也。而其

說殊誤。鑿以金為刃。以木為首。圓莖而納尖木。故李氏曰。以木通其

中也。

鑿字說中見鑿字。足部掄之耳。段氏調停於聲意之間。謂當作脛。林

雍以脛築地而行。非物情也。足新斷。痛極矣。安能築地。亦以一足踈

踈而行耳。今左傳作鑿。同聲假借。何不通之有。足部踈下云。輕足也。當作

縱。或從彖作錄。印林曰。衆經音義卷十一。卷十七。引張揖字詁。古文

錄。攢二形。今作攢。案說文無攢。攢二字。錄之為字。望而知為形聲。然

古音彖聲。元部。從聲。東部。伊古以來。二部未嘗相通。而謂彖聲之字。

可爲從聲字之重文乎。細審說文此處。蓋有訛誤。廣韻四江。鏃。短矛也。魏同上。則鏃之重文當作魏。而錄自爲一字。其重文當作攢。方言九矛。吳越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鏃。或謂之鏃。或謂之鏃。廣雅。鏃。矛也。攢。謂之鏃。玉篇。矛部。攢。鏃也。襪同上。廣韻二十四緩。攢。鏃也。二十九換同。集韻二十四緩亦同。二十九換。鑣。攢。小稍也。又鑣。鏃也。一曰。小稍是攢。與鏃。鏃。鏃同。爲矛之短小者。錄與攢爲一字。則正當次鏃字下。乃自玉篇金部。與今說文同。集韻三鍾。鏃。錄鏃爲一字。四江。鏃。錄魏。魏爲一字。皆廁錄字於其間。而緩換諸韻。並不收錄字。蓋其沿誤久矣。張氏所見說文。當猶未誤也。

鏃下云。車軸鏃也。案軸之在鏃中者。週遭多鑿。小方槽。各納方鏃。其中。今謂之荐。乃鏃之轉音也。釭下云。車轂中鏃也。案以大鏃穿陷諸鏃之內。外兩端。與轂之端正平。今猶有古玉釭頭矣。皆一目了然之事。而段氏皆以鏃。鏃釋之。此君久在京師。見車多矣。何不目驗之。○玉部。琮下云。似車釭。周禮玉人職曰。大琮尺二寸。射四寸。注曰。射其外。鉏牙。案釭亦有鉏牙四出。陷諸鏃中。以爲固。但不能如琮之射四寸耳。而段氏曰。車轂空中不正。圓爲八觚形。又誤也。若爲八觚。以含

其軸將何以利轉乎。

鈇字下段氏引後漢馮魴傳注引說文云莖刀筠案固作剗刃不知段氏據何本然此君好爲不信不足倚任也。

𠄎下云平也象二𠄎對構上平也廣韻引構作舉无象字及上平也三字案𠄎篆作𠄎二𠄎對構則當作𠄎不得作𠄎故許君云上平謂拗其曲者而直之也故云象二𠄎不云從二𠄎也然𠄎從入一說曰犯也則非有物名𠄎𠄎旣非物不可構也故楚金曰𠄎但象物平無音義也蓋覺許說之未允矣竊詳對構之說疑𠄎爲𠄎之省如𠄎從木無頭之例𠄎下本有兩說從𠄎聲則篆當如今本作𠄎一曰從持二爲𠄎則篆當作𠄎是許君於𠄎字固不能無疑也孔廟禮器碑𠄎官聖妃後文又有𠄎官字尤爲明劃今諸書有作𠄎官氏者有作𠄎官氏者故疑二字義相近凡兩物𠄎者必大小齊同此平之義所由來也獨是有義則必有聲而從𠄎聲者𠄎在齊韻𠄎在寒韻𠄎在先韻𠄎在青韻四分五裂正不敢必古賢切之爲正音也卽以有讀若者證之𠄎讀若攜手𠄎讀若刈𠄎讀若研𠄎讀若蒹惟無在青韻者耳是許君所自言者初不一律也從其聲者凡二十四字開字則

大徐義小徐聲。如是之多，不能不立干爲部首，而其音義殊難解說。闕之可也。段氏似忘干作干，委曲說之，且曰干卽竿之省，則尤多歧亡羊矣。若謂是干戈之干，而以龍盾之合爲說，則二千猶可對構也。博古圖商持干父癸卣銘有干，釋曰孫持干，是干戈之干。几下云踞几也，似謂几之體卑，如人之蹲踞者然。蓋魏其武安傳，猶言避席膝席，是漢初坐猶如古，必無高几。許君時或已有高几，而其非古制也。特說曰踞几，所引周禮五几，皆非今之高几也。勺下云挹取也，象形，中有實，與包同意。韻會引同，再以斟下云勺也，證之，是勺卽酌也。衆經音義引說文勺，料也，再以木部料下云勺也，杓下云料柄也，證之，是勺卽杓也。玉篇以爲飲器，廣韻十八藥兩收之，音酌者，挹取也。音芍者，引考工勺一升，案說文蓋本兼兩義，而以料也爲正義。旣云象形，器用乃有形，且禮龍勺，疏勺，蒲勺，一勺之多，皆器也。蓋勺與匕分大小，而形則同，故顛倒以爲兩字。勺之柄在下，魁在上，中有實，匕則魁在下，柄在上，中不加實，以爲區別。惟勺之中有實也，故引伸以得挹取之義。

尻字下段氏駁顏氏家訓非也。孔子之名字，必無傳譌之理，且尼丘

山名。如作屺。不可通也。猶宛丘。陶丘之不加丘。翦矣。且字全體象形。許君說誤。謂一爲地。尤誤。上平者其面也。兩直其足也。兩橫其枕也。几之枕一而兩之者。畫几者。畫其前面。兼露其翦面。此亦當然。玉篇古文作且。則祇一枕。或小篆取字形。茂美因而重之也。下則一柎也。柎。闌足也。植者爲足。橫於足下者爲柎。別用長版四合爲正。方以承足也。禮圖固然。鼎圖別柎在兩頭不合屬方也吾鄉猶有此制矣。段氏說非也。○且蓋古俎字。借爲語詞。旣久。始從半肉定之。經典分用。許說亦不合爲一。而其說解則俎形也。顧下云且往也。昨誤切。此字之義。則部首且字千也。一切之義。其聲則又部首且字子余一切之轉聲。而說云且往。又與鄭風且往觀乎同詞。然則且部所屬俎。顧二字。皆且之分別文也。玉篇作𠂔。蓋從處省聲。廣韻作𠂔。從虛聲。虛本從且聲。兩且重複。說文亦有此例。斤之爲器。今無此名。或卽鑕也。字又作鑕。然則篆文當作𠂔。橫者其首也。向左而下。迤者其刃也。植者其柄也。首以鑕爲刃。刃闊三寸許。長四寸許。爲階。登納展其中。展也者。屬於刃之木之名也。展之中央鑿孔。而納柄焉。篆文疊其柄與首者。首則展大於刃。柄則上方而

下圓也。其刃橫，不似斧刃縮去木皮木節皆用之。江南木工但用斧，不知鑿爲何物，故段氏亦不知也。

斫斲二字下皆云斫也。釋器斫斲謂之定。注鋤屬。疏引廣雅定謂之耨。釋器又云斫謂之鍤。注鍤也。案吾鄉鋤方而鍤長，皆所以發土。鉏入地淺，薊艸用之。鍤入地深，種菜用之。斫本是器名，而斫下云擊也，則言其用者。以本部訓斫者六字，故言擊以統之。其實木部耨下云斫謂之耨，石部礮下云斫也，皆卽今本爾雅斫謂之鍤，皆作器名解也。然斫斲當爲一物，許說則似兩物。玉篇廣韻皆以斫爲鋤，以斲爲鍤。未知何故。然金部鍤亦云大鉏也。○斤斧斲皆直入木，鉏鍤皆直入地，故皆以斫說之。

斲下云從斤，𠂔，𠂔酒器也。在此則非本義。蓋匠之墨斗也，故或體作𠂔，亦謂以𠂔中之墨畫之。先以繩墨定其體，而後斲也。○小徐本作𠂔聲。案斲所從之𠂔，大口切，從斲聲之鬪，都豆切，恐斲之本音非竹角切。殆大徐以今音繩之，以爲不諧而刪聲字。文選景福殿賦以趣附注斲爲韻。李注引說文曰：斲，竹句切。案虞模尤侯多通，故𠂔之平聲在尤部。句之平聲在虞部，而句本音鉤，又在尤部也。

所下引詩伐木所。案所許古通。幾所卽幾許。何許卽何所也。而許字古音如游。故三國志呼許楮爲虎癡。許虎楮癡音相諧也。段氏謂所所爲鋸聲。案舉大木者呼邪許。所所益亦呼聲也。吾見磨木爲香之肆。其所木必呼呼聲如游。

斷之古文詔說文從卣。不言從召。召非義。非聲。恐係斤字之譌。說文通例於古籀文之全異而不可解者。則第云古文籀文或加如此二字。其可解者。析言之。其半異者。則指言其異。而其半之不異者。不言。今詔字全異。而用半異之法。將無召爲斤譌乎。又一古文劓從刀與從斤義近。亦可例推也。玉篇亦如說文。則其從召久矣。

斛下云挹也。用詩大東毛傳。喪大記。虞人出木角。鄭注。角以爲斛。水斗。案斛水斗者。挹水之斗也。是自古相傳之義。毛公許君。鄭君同也。乃陸氏釋文說斛字曰。水斗也。又引隱義云。容四升也。則是以斛爲水斗之名。鄭注文理不通矣。此是陸氏之過。非許君有漏義也。軒下云。曲輶。輶車。大徐本。輶作藩。蓋以本部無輶。而改之。案漢書景帝紀注曰。據許慎。李登說。輶車之蔽也。又引左傳以藩載樂盈。檢艸部。藩下亦無車蔽之說。知非顏注字誤。後漢輿服志注引說文。樞文

畫蕃蕃箱也。志之正文又云：黑櫛文畫輻。其文法與注所引說文同。知注櫛蕃爲櫛輻之譌。是說文本有輻篆而今佚之。否則是以漢制明古制也。

輻下云：駟車前衣車後也。駟下云：輻小徐車也。文選任彥昇策秀才文：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駟車前衣車後爲輻。與今說文同詞。而段氏橫加也字。遂絕車後爲輻作一句。豈可通乎？蓋輻駟兩車相似而有不同。故曰：其前如駟車，其後如衣車，則謂之輻也。後漢輿服志注引字林云：駟車有衣蔽，無後轅者，謂之輻也。段氏所引宋書禮志引字林：駟車有衣蔽，無後轅，其有後轅者，謂之輻。然則所謂駟車前者，謂其有衣蔽也。衣車後者，謂其有後轅也。惟其皆有衣蔽，故駟下云：輻車也。不復區別。左定九年傳正義總引之曰：輻駟衣車也。乃彙括其詞，不得據以改說文。

輻字，廣韻曰：車輻免。釋名亦以爲伏兔。段氏不從，蓋由許說車軸縛縛字生疑也。案伏兔有輻輻兩名者，蓋其制之異。自古而然。輻車曰輻，考工記加軫與輻是也。大車曰輻，易壯子大輿之輻是也。又小畜大畜皆言輿說輻，謂其自脫也。輻則待人脫之，不能自脫矣。且輪之

與軛。軛之與輦。輶之與輶。輶之與輶。皆一物而別其名。則由大車小車器械異制其形不同其名斯不得不別也。何獨伏兔無異名乎。請以今制明之。乘車皆用輶。輶軸爲渠。兩木著于車底而向下夾持其渠。兩木之爪出軸下。可以革縛之。輶下云車伏兔下革也。是也。任載之車亦有然者。皆輪自轉。軸不與之俱轉也。而又有軸與輪合爲一體。相隨俱轉者。則其輪先異。所云無輻曰軛者是也。其伏兔以一木爲之。圓其中以含軸。如縛之者然。故許君說輶曰車軸縛也。乃比象之詞。非真以革縛之也。故脂車者用輶。則膏其釭。用輶則卽膏此輶也。或遇大石。阬坎。往往自脫。不如輶有革縛之之固也。終覺廣韻釋名爲長。

輶下云直輶車輶也。輶爲輶之或體。說云車衡三束也。曲輶輶縛直輶輶縛其文相應。無可疑也。段氏謂輶當系曲輶車。夫此猶牯爲駮牛。駮爲牯馬耳。散文則通。何足致訾。又謂廣韻作直輶車爲是。則何不更以玉篇證之。其輶下云或作輶。而輶下卽云直輶也。與廣韻輶下云曲輶車正同。然而玉篇輶下。固云車衡三束。與說文同矣。其輶雖譌爲輶。亦曰直輶輶縛矣。從知其輶下云直輶。謂直輶則用輶也。

猶其注激曰行險謂行險以激幸也。廣韻之直轅車蓋亦同此。而由今日觀之則直成歇後語。蓋其著書時有說文在前從而鈔之。偶省數字。彼其意中記有說文。固自以爲明了也。而入後人目中。則見爲不明者。意中無說文故也。漢書鈔史記尚或不免此失。而況餘人乎。轅之說比附。若云直轅車則是直轅之車名曰暈矣。段氏不覺其不通乎。又謂此處列字次第。應論車轅。不應論衡縛。然則下文卽繼以軼字。不卽持衡之物乎。

軼下云轅前也。此轅謂直轅。馬曰衡。牛曰軼。衡以中央著軼端。軼以兩端著轅端。軼亦作鬲。鬲。厄。車人爲大車。作鬲。釋名。鬲。扼也。所以扼牛頸也。古詩牽牛不服軼。此皆分別其爲牛車也。毛詩韓奕作厄。則小車也。通言之也。軼。衡皆有鞣。故下文鞣鞣二字。說解皆承軼言之。因便也。至於轡則惟馬用之。故轅下云衡不復云軼也。段氏說不了。

本部橋下云大車轅當作軼

軍下云從車從包省。段氏謂當作從勺。是也。而倒置之則非也。凡在某部卽先言從某。以明主從也。惟主義兼聲者。乃退在下耳。

輶字段氏謂卽玉篇之輶字誣也。玉篇輶之忍切而無訓釋。是書字同說文而有音無義者亦閒有之。不得別以輶字當之也。且輶口莖切云車鞭。段氏蓋因廣韻輶口莖切遂謂與輶同耳。然廣韻口莖切內有輶字云車鞭。又車堅牢則玉篇之車鞭爲車鞭之譌而輶當爲一字。段氏肯正一聲也。說文玉篇輶下皆云車堅也。

輶字下段氏引考工記注而駁之曰輶不專謂輪蓋以記不言輪而注言輪耳。然其文固在輪人職且上文云察其蓄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然則萬之以砥其匡正承上文匡非專謂輪而何。乃段氏不引前而引後蓋以許說云車戾不云輪戾因記言輪不便故引其不言輪者預爲道地耳。不知釋文不出正文匡字而出注之匡刺又不爲匡作音訓是不謂說文之輶卽考工之匡也。何須回護。纂所眷切玉篇山員切吾鄉呼如纂與此二音皆不同。

輶下云反推車令有所付也。付蓋附著之附。玉篇附字下云說文以附益爲附。當云从上傳寫此附作步口切。附婁小土山也。筠案輶下說又

知附著之附作付也。附下云後死者舍食於先祖然則其從付也卽附麗之意錄下云附著也。蓋下云附耳私小語也。則用附卸車之後不可當道礙人必令附字下空閒之處以人輶其輶忽逆忽順而屢推之而後

得至於所附。平時車右推車，必推其軫。此則推其轅，故曰反推也。吾鄉此事，其語如蛤然，以使船倚岸，謂之攏岸推之。必有呼如葺者矣。段氏說怪誕。

軾蓋大車之軫也。段氏謂崇其闌與三面等，誣也。今人且爲兩面箱矣。豈古人而使之不便乎？

輓下云大車後壓也。案今大車恐其軾也。後有木措之，恐其輕也。前有木措之，皆用于止車卸載之時，所以紓馬力也。云後壓者，謂車之後所壓耳。段氏曰鎮大車後，不知何故鎮之也。○改壓爲厭，是也。而謂本之玉篇，又誣也。玉篇作馱，說文與加土，同一譌也。此君好爲不信，柰何。○說文校議曰：一切經音義引作大車後掩也。嚴氏曰：掩亦蔽也。筠案釋器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集韻引壓作屬似謫

鞋下云紡車也。絲部紡下云網絲也。玉篇云紡絲也。今人抽棉爲線，謂之紡而縲繭爲絲，謂之鞋。依許言之，則兩名一事。其事曰紡，其器曰鞋也。若依今語解之，則絲不待紡。○又案網絲也者，謂網其絲也。以靜字作動字用也。結網者往復而結之，鞋絲者往復而縲繞之，故借以爲言也。

段氏改輻爲輻。据玉篇廣韻以輻爲正文。輻爲重文也。然是書多先見行字而後說文字。猶說文先小篆後籀古也。亦或先列說文字。猶說文以籀文人冠部也。總以常用者爲主而已。且玉篇先較後較。先軌後軌。段氏不用而獨用輻字者。喜其可以發異論也。夫隸變以來從奘者。或譌需而從需者。又或譌需卽如儒字。乃兼有儒便兩字之音義矣。文選陸士衡挽歌注。又引說文作輻。段氏何不收爲重文乎。隕下云下隊也。嚴氏據諸引作隊下也。筠案當作壞隊下也。句出玉篇。當卽本之說文。蓋以壞說其異名。再以隊下說其義。此說文例。玉篇不然也。知壞字自爲句者。玉篇土部墳壞也。與隕同。是其證。隕下云敗城。阜曰隕。重文作墮。段氏未注。案春秋定十三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郟。杜注。墮毀也。患其險固。故毀壞其城。此敗城之說也。許說連言阜者。以字從阜耳。阜無事於毀之。卽毀之亦非重大事。不須爲之立專名也。隕下云讀若相推落之墮。吾初據墜下云落也。欲改墮爲墜。旣思墜落。蓋自落墮。墮則推落之也。隕下云崖也。玉篇作厓也。文選西京賦。設切厓隕。注引說文隕厓也。然厓下云山邊也。崖下云高邊也。蓋卽一字。不高可以爲山乎。段氏

分別之。似未是。隩下云水隈崖也。段氏改爲厓。隔下云障也。障下云隔也。二字轉注相聯屬。段氏舍本部之轉注。遠求異部之轉注。迂矣。且其以西京賦注爲徵。不知說文塞下云隔。李氏卽顛倒引之。此注家常事。且以取便也。賦曰隔闕華戎。如引隔障也之說。則不甚明了。故舍此取彼。况隩下云塞也。卽以隔障二字繼之。同意可以互見。許君亦謂讀之者心皆細目皆長也。又案兩都賦注引說文。隩四方之土可定居者也。此乃土部塙字說也。李氏直引以說隩字。不別之曰說文作塙。可知引用之活法矣。不得因此而疑隩下說譌也。其詞較今本完善者。或今本經刪節。或以僞孔傳易之也。

隈下云水曲隩也。文選謝靈運斤竹澗詩。注引作山曲。誤。七發注引作水曲。非所據。本少隩也二字。蓋水曲句絕。隩也乃廣其名也。玉篇廣韻選注小徐。皆知說文句讀。蓋有師授。今人率不知也。

隙下云壁際孔也。段氏依選注刪孔字。似未然。且江文通郭宏農詩。又引作壁縫也。何不依之乎。

隩下云小障也。後漢書樊準傳注引說文塙。小障也。卽此隩字之說。

而塢則俗文也。長笛賦作郈。注又引此說而曰：在阜部。案古人作注於其所引字說少有似此的指其在某部者。蓋以字既作郈，恐人於邑部檢之也。邑部郈下云：太原縣，非此所施。從阜，𠄎者，或在左，或在右，從邑，𠄎者，或在右，或在左，或在右，或在左。長笛作郈者，猶隲字。今春秋傳作郈，鄰字，鄰閣頌作隣也。

榦支二十二字之作也。初必為一物一事而作，而後借之為榦支用也。

也。周易百果艸木皆甲坼。坼一本作宅，蓋毛之借字也。坤彖也。謂木則戴甲，坼則主萌也。爾雅魚腸謂之乙，魚尾

謂之丙，魚枕謂之丁。案丁即今之釘字。鐘鼎文作者，自其頂而觀


之也。作者自其側而觀之也。從而曳長之，即成个矣。顧彼連而觀

斷者，與巾篆相避也。禮記請庚之其味辛，壬有謂象人荷物者，中一

為人上下兩一為物，一則擔荷之杖也。篆字當用六書正論之說，即

觀籀文癸從矢與矩同意，亦可見子者人形。丑，古杵字也。又而加一

與豕馬同，其義明白。春下云：從奴持杵臨臼。上，杵省也。恐午即是



古杵字，象形也。虹之籀文從𠄎云𠄎，電光也。一變而昌，再變而

申矣。從白自持之說，與要下人要自白文法同。是望文為義也。酉，古

酒字，部中字無一非酒事，且其為字也。外象尊罍中似水字，與占從

水半見谷從水敗兒同法蓋既已為酒不復可從水迨與𠄎合為一
 字反加水作酒以為別許君依之是兩失也它部從酉者三字篆字云百所以祭也百下云
 者誤也酒字固在本部若酒從
 卽酉之百則不可通矣古文亥為豕故已亥譌三豕要亦亡譌三耳豕亥一
 字初不譌緣已既為三斯不能讀為亥也夫此諸說許君豈未嘗
 見及哉其於一二三八十字不猶分別說之不與四五六七九類聚
 哉顧自爾雅即以此二十二字類聚而其中又有經典不見它義不
 可強解者而太一經甲象人頭乙象人頸諸說猶可易為聯屬則亦
 聊且從之而已然其說解曰木戴孚甲乙象春艸冤曲子象人形已
 為蛇未象木重枝葉酉酒下皆云就也又云八月黍成八月為酉月故言此以結
 秋通則處暑不
 能至八月可為耐酒亦以酉為酒而𠄎字之說與𠄎字相儷無復酒意
 是許君固心知其不然矣後之學者何必好古而失之愚哉
 甲下云頭元為甲元為天色頭圓象天色亦象之十干亦以甲居首
 也小徐本蓋是宜與元似空又與宜似因而轉譌不可從也吾不知太一經
 似與𠄎音類蓋後人疑
 其難解故以意改之

戊寅父丁鼎戊作戊字形似斧蓋古兵有名戊者立戟父戊彝作戊
 則與小篆形近

庚字說解似指事又似象形若論字形直是從収干即依繹山碑蕭字作亦不必非収干也兵之古文亦可云從人庚聲而說云從人升干則會意字也然曰人升干則以人爲主似戰鬥字不似器械字亦可疑也

子下云萬物滋以滋說子同音爲訓也言十一月之所以屬子也又云入以爲偁段氏改入爲人是也謂子爲男子之美稱也下云象形即象人形少温在襁緜中之說是也言各有當不可牽合爲一段氏以朋黨烏呼之類況之則子月爲正義男子爲引伸之義倒置矣又以象形兼萬物滋言之尤誤獨不見部中字一切屬人乎








穀下云一曰穀督也各本同小徐且以愚闇釋之矣段氏謂各本剛穀字不知所見何等本也然所著汲古閣說文訂有至今不改而以爲改者不知何以目昧也

去下云去即易突字也此後人因許君引易無去字遂加此注後又寫入正文大徐又遂此句於充字下者蓋疑去字不能譌爲突充突之形尚爲略似故遂之總之以爲易之突字譌耳釋文初不云突說文作去陸氏甚了了也蓋許君旣以不順忽出說去之義又以從到

子說去之形恐人不解到子之形何以得不順忽出之義乃引易以申之而易文初無子字意乃又解易曰不孝子突出不容于內乃是遞相解釋非欲改易之突爲去也引經解義非引經證字特忽突疊韻去突同音故用爲訓釋耳如此明晰而讀者尚謂去卽易突字人之難曉如此而後來據爲典要惠氏改易固謬段氏曲解亦非設許君有此言卽引易當作去如其來如不費爾許詞矣玉篇去下云此亦作突荒下云楚如之刑則其謬誤在許君之前當與彼所云奇人受錢同斥許君必不編其說也近有集鄭氏周易者引秋官掌殺正其義所引此文之鄭注疏本作突也乃改而爲荒又自標經文亦作荒竟與許君同違此厚誣矣

丑下云時加丑段氏改時爲日非也此自是漢人語說已見鋪字下

脛字隸丑部不可解玉篇在肉部以爲肘之古文於理可通廣韻則云食肉用說文也

寅及古文皆不可解積古齋寰盤戊寅父丁鼎人繼彝皆與篆文相似甲午簋與古文相似仍不可解疑土爲土之譌

非卯二字蓋特爲干支而作非如它字之借用也許說曰非爲春門萬物已出卯爲秋門萬物已入其詞甚直不似解它干支字之委曲矣蓋以日言之則非卯爲出作入息之時以月言之則非卯爲東作

酉戌之時猶之宿有二十八而疊與壘同體亦特製之字不似它宿用借字必候此二宿以爲農時矣而𠄎𠄎之意難於仿像以製字故寄其象於門門開則出物與事無不出也門閉則入物與事無不入也與孔子曰乾坤其易之門同爲比象之詞矣苟以會意常例論之𠄎字兩戶相背當是開字𠄎字兩戶相連當是閉字乃別製開閉字者知此特爲𠄎支作也

𠄎字下凡兩說前說用也從反巳此許君謂其當屬巳部也巳巳也巳止也用則行而不止也字形反巳字義亦反巳也賈侍中說巳意巳實也象形此賈氏謂其當屬戊亡之亡部也亡篆作巳巳則屈巳之尾以入其腹是意巳實之象也如謂巳意之巳仍是巳午之巳則巳者蛇也蛇之意其實不實那可知也

巳下云巳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段氏謂以本字爲說解所據者祀下云祭無巳也以巳釋巳遂謂其同字耳不知說文之例用某字爲聲卽用某字之義爲義然非會意兼聲竝非形聲兼意者往往有之如禘下云諦祭也以帝之說曰諦也迅下云疾也以凡之說曰疾飛也翻下云齒分骨聲以列之說曰分解也躋下云舉足行高也

以喬之說曰高而曲也。跣下云蹈也。以步所從之少說曰蹈也。詁下云訓故言也。以古之說曰故也。話下云合會善言也。而籀文作論。以會之說曰合也。穀下云妄怒也。以彖之說曰豕怒毛豎也。鼓下云戾也。以韋之說曰可以束柱戾相違背也。以上九事皆徒聲無義者。而又非分別文一類。且有似乎省聲者。趁下云低頭疾行也。而鎮下云低頭也。是金聲卽有低頭意。而必不可謂趁從鎮省聲也。趕下云止行也。而繹下云止也。敷下云盡也。盡則當止。經典皆借畢爲敷。而畢自是田固。不得云趕從繹省聲也。諏下云聚謀也。叢下云聚也。以聚亦從取聲也。而不得謂諏叢從聚省聲也。粗檢首三篇。已得若若設檢全書而細覈之。當得百數十事。從知字起於聲聲卽是義。吉祥字必無悔吝聲。夸奢字必無狹小聲。此音理也。然則祀自從巳午字而祭無已。自是已止字。從可決也。且檢從巳聲之字起。迨改祀祀祀。圮凡八字徒聲無意。固無可憑。卽婚之籀文屢。本不可解。夔則以已象其手足均不足定。巳午之非卽已止字。乃若從已聲者。莒台異。猷矣。栝侶允能凡九字。除徒聲者不計。如猷爲獸之或體。已非聲。當是義。蓋謂獸足卽當止也矣。下云語已詞也。汲古初印本已作以。夫以

已釋呂而字又作以足徵以已皆呂之變文初非已午字故史記用以已字者漢書卽用呂字也孟子無以則王乎以無已則有一焉證之知以之卽已又曰陶以寡以者太也又可知以之卽已也況乎已部收呂字而已卽以呂爲義說文此類多有之工部云巧飾也巧字卽在本部也入部曰內也內字卽在本部也旱部云厚也桀部云磔也橐部云橐也西部云覆也見部云視也火部云燬也欠部云凍也其說解之字無不在本部而且古磔橐視四字卽繼部首之下而與老考轉注又非一類其目眼舟船頁頭岸犬狗手拳虫蝮卽是一物者不復計又況箕下云歛也部中祇一歛字也歛下云歛也部中祇一歛字也歛下云綴聯也部中祇一綴字也午下云悟也部中祇一悟字也與夫已部祇一已字卽用爲義者尤比例之至明者矣如以已已爲一字則殺綴爲分別文歛歛屬轉注而箕之爲歛午之爲悟必不能強合爲一也○寫下云誰也說已見前孺下云厲也此以異部重文爲說解之例不與此同○考古圖鄒子鐘以用字作已已止字作已與段氏說合又毛詩孔疏引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或借似爲已也說文似作𠄎字從呂而讀詳里

切亦可爲段氏說證。

醴下云泛齊行酒也。廣韻同。玉篇泛醴齊行酒均不可解。闕之可也。段氏謂是行敝之酒是俗所謂行貨也。恐古無此語。酌下云盛酒行觴也。或者行酒卽謂行觴。水經注江源可以濫觴。將無亦可作醴觴。與濫觴蓋卽曲水流觴之謂。極形其小也。

韮下云酒味淫也。醇下云酒味苦也。韮通引淫汲古刊改苦爲長。玉篇韮

酒味苦也。醇酒味不長也。廣韻韮訓如說文。醇訓如玉篇。案說文兩

字當互易其說。解卑部覃長味也。從覃者。譚含深也。譚深視也。深乃

長義之引伸。知玉篇廣韻醇訓不長者非也。然知說文作淫不作長

者。蟬與鯁皆余箴切。與淫同音。故知說文作淫以音說之也。至從韮

聲之字。未有訓苦者。卽以玉篇爲據矣。此由寫者以二句相似因互

訛耳。

醴字。玉篇又一說云。齧醴也。或作醴。是醴亦通醴。與齧醴爲一物。三

名也。然玉篇醴亦蒲桂切。與唐韻蒲計切同。與醴亡一切不同。蓋顧

氏謂醴字通作醴。不謂醴字亦兼飲酒俱盡義也。

醴下云私宴飲也。玉篇祇云私也。承用常棣毛傳。然則許君以私說

醜再以宴飲說私遞相訓釋本是兩句段氏所說正合許意而改易
 其文則不得其句讀也○又案私宴飲也嚴氏據諸引以此為字林
 而謂說文本作酒美也案玉篇醜私也酒美也知酒美為兼義如或
 以為正義則當與醇醜為伍矣自醜以下十一字皆飲酒之字不應
 有酒美之字又食部餖燕食也醜私宴飲也常棣毛傳酥私也兩私
 字皆備言燕私之私燕食與宴飲一義餖從食故云食耳其下即引
 飲酒之餖是不但食也毛傳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知醜與私皆燕之
 別名小雅如食宜醜說文無醜字蓋以餖醜攝之集韻餖或作醜
 醫下云醜惡姿小徐作造也醫之性然此二句一義下句申上句天下之精
 於一菟者其性多乖反醫其一也蓋小道可觀致遠恐泥亦其性本
 泥乃精小道耳又云得酒而使從酒二句一義使如君臣佐使之使
 藥中用酒者多也非謂醫愛酒如段氏說也○醫字似當以酒正四
 飲為正義而以食醫疾醫為借義酒正注曰醫內則所謂或以醜為
 醜凡醜酌釀醜為之則少清矣醫之字從醜從酉省也疏曰從醜者去羽從酉
省者去水案此則注疏醜
字音本作醜酉
字音本作酒案此說似誤祇當是從酉醜聲不當以為從省亦不當如許
 君以為會意也抑司農之說酒正以內則而曰醫與臆亦相似上言音臆
與酒相似

則此亦謂音聲相似也釋文臆本又作醜說文無醜字或亦借臆為之陸氏所引又本或本可據或許君亦謂四飲之醫當用臆之借字乎

已下云已為蛇亥之古文下云亥為豕或十二肖屬是時已有之
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兩書所引說文近人以其為唐本也往往信之
以改今本然不可信者居多謹分別說之五經文字之可信者僂下
云見虞書與說文人部說合窳下云古孝反見考工記力救反見春
秋足徵分窳窳為兩字之誤窳下云與窳同足知說文不收窳之故
僳下云說文字林竝作睽知所見本無僳今本依禮增之也帑下云
說文乃胡反字林以為帑藏之帑知今本金帛所藏乃後人以字林
改說文也繼下云從巜反絕為巜足正今本之誤全全下云從亼下
工今經典相承用下字或作仝訛亦足正今本之誤我下云從戈從
手千古垂字繭下云從苜苜音繇跨跨下云上說文下隸省說竝見
前其不可信者攣下云作攣訛然從隹聲自諧無取乎加言也羹羹
下云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案說文之羹或係後人羸入若羹字
必不可解費誓作棗誓玉篇棗案同出而引說文自在棗下也寂下
引說文然說文作宗辭辭下云上說文中古文下籀文案說文辭
有籀文辭不受也辭有籀文嗣訟也安得合為一字又下云山危反

行遲也。此說文又字音義也。又下云竹几反。後至也。此說文又字音義也。部首既譌。而兩部中字遂無不訛者。是可以彖字證之。又部有平。彖從又從平。其理爲順。又部無平。若作彖。則下半從非字之平。其理不順。再以舛部證之。設說文兩部互訛。則字當作舛。其部當在又部後。不當在又部後。再以又久久三部次第證之。三字相似。其形遞減。若又久爲次。則不足見意。而部云音遷。說文作幽。案說文有幽無幽。旁旁下云。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省邪增邪。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益盍下云。上說文。案說文作杏。豈可以大爲久。久古冰字也。九經字樣之可信者。焜下云。音毀火也。詩曰。王室如焜。今經典相承作燬。案爾疋釋言。燬火也。郭注。詩曰。王室如燬。燬齊人語。疏引方言。齊言焜。廣韻同。然則郭氏旣云齊人語。則爾疋本是焜火也。引詩亦本作焜。與說文同。後人以今詩改之耳。此足證爾疋之譌。亦足證說文有燬之爲後人增也。鬪下云。說文從二夨。夨音戟。足徵屮字之爲後增。泉畏下云。鬼頭虎爪人可畏也。知說文篆本作泉。今本乃仿隸體改之。且云虎爪人較今本多人字。乃爲賅備。吾前謂畏從虞省。蓋不誣也。其不可信者。書名字樣。從手不從木。已知其字學之疏。故其

誤倍于張氏。案榛下云。上說文。下隸變。案說文。案栗榛蕪初非一字。蔡列下云。上說文。下隸省。案說文。蔡識刊削亦非一字。扑下云。說文作撲。案說文自作支。又卽是手。卜聲固同也。筮互下云。上說文。下隸省。似今本互字係後增。然互象形。必是古字。且桓字從之也。禮下云。說文從冊。與夢英同。蓋別本。豐乃祭器。冊則典冊。意不甚協。積古齋嘉禮尊作_卩。案替與_卩形似。蓋本作_卩。小篆加_口爲豐。猶_卩。加山爲豐也。忼亢下云。易曰。忼龍有悔。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案說文。忼慨也。是忼卽今慷字。又引易者。乃借義也。亢人頸也。是亢卽今吭字。豈可比而同之。又豈可不指言易。而泛言經典。將經典亢字竝當作忼乎。蛇蛇下云。蝮也。上說文。下隸省。案此是隸變。不得言省。且說文正文作它。云虫也。廣韻同。玉篇云。蛇也。卽以重文爲說。解_{寫下}。雖虫下云。蝮也。唐氏似不誤。然言各有當。此虫不可以爲蝮也。_此。說見象形篇。綺綯下云。上說文。下隸省。段氏已駁之。輜輜下云。上說文。下隸省。案說文。輜從留。留從艸。留從田。留畒之篆。作_田。從之者。或作_田。苟作輜。是從_田矣。與夢英作_田相似。舌舌下云。上說文。下俗字。案舌乃昏之隸省。非舌之俗字。高高下云。上說文。下隸省。案鐘

鼎率作高，非由隸省。克弁下云：上說文下隸省。案克之重文人，隸變作弁。若克無由省爲弁也。晨晨下云：上說文下隸省。案晨爲曱之重文大火星也。借爲晨字耳。曱下云：上說文下隸省。與參字不同。案說文曱參竝收。參則隸變。何云不同？鼎下引說文云：和五味之寶器也。上從貞省聲。下象析木以炊。又易鼎卦巽下離上。巽爲木，離爲火。篆文木如此。析之兩向，左爲片，片音牆。右爲片，今俗作鼎云。象耳足形，誤也。案又易以下。蓋唐氏語。然旣象析木，又分爲片，片則是會意矣。騎牆之見也。說文亦無片字。要下云：上說文下隸變。本非從女。案要自由幽，幽變之幽，變西者猶幽，不變票也。下半本從女，覩字與說文𠃉不同。變爲夙者，殆初變爲夙。如𠃉變恐也。又縮之斯成夙耳。𠃉下云：按周禮，女子入于春臺，男子入于罪榦。榦字故從又，持米從柰聲。又象人手也。經典相承作隸已久，不可改正。案說文隸有篆文隸，出變爲士。教字亦然。只是隸變，何足致訾。然猶得曰重文後增。唐本所無也。至於隸字在隶部，安得從又持米。且春臺乃與米字黏連，而秋官罪隸所司無芻禾之事。與地官春人，臺人，全無交涉。特以女子二句儷語，附會爲說，得不謂之迂謬乎。大抵唐宋人所

引說文。或彼此不同。或一書而屢引不同。可知其時別本甚多。不歸一律。直由魏晉以後傳述說文者。不知爲說經之鈐鍵。而視爲雜湊之字書。故有許君不收之字。而以意增之者。不解許君之說。而以意改之。或以字林改之者。是以爾雅疏所引赤字說。陋謬不通。亦謂出自說文。然則張氏唐氏所引。猶之此也。豈盡闕其讀書粗疏乎。

道光丁酉三月二十二日始輯此書。百日乃畢。割裂窺易數過。又艸一過。十一月十二日乃畢。已閱二百三十日矣。十月中攜至掖。以質翟君文泉。文泉曰。拙著隸篇。但從舊說之是者。不加駁難。君何以不然。余曰。是吾所望而不至者也。說文駁伯山二事。嘗疑其非許君語。然而不能學者。則體例致然。旣非注釋全書。而偶摘一事言之。不出所以說之之故。則人不知所謂矣。且著書者。每勇於駁古人。而怯於駁今人。謂今人徒黨衆盛。將羣起而與我爲難也。然使羣起難我。我由之講其非。以趨於是。則我愈有所得矣。或以非義之詞相難。則人皆見之。而我亦無所失矣。況乎螢光自照。蟻封自高。得其所。得聊爲怡悅。詎謂與斯世競短長哉。許書故在。請自研窮。我之說。或能啟翼之。非謂竟可障蔽之也。知我罪我。或可

與許君遙質之爾王筠記

補正

此說不及我說之直捷取其集思廣益耳

五葉前

積古齋平安館所收漢鐙皆膏鐙也其銘皆作鐙

十一葉後一行

二徐本兩體金刻皆有又有斤斤斤斤斤斤諸體我說無徵

十五葉後一行

今之耳食者皆緣此語作附益字者皆以增為正體不知說文亦作

附作付又不知左傳傳于許之借傳假借之途廣矣何其拘墟也

嘯賦注云籀文為𡗗在欠部選注所有者此兩事而已

十九葉後

積古齋習鼎

二十葉前六行

積古齋用實千

百

酒

筠清館受季良壺用盛

旨

西

是用為卯酉字者齊

者○惟酉為古酒字也故酉從之酉部之尊古器銘作

然正考父鼎季嬭鼎寔鼎嘉禮尊周壺皆作

招觚作

酉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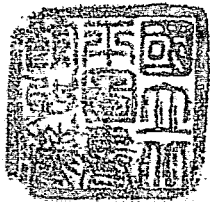
父舟尊作

康鼎作

惟酉是酒故可以尊盛之也

但古銘卯酉字無一作卯者則當以爲假借二十葉
前十一行
五經文字之作在代宗大厯九經字樣之作在文宗開成皆在開元
文字二十四葉
前五行既行以後且張參與李少溫同時將毋用少溫所改之說文乎





廣 注 古文辭類纂

桐城 姚鼐選纂 精二一冊

姬傳先生爲桐城文派正宗，其文宏肆緊嚴，源流兼賅，學者風從。本編所選：溯自昭明文選，而下如唐文粹、文苑、宋文鑑、明文典諸書。全書凡七十四卷：分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贊、辭賦、哀祭等十三類，所選各家之文，最爲謹嚴。全書用仿古字版排印，詳加評註，以便讀者。

實價一元四角

寄費掛號
二角三分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
初版

景說文釋例 (全一册)

定價國幣四元

(外埠酌加運費運費)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發行者 陸高誥
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

印刷者 世界書局
上海大連海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